

新唐書
第四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新唐書

第四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黄永年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唐書/黄永年分史主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8-1

I.新… II.黄… III.①中國-古代史-唐代-紀傳體②新唐書-譯文 IV.K24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052651號

二十四史全譯

新唐書

(全八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黄永年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張316　字數7,887千字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8-1/K·91
定　　價　全套88册　　12 000圓
《新唐書》8册　　1008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吳大逵　吳洪澤　吳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畒”、“𤱈”、“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內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骿髀)　缶(缻)　黎(䔉)　禪(禫)
辯(詟詟詟)　蓋(葢)　勢(勢埶)　善(譱)
飆(飈飇)　剛(㓻)　料(斱)　觴(觴)
餅(䴵)　詬(訽)　躪(躙)　舐(舐)
豺(犲)　穀(榖)　欞(櫺)　疏(疎疏)
躔(躔)　罐(罆)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攣(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櫯欜欜)
欻(歘)　悸(痵)　秣(䬴)　蜿(蜿)
垂(𠂹埀)　奸(姧)　辮(䌛)　腕(掔)
齪(躖)　殲(瀸)　腦(䐉)　尪(尫尫)
瓷(甆)　韉(韀)　旆(斾)　誤(悮)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稭)　睥(睤)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淑(淑)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鞱)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契)　腰(要)
斗(鬥)　絶(䋣)　犖(犖)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閆)　麯(麴)　彝(彜)
愕(愕)　髡(髡)　紝(絍)　癰(癰)
鋒(鏠鋒)　攬(擥擥)　穤(穤)　禹(命)
蜂(螽)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燥)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笫”(《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祇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祇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祇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祇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様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新唐書》全譯出版説明

在《舊唐書》完成（後晉帝開運二年，945）後的一個世紀，北宋史學家歐陽修、宋祁等人前後經過17個年頭，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又修成另一部唐史，史稱《新唐書》，以區別於劉昫等人所編的《舊唐書》。

《新唐書》體例完備，有本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共計二百二十五卷（個别卷分爲上下卷，故實有249篇）。它所記述的歷史時期，大體與《舊唐書》相同，上起唐武德元年（618），下至唐天祐四年（907）。

曾公亮在《進唐書表》中，闡述了重修唐史的緣由。其一，認爲前史"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彩不明，事實零落"，需要"補緝闕亡，黜正僞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其二，認爲《舊唐書》的纂修者"不幸接手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俊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永久，甚可歎也"。就是説，舊史事實零落，没有文彩，善惡不彰，不能垂戒後世。

北宋中期，五代纂修《舊唐書》時的唐代基本史料——實録、國史尚在，同時有了更多的文獻。其中，北宋史官宋敏求有兩個系列的著述，爲修撰《新唐書》提供了取材的基礎。一是蒐集唐武宗以下六朝史事，續成《唐武宗實録》二十卷、《唐宣宗實録》三十卷、《唐懿宗實録》三十卷（一作二十五卷）、《唐僖宗實録》三十卷、《唐昭宗實録》三十卷、《唐哀帝實録》八卷。這樣，唐代皇帝自高祖李淵至哀帝李柷，有了一個完整的史料係列。另一個係列是唐代帝王"訓詞誥命"的積累，編爲《唐大詔令集》五十二卷。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歐陽修奏請派吕夏卿赴西京"檢討"唐至五代的"奏牘案簿"，即檔案材料，在《新唐書》中當有採擷。

《新唐書》在史料使用和鑒别方面有如下特點：一，以金石銘刻參驗文獻記載，特别是盡可能以碑碣校改。歐陽修是金石大家，以金石銘刻"參驗"文獻記載的做法，是他的一項重要貢獻。其二，重視利用野史、筆記。宋祁本人著有《筆記》三卷，分爲釋俗、考訂、雜説，前兩卷辨證名物音訓、文章史事，後一卷爲隨感、語録。吕夏卿更是"博採""旁記雜説，幾數百家"。常爲人們作爲《新唐書》徵引野史、筆記的一個例證，便是《姚崇傳》所記姚崇奏"十事"。宋祁等在這一卷的"贊"中特别提到："姚崇以十事要説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姚崇"以十事上獻"，出於吴兢的《開元昇平源》，本是一篇野史、筆記之作。由於史料來源的廣泛，《新唐書》的記事内容比《舊唐書》更爲充實。曾公亮在其《上唐書表》中曾經説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減，義類凡例，皆有據依。"比之《舊唐書》，"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

《新唐書》雖然由提舉官曾公亮領銜上奏,但從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刻本(南宋初年浙江刻本)看,本紀前面署的是歐陽修的銜名,列傳前面署的是宋祁的銜名,這表明,歐陽修、宋祁是《新唐書》的主要修撰人。由慶曆四年(1044)賈昌朝建議修唐書,令史館蒐集、積累資料,到慶曆五年設立書局,再到嘉祐五年(1060)《新唐書》最終成書,整整歷時十七年。前十年,宋祁主修;後七年,宋、歐共同主修。兩位"主修官"共事七年,從未見面,分別主持修纂全書列傳與紀、志、表,這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新唐書》記事矛盾、體例不一、風格互異的弊病。

《新唐書》本紀十卷,除高祖、太宗、高宗三紀各爲一卷以外,其他均爲兩帝或兩帝以上合爲一卷,這比《舊唐書》的本紀要簡省得多。章學誠認爲《新唐書》中不載詔令,"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章氏遺書外篇》卷一《信摭》),既肯定了《新唐書》在效法《春秋》方面超過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又暗示其書不載"詔令"。

《新唐書》的史志較之《舊唐書》,不僅在内容上得到了充實,而且在體例上有所創新。該書新增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這是以往各史所沒有的,並被《宋史》以後諸史所沿襲。《新唐書》的志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如《選舉志》與《兵志》系統地記載了唐朝科舉制度和兵制的演變。《食貨志》增加爲五卷,不僅比《舊唐書·食貨志》份量更大而且更加系統、條理。《地理志》着重記載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置、物産分布、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沒有的資料。《天文志》和《曆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三倍以上,記載了唐代流行的七種曆法,特别可貴的是記載了在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曆議》(即曆法理論),反映了唐代曆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藝文志》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開元以後的著作補充了不少。

《新唐書》還恢復了立表的傳統,這是《新唐書》在編纂學上的重要貢獻和另一突出特點。紀傳體史書,自司馬遷《史記》創紀、表、志、傳以後,衹有班固《漢書》繼承下來。其後,自《三國志》、《後漢書》至《舊唐書》、《舊五代史》,都没有表。《新唐書》恢復立表,使得紀傳體史書體例再一次完備起來。對於這一點,顧炎武評論説:"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跡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有《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日知録》卷二十六《作史不立表志》)

《新唐書》有列傳一百五十卷,從卷數看,與《舊唐書》相同。其中大多數爲"合傳","專傳"僅有陸贄、劉蕡二傳。在内容方面,據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新唐書》在削去《舊唐書》列傳 61 人的同時,又增列新傳 331 人,增加史實 2000 多條。在編排方面,"合傳"也多是以類相隨。類傳名目較多,共計二十餘種,在記周邊政權的八傳之外,另有類傳十八類,其名目是:后妃、宗室(包括列宗諸子、諸帝公主)、忠義、卓行、孝友、隱逸、循吏、儒學、文藝、方技、列女、外戚、宦者、酷吏、藩鎮、奸臣、叛臣、逆臣。其中卓行、藩鎮、奸臣、叛臣、逆臣,是新增立的。在篇目的編排上,編撰者要突出的是"暴惡以動人耳目"、"揚善以垂勸戒"的主題。爲了改《舊唐書》的"紀次無法",重新調整了次第。如將后妃、宗室、諸王以及公主列傳都提在列傳的最前面,藉以突出統治者的地位。

《舊唐書》與《新唐書》都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文獻,各有長短。總起來看,《舊唐書》反映了唐與五代時期統治者的立場觀點,就保存史料而言,内容比較詳細具體,是其優點,而前密後疏爲其重大缺點。《新唐書》則表達了北宋時期統治者對於唐代歷史的看法,體例完

備，並補充了許多必要的史實，消除了前密後疏的缺點，而史事比較籠統，稍遜於《舊唐書》。

《新唐書》最早的版本是北宋嘉祐年間國子監刻本，因其每版十四行，又稱"十四行本"。此外，北宋又有"十六行本"、閩刻"十六行本"。可惜這些本子没有流傳下來。南宋刻本有四種：十四行殘本，是南宋紹興年間據"嘉祐本"重刻的湖州刻本，後人多誤以爲是"嘉祐本"；同十四行本元補版殘本，十六行殘本一百二十四卷，建陽書坊魏仲立刻殘本。元代有大德年間刻的《十史》本。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國子監刻本，萬曆年間(1573—1620)北京國子監刻本，通常稱這兩次刻本爲"南監本"、"北監本"；明末毛晉汲古閣刻本。清代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二十四史"，通稱"殿本"，爲區分兩部唐書，正式定名先修者爲《舊唐書》、後修者爲《新唐書》，此後一直沿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新唐書》是以日本静嘉堂文庫的南宋刻殘本爲主，配以"國圖"、"雙鑒樓"與"嘉業堂"藏本作底本，使之接近了原書的本來面貌，勝過殿本和殿本以前的南監本、北監本和汲古閣本。1975 年，中華書局以百衲本爲底本刊印了"二十四史"中的《新唐書》，目前它仍然是最好的通行本。

《新唐書》全譯本以百衲本爲底本，是因爲體例較整齊，文字簡整，容易把握。《新唐書》的文前標題，在三本中各有不一，其中中華本的改動較大，譯本處理的原則是基本保存史籍的原貌，採取殿本的文前標題(從内容上講百衲本與殿本没有區别)。文内小標題的處理，則參考了中華本的目録標題内容。

《新唐書》全譯主編：黄永年。譯者：趙望秦、賈二强、龔祖培、黄永年、黄壽成、辛德勇、毛雙民、陸三强、王雪玲、李成甲、張艷雲、馬雪芹、焦傑、王其禕、段塔麗、周曉薇、張萍、薛平栓、宋平生、牛致功、雷巧玲、紀志剛、袁敏、曲安京。

唐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唐書卷七十三(上)

表第十三(上)

宰相世系(三上)

柳氏出自姬姓。魯孝公子夷伯展孫無駭生禽，字季，爲魯士師，謚曰惠，食采於柳下，遂姓柳氏。楚滅魯，仕楚。秦并天下，柳氏遷於河東。秦末，柳下惠裔孫安，始居解縣。安孫隗，漢齊相。六世孫豐，後漢光禄勛。六世孫軌，晉吏部尚書。生景猷，晉侍中。二子：耆、純。耆，太守，號“西眷”。耆二子：恭、璩。恭，後魏河東郡守，南徙汝、潁，遂仕江表。曾孫緝，宋州别駕、宋安郡守。生僧習，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于後魏，爲揚州大中正、尚書右丞、方輿公。五子：鷟、慶、虬、檜、鷙。

柳氏源出於姬姓。魯孝公子夷伯展之孫無駭生姬禽，字叫季，是魯的士師，謚號叫惠，封地在柳下，於是姓柳氏。楚滅亡魯，在楚做官。秦兼并天下，柳氏遷到河東。秦代末年，柳下惠的嫡系孫柳安，開始住在解縣。柳安之孫柳隗，是漢的齊相。六世孫柳豐，是後漢的光禄勛。六世孫柳軌，是晉的吏部尚書。生景猷，是晉的侍中。生二子：柳耆、柳純。柳耆，是太守，稱爲“西眷”。柳耆生二子：柳恭、柳璩。柳恭，是後魏的河東郡守，南遷到汝、潁，於是在江表做官。曾孫柳緝，是宋州别駕、宋安郡守。生僧習，和豫州刺史裴叔業占據本州歸降於後魏，任揚州大中正、尚書右丞，封方輿公。生五子：柳鷟、柳慶、柳虬、柳檜、柳鷙。

鷟,後魏臨淮王記室。	帶韋字孝孫,後周黃門侍郎、康城愷公。	祚,隋司勳侍郎。	震,鄆州刺史。	俊,棣州刺史。							
			範,尚書右丞。	齊物,睦州刺史。	喜	賁					
						并字伯存,殿中侍御史。	道倫				

						淡字中庸，洪府户曹參軍。					
						中行					
						宷	翰字周臣。				
							陟字堯卿。				
			幹，工部員外郎。	惲		弈，昇州刺史。					
				儒，户部侍郎。		翊，膳部員外郎。					
		續，儀曹郎中。									
慶字更興，後魏侍中、左僕射、平齊景公。	機字匡時，隋納言、建安簡公。	述字業隆，隋兵部尚書、參知機務。									
		逖，職方郎中。	胤，隴州刺史。			叔璘，端州刺史。	應規，兼殿中侍御史。				
					光庭，祠部員外郎。						
					充庭，薊州都督。						
			莽								
		逵，考功郎中。									

		逞，禮部郎中。									
	旦字匡德，隋黄門侍郎、新城男。	燮，都官郎中。	子房，户部侍郎。								
			子寶								
		則，隋左衛騎曹參軍。	奭字子燕，相高宗。	知人，水部郎中。		無忝，潭州刺史。					
				爽	嘉泰字元亨，右武衛將軍。	祐良					
				産，膳部員外郎。							
		綽，膳部員外郎。									
		楷，濟、房、蘭、廓四州刺史。	融		元寂，主客員外郎。	少安，撫州刺史。					
			子敬	約，房州刺史。							
				繹，夏令。	遺愛，太子司議郎。	開，侍御史。	寬字存諒，荆南永安軍判官。				
			子夏，徐州長史。								
				從心	回						

					因						
					固						
				從裕，清池令。	某，臨邛令。	某，旌德令。					
					寀躬，德清令。	鎮，侍御史。	宗元字子厚，柳州刺史。	告字用益。			
						某，朔方營田副使、殿中侍御史。					
						纁，華陰主簿。					
						綜					
						續					
		亨，岐州刺史、太常卿、壽陵侯。	子陽	誠言，冀州司馬。	渙，中書舍人。						
					澤，太子右庶子、華州刺史。						
			子貢		良器，冀州刺史。						
	肅字匡仁，隋工部郎中。	大隱，台州刺史。									
虬字仲盤，後周中書侍郎、美陽孝公。	鴻漸				暉，寧州刺史。						

	蔡年，後周順州刺史。	謇之字公正，隋黃門侍郎。	威明，吏部郎中。								
			慈明，職方郎中。		弼，貝州刺史。						
					愨，辰州都督。			立			
			然明，施州刺史。								
		諤之	保隆，膳部郎中。								
		頴之，屯田員外郎。		存業，肅州刺史。	栖，嬀州刺史。						
		挺之，中書舍人。									
	止戈，後周洺州刺史。			憬，海州長史。	璿，伊陽丞。						
				惇，資陽令。	初，延州司馬。	頲，寧國丞。	元方，萬年丞。	弘禮			
								傳禮			
								好禮			
						建，金部郎中。					
	待價		言思，祠部郎中。								
			虬裔孫彥昭，太子文學。	芳字仲敷，右司郎中、集賢學士。	登字成伯，大理少卿。	璟字德輝，郴州刺史。	韜字藏用。				

						瓌,邵州長史。	祺字玄裕。				
					冕字敬叔,福建觀察使。						
檜	雄亮	贊,都官郎中。			鄭卿,咸安太守。						

晋太常卿、平陽太守純六世孫懿,後魏車騎大將軍、汾州刺史。生敏,字白澤,隋上大將軍、武德郡公。從祖弟道茂。

晋太常卿、平陽太守柳純的六世孫柳懿,是後魏的車騎大將軍、汾州刺史。生柳敏,字叫白澤,是隋的上大將軍、武德郡公。從祖弟叫道茂。

道茂	孝斌	客尼	明偉,義川令。	正巳		甫					
				正禮,邠州司户參軍。	子華,檢校金部郎中。	公度,光禄少卿。	讜字匡言。				
						器	希顔	珮字輝長。			
							仲遵	璨字昭之,相昭宗。			
								瑀			
								瑊			
					子温,丹州刺史。	公綽字寬,兵部尚書,謚曰元。	仲郢字諭蒙,天平節度使。	璞字韜玉,著作郎。			
								珪字郊玄,一字鎮方,衛尉少卿。			

								璧字寶玉，右諫議大夫。	懷素字知白。		
								玭，御史大夫。			
						公權字誠懸，太子太保。	仲憲	瑗字虛中。			
						公諒，南鄭令。					
					子金，南鄭令。						
					子平						
			明亮			惟則，檢校員外郎。					
		五臣，水部郎中。	明諶，和州刺史。	正元，大理評事。							
		寶積，職方員外郎。	明逸，刑部員外郎。								
			明肅，度支郎中。								

平陽太守純生卓，晋永嘉中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四子：輔、恬、傑、奮，號“東眷”。

平陽太守柳純生柳卓，晋朝永嘉年間從本郡遷到襄陽，官做到汝南太守。生四子：柳輔、柳恬、柳傑、柳奮，稱爲“東眷”。

輔	平		敬起	昶		詵	果仁				
							崇禮，房州刺史。	固節			

								仲矩			
				粹						季華	
恬,西凉太守。	憑,馮翊太守。	叔宗字雙麟,宋建威參軍。	世隆字彦緒,南齊尚書令、貞陽忠武公。	惔字文通,梁左僕射、曲江穆侯。	昞	裘,隋大將軍。				偡,右金吾將軍。	
					暉,梁吏部尚書。	顧言,隋秘書監、漢南公。	遜	尚真,司門員外郎。	思讓,巴州刺史。		
									儉,兵部員外郎。		
					映	爽	善才,荆王侍讀。	尚素,江寧令。	慶休,渤海丞。	識字方明,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	
										渾字德載,相德宗。	
		叔珍,義陽内史。	慶遠字文和,梁侍中、雲杜忠惠侯。	津字元舉,左民部尚書。	仲禮,司州刺史、西魏侍中。	玄		行滿,給事中。			
						彧,隋持書御史。	紹,左庶子。			晦,文州刺史。	
										如芝,衡州刺史。	
			季遠,梁中書侍郎、宜都太守。	退字子升,後周霍州刺史。	莊,隋黄門侍郎。	慶孫	楚賢,光禄少卿、杭州刺史。	温			

								洽		升，長安令。	元
											輔
											應
								沖，太子賓客、平陽公。			
傑		雙虬	元章	景賓				秀誠，揚州長史。			
				景鴻	儉						
			仲仁				崇貞，太原令。				
							季貞	賁，長安令。			
			季和	贊，翼州刺史。							
奮						貞望，江州刺史。					

柳氏宰相三人。爽、璨、渾。

柳氏有宰相三人。柳爽、柳璨、柳渾。

韓氏出自姬姓。晉穆侯瀆少子曲沃桓叔成師生武子萬，食采韓原，生定伯，定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從封遂爲韓氏。十五世孫襄王倉，爲秦所滅。少子蟣虱，生信，漢封韓王。生弓高侯頹當。頹當生孺。孺生案道侯説。説生長君。長君生龍頟侯增。增生河南尹騫，避王莽亂，居赭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生魏司徒南鄉恭侯暨。六世孫延之，字顯宗，後魏魯陽侯。孫瓌，平涼太守、安定公。生

韓氏源出於姬姓。晉穆侯瀆的少子曲沃桓叔成師生武子萬，封地在韓原，生定伯，定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依據封地就成爲韓氏。十五世孫襄王韓倉，被秦滅亡。少子蟣虱，生韓信，漢封爲韓王。生弓高侯頹當。頹當生韓孺。韓孺生案道侯韓説。韓説生長君。長君生龍頟侯韓增。韓增生河南尹韓騫，躲避王莽之亂，住在赭陽。九世孫是河東太守韓術，生河東太守韓純。韓純生魏的司徒南鄉恭侯韓暨。六世孫延之，字叫顯宗，是後魏的魯陽侯。孫韓瓌，是平涼太守、安定公。生恒州刺史韓演。韓演生韓褒。

恒州刺史演。演生褒。

褒字弘業,後周少保、三水貞伯。	紹字繼伯。										
	仲良,户部尚書、潁川公。		某,郢州刺史。	某,著作郎。	某,萬州刺史。	愼,温主簿。					
						豐字茂實。					
						泰字安平,祠部郎中。					
		瑗字伯玉,相高宗。	純臣								
				琪							
					澄,汲郡太守。	炅		儉	琦,左監門大將軍。	湑,蜀州刺史。	
									祐	溱,左補闕。	憬,亳州刺史。
											協,駕部郎中。
	遜										
	滂	同慶,司勳郎中。									

弓高侯頽當裔孫尋,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字伯師,其後徙安定武安。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字黄耉,徙居

弓高侯頽當的嫡系孫韓尋,是後漢的隴西太守,世代住在潁川,生司空韓稜,字叫伯師,後來遷到安定武安。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韓耆,字叫黄耉,遷居到九門。生韓茂,字

九門。生茂，字元興，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二子：備、均。均字天德，定州刺史、安定康公。生睃，雅州都督。生仁泰。

叫元興，是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生二子：韓備、韓均。韓均字叫天德，是定州刺史、安定康公。生韓睃，是雅州都督。生仁泰。

仁泰，曹州司馬。	叡素，桂州長史。	晉卿，同州司法參軍。									
		季卿，義王府胄曹參軍。									
		子卿，陝府功曹參軍。									
		仲卿，秘書郎。	會，起居舍人。								
			介，率府參軍。	百川							
				老成	湘字北渚，大理丞。						
					滂，寶雞丞。						
			愈字退之，吏部侍郎，謚曰文。	昶	綰字持之。						
					衮字獻之。						
				州仇，富平令。							

		雲卿,禮部郎中。	俞,開封令。	无競,河南參軍。							
				咨餘,潤州司功參軍。							
				州來,唐興令。							
		紳卿,京兆府司録參軍。	岌,虢州司户參軍。	家							
		升卿,易州司法參軍。									

河東太守純四世孫安之，晋員外郎。二子：潛、恬。恬，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臨江令，生後魏從事郎中潁。潁生播，字遠游，徙昌黎棘城。二子：勵、紹。紹字延宗，揚州別駕。二子：弈、胄。

河東太守韓純的四世孫安之，是晋的員外郎。生二子：韓潛、韓恬。韓恬，是玄菟太守。生二子：韓都、韓偃。韓偃，是臨江令，生後魏的從事郎中韓潁。韓潁生韓播，字叫遠游，遷到昌黎棘城。生二子：韓勵、韓紹。韓紹字叫延宗，是揚州別駕。生二子：韓弈、韓胄。

胄字弘胤,北齊膠州刺史。	護字靈祐,後周商州刺史、洪雅公。	賢字思齊，隋鄧州刺史,襲黄臺公。	符字節信,巫州刺史。	大壽,吏部郎中。	歸仁,上黨令。	曜	詢				
						延慶	諶,朝邑令。				
							鍊				
					僎,獲嘉主簿。	光期	鉞,宋城令。				
							鋒,武功尉。	紓		朴	

									延範		
							華,衛尉少卿。	署	師魯		
								君祐,涪州刺史。	道紀		
							鎮,藍田令。	纁,三水令。	繇,大理評事。		
				大智字不惑,洛州司户參軍。	偲,秘書郎。	滔,輔唐令。	暈,丹楊令。				
							阜,長水丞。				
							舉,殿中侍御史。	寮,秋浦令。	郟		
									鄂		
									都		
									邢		
									邲		
								居厚	鐔,殿中侍御史。		
									鄌		
									郜		
								寓	鄟		
								容	捧		
								審	鄰		
									嚴		

					休字良士，相玄宗。	浩，高陵尉。					
						洽，監察御史。					
						洪，邢州長史。	章，兵部侍郎。	挹，太原少尹。	居實，南鄭丞。		
									鉶，磁州録事參軍。		
								晟，左散騎常侍。	居業		
								掖，潤州司倉參軍。			
								摳，揚子尉。			
								操，靈寶尉。			
							宰				
							平				
							牟				
							鞏				
							莘				
						淬，郊社丞。					
						泫，諫議大夫。	卓，殿中丞。	準，洛陽令。	鎡，咸陽令。	超	
										濡	

									錸	起	
									銖	越	
								鼎			
						滉字太冲,相德宗。	群,禮部員外郎。	察,明州刺史。	諫師		
								宥,衛尉卿。			
								寬,右金吾兵曹參軍。			
							皋字仲聞,尚書左僕射。	充,舒王府録事參軍。			
								衮	紹,京兆文學。		
									玫,成都少尹。	諷	
						洵,京兆府録事參軍。					
						渾,太常少卿。	述,都官郎中、閬州刺史。	復,洋州刺史。	鈞,左司員外郎。		
									鑄字台臣,檢校兵部尚書。	環,太子司議郎。	
										瓌,穰令。	

										弼	士通,原州司户參軍。
											士約,大理評事。
										玹	
								解,太子中允。			
								益,金部員外郎。	瑴,流溪令。		
								孚,興元少尹。	巘		
							武,右拾遺。	抗,真源尉。	逵	枳	繕
											侶
									柷	坤	
									櫓		
								巽	杞		
									友信		
									絢		
								揆,河南丞。			
						泂字幼來,兵部侍郎。	暈,司封郎中。	賓,亳州刺史。	造		
									鄘字正封,遂州刺史。	飾	

									纇		
									郇		
								宁	據		
							常,岳州刺史。	密			
								抗，吴令。			
							彝	嚳			
							弈,涇陽尉。	最			
							千,興平令。	蹇			
							中,歸州刺史。	操			
					倩,殿中丞。	演,和州刺史。					
						混,率府録事參軍。					
						滌,河南兵曹參軍。	承訓,洛陽令。	乂,定遠令。	庶	鍘	
									鍔	嶠	
							承徽	宗簡			
								玄亮,中牟尉。			
								玄著			
								宗古,蕭令。			

								籌,右諫議大夫。	郃,蘇州刺史。		
								範			
								纛			
						湜,真源丞。	肇,宣城尉。	藩			
								楷,海陵尉。			
				大敏	份,著作郎。						
					佺,虞城尉。						

南鄉恭侯暨子孫其後徙陽夏。

南鄉恭侯暨的子孫後來遷到陽夏。

望	垂	弘,相憲宗。	肅元								
			公武字從偃,右驍衛上將軍。	繼之							
				繼宗							
		充,檢校司徒、宣武節度使,謚曰肅。									

韓氏宰相四人。瑗、休、滉、弘。

韓氏有宰相四人。韓瑗、韓休、韓滉、韓弘。

來氏出自子姓。商之支孫食采於郲,因以爲氏,其後避難去"邑"。

來氏源出於子姓。商的支系子孫封地在郲,因而把郲作爲姓,後來避難去掉"邑"。秦朝末

秦末徙新野。漢有光禄大夫來漢，從楊僕擊南越。孫仲，諫議大夫。生歙，字君叔，中郎將。生稜。稜生歷，爲執金吾。生定，中郎將。孫豔，司空。生敏，字敬達，蜀執慎將軍。七世孫崱，始徙江都。

年遷到新野。漢朝有光禄大夫來漢，跟隨楊僕攻打南越。孫來仲，是諫議大夫。生來歙，字叫君叔，是中郎將。生來稜。來稜生來歷，是執金吾。生來定，是中郎將。孫來豔，是司空。生來敏，字叫敬達，是蜀的執慎將軍。七世孫來崱，開始遷到江都。

崱	繪	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	恒，相高宗。	景業，虞部郎中。							
			濟，相高宗。	敬業，潤州刺史。							
				慶遠，中書舍人。							

來氏宰相二人。濟、恒。

來氏有宰相二人。來濟、來恒。

許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孫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裔孫文叔於許，後以爲太嶽之嗣，至元公結爲楚所滅，遷于容城，子孫分散，以國爲氏。自容城徙冀州高陽北新城都鄉樂善里。秦末有許猗，隱居不仕。曾孫毗，漢侍中、太常。生德，字伯饒，安定、汝南太守，因居平輿。四子：據、政、邈、勁。據，大司農。生允，字士崇，魏中領軍、鎮北將軍。三子：殷、動、猛。允孫式，式二子：販、邁。販字仲仁，晋司徒掾。四子：茂、詢、嶷、雅。詢字玄度，四子：元之、仲之、季之、珪。珪，宋給事、著作郎、桂陽太守。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晋陵縣侯。二子：懋、胤。懋，梁天門太守、中庶子，生亨。德次子政，字義先，别居邵陵。

許氏源出於姜姓。炎帝嫡系孫伯夷的後人，周武王封他的嫡系孫文叔在許，後來作爲太嶽的後代，到元公結時被楚滅亡，遷到容城，子孫分散開來，以國作爲姓。從容城遷到冀州高陽北新城都鄉樂善里。秦朝末年有個許猗，隱居不做官。曾孫許毗，是漢的侍中、太常。生許德，字叫伯饒，是安定、汝南太守，因而住在平輿。生四子：許據、許政、許邈、許勁。許據，是大司農。生許允，字叫士崇，是魏的中領軍、鎮北將軍。生三子：許殷、許動、許猛。許允之孫許式，許式生二子：許販、許邁。許販字叫仲仁，是晋的司徒掾。生四子：許茂、許詢、許嶷、許雅。許詢字叫玄度，生四子：元之、仲之、季之、許珪。許珪，是宋的給事、著作郎、桂陽太守。生勇慧，是齊的太子家令、冗從僕射、晋陵縣侯。生二子：許懋、許胤。許懋，是梁的天門太守、中庶子，生許亨。許德的次子許政，字叫義先，另外住在邵陵。

亨，陳衛尉卿。	善心，隋黃門侍郎。	敬宗字延族，相高宗。	昂，虔化令。	彥伯，太子舍人。	望，右羽林將軍。	遠，侍御史、睢陽太守。	峴，袁州刺史。				
				韶伯，右屯衛將軍、平恩公。							
			昱								
			昇，明堂令。								
			杲，恭陵令。								
			景，工部郎中、判右羽林大將軍。								

安陸許氏出自詢五世孫君明，梁楚州刺史，生弘周。

安陸許氏源出於許詢的五世孫君明，是梁的楚州刺史，生弘周。

弘周，楚州刺史。	法光，後周岳州刺史。	紹，峽州刺史。	善，隋宣城郡主簿。	力士，洛州長史。	欽寂，夔州刺史。	輔乾，右金吾大將軍。	諫，河南丞。				
							論，監察御史。				
							詵，歸州刺史。				
							諷，監察御史。				
						輔德，宕州刺史。					

					欽明，梁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誠惑，鴻臚少卿。	子房				
							季常，萬年丞。				
							子端，岳州刺史。				
						誠言，太僕卿、右衛大將軍。	子餘，壽州刺史。				
					欽淡，深州刺史、光祿卿。	叔冀，滑汴節度使。	孝常，亳州刺史。				
							仲容，鄧州刺史。	志倫			
								志雍，兼監察御史。			
			伯裔								
			智仁，右屯衛將軍、許昌公。								
			圉師，相高宗。	自牧							
				自遂							
				自正，澤州刺史。							

許氏宰相二人。敬宗、圉師。　　許氏有宰相二人。敬宗、圉師。

辛氏出自姒姓。夏后啓封支子於莘，"莘""辛"聲相近，遂爲辛氏。周太史辛甲爲文王臣，封於長子。秦有將軍辛騰，家于中山苦陘。曾孫蒲，漢初以豪族徙隴西狄道。曾孫柔，字長汎，光禄大夫、右扶風都尉、馮翊太守。四子：臨、衆、武賢、登翁。武賢，破羌將軍。生慶忌，左將軍、光禄大夫、常樂公。生子產，豫章太守。曾孫茂，後漢成義將軍、酒泉太守、侍中。三子：緘、述、孟孫。孟孫生長水校尉伯真。伯真二子：孟興、叔興。孟興二子：恩、殷。恩生子焉。子焉三子：寅、裕、胥。

辛氏源出於姒姓。夏后啓封支子在莘，"莘""辛"讀音相近，於是成爲辛氏。周的太史辛甲是文王臣，封在長子。秦代有將軍辛騰，家在中山苦陘。曾孫辛蒲，漢朝初年作爲豪族遷到隴西狄道。曾孫辛柔，字叫長汎，是光禄大夫、右扶風都尉、馮翊太守。生四子：辛臨、辛衆、武賢、登翁。武賢，是破羌將軍。生慶忌，是左將軍、光禄大夫、常樂公。生子產，是豫章太守。曾孫辛茂，是後漢的成義將軍、酒泉太守、侍中。生三子：辛緘、辛述、孟孫。孟孫生長水校尉伯真。伯真生二子：孟興、叔興。孟興生二子：辛恩、辛殷。辛恩生子焉。子焉生三子：辛寅、辛裕、辛胥。

寅			寅四世孫顔。	猷	猷孫巨明,後魏侍中。	顯宗,馮翊郡守。	元忠,青州刺史、平陽伯。	迪,隋龍州刺史。	德本,黄州刺史、平桑公。		
							慶之字餘慶,西魏秘書監。	加陵,後周主寢上士。			
										道源,監察御史。	思禮,邵州刺史。
							珍之,後魏北海太守,謚曰恭。	懃,北齊都官尚書。		文粲,鳳州刺史。	
							豁字仲略。	昂字進君,後周潼州總管、繁昌公。			

								政	肇	茂將,相高宗。	希業,駕部郎中。
								寬	諝,中書舍人。		
裕	裕五世孫晃。	敬宗	樹寶	琛字僧貴,後魏南梁太守。	術字懷哲,北齊吏部尚書。	衡卿,太常丞。	郁,禮部侍郎。				
			靈寶	徽,後魏徐州刺史。	季慶,青州刺史。	公義,隋司隸大夫。	亮,侍御史。				
		闡			寶剛	興	澄	玄慶	怡諫,壽州刺史。		
								玄同,户部員外郎。			
							良,禮部侍郎。	玄道,比部郎中。	廣嗣,禮部侍郎。	恒	
										晉	
									長儒,都官郎中。	咸	
						曷			利涉,度支員外郎。		

辛氏宰相一人。茂將。

任姓出自黄帝少子禹陽，受封於任，因以爲姓。十二世孫奚仲，爲夏車正，更封於薛。又十二世仲虺，爲湯左相。太戊時有臣扈，武丁時有祖巳，皆徙國於邳。祖巳七世孫成侯，又遷於摯，亦謂之摯國。漢有御史大

辛氏有宰相一人。茂將。

任姓源出於黄帝的少子禹陽，受封在任，因而把任作爲姓。十二世孫奚仲，是夏的車正，改封在薛。又十二世孫仲虺，是湯的左相。太戊時有個臣扈，武丁時有個祖巳，都把國遷到邳。祖巳的七世孫成侯，又遷到摯，也叫做摯國。漢代有御史大夫、廣阿侯任敖，世代住在沛，後來

夫、廣阿侯任敖，世居于沛，其後徙居渭南。

遷居到渭南。

雅相，相高宗。			鵬，陵州刺史。	迪簡，易定節度使。	憲字亞司。						

任氏宰相一人。雅相。

任氏有宰相一人。雅相。

盧氏出自姜姓。齊文公子高，高孫傒爲齊正卿，謚曰敬仲，食采於盧，濟北盧縣是也，其後因以爲氏。田和篡齊，盧氏散居燕、秦之間。秦有博士敖，子孫家于涿水之上，遂爲范陽涿人。裔孫植，字子幹，漢北中郎將。生毓，字子象，魏司空、容城成侯。三子：欽、簡、珽。欽，晉尚書僕射。珽字子笏，晉侍中尚書、廣燕穆子。三子：浮、皓、志。志字子道，晉中書監、衛尉卿。三子：諶、謐、詵。諶字子諒，晉侍中、中書監。五子：勗、凝、融、偃、徵。勗居巷南，號"南祖"。偃居北，號"北祖"。偃仕慕容氏，營丘太守。二子：邈、闡。邈，范陽太守。生玄，字子真，後魏中書侍郎、固安宣侯。二子：巡、度世。度世字子遷，青州刺史、固安惠侯。四子：陽烏、敏、昶、尚之，號"四房盧氏"。

盧氏源出於姜姓。齊文公之子高，高之孫傒是齊的正卿，謚號叫敬仲，封地在盧，就是濟北盧縣，後來就把盧作爲姓。田和篡齊，盧氏分散住在燕、秦之間。秦代有博士盧敖，子孫在涿水邊上住家，就成爲范陽涿人。嫡系孫盧植，字叫子幹，是漢的北中郎將。生盧毓，字叫子象，是魏的司空、容城成侯。生三子：盧欽、盧簡、盧珽。盧欽，是晉的尚書僕射。盧珽字叫子笏，是晉的侍中尚書、廣燕穆子。生三子：盧浮、盧皓、盧志。盧志字叫子道，是晉的中書監、衛尉卿。生三子：盧諶、盧謐、盧詵。盧諶字叫子諒，是晉的侍中、中書監。生五子：盧勗、盧凝、盧融、盧偃、盧徵。盧勗住在巷南，號稱"南祖"。盧偃住在北邊，號稱"北祖"。盧偃給慕容氏做官，任營丘太守。生二子：盧邈、盧闡。盧邈，是范陽太守。生盧玄，字叫子真，是後魏的中書侍郎、固安宣侯。生二子：盧巡、度世。度世字叫子遷，是青州刺史、固安惠侯。生四子：陽烏、盧敏、盧昶、尚之，號稱"四房盧氏"。

陽烏字伯源，後魏秘書監、固安懿侯，號大房。	道將字祖業，燕郡太守、固安獻侯。	懷祖，太學博士。	莊，後周都水使者。	耀，滄州司功參軍。	循，襄陽尉。						

		懷仁字子友,後魏弘農太守。	彥卿,石門令、東宮學士。	大道,荆州刺史。	元福,秘書少監。						
					元珪,當塗令。	湛					
						澹					
						澂,豐令。	岳,上洛郡司馬。	仲弼			
							屈,衛尉卿。				
							岊,滎陽尉。				
							巒,明經直太常。				
							岂				
					璨,秘書少監、固安侯。	震,兗州參軍。					
						竦,右金吾將軍。	隗				
							嶷,郢州刺史。				
							山甫				
					慎思,和州刺史。	諭,黃州長史。	長宗,大理評事。	周諒			
							仲宗,揚州參軍。				
						詵,武安尉。					

					愔						
				安石,曹州司馬。	師老,司門郎中。	昭	脩,懷州司兵參軍。				
					師丘,金部郎中、懷州刺史。	暕,泗州刺史。					
						暉,魏州刺史。	向	彧			
								端			
								泰			
					師莊,司議郎。	晙	汪				
				大觀	師昉	宗謙					
				行嘉,青州録事參軍。	知遠	守賓					
					知順,太谷丞。						
				方壽	思敬	令涓,沂州司馬。					
					思順	嗑,涼王府司馬。	元寓	震			
							迅,殿中侍御史。				
			彥章,武彊令。	莊道,刑部員外郎。	玉昆,桐廬令。		游,司勳郎中、河南少尹。	肇			
								單			

						敷，冤句令。					
						頠，譙令。	戢，開封尉。				
					金友，水部員外郎、滁州刺史。	勸					
					伯成，萬年丞。	協，汾州司録參軍。					
						雅，封丘令。	旻				
							暈				
							炅，大理主簿。	計，揚州兵曹參軍。	鋭，平陸尉。		
									鉥，大理評事。		
									鋼，睦州刺史。	珪字子美。	
									鈞字子和，太子太師。	鄴字漳臣，秘書省校書郎。	肅字子莊。
									鍇，左庶子。		
									庚，檢校比部郎中。		
								群			

			彦高，萬年長。	佺壽，太常丞。	維惠，許州司兵參軍。						
				仙壽，雍丘令。	友浹，黎陽令。	秀，清河令。					
						霸，司封郎中、將作少監。					
					友儋，黎陽令。	融，長水令。	萬，隰州刺史。				
					友季，太原府士曹參軍。						
				僑壽	法智						
				弘壽，衛州司馬。	友坦		渾				
					友裕，信都主簿。	相，高郵令。	甫				
							峴，丹楊丞。				
						構，濟州刺史。	和				
							華	士瞻，大理少卿。			
							衍				
							啓				
						播，户部郎中。	居易	資實			
							用晦				

							藏密				
							將明				
							寬中				
							處厚				
							椿				
							將順				
						抗	嶠				
					子廓	光臣					
					遺福	舉	長慶				
					友挹	服，晉陽令。	論				
							詡	紹			
								渥			
							峰，河內尉。				
			璬，沂州録事參軍。	某，襄陽令。	居簡，金吾兵曹參軍。						
					行簡，大理主簿。						
					可久						
	道亮字仲業。	思演			朗，潤、青等州刺史。	廣微，婺州刺史。		幼卿，亳州刺史。			
						廣明					

						廣敬,汝陽令。	含光,鄭丞。	玄卿字子真,檢校左威衛上將軍、薊國公。	居貞,左神武軍胄曹參軍。		
									居簡		
									居易		
									居中		
									居道		
						廣濟,和州刺史。					
		思道字子行,隋武陽太守。	赤松,太子率更令、范陽郡公。	承慶字子餘,相高宗。	諝,吏部郎中。	鄖,滁州刺史。					
						垣	幼臨,刑部郎中。				
				承思	休期		日新,商州刺史。	建,常州刺史。			
				承悌	綱,城門郎。	侑,太原尉。					
					暄	澐,杭州刺史。					
						幼平,太子賓客。	賞,邵州刺史。	弘宗	峻字子翰。		
				承基,主客郎中。	元莊,嘉州刺史。	知遠,資州刺史。	巽				
							孚				

						明遠，太原少尹。					
						徽遠，潤州刺史。					
				承業，雍揚二州長史、魏縣簡子。							
				承泰字齊卿，太子詹事、廣陽郡公。		成務，壽、杭、濮、洺、魏五州刺史。					
						成軌	佋，御史中丞。				
							倕，衡州刺史。				
							偘，户部郎中。				
						成麟	傲，趙州刺史。				
				承禮，湖州司馬。	瓛，魏州長史。	微明，洋州刺史。					
						藏用字子潛，黔州長史。					
						若虛，起居舍人。					
						重玄，司勳郎中。					
				承福，考功郎中。	瑶	伯初，太原少尹。	卿	知退	準字昭儉。		

								知晦	導字熙化。		
					玢，貝、絳二州刺史。	全操，房州刺史。					
						全義，臨汝太守。					
						全誠，饒陽太守。	惲				
						全壽，金吾將軍。					
						全沓	絳				
							繪				
							締				
							維				
	道虔字慶祖，後魏幽州刺史，謚曰文恭。	昌衡，隋太子左庶子。	寶素，隋澤州內部長、晉州別駕。	安壽，綿州長史。	正紀，汝州司馬。	伉，聞喜令。	嶠，永州司馬。				
								嘉猷			
							岳字周翰，陝虢觀察使。	載			
								戣			
								戡			
					正勤	侹，臨清令。	汶，監察御史。	士珏		占	

									弘宣字子章，太子少傅、固安縣伯。	告字子有，左補闕。	朋龜字子益。
										含	
										更牢	
					同休						
					正道，鄂州刺史。						
				安志，萬年丞。	游道	肅誠	傳禮，均州刺史。				
						絢，太子詹事。	熾				
							鎮	鴻應	耕字子成。		
					正義	緬	瀾				
							溥				
						景明，陝州司馬。	瀸				
							澤，兼殿中侍御史。				
					正言，左監門衛將軍，謚曰光。	晀字日旦，深州司馬。	浚，西華主簿。				
							炅，大理主簿。				

							涚，汝陽主簿。				
							漑，新鄉尉。				
							瀜，祠部郎中。	士珵，漢州刺史。			
								士瓊字德卿，河南府司録參軍。	孺方		
									嗣宗		
									嗣業		
								士瑛，岳州刺史。	處約	震字子威。	
								士玟，太子賓客。			
								士璵	儔	絳字子華。	
							清，萍鄉主簿。	士牟，和州刺史。			
						執顔，户部員外郎。					
						踐微					
						先之	沐				
							湘				
							潘字子濬。				
							洋				

							沘				
							沛				
							浚，西華尉。				
							汶	士珙	罕字子讓。		
					正容，潤州司户參軍。	光懿	湛				
							渚				
						光烈					
						光遠					
						光裕					
						光宗	澥，兼殿中侍御史。				
			寶胤，博州刺史。	元亮，宋州司功參軍。							
				元規	遂	固然					
					逸，給事中、荆府長史。	奥					
				元德，義清令。	庭光	廣全					
				元貞	怡，中書舍人、御史中丞。	膺，大理評事。	裔，檢校工部郎中。				

	道舒字幼安，後魏中書侍郎，襲固安縣爵。	熙裕	士綸		同吉	元亨	庭言	晶			
									恒，殿中侍御史。		
							庭昌，歙州刺史。				
							魏客	諤，遂州刺史。			
							庭芳				
						利貞	子真	炅	群字戴初，義成節度使。		
						叔慈		誧，峽州刺史。			
						元茂	韞價，長安簿。	祚，偃師尉。			
								抃			
								校，衢州參軍。			
							遠價	顏			
			士緯								
			士緝								
			士繹				昱，檢校工部郎中。				

			士繪	嘉慶	重明，亳州刺史。	令章，屯田員外郎。	僅，安陸丞。				
					見義，魏郡太守。						
					見象，石州刺史。						
				方慶	受彩		國淳				
					昭彩	龍乂，給事中。	國佐，睦州刺史。				
							國英				
敏字仲通，後魏議郎、謚曰靖，號第二房。	義僖字遠慶，都官尚書，謚曰孝簡。	逖之，太尉記室參軍。	文構	君肅							
				處賓	守直，興州刺史。						
					昇，福州刺史。	峻	給				
						乾					
					旻	放					
					景，同官尉。	詵					
				君胤，忠州刺史。	幼孫，常州刺史。	獻，鸞臺侍郎。	翔	甚字去甚。			
							翊，鄂州刺史。	昂，澧州刺史。	長		
									廣，河南尉。	商字爲臣，相宣宗。	知遠

											知微
											知宗
											僧朗
											堯字待問，生協，字熙績，兵部員外郎。
							盛，恒州刺史。				
							令	輔國	敦禮		
							員	暹			
							翹，兵部郎中、廣陵長史。	進賢			
								進寶			
								曄			
								晙			
								晊，殿中侍御史。	逢，户部郎中。	聽	
										慗	
										懿	蘊字積中。
											著字弘中。
											莊字敬中，生鼎、擢。

											鼎字調臣，起居舍人，與起居郎蘇楷、羅衮請改昭宗謚曰襄。
											荷字秉中。
						瑀，給事中、國子祭酒。	良				
								復，夔州刺史。	詞	渥字子章，檢校司徒。	膺字公禮，刑部侍郎。
											賡字昌舜。
										紹字子美，太子少保。	庥字垂禮。
											麟字垂禎。
										沼字明源。	
										沆字德遠。	
						操	寰	政，檢校郎中。	瑗，歙州刺史。		
									珣		
									瑾，河中少尹。		

									璠		
									瑱,澤州刺史。	戎	蔚字剛中。
									玠		
									珙		
				君亮,冤句令。							
			文壽				鉉,祠部郎中。				
			文挹	君冑	貞楷	履冰,右補闕。	元裕				
							正己。刑部尚書。	翰,相德宗。			
				君静	萬石,司農卿、昌平公。	昭,峽州刺史。					
						暄,太原少尹。	瑗				
							珽,常州刺史。				
		憖之,後魏散騎常侍。	彪	慈龍,濟源令。	同德,樂壽令。	勤國,渭南令。					
						勤敬,桃林令。	守悌				
						勤禮	抱素				
						勤嘉,青州別駕。	克周				

							克明,高陽令。	洽			
								潤			
								沼,芮城令。	邁字子玄,相德宗。		
								洵			
								澣			
								清			
								澶,殿中侍御史。			
			德衡								
		息之,後魏開府參軍。	彥博,雍州參軍。								
	義惇	景開	仲俊	之道,太子舍人。							
				之信,洛州司功參軍。	瑾						
					璟	思殷,渭州司倉參軍。	全濟,封丘丞。				
					元哲,金州刺史。						
					珙						
							貞諒,刑部侍郎。				
			叔粲								

		景柔，蘭陵太守、南州刺史。	元幹				貽，河南府法曹參軍。	於陵	義		
								渾	元中	嗣立字子復。	
			海相，涇令。	彥恭，伊闕令。	昭度，監察御史。	詢，晉州司馬。					
										則，監察御史。	
					昭禮，渭州長史。	伯超	端				
				彥倫，盩厔令。	昭亮，任城簿。			仙宗，兼監察御史。			
					昭道，比部員外郎。		滔				
							演				
								佋，檢校郎中。			
			楚玉				秦卿，秦州刺史。	裔	玄暉字子餘。		
	義安				虚舟，秘書少監。	褒					
袛字叔達，後魏鎮西將軍，謚曰穆，號第三房。	元隆	士熙，北齊彭城太守。	子令	君通	園公	仁祖，相州録事參軍。	不器，刑部郎中。	豫	[illegible]		
								益			

										式中	
							不勤，霍山丞。	隨，祁丞。		景亮字長晦，中書舍人。	
					圜吏，考功郎中。			撝謙，合州刺史。	昪	嘉績	
			子哲，靈昌、伏陸二令。			茂伯，度支員外郎。					
				挺，潭州司户參軍。	懷慎，相玄宗。	奐，尚書右丞、漁陽縣伯。	振，國子主簿。				
							鈞，左武衛兵曹參軍。				
						弈，御史中丞。	杞字子良，相德宗。	元輔，華州刺史。	順之字子謨。	曉字子昭。	
							橚				
					懷莊，駕部郎中。	淑，魏令。					
							會昌，倉部郎中。				
	元德	士澈，昌樂令、徐州別駕。	勝								
			仁師	世表	弘肅	麌，商州刺史。	寧				
							宣，河陰尉。				

							宰，饒陽令。	維，太中大夫。			
					弘懌，汝州刺史。	偁，中書舍人。					
						倬	洵				
						僎，汝州長史。					
					弘慎，兵部侍郎。		庇，侍御史。				
					弘瞻，陳留令。	密，壽安令。	辭玉				
							和玉	涉			
						震，兖州參軍。					
						霽	臨				
				世矩，梓慎七州刺史、北平元公。	弘軌，道王府參軍。	福會，軍器監。	歆，當陽令。	仲甫，中牟尉。			
							韶，許昌尉。	仲雍，郪城令。			
							謨，太子中允。	仲舉			
								仲連			
			正師，真定主簿。	習信，東陽令。	善觀，貴鄉丞。						
					善祚，潁州司馬。	巨源，原州長史。	揆，義興丞。				

			彭壽,太常寺奉禮郎。	尚卿	敬一	從愿字子龔,刑部尚書。	纘,王屋令。				
							諭,比部員外郎。	晋			
							允,給事中。				
					敬直,鄠陵主簿。						
				懿卿,少府丞。	敬實,汾西令。	烜					
			師智,寓其尉。	大辯							
尚之字季儒,後魏濟州刺史,號第四房。	文甫字元祐,司空行參軍。	敬通,太常博士。	正觀,龍丘令。	壽童,當陽令。	茂道,玄武尉。	佶,懷州長史。	暭,監察御史。	沇,郢、亳二州刺史。	鞏		
									覃	從範	瞻生揆,字斅。
				仙童	茂實						
				羽客,衛南丞。			皛	惟穆	汶		
									濟		
									安,倉部郎中、閬州刺史。		
						釗,永寧令。	祥玉,濟州司馬。	之翰,臨黄尉。	綸字允言,檢校户部郎中。	簡能字子拙,檢校司封郎中、鳳翔節度判官。	知猷字子謩,檢校司空。生文度,字子澄。

										簡辭字子策，山南東道節度使。	貽殷，光祿少卿。生文渙，字子林。
											玄禧字子裕，國子博士。
										弘止字子彊，宣武節度使。	虔灌字子肅，秘書監。
											裔脩字子脩。
										簡求字子臧，河東節度使。	汝弼字子諧，祠部郎中、知制誥。
											嗣業字子通，檢校禮部郎中。生文紀，字子持，殿中侍御史。
			正倫								
			正命	孝道							
	文翼字仲祐，後魏右將軍、范陽子。	士偉，齊州司馬。	德基，南安令。	萬金							

				萬石字萬石，監察御史、昌平縣侯。	文勵，膳部郎中。		伯陽	同宰，明州刺史。	鋋，國子博士。		
									鎮	徹	躅字子範。
									鏐		
			義幹，永寧令。	真惠	玄範						
						崇道，太常少卿。	鷗				
							鵵				
				真相，諸誠令。	子義，鄄主簿。	守節					
						伯玉	沔				
				真行	大機			仲長			
					大藏	无忌					
								仁杞	佐元	諷	潯字子韞。
										近思	拯字勤之。
		士朗，殿中郎。	仁爽	審經，瑕丘令。	河童，豐令。	邑，河中倉曹參軍。					
						岳	增				
						嵇					
						昱					

						巒	坦字保衡，劍南東川節度使。	玠，霍丘尉。			
								大琰			
								大環，河南府參軍。			
								瓚			
							常師，光祿少卿。				
				審忠	彥	鎬					
					仲臻	銛，延州刺史。	嵩				
			擇壽，開府參軍。	買臣							
				輔臣，館陶令。							
		士嬰	璹	法德		玄約	昊	肅，石州刺史。			
							序	徹，吉州刺史。			
					彝倫，上蔡令。	子輿，泌陽令。	同，望江令。	東美，考功員外郎。	暢	專字子專。	
										立	
									申		
									易		
			珣，同州參軍。	買德	虔						

					壽王						
					醫王	子慎					
						玄明,均州刺史。					
					藥王						
				孝德	仁弘,雞澤令。	元節,果州參軍。					
						元休,武德尉。					
						元昉,遂城尉。					
							鼎臣				
			瑱								
	文符字叔偉,後魏通直散騎侍郎。	士遂字子淹,中山太守。	正力,屯田郎中。								

范陽盧氏又有盧損。　　范陽盧氏又有個盧損。

損	求	攜字子升,相僖宗。	晏字望卿,壽安尉、直弘文館。								

又有盧質。　　又有個盧質。

質	晝	光濟字子垂。									

		光啓字子忠，相昭宗。									

盧氏宰相八人。大房有商、承慶，第二房有翰、邁，第三房有懷慎、杞，范陽有攜、光啓。

盧氏有宰相八人。大房有盧商、承慶，第二房有盧翰、盧邁，第三房有懷慎、盧杞，范陽有盧攜、光啓。

唐書卷七十三(下)

表第十三(下)

宰相世系(三下)

上官氏出自芈姓。楚王子蘭爲上官大夫，以族爲氏。漢徙大姓以實關中，上官氏徙隴西上邽。漢有右將軍安陽侯桀，生安，車騎將軍、桑樂侯，以反伏誅。遺腹子期，裔孫勝，蜀太尉。二子：曰茂、曰先。先徙東郡，後徙陝郡。五世孫回。至弘爲江都總監，又徙揚州。

上官氏源出於芈姓。楚王子蘭是上官大夫，以族作爲姓。漢代遷移大姓以便充實關中，上官氏遷到隴西上邽。漢代有右將軍安陽侯上官桀，生上官安，是車騎將軍、桑樂侯，因爲謀反被誅殺。遺腹子上官期，裔系孫上官勝，是蜀的太尉。生二子：曰茂、曰先。先遷到東郡，後來遷到陝郡。五世孫上官回。到上官弘是江都總監，又遷到揚州。

回，後周襄城太守。		弘，隋比部郎中、江都總監。	儀字游韶，相高宗。	庭芝，周王府屬、天水郡公。							
				庭璋，太子僕。	經野，德州刺史。						
					經國						
				經緯	詔，侍御史。						

上官氏宰相一人。儀。

上官氏有宰相一人。上官儀。

樂氏出自子姓。宋戴公生公子衎，字樂父，生傾父澤，澤生夷父須，子孫以王父字爲氏。須生大司寇樂吕，吕孫喜，喜生司城子罕。裔孫

樂氏源出於子姓。宋戴公生公子衎，字叫樂父，生傾父澤，樂澤生夷父須，子孫以祖父的字作爲姓。樂須生大司寇樂吕，樂吕之孫樂喜，樂喜生司城子罕。嫡系孫樂羊，是魏文侯的將，封

樂羊，爲魏文侯將，封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裔孫毅，趙封望諸君。毅孫臣叔，漢封華成君，子孫自趙徙長陵。裔孫親，後漢本縣吏。生恢，字伯奇，尚書僕射。生羽林監乾，徙南陽淯陽。孫仁，爲武陵太守。生清河太守平。平生散騎常侍方。生廣，字彥輔，晉尚書令、信陵公。裔孫恂。

在靈壽，後來子孫就居住在這裏。嫡系孫樂毅，趙封爲望諸君。樂毅之孫臣叔，漢封爲華成君，子孫從趙遷到長陵。嫡系孫樂親，是後漢的本縣吏。生樂恢，字叫伯奇，是尚書僕射。生羽林監樂乾，遷到南陽淯陽。孫樂仁，是武陵太守。生清河太守樂平。樂平生散騎常侍樂方。生樂廣，字叫彥輔，是晉的尚書令、信陵公。嫡系孫叫樂恂。

恂，梁西揚州刺史。	亮，後周固道郡守。	宗，青城令。	彥瑋字德珪，相高宗。	思順，白水令。							
				思晦，相武后。							

樂氏宰相二人。彥瑋、思晦。

樂氏有宰相二人。彥瑋、思晦。

孫氏出自姬姓。衛康叔八世孫武公和生公子惠孫，惠孫生耳，爲衛上卿，食采於戚，生武仲乙，以王父字爲氏。乙生昭子炎，炎生莊子紇，紇生宣子鰌，鰌生桓子良夫，良夫生文子林父，林父生嘉，世居汲郡。晉有孫登，即其裔也。又有出自芈姓。楚蚡冒生王子蔿章，字無鉤，生蔿叔伯吕臣，孫蔿賈伯嬴生蔿艾獵，即令尹叔敖，亦爲孫氏。又有出自嬀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桓子無宇，無宇二子：恒、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憑，字起宗，齊卿。憑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爲亂，奔吴，爲將軍。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明生臏，臏生勝，字國輔，秦將。勝生蓋，字光道，漢中守。生知，字萬方，封武信君。知生念，字甚然，二

孫氏源出於姬姓。衛康叔的八世孫武公和生公子惠孫，惠孫生耳，是衛的上卿，封地在戚，生武仲乙，以祖父的字作爲姓。孫乙生昭子炎，孫炎生莊子紇，孫紇生宣子鰌，孫鰌生桓子良夫，良夫生文子林父，林父生孫嘉，世代居住在汲郡。晉代有孫登，就是其後代。還有源出於芈姓。楚蚡冒生王子蔿章，字叫無鉤，生蔿叔伯吕臣，孫蔿賈伯嬴生蔿艾獵，就是令尹叔敖，也叫孫氏。還有源出於嬀姓。齊田完字叫敬仲，四世孫桓子無宇，無宇生二子：孫恒、孫書。孫書字叫子占，是齊的大夫，討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封地在樂安。生孫憑，字叫起宗，是齊卿。孫憑生孫武，字叫長卿，因爲田、鮑四族陰謀叛亂，投奔吴，任將軍。生三子：孫馳、孫明、孫敵。孫明的封地在富春，從此世代爲富春人。孫明生孫臏，孫臏生孫勝，字叫國輔，是秦將。孫勝生孫蓋，字叫光道，是漢中守。生孫知，字叫萬方，封爲武信君。孫知生孫念，字叫甚然，生二子：孫豐、孫益。孫益字叫玄器，生孫卿，字叫伯高，是漢的侍中。生孫憑，字叫景

子：豐、益。益字玄器，生卿，字伯高，漢侍中。生憑，字景純，將軍。二子：屆、詢。詢字會宗，安定太守。二子：鸞、騏。鸞生爰居，爰居生福，爲太原太守，遇赤眉之難，遂居太原中都。太原之族有嵐州刺史昉，生存進，安定太守。詢次子騏，字士龍，安邑令。二子：通、夐。通子孫世居清河，後魏有清河太守靈懷。武德中，子孫因官徙汝州郟城。靈懷曾孫茂道。

純，是將軍。生二子：孫屆、孫詢。孫詢字叫會宗，是安定太守。生二子：孫鸞、孫騏。孫鸞生爰居，爰居生孫福，是太原太守，遭逢赤眉之亂，於是住在太原中都。太原之族有嵐州刺史孫昉，生存進，是安定太守。孫詢的次子孫騏，字叫士龍，是安邑令。生二子：孫通、孫夐。孫通的子孫世代住在清河，後魏有清河太守靈懷。武德年間，子孫因做官遷到汝州郟城。靈懷的曾孫叫茂道。

茂道，初名處約，字歷道，相高宗。	侹，延州刺史、富春男。										
	侑										
	俊，荆府長史、樂安子。										
	儆，濟州刺史。										
	佺，幽州都督、會稽公。										

安邑令騏少子夐，字子遠，後漢天水太守，徙居青州。生厚，字重殷，大將軍掾。生瑶，字良玉，中郎將。生邃，字伯淵，清河太守。生儵，字士彦，洛陽令。生國，字明元，尚書郎。生躭，字玄志，漢陽太守。二子：鍾、旃。鍾，吴先主權即其裔也。旃字子之，太原太守。二子：炎、歷。炎字叔然，魏秘書監。生俊，字仲觚，太官令。生道恭，字

安邑令孫騏的少子孫夐，字叫子遠，是後漢的天水太守，遷居到青州。生孫厚，字叫重殷，是大將軍掾。生孫瑶，字叫良玉，是中郎將。生孫邃，字叫伯淵，是清河太守。生孫儵，字叫士彦，是洛陽令。生孫國，字叫明元，是尚書郎。生孫躭，字叫玄志，是漢陽太守。生二子：孫鍾、孫旃。孫鍾，吴先主孫權就是他的後代。孫旃字叫子之，是太原太守。生二子：孫炎、孫歷。孫炎字叫叔然，是魏的秘書監。生孫俊，字叫仲觚，是太官令。生道恭，字叫雅遜，是晋的

雅遜，晉長秋卿。二子：顗、芳。顗字士若。芳，中書令。子烈，避趙王倫之難，徙居昌黎。生岳，前燕侍中，子孫稱昌黎孫氏，歷幽州刺史、右將軍。生旂，字伯旗，平南將軍，坐與孫秀合謀，夷三族。顗避地河朔，居武邑武遂。生煇，字光休，後趙射聲校尉。生緯，字元文，幽州都督。生周，字季洽，後燕高陽王文學。生敬仁，字士和，北燕司隷功曹。二子：苑、蔚。蔚字伯華，一字叔炳，後魏秘書監、棗彊戴男。二子：伯禮、方嗣。

長秋卿。生二子：孫顗、孫芳。孫顗字叫士若。孫芳，是中書令。子孫烈，躲避趙王司馬倫之亂，遷居到昌黎。生孫岳，是前燕的侍中，子孫稱爲昌黎孫氏，歷任幽州刺史、右將軍。生孫旂，字叫伯旗，平南將軍，因與孫秀合謀獲罪，被滅三族。孫顗避禍遷居河朔，住在武邑武遂。生孫煇，字叫光休，是後趙的射聲校尉。生孫緯，字叫元文，是幽州都督。生孫周，字叫季洽，是後燕的高陽王文學。生敬仁，字叫士和，是北燕的司隷功曹。生二子：孫苑、孫蔚。孫蔚字叫伯華，還有個字叫叔炳，是後魏的秘書監、棗彊戴男。生二子：伯禮、方嗣。

伯禮，後魏巴州刺史，襲棗彊男。	元琥，北齊文宣帝相國騎曹。	靈暉，北齊治中、大將軍司馬。	萬安，隋徐、兖、婺三州刺史。	彥昉，滑州長史。	矩，滑州長史。	行成，左翊衛。	池，樂陵主簿。				
							逌				
							逸				
						承家					
				基貞，九岩道門令。	何						
					儆						
					休						
				藻，儒林丞。	昱，烏江令。	僎					
						舍利					
				彥皎，和州刺史。							

			萬壽，大理司直。								
	孝敏，隋晉陽令。	仲將，壽張丞。	希莊，韓王典籤。	嘉之，宋州司馬。	遜，刑部侍郎、右庶子，謚曰文。	宿，華州刺史。	公器，邕府經略、兼御史中丞。	華清，太原尉。	儒郎	小盛	
								正，河中少尹。	詢，郃陽尉。		
								簡，東都留守、太子太保。	景蒙，左贊善大夫。		
									繹，本名景章，永州刺史。		
									讜，蓬州刺史。		
									景裕，孟州司馬。		
									紓，工部員外郎。		
									徽，常州刺史。		
									絿字子韋，河中支使。		
									繼		
								範，監察御史。	涗		
									覲，清河令。		
									緯字中隱，歙州刺史、吏部侍郎。		

									蚪,侍御史。		
									鑄,許州法曹參軍。		
									玩,蓬州刺史。	小遠	
									縉字純化,睦州軍事判官。	小胤	
									緒,平陽令。		
								棸			
								晏,初名節。			
							獻可,大理司直。				
						絳,右補闕。					
						成字思退,桂州刺史、中丞、樂安孝男。	惟肖,監察御史。	匡辟,白水主簿。			
								匡方	棨字文威,中書舍人。		
							保衡,鄂州節度判官、檢校司封郎中。				

							微仲,沔州刺史。	庶立,滎澤尉。			
							審象,汝州司馬。	履度,南陵尉。			
								方紹,登州刺史。			
								簣	諫		
								尚復,德清令。			
								贊			
								侀,江都尉。			
						視,太常寺太祝、協律郎。	替否,鼓城令。				
					適,左羽林兵曹參軍。	會,常州刺史、晉安縣男。	公紹	嶠			
								璉			
								鐐,宜城尉。			
							公乂,睦州刺史。	項,右庶子、京兆少尹。			
								瑴字子相,河南尹。			
								璵			
								碧,汀州刺史。			

								瑝字子澤，鳳翔少尹。	揆字聖圭，刑部侍郎。		
									拙字幾玄，中書舍人。		
							公冑，海鹽尉。	冕，袁州録事參軍。			
							士桀，長洲令。	嗣宗，於潛尉。			
								嗣初，崑山令。			
								奭字化南，度支職方郎中。	方老		
									朝陽		
								堯，夔州刺史。			
					遘，亳州長史。	公彥，睦州長史。	璝				
							璩，於潛尉。				
						客卿，盱眙令。					
						公輔，陸澤丞。	復禮，貝州刺史。	大名			
							由禮				
							元宗	守宗，鳳翔少尹。			

						起，白馬令。	非態，黃梅尉。				
							景商，天平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謚曰康。	備字禮用，直弘文館、藍田尉。			
								儲字文府，京兆尹、樂安郡侯。	涚，檢校員外郎。		
									洽字道弘，秘書省校書郎。		
								伾，興元少尹。			
								儉字德府，昭義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			
								偓字龍光，相昭宗。	溥字熙化。		
								伉，《春秋》博士。			
								佾字文節，集賢院直學士、司勛郎中。			

							清，太原少尹。				
					造，詹事司直。	賈，右内率府騎曹參軍。	蕩				
								滔			
						嬰，藍田尉。	圓	道師			
								德師			
	廣烈，汧陽丞。	嘉猷									
		希業，永陽令。	微之								
			翹								
			啓								
方嗣，後魏建威將軍。	仲瑜，隋吏部侍郎。	敬文，石邑令。	弘立，睦州司功參軍。								
		孝哲，會稽令。	弘文，飛狐令。	璧，上柱國。	章，霍山尉。	子盛，洹水令。					
						子榮					
						子詔，中郎將。	諫，右武衛兵曹參軍。				
							咺				
						子鑠，鹿邑令。	宬				

孫氏宰相二人。清河有茂道，武邑有偓。

孫氏有宰相二人。清河有茂道，武邑有孫偓。

姜姓本炎帝，生於姜水，因以爲姓。其後子孫變易他姓。堯遭洪水，共工之從孫佐禹治水，爲四岳之官，以其主四岳之祭，尊之，故稱曰大岳，命爲侯伯，復賜以祖姓曰姜，以紹炎帝之後。裔孫太公望封齊，爲田和所滅，子孫分散。漢初，姜氏以關東大族徙關中，遂居天水。蜀大將軍平襄侯維，裔孫明，世居上邽。

姜姓源出於炎帝，生在姜水，因而把姜作爲姓。他的後世子孫改變爲別的姓。堯時遇到洪水，共工的從孫輔佐禹治水，任四岳之官，讓他主持四岳的祭祀，尊重他，所以稱爲大岳，叫他任侯伯，重新賜給祖姓叫姜，用來繼承炎帝之後。嫡系孫太公望封齊，被田和所滅，子孫分散。漢代初年，姜氏因是關東大族遷到關中，於是住在天水。蜀大將軍平襄侯姜維，嫡系孫姜明，世代住在上邽。

明，後魏兗州刺史、天水郡公。	遠，後周荆秦二州刺史、朝邑縣公。	寶誼，左武衛大將軍、永安剛公。	恪，相高宗。		知友						
			協字壽，夏州都督、成紀威公。	亨							
					昂，司勛郎中。		還，虔州刺史、將作少監。	騭字昇之。			
								薦字用之。			

九真姜氏，本出天水。

九真姜氏，源出於天水。

神翊，舒州刺史。	挺	公輔，相德宗。									
		復，比部郎中。									

姜氏宰相二人。恪、公輔。

姜氏有宰相二人。姜恪、姜公輔。

陸氏出自媯姓。田完裔孫齊宣王少子通，字季達，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即陸終故地，因以氏焉。通謚曰元侯，生恭侯發，爲齊上大夫。發二子：萬、皋。皋生邕，邕生漢太中大夫賈。萬生烈，字伯元，吴令、豫章都尉，既卒，吴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屏亭，子孫遂爲吴郡吴縣人。二子：衡、盱。盱字子光，襄賁令。生鴻，字叔鸞，本州從事。鴻生建，字公榮，渤海太守。建生曄，字奉光，本州從事。生恭，字彦祖，御史中丞、京兆尹。恭生璜，字公伯。璜生文，字孝平，弘農都尉。文生親，字公道，成都令。親生衆，字世業，舉秀才，除郎中。生賜，字思祖，丞相府主簿。生閎，字子春，潁川太守、尚書令。三子：卬、温、桓，號潁川枝。桓字叔文，生績，字知初，揚州别駕。三子：稠、逢、褒，號荆州枝。稠，荆州刺史。二子：肅、謙。肅，丹徒令，號丹徒枝。十世孫鎮之。

陸氏源出於媯姓。田完嫡系孫齊宣王的少子通，字叫季達，封在平原般縣陸鄉，就是陸終的舊地，因而把陸作爲姓。陸通的謚號叫元侯，生恭侯陸發，是齊的上大夫。陸發生二子：陸萬、陸皋。陸皋生陸邕，陸邕生漢的太中大夫陸賈。陸萬生陸烈，字叫伯元，是吴令、豫章都尉，去世以後，吴人思念他，把他的遺體迎來，葬在胥屏亭，子孫就成爲吴郡吴縣人。生二子：陸衡、陸盱。陸盱字叫子光，是襄賁令。生陸鴻，字叫叔鸞，是本州從事。陸鴻生陸建，字叫公榮，是渤海太守。陸建生陸曄，字叫奉光，是本州從事。生陸恭，字叫彦祖，是御史中丞、京兆尹。陸恭生陸璜，字叫公伯。陸璜生陸文，字叫孝平，是弘農都尉。陸文生陸親，字叫公道，是成都令。陸親生陸衆，字叫世業，考中秀才科，任郎中。生陸賜，字叫思祖，是丞相府主簿。生陸閎，字叫子春，是潁川太守、尚書令。生三子：陸卬、陸温、陸桓，稱爲潁川枝。陸桓字叫叔文，生陸績，字叫知初，是揚州别駕。生三子：陸稠、陸逢、陸褒，稱爲荆州枝。陸稠，是荆州刺史。生二子：陸肅、陸謙。陸肅，是丹徒令，稱爲丹徒枝。十世孫叫鎮之。

鎮之，梁給事中。	瑨	雍，陳豫章王諮議。	元朗字德明，秦王府學士。	敬義，蓬州刺史。	宣悊						
					遵楷，秘書郎。						
				敦信，相高宗。	郢客	大鯤，慶州都督。					
					郊卿	大訓					
						大盈					

						大鈞，左金吾大將軍。	湯				
					越賓，陝州刺史。						
					慶叶，屯田員外郎、雍州司馬。	翰，大理司直。	桂，工部員外郎。	子野，荆門令。	耽，涇原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威字歧，兵部侍郎。	
										虯，侍御史。	
										咸，雲陽令。	

揚州別駕續中子逢，漢尚書右僕射、樂安侯。五子：涉、表、瓊、昊、招，號樂安枝。表生漢海鹽縣令穰，字子仁。生恢，晋諫議大夫。恢生永興縣令弘，號諫議枝。揚州別駕續少子褒，字叔明。褒第三子紆，字叔盤，吴城門校尉。五子：黨、愔、颯、贇、駿。駿字季才，九江都尉、太學博士。二子：遜、瑁。瑁字子璋，選曹尚書。六子：滂、喜、穎、英、偉、顔。穎第三子海隅縣令濯，生漢公。漢公生洌。洌生晋本郡從事元之，隱居魚圻，號魚圻枝。生英，字季子，長沙太守、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六子：術、舉、曄、玩、粹、瓘。玩字士瑶，侍中、司空、贈太尉、興平康伯。六子：謐、儒、側、納、乂、始，號太尉枝。始字祖興，五兵尚書、侍中。二子：俶、萬載。萬載，臨海太守、秘書監、侍中。四子：道玩、叔元、群、子真。子真字同宗，宋東陽太守。

揚州別駕陸續的中子陸逢，是漢的尚書右僕射、樂安侯。生五子：陸涉、陸表、陸瓊、陸昊、陸招，稱爲樂安枝。陸表生漢的海鹽縣令陸穰，字叫子仁。生陸恢，是晋的諫議大夫。陸恢生永興縣令陸弘，稱爲諫議枝。揚州別駕陸續的少子陸褒，字叫叔明。陸褒的第三子陸紆，字叫叔盤，是吴的城門校尉。生五子：陸黨、陸愔、陸颯、陸贇、陸駿。陸駿字叫季才，是九江都尉、太學博士。生二子：陸遜、陸瑁。陸瑁字叫子璋，是選曹尚書。生六子：陸滂、陸喜、陸穎、陸英、陸偉、陸顔。陸穎的第三子海隅縣令陸濯，生漢公。漢公生陸洌。陸洌生陸晋的本郡從事元之，隱居在魚圻，稱爲魚圻枝。生陸英，字叫季子，是長沙太守、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生六子：陸術、陸舉、陸曄、陸玩、陸粹、陸瓘。陸玩字叫士瑶，是侍中、司空、贈太尉、興平康伯。生六子：陸謐、陸儒、陸側、陸納、陸乂、陸始，稱爲太尉枝。陸始字叫祖興，是五兵尚書、侍中。生二子：陸俶、萬載。萬載，是臨海太守、秘書監、侍中。生四子：道玩、叔元、陸群、子真。子真字叫同宗，是宋的東陽太守。生四子：惠曉、惠恭、惠徹、惠遠。惠徹字

四子：惠曉、惠恭、惠徹、惠遠。惠徹字監，齊司徒府左曹掾。三子：觀、閑、引。閑字遐業，揚州別駕。四子：厥、绛、完、襄。

叫監，是齊的司徒府左曹掾。生三子：陸觀、陸閑、陸引。陸閑字叫遐業，是揚州別駕。生四子：陸厥、陸绛、陸完、陸襄。

完字楚卿，梁琅邪太守。	丘公字子岳，黄門侍郎。	琛字潔玉，陳黄門侍郎。	柬之，司議郎、崇文侍書學士。	彦遠，贊善大夫。		曾					
			静之								
			玄之字又玄，豫章尉。	元方，相武后。	象先，本名景初，相玄宗。	泛，秘書少監，襲兖公。	冀，城門郎、橋陵令。				
								咸，湖城尉。	暈，汝州參軍。		
								兼物，汜水令、吴縣男。	愬，海鹽丞。		
								兼并，揚府户曹參軍。	高		
								駉，揚州兵曹參軍。	楚，永嘉令。		
									翹，婺州刺史。		
							⿰氵隶，刑部郎中。	演，汜水令。	招		
									權		
							該，溧水令。	鏘			

						廣，沂州刺史。	眺，夏陽令、大理司直。				
						偃，泉州刺史。	謀，丹楊丞。				
							祕，奉天尉。				
							預				
					景倩，右臺監察御史。	溥，少府少監、平昌縣男。	序，平陸令。	義舉			
							厚				
							康，澤州刺史。	孝甄名真，河南司録參軍。	晝，監察御史。		
								正興	賓虞字韶卿，侍御史。	龜蒙字魯望。	
								文舉			
							應，下邽令。	緯，殿中侍御史。			
							庶，福建觀察使。	縱，鄮令。			
								綜，河南府户曹參軍。			
								繪，信州刺史。			
								紹，潁州刺史。	珝，校書郎。		

								審傳，工部侍郎。	甚夷，校書郎。		
								緄之，永嘉令。			
					景融，工部尚書。	沛，屯田郎中。	敏，江夏令。	峴，潤州司户參軍。			
							馴，陳州司馬。	志和			
								惠和			
						泳，秦州刺史。	盛，黄巖令。	素平			
								素長			
								素剛			
						清					
						涓，陽翟令。	孟儒，蘇州司士參軍。	翺字楚臣。	希聲，相昭宗。	恕	
										崇	
										恭，符寶郎。	
										愿，左司郎中。	德方
											德輿，義烏、桐廬尉。
											德鄰，庫部員外郎。
											德謙

											德休，越州法曹參軍。
											德昭
										愬	
										嵩，秘書省校書郎。	
							仲文				
							季雍，太平令。				
						漸	瑋				
					景獻，屯田郎中。	包，工部郎中。	翊，應山令。	沇			
						昜，徐州刺史。	巨，虢州司士參軍。				
							倜，舒城令。	詹			
								廉			
						玭，明州長史。	俛，新鄭令。	嚴			
					景裔，光祿卿。	絛，上元令。	儉，大理評事。				
				秀方							
				彥恭，杭州刺史。	棣，嘉興令。						
					向，漳州刺史。						

		瓘	遜之，都官員外郎。								
	令公，梁宣城王記室參軍。	珣，陳右軍將軍。		餘慶，太子詹事。	珙	璪字仲釆，汾州刺史。	海，湖州刺史。				
							長源字泳，汴宋節度使。	行儉	復		
	雲公字子龍，梁中書黃門郎。	瓊字伯玉，陳度支尚書。	從典字由儀，隋南陽主簿。		鑑						

長沙太守英次子瓘，晉中書侍郎，號侍郎枝。五世孫文盛，齊散騎常侍。生宣猛，字觀明，梁宣威將軍。宣猛生陳吏部侍郎潯，潯九世孫齊望。

長沙太守陸英的次子陸瓘，是晉的中書侍郎，稱爲侍郎枝。五世孫文盛，是齊的散騎常侍。生宣猛，字叫觀明，是梁的宣威將軍。宣猛生陳的吏部侍郎陸潯，陸潯的九世孫叫齊望。

齊望，秘書監。	泌，左散騎常侍。										
	澧，主客郎中。	休符字昌期。									
		師德，侍御史。	墠，青州從事、監察御史。	扆字祥文，相昭宗。							
	潤，左司員外郎。										
	淮，兵部郎中。										
	灞，吏部郎中。	贄字敬輿，相德宗。	簡禮，兵部郎中。								

	漉,户部郎中。	則,杭州刺史、左司郎中。									
	渭,户部侍郎。	賞,監察御史。									
	澧,侍御史。										

陸氏宰相六人。丹徒枝有敦信,太尉枝有元方、象先、希聲,侍郎枝有扆、贄。

陸氏有宰相六人。丹徒枝有敦信,太尉枝有元方、象先、希聲,侍郎枝有陸扆、陸贄。

趙氏出自嬴姓。顓頊裔孫伯益,帝舜賜以嬴姓。十三世孫造父,周穆王封於趙城,因以爲氏。其地河東永安縣是也。六世孫奄父,號公仲,生叔帶,去周仕晋文侯。五世孫夙,晋獻公賜采邑於耿,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是也。夙生共孟,共孟生衰,字子餘,謚曰成季。成季十八世孫遷,爲秦所滅,趙人立遷兄嘉爲代王,後降於秦。秦使嘉子公輔主西戎,西戎懷之,號曰趙王,世居隴西天水西縣。公輔十二世孫融,字長,後漢右扶風、大鴻臚。融七世孫瑶。

趙氏源出於嬴姓。顓頊的嫡系孫伯益,帝舜賜給嬴姓。十三世孫造父,周穆王把他封在趙城,因而把趙作爲姓。封地就是河東永安縣。六世孫奄父,號稱公仲,生叔帶,離開周給晋文侯做官。五世孫趙夙,晋獻公賜給封地在耿,河東皮氏縣有個耿鄉就是。趙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字叫子餘,謚號叫成季。成季的十八世孫趙遷,被秦所滅,趙人立趙遷之兄趙嘉爲代王,後來降秦。秦派趙嘉之子公輔掌管西戎,西戎懷念他,稱爲趙王,世代住在隴西天水西縣。公輔的十二世孫趙融,字叫長,是後漢的右扶風、大鴻臚。趙融的七世孫叫趙瑶。

瑶,後魏河北太守。			乾贊,隋幽州刺史、陽武公。	玄極,忻州刺史。	仁本,相高宗。	誼,左司郎中、司僕少卿。	道先字德宗,洪州録事參軍。	憬字退翁,相德宗。	宣亮		
									全亮		
									元亮		
									承亮		
						諫,左羽林將軍。					

新安趙氏，後徙京兆奉天。　　新安趙氏，後來遷到京兆奉天。

德胄，回樂令。	景旦，普安令。	漼然，城平令。	植字道茂，嶺南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謚曰簡。	公儀，下邽尉。							
				遵約							
				仁約							
				存約，興元節度判官。	隱字大隱，相懿宗、僖宗。	光逢字延吉，太常卿。					
						光裔字煥業，膳部郎中，知制誥。	損	承讓			
								承讜			
							益				
						光胤字垂裕，駕部郎中。					
					騭字玄錫，華州刺史。	光遠					
				從約	蒙字不欺。	昌翰字德藩。					
					蘊字中美。						
				滂字思濟。	峻字儀山。						

					崇字爲山，御史大夫。						
					峋字德山。						

燉煌趙氏。

燉煌趙氏。

子遷，隋鷹揚郎將。	武蓋，監察御史。	彦昭字奐然，相中宗。									

南陽趙氏亦世居宛縣，後徙平原。

南陽趙氏也是世代住在宛縣，後來遷到平原。

鑒，後魏太常卿。	棨，隋庫部侍郎。	德言，主客員外郎。	景，好畤令。	敭先，殿中侍御史。	驊，秘書監。	宗儒字秉文，相德宗。					
			仁泰，南和令。	慎己，告成丞。	翾，京兆士曹參軍。	涉，侍御史。	傪，監察御史。				
						潬，大理丞。	伉，昭應尉。	璘字澤章。			
								璉字幾顔。			
								璜字祥牙。			
							侔，初名價，字德融。				
							佶，兼監察御史。				

				慎庶,殿中侍御史。							

趙氏宰相四人。仁本、憬、彦昭、宗儒。

趙氏有宰相四人。趙仁本、趙憬、趙彦昭、趙宗儒。

閻氏出自姬姓。周武王封太伯曾孫仲奕於閻鄉，因以爲氏。又云，昭王少子生而手文曰“閻”，康王封於閻城。又云，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於閻邑，晉滅，子孫散處河洛，前漢末，居滎陽。尚書閻章生暢，侍中、北宜春侯。三子：顯、景、晏。顯，車騎將軍、長社侯。顯生穆，避難徙于巴西之安漢。顯孫甫，魏武帝封爲平樂鄉侯，復居河南新安。生牂柯太守璞，璞生晉殿中將軍、漢中太守讚。讚生遼西太守亨。亨生北平太守、安成亭侯鼎，字玉鉉，死劉聰之難。子昌，奔于代王猗盧，遂居馬邑。孫滿，後魏諸曹大夫，自馬邑又徙河南。孫善，龍驤將軍、雲中鎮將，因居雲州盛樂。生車騎將軍、燉煌鎮都大將提，提生盛樂郡守進。進少子慶，字仁度，後周小司空、上柱國、石保成公，賜姓大野氏，至隋復舊。生毗。

閻氏源出於姬姓。周武王封太伯的曾孫仲奕在閻鄉，因而把閻作爲姓。還有一説，昭王的少子出生時手上就有字樣作“閻”，康王封在閻城。還有一説，唐叔虞的後人晉成公之子懿，封地在閻邑，晉滅亡，子孫分散居住在河洛，前漢末年，住在滎陽。尚書閻章生閻暢，是侍中、北宜春侯。生三子：閻顯、閻景、閻晏。閻顯，是車騎將軍、長社侯。閻顯生閻穆，避難遷到巴西的安漢。閻顯之孫閻甫，魏武帝封爲平樂鄉侯，回到河南新安居住。生牂柯太守閻璞，閻璞生晉的殿中將軍、漢中太守閻讚。閻讚生遼西太守閻亨。閻亨生北平太守、安成亭侯閻鼎，字叫玉鉉，死於劉聰之亂。子閻昌，投奔代王猗盧，於是住在馬邑。孫閻滿，是後魏的諸曹大夫，從馬邑又遷到河南。孫閻善，是龍驤將軍、雲中鎮將，因居住在雲州盛樂。生車騎將軍、燉煌鎮都大將閻提，閻提生盛樂郡守閻進。閻進的少子閻慶，字叫仁度，是後周的小司空、上柱國、石保成公，賜姓爲大野氏，到隋恢復原先的姓。生閻毗。

毗,隋將作少監、石保公。	立德,工部尚書、大安公。	玄邃,司農少卿、澤州刺史。	知微,左豹韜將軍。								
			巨源,射洪令。	用之,左金吾將軍。	定						
					寀						

					宰						
					宣						
	立行,少府監。	玄秀,岐州刺史。									
	立本,相高宗。	克儉	叔子,同州刺史。								
		嘉賓,司農卿。									

閻氏宰相一人。立本。

閻氏有宰相一人。立本。

郝氏出自郝省氏,太昊之佐也。商帝乙之世,裔孫期封於太原之郝鄉,因以爲氏。裔孫晏,秦上卿。晏孫瑗,太原守。生夔,漢匈奴中郎將。裔孫晋末因官徙潤州丹楊。七世孫迴,自丹楊徙安陸。

郝氏源出於郝省氏,是太昊的輔佐。商帝乙的時代,嫡系孫期封在太原的郝鄉,因而把郝作爲姓。嫡系孫郝晏,是秦的上卿。郝晏之孫郝瑗,是太原守。生郝夔,是漢的使匈奴中郎將。嫡系孫晋朝末年因爲做官遷到潤州丹楊。七世孫郝迴,從丹楊遷到安陸。

迴,梁江夏太守。	破敵,後周沔州太守。		相貴,滁州刺史。	處俊,相高宗。	北叟,司諫郎。						
					南容,秘書郎。						
					處傑,鄜州刺史。						

郝氏宰相一人。處俊。

郝氏有宰相一人。處俊。

薛氏出自任姓。黄帝孫顓頊少子陽封於任,十二世孫奚仲爲夏車正,禹封爲薛侯,其地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于邳,十二世孫仲虺,復居薛,爲湯左相。臣扈、祖巳皆其胄裔也。祖巳七世孫曰成,徙國於摯,更

薛氏源出於任姓。黄帝孫顓頊的少子陽封在任,十二世孫奚仲是夏的車正,禹封爲薛侯,封地就是魯國薛縣。奚仲遷到邳,十二世孫仲虺,回到薛居住,是湯的左相。臣扈、祖巳都是他的子孫。祖巳的七世孫叫成,把國遷到摯,改稱爲摯國。女大任,生周文王,到武王戰勝商,又封

號摯國。女大任，生周文王，至武王克商，復封爲薛侯。齊桓霸諸侯，獨薛侯不從，黜爲伯。歷三代，凡六十四世，其可記者：畛生初，初生萬侯陵，陵生宣武侯房，房生哀侯褒，褒生莊侯元，元生平侯貴，貴生昭侯直，直生襄侯夷，夷生桓侯辨，辨生康侯安興，安興生定公箱，箱生恭侯尚，尚生景侯魏，魏生宣侯伯勤，伯勤生簡侯文歡，文歡生惠侯夷黄，夷黄生靈侯英，英生文侯俱，俱生隱侯清，清生愍侯洪，爲楚所滅。公子登仕楚懷王爲沛公，不仕，隱於博徒，因以國爲氏，所謂薛公也。生雲，雲生卬，卬生倪，爲楚令尹。倪生翁，翁生鑒，漢初獻策滅黥布，封千户侯。生瑑，瑑生茂宣，茂宣生懷則，懷則生引孫，引孫生廣德，字廣德，御史大夫。廣德生饒，長沙太守。饒生愿，爲淮陽太守，因徙居焉。生方丘，字夫子。方丘生漢，字公子，後漢千乘太守。漢生彪，字輔國，司徒祭酒。彪生侍御史安期，安期生中山相脩，脩生馬邑都尉山塗，山塗生山陽太守固，固生龍丘令文伯，文伯生東海相衍，衍生兖州别駕蘭，爲曹操所殺。子永，字茂長，從蜀先主入蜀，爲蜀郡太守。永生濟，字夷甫，巴、蜀二郡太守，蜀亡，率户五千降魏，拜光禄大夫，徙河東汾陰，世號蜀薛。二子：懿、始。懿字元伯，一名奉，北地太守，襲鄢陵侯。三子：恢、雕、興。恢一名開，河東太守，號“北祖”；雕號“南祖”；興，“西祖”。雕生徒，徒六子：堂、暉、推、焕、渠、黄。堂生廣，晋上黨太守，生安都。

爲薛侯。齊桓稱霸諸陵，衹有薛侯不順從，貶爲伯。經歷了夏商周三代，共傳了六十四世，其能記載下來的是：畛生初，初生萬侯陵，陵生宣武侯房，房生哀侯褒，褒生莊侯元，元生平侯貴，貴生昭侯直，直生襄侯夷，夷生桓侯辨，辨生康侯安興，安興生定公箱，箱生恭侯尚，尚生景侯魏，魏生宣侯伯勤，伯勤生簡侯文歡，文歡生惠侯夷黄，夷黄生靈侯英，英生文侯俱，俱生隱侯清，清生愍侯洪，被楚所滅。公子登在楚懷王時做官封爲沛公，後來不再做官，隱居在賭徒之中，因而以國名作爲姓，就是所謂的薛公。生薛雲，薛雲生薛卬，薛卬生薛倪，是楚的令尹。薛倪生薛翁，薛翁生薛鑒，漢朝初年獻計滅黥布，封爲千户侯。生薛瑑，薛瑑生茂宣，茂宣生懷則，懷則生引孫，引孫生廣德，字叫廣德，是御史大夫。廣德生薛饒，是長沙太守。薛饒生薛愿，是淮陽太守，因而遷居到這裏。生方丘，字叫夫子。方丘生薛漢，字叫公子，是後漢的千乘太守。薛漢生薛彪，字叫輔國，是司徒祭酒。薛彪生侍御史安期，安期生中山相薛脩，薛脩生馬邑都尉山塗，山塗生山陽太守薛固，薛固生龍丘令文伯，文伯生東海相薛衍，薛衍生兖州别駕薛蘭，被曹操所殺。子薛永，字叫茂長，跟隨蜀先主入蜀，是蜀郡太守。薛永生薛濟，字叫夷甫，是巴、蜀二郡太守，蜀亡，率領五千户降魏，任光禄大夫，遷到河東汾陰，世人稱爲蜀薛。生二子：薛懿、薛始。薛懿字叫元伯，另有個名叫奉，是北地太守，襲鄢陵侯。生三子：薛恢、薛雕、薛興。薛恢另有個名叫開，是河東太守，稱爲“北祖”；薛雕稱爲“南祖”；薛興，是“西祖”。薛雕生薛徒，薛徒生六子：薛堂、薛暉、薛推、薛焕、薛渠、薛黄。薛堂生薛廣，是晋的上黨太守，生安都。

安都字休達,後魏鎮南將軍、河東康王。	真龍	顥,晋州刺史。	世斌	伯琳,静州刺史。							
				師	操	朏	南金,著作佐郎。				
							兼金,蒲州刺史。				
			世璡	敏濟,左金吾大將軍。							
	道龍	榮,後魏新野武關二郡太守、都督、澄城縣公。	仲孫	衍,後周御伯中大夫。	軌,隋襄城郡贊治。	仁貴名禮,松漠道大總管。	訥,相玄宗。	徽,左金吾將軍。	揖,相州刺史。		
									振		
									抃,歙州刺史。		
								直,綏州刺史。	堅,邢州刺史。		
									幹,洺州刺史。		
								暢,左羽林將軍。			
							慎惑,司禮主簿。	光	雄,衛州刺史。		
									洽		
							楚卿				

							楚珍				
							楚玉字瑤，左羽林將軍、汾陰縣伯。	嶷，清河郡司户參軍。			
								岌，右金吾將軍。			
								崿，相衛節度使、太子少師。			
								嵩字嵩，相衛節度使、平陽郡王。	平字坦塗，左龍武大將軍、韓國公。	廣	
										文範	
										文度，監察御史裏行。	
										湘，初名儉，許州司士參軍。	
										宜僚，家令丞。	
										從字順之，左領軍將軍、河東縣子。	

										廉,虢州司法參軍。	
										勤	
									雲石,監門將軍。	文紹,蜀州司馬。	
										文謙	
										季方,宋丘尉。	
										文緯	
										敖前,鄉貢明法。	
										實	
									昌朝,保信軍節度使。	文繼,監察御史。	
									貽謀,兵部侍郎。	敬叔,涇陽尉。	
										元士,虢州參軍。	
										朗	
										及	
										弘猷	
										弘禮	
									昌族,陳州刺史、侍御史。	珂,嘉興尉。	
										存亮,下邽尉。	

									昌期,儀州刺史、兼侍御史。	建	
										文裳	
										擢,齊州司兵參軍。	
										宇,金州户曹參軍。	
										文略	
									昌宗,廬州長史。	元輔,下邑丞。	
										文質,郯王府參軍。	
										行甫	
									昌運,監察御史。	存簡,潞府參軍。	
										文規	
										存易	
									臯,貝州長史。		
									婁,亳州司户參軍。	文綱,益都令。	瓌生顔、劾、超、戡、潯。顔生約,約生阿卿。劾生紹業。超,

											安邑主簿。戡,殿中侍御史,生彬、彪、岑、彭。岑,夏州都督。溽,一名正,生顒。顒生戩。
										文宙	
										文演	
										真	
										文英	
										文衆	
									聿,金鄉令。	仲宣,寧陵令。	
										仲遠	
										仲達	
								岸			

西祖興,字季達,晋河東太守、安邑莊公。三子:紞、清、濤。濤字伯略,中書監,襲安邑忠惠公,與北祖、南祖分統部衆,世號"三薛都統"。三子:彊、遺、清。彊字公偉,秦大司徒、馮翊宣公。三子:辯、邕、寵。辯字元伯,後魏雍州刺史、汾陰武侯。生謹,字法慎,内都坐大官、涪陵元公。五子:洪祚、洪隆、瑚、昂、積善,號"五房",亦爲瀵

西祖薛興,字叫季達,是晋的河東太守、安邑莊公。生三子:薛紞、薛清、薛濤。薛濤字叫伯略,是中書監,承襲安邑忠惠公,和北祖、南祖分別統領部衆,世人稱爲"三薛都統"。生三子:薛彊、薛遺、薛清。薛彊字叫公偉,是秦的大司徒、馮翊宣公。生三子:薛辯、薛邕、薛寵。薛辯字叫元伯,是後魏的雍州刺史、汾陰武侯。生薛謹,字叫法慎,是内都坐大官、涪陵元公。生五子:洪祚、洪隆、薛瑚、薛昂、積善,稱爲"五房",也稱爲瀵上五門薛氏大房。

上五門薛氏大房。

洪隆字菩提，河東太守，謚曰簡。	驎字景游，中書侍郎，謚曰宣。	慶集，滄州刺史。	綱	勤嘉	元珪	諤					
		英集，黃門侍郎。	端，吏部尚書。	胄，隋刑部尚書。	獻，工部侍郎、內陽公。	元嘏	孝廉，工部郎中。	自昴，杭州別駕。	愉，徐州刺史。		
									懌	伯高，刑部郎中。	
								自勵，河南府功曹參軍。	恬，殿中侍御史。		
								自勉，餘杭太守。	誼，職方員外郎。		
								自勸			
								融，清河太守。	退，著作佐郎。		
								公兑，建州刺史。			
							孝侑		延		
									近		
			彌敏，隋通州總管。							述，吏部侍郎。	務寬，滁州刺史。
	驤字景逸，黃門侍郎，謚曰昭。	亮	琰	濬	玄祚，駕部員外郎。						
				謨	文思，中書舍人。	希曾	元曖，隰城丞。	彥輔，大理評事。			

								彥國			
								彥偉，監察御史。			
								彥生			
								彥雲			
						希莊，撫州刺史。	元暉，什邡令。	播，水部郎中。			
								揔，監察御史。			
								據，禮部侍郎。	公達		
									公幹，比部郎中。	損字後己。	
										蒙字中明。	標字垂範。
										臨字知微。	
									公儀，殿中侍御史。		
瑚字破胡，後魏河東太守，謚曰簡。	聰字延智，黄門侍郎、簡懿侯。	孝通字伯達，中書侍郎。	温周，鄯州刺史。	邁	元敬，秦府學士、太子舍人。	象之，絳州刺史。	恣				
						逵	恒				
					元穆，户部員外郎。						

				迪	元簡,殿中侍御史。	仲璋,監察御史。					
			道衡字玄卿,隋益州總管、臨河貞公。	大年	行成,易令。	仁方,岳州刺史。					
						仁偉	稷,相中、睿。	伯陵			
								伯陽,左千牛將軍、駙馬都尉。	談,衛尉卿、駙馬都尉。		
				收字伯褒,秦王府十八學士、汾陰獻公。	振字元超,相高宗。	耀字昇華,給事中,襲汾陰男。	黄童,滑州司功參軍。	承規	向		
									泳		
								承鼎			
								承輔			
								承裕			
							金童,壯武將軍。	承翰,晉安府果毅都尉。			
								承寵			
							榮童,永寧丞。	崇,江陰尉。			
							顔童				

							襄童，果州司户參軍。	璠			
								環			
								瓌			
								璵			
							鳳童字公翰，兗州司馬，襲汾陰男。	嵩			
								巖			
							雲童，潤州參軍。	岑			
								岸，肥鄉府果毅。			
						敎字仲雄，太子舍人。	儒童字勝流，醴泉令。	睦			
								舒字仲和，黔中經略使、河東縣伯。	安親，新鄉丞。		
									安國，左金吾兵曹參軍。		
									安都，永王參軍。		
									遵誠，奉禮郎。		

									遵誨，協律郎。		
									遵訓，太常寺太祝。		
							海童字深源，新鄉丞。		安遷，洛南尉。		
									安爲，華亭令。		
							江童字靈遠，陳留太守、河南采訪使。	寧字孝本，著作郎。	當，錢塘令。		
									裳，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度支東川院。	延休，河清尉。	
									謨，吴尉。		
									鎮，錢塘令。	莊	
										雁	
									鐧字幾中，大理評事。	賁字抱素，司封員外郎。	遐舉，生正元。
											鵬舉，大寧令，生坦、塤。

										洿字德符,婺州刺史。	殷圖,華陰尉。
								平			
								邕字公和,宣歙觀察使。	應,本名載,京兆府兵曹參軍。		
								康,殿中監、駙馬都尉。	鈂,司農丞。		
									鉅,洛陽令。	弘範,豐陵令。	曛,唐昌令。
											皓,光禄丞。子磦,太子舍人。
										弘遠,宋州録事參軍。	
									鈹,京兆府倉曹參軍。	肱,鳳翔府倉曹參軍。	蒙
											象
									鈞,通州刺史。	弘志,鳳翔府司録參軍。	庚,趙城主簿。
										弘宗,司農卿。	潘,聞喜令。
										弘宣,蘄州録事參軍。	巖,蘄州司馬。

											嶠
											嶷
										弘休，膳部員外郎。	嵩老字仲甫，膳部員外郎，號"南薛"。生筠。
										夔，睦州刺史。	
									釗，秘書監。	弘紹，醴泉令。	礭
											蟾
										弘懿，商州長史。	
										弘裕，宋城尉。	
								晏，嶺南推官。	錡		
						俊字爽之，慈州刺史。	上童，隴西郡太守。	垂			
								萬，富陽令。	正封		
								華			
							獻童字替否，馮翊郡太守。	武，河南府士曹參軍。	仲躬字端己，邢州參軍。	潛	
										行周，信州長史。	

									仲約字易簡，南陵令。	温，吴尉。	
										渾	
									仲誨字易簡，餘杭、江西從事。	漳	
									仲素，河東節度判官。	溓	坤符
									鑄，烏程尉。	廣	魯
										浼	
										溪	
										涂	
										譜，殿中侍御史。	韜，改名鄘，墊江令。生戩。
											郢
										行實	
								蝦，沁州別駕。	叔達，忻州司馬。	行立	
										行方	
								襲，大理評事。	仲翔字鵬舉，河南府士曹參軍。	休	
										砅	

										植字子正，侍御史。	遐翼，嚴州刺史。
										洸，許州支使。	昭遠，沁水丞。
								崟			
							貞童字文幹，岐州司法參軍。	益字公茂，河南府户曹參軍。	正則，長春宮判官。		
									正倫，殿中侍御史。	讜，駕部員外郎。	元朋，儋州刺史。生善慧。
											彥遠，南部令。生鍨，導江令、侍御史。
										諶，國子四門博士。	
										誠字符，司農卿。	茂脩，太常博士。生錯、銳。銳，檢校工部員外郎。
											延樞，武功尉、左拾遺。生錋、鑣、鋼。

											茂昌，檢校兵部員外郎。
								陟字元遜，彭城令。	正文，陽武令。	諭，芮城令、檢校户部員外郎。	
										鼎，光禄主簿。	彦明
											庶
										諲侍御史，知浙西鹽鐵院。	彦損，河中、河東尉。
										諼，河東尉。	
										謂字昌臣，京兆府功曹參軍。	厚，西城令。
											嶕，魏城令。
											嶢，高陵尉、右拾遺。
										諤字匡臣，大理評事、度支巡官。	彦規，曲沃令。生導。
											彦矩
											彦錫

										讓，大理寺主簿。	
										誕	昌遠，鴻臚卿。
											迺，棣州錄事參軍。
							奇童字靈孺，慈州刺史。	壽，靈石尉。			
								巒，忠州錄事參軍。			
							季童字仲孺，秘書正字。				
	彧字遵智，尚書。	長瑜，洛州刺史、征東大將軍。	稜伽	德義	景山	胤字孝褒。	沖				
							源				
							淡				
						元嗣，洛州長史。	温，膳部郎中。	昭	藹	芬	蓁
								璿，左武衛將軍。			
						元宗，虢州刺史。		珣，殿中侍御史。			
								鄭賓，濮州刺史。			
								弘悌，工部郎中。			

								鏡一,虞部郎中。			
	和字遵睦,後魏南州刺史,謚文。	善周,京兆尹、博平公。	粹	大鼎,貝州刺史。	克構,麟臺監。	微元					
					克勤,宗正卿。						
			袞	臻德							
				善音							
			裕	敬仁,閬州刺史。							
				敬德,果州刺史。	崇本	待聘	瑩,杭州刺史。	銚,忠州刺史。			
							鄘		良史,杞王傅。	構	
				敬倫	瓌,丹州刺史。						
			淹	廉,吉州刺史。							
		愼		道旻,禮部員外郎。							
		濟	文度,曹州刺史。		瑾,左拾遺。						
	逸字智都,殿中監。	昶,北地太守。	綱,高平公。	昭,澤州刺史。	昉,淮陰侯。	岑,夏州都督。	福,安州刺史。	衡	玉	俊	神生國,國生紹,紹生信,信生問、閔。

											康鎮
	芳字季令。	膺字元禮，諫議大夫。	處静			揚名	反光				
					德晟						
					敏恭，司宰卿。	玄立，左羽林將軍。					
		蕃	處道	德祖	懷操，祠部郎中。						
				德元	懷昱，饒州刺史。	瓘，光禄卿、駙馬都尉。	顗，黄門侍郎。				
							緒	崇允	回	景先，左金吾大將軍。	
							紹，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	崇胤，太常卿、壽陽王。	翹		
								崇簡，太僕卿、立節王。			
					懷晏	瑊	縚，禮部郎中。	崇一	顥，殿中侍御史。		
							紀	愿，汝南太守。			
								怣，主客郎中。	頲，太子中舍。		
									頊，蓬州刺史。		

							瑩				
							儆，鄧州刺史、駙馬都尉。	鏽，光禄卿、駙馬都尉。			
				德備	懷嘉	玄嘉，興州刺史。	植，膳部郎中。		瀾		
									愧		
				德聞	懷智，膳部員外郎。						
					懷讓，懷州刺史。	侃，尚書左丞。	賁居	成己			
						謇，咸寧郡長史。	勝，左拾遺。	存誠，給事中。	庭範字輔國。	保雍字昌之。	
										昭謩	
									庭章字介。	保厚字鎮章。	
									庭望字遂之，虢州刺史。	貽矩字式瞻，一字熙用，御史大夫。	曄
									庭老字商叟，吏部侍郎。	保遜字遜之，司農卿。	昭緯字紀化，御史中丞。
								存規，衛尉卿。	庭傑，右拾遺。	珮	冲
											懿，胙城令。
										璪，荆南節度書記。	貞贇

										正表字子昭，左諫議大夫。	殷藏生知素。
											貞
											祠
										璘	
										正朋	貞齊
昂字破氏，後魏河東太守。	欽	馥，後周荊州刺史、陽城公。	道實，隋禮部侍郎、臨汾公。	德儒，隋濟北司馬。	寶積，潤州刺史。	待詔，代州司馬。	瞻				
							侃，陝州司馬。	嗣先，衛尉少卿。	蒼，光祿卿、駙馬都尉。		
									菽		
									華		
								順先，奉先尉。	萊		
									莘		
									芳		
									萃		
									芊，浙西觀察使。	膺，婺州刺史。	調
										褒字詹志。	訢字敦美，生汾，字鼎川。

											蟾字宗聖。
										休字燾志。	
										庠字蒙志。	
										齊	
								常先，太子詹事。	萇，江陵少尹。		
							弼，滑州刺史。				
							鬲	茂先			
								榮先			
								巨先	順連		
						裔	瑊	悌	伯連，河東尹。	延智	
										延光	
									仲連		
									幼連，京兆府戶曹參軍。	易知，慈州刺史。	
										延，鳳翔少尹。	
										貢，左司員外郎。	
									季連，工部侍郎。		
						緘					

						紹					
						繽			過庭		
					寶胤，少府少監。	續	恒	懋	銳		
									鍰		
									鎬	諸	
										詣	
									鈞		
						純，秦州都督。	麟，倉部郎中。				
						絢，好畤令。	如瑶	弁，江州刺史。	元方		
									仲方		
						綰，濟源令。	翼，右補闕。	丕			
						繪，祠部郎中。	承規				
							承矩	謇，泗州刺史。			
						紘，華州刺史。	用				
							兢，殿中侍御史。				
							朋				
							羽，新平太守。				
							珏，嶺南節度使。	弘慶			

								存慶	耽字敬交,東川節度使。		
						縉,廬、和二州刺史。	林				
							枝				
						絳					
						縑,金部員外郎。	同,湖州長史。	乂,溫州刺史。			
								丹,廬州刺史。			
								戎字元夫,浙東觀察使。	沂		
									洽		
								放,江西觀察使。			
								朗			壽弘,合州刺史。
慶字積善,後魏河東太守。	隆宗	仲玉,東夏州刺史。	粲	深	世弘	仁軌,虞部郎中。	思貞,鄆州刺史。	怦	廣		
									庈		
								忻,侍御史。	廱		
									漸		
									備		

								愐	中孚		
									隨		
									蒙		
							記,絳州刺史。	和,左僕射。	經		
						仁惠	思誨	噃,監察御史。			
							思行,右金吾將軍。	昭,普州刺史。		晃,鄧州刺史。	晟,御史大夫。生逵,逵生湛。

薛氏定著二房：一曰南祖，二曰西祖。宰相三人。南祖有訥，西祖有稷、元超。

薛氏確定的是二房：一是南祖，二是西祖。有宰相三人。南祖有薛訥，西祖有薛稷、元超。

唐書卷七十四(上)

表第十四(上)

宰相世系(四上)

韋氏出自風姓。顓頊孫大彭爲夏諸侯，少康之世，封其别孫元哲于豕韋，其地滑州 韋城是也。豕韋、大彭迭爲商伯，周赧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爲氏。韋伯遐二十四世孫孟，爲漢 楚王傅，去位，徙居魯國 鄒縣。孟四世孫賢，漢丞相、扶陽節侯，又徙京兆 杜陵。生玄成，丞相。生寬。寬生育。育生浚，後漢尚書令。生豹，梓潼太守。生著，東海相。孫胄，魏詹事、安城侯。三子：潛、穆、愔。潛號“西眷”，穆號“東眷”。潛曾孫惠度，後魏中書侍郎。生千雄，略陽太守。生鄭子，字英，代郡守、兖州刺史。生瑱，字世珍，後周侍中、平齊惠公，號平齊公房。二子：峻、師。

韋氏源出於風姓。顓頊之孫大彭是夏的諸侯，少康時代，封他的别孫元哲在豕韋，封地就是滑州 韋城。豕韋、大彭先後封爲商伯，周赧王時，纔亡國，遷居到彭城，把國名作爲姓。韋伯遐的二十四世孫韋孟，是漢的楚王傅，離職，遷居到魯國 鄒縣。韋孟的四世孫韋賢，是漢的丞相、扶陽節侯。又遷到京兆 杜陵。生玄成，是丞相。生韋寬。韋寬生韋育。韋育生韋浚，是後漢的尚書令。生韋豹，是梓潼太守。生韋著，是東海相。孫韋胄，是魏的詹事、安城侯。生三子：韋潛、韋穆、韋愔。韋潛稱爲“西眷”，韋穆稱爲“東眷”。韋潛的曾孫惠度，是後魏的中書侍郎。生千雄，是略陽太守。生鄭子，字叫英，是代郡守、兖州刺史。生韋瑱，字叫世珍，是後周的侍中、平齊惠公，稱爲平齊公房。生二子：韋峻、韋師。

峻，後周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平齊縣公。	貞，字德正，隋監遼東城西面軍事。	懷敬，左領軍將軍。	知藝，襄州刺史。								
		懷辯，開府。									

		懷質，光祿卿。		顥，陰平太守。							
			希緘，江都令。	澮，臨汾主簿。	漸，陵州刺史。	宗禮，陝虢觀察支使。					
						文恪字敬之，將作監，充內作使。	從易				
					淡	審規，壽州刺史。	發字知人，工部員外郎。	究字繼山，右諫議大夫。			
						象，殿中侍御史。	元貞	愨字端士，武昌軍節度使。	德鄰，信州刺史。		
									保衡字蘊用，相懿宗。		
									保殷，長安令。		
									慎思，泰寧軍節度判官。	瓌，秘書郎。	
									保範，邠寧節度副使。		
									保乂，翰林學士、兵部侍郎。	肅字內莊，洺州團練副使。	
									保合，邠寧觀察支使。		

							方憲,台州刺史。	鈞,福建觀察判官。	贊字致雍。		
									允之,襄州録事參軍。	仁濟,陳州録事參軍。	
										襄,秘書丞。	
								從易,國子太學博士。			
								詢,滁州刺史。			
								從龜,左庶子。			
								鐸,烏程令。			
								鈴,屯田郎中。			
		匡素,和州刺史。		洽,考功郎中。	收,殿中侍御史。						
師字公穎,隋汴州刺史、井陘定侯。		弘敏,相武后。									
			容成,驍衛將軍。								
		仁爽,鳳州刺史。									

				瑶,果州刺史。							
		素立,主爵員外郎。									
					屺,宋州刺史。						

東眷韋氏：穆曾孫楷，晉長樂、清河二郡守。生逵，慕容垂大長秋卿。生閬，字友觀，避地薊城，後魏太武召爲咸陽太守。時關中大亂，所部獨安。明元帝嘗曰："我欲有臣皆如閬。"當時以爲美談。子孫因自别爲閬公房。二子：範、道珍。

東眷韋氏：韋穆的曾孫韋楷，是晉的長樂、清河二郡守。生韋逵，是慕容垂的大長秋卿。生韋閬，字叫友觀，避禍遷居薊城，後魏太武帝召任爲咸陽太守。當時關中大亂，衹有他的部屬安定。明元帝曾經説："我希望臣下都像韋閬一樣。"當時把這作爲美談。子孫因此自己另立爲閬公房。生二子：韋範、道珍。

範,後魏高平男。	法儁,都水使者、高平貞男。	子粲字暉茂,北齊豫州刺史、西梵忠男。	孝謇,集州刺史。								
		榮亮字子昱,北齊左衛大將軍。	綱字世紀,隋趙州長史。	文宗	德敏,太府少卿。	璆,衡州刺史、魯縣康公。	元誠,范陽郡倉曹參軍。	彤,澧州刺史。	訢字勿喜。		
							元濟				
							元貢				
							元曾字穎叔,吏部郎中。				
						珙,光禄少卿。	元方				
							元志				

						玢，司農卿。	元甫，尚書右丞。	悦，長安令。			
							元懌	愃，巴州刺史。			
						瑗					
					德基，金部郎中。	琳，廣州都督。	裕				
							延安，鄂州刺史。				
						球	之晋，湖南觀察使。	祐			
				文傑		玠，滎州刺史。	瞉，金部員外郎。				
	顥		謩，隋蒲州刺史、普安郡公。	士讓，羅州別駕。							
	祖歡			世師，博州刺史。	真泰，户部侍郎。	瓊，考功郎中。					
					脩業，水部員外郎。						
				崇操	月將，以直諫死中宗朝。						
					皛，眉州刺史。						
					忠，普州刺史。						

道珍字秦寶，後魏威遠將軍、扶風馮翊二郡太守。生邕，著作郎、諫議大夫。生鴻胄。二子：澄、淹。淹生雲起，封彭城公，因號彭城公房。

道珍字叫秦寶，是後魏的威遠將軍、扶風馮翊二郡太守。生韋邕，是著作郎、諫議大夫。生鴻胄。生二子：韋澄、韋淹。韋淹生雲起，封爲彭城公，因而稱爲彭城公房。

鴻胄，後周儀同三司、本州大都督、新豐昭公。	澄字清仁，綿州刺史、彭城敬公。	慶嗣，太子家令，襲公。	正禮，太子舍人。	承彥							
			正德	廣宗，丹楊丞。							
				守素，絳州司功參軍。	忻						
					協						
			正名，東海令。	元昭，渭州司法參軍。	善虛，都水丞。						
				元暉，恒王府諮議參軍。	迥，監察御史。	鎮					
					邈，校書郎。	彭侯					
						成侯					
					遵，雲陽尉。	公舉					
						公安					
						公衡					

			正道，太子通事舍人。								
			正己，工部員外部。	懷撝，彭原尉。	東箭						
				懷搆，申王府諮議參軍。	紹，郃陽令。						
					仿，郃陽令。						
			正象，雍丘令。	元震	璆，左衛中郎。						
					玢						
					玠						
			正履，潁州司馬。	齊物	伯鏞，著作郎。	彪，唐州刺史。		中立	慎樞字欲訥。		
						彤，太常博士。					
				千齡	峻，秦王府倉曹參軍。						
					峴，南陽主簿。						
			正矩，殿中監、駙馬都尉。								
		慶植，魏王府長史。	播，駕部員外郎。	鈞字季和，漢州司馬。	悦然，晉州長史。	逵					

						遇					
					怡然,贊善大夫。	巡					
					忻然,大理丞。	迪					
					懌然,鄂州別駕。	遘					
				鉉,虞部郎中。	瑩,司門郎中。						
				默,神烏令。							
				邃,左武衛騎曹參軍。							
			琳,溵水令。								
			珣,清河令。	鈛	至誠,吳尉。	密,信安丞。					
				鍵,臨潁令。	千秋,樂壽丞。	去泰					
						去奢					
						去甚					
				鈗,魏州刺史、河北采訪使。	藍,秘書郎。	微,河中府户曹參軍。					
						宣,左千牛。			宥,宣州刺史。		
					鑒,著作郎。						

					鑾，潁王府司馬。						
			瑾								
			琇								
			琇，倉部郎中。	鎬，興州司馬。	萬春，果毅。						
					詵，荆府士曹參軍。						
				銛，徐州别駕。	俌，密州録事參軍。						
					倚，光禄少卿。						
					倫，莒令。						
				鍔，滻澤令。	儒，河池郡司馬。						
					倩，臨洺主簿。						
			璿，三原令。	涣							
				滔							
				清							
				濟							
			瑱，工部尚書。	鍼，太子少保、駙馬都尉。	友謙，陳王府長史。	續，天興令。					

						繡,徐城令。					
						縱,左金吾衛兵曹參軍。					
					友信,泉吉婺三州刺史。	縝					
						繕					
						績,試金吾衛長史。					
						緩,屯田郎中。					
					友諒,右衛將軍。						
						約					
						綽,相州參軍。					
					友柔,太子舍人。	總,勝州刺史。					
						絳,襄州司法參軍。					
					友剛,漳州刺史。	蘊,檢校太子詹事。					
						綰					
						紹,一名鼎。					

					友順，山陰令。						
				琰，左千牛。	寧，絳州司兵參軍。						
				寬，通事舍人。							
		慶餘，初名慶基，兵部郎中。	玄真，校書郎。	元一							
			玄昱，明經。	履恬，絳令。							
				履惇，婺州法曹參軍。							
				履愔							
				履恪							
				履協							
			玄符								
			玄直	元寂							
				元覃							
			玄胤	黃冠							
			玄寶，安州司法參軍。	從一							
				彥談							
				仲良							

				季良							
			玄錫，台州刺史。	元寂，楚丘令。							
				元泚，襄陽令。							
				元清，商州司户參軍。							
		兢，初名慶儼，庫部員外郎。	巨山	元旦，中書舍人。							
				元曄，司勛員外郎。							
				元晨，殿中侍御史。	涵	顥，洋州刺史。	力仁，駙馬都尉。				
					登	萬，忠州刺史。					
						順					
						俛					
						顓					
		慶祚	穎，宋州刺史。	行詳							
				行誠，著作郎。		幹，太子詹事。					
					子文，德明皇帝廟令。	器字器，富平尉。	公右，昭應令。	及，三原令。			

				行詮,尚書右丞。	良宰						
					利見,嶺南節度使。	明宸,劍州刺史。					
		慶本,洪府長史。									
		慶暕,户部員外郎。	昇,澤州刺史。			明宗,左贊善大夫。					
	奄	雲起,司農卿、益州行臺僕射。	師賓,秦州都督。	方質,相武后。							
				方直,兵部郎中。							
		雲表字之玄,秘書監,襲晉陽公。	師經,齊王府司馬。	友道							
		監,襲晉陽公。									
				俠客							
				真客							
				楚客							
			師莊,著作郎。	昉							
				暟							
				晙							

		雲平,度支郎中。	師貞	元晟,綿州刺史。	汪,岷州刺史。						
				元珪,宗正卿。	堅字子全,刑部尚書、韋城縣男。	証,果州刺史。					
						諒,河南府户曹參軍。					
					蘭將作少監。						
					冰,鄠令。						
					芝,兵部員外郎。						

逍遥公房出自閬弟子真嘉,後魏侍中、馮翊扶風二郡守。二子:旭、祉。旭,南幽州刺史、文惠公。二子:敻、叔裕。敻字敬遠,後周逍遥公,號逍遥公房。八子:世康、洸、瓘、頤、仁基、藝、冲、約。

逍遥公房源出於韋閬弟之子真嘉,是後魏的侍中、馮翊扶風二郡守。生二子:韋旭、韋祉。韋旭,是南幽州刺史、文惠公。生二子:韋敻、叔裕。韋敻字叫敬遠,是後周的逍遥公,稱爲逍遥公房。生八子:世康、韋洸、韋瓘、韋頤、仁基、韋藝、韋冲、韋約。

世康,隋荆州總管、漢安文公。	福嗣,隋内史舍人。	悰,御史中丞。									
		憬,尚書左丞。			希元,上黨尉。	啓,左補闕。	彰				
						肇,吏部侍郎。	綬,左散騎常侍。	温字弘有,宣歙觀察使。	礭,四門助教。		

									璆		
									瓌		
									琛字信卿。		
							貫之字正理，相憲宗。	澳字子斐，河南尹。			
								庾，刑部侍郎，判户部事。	庠字賓虞。	華字表文。	
									廱字德華，户部侍郎、翰林承旨學士。		
									序字休之。		
									郊字延秀。		
								潾			
							纁，吏部郎中。				
						班，衡州刺史。	汭				
		福奬，隋通事舍人。	寡尤，洋州刺史。	璋，湖州刺史。	籯金，河南府參軍。	黄裳，昇州刺史。	旻，河南府參軍。	博字大業，昭義節度使。	郅，監門率府録事參軍。		
									魯，涇州營田判官。		

									承裕字天錫。		
									承貽字貽之。		
				珍							
洸字世穆，隋廣州總管、襄陽敬公。	協字欽仁，秦州刺史。	仲鋭，金部郎中。									
		叔鋭	文彦	良嗣，給事中。	稹，京兆少尹，知府事。	極					
								光遠字德龜。			
瓘字世恭，隨州刺史、達安公。	萬頃	元整，曹州刺史。									
頤		晤，户部郎中。									
仁基，龍州刺史。	元祚，丹州刺史。			霸，吏部郎中、汝州刺史。							
	仁祚，宋州刺史。	旅，給事中。	皎，許州司馬。	懃，渭南主簿。	商伯，金鄉尉。	偉，著作郎。					
						儹，睦州刺史。					
		暐									
	哲				元輔	原叔					

藝字世文,後周營州總管、魏興懷公。	彤	彥師,撫州刺史。	承徽,忠州刺史。	彥方	徵	衡,原州都督。	寂,司農太府少卿。	峴			
								㟥			
								岵			
								嵫			
						衍	萬,兼監察御史。	處厚字德載,相文宗。			
							京,富平令。				
						衛,殿中監閑廄使。					
					同,洪州都督。	衍,右驍衛將軍。	少華,太府卿。				
	彧	元方,禮部郎中。									
	晏字宣,馬嶺令。	鼎,將作監丞。	希仲,太常卿、扶陽公。	景先,湖州刺史。							
				斅先,拾遺。							
				胄先,殿中侍御史。							
				象先	珣,將作少監、通事舍人。						

			希叔字季，薛王友。	襲先，蜀州參軍。							
				奉先，岐山令。							
				令先，翼州參軍。							
				宗先，易州參軍。							
				昭先							
	宣敏	嶠，秋官侍郎。	友直，司門郎中。								
			友清	郯，坊州刺史。							
冲字世冲，隋户部尚書、義豐公。	挺，象州刺史。	待價，相武后。	令儀，宗正少卿。	鑒							
				鑾	應物，蘇州刺史。	慶復	退之				
						厚復	徹字中瑩。	式	播	匡字化權。	遜字退美。
								韞	莊字端己。		
				錡							
				鎔	繫，岳州刺史。						

				鎰，監察御史。	武，京兆尹、御史中丞。						
			烈	嗣立，宣州司户參軍。	堯，興道令。	弘景，禮部尚書。					
		履冰									
		興宗	令望	叔卿，丹州刺史。	澣，昭應令。						
					滌，户部員外郎。						
			令悌		況，江州刺史。	周方					
			令裕，屯田員外郎。								
		萬石，太常少卿。									
	德運	山甫，屯田郎中。									
約，隋儀同、觀城公。	克己	遥光，萬年令。									
	後己			誠奢，殿中侍御史。	晊，兵部郎中。	公輔					
						公素字復禮。					
								荷字敬止，嶺南節度使。	藝字德輝。		

									堡字仁曾。		
									塾字德詳。		
						公度					
						公璵					
						公肅,太常博士。					

鄖公房：文惠公旭次子叔裕，字孝寬，隋尚書令、鄖襄公。六子：諶、總、壽、霽、津、静，號鄖公房。

鄖公房：文惠公韋旭的次子叔裕，字叫孝寬，是隋的尚書令、鄖襄公。生六子：韋諶、韋總、韋壽、韋霽、韋津、韋静，稱爲鄖公房。

總字善會,後周京兆尹、河南貞公。	柱成,襲鄖國公。										
	匡伯,隋尚衣奉御、舒國懿公。	思言	逞,光禄卿。								
		思齊,尚書右丞、司稼正卿。	紀,衛尉卿、懷寧公。								
		思仁,尚衣奉御。	巨源,相武后、中宗。	明歘,華州刺史。							
			液		寡悔						

	圓照	觀	爽,太僕少卿。	潤	昭信,滄州長史。						
				湜,齊州刺史。	昭訓,太子僕。	光宰,太府少卿。					
						光裔字叔陽,少府監。	廙,太原府參軍。				
						光弼,大理卿。	鷹				
							庠				
							庇				
						光胄,太常少卿。	慶				
						光輔字光輔,衢州刺史。	康				
							膺				
							允節				
						光憲,太子少詹事。					
壽字世齡,隋毛州刺史、滑定公。	保巒,右衛副率。		知遠,監察御史。								
	義節,刑部侍郎、襄城公。		慎行	潛,澧州刺史。							
				渙,嘉州刺史。							

			慎名，彭州刺史。								
			慎惑，右驍衛將軍。								
津，陵州刺史、壽光縣男。	全璧	悦，給事中。	勉，復州刺史。								
			幹								
		忻，兵部郎中。	希先，比部郎中。								
			奂，虞部郎中。								
			希一								
			謇								
		季重	烈，都官員外郎。	邁							
				迪							
		愴，定州長史。	千里名昂，以字行，白水丞。	宏							
	琬，成州刺史。	令則	晟，棣州刺史。								
		叔夏，禮部侍郎。	紹，太子少師。	弘							
				協義							
		季良									

		才絢,鄎王府司馬。	求								
			回	正名							
			由,金吾將軍。	士英,監察御史。							
			韶,明州刺史。	大同							
			嬰,鄭令。	士南,萬州刺史。							
				士文,秘書少監。							
		安石,相武后、中、睿。	陟字殷卿,吏部尚書、鄎國公。	士贍							
				允,吏部員外郎、潁州刺史。	同元						
					同訓						
					承素,昭義節度判官。	瑝,國子祭酒。					
						璡字禮卿。					
						琡,工部尚書、少府卿。	紘,都水使者。				
			斌,臨安太守。	衮,駕部員外郎。	同懿						

					同休						
					同憲						
				逢	同翊字啓之。						
				曼							
				渢,洛陽令。							
				襄							
				勇							
				凜,朗州刺史。							
				況,諫議大夫。							
			玢,司農卿。								
		季弼	廉,考功員外郎。	肅							
				端	縝						
					紓						
	琨字玄理,太子詹事、武陽貞侯。	暢	抗,刑部尚書,謚曰貞。	翹,同州刺史。							
			拯,户部郎中。	演							
		展,少府監主簿。		淬,閬州刺史。							

		紘平,金部員外郎。	抱貞,梓州刺史。	鯁	清	磻,司封郎中、太原河東行軍司馬。	滂,汝州録事參軍。				
						潘字游之。					
				政,雒丞。	丹字文明,武陽郡公。	寘					
						宙,嶺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蒙,河南府司録參軍。				
							臨,京兆府司録參軍。				
						審,大理評事。	瓚,胙城尉。	鐔,宛丘令。			
							政實,河中府士曹參軍。				
		調		崟,隴州刺史。							
		翼字從善,太府卿、武陽平公。	慎習								
			恂如								

			悟微								
	璲,倉部郎中。										
	瑜,歙州刺史。										

南皮公房：安城侯胄次子愔。愔七代孫景略，後周驃騎將軍、右光禄大夫、青州刺史。生瓚，隋倉部侍郎、尚書右丞、司農卿、南皮縣伯。四子：叔諧、季武、叔謙、季貞，因號南皮公房。瓚從子元遜，從祖弟子述。

南皮公房：安城侯韋胄的次子韋愔。韋愔的七代孫景略，是後周的驃騎將軍、右光禄大夫、青州刺史。生韋瓚，是隋的倉部侍郎、尚書右丞、司農卿、南皮縣伯。生四子：叔諧、季武、叔謙、季貞，因而稱爲南皮公房。韋瓚的從子元遜，從祖弟子叫韋述。

叔諧,庫部郎中。	福字玄福,綏州刺史。	湊字彦宗,彭城文公。	見素,相玄宗。	倜,給事中。	頌,庫部郎中。	損,初名諶。					
				諤,給事中。							
				益,工部員外郎。	顗,兵部員外郎。	遼字鵬舉。					
				晢,光禄少卿。							
	玄奘	光乘,朔方節度使、衛尉卿。	偎,江西觀察使。	良							
				放							
			倫,太子少保。	敦							
				徵							

			俛,衛尉少卿。	正己							
季武,主爵郎中。											
叔謙,考功郎中。	知人,司戎大夫。	維字文紀,右庶子、南皮縣公。	虛心,工部尚書。	有方,左司員外郎。							
			虛舟,刑部侍郎。	有象							
		縱	虛受,通州刺史。								
			昭理,常州刺史。								
		縝	幼成,山南采訪使。								
			幼卿,洛陽令。	翃,侍御史。	詞字踐之,湖南觀察使。	憲字持之。					
			幼奇,楚丘令。								
			幼章,楚州刺史。								
			綱字綱,初名紹,陳王傅。	豫,麟游尉。	鸞,魏州參軍。						
				巽,三水主簿。	沆,緱氏尉。						
					濬						

				咸,汴州司户參軍。	武						
				覿,洛陽尉。							
元遜	玄泰,度支郎中、陝州刺史。	光,資州刺史。									
		堅	佶,舒州刺史。								
述			鏗,考功郎中。	少游,吏部郎中。	復,建州刺史。						
				少華,中書舍人。							

駙馬房：東眷穆四代孫自璧，自璧四代孫延賓，延賓三子：璋、福、議。至温，諸子尚主者數人，因號駙馬房。

駙馬房：東眷韋穆的四代孫自璧，自璧的四代孫延賓，延賓生三子：韋璋、韋福、韋議。至韋温，諸子中娶公主爲妻的有數人，因而稱爲駙馬房。

璋		岌	玄郁	濬,職方郎中。							
			玄諤	嬰,左金吾將軍。							
				顓,太子僕。							
			玄誕	瑗,司勛郎中。							
				瑅,宗正少卿。							

福		昌,左驍衛大將軍、普安公。									
議	仁,隋坊州刺史、恒安縣公。	弘慶	玄希	淮,光禄少卿、曹國公。							
				濯,太僕卿、駙馬都尉。	會,太子贊善大夫。	鸖					
						鵬					
						鶚					
			玄瑾	涉,太僕少卿。							
		弘度		淑,衛尉少卿。	藏鋒						
		弘表,曹王府典軍。	玄儼,邢州刺史、博城縣公。	灌	構,太僕少卿、魯國公。						
					播,吏部郎中、宋國公。						
				温,相中宗、殤帝。							
				湑字潤甫,左羽林大將軍。	捷,秘書少監、駙馬都尉。						

			玄貞,豫州刺史。	洵							
				浩							
				洞							
				泚							
		弘素	玄昭	濬,衛尉少卿。							

龍門公房：安城侯胄次子愔，愔生達，達六世孫挺傑，後周撫軍將軍、平州刺史。二子：遵、通。遵，驃騎大將軍、晉州大總管府長史、龍門縣公，因號龍門公房。通生善嗣。

龍門公房：安城侯韋胄的次子韋愔，韋愔生韋達，韋達的六世孫挺傑，是後周的撫軍將軍、平州刺史。生二子：韋遵、韋通。韋遵，是驃騎大將軍、晉州大總管府長史、龍門縣公，因而稱爲龍門公房。韋通生善嗣。

善嗣,上谷郡太守。	崇德,太子諭德。	會	仲昌,京兆少尹。	漸							
				澆,一名莓,巴州刺史。	執中,泉州刺史。						
					執誼,相順、憲。	曙					
						曈字賓之,鄭州刺史。					
						昶字文明。	布震字熙化。				
						旭字就之。					
			叔昂,左司郎中。	汎	萬	古	遐字思永。				

			伯詳，考功郎中。								
		弼字國楨，商州刺史。	伯陽字春，倉部郎中、北都副留守。	建字正封，秘書監。	宗卿，侍御史、户部員外郎，以季莊孫繼。						
				迢，嶺南節度行軍司馬。	夏卿字雲客，太子少保。		延範字承之。				
						瑋字宜之。					
					周卿						
					正卿	珩					
						瓘字茂弘。					
				造，大理評事。							
			季莊，扶風郡太守。								
			仲長								
			叔將，豫州刺史。								

小逍遥公房出自東眷穆曾孫鍾。鍾生華，隨宋高祖度江居襄陽，生玄，以太尉掾召，不赴。二子：祖征，光禄勛；祖歸，寧遠長史。祖歸三子：纂、闡、叡。纂，南齊司徒記室參軍。曾孫弘瑗，至嗣立更號小逍遥公房。

小逍遥公房源出於東眷韋穆的曾孫韋鍾。韋鍾生韋華，跟隨宋高祖渡江住在襄陽，生韋玄，召他爲太尉掾，不應召。生二子：祖征，是光禄勛；祖歸，是寧遠長史。祖歸生三子：韋纂、韋闡、韋叡。韋纂，是南齊的司徒記室參軍。曾孫弘瑗，至嗣立改稱爲小逍遥公房。

弘瑗，隋武陽令。	德倫，任丘令。	思謙，相武后。	承慶字延休，相武后。	晉，常州刺史。							
				長裕，祠部員外郎。	當，富平令。						
			嗣立字延構，相武后、中宗。	孚，左司員外郎。							
				恒，陳留太守。	懿，韶州刺史。						
				濟，馮翊太守。	士模，彭州刺史。						
					逢，虞部員外郎。	貞伯，給事中。	尚敬字執勇。				
						成季，兵部郎中。					
					士勛，河南少尹。						
					涵，邵州刺史。						
				史							
			淑，安州都督。								
		仁慎，駕部郎中。	奉先，金部郎中。	濬，梓州刺史。							
	知止，庫部郎中。		嗣業	希	朗						
				損	常						

又有京兆韋氏。

又有京兆韋氏。

宗立	式	匡範字廷臣。									
		昭範字憲之。									
		昌範字禹籌,考工郎中。	用晦	轂字唐後。							
		貽範字垂憲,相昭宗。									

又有京兆韋氏。

又有京兆韋氏。

綬	逢	昭度字正紀,相僖宗、昭宗。									

韋氏定著九房:一曰西眷,二曰東眷,三曰逍遥公房,四曰鄖公房,五曰南皮公房,六曰駙馬房,七曰龍門公房,八曰小逍遥房,九曰京兆韋氏。宰相十四人。平齊公房有保衡、弘敏,東眷有方質,逍遥公房有貫之、處厚、待價,鄖公房有巨源,南皮公房有見素,駙馬房有温,龍門公房有執誼,襄陽有思謙、嗣立,京兆有貽範、昭度。

韋氏確定的是九房:一是西眷,二是東眷,三是逍遥公房,四是鄖公房,五是南皮公房,六是駙馬房,七是龍門公房,八是小逍遥房,九是京兆韋氏。有宰相十四人。平齊公房有保衡、弘敏,東眷有方質,逍遥公房有貫之、處厚、待價,鄖公房有巨源,南皮公房有見素,駙馬房有韋温,龍門公房有執誼,襄陽有思謙、嗣立,京兆有貽範、昭度。

郭氏出自姬姓。周武王封文王弟虢叔於西虢,封虢仲於東虢。西虢地在虞、鄭之間,平王東遷,奪虢叔之地與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伐周,責王滅虢,於是平王求虢叔裔孫序,

郭氏源出於姬姓。周武王封文王弟虢叔在西虢,封虢仲在東虢。西虢地在虞、鄭之間,平王東遷,奪虢叔的封地給鄭武公,楚莊王發動陸渾的軍隊伐周,指責王滅虢,於是平王找到虢叔的嫡系孫序,封在陽曲,稱爲郭公。“虢”叫做“郭”,是聲

封於陽曲，號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因以爲氏。後漢末，大司農郭全代居陽曲，生蘊。蘊生準、配、鎮。鎮，謁者僕射、昌平侯。裔孫徙潁川。

音的轉音，因此把郭作爲姓。後漢末年大司農郭全世代住在陽曲，生郭蘊。郭蘊生郭準、郭配、郭鎮。郭鎮，是謁者僕射、昌平侯。嫡系孫遷到潁川。

育，北齊黄門侍郎。	處範，諸城丞。	待舉，相高宗。	泰方								
			泰初	潤，起居舍人。							
				納，陳留采訪使。	賁						
					謨						
					霸						
						冋，監察御史。					

華陰郭氏亦出自太原。漢有郭亭，亭曾孫光禄大夫廣智，廣智生馮翊太守孟儒，子孫自太原徙馮翊。後魏有同州司馬徽，徽弟進。

華陰郭氏也源出於太原。漢代有個郭亭，郭亭的曾孫光禄大夫廣智，廣智生馮翊太守孟儒，子孫從太原遷到馮翊。後魏有個同州司馬郭徽，郭徽之弟郭進。

徽	榮，隋大將軍、蒲城公。	福善，兵部侍郎。									
	弘道，同州刺史、郜國公。	敬君	依仁，沁州刺史。								
		廣敬，左威衛大將軍。									

進		履球,金州司倉參軍。	昶，隋涼州法曹。	通,美原尉。	敬之字敬之,吉、渭、壽、綏、憲五州刺史。	子琇	曄				
						子儀字子儀,相肅、代、德三宗。	曜字曜,太子少保、太原孝公。	銳,嘉王府長史。			
								鋒,光禄少卿。			
								鏈			
								錡,京兆倉曹參軍。	璹，庶子。	唐夫,汜水令。	軫,檢校兵部尚書。
											蘋,鳳翔少尹。
											軺,太子率更令。
											輿,虞鄉令。
									珙,度支給納使、户部尚書。	景初,雙流令。	
										漢夫,鳳翔功曹參軍。	
										璠,成州刺史。	
										堯夫,直羅令。	

											肇，太原少尹。
											慶裕，新繁令。
									[illegible]，濮州刺史。	端夫，太原令。	彥崇，上津令。
											在徽，衛尉少卿。
											在巖，三水令。
											在微，右千牛統軍。
									珮，通州刺史。		
									璞，檢校右僕射。		
										巢穎，著作郎。	
										封穎，簡州刺史。	
										栖穎，太子司議郎。	
										紳，右贊善大夫。	
										績，天興令。	
										緄，右金吾將軍。	

										緫,尚輦奉御。	
										絃,秘書丞。	
										繢,太子家令。	
							旰,鴻臚卿同正。				
							晞,工部尚書。	鈞,工部侍郎。	承嘏字復卿,刑部侍郎。		
								鋼,監察御史。			
								錬,太常丞。			
								鉷			
								銶			
								鏶			
								鑲			
							昢,試鴻臚卿。				
							晤字晤,兵部郎中。	銷,櫟陽尉。			
								鋗,咸陽尉。			
								釬,試奉禮郎。			

								鋋,京兆府功曹參軍。			
								鐈,京兆府户曹參軍。			
								鍵,太僕寺主簿。			
								鐙,試殿中監。			
								鐇,萬年尉。			
								錟			
								鋂,雲陽丞。			
								鎮,太子宫門丞。			
							曖,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	鑄,左庶子。			
								釗,衛尉少卿。	仲文,秘書少監。		
									仲恭,殿中監、駙馬都尉。		
									仲詞,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太原郡公。		

									仲謙，衛尉少卿。		
									仲詡，通事舍人。		
									仲宣，河東令。		
									仲武，朗州刺史。		
								鏦字利用，檢校户部尚書、駙馬都尉。	仲元，以外孫沈氏爲嗣。		
								銛，太子詹事。			
							曙，右金吾將軍、祁國公。				
							暎，右庶子、壽陽男。				
								鍜，度支荆襄水陸運判官。			
								銑，試太常主簿。			
								銓，武寧節度使。			
								鋋，太僕卿。			

								鋑，光禄卿。			
									處嚴，龍門令。		
									處殷，易定節度副使。		
									處弘，方義令。		
									言揚，監察御史。		
									宗識，合肥令。		
									江，潮州刺史。		
										讜，丹州録事參軍。	
										謙，同州司法參軍。	
										就，河中府户曹參軍。	
										庠，度支安邑院官、檢校虞部郎中。	
										嗣立，富平令。	

										弘業,右金吾將軍。	
										元鐬,通事舍人。	
										行貫,著作郎。	
										涓,沔陽令。	
										知微,康州刺史。	苗,生昭文,字子龍。
									仁寓,常熟令。		
						子雲,左領軍將軍。					
						子晭,渭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					
						子瑛,延州司法參軍。	晛,試協律郎、晉陽男。				
						子珪					
						幼賢,副都護。	昉,試太子中舍。				
							曉,試左衛率府兵曹參軍。				

							旼，邠寧節度使。				
							暘，右庶子。				
						幼儒字幼儒，成都少尹。	昈，協律郎。				
							暄，河南丞。				
							晊				
							暤				
							晠				
							暉				
						幼明，少府監、太原公。	煦，鴻臚少卿。				
							晅				
							昕，檢校左僕射、磧西節度，譜云子雲子。				
							晧，兼殿中侍御史。				
							晫				
						幼冲，太子詹事。	暐				

							晦				
						幼謙					

昌樂郭氏亦出自太原。後漢郭泰，字林宗，世居介休，司徒黄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皆不應，世稱爲郭有道。裔孫居魏州昌樂。唐有濟州刺史善愛。

昌樂郭氏也是源出於太原。後漢有郭泰，字林宗，世代住在介休，司徒黄瓊徵用爲太常，趙典推舉爲有道，都不應召，世人稱爲郭有道。嫡系孫住在魏州昌樂。唐代有濟州刺史善愛。

善愛	元振，相睿宗。	晟									
		鴻									
		鵬，左驍衛將軍。	瑊，兵部員外郎。								
		仲翔，代州司户參軍。									

中山郭氏世居鼓城。唐有正一，相高宗。生忠，通事舍人。

郭氏宰相四人。待舉、子儀、元振、正一。

中山郭氏世代住在鼓城。唐代有正一，是高宗朝宰相。生郭忠，是通事舍人。

郭氏有宰相四人。待舉、子儀、元振、正一。

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爲氏。漢有武臣，爲趙王。梁鄒孝侯臣，生德。德生東武亭侯最。最生敬襄侯嬰。嬰生中涓、濟陰侯山附，後以酬金國除。山附生陳留太守、内黄侯都。都生汝南太守宣，字文達。宣二子：尚、浮。浮字元海，司徒、左長史。生臨漳令静，字伯濟。静生烈，字文照。烈生光禄勛篤，字猗伯。篤生太常、中壘校尉悌，字周篤。悌生九江太守、臨潁侯端。端生魏侍中、南昌侯周，周三子：陔、韶、茂。陔字元夏，晋左

武氏源出於姬姓。周平王的少子出生時手上有字樣作“武”，於是把武作爲姓。漢代有武臣，是趙王。梁鄒孝侯武臣，生武德。武德生東武亭侯武最。武最生敬襄侯武嬰。武嬰生中涓、濟陰侯山附，後來因酬金之事撤除封國。山附生陳留太守、内黄侯武都。武都生汝南太守武宣，字叫文達。武宣生二子：武尚、武浮。武浮字叫元海，是司徒、左長史。生臨漳令武静，字叫伯濟。武静生武烈，字叫文照。武烈生光禄勛武篤，字叫猗伯。武篤生太常、中壘校尉武悌，字叫周篤。武悌生九江太守、臨潁侯武端。武端生魏的侍中、南昌侯武周，武周生三子：武陔、武韶、武茂。武陔字叫元夏，是晋的左僕射、薛定侯。武陔生太山太守、

僕射、薛定侯。陔生太山太守、嗣薛侯越。越生威遠將軍、嗣薛侯鋪。鋪生太子洗馬椵。椵生洛州長史、歸義侯念。念生平北將軍、五兵尚書晉陽公洽，別封大陵縣，賜田五十頃，因居之。生祭酒神龜。龜生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長史、襲壽陽公克己。己生北齊鎮遠將軍、襲壽陽公居常。常生後周永昌王諮議參軍儉。生華。

嗣薛侯武越。武越生威遠將軍、嗣薛侯武鋪。武鋪生太子洗馬武椵。武椵生洛州長史、歸義侯武念。武念生平北將軍、五兵尚書晉陽公武洽，另外封在大陵縣，賜田五十頃，因而住在這裏。生祭酒神龜。武神龜生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長史、襲壽陽公克己。武克己生北齊的鎮遠將軍、襲壽陽公居常。武居常生後周的永昌王諮議參軍武儉。生武華。

華，隋東都丞。	士稜，司農少卿、宣城公。	君雅	敬真，太子洗馬。								
			敬宗								
	冲字士讓，太廟令、楚僖王。	懷亮									
		守官字惟良，始州刺史、建安郡王。	攸宜，冬官尚書。								
			攸緒，揚州長史。	若訥							
		懷道，右監門長史。	攸暨，相中宗。	崇敏字正卿。							
				崇行							
			攸寧，相武后。	文瑛							
				荀瑛							

		弘度字懷運，魏州刺史、九江郡王。		勝	充字虛受。	典					
						異					
						愿					
			攸歸，九江王。		良臣，商州刺史。						
			攸止，恒安王、司賓卿。	昕忠，鴻臚卿。							
				信忠，秘書監同正。							
			攸望，少府監、蔡公。		徹，洋州刺史。						
				温音							
	士逸，始州刺史、鄮國節公。	志元，倉、庫部郎中。	懿宗，河間王。	震，殿中監。							
				益，試太子中允。							
			嗣宗，蒲州刺史、管公。	瑋							
				瓌							

		仁範，雲陽令、河間郡王。	尚賓，河間王、益王府長史。								
			重規，高平王、禮部尚書。	成卿							
				成藝							
			戴德，千牛大將軍、潁川武烈王。	甄字平一，考功員外郎、修文館直學士。	集，梓州刺史。						
					備，殿中侍御史。						
					就字廣成，潤州司馬。	譚，金壇令。					
						元衡字伯蒼，相憲宗。	翊黃字坤輿，大理卿。				
					登，江陰令。	儒衡字庭碩，中書舍人。	籌				
							忱字希玄。				
				敬							
		安業，零陵令。	求已，太子僕、少卿。								
	士穫，工部尚書、應國公。	元慶，宗正少卿。	審思，申王。								

			再思，宮門郎、蔡王。								
			三思，相武后、中宗。	崇訓，高陽王、駙馬都尉。	繼植，左衛將軍。						
				崇謙，光祿卿、梁公。							
				崇烈，新安王、尚乘奉御。							
				崇撝							
				崇操							
		元爽，虞部郎中、少府監。	承嗣，相武后。	延基，右羽林將軍。							
				延義，嗣魏王。							
				延安，光祿卿、邢公。							
				延壽，衛尉少卿、燕公。							
				延光							
				延秀，駙馬都尉、恒公。							
			承業，驍衛大將軍。	延暉，駙馬都尉、陳公。		惲					

						斌					
				延祚,光禄少卿、鄶公。							
				延嘉,秘書少監、莒公。							

武氏宰相五人。攸暨、攸寧、元衡、三思、承嗣。

武氏有宰相五人。攸暨、攸寧、元衡、三思、承嗣。

騫氏出自孔子弟子閔損,字子騫,其孫文,以王父字命氏。後漢質帝時有騫宏,字弘伯,避地允吾,爲金城駕,封金城侯,子孫因家焉。裔孫彊,晋將軍、平陽郡太守。二子:白、昊。白四世孫敬,字宗之,後魏奉朝請、金城郡守、尚書庫部郎中、征南將軍、金城侯、散騎常侍、和州刺史。一子成,裔孫行本,唐靈州都督長史。彊五世孫威。

騫氏源出於孔子的弟子閔損,字叫子騫,其孫文,把祖父的字作爲姓。後漢質帝時有騫宏,字叫弘伯,避禍遷居允吾,是金城别駕,封爲金城侯,子孫因而居住在這裏。嫡系孫騫彊,是晋的將軍、平陽郡太守。生二子:騫白、騫昊。騫白的四世孫騫敬,字叫宗之,是後魏的奉朝請、金城郡守、尚書庫部郎中、征南將軍、金城侯、散騎常侍、和州刺史。另有一子叫騫成,嫡系孫行本,是唐的靈州都督長史。騫彊的五世孫叫騫威。

威,後魏鄯州刺史、隰成公。			直,華州長史。	味道,相武后。	慎金						
					辭玉						
					公胤						

騫氏宰相一人。味道。

騫氏有宰相一人。味道。

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於沈,汝南平輿沈亭即其地也,春秋魯成公八年爲晋所滅。沈子生逞,字循之,奔楚,遂

沈氏源出於姬姓。周文王的第十子聃叔季,字叫子揖,封地在沈,汝南平輿沈亭就是封地,春秋魯成公八年被晋所滅。沈子生逞,字叫循之,投奔楚,於是成爲沈氏。生沈嘉,沈嘉字叫惟良,生

爲沈氏。生嘉，嘉字惟良，二子：尹內、尹戌。尹戌字仲達，奔楚隱於零山，爲楚左司馬。生諸梁，諸梁字子高，亦爲左司馬，食采於葉，號葉公。二子：尹射、尹文。尹射字脩文，爲楚令尹，旬日亡去，隱于華山。二子：尹朱、尹赤。尹赤字明禋，生郢。郢字文明，召爲丞相，不就，生平。平字俊之，封竹邑侯，生遂。遂字佐時，秦博士。生倧，字文甫，左庶長、竹邑侯，生遵。遵字伯吾，漢齊王太傅、敷德侯，徙居九江壽春。二子：盛、達。達字伯弘，驃騎將軍。生乾，字仲元，尚書令。生泓，泓字元良，南陽太守、彭城侯。生勗，勗字子衡，揚武校尉、鎮軍將軍。三子：嵩、奮、奉。奮字仲異，御史中丞。生格，格字仲悌，將作大匠。生謙，謙字文恭，御史中丞。生靖，靖字文光，濟陰太守，避王莽之難，隱居桐柏山。三子：勳、戎、臺。戎字威卿，後漢先禄勛，以九江從事降劇賊尹良，封爲海昏侯，辭不就，徙居會稽之烏程。靈帝分烏程爲永安縣，孫皓分吴郡爲吴興郡，晋改永安爲武康，即爲郡人。戎生四子：酆、懿、齊、恭。酆字聖通，零陵太守。四子：滸、仲、高、景。景，河間相，生彦。彦裔孫君諒。

二子：尹内、尹戌。尹戌字叫仲達，投奔楚隱居在零山，是楚的左司馬。生諸梁，諸梁字叫子高，也是左司馬，封地在葉，稱爲葉公。生二子：尹射、尹文。尹射字叫脩文，是楚的令尹，十日後離去，隱居在華山。生二子：尹朱、尹赤。尹赤字叫明禋，生沈郢。沈郢字叫文明，召入朝任丞相，没有到任，生沈平。沈平字叫俊之，封爲竹邑侯，生沈遂。沈遂字叫佐時，是秦的博士。生沈倧，字叫文甫，是左庶長、竹邑侯，生沈遵。沈遵字叫伯吾，是漢的齊王太傅、敷德侯，遷居到九江壽春。生二子：沈盛、沈達。沈達字叫伯弘，是驃騎將軍。生沈乾，字叫仲元，是尚書令。生沈泓，沈泓字叫元良，是南陽太守、彭城侯。生沈勗，沈勗字叫子衡，是揚武校尉、鎮軍將軍。生三子：沈嵩、沈奮、沈奉。沈奮字叫仲異，是御史中丞。生沈格，沈格字叫仲悌，是將作大匠。生沈謙，沈謙字叫文恭，是御史中丞。生沈靖，沈靖字叫文光，是濟陰太守，躲避王莽之亂，隱居在桐柏山。生三子：沈勳、沈戎、沈臺。沈戎字叫威卿，是後漢的先禄勛，任九江從事時收降大賊尹良，封爲海昏侯，辭讓而不接受，遷居到會稽的烏程。靈帝從烏程分出永安縣，孫皓從吴郡分出吴興郡，晋代把永安改爲武康，就成爲本郡人。沈戎生四子：沈酆、沈懿、沈齊、沈恭。沈酆字叫聖通，是零陵太守。生四子：沈滸、沈仲、沈高、沈景。沈景是河間相，生沈彦。沈彦的嫡系孫叫君諒。

君諒，相武后。			超	崧字文甫。							

沈氏宰相一人。君諒。

沈氏有宰相一人。君諒。

蘇氏出自己姓。顓頊裔孫吴回爲重黎，生陸終。生樊，封於昆吾。昆吾之子封於蘇，其地鄴西蘇城是也。蘇忿生爲周司寇，世居河内，後徙武

蘇氏源出於己姓。顓頊的嫡系孫吴回是重黎，生陸終。生樊，封在昆吾。昆吾之子封在蘇，封地就是鄴西蘇城。蘇忿生是周的司寇，世代住在河内，後來遷到武功杜陵，到漢的代郡太守蘇建，遷

功杜陵，至漢代郡太守建，徙扶風平陵，封平陵侯。三子：嘉、武、賢。嘉，奉車都尉。六世孫南陽太守、中陵鄉侯純，字桓公。生章，字孺文，并州刺史。五世孫魏東平相、都亭剛侯則，字文師。四子：恬、愉、遁、援。愉字休豫，晋太常光禄大夫、尚書。七世孫彤，二子：雅、振。

到扶風平陵，封爲平陵侯。生三子：蘇嘉、蘇武、蘇賢。蘇嘉，是奉車都尉。六世孫南陽太守、中陵鄉侯蘇純，字叫桓公。生蘇章，字叫孺文，是并州刺史。五世孫魏的東平相、都亭剛侯蘇則，字叫文師。生四子：蘇恬、蘇愉、蘇遁、蘇援。蘇愉字叫休豫，是晋的太常光禄大夫、尚書。七世孫蘇彤，生二子：蘇雅、蘇振。

振	世長，諫議大夫。	良嗣，相高宗。	踐言，秘書監。	務寂，梓州刺史。							
				務昇							
			踐峻		震，駙馬都尉。						
				彦伯，駙馬都尉。							
			踐義	務廉							
			踐節			擅，太府卿。					

魏都亭剛侯則第三子遁八世孫綽，周度支尚書、邳公。生威。

魏的都亭剛侯蘇則的第三子蘇遁八世孫蘇綽，是周的度支尚書、邳公。生蘇威。

威，隋左僕射、房公。	夔，隋鴻臚少卿。	勗，吏部侍郎、駙馬都尉。	均，虔州刺史。	儁							
			幹，工部尚書。	獻，駕部郎中。							
			昱，濟州刺史。								

		曹,台州刺史。	瓌字廷碩,相中宗、睿宗。	頲,相玄宗。	善	易,黄州刺史。	繫,滁州刺史。	贊字延卿。	虔字執儀,國子司業。	震,河南尹。	敦
											發
											教
											徹
											墩
											政
											儼
				冰							
				詵,給事中、魏縣男。		奕,光州刺史。				益	
				乂,京兆少尹。	復						
					妙,泉州刺史。						
				穎	盈,嘉王傅。						
					炎						
				顔,淮安太守。	寬						
			琛,廣州都督。	炯							
				韙,驍衛將軍。							

	季子	澄,沁州刺史。	綰,工部郎中。								
			紓								

趙郡蘇氏出自漢并州刺史章之後,因官居趙州。

趙郡蘇氏源出於漢并州刺史蘇章的後代,因爲做官住在趙州。

味道,相武后。	佃,膳部員外郎。										
	份										
	倜,兗州刺史。										
	俛,職方員外郎。										
味玄,膳部員外郎。	倛	汭									
		淮									
		湯,郴州刺史。									

又有武功蘇氏。

又有武功蘇氏。

逌	蒙	檢字聖用,相昭宗。									

蘇氏宰相五人。良嗣、瓌、頲、味道、檢。

蘇氏有宰相五人。良嗣、蘇瓌、蘇頲、味道、蘇檢。

范氏出自祁姓,帝堯裔孫劉累之後。在周爲唐杜氏,周宣王滅杜,杜伯之子隰叔奔晋,爲士師。曾孫士會,食采於范,其地濮州范縣也,子孫遂爲范氏。至後

范氏源出於祁姓,是帝堯嫡系孫劉累的後代。在周是唐杜氏,周宣王滅杜,杜伯之子隰叔投奔晋,任士師。曾孫士會,封地在范,封地就是濮州范縣,子孫就成爲范氏。至後漢的博士范滂,世代住在河

漢博士滂,世居河内。唐有履冰。

内。唐代有履冰。

履冰,相武后。	冬芬,宣州刺史。										履冰裔孫隋,麗水丞。

范氏宰相一人。履冰。

范氏有宰相一人。履冰。

邢氏出自姬姓。周公第四子封於邢,後爲衛所滅,子孫以國爲氏。世居滁州全椒。唐有内史文偉,相武后。

邢氏宰相一人。文偉。

邢氏源出於姬姓。周公的第四子封在邢,後來被衛所滅,子孫把國名作爲姓。世代住在滁州全椒。唐代有内史文偉,是武后朝宰相。

邢氏有宰相一人。文偉。

傅氏出自姬姓。黄帝裔孫大由封於傅邑,因以爲氏。商時虞、虢之界,有傅氏居于岩傍,號爲傅巖。盤庚得説於此,命以爲相。裔孫漢義陽侯介子始居北地。曾孫長復,封義陽侯。生章,章生叡,叡生後漢弘農太守允,字固。二子:瑕、松。瑕字蘭石,魏尚書僕射、陽都元侯。十一世孫弈,唐中散大夫、太史令、泥陽縣男。北齊有行臺僕射傅伏武,孫文傑,唐杞王府典軍。

傅氏源出於姬姓。黄帝的嫡系孫大由封在傅邑,因而把傅作爲姓。商時在虞、虢的交界處,有傅氏住在岩旁,稱爲傅巖。盤庚在這裏找到傅説,命他任相。嫡系孫漢的義陽侯介子開始住在北地。曾孫長復,封爲義陽侯。生傅章,傅章生傅叡,傅叡生後漢的弘農太守傅允,字叫固。生二子:傅瑕、傅松。傅瑕字蘭石,是魏的尚書僕射、陽都元侯。十一世孫傅弈,是唐的中散大夫、太史令、泥陽縣男。北齊有行臺僕射傅伏武,孫文傑,是唐的杞王府典軍。

清河傅氏出自後漢漢陽太守壯節侯燮,字南容。生幹,字彦林,魏扶風太守。生晋司隸校尉、鶉觚剛侯玄,字休弈,生司隸校尉、貞侯咸,子孫自北地徙清河。裔孫仕後魏爲南陽太守,生交益。

清河傅氏源出於後漢的漢陽太守壯節侯傅燮,字叫南容。生傅幹,字叫彦林,是魏的扶風太守。生晋的司隸校尉、鶉觚剛侯傅玄,字叫休弈,生司隸校尉、貞侯傅咸,子孫從北地遷到清河。嫡系孫在後魏做官,任南陽太守,生交益。

交益,殿中侍御史。	元淑,地官侍郎、冬官尚書。	伯玉									
		黄中,司勛郎中。									

	依仁	延嗣，侍御史。									
	遊藝，相武后。										

傅氏宰相一人。遊藝。

傅氏有宰相一人。遊藝。

史氏出自周太史佚之後，子孫以官爲氏。漢有魯國史恭。三子：高、曾、玄。高，大司馬、樂陵安侯。二子：術、丹。丹，左將軍、武陽傾侯。孫均，均子崇，自杜陵受封溧陽侯，遂爲郡人。崇裔孫宋樂鄉令瓌。

史氏源出於周太史佚的後代，子孫把官名爲姓。漢代有魯國史恭。生三子：史高、史曾、史玄。史高，是大司馬、樂陵安侯。生二子：史術、史丹。史丹，是左將軍、武陽傾侯。孫史均，史均之子史崇，從杜陵受封爲溧陽侯，於是成爲本郡人。史崇的嫡系孫是宋的樂鄉令史瓌。

瓌								務滋，相武后。	惟肖，清河令。		
										翽，御史大夫。	

史氏宰相一人。務滋。

史氏有宰相一人。務滋。

宗氏出自子姓。宋襄公母弟敖仕晉，孫伯宗爲三卿所殺，子州犂奔楚，食采於鍾離。州犂少子連，家於南陽，以王父字爲氏，世居河東。

宗氏源出於子姓。宋襄公的母弟敖在晋做官，孫伯宗被三卿所殺，子州犂投奔楚，封地在鍾離。州犂的少子連，居住在南陽，把祖父的字作爲姓，世代住在河東。

明，隋司隸刺史。	岌，魏王府記室、巴西主簿。	秦客，相武后。									
		楚客字叔敖，相武后、中宗。									

		晋卿,司農卿。									
		鄭卿									

宗氏宰相二人。秦客、楚客。

宗氏有宰相二人。秦客、楚客。

格氏出自允格之後。漢有御史班,裔孫顥。

格氏源出於允格的後人。漢代有御史格班,嫡系孫叫格顥。

顥,後魏青州刺史。			德仁,隋剡丞。								
			處仁	希玄,洛州司法參軍。							
				輔元,相武后。	遵,殿中侍御史。						
					逵						

格氏宰相一人。輔元。

格氏有宰相一人。輔元。



唐書卷七十四(下)

表第十四(下)

宰相世系(四下)

歐陽氏出自姒姓。夏少康庶子封于會稽，至越王無彊爲楚所滅，無彊子蹄更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遂以爲氏。後有爲涿郡太守，子孫或居渤海。晋頓丘太守建爲趙王所殺，兄子質，字純之，居長沙臨湘。七世族孫景達，字敬遠，齊本州治中。生荔浦令僧寶，字士章。僧寶生梁陽山穆公頠，字靖世。頠二子：紇、約。

歐陽氏源出於姒姓。夏少康的庶子封在會稽，到越王無彊時被楚所滅，無彊之子蹄改封在烏程的歐餘山之南，是歐陽亭侯，於是把歐陽作爲姓。後人有任涿郡太守的，子孫有的住在渤海。晋的頓丘太守歐陽建被趙王所殺，兄之子歐陽質，字叫純之，住在長沙臨湘。七世族孫景達，字叫敬遠，是齊的本州治中。生荔浦令僧寶，字叫士章。僧寶生梁的陽山穆公歐陽頠，字叫靖世。歐陽頠生二子：歐陽紇、歐陽約。

紇字奉聖，廣州刺史。	詢字少信，率更令、渤海縣男。	長卿									
		肅	顗								
		倫									
		通字通師，相武后。	幼明字仲廉。	昶字子愿，渤海子。	璟字崇文，候官令。						
					琮，吉州刺史。	琮八世孫萬，安福令。		雅字正言。	効字德用，韶陽簿。	謨	鄴

										託字達明。	鄂
											郴
											邦
									遠	鉉	
								楚		鄂	
									成		
			幼讓								
	亮										
	德										
	器										
約	胤,光州刺史、南海郡公。	諶，鞏令。	禎		何						
					價						
			禨,什邡令。	璡字璡,商州刺史。	嵩						
					崙						
					峰						

歐陽氏宰相一人。通。

狄氏出自姬姓。周成王母弟孝伯封於狄城，因以爲氏。孔子弟子狄黑裔孫漢博士山，世居天水。後秦樂平侯伯支裔孫恭，居太原，生湛，東魏帳內正都督、臨邑子。孫孝緒。

歐陽氏有宰相一人。歐陽通。

狄氏源出於姬姓。周成王的同母弟孝伯封在狄城，因而把狄作爲姓。孔子弟子狄黑的嫡系孫漢的博士狄山，世代住在天水。後秦樂平侯伯支的嫡系孫狄恭，住在太原，生狄湛，是東魏的帳內正都督、臨邑子。孫叫孝緒。

孝緒,尚書左丞、臨潁男。	知儉,江陰令。										
	知本,晉州司馬。	仁珪									
		仁權									
	知遜,越州刺史。	仁傑字懷英,相武后。	光嗣,户部郎中。		博通	玄範					
			光遠,州司馬。								
			光昭字子亮,職方員外郎。								
		仁貞									
		仁節									
		仁恪									
		仁矩									

狄氏宰相一人。仁傑。

袁氏出自嬀姓。陳胡公滿生申公犀侯,犀侯生靖伯庚,庚生季子惛,惛生仲牛甫,甫生聖伯順,順生伯他父,他父生戴伯,戴伯生鄭叔,鄭叔生仲爾金父,金父生莊伯,莊伯生諸,字伯爰,孫宣仲濤塗,賜邑陽夏,以王父字爲氏。宣仲生選,選生聲子突,

狄氏有宰相一人。仁傑。

袁氏源出於嬀姓。陳胡公滿生申公犀侯,犀侯生靖伯庚,庚生季子惛,惛生仲牛甫,甫生聖伯順,順生伯他父,他父生戴伯,戴伯生鄭叔,鄭叔生仲爾金父,金父生莊伯,莊伯生諸,字叫伯爰,孫宣仲濤塗,賜封地在陽夏,把祖父的字作爲姓。宣仲生選,選生聲子突,突生惠子雅,雅生頗,投奔鄭。秦朝末年,嫡系孫告避難住在河、洛之間,

突生惠子雅，雅生頗，奔鄭。秦末，裔孫告辟難居于河、洛之間，少子政，以袁爲氏。九世孫袁生生玄。孫幹，封貴鄉侯，復居陳郡陽夏。八世孫良，二子：昌、璋。昌，成武令，生漢司徒安，字邵公。三子：賞、京、敞。京，蜀郡太守，二子：彭、湯。湯字仲河，太尉，安國康侯。三子：成、逢、隗。成，左中郎，生紹，紹中子熙，其後世居樂陵東光。熙裔孫令喜。

少子袁政，把袁作爲姓。九世孫袁生生袁玄。孫袁幹，封爲貴鄉侯，重新住在陳郡陽夏。八世孫袁良，生二子：袁昌、袁璋。袁昌，是成武令，生漢的司徒袁安，字叫邵公。生三子：袁賞、袁京、袁敞。袁京，是蜀郡太守，生二子：袁彭、袁湯。袁湯字叫仲河，是太尉、安國康侯。生三子：袁成、袁逢、袁隗。袁成，是左中郎，生袁紹，袁紹的中子袁熙，他的後代世代住在樂陵東光。袁熙的嫡系孫叫令喜。

令喜，同州持中。	異弘，瀘州參軍。	恕己，相中宗。	建康，淮陽太守。	高，給事中。							
	異度，太府少卿。										
	異式，户部郎中。		倜，工部員外郎。	師儉							
			偁								

璋生司徒滂，字公熙。滂生渙，字曜卿，魏御史大夫。四子，侃、寓、奥、準。準字孝尼，晋給事中。生冲，字景玄，光禄勛。生耽，字彦道，歷陽太守。耽生質，字道和，東陽太守。二子：湛、豹。豹字士蔚，丹楊尹。二子：洵、湛。洵，宋吴郡太守，謚曰貞。二子：顗、覬。顗字國章，宋雍州都督。二子：戩、昂。

袁璋生司徒袁滂，字叫公熙。袁滂生袁渙，字叫曜卿，是魏的御史大夫。生四子：袁侃、袁寓、袁奥、袁準。袁準字叫孝尼，是晋的給事中。生袁冲，字叫景玄，是光禄勛。生袁耽，字叫彦道，是歷陽太守。袁耽生袁質，字叫道和，是東陽太守。生二子：袁湛、袁豹。袁豹字叫士蔚，是丹楊尹。生二子：袁洵、袁湛。袁洵，是宋的吴郡太守，謚號叫貞。生二子：袁顗、袁覬。袁顗字叫國章，是宋的雍州都督。生二子：袁戩、袁昂。

昂字千里，梁司空、穆正公。	君正字世忠，吴郡太守。	憲字憲章，隋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	承序，晋王友、弘文館學士。								

			承家，隋給事中。								
		穎，後周驃騎大將軍。	子温字君恪，隋左衛大將軍。	士政，南州刺史。	倫，當陽令。	知玄，石州司馬。	鼂，咸寧令。	滋字德深，相憲宗。	炯，江陵户曹參軍。		
									寔，河中功曹參軍。		
									均，太子典膳郎。		
									都字之美，右拾遺。		
									郊字之乾，虢州刺史。		
		樞字踐言，陳僕射，謚曰簡懿。	朗，給事中、汝南男。		誼，蘇州刺史。						
	敬字子恭，陳特進，謚曰靖德。	元友，隋内史舍人。	利貞，祠部員外郎。	斌，太子典膳丞。	導，左補闕内供奉。	光裔，揚府別駕。	弘休，亳州司户參軍。				
						光輔，泗州刺史。	昌復，宋城主簿。	匡符，合州刺史。			
							敦復，采石軍判官。	蕃，桂管觀察支使。			
								藹，黟令。			

								蔚,淮南節度副使。			
								薫			
	泌,陳兼侍中,謚曰質。	方華									

河東袁氏本出陳郡。

河東袁氏源出於陳郡。

智弘,相高宗。		澣,兼御史中丞。									

袁氏宰相三人。恕己、滋、智弘。

袁氏有宰相三人。恕己、袁滋、智弘。

姚姓,虞舜生於姚墟,因以爲姓。陳胡公裔孫敬仲仕齊爲田氏,其後居魯,至田豐,王莽封爲代睦侯,以奉舜後。子恢避莽亂,過江居吴郡,改姓爲嬀。五世孫敷,復改姓姚,居吴興武康。敷生信,吴選曹尚書。八世孫僧垣,隋開府儀同三司、北隆公。二子:察、最。

姚姓,虞舜生在姚墟,因而把姚作爲姓。陳胡公的嫡系孫敬仲在齊做官是田氏,他的後代住在魯,到田豐,王莽封他爲代睦侯,來奉舜後。子恢躲避王莽之亂,渡江住在吴郡,把姓改爲嬀。五世孫姚敷,重新改姓姚,住在吴興武康。姚敷生姚信,是吴的選曹尚書。八世孫僧垣,是隋的開府儀同三司、北隆公。生二子:姚察、姚最。

察,隋太子内舍人,襲公。	思廉,左散騎常侍、修文館學士、豐城康男。	愷字處平,豫州司户參軍。	璹字令璋,相武后。	昌演,諫議大夫。							
				昌沛							
			珽,户部尚書。	昌原	體權						

				昌潤，宣州刺史。	循棣	殷覿					
					喬栵，將作少監。						
				昌温	齊梧，左金吾大將軍。						
				昌濟							
		惲，符寶郎，襲豐城公。	敬文	行表，郢王府司馬。	崇桂，太子司議郎。	希齊，湖州司功參軍。	弘慶字引之，蘇州刺史。	玉斧			
								孟瑜			
								畹，泗州參軍。			
								疇			
								疄			
最，蜀王友。	思聰，左庶子。	慎盈，壽州刺史。									
					績，曲沃令。	玄，宋城令。	發，右領軍衛將軍。	南仲，右僕射。	衮，太僕寺主簿。		
								亮			

陜郡姚氏亦出自武康。梁有征東將軍吴興郡公宣業，生安仁，隋汾州刺史。生祥。

陜郡姚氏也是源出於武康。梁時有征東將軍吴興郡公宣業，生安仁，是隋的汾州刺史。生姚祥。

祥，隋懷州長史、檢校函谷都尉。	懿字善意，嶲州都督、文獻公。	元景，潭州刺史。	孝孫，壺關令。								
		元之名崇，相武后、中、睿、玄。	彝，鄧、海二州刺史。	闓，越州長史。	俙，門下典儀。						
					俟，太常寺太祝。						
				閬，郫令。	倍，須山令。						
					倫，揚州大都督府倉曹參軍。						
					但						
				闉，貴鄉令。	侑，黃梅令。	承宗					
						珙，霍山令。					
					伾						
				閱，太子司議郎。							
				闢，河南丞。	偁，涇主薄。	勗，諫議大夫。					
					偕，監察御史。	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					

			昪,大理卿。	閎,左拾遺。	怦,寶應令。	丹,陸渾令。	增,滎陽令。				
							均,金華令。				
							蘊,大理司直。	頔,浙西館驛巡官。			
								圭,南昌主簿。			
								進			
						浼,楚丘令。					
						温,尉氏令。					
					悟,襄王傅。						
					憺,淮寧節度押衙,攝鄧州刺史。						
					惇,朝城令。						
					愓,華原令。						
				閈	恬						
					憕						
				閱,洛州參軍。							

			弈字弈,永陽郡太守。	閬,侍御史。	恒,都水少監。						
					愷						
					協,松陽令。						
					愐,右監門率府兵曹參軍。						
					忱,恒王府主簿。						
					憚,左千牛衛兵曹參軍。						
		元素,宗正少卿。	奔,楚州長史。	閑,潤州司户參軍。							
				闇,睢陽太守、右金吾將軍。							
			馮,通事舍人。	闓,餘干丞。							
				論,豫州司户參軍。							
			算,隋陵令。	閈,臨河令。	合,秘書監。						

姚氏宰相二人。璹、元之。

姚氏有宰相二人。姚璹、元之。

婁氏出自姒姓。夏少康裔孫東樓公封於杞,爲楚所滅,子孫食邑於婁,

婁氏源出於姒姓。夏少康的嫡系孫東樓公封在杞,被楚所滅,子孫的封地在婁,因而把婁作爲

因以爲氏，城陽諸縣有婁鄉是也。

姓，城陽諸縣有個婁鄉就是。

師德,相武后。	思穎,介休令。	志學,千乘令。									
			圖南								

婁氏宰相一人。師德。

婁氏有宰相一人。師德。

豆盧氏本姓慕容氏。燕主廆弟西平王運生尚書令臨澤敬侯制，制生右衛將軍、北地愍王精，降後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賜以爲氏，居昌黎棘城。二子：醜、勝。

豆盧氏原先姓慕容氏。燕主慕容廆弟西平王慕容運生尚書令臨澤敬侯慕容制，慕容制生右衛將軍、北地愍王慕容精，歸降後魏，北人把歸義叫做"豆盧"，因而賜豆盧爲姓，住在昌黎棘城。生二子：豆盧醜、豆盧勝。

醜		萇	永恩	通	寬,禮部尚書、芮定公。	承業,領軍將軍。	欽望,相武后、中宗。	靈昭,宣州刺史。	器,桑泉令。	鶚	署,字正名,河南少尹、中牟縣男。生耆,修武主簿;求,虔州參軍。
							欽爽,光禄少卿。		參,右衛將軍。		
									回,京兆少尹。		
									友,萬年令。		
											籍,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
							欽肅				

						懷讓	貞松，宗正卿、中山公。	光祚	建，駙馬都尉。		
						方則	玄儼	至静			
勝	讋元，後魏太保、襄城公。				達，殿中監、靈壽公。	仁宗					
							子騫，監察御史。				
		陸渾				祥	讓		挹	鄭麟	
							順	静			

豆盧氏宰相一人。欽望。

周氏出自姬姓。黄帝裔孫后稷，后稷封於邰，其地扶風斄鄉是也。后稷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曾孫慶節，立國於豳，其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是也。七世孫古公亶父，爲狄所逼，徙居岐下之周原，改國號曰周，其地扶風美陽南是也。武王克商，十一世平王遷都王城，河南縣是也。平王少子烈，食采汝墳。烈生懋，懋生文，文生昇，昇生興，興生晏，晏生安，安生弘，弘生明，明生隱，隱生壽，壽生容，容生休，休生雄，雄生暉，暉生寬，寬生員，員生成，成生邕。秦滅周，并其地，遂爲汝南著姓。生秀，秀生仁，字季房。漢興，續周之嗣，復封爲汝墳侯，賜號正公。以汝墳下濕，徙于安成。十子，長曰球，執金吾，生平陵令應。應生郎中、孝廉道，道生五官中郎約，約生决曹掾燕，燕裔孫表。

豆盧氏有宰相一人。欽望。

周氏源出於姬姓。黄帝的嫡系孫后稷，后稷封在邰，封地就是扶風斄鄉。后稷之子不窋失去了這個官職，逃亡到西戎，曾孫慶節，在豳立國，這就是新平漆縣東北有個豳亭的地方。七世孫古公亶父，受狄逼迫，遷居到岐下的周原，把國名改叫周，這地方就是扶風美陽南。武王戰勝商，十一世平王遷都到王城，就是河南縣。平王的少子周烈，封地在汝墳。周烈生周懋，周懋生周文，周文生周昇，周昇生周興，周興生周晏，周晏生周安，周安生周弘，周弘生周明，周明生周隱，周隱生周壽，周壽生周容，周容生周休，周休生周雄，周雄生周暉，周暉生周寬，周寬生周員，周員生周成，周成生周邕。秦滅周，兼并其地，於是成爲汝南大姓。生周秀，周秀生周仁，字叫季房。漢朝建立，繼承周的後嗣，又封爲汝墳侯，賜名叫正公。因爲汝墳地勢低下潮濕，遷到安成。生十子，長的叫周球，是執金吾，生平陵令周應。應生郎中、孝廉周道，周道生五官中郎周約，周約生决曹掾周燕，周燕的嫡系孫叫周表。

表，梁義、衡二州刺史，襲蓬陵侯。	才卿，隋德延二州刺史、永城敬侯。	懷義，太子右宗衛率。	基字崇業，常州長史。	允元，相武后。							

永安周氏亦出自决曹掾燕。九世孫防，防十三世孫靈超。其先避西晋之亂，南徙居永安黄岡。

永安周氏也是源出决曹掾周燕。九世孫周防，周防的十三世孫靈超。他們的先人躲避西晋之亂，往南遷居到永安黄岡。

靈超，梁桂州刺史、襄城侯。	法僧	孝節，嘉州刺史。	鳳				應	克構，房州刺史。	潯		
									灌字用玉。		
									滌		
									儉		
			鴻	譒，給事中。							
	法尚，隋起部尚書、譙僖公。	紹嗣									
		紹範，左屯衛大將軍、譙敬公。	道務，左驍衛將軍、駙馬都尉、譙襄公。	伯瑜，楚州刺史。	擇從，宣州刺史。	萬					
				勵言字仲玉，少府少監、汝南恭男。	先義，左金吾將軍。						

					先孝,左羽林軍長上。						
	炅字法明,黄州總管、道國公。		惲,梁令。	沛,左拾遺。	瑝,左驍衛兵曹參軍。	墀字德升,相宣宗。	寬鐃,崇文館校書郎。				
							咸喜,京兆府參軍。				
							承規字遐慶。				
							承矩字後慶。	泳字應祥。			

周氏宰相二人。允元、墀。

周氏有宰相二人。允元、周墀。

吉氏出自姞姓。黄帝裔孫伯儵封於南燕,賜姓曰姞,其地東郡燕縣是也,後改爲吉。

吉氏源出於姞姓。黄帝的嫡系孫伯儵封在南燕,賜姓叫姞,封地就是東郡燕縣,後來改姓爲吉。

哲,易州刺史。	頊,相武后。	渾,司勛郎中。									
琚,鄠令。	温,武、禮二部侍郎。										

吉氏宰相一人。頊。

吉氏有宰相一人。吉頊。

顧氏出自己姓。顧伯,夏商侯國也,子孫以國爲氏,初居會稽。吴丞相雍孫榮,晋司空。雍弟徽,侍中,又居鹽官。徽十世孫越,陳黄門侍郎,孫胤。

顧氏源出於己姓。顧伯,是夏商侯國,子孫把國名作爲姓,開始住在會稽。吴丞相顧雍之孫顧榮,是晋的司空。顧雍之弟顧徽,是侍中,又住在鹽官。顧徽的十世孫顧越,是陳的黄門侍郎,孫叫顧胤。

胤,著作郎、餘杭公。	琮,相武后。	潤,秘書郎。									
		浚,齊安太守。									

顧氏宰相一人。琮。

顧氏有宰相一人。顧琮。

朱氏出自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産六子,其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克商,封安苗裔俠於邾,附庸于魯,其地魯國鄒縣是也。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行霸,儀父附從,進爵稱子,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爲楚所滅,故子孫去"邑"爲朱氏,世居沛國相縣。前漢大司馬長史詡生浮,字公叔,大司馬、大司空、新息侯。生下邳太守永,永九世孫吏部尚書尚,尚生質,司徒。質二子:禹、卓。禹,司隸校尉、青州刺史,坐黨錮誅,子孫避難丹楊,丹楊朱氏之祖也。卓生扶風太守龢,龢生上洛太守越,越字元勝。越八世孫丞相行參軍詢。二子濟,濟生冲,冲生威則,散騎常侍、給事中。生騰,字龍懷,陳郡太守。三子:憲、斌、綽。綽字祖明,西陽太守。二子:齡石、超石。騰裔孫建,後周太子洗馬。生僧寧,隋睢陽太守。生操。

朱氏源出於曹姓。顓頊的後代有個六終,生六子,他的第五子叫安。周武王戰勝商,封安的嫡系後代俠在邾,是魯的附庸,封地就是魯國鄒縣。從安到儀父有十二代,開始見於《春秋》。齊桓稱霸,儀父依從,進爵稱子,桓公以後,春秋之後八代就被楚所滅,因此子孫去掉"邑"成爲朱氏,世代住在沛國相縣。前漢的大司馬長史朱詡生朱浮,字叫公叔,是大司馬、大司空、新息侯。生下邳太守朱永,朱永的九世孫吏部尚書朱尚,朱尚生朱質,是司徒。朱質生二子:朱禹、朱卓。朱禹,是司隸校尉、青州刺史,因黨錮之禍被誅殺,子孫避難到丹楊,是丹楊朱氏的始祖。朱卓生扶風太守朱龢,朱龢生上洛太守朱越,朱越字叫元勝。朱越的八世孫丞相行參軍朱詢。二子朱濟,朱濟生朱冲,朱冲生威則,是散騎常侍、給事中。生朱騰,字叫龍懷,是陳郡太守。生三子:朱憲、朱斌、朱綽。朱綽字叫祖明,是西陽太守。生二子:齡石、超石。朱騰的嫡系孫朱建,是後周的太子洗馬。生僧寧,是隋的睢陽太守。生朱操。

操,上開府。	仁軌字德容,孝友先生,太子洗馬。	景,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守乾,衛尉丞。	子羔							

			守瓌，金吾衛大將軍。	子詵							
				子轉，沂州參軍。	重愔	伸	元				
							播時	渙			
								會	堅		
									潛		
									言		
								洌	訓	澮	
										龜從	
										牢	
						傪	彥時	亞	修己		
									綰		
									亶	阮	
										迎	
										光序	
									巖		
								餘	常	歸道	
										濬	
										鶴	
								黨	從		
									巳治，九門令。		

									可芝，右門主簿。		
									貞	危	
										延龜	
										延翊	
							齊時				
							康時				
							佐時				
							厚時				
						倜					
						偁	立少				
							恒生				
							素文				
							珂				
					重寬						
					重邦	公弁					
					重誨	少伯					
						志宏	惠	瓊			
							幹	整	芝		
							琯	圖			
							玠	項	悛		
									正奇		
									瞻		

									朊		
						志方					
						志才					
				子欽							
		暈	守言，海州文學。								
			守信	子華							
		杲，楚州録事參軍。	守訥	子路							
			守瓊，國子監明經。	子岳							
		徵，洹水令。	守讓	子興							
			守謙，零陵尉。	子昇，崇仁尉。	郢	殷衡					
						毅衡					
						季	戡	討			
							液	郜	受		
								朏			
								郅			
								才	琳	應	
						存	岸				
							穎	翻			
							寮				

			守璡	子恂,睦州録事參軍。	元詳						
					道秀						
				子金							
	玘瑁,著作郎、太子典膳郎。	昊,鄭州録事參軍。	守質,明州録事參軍。	子琪	昭						
					演	烈	耀	隨			
				子貢							
				子璋							
			守泰	子良							
		旻,恒王府參軍。	守璿								
			守臣	子隱							
				子輿							
			守登								
		暹,奉禮郎。	守瑕								
			守顔								
		旦									
	敬則,相武后。	光迪,靈州别駕。	守温,洛陽令。								
			守同,堂陽令。	泳,靈州司馬。	省	躬	璠				

				澈，高平令。							
				渙	重熙	詠，良鄉令。	輔	積	賓	降	
										璉	
										確，湖陽令。	頌，河南主簿，生冕、祐。冕生見昌。
											頎
											頊
										厎	勳
											敏
											姚
									剋	蕁	
										騈	
										驎	
										驤，上庸令。	
										廷殷	
									庠		
									廓		
							翼	佐			
								儹	令廼		
									令希		

								仲	咸	皋	
										璟	
										迴	密,工部郎中。
											巒,大理評事。
											岳,工部尚書。
											存古,穀熟令,生穎、華、坤。穎,漣水令,生慶,徐州户曹參軍。慶生景豐,洺州别駕。景豐生仁濟、仁祚、仁愿。華,楚州録事參軍,生閲,殿中侍御史。閲生廉,秘書監,生洞。
										規	知用
											知柔生濤,濤生選益。

								傳			
								僎			
							光啓,户部尚書。	衍	仁誨		
									自新		
									仁範,《春秋》博士。	丕	
										瑋	
								嶠			
						奉新	恒春	少昌			
								少京	琮		
									表		
									均		
							恒覲				
					重胤						
					重魄						
					重制	緒					
						錡					
						紹					
						可南	實				
							諫				
							周	韜	輔		
									弼		

					重馴	思	得一	忠	璨	少連	
										幼	知彦,生絢。
											知虔,生義溪。
			守和,奉禮郎。								
			守滔	涔,殿中監。							

朱氏宰相一人。敬則。

唐氏出自祁姓。帝堯初封唐侯,其地中山唐縣是也。舜封堯子丹朱爲唐侯,至夏時,丹朱裔孫劉累遷于魯縣,累孫猶守故地。至商,更號豕韋氏,周復改爲唐公。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其後更封劉累裔孫在魯縣者爲唐侯,以奉堯嗣,其地唐州方城是也。魯定公五年,楚滅唐,子孫以國爲氏,分仕晋、楚。有唐雎,爲魏大夫。孫厲,居沛國,漢封斥丘懿侯。生朝,朝生賢,賢生遵,遵生蒙,中郎將。生臨邛令都,都生倫,倫生林。林,尚書令,王莽封建德侯。生蔚,國除,徙居潁川。生武威長惠,惠生侍御史賁,賁生大司空珍,珍生會稽太守瑁,瑁生翔,爲丹楊太守,因家焉。二子:固、滂。固,吴尚書僕射。生别部司馬瓊,瓊生宣,宣生晋鎮西校尉、上庸襄侯彬,字儒宗。二子:熙、極。熙,太常丞,娶凉州刺史張軌女,永嘉末,遂居凉州。生輝,字子産,仕前凉,陵江將軍,徙居晋昌。七子:伯廉、威、季賢、幼賢、孝、達、季禮。威爲永世令,生弘。三子:瑶、偕、諮,號"三祖"。

朱氏有宰相一人。敬則。

唐氏源出於祁姓。帝堯開始封爲唐侯,封地就是中山唐縣。舜將堯之子丹朱封爲唐侯,到夏朝時,丹朱的嫡系孫劉累遷到魯縣,劉累之孫仍然守在舊地。到商,改稱爲豕韋氏,周又改爲唐公。成王滅唐,把這裏封給其弟叔虞,後來改把劉累的嫡系孫封在魯縣作爲唐侯,用來繼承堯的後嗣,封地就是唐州方城。魯定公五年,楚滅唐,子孫把國名作爲姓,分别在晋、楚做官。有個唐雎,是魏的大夫。孫唐厲,住在沛國,漢封爲斥丘懿侯。生唐朝,唐朝生唐賢,唐賢生唐遵,唐遵生唐蒙,是中郎將。生臨邛令唐都,唐都生唐倫,唐倫生唐林。唐林,是尚書令,王莽封爲建德侯。生唐蔚,封國撤除,遷居到潁川。生武威長唐惠,唐惠生侍御史唐賁,唐賁生大司空唐珍,唐珍生會稽太守唐瑁,唐瑁生唐翔,是丹楊太守,因而居住在這裏。生二子:唐固、唐滂。唐固,是吴的尚書僕射。生别部司馬唐瓊,唐瓊生唐宣,唐宣生晋的鎮西校尉、上庸襄侯唐彬,字叫儒宗。生二子:唐熙、唐極,唐熙,是太常丞,娶凉州刺史張軌之女,永嘉末年,就住在凉州。生唐輝,字叫子産,在前凉做官,任陵江將軍,遷居到晋昌。生七子:伯廉、唐威、季賢、幼賢、唐孝、唐達、季禮。唐威是永世令,生唐弘。生三子:唐瑶、唐偕、唐諮,稱爲"三祖"。

弘字友明，西涼武興太守。	瑶字昌仁，西涼晉昌太守、永興侯。	契字永福，伊吾王。	褒字玄達，後魏華州刺史、晉昌公。	茂字興，散騎常侍、秦州刺史。	文祖，散騎常侍、大夏郡守。	廣貴，諫議大夫。	懷義，儀同三司、賓部大夫。	孝舉			
					翼字保相，後魏涼州守。	毅字仲卿，後周驃騎將軍、洪和公。	世達，光州守，襲洪和公。	秀實，成州司馬，襲洪和公。	行敏，相州別駕、將陵縣公。	伏郎，襲將陵公。	紹宗
											紹圖
									行表		
									行立		
									行基	尚演，漢州司馬。	萬頃
										尚愔，亳州司法參軍。	萬鈞
								文安			
								文舉，隋右千牛。	行端		
									行直		
								文豪			
								文度，鄆州刺史、尋陽縣男。	處一，南浦令。	同泰，邛州刺史。	
								文壽，雍令。	藝臣，雲中兵曹參軍。		

									仁儉,左翊衛兵曹參軍。		
									懷一		
									固儉		
									劍客		
								文表			
								文邃,隋國子博士。			
								文寂			
								文感	婆伽		
									思孝,左翊衛兵曹參軍。		
									元一,衛州司法參軍。		
									思忠,左翊衛。		
							濟,潁川郡守、陽夏縣公。	玄成			
								玄德,隋親衛。	義寔		
								玄都			
								玄通,遂州司馬、陽夏縣男。	孝約,瀛州參軍,襲陽夏縣男。		

							世徹，後周鄭州刺史、五原郡公。	朝政，隋薊府郎將。	行滿		
								禮政			
								修政			
								弘政			
							世榮，後周武始郡將。	文哲，隋右衛兵曹參軍。	孝讓		
								文律			
								文廓			
								文儼			
								文毓，臨城令。			
							世寵				
							世雅，隋右衛長史。	文協			
								文琮，東宮勛衛。			
								文會，魏令。	固本		
									守一		
									抱一		
									敬		

							世恭，隋左監門將。	文奬，韓州別駕、貴平縣男。	善行，光州録事。		
									善言		
									善見		
							世慎，隋沁州別駕、魏平縣男。	乾蓋，博野令。	希一，霍王府户曹參軍。		
								乾肅			
							世昊	文褒	孝贇		
									孝寔		
								文襲			
						詮字叔卿，後魏大夏郡守。	仕遵，隋監門直長。	文才			
								文軌，隋五泉府別將。			
								文實			
								文智			
						延澄，開府儀同三司。					
						雄字休彦，和州郡守、安陽公。	紹伯，隋朔州總管。				

							楷字子武，左勛衛將軍。	萬壽，純德府果毅。			
								白澤			
							師，隋左勛衛將軍。	太素			
								太力			
						具貴，後魏大都督、車騎將軍。	世儁				
							世珍				
						旭字保光，後周瓜州刺史。	仲璨，秦州守、安樂公。	遐顥，隋邠亳二州守、安樂公。	禕		
								奉義，靈州總管。			
								惲，雍州參軍。			
							仕超，隋雍州司馬、上庸公。	修文，清流令。			
								奉禮，蒲州録事參軍。			
								崇德			
								行實			

							仕球,隋車騎將軍、僰道縣侯。	孝感,建節尉。			
								孝睦			
					保建,後周綏夏二州守、姑臧公。	伯裕,宜城郡守。	崧字懷遠,隋宜陽令。	儼			
						伯華,北齊徐州長史。	德宗,隋領勛衛都督、建節尉。	智節			
								智堯			
							德俊	智英			
								智寂			
								智深			
								智亮			
						詢明,隋新州守。	君謩,秦王府虞侯總管。	振			
								寔			
								日輪			
								羲和			
						晟字遵明,隋普濟府鷹揚郎將。	世辯				

							世才				
							世進，懷舊府別將、龍支縣男。	玄静			
								玄默			
								玄道，清水令。	珽		
									珪		
									瑗，宕州録事參軍。	國昌	
									玠		
									璿，淄川尉。	淄川	
							石師				
							小師，上騎都尉。	和耆			
								無竭			
								文教			
			純字玄粹，後魏太原太守。	令世	靈芝，北齊尚書右僕射、温國公。	邕，尚書令。	羲字君明，隋應州刺史、安富公。	茂倫			
								茂言，朝請大夫。	嗣宗		

							鑒，隋雍州太守、晉昌公。	憲字茂彝、雲麾將軍、安富縣公。	思昚，左千牛。		
									思廉、趙王府典軍。		
								茂純，右勳衛將軍。	節廉，邠州府左果毅。		
								茂琅			
								儉字茂約，禮部尚書、特進、莒國公。	松齡，太常卿。		
									蒙，臨涇府折衝。	循，奉膳大夫。	
										睦	
									同人，司農少卿。	踐貞，揚州都督府參軍。	
										元珍	
									嘉會，洋州刺史。	從心，殿中監。	昕，鴻臚卿。
											晙，太常少卿。
											晦
											晞

										簡心,洛州司録參軍。	昭,河南尹。
											曜,寧王府别駕。
										啓心,綿州刺史。	暉
											晤
											暄,義王府户曹參軍。
									善識,駙馬都尉。	見日	
									觀字黄若,秘書監。	建初	
										建亭	
									波若,趙州司馬。	諲	
									授衣,汝州司馬。	恕,扶溝丞。	
										志	
										愿	
										懿	
										恷	
								敏字季卿,延、濮、青、汴、邠等州刺史。	守臣,舒王府記室。	玘	

										璡	
										琰	暖,通事舍人。
										瑊,郢、陵二州刺史。	
										瑜	
										瑾	
										南金	
									争臣	玄表,左衛大將軍。	思齊,長汀丞。
											思悦,澧州刺史。
											思貞,集州刺史。
										玄逸,魯王府參軍。	思亶,藍田丞。
											思鑒,成都府兵曹參軍。
											思一
		和,後魏兖州刺史。	欽字真孟,陝州守,襲酒泉公。	歡,龍驤將軍。	二政,後周安東太守。	規,雲州守、酒泉公。	世宗,隋洛陽令。	壽,折衝都尉。	休琰,茂州都督。	思莊,鶉觚令。	詒
											誨
										思哲	

										奉先	
										遊方	
										釋之	
										去俗,南鄭丞。	籯金
											季鷹
								儉,霍王府友。	表頤,樂陵令。	渙,鳳州司馬。	
								諧,咸陽令。	休璟,相中宗。	先咨,陳州刺史。	履潔
										先擇,右金吾將軍。	暠
											旻,汾州刺史。
											昪,亳州刺史。
										脩忠,福州別駕。	
										脩孝,南鄭尉。	
										履直,太原府司録參軍。	
								昣,太常博士。	正心,邵州刺史。	潁	
										會,大理評事。	公羽
											公重

										翕	
	諮字守仁,後魏晋昌太守。	揣字子化,北海太守、晋昌公。	儼字整之,東海太守。	輪字文轉,青州太守。	永,後周儀同三司、平壽忠武公。	陵字子雲,儀同三司,襲平壽達公。	怡字君長,内史大夫、漢陽公。	譽字承休,殷州太守,襲漢陽公。	有道字立仁,太僕卿。	瑒字温忠,安養令。	成構
										璲字温禮,左屯衛郎將。	延構,黄岡令。
											承構
											克構
											履構,宗成尉。
									有方		
								鑒字承明。			
							懿字君德,隋、相二州刺史。	傑字志文,安鄉令。	貞亮字固言,巴、隆二州參軍。	嗣本	
										嗣華,嘉興令。	
										嗣宗	同芳
										嗣之,武連丞。	
									貞松字固本,沂水令。	昭華,亳州司倉參軍。	震
											漸
											復

										昭德，洹水令。	咸
											賁
										昭訓，澧陽尉。	豐
										昭忠，望都主簿。	濟
										昭明，益都令。	堯卿
											喬卿
									貞筠字固節，博州參軍。		
									貞質字固行，上縣令。	昭容，遂州司馬。	渙
											渥
										昭獻，犀浦尉。	
										昭望，千乘尉。	
										昭彥	
								爽字志明，相州別駕。	貞操字守直，隆山令。	踐正，胙令。	
										履冰	
									貞泰，祠部員外郎。	越客，滎澤尉。	

									貞敏字守訥,唐隆令。	曉,司勳郎中。	求吉
											令言
										晦,吏部常選。	
										昭	
										暄	
										昕	
									貞節		
									貞觀字守禮,霍邑令。	璹,嚴道丞。	
										瓘	
								英			
								師字志範。	貞廉字守潔。	暹字君邁,太子中舍。	
										昱,上邽令。	
									貞行字守信,九門令。	曇,臨海令。	
										晏,魏州參軍。	
										晃,桂州參軍。	
							防,工部員外郎。	君侯			

								貞儀			
								貞休,鄜州刺史。	詡,唐州司倉參軍。		
									誠	次字文編,中書舍人。	扶字雲翔,福建團練使。生嶠,字仲申。
											嵩字贊休。
											持字德守,容管經略、朔方昭義節度使,檢校户部尚書。生彥謙,字茂業,河中興元節度副使,晉、絳、閬、壁四州刺史,號鹿門先生。生渙。
										歡	
										款字嘉言,侍御史。	技字己有,刑部郎中。
										欣	

									諲，國子監丞。	戩，韶州刺史。	
								遜字志順，簡州刺史。			
						瑾字子瑗，後周開府儀同三司、臨淄文獻公。	詮，車騎大將軍，襲臨淄公。	大智，崇賢館學士，襲臨淄公。	敬輿	文徵	
									知正		
							諒字君直。				
							則字君憲，太常少卿、項城伯。	推賢字尚直，殿中丞。			
								讓德字後己，宋城令。	思忠		
									思雅		
									思元		
							歆字無擇，岐州參軍。	寶藏			
								感行			
							弘字君裕，職方侍郎。	簡字本元，河南令。	抱一字玄珍。	寡悔	

									抱璞字楚珍，雍丘令。	愔	
									抱素字儒珍，靈丘尉。		
								炎			
								皎字本明，尚書左丞、益州長史。	如珪字令問，秘書郎。	成宗	
									如玉字令德，河南府兵曹參軍。	倩	
										偉	
										偲	
									不占字思義，金部員外郎。	黨金	
										南金	
										緘金	
										渾金，隰州司户參軍。	
									不佞字思直，考城令。	訓字辭金，陽安尉。	國華
									之武字知言，懷集令。	惇	

										悰	
									之奇字知子，給事中。	系	
										累	
										繁	
									遺孝字幼忠，汴州倉曹參軍。		
								嚴字本親，記室。			
								臨字本德，雍州長史、工刑兵禮户吏六尚書。	旵字曉明，太子中舍。		
									晃字正明，晉州長史。	黔	
										默	
										點	
									景字廣明，河南府士曹參軍。	紹字遵業，給事中。	朝徹，并府參軍。
											宣慈，右武衛將軍。

									昇字高明，邢州司功參軍。		
								亨字本貞。			
							濬字君賾，駕部郎中。	雕題			
								季友			
								季札			
								長仁			
								叔慈			
								義謙字奉仁，百泉令。	昚微，合州參軍。		
								義友，絳州長史。	言思		
									進思，樂蟠令。	邕，左勛衛府功曹參軍。	
										穆字東良，通化令。	重昌
											重潤
											重曜
											望見
										敬字東鯁，將軍。	

										悌	
										諿字衷潔。	
										竦字衷朝,坊州録事。	
										㥚字衷和。	重華
											入進
											重弼字同節,翊府中郎。
										虔字衷騫。	
										慆	

唐氏宰相一人。休璟。

唐氏有宰相一人。休璟。



唐書卷七十五(上)

表第十五(上)

宰相世系(五上)

敬氏出自媯姓。陳厲公子完適齊，謚曰敬仲，子孫以謚爲氏。敬仲之後至秦有敬丕，丕生教，爲河東太守，子孫因官家焉。裔孫韶，漢末爲揚州刺史，生昌，封猗氏侯。昌生歸。

敬氏源出於媯姓。陳厲公之子完投奔齊，謚號叫敬仲，子孫把謚號作爲姓。敬仲的後代到秦有敬丕，敬丕生敬教，是河東太守，子孫因做官居住在這裏。嫡系孫敬韶，漢朝末年是揚州刺史，生敬昌，封爲猗氏侯。敬昌生敬歸。

歸,南凉枹罕太守。		頻,後魏北絳太守。			顯儁字孝英,北齊僕射、永安侯。	長瑜,合州刺史。	德亮,隋尚書郎。				
					法延			仁綱	彥琮,愛州刺史。		
									山松,澄城令。	暉字仲曄,相中宗。	讓,尚舍奉御。
											誠,右衛大將軍。
											詢,比部員外郎。
											諲,主客員外郎。暉曾孫元膺,河南丞。

										仙客，蔚州刺史。	
					法朗			君私，右衛將軍、黔昌公。			
									昭道	羽，道州刺史。	
								播，給事中。		悱，虞部員外郎。	挺，三原尉。生寔。
						肅字弘儉，隋潁川郡丞。	昶，許州司馬。	則，臨汾令。	德，秘書郎。	揖字伯謙，太子家令。	寰，大理評事。
											寓，河清尉。
										擢	
										括字叔弓，御史大夫，謚曰獻。	審，大理司直。
											密，渠州刺史。生昈，字日休。
											寬，太子詹事。四子：昕字日觀，暤字日新，并右散騎常侍；晦字日彰，

											太子賓客;煦字日彊。昕生蒙,字子正,漳浦尉。晦六子:湘,廬州刺史;沆,易定觀察支使;潾,宣城尉;澥,隴州防禦判官;淑,鳳翔參軍;沉,溧水尉。
											騫,建州刺史。二子:晤,北都留守判官;晊,江西觀察推官。晤生樾,鴻臚丞。樾生館,館生沼。
											安,大理評事。
										撫,太子舍人。	

敬氏宰相一人。暉。　　敬氏有宰相一人。敬暉。

桓氏出自姜姓。齊桓公之後，以謚爲氏。又云，出自子姓，宋桓公之後向魋，亦號桓氏。後漢有太子少傅桓榮，世居譙國龍亢。榮八世孫彝，晋宣城内史。五子：雲、温、豁、祕、冲。冲，荆州刺史、豐城公，生嗣、謙、修。修，晋護軍將軍、長社侯，過江居丹楊。生尹，尹生崇之，崇之七世孫法嗣。

桓氏源出於姜姓。齊桓公的後代，把謚號作爲姓。還有一説，是源出於子姓，宋桓公的後人向魋，也稱爲桓氏。後漢有太子少傅桓榮，世代住在譙國龍亢。桓榮的八世孫桓彝，是晋的宣城内史。生五子：桓雲、桓温、桓豁、桓祕、桓冲。桓冲，是荆州刺史、豐城公，生桓嗣、桓謙、桓修。桓修，是晋的護軍將軍、長社侯，渡江住在丹楊。生桓尹，桓尹生桓崇之，桓崇之的七世孫叫法嗣。

法嗣，鄅王府諮議參軍。	思敏，少府丞。	彦範，相中宗。									
		臣範，京兆尹。	庭昌，刑部郎中。								

桓氏宰相一人。彦範。

桓氏有宰相一人。彦範。

祝氏出自姬姓。周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後於祝，後爲齊所并，其封域至齊之間祝阿、祝丘是也。後漢有司徒恬，孫羲生廣，廣爲始平太守，子孫留家焉。生魏太中大夫仍，仍生諶，晋驃騎府司馬。諶生偃，散騎常侍，以平關中兵寇，封始平縣伯。生瑜，瑜生熙，熙生寶，三世襲封。二子：老、歸。老，後魏輔國將軍、中外都督。二子：猷、俟。

祝氏源出於姬姓。周武王戰勝商，封黄帝的後代在祝，後來被齊所兼并，其封地就是到齊之間的祝阿、祝丘。後漢有司徒祝恬，孫祝羲生祝廣，祝廣是始平太守，子孫留居在這裏。生魏的太中大夫祝仍，祝仍生祝諶，是晋的驃騎府司馬。祝諶生祝偃，是散騎常侍，因爲平定關中兵寇，封爲始平縣伯。生祝瑜，祝瑜生祝熙，祝熙生祝寶，三代承襲封爵。生二子：祝老、祝歸。祝老，是後魏的輔國將軍、中外都督。生二子：祝猷、祝俟。

俟，後魏中散大夫、博平縣侯。	昭	统字文宗，後周武平令，襲侯。	臧字伯良。								
			嘉字仲良。								

			緋字叔良，峽州司法參軍。	玄珪字文命，修武令。							
					騆						
				欽明字文思，相中宗。							

祝氏宰相一人。欽明。

祝氏有宰相一人。欽明。

紀氏出自姜姓。炎帝之後封於紀，侯爵，爲齊所滅，因以國爲氏。隋有司農少卿和整，世居天水上邽，生士騰。

紀氏源出於姜姓。炎帝的後代封在紀，是侯爵，被齊所滅，因而把國名作爲姓。隋朝有司農少卿和整，世代住在天水上邽，生士騰。

士騰，隋翼州刺史。	儼，雍州司倉參軍。	先知，御史中丞。	黄中								
		全經，户部郎中。	謙								
			咸								
	及，廓州刺史。	處訥，相中宗。									

紀氏宰相一人。處訥。

紀氏有宰相一人。處訥。

鄭氏出自姬姓。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是爲桓公，其他華州鄭縣是也。生武公，與晋文侯夾輔平王，東遷于洛，徙溱、洧之間，謂之新鄭，其地河南新鄭是也。十三世孫幽公爲韓所滅，子孫播遷陳、宋之間，以國爲氏。幽公生公子魯，魯六世孫榮，號鄭君，生當時，漢大司農，居滎陽開封。生

鄭氏源出於姬姓。周厲王的少子友封在鄭，就是桓公，封地就是華州鄭縣。生武公，和晋文侯輔佐於平王左右，東遷於洛，遷到溱、洧之間，叫做新鄭，這地方就是河南新鄭。十三世孫幽公被韓所滅，子孫流離遷移到陳、宋之間，把國名作爲姓。幽公生公子魯，鄭魯的六世孫鄭榮，稱爲鄭君，生當時，是漢的大司農，住在滎陽開封。生鄭韜，鄭韜生江都守鄭仲，鄭仲生鄭房，鄭房生趙相鄭季，

韜，韜生江都守仲，仲生房，房生趙相季，季生議郎奇。奇生稺，漢末自陳居河南開封，晉置滎陽郡，遂爲郡人。稺生御史中丞賓，賓生興，字贛，蓮勺令。興生衆，字仲師，大司農。衆生城門校尉安世，安世生騎都尉綝，綝生上計掾熙，熙二子：泰、渾。渾，魏少府大匠。渾生崇，晉荆州刺史。崇生適，適生隨，扶風太守。隨生趙侍中略，略六子：翳、豁、淵、静、悦、楚。豁字君明，燕太子少傅、濟南公，生温。温四子：濤、曄、簡、恬。濤居隴西。曄，後魏建威將軍、南陽公，爲北祖。簡爲南祖。恬爲中祖。曄生中書博士茂，一名小白，七子：白麟、胤伯、叔夜、洞林、歸藏、連山、幼麟，因號“七房鄭氏”。大房白麟後絶，第三房叔夜後無聞。

鄭季生議郎鄭奇。鄭奇生鄭稺，漢朝末年從陳遷到河南開封，晉朝設置滎陽郡，於是成爲本郡人。鄭稺生御史中丞鄭賓，鄭賓生鄭興，字叫贛，是蓮勺令。鄭興生鄭衆，字叫仲師，是大司農。鄭衆生城門校尉安世，安世生騎都尉鄭綝，鄭綝生上計掾鄭熙，鄭熙生二子：鄭泰、鄭渾。鄭渾，是魏的少府大匠。鄭渾生鄭崇，是晉的荆州刺史。鄭崇生鄭適，鄭適牛鄭隨，是扶風太守。鄭隨生趙的侍中鄭略，鄭略生六子：鄭翳、鄭豁、鄭淵、鄭静、鄭悦、鄭楚。鄭豁字叫君明，是燕的太子少傅、濟南公，生鄭温。鄭温生四子：鄭濤、鄭曄、鄭簡、鄭恬。鄭濤住在隴西。鄭曄，是後魏的建威將軍、南陽公，是北祖。鄭簡是南祖。鄭恬是中祖。鄭曄生中書博士鄭茂，另有個名叫小白，生七子：白麟、胤伯、叔夜、洞林、歸藏、連山、幼麟，因而稱爲“七房鄭氏”。大房白麟絶後，第三房叔夜的後代情況已不清楚了。

胤伯,後魏鴻臚少卿。	希儁,州主簿。	道育	德政	玄瑾,蒲圻令。	楚基,青州司馬。	文權,栝蒼令。	望				
							仙,饒州長史。	迪,棘城尉。			
							楚				
						仁璀,安平丞。	仙居,光祿寺丞。	九臯,徐王功曹參軍。			
								幼奇	廣壽		
									廣名		
					知節,渤海令。	休文	洮,封丘丞。	萬石			
								黃通			

								黃裳			
							淳，益都丞。	彥甫			
								夷甫			
								潤甫			
								山甫			
								瑩甫			
								琇甫			
							滔				
						休鄰，徐城令。	岸，魯山丞。				
							岂				
							岌				
							崖				
						休徵，封丘丞。	微				
				玄珽，翼水令。	大力，一名延嗣，攸丞。	謇	荀鶴，密州司倉參軍。	閿，秦州司馬。			
								閈			
							卓然，新鄉令。	閬			
								閑			
								闤			
						續，比部郎中。	展，虢州長史。	增			

								鷹			
							闐				
							選				
				玄珪	延州，寧州司馬。	春卿，汴州功曹參軍。	翾，湖州兵曹參軍。				
							鸛	小寶，海陵尉。			
						叔卿	貽孫	小觀			
			子質								
			德音，固安令。	元將，武昌令。	宣道，雍州司法參軍。	愛同，澤州參軍。	元簡，聞喜主簿。	鴻			
								鷟			
						神力，侍御史。	觀喬，方興令。	勗明			
								藏明			
						含章，滑州司士參軍。	萱，松陽令。	鵬			
								鶚			
								鵙			
						日休，曲沃令。	調				
							諗				
					智藏	敬之					

				元器，易州倉曹參軍。	崇慶	琮	讓				
							克禮，滑州户曹參軍。				
							喜，棗彊丞。	鷗	坦		
									昇，定州法曹參軍。		
									峘，内丘丞。		
									昱		
									峴		
							睿				
					崇業	令安					
				元弼	知運	琨	胤，獻陵令。				
							敦佺				
				脩松，一名元宗，莘令。	進思，句容尉。	茂先，安陸尉。	揚名，渝州司馬。	昌			
								暈，滑州參軍。			
								旻			
							光輔，豐城尉。	宰			
							濤				

							抱劍,海州司户參軍。	台			
						敬賓	環				
							茵				
					退思,長葛令。	茂實,撫州録事參軍。	幼睦,餘干尉。	換			
								攄			
								揔			
								抒,湖城令。			
							偃,郯城令。	札			
								援,上元主簿。	承		
							偘，汲丞。	勸	玉山		
							伾	揀			
								操			
						瓘,登州户曹參軍。	守廣,昇州司倉參軍。	早,六合尉。	子中		
								杲			
							免	建			
							翊,宋州司兵參軍。	巽,扶溝尉。			

							潤	穎子			
					言思,泗州刺史。	琇,霍丘令。	蕙	震			
								惲			
							荃,穎王府胄曹參軍。	亘,屯留丞。			
								嬰,大理評事。			
								豐,正平令。	小誦,神童出身。		
								益,黃梅丞。	最新		
							橋,通川令。	賁	良寶		
								忠恕,吴令。			
								韶舟,南宫尉。	有悌		
							植,壁州刺史。	惲,蒲州參軍。			
								怦,湘潭令。			
							若,代州參軍。				
							華,南陵令。	宥,博州參軍。			
								宇			

						懷隱，齊州刺史。	繽	邈			
								造			
							芬，鹿城令。				
							糾，魯山令。	遵			
						球，歷城令。	萬，緱氏丞。				
							藝				
							翱				
					行思，臨汾主簿。	沛，原武令。	友義，一名堅。				
						如玉，撫州長史。	暈，荊州録事參軍。				
							士宗	閔子			
							術				
							文宗				
						漪，華州司士參軍。					
						淑，新鄉丞。	敦伶	懿			
						玘，一名綺。	弇	遂			
								連			

							長詢，江都丞。	從正			
								汝爲			
								汝良			
								汝弼			
								汝方			
							贊，懷州倉曹參軍。				
							準，揚子丞。	自敏			
								自寬			
							申，滎澤尉。				
					延徽，翼城令。	澤	釗				
							銑				
							幼成				
						璬，昭義主簿。	扎				
							說，長洲尉。				
							楚，潭州參軍。				
						元叶，房州司馬。	芝，監察御史。				
							萱				

							芷				
							著				
						孚	晉客，清溪令。				
							勵				
							蓁				
						琳，文州錄事參軍。	蘭，廣州參軍。				
					勤思，項城令。	隨武，西城尉。	介，歷城尉。				
							合				
						如琨	翰				
					再思，一名崇順，鄆州刺史。	嵩，涇州錄事參軍。	子明				
							子猛				
						岌，芮城丞。	仲适，涇尉。	宰			
							犀				
						岑，司門郎中。					
						象初					
			子裕，武康太守。	弘諒，涇州司法參軍。	仁儉，壽春令。	思敏，餘杭尉。	令秀	光應			

					仁愷,密州刺史。	愛客,貝州刺史。	令同,沂州司馬。	光訓	纘		
								光誼,鞏丞。	綸		
									絢		
							令實,澤州司士參軍。				
						秦客,澤州司馬。	令一,介休主簿。	萼			
						齊客,齊州司馬。	庭玉,復州刺史。	膺夢,司農主簿。	駼,太原府參軍。		
									騊	路	溉字穎文。
								周,一名膺蕬。	驤		
									驥		
								膺石,一名漢,少府丞。	駒		
									騏		
						知十,永年令。	延業,宣州司户參軍。	光賓			
							延祚,楚州司馬。	光國	孟嘗		
								光振,廬州録事參軍。	求道		
								光裔,左驍衛倉曹參軍。			

							令則,金鄉令。	光系,蒲圻尉。			
							令構,遂州長史。	光鄰,河間丞。			
								光昭,餘姚尉。			
								光宗,果州別駕。			
								光贊			
						洪,一名盧客,臨汾令。	令從,符離令。				
							令源,鹽州團練判官。				
							令球				
							令諲,潁州司功參軍。	光襲,汝州録事參軍。			
								光紹,滁州司户參軍。			
								光林			
								光儀			
								光被			
							令瑜,汴州參軍。	成溢,信王府參軍。			

						越客，一名固忠，工部侍郎。	令琨，太僕寺主簿。	季良，澧陽尉。			
								惟清			
							令詵	光進			
								光遂			
						慈明，豪州刺史。	令璋，申州兵曹參軍。				
							令璡，左司郎中、國子祭酒。	受，京兆府參軍。	權，萬年令。		
								萬	載		
								甫，舒州刺史。	逌，右衛率府倉曹參軍。		
									奉		
						邠卿，宋州刺史。					
						信卿，武城令。	令超，頓丘令。	黄通，清流令。			
								溢，合肥尉。			
								成孫，陽翟尉。			
								有，鄆城尉。			

								申，京兆府司兵參軍。			
							令望，滑州司馬。	豫，太康尉。			
								鼎			
			子柔，合州别駕。	師萬，靈山令。	依仁						
					依義，湘鄉令。	允恭，潞州録事參軍。	東里，陽翟尉。	之均，匡城尉。			
								之久，臨邑尉。			
								之峻，安豐丞。	偲		
									像		
									克濟		
								之成，豫州參軍。			
								之秀，豫州參軍。			
							南郭，陽翟尉。	之象，陳州司兵參軍。			
								之相			
								之尚，鍾山尉。			
					依禮						

					依智,偃師尉。	允元,來庭尉。	良,伊陽尉。	之英,武德尉。			
						允貞,登封令。	常,鳳翔司户參軍。				
							長	之衆			
			穆先,隋夷陵令。	弘幹,鼓城尉。	思玄,沁州司馬。	璿,河南少尹。	溥,左庶子。	華,太常博士。			
								聿,陽翟尉。			
								平,吉州刺史。	壽孫		
							洌,鞏丞。	杞,江都尉。	暐,華陰尉。		
									暤		
									晫		
								申,魯山令。			
								皐,常州參軍。	魴字嘉魚。		
								閔,殿中侍御史。			
					思静	玠					
						璬	兢,下邑令。	皋,易州參軍。			
								鞏	黄中,洪洞尉。		
				德英	嘉瞻,合肥令。	知微,大理司直。	邃,武康令。				

				弘簡，鄭丞。	崇由，周令。	翯，歷城丞。	遵悌				
						暹，長山主簿。	愛，汝州司士參軍。	芳，潞州司兵參軍。	鎮		
						昇，穀熟令。	韶，鉅鹿尉。	常			
							遵憲，蓬萊令。	順			
							庭璘				
							巨，廣州司法參軍。				
						昂，長河令。	發，武城尉。	方回			
							損，蓨尉。				
							利，資陽令。				
					九辨，安平令。	宏之，定州刺史。	超，奉先尉。	迪			
							庭休，益州司士參軍。				
							賁，許州刺史。	迡，浚儀尉。			
							巽	興門			
							豐，銅鞮尉。	榮門			
						景	進	燕			

								宥			
							遵意,易州刺史。	良輔,相州司馬。			
							遵古,中郎將。				
							回				
						清一	臨				
							丘	宅栩			
							顔,太子舍人。	大聰			
						澄一	子哲				
	幼儒,後魏侍中。	敬道,開州刺史。	正則,復州刺史。	孝謨	行信	拯	言				
						貞	如珪				
							如璋				
				孝徽	行瑜	元果	光復				
							光庭,海州倉曹參軍。				
					行琳	處寂					
				德峰,通事舍人。	行善,廬州司馬。	思挹,和州別駕。	緒	環			
								珙			
							緯,豪州法曹參軍。	瑱			

								美秀	延惠		
							繹,巴州録事參軍。	琬	興嗣		
								璆			
								瑍			
								琪			
							紀				
							緂,洺水尉。				
							縝				
						思本,婺州司法參軍。	緘	楷,沂州司户參軍。			
							綜				
					行之,亳州刺史。	思宗,潞州録事參軍。	紹,金鄉丞。	銑,襄州參軍。			
						思莊,孝義丞。	續,義陽丞。	懌,潁陽丞。	遇		
									遵	天雄	
								憬,沛令。			
								愉,長城令。			
						思齊,秋官員外郎。					

				德秀，江陵令。	行邕，荆王府參軍。	元祥	茂先				
							叔丘，雍州録事參軍。	彭祖			
							季立				
					行穎，衛州司馬。	元祚	履貞	公幹			
						元裕，柏仁令。	履信，鄗令。	公器			
								公才			
							履讓，博州長史。				
							履義	公舉，鄆州司户參軍。			
						元哲，儀王文學。	履順，代州參軍。	公瑱，潞州參軍。			
							方説	公瓊			
								公瑜			
								公璠			
					行欽，合州長史。	遠，河内令。	子良，信王府文學參軍。	寬，洛陽尉。			
								恕，成武尉。			

							子展，鄖城令。	咸，盛唐令。			
							子産，沂州司士參軍。	盛，遂安尉。	從長		
						元祐，洹水令。	子昂，建州司法參軍。	棻			
								棨，河中倉曹參軍。			
								棨，郊社丞。			
							子晏，相州司法參軍。	彙			
								集			
						思訓，雷澤令。	子罕				
				德挻	行純，滑州長史。	守素，左清道細引。	昌期	論			
					行顛	恭先，合州功曹參軍。	恒，左清道率府率。	幹			
					行倫，宿預令。	宗先，洵陽令。					
						紹先，溫州司馬。	暴				
						崇先，冀州功曹參軍。	昱				

							晁				
							暈				
						景先,饒州户曹參軍。	偁				
							偃				
							倨				
							伋				
				德本,晉州長史。	行表,鄧州司馬。	炯,劍州長史。	虚己	才子			
							庭珍,鹿邑令。	渾,左清道録事參軍。			
								湜,浚儀丞。			
								潤,汴州參軍。			
							羽客	百宜			
								千宜			
								萬宜			
							佺期				
						燿,密令。	虚受,太康令。	濬			
							虚舟,德州司户參軍。	漸,恒州參軍。			
							虚心,亳州倉曹參軍。	涉,枝江丞。	鳳池		

								洽			
								泌			
							虛白				
						熺，邵州倉曹參軍。	昌庭				
						燧，滏陽令。	庭芳				
							庭璬				
							庭玢				
							庭珪				
						炫，左司禦率。	過庭，鞏洛府別將。				
							光庭，貝州參軍。	銳，洛陽尉。	慈明		
									季方		
							據				
						焯，邢州功曹參軍。	數，德州司士參軍。				
					行質，柏仁令。						
					行儼，汲令。	守忠，劍州功曹參軍。	恒				
							彪				

						守毅，東陽主簿。	趨庭，潁州司馬。	演	琯		
								洊	士素		
								沼			
								沇			
								誠庭			
						行均	煥，宋城尉。	載			
								子方			
				德淹	行諶，薩寶果毅。	琰，歷城主簿。	嵩，長水令。	湜	銳，餘杭尉。		
							巖，京兆少尹。	潤，太府寺主簿。	鉷，太康丞。		
									淮，本名鎰，昭應尉。		
									鋒，京兆府倉曹參軍。		
									鍊，萬年尉。		
									錞		
									湘		
								泌，長安尉。			
							甹，倉部郎中。	澣，洪州功曹參軍。	越		

								滂，監察御史。	鋗，贊善大夫。		
								渾，坊州刺史。			
							建，滎陽丞。	澟，蔡州倉曹參軍。			
							崟，宋州刺史。	澄，河陽丞。			
								滌，乘氏尉。			
								漪			
								溶，江都尉。			
								汶，　密尉。			
								湞，天長尉。			
						瑾	岌，揚州參軍。	淑			
								洌			
			正義，隰州司馬。	文沾，并州司户參軍。	延祚						
					延業						
				文湛，洪州別駕。	行顗	思慎					

		敬德,後周青州刺史、新陽伯。	振,紀王録事參軍。	元良	大壽,胡蘇令。	崇憲,萊州長史。	響,曹州司兵參軍。	恕	郁		
							歆,扶風令。	悆			
							韶,新平令。	子潤,海州倉曹參軍。	彦輔		
									彦倫		
								子光,楚州功曹參軍。			
								子倩,監察御史。			
							廣	懿			
								愨			
						顯宗	羨門,臨海尉。	昌意			
							師門,鉅野令。	安期,魏丞。	覿		
							雍門,齊州倉曹參軍。	衡			
							廑,脩武尉。	光期,白檀府果毅。			
								佺期,須昌丞。			

							昂,成武尉。	多適,扶溝令。	内省,兗州司户參軍。		
								容卿			
								衮,金鄉丞。	Θ		
									竦		
				元軌,緱氏令。	玄亘,太谷令。	知人字行滿,周王府典籤。	銑,武進主簿。	脩			
							鈇,義興尉。	循,華陽尉。			
							鈞,光州司馬。	見			
						知賢,一名行善,蜀州長史。	洽	琁			
							汪,長林令。	昭			
								暉			
								晅			
						知道,雅州司法參軍。	濟,信都尉。	萱			
								蕭			
								蒨			

			機,義寧令。	世翼,揚州録事參軍。	玄之,鍾離尉,以弟子繼。	文,著作佐郎。	平,太府寺主簿。	遜,襄城尉。			
							昂	迪,太廟令。	復,靈昌尉。		
							厚,池州司馬。	運,全柳丞。	魯字子儒。	蕡	
										蕘字堯臣。	
										薦字茂華。	
										藹字虞風。	
								昌阜,新鄭主簿。			
							鞏,壺關令。	謙,脩武尉。			
								達			
								述			
							原,河中府倉曹參軍。	迴,梁主簿。			
								迺			
								遵,天長主簿。			
								薳			
							季良,衢州録事參軍。	造			

								遐,衡山令。			
						日新,榆次令。	肱,朝邑尉。	倫			
								召			
								奇童			
							摶				
							振,江陵府倉曹參軍。	斌孄			
								詢謀,長安主簿。			
								諫誨			
							選,洺州倉曹參軍。	梓材,太廟齋郎。			
								仙壽			
								巉			
				世斌,左司郎中。	玄嘉,長水令。	延暉					
				世將							
				世方,安次丞。	玄一,左千牛衛長史。	永,比部郎中、陽武男。	伯邕,金州刺史。	係,京兆府倉曹參軍。	康老		
							仲和,萬年尉。	佐			
								佑			

							叔華，職方郎中。	佋，萬年尉。	惟直		
									惟恭		
									惟義		
									惟表		
									惟簡		
							叔清字貽慶，夔州都督。	伸字君舒，鄂岳觀察使。	休		
								修，馮翊尉。			
								侹，虢州文學。			
							季榮，京兆府士曹參軍。	循，脩武尉。			
								儀			
					玄縱，千牛長史。	勉，紫微舍人。	豐，無錫尉。	立言，蕭主簿。			
								立則，左驍衛兵曹參軍。			
							益				
						武，竟陵令。	解，殿中侍御史。				
			撝，後周行臺左丞。	弼諧，東莞令。	脩道，隴州司户參軍。	奉忠					
						延禕					

						奉先					
				弼誠,解令。	九思,流水令。	曾,慈州刺史。	長裕,許州刺史。	迅,監察御史。	文通,曾山尉。	倣	受一
								歡,侍御史。	球之		
									叔獻,容城令。		
									叔向		
									仲容		
									季達		
									仲堪		
									季熊		
									仲均		
									珪璋		
									韞玉		
									藏師		
								諒,冠氏令。	珦瑜,相德宗。	覃,相文宗。	裔綽,秘書監。
										朗字有融,相宣宗。	勤規
										潛字無悶。	
										權	
										顒	
										泳	

									咸悅，安邑尉。		
									利用，澤州刺史。	涯，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紹素字昌符。
											合敬，諫議大夫。
											延休，山南西道節度使。生拱，字公庭。
											紹業，荆南節度使。生鈞，字化光。
										渤，兗海節度使。	弘業，二子：寔字蘊文，稼字德豐。
											弘範字昌儀。
									良弼		
								慈明，太子舍人。	餘慶，相德宗。	澥，本名淳，興元節度使。	允謨，宋州刺史。
											從讜，相僖宗。生璘，字華聖。

											處誨字延美，吏部侍郎。五子：羲字堯卿，福字子貞，祁字爲霖，祚，祐字垂吉。生受益，字謙光。
											茂休，初名茂諶。
									承慶		
									膺甫，楚州刺史。	漳，太子少傅。	
										泓，河西丞。	
									具瞻，涇陽尉。	涓字道一，太原節度使。	昌圖字光業，户部侍郎。
									羽客，通州刺史。	灣	
										溶	
										洿	
										瀆	
									嘉賓，兼殿中侍御史。		
									見利，當陽令。	渾	

								申,金華尉。	式瞻,衢州刺史。	遐	彥特字翊臣。
									則之,驍衛兵曹參軍。	猗,撫州刺史。	允升
											延昌,相昭宗。
											延濟字正卿,太常博士。
								少微,岐州刺史。	朝,金州刺史。	弘宗	
										弘毅	
							景復,殿中侍御史。				
							景融				
					九臣,山茌令。	子晉,新鄉尉。	紹				
						子春,監察御史。	叔文,河清尉。	士深			
								士清			
							伯高	翁歸			
								翁喜			
								翁胤			
							季札	士林,著作郎。			
								士平			

							仲均	士良,鳳翔少尹。			
								士則			
							季隨				
						子長,盱眙令。					
					九言,徐州參軍。	詮					
						沓,婺州刺史。	成,宣城尉。	琬,亳州司户參軍。			
								倜			
								偊			
								倕			
								僔			
								羣			
						香					
					九同,上黨丞。	普					
						會					
					九徵	習	衡,太子司議郎。				
							璩,太子司議郎。	昱			
								昇			
							璆	説			

								淑			
							瑱	恕			
								瑟			

南祖鄭氏: 南祖鄭氏:

簡,後魏平南諮議參軍。	靈虬。滎陽太守。	悦,安遠司馬。	鼎,後周西豫州刺史。	常, 隋郢州刺史。	鎬,綿州刺史。	孝仁,臨洮郡司户參軍。	君嶷,湘源令。	興宗			
							君徽,内直監。	林宗			
								景宗			
								智積			
						孝德	君璉				
						孝儇,南會州長史。	君瑾				
					神符,隋殿内少監。	孝寬,黄州刺史。	文帝,渠州刺史。	思言			
								元瑜			
							文哲,潞州參軍。	思證			
								思督			
								思諤			
					昌, 隋永熙郡太守。	孝昂	知詳				
							知瑶				

					衡，隋潞州長史。	玄膺	保護				
					威，隋涿郡掾。	道果，吉州參軍。	君琰，晉州司馬。	居士，壽丘主簿。	恁	述，左金吾兵曹參軍。	
										迥，宣州兵曹參軍。	
										邁，長子尉。	
								眺			
								鈞			
							君業				
							君璋				
						孝僨	乾福，壽春丞。	震			
				師，隋祠部員外郎。	胄，儀曹郎。	喜見，宋州司士參軍。	亨				
							素				
		道德，安州刺史。	希義，兗州刺史。	道蓋，太常少卿。	元長，隋洛南令。	大隱，萬州參軍。	志玄，九門主簿。				
					元胤	仁統，楚州司倉參軍。	遺福				
					元恭，隋義興丞。	正衡，綿竹令。	從周	儦，殿中侍御史。	誧，真源尉。	季良	
									諗，瀛州長史。		

									說，汝陽主簿。		
								倓			
								佚			
					元讓	師伯，括州司馬。					
				德猷，司徒中兵參軍。	元直，隋新安令。	爲範	文譽	休祥			
								休業			
							勞心	休光	推		
						爲善，邢州司兵參軍。	虛受，大斌丞。				
	白虬	尚仁，吉州刺史。	彦	景山，北齊雄毅將軍。	伯愛，鄆州司倉參軍。	身正，高苑令。					
			次珍	寶，隋和州刺史。	道成，紀王府司馬。	履仁，郫令。	元敬，地官員外郎。			正則，郢州刺史。	
										審則，明州刺史。	
	季方，汝陽太守。	盆生，後周光州刺史。	鴻猛，和州刺史。	士則，隋閬州刺史。	文表，蓬州刺史。						
					思忠，桂州司法參軍。	之諒	進				
						之信	逸				

						之皓	逷				
				士譽	才挺	大絢，給事中。	德琮，嵐州司法參軍。	令問			
								令望			
			鴻泉，驃騎將軍。	貴，永城令。	福常	思義，蓬州參軍。					
						思宰	攸縱				
	季騧，滎陽郡太守。	穎，宛陵令。	子規，後周溫州刺史。	海，陟州刺史。	德仁，藍田令。	大雅，陳州司户參軍。	嗣某，聊城主簿。	君嘉			
								構			
								胤			
								祚			
								挺			
								秀			
							履忠				
							嗣冲				
						大惠	嗣諶	神玉			
							嗣默				
							嗣倫，安仁簿。	如玉			
								叔獻			
								季常			
							嗣同				

							嗣喬				
							嗣丘	喜			
								成家，左司郎中。	宣		
									潡		
									渙		
								成相			
						大威，河陽令。	文叡，清河令。	懋			
								愿			
								懿			
						弘禮，懷州刺史。	景略				
							景福				
					德崇，憲部郎中。						
					德玄，藍田令。	言約，陳州刺史。	道爽，鄭州司倉參軍。				
							道明，綿州司法參軍。				
							道望	諤	揔		
							道宏				
					乾嘉，隋侍御史。	大令，介休令。	抱本，金州參軍。	利國			
								利涉			

						遵古					
						言顧，魏州司户參軍。	福安				
							福慶，普安令。				
							福同				
							居貞，澤州司兵參軍。				
		宵，河間太守。	伯欽，冀州刺史。	孝紀，郡中正。	過庭，蓨令。	玄崇，江夏令。	損之				
							景初				
						崇節	元輔				
						崇業，本名崇基，永州司馬。	杳，河陽丞。	洄			
								幼成			
								岳，鄠令。			
								羨，池州刺史。	紞，西尉、大理評事。		
									絪字文明，相德宗。	祗德，兵部尚書。	顥字養正，駙馬都尉。二子：韜光，户部尚書；凜字冬暉。

											頊，廣文館助教。八子：承休、孺復、藩、表微、寡尤、嶠、嗣光、嗣宗。承休，户部尚書。孺復，復州刺史，生曙，龍興尉。藩字内華。表微，江陵少尹。寡尤，解州榷鹽巡官。嶠，太子詹事，三子：莅，華陰令；革，武功令；蒖，泌陽令。嗣光，奉先令，生譜。
											顒字又仁，嶺南節度副使。

											碩，真源令。
											頻，眉州軍事判官。
											頎，禮部侍郎。
											就字成美。
											晳字澤美。
										秉彝，懷州長史。	
										弘乂，昭應尉。	
									綬，洛陽令。		
									縕，職方郎中。	處冲，檢校禮部尚書。	揆，長安令。
											損字慶遠，禮部尚書。
											拙字道弘，都官郎中。
											撰字文規，河中少尹。
										憲字均持。	頎字廷美。

							習,宋城尉。	汭,諫議大夫。	紓		
									純		
									繒		
									緄,太子洗馬。		
								援,京兆司田參軍。			
								閑,萊州刺史。	繪		
									綽		
									總,寧國令。		
									緗		
									絅,登州長史。		
								倫,丹陽尉。	縱		
									約,尉氏令。		
		昞				嘉範,景谷令。	撫俗,徐城令。	洪,涼州司户參軍。	儋,檢校工部尚書、河東節度使。	仁本	
										仁約	
										仁載	

滎陽鄭氏又有鄭少鄰。

滎陽鄭氏又有個鄭少鄰。

少鄰,鄭州司士參軍。	穆,河清令。	亞字子佐,循州刺史。	畋字台文,相僖宗。	凝績字裕聖,户部侍郎。	紹餘字垂芳。						
			畯,秘書監。								
			玭字輔臣。								

滄州鄭氏:

滄州鄭氏:

蕃	則	玄昇,衛州刺史。	徇,右拾遺。								
			愔,相中宗。								

鄭氏定著二房:一曰北祖,二曰南祖。宰相九人。北祖有珣瑜、覃、朗、餘慶、從讜、延昌,南祖有絪,滎陽鄭氏有畋,滄州鄭氏有愔。

鄭氏確定的是二房:一是北祖,二是南祖。有宰相九人。北祖有珣瑜、鄭覃、鄭朗、餘慶、從讜、延昌,南祖有鄭絪,滎陽鄭氏有鄭畋,滄州鄭氏有鄭愔。

鍾氏出自子姓,與宗氏皆晋伯宗之後也。伯宗子州犂仕楚,食采於鍾離,因以爲姓。楚漢時有鍾離眛,爲項羽將,有二子:長曰發,居九江,仍故姓;次曰接,居潁川長社,爲鍾氏。漢有西曹掾皓,字季明,二子:迪、敷。迪,郡主簿,生繇、演。繇字元常,魏太傅、定陵侯。生毓、會。毓字稚叔,侍中、廷尉。生駿,駿字伯道,晋黄門侍郎。生曅,字叔光,公府掾。生雅,字彦冑,過江仕晋,侍中。生誕,字世長,中軍參軍。生靖,字道寂,潁川太守。生源,字循本,後魏永安太守。生挺,字法秀,

鍾氏源出於子姓,和宗氏都是晋伯宗的後人。伯宗之子州犂在楚做官,封地在鍾離,因而把鍾離作爲姓。楚漢時有個鍾離眛,是項羽的將,有二子:長叫發,住在九江,繼承原來的姓;次叫接,住在潁川長社,是鍾氏。漢代有西曹掾鍾皓,字叫季明,生二子:鍾迪、鍾敷。鍾迪,是郡主簿,生鍾繇、鍾演。鍾繇字叫元常,是魏的太傅、定陵侯。生鍾毓、鍾會。鍾毓字叫稚叔,是侍中、廷尉。生鍾駿,鍾駿字叫伯道,是晋的黄門侍郎。生鍾曅,字叫叔光,是公府掾。生鍾雅,字叫彦冑,渡江在晋做官,任侍中。生鍾誕,字叫世長,是中軍參軍。生鍾靖,字叫道寂,是潁川太守。生鍾源,字叫循本,是後魏的永安太守。生鍾挺,字叫法秀,是襄城太守、潁川郡公。生鍾蹈,字叫之

襄城太守、潁川郡公。生蹈，字之義，南齊中軍。二子：嶼、嶸。嶼字秀望，梁永嘉縣丞。生寵，字元輔，爲臨海令。避侯景之難，徙居南康贛縣，生寶慎。

義，是南齊的中軍。生二子：鍾嶼、鍾嶸。鍾嶼字叫秀望，是梁的永嘉縣丞。生鍾寵，字叫元輔，是臨海令。躲避侯景之難，遷居到南康贛縣，生寶慎。

寶慎字無惑，隋睦州參軍。	子威字之武，安福令。	法遵字從道。	紹京字可大，相睿宗。	嘉璧，晉州長史。							
				嘉謨，太子典膳郎、山陰縣公。							
				嘉偉，左領軍衛長史。							
	山操，洛邑府統軍。										

鍾氏宰相一人。紹京。

鍾氏有宰相一人。紹京。

宋氏出自子姓。殷王帝乙長子啓，周武王封之於宋，三十六世至君偃，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楚有上將軍義，義生昌，漢中尉，始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孫晃，晃三子：恭、畿、洽，徙廣平列人。

宋氏源出於子姓。殷王帝乙的長子啓，周武王將他封在宋，三十六代到君偃，被楚所滅，子孫就把國名作爲姓。楚有上將軍宋義，宋義生宋昌，是漢的中尉，開始住在西河介休。十二世孫宋晃，宋晃生三子：宋恭、宋畿、宋洽，遷到廣平列人。

恭，前燕河南太守。			藥師	毓	良，北齊東郡太守。	乾	大辯，邛州刺史。	守恭，遂安令。	楚璧，兵部郎中。		
								守眘，襄陽尉。	庭璬，庫部員外郎。		

									庭瑜，司農少卿。	顒，常州刺史。	
									庭璘，兵部郎中。		
								守儉，洛州司馬。	鼎，兵部郎中。	悅，郢州刺史。	禝
						子晧		陽元，洛陽尉。			
				景		孝王，北齊北平王文學。	俠				
畿，後燕衞軍司馬。	榮國		曾孫弁，後魏吏部尚書，襲利人子。	紀字仲烈。	欽道，北齊黃門侍郎。	元節，定州田曹。	弘峻，大理丞。	務本，櫟陽令。	玄撫，衞州司户參軍。	璟，相玄宗。	復，同州司功參軍。
											昇，太僕少卿。
											尚，漢東太守。生寔。
											渾，太子左諭德。
											恕，都官郎中。生衮，太常丞。

											延，太原少尹。
											華，尉氏令。生儼，蘇州刺史；佶，河南尉；倚，虢州長史。
											衡，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左散騎常侍。生倓。
											曾孫渤。曾孫堅，太樂令。
					欽仁	冏					七世孫處秀，大理正。
洽，後魏七兵尚書。		謨	欽			正文，秘書郎。					
			瓊	仲羨，後燕渤海太守。			延慶	長威		正言，洺州司馬。	
								季緒		本立	卓然，益府長史。

又有廣平宋氏。

又有廣平宋氏。

素	叔夜	申錫字慶臣,相文宗。	球	絢字韜文。							
			慎微,城固尉。								

宋氏宰相二人。璟、申錫。

宋氏有宰相二人。宋璟、申錫。

源氏出自後魏聖武帝詰汾長子疋孤。七世孫秃髮傉檀,據南凉,子賀降後魏,太武見之曰:"與卿同源,可改爲源氏。"位太尉、隴西宣王。生侍中馮翊惠公懷,懷二子:子邕、子恭。子恭字靈順,中書監、臨汝文獻公,周、隋之際,居鄴郡安陽。生彪,字文宗,隋莒州刺史、臨潁縣公,生師民。

源氏源出於後魏聖武帝詰汾的長子疋孤。七世孫秃髮傉檀,占據南涼,子源賀投降後魏,太武帝見了他説:"與卿同出一源,卿可改爲源氏。"官居太尉、隴西宣王。生侍中馮翊惠公源懷,源懷生二子:子邕、子恭。子恭字叫靈順,是中書監、臨汝文獻公,周、隋之際,住在鄴郡安陽。生源彪,字叫文宗,是隋的莒州刺史、臨潁縣公,生師民。

師民字踐言,隋刑部侍郎。	崑玉,比部郎中。	翁歸,比部郎中。	脩業,涇州刺史。	光俗,尚書左丞。	洧,給事中。						
					光乘,同州刺史。						
					光譽,户部侍郎。	休					
					光時,濟陰太守。						
	直心,司刑太常丞。	乾珍									
		乾曜,相玄宗。	復,華州刺史。								

			弼,工部郎中。								
			潔,河南令。								
			清,駙馬都尉。								
	誠心,洛州司馬。	匡度,黄州刺史、臨漳公。	安都,太原少尹。								
		匡讚,國子祭酒。	伯良	敭幹,虔州刺史。							
			幼良								
			少良,司勛員外郎。								
		匡友									
行莊,户部郎中。											

源氏宰相一人。乾曜。

源氏有宰相一人。乾曜。

牛氏出自子姓。宋微子之後司寇牛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漢有牛邯，爲護羌校尉，因居隴西，後徙安定，再徙鶉觚。

牛氏源出於子姓。宋微子的後代司寇牛父，子孫把祖父的字作爲姓。漢代有個牛邯，是護羌校尉，因而住在隴西，後來遷到安定，又遷到鶉觚。

通	會	意	仙客,相玄宗。								

安定牛氏，出自漢隴西主簿崇之後。

安定牛氏，源出於漢代隴西主簿牛崇的後代。

遼允，後周工部尚書、臨淮公。	弘，隋吏部尚書、奇章公。	方大，內史舍人。									
		方裕，金部郎中、左庶子。									
		方智									
					休克，集州刺史。	紹，太常博士。	幼聞，鄭尉。	僧孺字思黯，相敬宗、文宗。	蔚字大章，檢校兵部尚書、興元尹。	微字深之。	
										循字晦之。	希逸字景華。
										徽字勛美，太子賓客、奇章男。	
									藂字表齡，吏部尚書。	嶠字松卿。	
									奉倩，洛陽尉。		
				鳳及，春官侍郎。							

牛氏宰相二人。仙客、僧孺。

牛氏有宰相二人。仙客、僧孺。

苗氏出自芊姓。楚若敖生鬬伯比，伯比生子良。子良生越椒，字伯棼，以罪誅。其子賁皇奔晋，晋侯與之苗邑，因以爲氏，其地河內軹縣南有苗

苗氏源出於芊姓。楚若敖生鬬伯比，伯比生子良。子良生越椒，字叫伯棼，因罪被誅殺。其子賁皇投奔晋，晋侯封給他苗邑，因而把苗作爲姓，河內軹縣南邊有個苗亭，就是他的封地。上黨長子縣

亭，即其地也。上黨長子縣有苗襲夔。　　有苗襲夔。

襲夔	殆庶	如蘭,永王府諮議參軍。	立怡	武昭							
		晉卿字元輔,相肅宗、代宗。	收,太子通事舍人。								
			發,駕部員外郎。								
			丕,河南少尹。								
			堅								
			粲,給事中。	眈字毅臣。							
			稷	詹字浚源。							
			垂								
			向								
			昌,户部員外郎。	繘	澥字德廣。						
				約							
				纘							
		茂林									
		溰,清漳主簿。									

	良璿										
	昭理	含潤									
	延嗣,中書舍人、太原少尹。	含澤									
		含液	穎	蕃	著	愔字宜之。	台符字節巖。				
						憚字甚魯。	廷乂字子章。				
						恪字无悔。					

苗氏宰相一人。晋卿。

吕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孫爲諸侯,號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間。從孫伯夷,佐堯掌禮,使遍掌四岳,爲諸侯伯,號太岳,又佐禹治水有功,賜氏曰吕,封爲吕侯,吕者,膂也,謂能爲股肱心膂也,其地蔡州新蔡是也。歷夏、商,世有國土。至周穆王,吕侯入爲司寇。宣王世改吕爲甫。春秋時爲强國所并,其地後爲蔡平侯所居。吕侯枝庶子孫,當商、周之際,或爲庶人。吕尚字子牙,號太公望,封於齊。十九世孫康公貸爲田和所簒,遷於海濱。康公七世孫禮,秦昭襄王十九年自齊奔秦,爲柱國、少宰、北平侯。二子:伯昌、仲景。伯昌生青,以令尹從漢高祖,封陽信侯,謚曰胡。唐有隋州刺史仁宗,即其後也。康公未失國時,吕氏子孫先已散居韓、魏、齊、魯之間,其後又徙東平壽張。魏有徐州刺史萬年亭侯虔,字子路,孫

苗氏有宰相一人。晋卿。

吕氏源出於姜姓。炎帝的嫡系孫成爲諸侯,號共工氏,有封地在弘農之間。從孫伯夷,輔佐堯掌管禮儀,讓他遍掌四岳,爲諸侯伯,號太岳,又輔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叫吕,封爲吕侯,吕,就是膂,説他能任股肱心膂,封地就是蔡州新蔡。經歷夏、商,世代有國土。到周穆王時,吕侯徵入朝任司寇。宣王時改吕爲甫。春秋時被强國所并吞,這地方後來爲蔡平侯所居住。吕侯的支庶子孫,在商、周之際,有的成爲了庶人。吕尚字叫子牙,號太公望,封在齊。十九世孫康公吕貸被田和所簒奪,遷移到海邊上。康公的七世孫吕禮,秦昭襄王十九年從齊投奔到秦,任柱國、少宰、封北平侯。生二子:伯昌、仲景。伯昌生吕青,跟隨漢高祖任令尹,封陽信侯,謚號叫胡。唐代有隋州刺史仁宗,就是他的後代。康公没有亡國時,吕氏子孫先已散住到韓、魏、齊、魯之間,後來又遷移到東平壽張。魏有徐州刺史萬年亭侯吕虔,字叫子路,孫行鈞,後人世代住在河東。

行鈞，其後世居河東。

行鈞，後魏東平太守。		雄，左十四監。	崇禮								
			崇粹，兵部郎中。		季重，歙州刺史。						
					季卿，循州刺史。						
				謜，相肅宗。	仁本，磁州司馬。	璜，太子通事舍人。	傢，吉昌令。				
							慘，左衛兵曹參軍。				
							晧，正平令。				
								伯禽，宣州司户參軍。			
								時中，成武主簿。			
								絳，鄮令。			
						琳，淄王府參軍。	伸，試萬州長史。	緄，道州司功參軍。			
								綱，奉禮郎。			
								紓，左内率府兵曹參軍。			

								綸，試嘉王府參軍。			
								紡			
								縝，奉禮郎。			
								纓			
								綜			
					春卿，尚舍奉御。						
					夏卿						
					冬卿，伊闕令。						
				詒							

呂氏宰相一人。諲。

呂氏有宰相一人。呂諲。

第五氏出自嬀姓。齊諸田，漢初多徙奉園陵者，故以次第爲氏。唐有第五華，弟琦。

第五氏源出於嬀姓。齊國的田氏後代，在漢初多有遷移奉祀園陵的，所以就用次序爲姓。唐代有第五華，弟第五琦。

琦，相肅宗。	峰，台州刺史。										
	平，京兆兵曹參軍。										
	申	牟，兼御史中丞。									

第五氏宰相一人。琦。

第五氏有宰相一人。第五琦。

唐書卷七十五(下)

表第十五(下)

宰相世系(五下)

常氏出自姬姓。衛康叔支孫食采常邑，因以爲氏。唐有新豐常氏。

常氏源出於姬姓。衛康叔的支孫封地在常邑，因而把常作爲姓。唐代有新豐常氏。

緒,咸安令。	毅,杞王府司馬。	楚珪,雍王府文學。	無名,禮部員外郎。	著,侍御史。							
				曾,弘農令。							
				普,户部郎中。							
				魯,渭南尉。							
			無爲,三原丞。	皆,司農卿。	仲孺,諫議大夫。						
				衮,相代宗、德宗。							
			無欲								
			無求,右補闕。								

常氏宰相一人。衮。

常氏有宰相一人。常衮。

喬氏出自姬姓，本橋氏也。漢太尉玄六世孫勤，後魏平原内史，從孝武入關，居同州，生朗，朗生達，後周文帝命橋氏去“木”，義取高遠也。世居太原。

喬氏源出於姬姓，原先是橋氏。漢太尉橋玄的六世孫橋勤，是後魏的平原内史，跟隨孝武帝入關，住在同州，生橋朗，橋朗生橋達，後周文帝命橋氏去掉“木”，取高遠的意思。世代住在太原。

琳，相德宗。	彝										
琛											

喬氏宰相一人。琳。

喬氏有宰相一人。喬琳。

關氏出自商大夫關龍逄之後。蜀前將軍漢壽亭侯羽，生侍中興，其後世居信都。裔孫播，相德宗。

關氏宰相一人。播。

關氏源出於商大夫關龍逄的後代。蜀的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生侍中關興，他的後人世代住在信都。嫡系孫關播，是德宗朝宰相。

關氏有宰相一人。關播。

渾氏出自匈奴渾邪王，隨拓拔氏徙河南，因以爲氏。自迴貴至瑊，世襲皋蘭州都督。

渾氏源出於匈奴渾邪王，跟隨拓拔氏遷到河南，因而把渾作爲姓。從渾迴貴到渾瑊，世襲皋蘭州都督。

潭，隋左玉鈐衛大將軍。	迴貴，豹韜衛大將軍、靈丘縣伯。	元慶，鎮國大將軍、檢校禮部尚書。	大德，左武衛大將軍。	澄之，左領軍衛大將軍、檢校司徒。	昱，永王府參軍。	徵，靈武節度判官。					
						儉，少府監。	特，司農卿。	正元，吏部員外郎。			
						徽，潘州刺史。					
						宰，揚州司馬。					

						正孫，秦州司馬。					
					斐，檢校水部郎中。						
				景之，坊州刺史。							
			大壽，太僕丞。	釋之字釋之，左武衛大將軍、寧朔郡王。	瓊，太子中允。						
					瑊，相德宗。	鍊，左羽林將軍。					
						鎬，義武軍節度使。					
						鉅，雅州刺史。					
						鋼，天德軍防禦使。					
						鐬，振武軍節度使。					
					玘，左領軍將軍、武當郡王。						
			大寧，左衛率府率。								

			大封，内八作使。								
			大猷，左羽林大將軍、酒泉郡公。								
			大鼎，尚衣奉御。								
			大義，左金吾衛大將軍。								

渾氏宰相一人。瑊。

渾氏有宰相一人。渾瑊。

齊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孫呂尚後封於齊，因以爲氏。漢有平敬侯齊受，傳封四世，居高陽。晉有武邑侯齊琰。

齊氏源出於姜姓。炎帝嫡系孫呂尚的後代封在齊，因而把齊作爲姓。漢有平敬侯齊受，傳封四代，住在高陽。晉代有武邑侯齊琰。

琰	健										
	澄						肅暕，虞部郎中。	說，檢校員外郎。	猗		
									暢		
	粹				虔，光州刺史。	知玄，長山令。	澣，平陽太守。	翽，信州刺史。			
								翊，左龍武倉曹參軍。	抗字遐舉，相德宗。	餗，洛陽尉。	
								珝，吏部郎中。	摠，衢州刺史。		
								翻			

瀛州齊氏: 瀛州齊氏:

玘	昭,殿中侍御史。	孝若,大理正。									
	汶,澤州刺史。										
	映,相德宗。										
	暤,京兆司録參軍。										
	照,池州刺史。										
	煦字德温。										

齊氏宰相二人。抗、映。

齊氏有宰相二人。齊抗、齊映。

董氏出自姬姓。黄帝裔孫有飂叔安,生董父,舜賜姓董氏。裔孫辛有,辛有子孫分適晋,有董狐。裔孫翳,項羽封爲翟王,都高奴,子孫遂居隴西。漢江都相仲舒少子之孫,自廣川徙隴西,裔孫徙河東。

董氏源出於姬姓。黄帝的嫡系孫有個叫飂叔安,生董父,舜賜姓董氏。嫡系孫辛有,辛有的子孫分散到晋,有個董狐。嫡系孫董翳,項羽封爲翟王,都城在高奴,子孫於是住在隴西。漢江都相仲舒的少子之孫,從廣川遷到隴西,嫡系孫遷到河東。

仁琬,梁州博士。	大禮	伯良,新浦主簿。	晋字混成,相德宗。	全道,殿中少監。							
				溪,商州刺史。	居中						
					從直						
					居敬						

				全素，太子中舍人。							
				澥，太常寺太祝。							

董氏宰相一人。晋。

董氏有宰相一人。董晋。

賈氏出自姬姓。唐叔虞少子公明，康王封之於賈，爲賈伯，河東臨汾有賈鄉，即其地也，爲晋所滅，以國爲氏。晋公族狐偃之子射姑爲晋太師，食邑於賈，字季他，亦號賈季。漢有長沙王太傅誼，生璠，尚書中兵郎。生二子：嘉、惲。嘉，宜春太守，生敻，游擊將軍。五子：洪、潤、汭、湘、注。汭，輕騎將軍，生曄，下邳太守。二子：冰、淵。淵，遼東太守。三子：納、邠、丕。丕生沂，秘書監。二子：廷玉、秀玉。秀玉，武威太守，生衍，兖州刺史。生龔，輕騎將軍，徙居武威。二子：綵、詡。詡，魏太尉、肅侯，生璣，駙馬都尉、關内侯，又徙長樂。二子：通、延。通，侍中、車騎大將軍。三子：仲安、仲謀、仲達。仲達，潁川太守。生疋，字彦度，輕車將軍、雍州刺史、酒泉郡公。二子：乂、康。康，秘書監。二子：鍇、鈞。鈞生弼，散騎侍郎。二子：躬之、匪之。躬之，宋太宰參軍。四子：希鏡、希遠、希逸、希叟。希鏡，南齊外兵郎，生棁，義興郡太守。生執，梁太府卿。二子：暹、肇。肇二子：褰、宏。宏，後梁中軍長史。生緦，北齊青兖等州刺史、河東公。二子：嵲、巘。巘，殿中監。三子：懿、慦、憲。憲避葛榮之難，避地浮陽。

賈氏源出於姬姓。唐叔虞的少子公明，康王封他在賈，成爲賈伯，河東臨汾有個賈鄉，就是他的封地，被晋所滅，把國名作爲姓。晋的公族狐偃之子射姑是晋國太師，封地在賈，字叫季他，也稱爲賈季。漢代有長沙王太傅賈誼，生賈璠，是尚書中兵郎。生二子：賈嘉、賈惲。賈嘉，是宜春太守，生賈敻，是游擊將軍。生五子：賈洪、賈潤、賈汭、賈湘、賈注。賈汭，是輕騎將軍，生賈曄，是下邳太守。生二子：賈冰、賈淵。賈淵，是遼東太守。生三子：賈納、賈邠、賈丕。賈丕生賈沂，是秘書監。生二子：廷玉、秀玉。秀玉，是武威太守，生賈衍，是兖州刺史。生賈龔，是輕騎將軍，遷居到武威。生二子：賈綵、賈詡。賈詡，是魏的太尉、肅侯，生賈璣，是駙馬都尉、關内侯，又遷到長樂。生二子：賈通、賈延。賈通，是侍中、車騎大將軍。生三子：仲安、仲謀、仲達。仲達，是潁川太守。生賈疋，字叫彦度，是輕車將軍、雍州刺史、酒泉郡公。生二子：賈乂、賈康。賈康，是秘書監。生二子：賈鍇、賈鈞。賈鈞生賈弼，是散騎侍郎。生二子：躬之、匪之。躬之，是宋的太宰參軍。生四子：希鏡、希遠、希逸、希叟。希鏡，是南齊的外兵郎，生賈棁，是義興郡太守。生賈執，是梁的太府卿。生二子：賈暹、賈肇。賈肇生二子：賈褰、賈宏。賈宏，是後梁的中軍長史。生賈緦，是北齊的青兖等州刺史、封河東公。生二子：賈嵲、賈巘。賈巘，是殿中監。生三子：賈懿、賈慦、賈憲。賈憲躲避葛榮之難，遷到浮陽。

憲字元楷,後周秘書監。	處靜,隋成州長史。	敬言,刑部郎中、滑州刺史。	令思,禮部員外郎。	晉,衛尉卿。							
				恒,司門員外郎、池州刺史。	元敏,澄城令。						
					元遜,殿中丞。						
			遠則,長河尉。	知義,沁源主簿。	元琰,沁水丞。	耽字敦詩,相德宗。	疇,司農寺主簿。				
							疄,少府監,襲魏國公。	侁,左武衛胄曹參軍。	惟慶,丹州刺史、河東縣男。	洮,西水令。	翔,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
											翺
										激,華原尉。	
							⿰日柔,楚州刺史。				
		敬忠,歸州刺史。									
	處澄,涇陽令。	玄禕									
		玄暐	季良,奉天尉。	岌,檢校員外郎。	稜,大理評事。						
					橦字嘉穎。						

			季鄰,長安主簿。	岧							
				嶷							

河南賈氏，世居姑臧。

河南賈氏，世代住在姑臧。

胄	寧	竦,著作郎。									
		餗字子美,相文宗。									

賈氏宰相二人。耽、餗。

賈氏有宰相二人。賈耽、賈餗。

權氏出自子姓。商武丁之裔孫封於權，其地南郡當陽縣權城是也。楚武王滅權，遷於那處，其孫因以爲氏。秦滅楚，遷大姓於隴西，因居天水。漢有左輔都尉忠，十四世孫翼，字子良，前秦右僕射、安丘敬公。生宣吉、宣褒。宣褒，後秦黄門侍郎。六世孫榮。

權氏源出於子姓。商武丁的嫡系孫封在權，封地就是南郡當陽縣權城。楚武王滅權，遷到那處，其孫因而把權作爲姓。秦滅楚，把大姓遷到隴西，因而住在天水。漢代有左輔都尉權忠，十四世孫權翼，字子良，是前秦的右僕射、安丘敬公。生宣吉、宣褒。宣褒，是後秦的黄門侍郎。六世孫叫權榮。

榮,隋儀同、鄜城公。	文誕,涪常二州刺史、平涼公。	崇嗣				南仲					
		崇基,屯田員外郎。	上仁	良史,澤州刺史。							
		崇先,水部員外郎。									

		崇本，匡城令。	無待，成都尉。	倕	臯字士繇，著作郎。	德輿字載之，相憲宗。	璩字大圭，鄭州刺史。				
							琎字大玉。				
				伋，臨潁令。	隼字子鷙，華州司士參軍。	少成，桐廬尉。	瑱，兩當令。				
							琯，華州參軍。				
							審字子詢。				
						少清					
				倬							
			若訥，桂、歙、梓三州刺史。	倣，紫溪令。	有方，蘄令。	長孺字直卿。					
				僎，安平令。	逵字逵，咸陽丞。	塤					
			恩			絳					
			無巳	偉	寅						
				儦							
			同光	儹							
				侹							

權氏宰相一人。德輿。

權氏有宰相一人。德輿。

皇甫氏出自子姓。宋戴公白生公子充石，字皇父。皇父生季子來，來生南雍𦈡，以王父字爲氏。𦈡六世孫孟之，孟之生遇，避地奔魯。裔孫鸞，漢興，自魯徙茂陵，改"父"爲"甫"。裔孫晉廣魏太守固，生柴，徙襄陽，後又徙壽春，裔孫珍義。

皇甫氏源出於子姓。宋戴公白生公子充石，字皇父。皇父生季子來，來生南雍𦈡，用祖父的字作爲姓。皇父𦈡的六世孫孟之，孟之生皇父遇，避禍投奔魯。嫡系孫皇甫鸞，漢朝興起，從魯遷到茂陵，把"父"改爲"甫"。嫡系孫是晉的廣魏太守皇甫固，生皇甫柴，遷到襄陽，後來又遷到壽春，嫡系孫叫珍義。

珍義，資、建二州刺史。	文亮，高陵令。	鏡幾	恂	岳							
				岊							
		鄰幾，太子洗馬。	憬								
			悰								
			愔								
			愉	鏞字龢卿，太子少保。	璥						
					珧						
			鎛，相憲宗。	珪字德卿。	蘊字待價。						
		知常，洛州、揚州長史。	懌								
			悟								
	文房，黄門侍郎。	希莊，麟臺郎。	翼字謀安，青州刺史。	准							

皇甫氏宰相一人。鎛。

皇甫氏有宰相一人。皇甫鎛。

程氏出自風姓。顓頊生稱，稱生老童。老童二子：重、黎。重爲火正，司地，其後世爲掌天地之官。裔孫封於程，是謂程伯，雒陽有上程聚，即其地也。至周宣王時，程伯休父失其官守，以諸侯入爲王司馬，又有司馬氏。程氏世居長安。

程氏源出於風姓。顓頊生稱，稱生老童。老童生二子：重、黎。重是火正，管地，他的後代是掌管天地的官。嫡系孫封在程，就叫做程伯，雒陽有個上程聚，就是他的封地。到周宣王時，程伯休父失去了他的官職，身爲諸侯召入朝任王的司馬，又有司馬氏。程氏世代住在長安。

思奉，利州刺史。	子珪，左贊善大夫。	獻可，太子左諭德。	异字師舉，相憲宗。	巽							

程氏宰相一人。异。

程氏有宰相一人。程异。

令狐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畢公高裔孫畢萬，爲晋大夫，生芒季。芒季生武子魏犨。犨生顆，以獲秦將杜回功，别封令狐，生文子頡，因以爲氏，世居太原。秦有太原守五馬亭侯範，十四世孫漢建威將軍邁，與翟義起兵討王莽，兵敗死之。三子：伯友、文公、稱，皆奔燉煌。伯友入龜兹，文公入疏勒，稱爲故吏所匿，遂居効穀。稱六子：扶、堅、由、羨、瑾、猛。由字仲平，後漢伊吾都尉。六子：禹、霸、容、明、渙、淳。禹字巨先，博陵太守。四子：輝、洽、延、溥。溥字文悟，蒼梧太守。三子：璜、叡、瑒。溥五世孫晋諫議大夫馨，馨孫亞，字就胤，前凉西海太守、安人亭侯。二子：瑆、綏。亞孫敏，字永昌，前凉鳴沙令。四子：達、忠、襲、越。敏五世孫虬，字惠獻，後魏燉煌郡太守、鷗陰縣子。四子：元保、整、慶保、休。整，周御正中大夫、彭陽襄公，賜姓宇文氏，生熙。

令狐氏源出於姬姓。周文王子畢公高的嫡系孫畢萬，是晋的大夫，生芒季。芒季生武子魏犨。犨生顆，因擒獲秦將杜回的功勞，另外封在令狐，生文子頡，因而把令狐作爲姓，世代住在太原。秦有太原守五馬亭侯令狐範，十四世孫是漢的建威將軍令狐邁，和翟義起兵討伐王莽，兵敗被殺。生三子：伯友、文公、令狐稱，都逃到燉煌。伯友進入龜兹，文公進入疏勒，令狐稱被故吏所藏，於是住在効穀。令狐稱生六子：令狐扶、令狐堅、令狐由、令狐羨、令狐瑾、令狐猛。令狐由字叫仲平，是後漢的伊吾都尉。生六子：令狐禹、令狐霸、令狐容、令狐明、令狐渙、令狐淳。令狐禹字叫巨先，是博陵太守。生四子：令狐輝、令狐洽、令狐延、令狐溥。令狐溥字叫文悟，是蒼梧太守。生三子：令狐璜、令狐叡、令狐瑒。令狐溥的五世孫是晋的諫議大夫令狐馨，令狐馨之孫令狐亞，字叫就胤，是前凉西海太守，封安人亭侯。生二子：令狐瑆、令狐綏。令狐亞之孫令狐敏，字叫永昌，是前凉的鳴沙令。生四子：令狐達、令狐忠、令狐襲、令狐越。令狐敏的五世孫令狐虬，字叫惠獻，是後魏的燉煌郡太守，封鷗陰縣子。生四子：元保、令狐整、慶保、令狐休。令狐整，是周的御正中大夫，封彭陽襄公，賜姓宇文氏，生宇文熙。

熙,隋吏部尚書、武康公。			元超,撫寧令。	濬,上邽令。	崇亮,昌明令。	承簡字居易,太原府功曹參軍。	楚字殼士,相憲宗。	緒,河南少尹。			
								綯字子直,相宣宗。	滈,太常博士。		
									澄		
									專		
									渙,中書舍人。		
							從,檢校膳部郎中。				
							定字履常,桂管觀察使。	緘字識之。	渢字中化。		
									湘		
	德棻,國子祭酒。	脩已	伯陽								
				滔,丹楊郡司馬。	峴,刑部員外郎。						
					峘,秘書少監。	丕,太僕丞。					
					[illegible],和州刺史。						

令狐氏宰相二人。楚、綯。

令狐氏有宰相二人。令狐楚、令狐綯。

段氏出自姬姓。鄭武公子共叔段,其孫以王父字爲氏。漢有北地都尉卬,世居武威。十四世孫後魏晋興太守紛。

段氏源出於姬姓。鄭武公之子共叔段,其孫用祖父的字作爲姓。漢代有北地都尉段卬,世代住在武威。十四世孫是後魏的晋興太守段紛。五世孫偃

五世孫偃師，徙河南。

師，遷到河南。

偃師,太子家令。	志玄,右驍衛大將軍、褒國忠壯公。	瓚,右屯衛大將軍。	懷簡,坊州刺史。								
		瓘,朝邑令。	懷昶,德州參軍。	諤,榮州刺史。	文昌字墨卿,相穆宗。	成式字柯古。					
			懷晏								
			懷皎								
		珪,宣州長史。	懷本,禮部郎中。								

段氏宰相一人。文昌。

段氏有宰相一人。文昌。

元氏出自拓拔氏。黃帝生昌意，昌意少子悃，居北，十一世爲鮮卑君長。平文皇帝鬱律二子：什翼犍、烏孤。什翼犍，昭成皇帝也，始號代王，至道武皇帝改號魏，至孝文帝更爲元氏。什翼犍七子：一曰寔君，二曰翰，三曰閼婆，四曰壽鳩，五曰紇根，六曰力真，七曰窟咄。寔君生道武皇帝珪，珪生明元皇帝嗣，嗣生太武皇帝燾，燾生景穆皇帝晃。景穆諸子唯濬、新成、子推、天錫、雲、楨、胡兒、休八房子孫聞於唐。濬，文成皇帝也。文成諸子唯弘、長樂二房子孫聞於唐。弘，獻文皇帝也。獻文諸子唯宏、幹、羽、勰四房子孫聞於唐。宏，孝文帝也。七子：恂、恪、懷、愉、懌、悦、恌。恪，宣武皇帝也。懷，廣平文穆王，生廣平文懿王悌，悌生侍中、驃騎大將軍、廣平王贊，贊生謙。

元氏源出於拓拔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的少子悃，住在北方，十一世孫是鮮卑的君長。平文皇帝鬱律生二子：什翼犍、烏孤。什翼犍，就是昭成皇帝，開始號稱代王，到道武皇帝改稱爲魏，到孝文帝改姓爲元。什翼犍生七子：一是寔君，二是拓拔翰，三是閼婆，四是壽鳩，五是紇根，六是力真，七是窟咄。寔君生道武皇帝拓拔珪，拓拔珪生明元皇帝拓拔嗣，拓拔嗣生太武皇帝拓拔燾，拓拔燾生景穆皇帝拓拔晃。景穆的諸子祇有拓拔濬、拓拔新成、拓拔子推、拓拔天錫、拓拔雲、拓拔楨、拓拔胡兒、拓拔休八房子孫在唐朝有名聲。拓拔濬，就是文成皇帝。文成帝的諸子祇有拓拔弘、長樂二房子孫在唐朝有名聲。拓拔弘，就是獻文皇帝。獻文帝的諸子祇有拓拔宏、拓拔幹、拓拔羽、拓拔勰四房子孫在唐朝有名聲。元宏，就是孝文帝。生七子：元恂、元恪、元懷、元愉、元懌、元悦、元恌。元恪，就是宣武皇帝。元懷，是廣平文穆王，生廣平文懿王元悌，元悌生侍中、驃騎大將軍、廣平王元贊，元贊生元謙。

謙,後周韓國公。	菩提,周襲公。	寶琳,綏州刺史,襲公。	昭	穎	庭珍	伯明,陳王府諮議參軍,襲韓公。	紹俊,襲公。	文贊,襲公。	應,襄城尉。		
									愻,汴州文學。		
									慇,新井令。		
									承裕,汧陽主簿。		
			顧道,明堂令。								

什翼犍第六子力真，力真二子：意烈、意勁。意勁，彭城公。五世孫敷州刺史禎，禎二子：巖、成。

什翼犍的第六子力真，力真生二子：意烈、意勁。意勁，封彭城公。五世孫是敷州刺史元禎，元禎生二子：元巖、元成。

巖字君山,隋兵部尚書、平昌公。	琳	義恭	孝節,工部員外郎。	通理,給事中。	從,右司員外郎。						
					修,河南少尹。						
				希聲,吏部侍郎。							
	弘,隋北平太守。	義端,魏州刺史。	延壽,睦州刺史。	愷,通州刺史。							
			延福	怡	偕,歸州刺史。						
					伾						

					偉，平原尉。						
			延景，岐州參軍。	悱，南頓丞。	寬，比部郎中、舒王長史。	泝，汝陽尉。					
						秬，萬年尉。					
						積，司農少卿。					
						稹字微之，相穆宗。	道護				
					宵，侍御史。						
			延祚，司議郎。	平叔，綿州長史。	挹，吏部員外郎。	注					
						洪，饒州刺史。	晦				
						錫字君貺，淄王傅。	谿				
							復禮				
							壽				
							瑄				
						銑					
					撝，太常博士。						
					持，都官郎中。						

元氏宰相一人。稹。大曆宰相元載，本景氏，故不著。

元氏有宰相一人。元稹。大曆年間的宰相元載，本姓是景氏，所以不著録。

路氏出自姬姓。帝摯子玄元，堯封於中路，歷虞、夏稱侯，子孫以國爲氏。漢符離侯博德始居平陽。裔孫嘉，字君賓，晋安東太守。孫藻，藻二子：纂、建。

路氏源出於姬姓。帝摯之子玄元，堯封在中路，經歷虞、夏稱爲侯，子孫把國名作爲姓。漢的符離侯博德開始住在平陽。嫡系孫路嘉，字叫君賓，是晋的安東太守。孫路藻，路藻生二子：路纂、路建。

纂	濤，後魏青州刺史。	寄奴	恃慶，安州刺史。								
			思令	君儒，北齊員外郎。	德惟，相州刺史。	勵業					
						勵言，曹州刺史。	欽正				
							欽古				
						勵節，華州刺史。	欽訓				
						勵行，鞏令。					
	神龜，恒州刺史。						文逸，申州司馬。	敬淳，太常博士。			
								敬澄			
								敬湛，雍州司馬。	暢		
								敬潛，中書舍人。	廣心，大理司直。	常，兼監察御史。	

建	建曾孫慶，後魏太常卿。	彩，後周夏州刺史。	兖，隋兵部侍郎、閿鄉公。	文昇字文昇，平愛秦三州刺史、宣城縣公。	元叡，勛吏二郎中、廣州都尉。	幼玉，監察御史。	齊暉，徐、宋二州刺史。	讖，監察御史。	長輿		
								季登，諫議大夫。	群字正大。	嶽字周翰。	招隱字希龍。
										巖字魯瞻，相懿宗。	德延字昌遠。
											延規字希聖。
									庠		
						晚金，果州刺史。					
					元哲，榆次令。	太一，太原令。	果客	恁，岳州刺史。	黃中		
							嗣恭字懿範，初名劍客，廣州都督、冀國公。	應，宣州觀察使。			
								恕，太子詹事、鄜坊節度使。	異，兖州刺史。	楷，司農卿。	
								憑，侍御史。			

又有越王府東閤史祭酒節,生惟恕。

又有越王府東閤史祭酒路節,生惟恕。

惟恕,睦州刺史。	俊之,太子通事舍人。	泌字安期,副元帥判官、檢校户部郎中。	隋字南式,相文宗。								

路氏宰相二人。巖、隋。

路氏有宰相二人。路巖、路隋。

舒氏出自偃姓。皋陶之後封於蓼,安豐蓼縣即其地也。春秋魯文公五年,爲楚所滅,其後更復爲楚屬國,亦名曰舒,又曰群舒,又曰舒蓼,又曰舒庸,又曰舒鳩,一國而有五名。春秋魯襄二十五年,楚又滅之,子孫以國爲氏,世居廬江。

舒氏源出於偃姓。皋陶的後代封在蓼,安豐蓼縣就是他的封地。春秋魯文公五年,被楚所滅亡,後來重新成爲楚的屬國,也叫做舒,又叫群舒,又叫舒蓼,又叫舒庸,又叫舒鳩,一國就有五個名稱。春秋魯襄公二十五年,楚又把它滅亡,子孫把國名作爲姓,世代住在廬江。

恒,武昌軍將校。	元輿,相文宗。										
	元肱字良哉。										
	元迥字子穎,山南東道從事。										
	元褒,司封員外郎。										

舒氏宰相一人。元輿。

舒氏有宰相一人。元輿。

白氏出自姬姓。周太王五世孫虞仲封於虞,爲晋所滅。虞之公族井伯奚媵伯姬于秦,受邑於百里,因號百

白氏源出於姬姓。周太王的五世孫虞仲封在虞,被晋所滅。虞的公族井伯奚作爲伯姬的媵到秦,所受封地在百里,因此稱爲百里奚。百里奚生

里奚。奚生視，字孟明，古人皆先字後名，故稱爲孟明視。孟明視二子：一曰西乞術，二曰白乞丙，其後以爲氏。裔孫武安君起，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於太原，故子孫世爲太原人。二十三世孫後魏太原太守邕，邕五世孫建。

孟明視，字叫孟明，古人都是先字後名，所以稱爲孟明視。孟明視生二子：一叫西乞術，二叫白乞丙，他的後代把白作爲姓。嫡系孫武安君白起，賜死杜郵，秦始皇思念他的功勞，封其子白仲在太原，所以子孫世代是太原人。二十三世孫是後魏的太原太守白邕，白邕的五世孫叫白建。

建字彦舉，後周弘農郡守、邵陵縣男。	君恕，倉部郎中。	大威，梓州刺史。									
	君戆，牢州别駕。		知慎，户部郎中。								
			知節								
	士通，利州都督。	志善，尚衣奉御。	温，檢校都官郎中。	鍠，鞏令。	季庚，襄州别駕。	幼文，浮梁簿。					
						居易字樂天，刑部尚書。	景受，孟懷觀察支使，以從子繼。	邦翰，司封郎中。	思齊，鄭州録事參軍。		
						行簡字退之，膳部郎中。	味道，成都少尹。				
					季軫，許昌令。						
				溎，揚州録事參軍。	季康，溧水令。	敏中字用晦，相宣宗。	順求字幾聖。				
							崇嗣字光祚。				

							傅規字慶餘。				
					季平，河南主簿。						

白氏宰相一人。敏中。

白氏有宰相一人。敏中。

夏侯氏出自姒姓。夏禹裔孫東樓公封爲杞侯，至簡公爲楚所滅，弟他奔魯，魯悼公以其夏禹之後，給以采地爲侯，因以爲氏焉。後去魯之沛，分沛爲譙，遂爲郡人。唐有駕部郎中審封。

夏侯氏源出於姒姓。夏禹的嫡系孫東樓公封爲杞侯，到簡公時被楚所滅，弟夏侯他投奔魯，魯悼公因爲他是夏禹之後代，給他封地成爲侯，因而把夏侯作爲姓。後代離開魯到沛，把沛分爲譙，於是成爲譙郡人。唐代有駕部郎中審封。

審封	敏										
	敬										
	孜字好學，相宣宗、懿宗。	潭字虛中，禮部侍郎。	坦	映字光文。							
		澤字表中。									
	斐										
	敖	藻字司文。									

夏侯氏宰相一人。孜。

夏侯氏有宰相一人。夏侯孜。

蔣氏出自姬姓。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其地光州仙居縣是也，宋改爲樂安，蔣爲强國所滅，子孫因以爲氏。漢有蔣詡，十世孫休，自樂安徙義興陽羨縣。十一世孫元遜，陳左衛將軍。其族有太子洗馬、弘文館學士瓌，生將明。

蔣氏源出於姬姓。周公的第三子伯齡封在蔣，封地就是光州仙居縣，宋改爲樂安，蔣被强國所滅，子孫因而把蔣作爲姓。漢代有蔣詡，十世孫蔣休，從樂安遷到義興陽羨縣。十一世孫元遜，是陳的左衛將軍。其族有太子洗馬、弘文館學士蔣瓌，生將明。

將明,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副知院使。	乂字德源,秘書監、義興懿公。	係,檢校左僕射、淮陽公。	兆	承初字昌遠。							
			曙字耀之。	延翰							
			庸字台臣。								
		伸字大直,相宣宗、懿宗。	泳字越之。								
		偕,左補闕。									
		仙									
		佶	琛字獻之。								

蔣氏宰相一人。伸。

蔣氏有宰相一人。蔣伸。

畢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於畢,以國爲氏。後漢兖州别駕諶,世居東平。五世孫衆慶,宋本州大中正。五世孫憬。

畢氏源自於姬姓。周文王的第十五子高,封在畢,把國名作爲姓。後漢的兖州别駕畢諶,世代住在東平。五世孫衆慶,是宋的本州大中正。五世孫叫畢憬。

憬,司衛少卿、許州刺史。	構,户部尚書、魏景公。	抗,兵部員外郎、吴郡太守、江南采訪使。	垌,王屋尉。	鎬							
				鉟							
				銶							

				鋭							
			增								
	栩,豐王府司馬。	浚,汾州長史。	匀,協律郎。	誠字存之,相懿宗。	紹顔,渭南尉、直史館。						
					知顔,千牛備身。						
		曜,侍御史。									

畢氏宰相一人。諴。

畢氏有宰相一人。畢諴。

曹姓出自顓頊。五世孫陸終第五子安,爲曹姓,至曹挾,封之於邾,爲楚所滅,復爲曹姓。唐有河南曹氏。

曹姓源自於顓頊。五世孫陸終的第五子曹安,成爲曹姓,到曹挾,封他在邾,被楚所滅,改回爲曹姓。唐代有河南曹氏。

周	景伯	確字剛中,相懿宗。	希甫字嵩臣。								
		汾字道謙,户部侍郎。	希幹字荷臣。								

曹氏宰相一人。確。

曹氏有宰相一人。曹確。

徐氏出自嬴姓。臯陶生伯益,伯益生若木,夏后氏封之於徐,其地下邳僮縣是也。至偃王三十二世,爲周所滅,復封其子宗爲徐子。宗十一世孫章禹,爲吴所滅,子孫以國爲氏。章禹十三世孫詵,爲秦莊襄王相。生仲,仲字景伯。生延,字方遠。延生由,字智卿。由生該,字昌言。該生光,字子暉,漢下邳太守。光生大司

徐氏源出於嬴姓。臯陶生伯益,伯益生若木,夏后氏封他在徐,封地就是下邳僮縣。到偃王三十二代,被周所滅,又把其子宗封爲徐子。宗的十一世孫章禹,被吴所滅,子孫把國名作爲姓。章禹的十三世孫徐詵,是秦莊襄王的相。生徐仲,徐仲字叫景伯。生徐延,字叫方遠。徐延生徐由,字叫智卿。徐由生徐該,字叫昌言。徐該生徐光,字叫子暉,是漢的下邳太守。徐光生大司農徐静,字叫君安。徐静生益州刺史萬秋,字叫蘭卿。萬秋生左曹

農静，字君安。静生益州刺史萬秋，字蘭卿。萬秋生左曹給事充，字彦通。充生諫議大夫安仁。二子：豐、霸。豐爲北祖，霸爲南祖。

北祖上房徐氏：豐字仲都，司空掾。生明，明字玄通，侍中。生遷，字少卿，侍中。生宣，宣字休璥。二子：琳、瑞。瑞字元珪，下邳太守。二子：謨、師儉。師儉字世節，京兆尹。二子：述、超。超字彦孫，魏散騎常侍。二子：崇、統。統字耀卿，晋江陽太守。三子：瓌、璣、台。台字叔衡，丹楊令。三子：禕、袟、褚。褚字萬秋，太子洗馬。二子：寧、恭。寧字安期，吏部侍郎。五子：豐之、實之、仁之、祚之、育之。祚之字興民，秘書監。三子：尚之、羡之、欽之。欽之字真宇，宋丞相、東莞公。三子：逵之、佩之、邁之。逵之字幼道，中書侍郎。二子：淳之、湛之。湛之字孝源，丞相、枝江忠烈侯。二子：恒之、聿之。恒之字景方，工部郎中，襲侯。二子：孝規、孝嗣。孝嗣字始昌，齊太尉、文忠公。六子：況、戭、碏、會、嘉、緄。

給事徐充，字叫彦通。徐充生諫議大夫安仁。生二子：徐豐、徐霸。徐豐是北祖，徐霸是南祖。

北祖上房徐氏：徐豐字叫仲都，是司空掾。生徐明，徐明字叫玄通，是侍中。生徐遷，字叫少卿，是侍中。生徐宣，徐宣字叫休璥。生二子：徐琳、徐瑞。徐瑞字叫元珪，是下邳太守。生二子：徐謨、師儉。師儉字叫世節，是京兆尹。生二子：徐述、徐超。徐超字叫彦孫，是魏的散騎常侍。生二子：徐崇、徐統。徐統字叫耀卿，是晋的江陽太守。生三子：徐瓌、徐璣、徐台。徐台字叫叔衡，是丹楊令。生三子：徐禕、徐袟、徐褚。徐褚字叫萬秋，是太子洗馬。生二子：徐寧、徐恭。徐寧字叫安期，是吏部侍郎。生五子：豐之、實之、仁之、祚之、育之。祚之字叫興民，是秘書監。生三子：尚之、羡之、欽之。欽之字叫真宇，是宋的丞相、東莞公。生三子：逵之、佩之、邁之。逵之字叫幼道，是中書侍郎。生二子：淳之、湛之。湛之字叫孝源，是丞相、枝江忠烈侯。生二子：恒之、聿之。恒之字叫景方，是工部郎中，承襲侯。生二子：孝規、孝嗣。孝嗣字叫始昌，是齊的太尉、文忠公。生六子：徐況、徐戭、徐碏、徐會、徐嘉、徐緄。

緄字仲文，齊侍中。	君敷字懷真，陳常侍。	桀字子德，隋通事舍人。	恕字克己，尚食直長。	筠字南美，春官尚書、枝江郡公。	皎字景融，左驍衛兵曹參軍。	翊字擇賢，許州司馬，襲枝江男。	儀字行甫，祠部員外郎。	雅			
								粲字宜遠，檢校户部郎中。	寂，海陵令。	鄑，光、處、齊、淄、明、泗六州刺史。	
										持	

							向字文伯，衢、江、陳、潁、鄭、宋六州刺史。	嚴字景肅，麻城令。	敦復	肈	
								綝字元白，校書郎。	臣質	公閔	爽生景調，景調生巽，巽生侃之。
									峻之		
						諤					
						訟					
						譔					
						訥					
						謐		摯			
					昭字德光，虞部郎中。	孟嘗字允義，安州都督。					
					昕字光烈，又字景韻，字脩文，洛州長史。	琇，冀州長史。	繽，虢州別駕。	縝			
								弘毅，大理評事。	綜，江陵參軍。	玭	
					晦						
					晧						

		君賓字客卿，梁五兵尚書。	澈字甘泉，一名澄，陳秘書監。	文遠字廣義，國子博士。	士安字奉衆，王屋令。	有功字弘敏，秋官侍郎。	倫字堅，岐、慶二王司馬。	瑴字和玉，襲東莞男，安定太守。	濤字浚源，侍御史。	杜	
									宰字舜鈞，大理評事。	商字義聲，相懿宗。	彥若字俞之，相昭宗。生綰，兵部郎中。
											仁嗣
											仁矩字廣裕。
											仁範
											仁勗字道誨。
										宮字應黃，濮州刺史。	仁規
									單		
							殷				
							毅				
						恂字固行，越州司法參軍。	寵字知方，臨洪丞。	液字既濟，金華令。	義立字道彰，襄州別駕。	有慶字廟榮，濠州從事。	弘嗣字致君，宣武行營判官，生彥休。
							密字梁萬，義烏尉。	汶字涵光，殿中侍御史。	鋌字周器，王府長史。	審字遠知，明州司户參軍。	曹字司之，越州司馬。

								濯字海康，金吾衛倉曹參軍。			
								璽字居方，武進丞。			
						憬字元士，揚州法曹參軍。	瞉字良孺，天長尉。	湜，大理司直。			
						愃字德美，金華令。	毅，句容尉。	澄字瀛都，淮南從事。			
					有道字弘度，鞏丞。	惲字揖，河内采訪使。					
					有業	徵，少監。	漢字淵寧，水部員外郎。	鸞，祠部員外郎。	次彭字壽卿，洪州別駕。	魯苗	
										禹苗	
								頊，雲陽令。	次聃		
								鷹，武陟令。			
				士會	弘禮						
				士雅	有慶，鹽城令。	忱					
				士師	弘仁，揚州司馬。						
					弘信，太原府户曹參軍。						

					弘度						
			文達字幼通,金山令。	奉誠							
				奉信							
				昌時,天長令。	有鄰字善之,金壇令。	悦字泰之,廬陵令。	收字藏之,鳳翔府司録參軍。	寶符字靈通,杭州録事參軍。	瑾字德玉,徐州司法參軍。	摶	

高平北祖上房徐氏:詵次子矩,矩字弘深,生邕。邕字文和,生廉。廉字元平,生則。則字元度,生尚。尚字光漢,大司農,生費。費字子文,金威將軍、東莞侯,生升。升字玄明,司空掾,襲東莞侯,生珪。珪字少玉,姑熟令,生欽。欽字思祖,大中大夫,生長卿。長卿字德師。二子:萬、僉。萬字士諧,平原太守,生續。續字承先,城門校尉。二子:寵、惠。惠字士安,司空掾,生胄。胄字彦光,本郡主簿功曹。二子:允、訓。允字仲和,生鄙。鄙字子頑。二子:訪、隆。訪字公謀,魏鎮北將軍。二子:暢字彦春,晋隴西内史。四子:沇、胤、敷、蘭。蘭字石侯,侍御史,生澹。澹字洛川,長壽令,生乾。乾字文祚,給事中,生道娱。道娱字道福,員外郎,生道祖。道祖字弘業,宋車騎行將軍,生玄英。玄英字智仁,奉朝請。生景初,尚書正員外郎。二子:弘師、弘道,世居曹州離狐,隋末徙滑州衛南。至世勣,預屬籍爲李氏,武后世復舊。

高平北祖上房徐氏:徐詵的次子徐矩,徐矩字叫弘深,生徐邕。徐邕字叫文和,生徐廉。徐廉字叫元平,生徐則。徐則字叫元度,生徐尚。尚字叫光漢,是大司農,生徐費。徐費字叫子文,是金威將軍、東莞侯,生徐升。徐升字叫玄明,是司空掾,襲東莞侯,生徐珪。徐珪字叫少玉,是姑熟令,生徐欽。徐欽字叫思祖,是大中大夫,生長卿。長卿字叫德師。生二子:徐萬、徐僉。徐萬字士諧,是平原太守,生徐續。徐續字叫承先,是城門校尉。生二子:徐寵、徐惠。徐惠字叫士安,是司空掾,生徐胄。徐胄字叫彦光,是本郡的主簿功曹。生二子:徐允、徐訓。徐允字叫仲和,生徐鄙。徐鄙字叫子頑。生二子:徐訪、徐隆。徐訪字叫公謀,是魏的鎮北將軍。生二子:徐暢字叫彦春,是晋隴西内史。生四子:徐沇、徐胤、徐敷、徐蘭。徐蘭字叫石侯,是侍御史,生徐澹。徐澹字叫洛川,是長壽令,生徐乾。徐乾字叫文祚,是給事中,生道娱。道娱字叫道福,是員外郎,生道祖。道祖字叫弘業,是宋的車騎行將軍,生玄英。玄英字叫智仁,是奉朝請。生景初,是尚書正員外郎。生二子:弘師、弘道,世代住在曹州離狐,隋朝末年遷到滑州衛南。到世勣,編入宗室屬籍成爲李氏,武后時候恢復原來的姓氏。

弘師字德令,南齊直閤舍人。	琛,侍御史。	懋,梁荊州刺史。	元起字山立,隋濮陽太守。	蓋字廣濟,陵州刺史、舒國公。	世勣字茂功,相太宗、高宗。	震,梓州刺史。	敬業,柳州司馬。				
							敬猷,盩厔令。				
							思順字知通,鴻臚卿。	湘字漢津,壽州刺史。	弘光字大明,岐王傅。		
				康字德榮,譙郡太守。	弼,司衛正卿。						
弘道字太玄,陳太常卿。	珍字大器,隋閤下舍人。	元隱字巖客,彭澤令。	唐字景明,沛令。	羌字景方,鄭州長史。							

徐氏宰相三人。商、彥若、世勣。

孔氏出自子姓。商帝乙長子微子啓封於宋，弟微仲衍曾孫湣公捷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父生嘉，字孔父。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父，以王父字爲氏。生防叔，避華父督之難，奔魯，爲大夫。生伯夏，夏生鄹大夫叔梁紇。紇二子：孟皮、仲尼。仲尼爲魯司寇，攝相事。生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爲魯穆公師。生白，字子上，齊威王相。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魏相。箕生穿，字子高。穿生斌，字子慎，一名鮒，魏文侯相、文信君。三子：鮒、騰、樹。騰字子襄，漢孝惠博士、長沙太傅。生忠，字子貞，博士。忠二子：武、安國。武生延年，大將軍、太傅。延年生霸，字次孺，給事中、高密相、褒成烈君。

徐氏有宰相三人。徐商、徐彥若、徐世勣。

孔氏源出於子姓。商帝乙的長子微子啓封在宋，弟微仲衍的曾孫湣公捷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父生嘉，字叫孔父。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父，用祖父的字作爲姓。生防叔，躲避華父督之亂，投奔魯，成爲大夫。生伯夏，夏生鄹的大夫叔梁紇。紇生二子：孟皮、仲尼。仲尼是魯的司寇，代行相事。生孔鯉，字叫伯魚。伯魚生孔伋，字叫子思，是魯穆公的師。生孔白，字叫子上，是齊威王的相。孔白生孔求，字叫子家。孔求生孔箕，字叫子京，是魏的相。孔箕生孔穿，字叫子高。孔穿生孔斌，字叫子慎，另有個名叫孔鮒，是魏文侯的相、文信君。生三子孔鮒、孔騰、孔樹。孔騰字叫子襄，是漢孝惠帝的博士、長沙太傅。生孔忠，字叫子貞，是博士。忠生二子：孔武、安國。孔武生延年，是大將軍、太傅。延年生孔霸，字叫次孺，是給事中、高密相、褒成烈君。生四子：孔福、孔振、孔喜、孔光。孔福，是關內侯。生孔房，孔房生孔均，字叫

四子：福、振、喜、光。福，關内侯。生房，房生均，字長平，尚書郎。生大司馬元成侯志，志生損。自均皆世襲褒成侯，及損，徙封褒亭侯。生曜，曜生完，無子，以弟子魏奉議郎羨爲嗣。羨生晋太常卿、黄門侍郎震，震生嶷，嶷生豫章太守撫，撫生從事中郎懿。自羨以下襲奉聖侯。生宋崇聖侯鮮，鮮生後魏崇聖大夫乘，乘生秘書郎靈珍，靈珍生文泰。自靈珍以下襲崇聖侯。文泰生渠。

長平，是尚書郎。生大司馬元成侯孔志，孔志生孔損。從孔均起都是世襲褒成侯，到孔損，改封爲褒亭侯。生孔曜，孔曜生孔完，没有子，以弟子魏的奉議郎孔羨作爲繼嗣。孔羨生孔晋的太常卿、黄門侍郎孔震，孔震生孔嶷，孔嶷生豫章太守孔撫，孔撫生從事中郎孔懿。從孔羨以後承襲奉聖侯。生宋的崇聖侯孔鮮，孔鮮生後魏的崇聖大夫孔乘，孔乘生秘書郎靈珍，靈珍生文泰。從靈珍以後襲崇聖侯。文泰生孔渠。

渠,後周鄒國公。	長孫,襲公。	嗣哲,隋吴郡主簿、紹聖侯。	德倫,褒聖侯。	崇基,襲侯。	璲之字藏輝,都水使者,襲文宣公。	萱,泗水令。	齊卿,青州司兵參軍。	惟晊,兖州參軍。	策	振字國文,刑部員外郎。	昭儉,秘書郎、曲阜令。
										拯字弘濟。	
										郁	述字彰聖。

下博孔氏出自關内侯福七世孫郁，後漢冀州刺史。生揚，下博亭侯，子孫因居焉。七世孫靈龜，後魏國子博士。生碩。

下博孔氏源出於關内侯孔福的七世孫孔郁,是後漢的冀州刺史。生孔揚,是下博亭侯,子孫因此居住在這裏。七世孫靈龜,是後魏的國子博士。生孔碩。

碩,後魏治書侍御史。	安,北齊青州法曹參軍。	穎達字冲遠,國子祭酒、曲阜憲公。	志玄,國子司業。	惠元,國子司業。	立言,祠部郎中。						
					昚言,黄州刺史。						

			志約,禮部郎中。	琮,洪州都督。							
			志亮,中書舍人。								

曲阜憲公穎達族孫務本。自孔子至是三十五世。

曲阜憲公穎達的族孫務本。從孔子起是三十五代。

務本,東光令。	如珪,海州司户參軍。	岑父,著作佐郎。	戴								
			戣,給事中。	温質	絢字延休。						
					綸字昌言。						
					纁字徵夫。						
				温孺	緯字化文,相僖宗、昭宗。	昌弼字佐化。					
					絳字受文。						
					緘	昌廣					
				温憲							
				温裕	紓字特卿。						
					續字胤脩。						

			戡字君勝,昭義節度判官。								
			戢,庫部員外郎。	温業字遜志。	晦字文爲。	昌序字昭舉。					
					炅字濟美,萊州刺史。	昌庶字幾聖,虞部郎中。	莊字文愿。	承恭			
				温諒	續	昌明字昭儀。					
			戳								
			威								
		巢父,給事中。									

孔氏宰相一人。緯。

孔氏有宰相一人。孔緯。

獨孤氏出自劉氏。後漢世祖生沛獻王輔,輔生釐王定,定生節王丐。丐二子:廣、廙。廙,洛陽令。生穆,穆生度遼將軍進伯,擊匈奴,兵敗被執,囚之孤山下。生尸利,單于以爲谷蠡王,號獨孤部。尸利生烏利。二子:去卑、猛。猛生副論。副論生路孤,路孤生眷,眷生羅辰,從後魏孝文徙洛陽,爲河南人,初以其部爲氏,位定州刺史、永安公。生廷尉貞公萬齡。萬齡生稽,字延平,鎮東將軍、文公。稽生鎮東將軍歸,歸生冀。

獨孤氏源出於劉氏。後漢的世祖生沛獻王劉輔,劉輔生釐王劉定,劉定生節王劉丐。劉丐生二子:劉廣、劉廙。劉廙,是洛陽令。生劉穆,劉穆生度遼將軍進伯,攻擊匈奴,兵敗被俘,拘禁在孤山下。生尸利,單于任他爲谷蠡王,稱爲獨孤部。尸利生烏利。生二子:去卑、劉猛。劉猛生副論。副論生路孤,路孤生劉眷,劉眷生羅辰,跟隨後魏孝文帝遷到洛陽,成爲河南人,開始把這部落名作爲姓,官位是定州刺史、永安公。生廷尉貞公萬齡。萬齡生獨孤稽,字叫延平,是鎮東將軍、文公。獨孤稽生鎮東將軍獨孤歸,獨孤歸生獨孤冀。

冀字希顏,定州刺史、武安烈公。	永業字世基,周大司寇、臨川郡王。	子佳,隋淮州刺史,武安公。	義恭								
			義盛	士約		册,户部郎中。					
						恩	華,兵部郎中。				
			叔德	文惠,明威將軍。	楷,潁川郡長史。	憕					
						丕字山甫,剡主簿。					
						萬					
					峻,越州都督、左金吾大將軍。						
					嶼,大理少卿。						
			義順字偉悌,虞杭簡三州刺史、洛南郡公。	元愷,給事中。	思莊,右金吾大將軍。						
					思行,洋州刺史。						
				元康			明,駙馬都尉。				

				元慶	思暕，鄂令。	賓庭，左補闕。					
						含章，左金吾兵曹參軍。	問俗，鄂州刺史。	勉，揚子令。			
								勛			
								助，太子舍人。	申叔，校書。		
									遐叔		
								勸			
						易知					
						通理，殿中侍御史、潁川郡長史。	汜，睦州刺史。				
							巨，右驍衛兵曹參軍。				
							及字至之，常州刺史，謚曰文。	朗，協律郎。			
								郁字古風，秘書少監。	庠字賢府。		
							正，真定尉。				
						道濟，導江丞。	愧				

							愐,左司郎中。	寔,兼殿中侍御史。			
								寂			
								密,雲州刺史。	蒙		
									雲字公遠,吏部侍郎。	回	
										損字又損,相昭宗。	
										遲字後已。	
										憲字正風。	
									霖,秘書監。		

獨孤氏宰相一人。損。

獨孤氏有宰相一人。獨狐損。

柳城李氏，世爲契丹酋長，後徙京兆萬年。

柳城李氏，世代是契丹的酋長，後來遷到京兆萬年。

令節,左威衛大將軍、幽州經略軍副使。	重英,鴻臚卿兼檀州刺史。	楷洛,左羽林大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薊郡公。	遵宜,將軍。								
			遵行,將軍。								

			光弼,太尉兼侍中、臨淮武穆王。	義忠,太僕卿。							
				象,太僕卿。							
				彙,宿州刺史。							
					黯,景州刺史。						
			光琰								
			光顏,鴻臚卿。								
			光進字太應,刑部尚書、武威郡王。	元弈							
				元憑							

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號安息國。後漢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陽。晋、魏間，家于安定，後徙遼左，以避亂又徙武威。後魏有難陀孫婆羅，周、隋間，居凉州武威爲薩寶。生興貴、脩仁。至抱玉賜姓李。

武威李氏，本來是安氏，源出於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的次子安，住在西方，自稱安息國。後漢末年，派遣子世高入朝，因而住在洛陽。晋、魏之間，居住在安定，後來遷到遼左，因爲避亂又遷到武威。後魏有難陀孫婆羅，周、隋之間，住在凉州武威爲薩寶。生興貴、脩仁。到抱玉賜姓李。

興貴,左武候大將軍、歸國宜公。	恒安	文成	忠敬,松、鄯、會三州都督。	抱玉,初名重璋,守司徒、平章事、凉國昭武公。	自正字尚貞,少府少監,襲公。	緒,京兆府參軍。					
						縱,寶鼎主簿。					
						綜,河中參軍。					
						絳					
	元表										
脩仁,左驍衛大將軍、郢國公。	永壽,右領軍將軍。										
	永達	懷恪,陳州司馬。	齊管	抱真,檢校司空、平章事、義陽郡王。	緘,少府監。						
					紡成						
					紡清						
	永昌	玄暉,殿中侍御史、貝州刺史。	義仲,閤門府果毅。								
			義穆								
			季明								

高麗李氏:

高麗李氏:

正己,本名懷玉,平盧節度使、守司空、饒陽郡王。	納、平盧節度使、檢校司空。	承務									
		師古,平盧節度使、檢校司徒兼侍中。	明安,閬州司户參軍。								
		師道,平盧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	弘方								
		師賢									
		師智									
	經										
洧,正己從父兄,徐海觀察使、檢校户部尚書。											
澹,徐州團練副使。											

柳城李氏,本奚族,不知何氏,至寶臣爲張鏁高養子,冒姓張氏,後賜姓李氏。

柳城李氏,本來是奚族,不知是什麽姓氏,至寶臣因是張鏁高的養子,冒姓張氏,後來賜姓李。

素,左驍衛大將軍。	越,左金吾衛大將軍。	佶,左武衛大將軍。	寶臣字爲輔,成德節度使、守司空、清河郡王。	惟誠,濮州刺史。							
				惟岳,成德軍司馬。							
				惟簡,鳳翔節度使,檢校户部尚書、武安郡王。	元孫,三原尉。						
					元質,濮陽尉。						
					元立,興平尉。						
					元本,河南府參軍。						
					銖						
			寶正								

鷄田李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至光進賜姓李。

鷄田李氏,本來是河曲部落稽阿跌一族,至光進賜姓李。

良臣,襲鷄田州刺史。	光進,振武節度使。										

	光顏，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										

范陽李氏，自云常山愍王之後。

范陽李氏，自稱是常山愍王的後代。

凝，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	庭弼，澶州刺史。	休祥，薊州刺史。	載義字方穀，守太保兼侍中、河東節度使、武威郡王。	正源，右羽林將軍兼御史大夫。							
				弘源，太子左諭德。							

代北李氏，本沙陀部落，姓朱邪氏。至國昌，賜姓李，附鄭王屬籍。

代北李氏，本來是沙陀部落，姓朱邪。到國昌，賜姓李，附入鄭王的屬籍。

執宜，代北行營招撫使、蔚州刺史。	國昌本名赤心，代北節度使、檢校太尉。	克恭									
		克儉									
		克用，河東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晉王。	存勗，隰州刺史、檢校司空。								

			存霸								
			存渥								
			存紀								
			存乂								
			存美								
			存確								
			存禮								
		克柔,代州刺史。									
	赤忠										
	奉國										

李氏三公七人,三師二人。柳城李氏有光弼,武威李氏有抱玉,高麗李氏有正己,又柳城李氏有寶臣,鷄田李氏有光顔,范陽李氏有載義,代北李氏有克用。

李氏有三公七人,三師二人。柳城李氏有光弼,武威李氏有抱玉,高麗李氏有正己,又柳城李氏有寶臣,鷄田李氏有光顔,范陽李氏有載義,代北李氏有克用。

營州王氏,本高麗之族。

營州王氏,本來是高麗一族。

虔威,朔方軍將。	思禮,司空、霍國武烈公。										

太原王氏,世居祁縣,後徙平州,至縉,從侯希逸南遷,遂居河内温縣。

太原王氏,世代住在祁縣,後來遷到平州,到王縉,跟隨侯希逸南遷,於是住在河内温縣。

靖,右武衛大將軍。	瓌,左金吾衛大將軍。	縉,太子詹事。	智興字匡諫,宣武節度使、守太傅、雁門郡王。	晏平,永州司户參軍。							

				宰，太原節度使。							
				晏臯，左威衛將軍。							
				晏寶							
				晏恭							
				晏逸							
				晏深							
				晏斌							
				晏韜							

安東王氏，本阿布思之族，世隸安東都護府，曰五哥之，左武衛將軍，生末怛活。

安東王氏，本來是阿布思一族，世代隸屬於安東都護府，叫五哥之，是左武衛將軍，生末怛活。

末怛活，左金吾衛大將軍。	升朝，檢校太子賓客、樂安郡王。	廷湊，成德節度使。	元逵，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成德節度使。	紹鼎，檢校尚書左僕射、成德節度使。	景胤，深州刺史。						
					景崇，檢校太傅、中書令、成德節度使、常山郡王。	鎔，太尉、中書令、成德節度使。	昭祚				
					景萼						
				紹懿，檢校司空、成德節度使。							

王氏三公二人，三師一人。營州王氏有思禮，河內王氏有智興，安東王氏有鎔。

王氏有三公二人，三師一人。營州王氏有思禮，河內王氏有智興，安東王氏有王鎔。

田氏出自嬀姓。陳厲公子完，字敬仲，仕齊，初有采地，因號田氏。又云，"陳""田"聲相近也。至田和篡齊爲諸侯，九世至王建，爲秦所滅。漢興，諸田徙陽陵，後徙北平。魏議郎田疇，字子泰。二十二世孫璟。

田氏源出於嬀姓。陳厲公之子完，字叫敬仲，仕齊做官，開始有封地，因而稱爲田氏。又有一個說法，"陳""田"讀音相近。到田和篡齊成爲諸侯，九世到齊王田建，被秦所滅。漢朝興起，田氏的後代遷到陽陵，後來遷到北平。魏的議郎田疇，字叫子泰。二十二世孫叫田璟。

璟,鄭州司馬。	守義,安東副都護。	承嗣,魏博節度使、太尉、雁門郡王。	維,魏州刺史。								
			朝,神武將軍。								
			華,太常少卿、駙馬都尉。								
			緯								
			綸								
			綰								
			緒,魏博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駙馬都尉、常山郡王。	季和,澶州刺史。							

				季安字夔,魏博節度使、檢校司徒。	懷諫,右監門衛將軍。						
					懷禮						
					懷詢						
					懷讓						
				季直,魏博衙將。							
			繪								
			純								
			紳								
			緡字雲長,右領軍將軍、扶風郡公。	季宗,監察御史。							
				季昌,福王府參軍。							
				季臯							
				季鷹							
				季卿							
				季黄							
				季芳							
		庭琳									

	延惲,安東都護府司馬。	庭玠,相州刺史。	弘正字安道,成德節度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沂忠愍公。	旱,安南都護。							
				牟,天平節度使。							
				布字執禮,魏博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孝公。	鐬,天平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						
					在宥,安南都護。						
				章,洛陽令。	在賓	鷃,盱眙令。					

田氏三公一人。承嗣。

烏氏出自姬姓。黃帝之後，少昊氏以烏鳥名官，以世功命氏。齊有烏之餘，裔孫世居北方，號烏洛侯，後徙張掖。

田氏有三公一人。承嗣。

烏氏源出於姬姓。黃帝的後代，少昊氏用烏鳥稱官，用世功命氏。齊有個烏之餘，嫡系孫世代住在北方，稱爲烏洛侯，後代遷到張掖。

察,左武衛大將軍。	令望,左領軍大將軍。	蒙,左武衛中郎將。	承恩								

			承玭，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昌化郡王。	重胤字保君，天平節度使、守司徒、邠國公。	漢弘，左羽林將軍。						
					行專，密州刺史。						
					漢貞，左金吾將軍。						
					行方，河南丞。						
					漢封，衛尉寺丞。						
					漢章，右驍衛倉曹參軍。						
					行思，左衛倉曹參軍。						
				重元							

烏氏三公一人。重胤。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凡九十八族。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楊師道、李勣、褚遂良、李義府、劉仁軌、竇味道、狄仁傑、姚璹、李元素、婁師德、陸元方、蘇味道、楊再思、杜景佺、宗楚客、魏元忠、張錫、唐休璟、韋嗣立、蘇瓌、蕭至忠、岑羲、宋璟、郭元振、竇懷貞、源乾曜、苗晉卿、李峴、杜鴻漸、李勉、鄭餘慶、武元衡、李吉甫、張弘靖、李逢吉、王涯、王播、牛僧孺、李宗閔、李德裕、崔鉉、杜悰、白敏

烏氏有三公一人。重胤。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共九十八族。又加五十七人：長孫无忌、楊師道、李勣、褚遂良、李義府、劉仁軌、竇味道、狄仁傑、姚璹、李元素、婁師德、陸元方、蘇味道、楊再思、杜景佺、宗楚客、魏元忠、張錫、唐休璟、韋嗣立、蘇瓌、蕭至忠、岑羲、宋璟、郭元振、竇懷貞、源乾曜、苗晉卿、李峴、杜鴻漸、李勉、鄭餘慶、武元衡、李吉甫、張弘靖、李逢吉、王涯、王播、牛僧孺、李宗閔、李德裕、崔鉉、杜悰、白敏中、劉瞻、盧攜、鄭從讜、裴澈、蕭遘、韋昭度、孔緯、徐彥若、李谿、王摶、陸扆、崔遠、裴樞。三加十二人：武承嗣、武攸寧、豆盧欽望、

中、劉瞻、盧攜、鄭從讜、裴澈、蕭遘、韋昭度、孔緯、徐彥若、李谿、王摶、陸扆、崔遠、裴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武攸寧、豆盧欽望、武三思、李嶠、李懷遠、崔湜、劉幽求、張說、張延賞、王鐸、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胤。三公三師七十一人：宗室親王二十人：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荊王元景、吴王恪、徐王元禮、韓王元嘉、霍王元軌、舒王元名、相王旦、宋王憲、申王撝、邠王守禮、忠王浚、薛王業、慶王琮、廣平郡王俶、福王綰、撫王紘、榮王憒、建王震。以宰相及前宰相還者二十七人：裴寂、房玄齡、長孫无忌、李勣、武三思、楊國忠、杜佑、裴度、王涯、李德裕、李讓夷、杜悰、白敏中、令狐綯、夏侯孜、韋保衡、王鐸、鄭畋、鄭從讜、蕭遘、韋昭度、孔緯、杜讓能、徐彥若、崔胤、王摶、柳璨。以軍功進者二十人：李光弼、郭子儀、王思禮、僕固懷恩、李抱玉、田承嗣、李正己、朱泚、李寶臣、侯希逸、馬燧、李晟、李光顏、烏重胤、王智興、李載義、李克用、王建、韓建、朱全忠。以恩澤進者四人：武攸暨、李輔國、于頔、韓弘。皆通見《宰相世系》。別著田氏、烏氏二族。希逸，亡其世系。輔國，中官也；懷恩，叛臣也；朱泚、王建、韓建、朱全忠，唐之盜也，皆削而不著。

武三思、李嶠、李懷遠、崔湜、劉幽求、張說、張延賞、王鐸、鄭畋。四加三人：韋巨源、姚元之、韋安石。五加三人：蕭瑀、裴度、崔胤。三公三師七十一人：宗室親王二十人：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荊王元景、吴王李恪、徐王元禮、韓王元嘉、霍王元軌、舒王元名、相王李旦、宋王李憲、申王李撝、邠王守禮、忠王李浚、薛王李業、慶王李琮、廣平郡王李俶、福王李綰、撫王李紘、榮王李憒、建王李震。以宰相及前宰相的身份當任的有二十七人：裴寂、房玄齡、長孫无忌、李勣、武三思、楊國忠、杜佑、裴度、王涯、李德裕、李讓夷、杜悰、白敏中、令狐綯、夏侯孜、韋保衡、王鐸、鄭畋、鄭從讜、蕭遘、韋昭度、孔緯、杜讓能、徐彥若、崔胤、王摶、柳璨。因軍功進升的二十人：李光弼、郭子儀、王思禮、僕固懷恩、李抱玉、田承嗣、李正己、朱泚、李寶臣、侯希逸、馬燧、李晟、李光顏、烏重胤、王智興、李載義、李克用、王建、韓建、朱全忠。因爲賜予恩澤進封者四人：武攸暨、李輔國、于頔、韓弘。都通見《宰相世系》。另外記載田氏、烏氏二族。希逸，佚失世系。輔國，是宦官；懷恩，是叛臣；朱泚、王建、韓建、朱全忠，是唐朝的大盜，都削奪他們的名職，不予記録。

唐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一

后妃列傳(上)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爲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員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宫、尚儀、尚服各二，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矣。

唐朝的制度：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這就是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這就是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名，共二十七名，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名，共八十一名，這是代御妻。其餘的六尚，分别掌管皇帝的車馬衣服，都按其職掌排定次序。後世變化不多。開元年間，玄宗認爲皇后之下還有四個妃子，不符合制度，於是設置惠、麗、華三名妃子，六名芳儀，四名美人，七名才人，而尚宫、尚儀、尚服各二名，參照以前的名號，大抵根據《周官》互有增減，但是都有久遠的來歷。

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帷薄嚴奥，褻謁不忓于朝，外言不内諸闥，《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修，故淑範懿行，更爲内助。若夫艷嬖之興，常在中主。第裯既交，則情與愛遷；顔辭媚熟，則事爲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爲好。左右附之，憸壬慫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楗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簒弑而喪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玄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斂衽。吁，可嘆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内

禮儀本是爲夫婦而制定的，《詩經》首篇寫的就是后妃，是國家治亂的原由，關涉朝代的興亡。有大德的君主，治家嚴厲，女寵不許干涉朝政，朝廷上的政事不在後宫中談論，使《關雎》所歌頌的風俗得以流行，記載宫闈生活的教化得以修整，所以后妃的美善行爲，能够從内部輔佐朝政。至於寵愛女色的事情，經常在一個王朝中期人主的身上發生。有了男歡女愛，感情與愛惡就會轉變；面對女寵美麗的容貌和討好的言語，處置政事就會受到私心的侵擾。在容易昏庸之時，受到男女之間柔情的牽制，人主對於看似忠誠的讒言，就因此聽從而不加責問，醜惡的行爲已經顯露，反而習以爲常作爲美德。左右的人隨聲附和，諂媚卑鄙的人施行誣陷，感悟之前已被狡詐的計謀鉗制，寵幸之初就受制於哀憐的誓

寡嬿溺之私，群閹朋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位而已，故列著于篇。

言，天下大勢已去，還安然不知覺，這就是武后、韋后之所以能够篡權殺君而使朝廷喪敗的緣故。至於楊氏還未死，玄宗的謀劃已亂；張后控制了朝廷中樞，肅宗幾乎恭敬相拜。唉，真是令人嘆息！中期以後，因爲時世多變，朝外攻打討伐不斷，内宫女寵私情少了，宦官結黨競進，外戚的勢力分化，后妃没有大的善惡，不過是充位罷了，所以列著於篇中。

高祖太穆竇皇后

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在周爲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入隋爲定州總管、神武公。

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是京兆平陵人。父親名叫竇毅，在周朝任上柱國，娶武帝的姐姐襄陽長公主爲妻。在隋朝任定州總管，封神武公。

后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讀《女誡》、《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武帝愛之，養宫中，異它甥。時突厥女爲后，無寵，后密諫曰："吾國未靖，虜且强，願抑情撫接，以取合從，則江南、關東不吾梗。"武帝嘉納。及崩，哀毁同所生。聞隋高祖受禪，自投床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捄舅家禍。"毅遽掩其口，曰："毋妄言，赤吾族！"常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

皇后剛生下時，頭髮就長過頸部，三歲時與身高相當。閲讀《女誡》、《列女》等傳，過目不忘。武帝喜愛她，養在宫中，不同於其他外甥。當時突厥女做了皇后，得不到寵愛，竇后私下進諫説："我們的國家還不安定，突厥暫且强大，但願能克制感情加以安撫，以取得合作，那麽江南、關東就不會成爲我們的禍患了。"武帝高興地采納了她的建議。武帝去世後，竇后悲痛得如喪考妣。聽説隋高祖接受了讓給的帝位，竇后情不自禁地倒在床下，説："可恨我不是男人，不能拯救舅家的禍難。"竇毅急忙遮住她的口，説："不要胡説，會滅掉我的家族！"竇毅經常對襄陽長公主説："此女相貌奇特，見識不凡，怎麽可以隨便許給人呢？"於是在屏風上畫了兩隻孔雀，讓求婚的人發射二箭，私下約定射中眼睛者就許配給他。來求婚射箭的有數十人，都没有射中。唐高祖最後來射，兩箭各射中一隻眼睛，於是將她許配給高祖皇帝。

始，元貞太后羸老有疾，而性素嚴，諸姒娣皆畏，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孝，或淹月不釋衣履。工爲篇章規誡，文有雅體。又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辨也。崩於涿郡，年四十五。

當初，元貞太后年老瘦弱有病，而性格素來嚴厲，幾個妯娌都因懼怕，不敢去服侍。惟獨皇后奉事太后，和悦孝順，有時一個月内都不解衣脱鞋。竇后擅長寫作文章進行勸誡，文體雅致。又擅長書法，與高祖的書法作品放在一起，人們辨别不出真假。在涿郡去世，享年四十五歲。

帝在煬帝時，多畜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盍以獻？徒留之速

高祖在煬帝時代，養了許多駿馬，竇后看見後説："皇上生性喜歡駿馬，爲何不把它們進獻

罪，無益也。”不聽，頃果坐譴。帝後見隋政亂，多妄誅殛，乃爲自安計，數奏鷹犬異駒，煬帝果喜，擢位將軍。因泣謂諸子曰：“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帝有天下，詔即所葬園爲壽安陵，謚曰穆。及祔獻陵，尊爲太穆皇后。

給皇上呢？留下來衹會加快招致禍患，没有任何益處。”高祖不聽，不久果然因此事獲罪被貶官。高祖後來見到隋朝的朝政大亂，胡亂殺人，就爲自身安全考慮，多次給煬帝進上鷹犬奇馬，煬帝果然大爲高興，升任他爲將軍。高祖因此哭泣着對幾個兒子説：“如果我早聽從你母親的話，很久以前就得到這個官職了！”高祖取得天下後，下詔將皇后埋葬的陵園叫壽安陵，謚號叫穆。等到合葬獻陵時，尊稱叫太穆皇后。

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后於諸子中愛視最篤。後即位，過慶善宫，覽觀梗欷，顧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因號慟，左右皆流涕。乃享后于正寢。它日幸九成宫，夢后若平生，既悟，潸然不自勝。明日，詔有司大發倉賑貧瘠，以爲后報焉。上元中，益謚太穆神皇后。

當初，太宗出生時，出現了兩條龍的瑞象，皇后在幾個兒子中最喜愛他。後來太宗即位，經過慶善宫，游覽時欷歔哽咽，對隨侍的臣下們説：“朕出生在這裏，現在母后去世已經很久了，養育我的恩德無法報答。”因此號哭，左右的人都涕泣流淚。於是在正室祭祀皇后。有一天太宗前往九成宫，夢見皇后就像在世時的樣子，醒來之後，不禁潸然淚下。第二天，下詔有關部門打開糧倉大力賑濟貧困百姓，作爲對皇后的報答。上元年間，加謚號叫太穆神皇后。

太宗文德長孫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河南洛陽人。其先魏拓拔氏，後爲宗室長，因號長孫。高祖稺，大丞相、馮翊王。曾祖裕，平原公。祖兕，左將軍。父晟，字季，涉書史，趫鷙曉兵，仕隋爲右驍衛將軍。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是河南洛陽人。先人是北魏的拓拔氏，後來成爲宗室中的長輩，因此號稱長孫。高祖名叫長孫稺，任大丞相，封馮翊王。曾祖名叫長孫裕，封平原公。祖父名叫長孫兕，任左將軍。父親名叫長孫晟，字季，博覽史書，矯健勇猛，通曉兵法，在隋朝任右驍衛將軍。

后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晟兄熾，爲周通道館學士。嘗聞太穆勸撫突厥女，心誌之。每語晟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昏。”故晟以女太宗。后歸寧，舅高士廉妾見大馬二丈立后舍外，懼，占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順承天，載物無疆；馬，地類也；之《泰》，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又以輔相天地之宜。繇協《歸妹》，婦人事也。女處尊位，履中而居順，后妃象也。”時隱太子釁閲已

皇后喜歡讀書，以古代的善惡作爲借鑒，崇尚禮法。長孫晟的哥哥長孫熾，任北周的通道館學士。曾經聽説太穆皇后勸導武帝安撫突厥之女的事，記在了心裏。經常對長孫晟説：“這是明智之人，一定會生出奇特的兒子，不能不設法結爲姻親。”所以長孫晟把女兒嫁給太宗。皇后回娘家省親，舅父高士廉的妾看見一匹二丈高的大馬站立在皇后的房舍外面，因此懼怕，占卜吉凶，遇到了《坤》卦而變成爲《泰》卦。占卜的人説：“《坤》卦是順承天道來的，地廣厚能載萬物，坤德合於乾德的無疆；雌馬與地都屬於陰性；變成爲《泰》卦，就是天氣和地氣交接，萬

構，后内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及帝授甲宫中，后親尉勉，士皆感奮。尋爲皇太子妃，俄爲皇后。

物生長，又能輔助天地自然的所宜。卦兆的占辭與《歸妹》卦相合，說的是婦人之事。女人地位尊貴，履行不偏不倚的中道，平生順利，是后妃的表象。”當時隱太子與太宗怨恨已深，皇后盡孝心奉事高祖，對待諸妃謙恭，消除了他們對太宗的猜忌。等到太宗在宫中給將士分發兵器時，皇后親自鼓勵他們，將士們都非常感動振奮。不久成爲皇太子妃，接着成爲皇后。

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鷄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請繩治，俟意解，徐爲開治，終不令有冤；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无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卧内，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托體紫宫，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吕、霍，可以爲誡。”帝不聽，自用无忌爲尚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顔間。異母兄安業無行，父喪，逐后、无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爲言。擢位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遂得减流越巂。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宫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爲？”

皇后生性節儉樸素，衣服車馬之類够用即可。即使在讀書時，梳洗之類的禮儀都不免去。與皇帝説話，有時談及天下政事，辭讓説：“女性掌權，家庭就要窮困，我怎麽可以參預朝政呢？”皇帝堅持要她説出自己的看法，最終她也没有回答。後宫中妃子宫女有獲罪的，她一定會在皇帝憤怒時請求依法治罪，等待皇帝怒氣消解後，再慢慢爲她們開脱，最終不會使有冤枉；一名下等嬪妃生下豫章公主後去世，皇后視如己出；侍女有人生病，皇后就把自己所服用的藥物送給她們。屬下都懷念她的仁慈。兄長長孫无忌，與皇帝本是貧賤之交，因爲是輔佐受命的元勛功臣，能够自由出入皇帝内室，皇帝將要任用他輔佐朝政，皇后堅持説不可以，并趁機説：“妾已身在皇宫，尊貴至極，不希望親屬再在朝中掌權。漢朝的吕、霍兩家外戚，就是鑒戒。”皇帝不聽，自己任命長孫无忌爲吏部尚書、右僕射。皇后就私下告訴長孫无忌讓他堅决辭讓，皇帝迫不得已，就聽從了她的話，皇后喜形於色。皇后的異母兄長長孫安業，品行不端，父親去世後，把皇后、長孫无忌趕往舅家。皇后尊貴之後，從未提起過此事。還把他升任將軍。後來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要被處死，皇后叩頭求情説：“長孫安業罪該萬死。但過去對待妾不仁慈，人所共知；現在如果依法治罪，人們必定會認爲是妾要報復兄長，豈不連累了皇帝！”因此得以免死流放到越巂。太子李承乾的奶媽請求增加東宫的日用器物，皇后説：“作爲太子怕的是没有德行與名聲，要那麽多器物有何用？”

從幸九成宫，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宫

隨從皇帝前往九成宫，正逢皇后患病，恰好有柴紹等發生變亂的急事奏聞，皇帝披甲而起，

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泛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爲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爲，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齡以聞，帝嗟美。而群臣請遂赦，帝既許，后固争止。及大漸，與帝决，時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秘謀，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禄，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爲壠，無起墳，無用棺椁，器以瓦木，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游畋作役，死無恨。崩，年三十六。

皇后帶病隨從，宫司進諫阻止，皇后説："皇上受到震驚，我怎麽能安心呢?"病情稍重，太子想要請求赦免罪人，廣度佛僧道士，祈求免除災禍。皇后説："生死在於天命，不是人力能够掌握的。如果祈福可以延長壽命，我没有做過惡事；如果行善没有效果，我還祈求什麽呢？再説赦免罪人，是國家的大事，佛教、道教都是外國傳來的，皇上都不信奉，怎麽能因爲我而擾亂天下的大法！"太子不敢上奏，就告訴了房玄齡，房玄齡上奏了此事，皇帝感嘆稱贊。而群臣請求藉此赦免罪人，皇帝已經答應，皇后堅决争執阻止。等到皇后病危，與皇帝訣别，當時房玄齡因爲受到斥責而回第宅，皇后説："房玄齡長期奉事陛下，參預了許多奇計密謀，没有大的過錯，希望不要拋棄他。妾的家族因爲恩惠而晋升，無德而享受俸禄，容易招致禍患，不要委任給他們機要權柄，任命外戚爲奉朝請就足够了。妾在世時無益於天下，死後不要耗費錢財埋葬，希望能依山爲墳，不要樹立墳堆，不要使用棺椁，以瓦木作器用，節儉送終，就是没有忘記妾。"又請求皇帝容納忠臣，接受進諫，不要聽信讒言，减省游玩打獵與勞役，就死而無恨了。然後去世，享年三十六歲。

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誡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宫司以聞，帝爲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謚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嵕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上元中，益謚文德聖皇后。

皇后曾經摘録古代婦人的事迹編撰成《女則》十篇，又撰寫文論斥責漢朝的馬皇后不能抑制外戚，使他們參預政事，却告誡他們車馬方面不要奢侈，這都是爲他們開啓禍患的根源，而注意瑣碎之事。曾經告誡主管的官吏説："這都是我爲約束自己而寫的，所以撰述没有條理，不要讓皇上看見。"等到去世之後，宫司上奏了這件事，皇帝爲此而痛哭，并展示給親近的大臣説："皇后編寫的這本書可以傳給後代，我難道是不能通達天命而捨棄情愛嗎！衹是因爲朝内失去了一位賢良的輔佐，悲哀不能自禁罷了！"謚號叫文德，埋葬在昭陵，依九嵕山，以成全皇后的心願。皇帝親自撰寫表書説明緣由，布告在陵墓的左邊。上元年間，改增謚號叫文德聖皇后。

太宗徐賢妃

太宗賢妃徐惠，湖州長城人。

太宗賢妃徐惠，是湖州長城人。生下來五

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爲《小山篇》曰："仰幽岩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太宗聞之，召爲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贍蔚，文無淹思。帝益禮顧，擢孝德水部員外郎，惠再遷充容。

個月就會説話，四歲時通曉《論語》、《詩經》，八歲時能無師自通地寫文章。父親徐孝德，曾經試着讓她模仿《離騷》寫詩，她寫的《小山篇》説："仰望幽深的岩谷而目光流轉，撫摸桂樹的枝葉而凝思苦想。將近千年啊有此一遇，荃草爲何啊要獨自而去?"徐孝德大爲吃驚，知道無法遮掩，因此她所寫的詩文廣泛流傳。太宗聽説後，把她招納爲才人。她手不釋卷，文辭富麗，揮筆而就。皇帝更加禮待她，升任徐孝德爲水部員外郎，徐惠二次升爲充容。

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宫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崑丘，士馬罷耗，漕餉漂没。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爲易亂之符也。"又言："翠微、玉華等宫，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鴆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帝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吾志也。"復爲詩、連珠以見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

貞觀末年，多次調兵討伐四夷，皇帝稍微留意建造宫室，百姓辛勞怨恨。徐惠上疏極力進諫，諫言説："東方戍守遼海，西方討伐崑丘，士馬疲困，漕糧漂没。把有限的農耕收穫，去填無窮的溝壑；圖謀還未得到的民衆，却喪失了已有的軍隊。所以地域廣闊，并不是長治久安的辦法；人民勞苦，却是易於致亂的表現。"又説："翠微、玉華等宫，雖然依山枕水，没有大興土木的勞役，但雇用人力，不能説没有煩擾。有道之君，使人民安閑；無道之君，衹圖自己快樂。"又説："工巧技藝如同喪敗國家的刀斧，珠寶美玉就像是迷蕩心情的毒酒，對於追求奢侈精美的事情，不能不加以遏制。意志驕慢形成於國泰民安之世，貪圖安逸起源於時世安定之時。"她的諫言切實精當，大致如此。皇帝非常欣賞她的話，特加賞賜。皇帝去世後，徐惠悲哀思念成病，不肯吃藥，説："皇帝對待我恩禮深厚，如果能早一點死去，在祭祀所用的狗馬之前得以侍奉皇帝陵廟，就是我的心願。"因此又寫詩和連珠文以表達自己的心意。永徽元年去世，享年二十四歲，追贈賢妃，陪葬在昭陵的石室中。

惠之弟齊聃，齊聃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爲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擬漢班氏。

徐惠的弟弟徐齊聃，徐齊聃的兒子徐堅，都以博學而聞名，徐惠的妹妹是高宗的婕妤，也富有文采，當時把他們比作漢朝的班氏。

高宗王皇后

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魏尚書左僕射思政之孫。從祖母同安長公主以后婉淑，白太宗以爲晉王妃。王居東宫，妃亦進册，擢父仁祐陳

高宗廢皇后王氏，是并州祁人，魏尚書左僕射王思政的孫女。從祖母同安長公主因爲皇后温柔美麗，告訴太宗娶爲晉王妃子。晉王被立爲太子，王妃也隨之被册立爲皇太子妃，父親王仁

州刺史。帝即位，立爲皇后。仁祐以特進封魏國公；母柳，本國夫人。仁祐卒，贈司空。

祐升任陳州刺史。晋王即位，被立爲皇后。王仁祐以特進被封爲魏國公；母親柳氏，也被封爲魏國夫人。王仁祐去世後，追贈司空。

初，蕭良娣有寵，而武才人貞觀末以先帝宫人召爲昭儀，俄與后、良娣爭寵，更相毁短。而昭儀詭險，即誣后與母挾媚道蠱上，帝信之，解魏國夫人門籍，罷后舅柳奭中書令。李義府等陰佐昭儀，以偏言怒帝，遂下詔廢后、良娣皆爲庶人，囚宫中。后母兄、良娣宗族悉流嶺南。許敬宗又奏："仁祐無他功，以宫掖故，超列三事，今庶人謀亂宗社，罪宜夷宗，仁祐應斫棺，陛下不窮其誅，家止流竄，仁祐不宜引庇廕宥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爵。而后及良娣俄爲武后所殺，改后姓爲蟒，良娣爲梟。

起初，蕭良娣受到寵愛，而武才人在貞觀末年因爲是先皇帝的宫人被召入爲昭儀，不久與皇后、良娣爭寵，互相詆毁。而昭儀陰險，誣陷皇后和她的母親用巫祝邪術詛咒皇上，皇帝相信此事，剥奪了魏國夫人出入宫門的證件，免去皇后舅父柳奭的中書令職務。李義府等暗中幫助昭儀，用偏激之言激怒皇帝，於是下詔廢皇后、良娣爲百姓，囚禁在宫中。把皇后的母親哥哥、良娣宗族全都流放到嶺南。許敬宗又上奏説："王仁祐没有什麽功績，因爲皇后的緣故，破格列爲三公，現在皇后陰謀亂國，罪應滅族，王仁祐應該剖棺戮尸，陛下没有全都誅殺他們，僅把他們的家人流放，不應該因爲王仁祐而庇護寬容叛逆的子孫。"於是皇帝下詔剥奪王仁祐的所有官爵。皇后與良娣不久就被武后殺害，改皇后姓爲蟒，良娣姓爲梟。

初，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涙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瓮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駡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後爲猫，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后聞，詔六宫毋畜猫。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宫，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中宗即位，皆復其姓。

起初，皇帝思念皇后，偷偷來到皇后囚禁的地方，看到囚室門户牢固，從一個孔中送進飲食，心中很悲傷，喊道："皇后、良娣好嗎？你們現在何處？"二人同聲説："妾等因罪被廢爲婢女，怎麽會有這樣尊貴的稱呼？"説話時流涙嗚咽。又説："陛下有幸思念往日的恩情，使妾死而再生，重見天日，請求把此地叫作回心院。"皇帝説："朕將立刻辦理。"武后得知這件事後，催促下詔杖打二人各一百，砍下她們的手脚，反綁雙手，投入酒瓮中，説："讓這兩名老婦骨頭麻醉！"數天之後死去，斬殺了她們的尸體。起初，當詔書送到時，皇后二拜説："陛下萬歲！武昭儀受到恩寵，我必死無疑。"良娣接到詔書後，駡道："武氏像狐狸一樣以媚態惑人，如此翻覆無常！我後世變成猫，要使武氏變成老鼠，我要扼住她的咽喉進行報復。"武后聽説後，下詔六宫不許養猫。武后多次看見她們二人披髮流血作惡鬼狀，心中厭惡，就讓巫師爲自己祈禱解脱，隨即遷居蓬萊宫，惡鬼重又出現，所以經常住在東都。中宗即位後，都恢復了她們的姓氏。

高宗則天武皇后

高宗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彠，見《外戚傳》。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士彠女美，召爲才人，方十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母韙其意，止泣。既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御皆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悦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悦。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廉知狀，引内後宮，以撓妃寵。

高宗則天順聖皇后武氏，是并州文水人。父親名叫武士彠，見《外戚傳》。文德皇后去世後，過了很久太宗聽説武士彠的女兒漂亮，就把她召入宮立爲才人，年齡剛十四歲。母親楊氏，痛哭與她分别，皇后却鎮静自然，説："去見天子豈知不是福氣，怎麽能有兒女悲情呢?"母親贊同她的話，停止哭泣。見到皇帝後，賜號武媚。等到皇帝去世後，與嬪妃們都做了尼姑。高宗做太子時，入宮侍奉皇帝，喜歡上了武后。因爲王皇后長久没有生子，蕭淑妃正得到寵愛，皇后心中不高興。有一天，皇帝經過佛寺，武才人見到皇帝後哭泣，皇帝感動。皇后探知此情，就把她引入後宮，藉以阻撓淑妃的寵幸。

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寖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母柳見内人尚宮無浮禮，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媢，今又爾邪!"由是昭儀得入其訾，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妃嬪有數，今别立號，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厭勝，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无忌、褚遂良、韓瑗及濟瀕死固争，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險側，狙勢即表請昭儀爲后，帝意决，下詔廢后。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群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義門，内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

武才人有智謀，詭計不斷。開始時，卑辭屈身奉事皇后，皇后很高興，多次在皇帝面前稱贊她，所以把她升爲昭儀。一旦得到的寵幸在蕭淑妃之上，就逐漸與皇后不和。皇后生性簡易自重，不會奉迎上下的人，而母親柳氏見到宮女尚宮不能虚飾禮待，所以昭儀對皇后鄙視的人，必定會深相交結，把得到的賞賜，全都分贈給他們。因此皇后與淑妃的所作所爲她全能知悉，得以告訴皇上，但没有達到中傷的目的。昭儀生下女兒，皇后去看望逗弄，皇后走後，昭儀暗中把親生女兒弄死在被子下，故意等到皇帝來時，假裝歡笑説話，揭開被子看女兒，已經死去。又吃驚地問左右的人，都説："皇后剛來過。"昭儀於是悲痛哭泣，皇帝不能明察，憤怒地説："皇后殺了我女兒，過去與淑妃相互嫉妒詆毁，現在又幹出這樣的事!"從此皇帝就相信昭儀詆毁皇后的話，皇后自己無法辯解，皇帝更加信任寵愛昭儀，開始有了廢黜皇后的打算。很久之後，想晋升昭儀號爲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説："妃嬪有數額，現在要另立封號，不可行。"昭儀於是誣陷皇后與母親詛咒皇上，皇帝加之以前的怨恨，相信了她的話，將要廢黜皇后。長孫无忌、褚遂良、韓瑗及來濟以死諫諍，皇帝猶豫不决；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來陰險，窺伺形勢上表請求立昭儀爲皇后，皇帝的主

意已定，下詔廢黜皇后。下詔李勣、于志寧奉上印璽升昭儀爲皇后，命令群臣及四夷酋長在肅義門朝見皇后，朝内外的命婦入宫晋見。朝見皇后從這時開始。

后見宗廟，再贈士彠至司徒，爵周國公，謚忠孝，配食高祖廟。母楊，再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户。后乃製《外戚誡》獻諸朝，解釋譏噪。於是逐无忌、遂良，踵死徙，寵煽赫然。后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己，故拔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亦儒昏，舉能鉗勒，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爲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内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

皇后謁見宗廟，二次追贈武士彠官至司徒，封爵周國公，謚號忠孝，配祭高祖廟。母親楊氏，二次受封爲代國夫人。家人在魏郡享受實封一千户。皇后於是撰寫《外戚誡》獻給朝廷，解釋天下人對她的議論批評。然後把長孫无忌、褚遂良趕出朝廷，不久將他們流放，死在外地，皇后寵勢顯赫。皇后城府很深，不以屈身爲耻，藉此成就大事，皇帝認爲她能順從自己，所以力排衆議立她爲皇后。她得志之後，即竊取威權，肆無忌憚，皇帝也懦弱昏庸，舉動受到鉗制，不能够控制朝政，長久之後感到憤恨。麟德初年，皇后召方士郭行真到宫中進行詛咒，宦官王伏勝揭發了此事，皇帝大怒，因此召來西臺侍郎上官儀，上官儀指斥皇后專權，失去天下人心，不可承享皇家宗廟，與皇帝的心意相合，於是皇帝催促他草寫詔書要廢黜皇后。左右的人立刻去告訴了皇后，皇后馬上到皇帝面前爲自己辯解，皇帝畏懼退縮，仍舊像當初那樣對待她，怕皇后怨憤，就説："都是上官儀教我幹的!"皇后就指使許敬宗誣陷上官儀，殺死了他。

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閲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爲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内禁殿，撰定《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等，大氏千餘篇。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

當初，長舅長孫无忌和大臣褚遂良等因爲違背了旨意，不到一年就遭到殺戮，人們恐懼不敢言語，等到上官儀被殺後，朝政歸於皇后，天子無所作爲。群臣朝見、四方奏章，都叫二聖。每次臨朝聽政，在殿中垂簾，皇帝與皇后并排而坐，生殺賞罰都要聽命於皇后。皇后處事殘忍無情，即使她很喜歡的人，也一點不加憐憫。皇帝晚年更因中風身體不支，天下大事全都托付給皇后。皇后於是編撰安邦治國的策文用來處置政事，廣泛召集儒生到宫中，撰成《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等，大約有一千餘篇。因命文學之士秘密裁決是否可以上奏議論，分化宰相的權力。

始，士彠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伯嫁賀蘭

先前，武士彠娶相里氏爲妻，生兒子武元慶、武元爽。又娶楊氏爲妻，生三個女兒：長女

越石，蚤寡，封韓國夫人；仲即后；季嫁郭孝慎，前死。楊以后故，寵日盛，徙封榮國。始，兄子惟良、懷運與元慶等遇楊及后禮薄，后銜不置。及是，元慶爲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惟良司衛少卿，懷運淄州刺史。它日，夫人置酒，酣，謂惟良曰："若等記疇日事乎？今謂何？"對曰："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緣戚屬進，憂而不榮也。"夫人怒，諷后僞爲退讓，請惟良等外遷，無示天下私。繇是，惟良爲始州刺史；元慶，龍州；元爽，濠州，俄坐事死振州。元慶至州，憂死。韓國出入禁中，一女國姝，帝皆寵之。韓國卒，女封魏國夫人，欲以備嬪職，難於后，未决。后內忌甚，會封泰山，惟良、懷運以岳牧來集，從還京師，后毒殺魏國，歸罪惟良等，盡殺之，氏曰蝮，以韓國子敏之奉士彠祀。初，魏國卒，敏之入吊，帝爲慟，敏之哭不對。后曰："兒疑我！"惡之。俄貶死。楊氏徙鄭、衛二國，咸亨元年卒，追封魯國，謚忠烈，詔文武九品以上及五等親與外命婦赴吊，以王禮葬咸陽，給班劍、葆仗、鼓吹。時天下旱，后僞表求避位，不許。俄又贈士彠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魯國忠烈夫人爲妃。

嫁給賀蘭越石，早年守寡，封韓國夫人；二女兒就是皇后；三女兒嫁給郭孝慎，先死。楊氏因爲皇后的緣故，更加得到寵愛，遷封榮國夫人。當初，皇后哥哥的兒子武惟良、武懷運與武元慶等對待楊氏及皇后不禮貌，皇后懷恨在心。這時，武元慶任宗正少卿，武元爽任少府少監，武惟良任司衛少卿，武懷運任淄州刺史。有一天，榮國夫人設宴，當飲酒盡興時，對武惟良說："你們還記得過去的事嗎？現在怎麽樣呢？"他們回答說："我們有幸因爲是功臣之子位列朝廷，後因外戚而晋升，憂愁而不覺得榮耀。"榮國夫人大怒，私下勸説皇后假裝謙讓，請求武惟良等外出任職，向天下表示没有私情。因此，武惟良任始州刺史；武元慶，任龍州刺史；武元爽，任濠州刺史，不久受牽連獲罪死於振州。武元慶到了龍州，憂愁而死。韓國夫人出入宮中，一個女兒有傾城傾國之貌，所以她們都受到皇帝的寵愛。韓國夫人死後，女兒封魏國夫人，皇帝想封她爲妃嬪，因爲皇后反對，猶豫不决。皇后内心十分嫉妒，逢皇帝到泰山封禪，武惟良、武懷運作爲刺史來參加，隨從回到京師，皇后毒殺了魏國夫人，而歸罪於武惟良等，把他們全都殺死，改姓氏爲蝮，讓韓國夫人的兒子賀蘭敏之作爲武士彠的後代祭祀宗廟。當初，魏國夫人死後，賀蘭敏之入朝吊唁，皇帝爲之痛哭，而賀蘭敏之哭泣不説話。皇后説："小兒懷疑我嗎！"因此憎恨他。不久被貶官而死。楊氏遷封鄭、衛二國夫人，咸亨元年去世，追封魯國夫人，謚號忠烈，下詔九品以上的文武百官及五等親與外命婦去吊喪，用親王的禮儀葬於咸陽，朝廷給班劍、葆仗、鼓吹。當時天下大旱，皇后假裝上表請求讓位，皇帝不同意。不久又追贈武士彠爲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追贈魯國忠烈夫人爲王妃。

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勸農桑，薄賦繇；二、給復三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爲

上元元年，進號皇后爲天后，她上言建議施行十二件事：一、重視農桑業，减輕賦役；二、免除三輔地區的賦税；三、停止征戰，用道德教化天下；四、南北司宮中禁止輕浮技巧之事；五、減省費用勞役；六、廣開言路；七、杜絶讒言；八、王公以下都要學習《老子》；九、父親

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勛官已給告身者無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帝皆下詔略施行之。

在世兒子爲母親服齊衰喪三年；十、上元年間以前的勛官已給告身者不再審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的增加俸禄；十二、百官任職長久，才能高而職位低者可進官階，不得滯留。皇帝下詔全都予以施行。

蕭妃女義陽、宣城公主幽掖廷，幾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鴆殺弘。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后欲外示寬裕，劫人心使歸己，即奏言："今群臣納半俸、百姓計口錢以贍邊兵，恐四方妄商虚實，請一罷之。"詔可。

蕭淑妃的女兒義陽公主、宣城公主被囚禁在後宫，將近四十歲不得出嫁，太子李弘給皇帝上言此事，皇后大怒，毒殺了李弘。皇帝將要下詔讓位給皇后，宰相郝處俊堅决諫諍，於是作罷。皇后想給人們表示自己的寬宏大量，藉以收買人心，就上奏説："現在群臣交納俸禄的一半、百姓徵收人口税用來養活邊防士兵，恐怕各地虚報數額，請求全部免除。"皇帝下詔同意。

儀鳳三年，群臣、蕃夷長朝后于光順門。即并州建太原郡王廟。帝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秦鳴鶴曰："風上逆，砭頭血可愈。"后内幸帝殆，得自專，怒曰："是可斬，帝體寧刺血處邪?"醫頓首請命。帝曰："醫議疾，烏可罪？且吾眩不可堪，聽爲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畢，后簾中再拜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繒寶以賜。

儀鳳三年，群臣、蕃夷酋長在光順門朝見皇后。皇后隨即在并州建造太原郡王廟。皇帝頭昏眼花看不清東西，侍醫張文仲、秦鳴鶴説："因爲風氣上行，用針刺頭血可以痊愈。"皇后内心希望皇帝病危，自己能够專權，憤怒地説："這二人應該斬首，皇帝的身體難道是用針刺血的地方嗎?"侍醫叩頭請求饒命。皇帝説："侍醫商議如何治病，怎麽可以治罪呢？再説我頭昏眼花難以忍受，聽任他們醫治!"侍醫多次用針刺頭，皇帝説："我的眼睛可以看見了!"話未説完，皇后在簾中兩次拜謝，説："這是上天賜給我的老師!"親自拿着絲織品和珍寶賜給侍醫。

帝崩，中宗即位，天后稱皇太后，遺詔軍國大務聽參决。嗣聖元年，太后廢帝爲廬陵王，自臨朝，以睿宗即帝位。后坐武成殿，帝率群臣上號册。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真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臨朝。追贈五世祖後魏散騎常侍克己爲魯國公，妣裴即其國爲夫人；高祖齊殷州司馬居常爲太尉、北平郡王，妣劉爲王妃；曾祖永昌王諮議參軍、贈齊州刺史儉爲太尉、金城郡王，妣宋爲王妃；祖隋東郡丞、贈并州刺史、大都督華爲太

皇帝去世後，中宗即位，稱天后爲皇太后，有遺詔軍國大事要讓她參預决策。嗣聖元年，太后廢皇帝爲廬陵王，自己臨朝聽政，讓睿宗繼承皇帝位。太后坐在武成殿，皇帝率群臣上尊號册命。過了三天，太后來到殿前，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真册立嗣皇帝。從此太后經常到紫宸殿，設置淺淡的紫色帷帳臨朝聽政。太后追贈五世祖後魏散騎常侍武克己爲魯國公，五世祖母裴氏爲國夫人；高祖齊殷州司馬武居常爲太尉、北平郡王，高祖母劉氏爲王妃；曾祖永昌王諮議參軍、贈齊州刺史武儉爲太尉、金城郡王，曾祖母宋氏爲王妃；祖父隋東郡丞、贈并州刺史、大都督武華爲太尉、太原郡王，祖母趙氏爲王妃。都設置陵園，守護陵園的

尉、太原郡王，妣趙爲王妃。皆置園邑，户五十。考爲太師、魏王，加實户滿五千，妣爲王妃，王園邑守户百。時睿宗雖立，實囚之，而諸武擅命。又謚魯國公曰靖，裴爲靖夫人；北平郡王曰恭肅，金城郡王曰義康，太原郡王曰安成，妃從夫謚。太后遣册武成殿使者告五世廟室。

居民各五十户。追贈父親爲太師、魏王，加實封户滿五千，母親爲王妃，守護魏王的陵園户一百。當時睿宗雖然被立爲皇帝，實際上遭到囚禁，武家諸人專擅朝命。又加謚號給魯國公叫靖，裴氏爲靖夫人；北平郡王叫恭肅，金城郡王叫義康，太原郡王叫安成，王妃隨從丈夫的謚號。太后派遣册授武成殿使者祭告武氏五世宗廟。

於是柳州司馬李敬業、括蒼令唐之奇、臨海丞駱賓王疾太后脅逐天子，不勝憤，乃募兵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陳敬之，據州欲迎廬陵王，衆至十萬。楚州司馬李崇福連和。盱眙人劉行舉嬰城不肯從，敬業攻之，不克。太后拜行舉游擊將軍，擢其弟行實楚州刺史。敬業南度江取潤州，殺刺史李思文，曲阿令尹元貞拒戰死。太后詔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三十萬討之，戰于高郵，前鋒左豹韜果毅成三朗爲唐之奇所殺。又以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爲江南道行軍大總管，并力。敬業興三月敗，傳首東都，三州平。

於是柳州司馬李敬業、括蒼令唐之奇、臨海丞駱賓王憎恨太后威逼斥逐天子，不勝其憤，因此募兵殺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陳敬之，占據揚州想要迎接廬陵王，兵衆達到十萬之多。楚州司馬李崇福響應。盱眙人劉行舉占據城池不肯隨從他們，李敬業率兵攻打，没有攻克。太后拜任劉行舉爲游擊將軍，升任他的弟弟劉行實爲楚州刺史。李敬業向南渡江攻占潤州，殺死刺史李思文，曲阿令尹元貞抵禦交戰而死。太后下詔任命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三十萬征討李敬業，在高郵交戰，前鋒左豹韜果毅成三朗被唐之奇殺死。又任命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爲江南道行軍大總管，合兵討伐。李敬業起兵三個月而失敗，傳首級到東都，三州叛亂被平定。

始，武承嗣請太后立七廟，中書令裴炎沮止，及敬業之興，下炎獄，殺之，并殺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太后方怫恚，一日，召群臣廷讓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群臣唯唯。太后曰："朕輔先帝逾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群臣，以社稷爲托，朕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伉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過彼，蚤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群臣

當初，武承嗣請求太后建立武氏七代祖宗之廟，被中書令裴炎阻止，李敬業起兵後，太后把裴炎逮捕入獄，殺了他，并殺了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太后正憤恨不已，有一天，召集群臣當廷責問説："朕没有負於天下，你們知道嗎？"群臣稱是。太后説："朕輔佐先帝三十多年，辛勤勞苦地治理天下。你們的爵位富貴，是朕所給與的；天下人的安樂，是朕養育的。先帝棄群臣而去，把國家托付給我，朕不敢愛惜自己，而懂得愛護人民。現在挑起戰爭的主謀都是將相，負心是多麼快啊！再説有像裴炎那樣接受了遺詔驕横難以控制的老臣嗎？有像徐敬業那樣世代爲將能糾合亡命之徒的人嗎？有像程務挺那樣英勇善戰的老將嗎？他們都是人中的豪傑，但做出不利於朕的事，朕能够殺掉他們。公等如果才能有超過

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

他們的，就早一點起事。否則，就恭順地奉事朕，不要做出讓天下人笑話的事。"群臣叩頭，不敢抬頭向上看，説："惟陛下之命是從。"

久之，下詔陽若復辟者。睿宗揣非情，固請臨朝，制可。乃冶銅匭爲一室，署東曰延恩，受干賞自言；南曰招諫，受時政失得；西曰申冤，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讖步秘策。詔中書門下一官典領。

很久以後，太后下詔假稱要歸還帝位。睿宗猜想太后不是出於真心，堅決請求太后臨朝聽政，太后下制同意。於是冶鑄銅匭放置在一間房中，稱東面的叫延恩，接受自己要求賞賜的書疏；南面的叫招諫，接受批評朝政得失的書疏；西面的叫申冤，接受冤枉受屈想要申訴的書疏；北面的叫通玄，接受預言推測吉凶的秘策。下詔中書門下省一位官員主持。

太后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桀自爲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材真賢。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送京師，即日召見，厚餌爵賞歆動之。凡言變，吏不得何詰，雖耘夫蕘子必親延見，禀之客館。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變者遍天下，人人屏息，無敢議。

太后不吝惜爵位，藉以籠絡四方豪傑輔助自己，即使是狂妄的男子，所説的話如果符合自己的心意，總是破格授與官職，如果不稱職，就廢黜殺掉不加寬免，務必要得到有真才實學的賢能之士。又恐怕天下有謀反叛逆的人，就下詔允許人們到朝廷告發事變，各地要提供輕快的驛傳，供給五品官的食物，送往京師，當天就召見，供給美味、重賞高官感動他們。凡是上言告發事變的人，官吏不許盤問，即使是農夫柴童，也一定要親自接見，安置在客館。敢於延緩不送的人，按所告發的罪行懲治。所以告發事變的人遍滿天下，搞得人人自危，不敢隨便議論。

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爲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疣贅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山變爲災，非慶也。"太后怒，投嶺外。

新豐縣有山因地震而突出，太后認爲是吉兆，就赦免此縣的囚犯，改名叫慶山縣。荆人俞文俊上言説："人體如果不和順，就會長出疣贅；地土如果不和順，就會有山堆高出。現在陛下以女皇據君位，大山變異是災禍，不是吉祥。"太后大怒，把他流放到嶺外。

詔毁乾元殿爲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懷義，鄠人，本馮氏，名小寶，偉岸淫毒，佯狂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寶可入侍。"后召與私，悦之。欲掩迹，得通籍出入，使祝髮爲浮屠，拜白馬寺主。詔與太平公主婿薛紹通昭穆，紹父事之。給厩馬，中官爲騶侍，雖承嗣、三思皆尊事惟謹。至是護作，士數萬，巨木率一章千人乃能引。又度

太后下詔拆毁乾元殿建造明堂，派僧人薛懷義任使者監督工程。薛懷義，是鄠人，本姓馮氏，名叫小寶，英俊高大，陰險狠毒，在洛陽鬧市假裝瘋子，與千金公主私通。公主上言説："馮小寶可入宫侍奉。"太后就召入宫中與他私通，十分滿意。太后想要掩蓋此事，使他的名字能够列入可以自由出入宫門的名册中，就讓他削髮爲僧，拜爲白馬寺主持。又下詔讓他與太平公主的夫婿薛紹攀宗族輩分，薛紹把他作爲父輩奉事。給與他厩馬，由宦官爲他飼養，就是武承

明堂後爲天堂，鴻麗嚴奥次之。堂成，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

嗣、武三思都對他很恭順。這時命他監督工程，役使士卒數萬人，巨大的木料每根要用一千人力纔能牽動。他又規劃在明堂後面建造天堂，壯麗深廣僅次於明堂。兩堂建成後，拜任他爲左威衛大將軍，封梁國公。

始作崇先廟于西京，享武氏。承嗣僞款洛水石，導使爲帝，遣雍人唐同泰獻之，后號爲寶圖，擢同泰游擊將軍。於是汜人又上瑞石，太后乃郊上帝謝況，自號聖母神皇，作神皇璽，改寶圖曰天授聖圖，號洛水曰永昌水，圖所曰聖圖泉，勒石洛壇左曰天授聖圖之表，改汜水曰廣武。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足地。於是，韓王元嘉等謀舉兵唱天下，迎還中宗。琅邪王冲、越王貞先發，諸王倉卒無應者，遂敗。元嘉與魯王靈夔等皆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孫雖嬰褓亦投嶺南。太后身拜洛受圖，天子率太子、群臣、蠻夷以次列，大陳珍禽、奇獸、貢物、鹵簿壇下，禮成去。

開始在西京建立崇先廟，祭祀武氏祖先。武承嗣僞造洛水瑞石，誘導太后稱帝，派雍人唐同泰進獻，太后把這塊奇石稱爲寶圖，升任唐同泰爲游擊將軍。於是汜人又獻上瑞石，太后就祭天感謝天神的恩賜，自號爲聖母神皇，製作神皇印璽，改寶圖名叫天授聖圖，號洛水叫永昌水，把獲得天授聖圖的地方叫聖圖泉，在洛水壇場的左邊刻石碑叫天授聖圖之表，改汜水名叫廣武。當時王室的權柄已被太后奪取，大臣重將都想阻撓而不能得逞，宗室孤立没有立足之地。於是，韓王李元嘉等謀劃起兵號召天下，迎回中宗。琅邪王李冲、越王李貞首先發動起兵，諸王倉猝之際無人響應，因此失敗。李元嘉與魯王李靈夔等都自殺身亡，其餘的人都受牽連獲罪被殺害，諸王因受牽連幾乎全被殺掉，王室子孫雖是嬰兒也被流放到嶺南。太后親自祭拜洛水接受天授聖圖，天子率領太子、群臣、蠻夷按次序排列，在壇場下陳列了大量的珍禽、奇獸、貢物、鹵簿，禮儀完後退去。

永昌元年，享萬象神宫，改服衮冕，搢大圭，執鎮圭，睿宗亞獻，太子終獻。合祭天地，五方帝、百神從，以高祖、太宗、高宗配，引魏王士彠從配。班九條，訓百官。遂大饗群臣。號士彠周忠孝太皇，楊忠孝太后。以文水墓爲章德陵，咸陽墓爲明義陵。太原安成王爲周安成王，金城郡王爲魏義康王，北平郡王爲趙肅恭王，魯國公爲太原靖王。

永昌元年，太后祭祀萬象神宫，改穿禮服戴禮帽，腰插大圭，手持鎮圭，睿宗第二次祭祀，太子第三次祭祀。又合祭天地，五方帝、百神從祀，以高祖、太宗、高宗配享，引魏王武士彠從祀配享。太后頒布九條規定，訓誡百官。然後隆重宴請群臣。稱武士彠爲周忠孝太皇，楊氏爲忠孝太后。把文水的武氏墓地稱爲章德陵，咸陽的武氏墓地稱爲明義陵。稱太原安成王爲周安成王，金城郡王爲魏義康王，北平郡王爲趙肅恭王，魯國公爲太原靖王。

載初中，又享萬象神宫，以太穆、文德二皇后配皇地祇，引周忠孝太后從配。作曌、西、埊、㞤、囝、〇、凮、思、㔾、𠡦、𤯔、𠁈十有二文。太后自名曌。改詔書爲制書。以

載初年間，又祭祀萬象神宫，以太穆、文德二皇后配享地神，引周忠孝太后從祀配享。造曌、西、埊、㞤、囝、〇、凮、思、㔾、𠡦、𤯔、𠁈十二個字。太后自己起名叫武曌。改稱詔書爲制書。以周、漢兩朝的後代爲二王，虞、

周、漢爲二王後，虞、夏、殷後爲三恪，除唐屬籍。拜薛懷義輔國大將軍，封鄂國公，令與群浮屠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春官尚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成》爲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爲受命之符。"后喜，皆班示天下，稍圖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陰忍鷙害，肆斬殺怖天下。内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爲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鯁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户，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奩具坐重帷，而國命移矣。

夏、殷三朝的後代爲三恪，剥奪唐朝宗室的名籍。拜任薛懷義爲輔國大將軍，封鄂國公，命他與一群僧人僞造《大雲經》，内容有神皇接受天命的事。春官尚書李思文詐稱："《周書》的《武成篇》，内容有'因爲所任得人，自己無所作爲而天下大治'，是接受天命的徵兆。"太后高興，都頒告天下，圖謀改朝换代。但恐怕人心不肯歸附，就殘忍地毒害，大肆殺戮，以威脅天下。在朝廷中放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作爲爪牙，對於不滿意或素來猜忌的人，一定要設法陷害。宗室侯王以及其他的耿直大臣將相相繼遭到殺害，血流牢獄，家屬不能自保。太后手拿梳妝器具坐在幃帳之内，就奪取了政權。

御史傅游藝率關内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爲武。又脅群臣固請，妄言鳳集上陽宫，赤雀見朝堂。天子不自安，亦請氏武，示一尊。太后知威柄在己，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爲皇嗣。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尊周文王爲文皇帝，號始祖，妣姒曰文定皇后；武王爲康皇帝，號睿祖，妣姜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爲成皇帝，號嚴祖，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爲章敬皇帝，號肅祖，妣曰章敬皇后；魏義康王爲昭安皇帝，號烈祖，妣曰昭安皇后；祖周安成王爲文穆皇帝，號顯祖，妣曰文穆皇后；考忠孝太皇爲孝明高皇帝，號太祖，妣曰孝明高皇后。罷唐廟爲享德廟，四時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至日，祀上帝萬象神宫，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神從祀。盡王諸武。詔并州文水縣爲武興，比漢豐、沛，百姓世給復。以始祖冢爲德陵，睿祖爲喬陵，嚴祖爲節陵，肅祖爲簡陵，烈祖爲靖陵，顯祖爲永陵，章德陵爲昊陵，明義陵爲順陵。

御史傅游藝率領關内父老請求改朝换代，改帝氏爲武姓。又迫脅群臣堅决請求，胡説有鳳凰聚集在上陽宫，赤雀出現在朝堂。天子心中不安，也請求改皇氏爲武姓，表示一統。太后知道威權已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大赦天下罪人，改國號爲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崇尚紅色，以皇帝爲皇嗣。在神都建造武氏七代祖廟。尊稱周文王爲文皇帝，廟號始祖，妻子姒氏叫文定皇后；武王爲康皇帝，廟號睿祖，妻子姜氏叫康惠皇后；太原靖王爲成皇帝，廟號嚴祖，妻子叫成莊皇后；趙肅恭王爲章敬皇帝，廟號肅祖，妻子叫章敬皇后；魏義康王爲昭安皇帝，廟號烈祖，妻子叫昭安皇后；祖父周安成王爲文穆皇帝，廟號顯祖，妻子叫文穆皇后；父親忠孝太皇爲孝明高皇帝，廟號太祖，妻子叫孝明高皇后。廢除唐朝宗廟，改爲享德廟，四季祭祀高祖以下三室，其餘的廢除不祭。冬至和夏至日，在萬象神宫祭祀天帝，以始祖及以下的先祖先母配享，以百神從祀。盡封武姓諸人爲王。下詔將并州文水縣改爲武興縣，比作漢朝的豐、沛二縣，免除百姓世代賦税。稱始祖墓爲德陵，睿祖墓爲喬陵，嚴祖墓爲節陵，肅祖墓爲簡陵，烈祖墓爲靖陵，顯祖墓爲永陵，章德陵爲昊陵，明義陵爲順陵。

太后雖春秋高，善自塗澤，雖左

太后雖然年事已高，但善於修飾容貌，即使

右不悟其衰。俄而二齒生，下詔改元爲長壽。明年，享神宫，自制大樂，舞工用九百人，以武承嗣爲亞獻，三思爲終獻。帝之爲皇嗣，公卿往往見之，會尚方監裴匪躬、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元慶、白澗府果毅薛大信、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潜謁帝，皆腰斬都市，自是公卿不復上謁。

是左右的人都感覺不到她的衰老。不久有兩顆牙齒新生，下詔改年號爲長壽。第二年，祭祀萬象神宫，自己編寫樂曲，用九百人跳舞，讓武承嗣第二次祭祀，武三思第三次祭祀。皇帝成爲皇嗣後，公卿們經常去拜見，逢尚方監裴匪躬、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元慶、白澗府果毅薛大信、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私下去拜見，都被腰斬於鬧市，從此公卿們不敢再去拜見他。

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謀反者，太后遣攝右臺監察御史萬國俊就按，得實即論决。國俊至廣州，盡召流人，矯詔賜自盡，皆號哭不服，國俊驅之水曲，使不得逃，一日戮三百餘人。乃誣奏流人怨望，請悉除之。於是太后遣右衛翊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分往劍南、黔中、安南等六道訊鞫，而擢國俊左臺侍御史。光業等亦希功于上，惟恐殺人之少。光業殺者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亦不減五百人。太后久乃知其冤，詔六道使所殺者還其家。國俊等亦相踵而死，皆見有物爲厲云。

有人上密封奏疏説流放到嶺南的人謀反，太后派攝右臺監察御史萬國俊去審訊，如果屬實就地判决。萬國俊到達廣州，把流放的人全都召來，詐稱有詔書賜他們自盡，這些人都號哭不服罪，萬國俊就把他們驅趕到水邊，使他們無法逃脱，一天之内殺掉三百餘人。然後上奏誣陷説流放的人怨恨，請求把他們全都殺掉。於是太后派右衛翊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都任攝監察御史，分别往劍南、黔中、安南等六道審訊流放的人，而升任萬國俊爲左臺侍御史。劉光業等也希望爲太后立功，惟恐殺人太少。結果劉光業殺了九百人，王德壽殺了七百人，其餘所殺也不少於五百人。太后很久之後纔知道這是冤枉，於是下詔被六道使所殺人的家屬可以返回家鄉。萬國俊等人也相繼而死，死前他們都看見有像惡鬼一樣的東西作祟。

太后又自加號金輪聖神皇帝，置七寶于廷：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女寶，曰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率大朝會則陳之。又尊其顯祖爲立極文穆皇帝，太祖爲無上孝明皇帝。延載二年，武三思率蕃夷諸酋及耆老請作天樞，紀太后功德，以黜唐興周，制可。使納言姚璹護作。乃大裒銅鐵合冶之，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面别五尺，冶鐵象山爲之趾，負以銅龍，石鑱怪獸環之。柱顛爲雲蓋，出大珠，高丈，圍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

太后又給自己加尊號爲金輪聖神皇帝，在朝廷上設置七寶：名金輪寶，名白象寶，名女寶，名馬寶，名珠寶，名主兵臣寶，名主藏臣寶，總是在大的朝會時陳列出來。又尊稱顯祖爲立極文穆皇帝，太祖爲無上孝明皇帝。延載二年，武三思率領蕃夷諸酋長和一幫老人請求建造天樞，記録太后的功德，藉以廢唐興周，下制同意。太后派納言姚璹監督工程。於是大力搜集銅鐵合起來冶鑄，署名叫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安置在端門之外。其形狀如同一根柱子，高達一百零五尺，有八面，每面寬五尺，鑄鐵像山的形狀作爲柱脚，上面是銅龍，用石刻的怪獸環繞。柱頂是雲蓋，突出大珠，高一丈，周長三丈。造四條蛟龍，高一丈二尺，用來支撑大珠。柱脚的山周長一百七

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乃悉鏤群臣、蕃酋名氏其上。

十尺，高二丈。所用銅鐵超過二百萬斤。然後在上面刻上全部群臣、蕃人酋長的姓名。

薛懷義寵稍衰，而御醫沈南璆進，懷義大望，因火明堂，太后羞之，掩不發。懷義愈很恣怏怏。乃密詔太平公主擇健婦縛之殿中，命建昌王武攸寧、將作大匠宗晋卿率壯士擊殺之，以畚車載尸還白馬寺。懷義負幸昵，氣蓋一時，出百官上，其徒多犯法。御史馮思勗劾其奸，懷義怒，遇諸道，命左右毆之，幾死，弗敢言。默啜犯塞，拜新平、伐逆、朔方道大總管，提十八將軍兵擊胡，宰相李昭德、蘇味道至爲之長史、司馬。後厭入禁中，陰募力少年千人爲浮屠，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曰："第出，朕將使詣獄。"矩坐臺，少選，懷義怒馬造廷，直往坐大榻上，矩召吏受辭，懷義即乘馬去。矩以聞，太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治，力少年聽窮劾。"矩悉投放醜裔。懷義構矩，俄免官。

太后對薛懷義的寵愛稍衰，而御醫沈南璆得到寵幸，薛懷義十分怨恨，因此放火燒毀了明堂，太后覺得是一件羞耻的事，就掩蓋不加揭發。薛懷義心中更加憤恨不樂。於是太后下密詔命太平公主挑選身體健壯的婦人把薛懷義綁縛在殿内，令建昌王武攸寧、將作大匠宗晋卿率領壯士打死了他，用宫中小車載着尸體送往白馬寺。薛懷義仗着得到太后的寵幸，狂妄一時，地位在百官之上，部下多違法犯紀。御史馮思勗揭發他的罪惡，薛懷義大爲憤怒，在路上遇見馮思勗，命左右的人毆打他，差一點將他打死，馮思勗竟不敢上言告發。默啜侵犯邊疆，拜任薛懷義爲新平、伐逆、朔方道大總管，率領十八位將軍的兵力攻打胡人，宰相李昭德、蘇味道擔任他的行軍長史和行軍司馬。後來他厭倦再去宫中，私下招募有勇力的少年一千人爲僧，陰謀叛逆作亂。侍御史周矩揭發他的罪狀請求審問，太后説："你先出去，朕將命他去獄中。"周矩坐在御史臺，不一會，薛懷義騎馬怒氣冲冲而來，徑直坐到大榻上，周矩召來官吏將要審訊，薛懷義立刻乘馬而走。周矩上奏了此事，太后説："這個僧人瘋了，無法治罪，勇力少年聽任審訊。"周矩把他們全都流放到邊遠荒蠻之地。薛懷義編造周矩的罪狀，不久周矩被免官。

太后祀天南郊，以文王、武王、士彠與唐高祖并配。太后加號天册金輪聖神皇帝。遂封嵩山，禪少室，册山之神爲帝，配爲后。封壇南有大槲，赦日置鷄其杪，賜號金鷄樹。自制《升中述志》，刻石示後。改明堂爲通天宫，鑄九州鼎，各位其方，列廷中。又斂天下黄金作大儀鐘，不克。久之，以崇先廟爲崇尊廟，禮視太廟，旋復崇尊廟爲太廟。

太后到南郊祭天，以周文王、周武王、武士彠與唐高祖配享。太后加尊號爲天册金輪聖神皇帝。然後在嵩山祭天，在少室山祭地，册封山神爲皇帝，山神之妻爲皇后。封壇南面有一顆大槲樹，赦免罪人的那天把鷄放置在樹梢，賜號叫金鷄樹。太后親自作《升中述志》，刻在石碑上垂示後世。改明堂爲通天宫，鑄造九州鼎，各自按照方位，列置在廷中。又搜聚天下的黄金鑄造大儀鐘，没有完成。很久之後，改崇先廟爲崇尊廟，禮儀與太廟相同，不久又恢復崇尊廟爲太廟。

自懷義死，張易之、昌宗得幸，

薛懷義死後，張易之、張昌宗受到寵幸，於

乃置控鶴府，有監，有丞及主簿、録事等，監三品，以易之爲之。太后自見諸武王非天下意，前此中宗自房州還，復爲皇太子，恐百歲後爲唐宗室躪藉無死所，即引諸武及相王、太平公主誓明堂，告天地，爲鐵券使藏史館。改昊陵署爲攀龍臺。久視初，以控鶴監爲天驥府，又改奉宸府，罷監爲令，以左右控鶴爲奉宸大夫，易之復爲令。

是設置控鶴府，有府監，有府丞及主簿、録事等，府監三品，任命張易之爲府監。太后覺得封武姓諸人爲王不得天下人心，前不久中宗從房州返回，重新做了皇太子，太后恐怕在自己死後武氏諸王受到唐宗室的迫害，死無葬身之地，就引武姓諸人與相王、太平公主在明堂盟誓，告訴天地，把誓詞製成鐵券藏於史館。改昊陵署爲攀龍臺。久視初年，改控鶴監爲天驥府，又改爲奉宸府，改監爲令，改左右控鶴爲奉宸大夫，張易之又任府令。

神龍元年，太后有疾，久不平，居迎仙院。宰相張柬之與崔玄暐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易之、昌宗，於是羽林將軍李多祚等帥兵自玄武門入，斬二張于院左。太后聞變而起，桓彦範進請傳位，太后返卧，不復語。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宫，帝率百官詣觀風殿問起居，後率十日一詣宫，俄朝朔、望。廢奉宸府官，遷東都武氏廟于崇尊廟，更號崇恩，復唐宗廟。諸武王者咸降爵。是歲，后崩，年八十一。遺制稱則天大聖皇太后，去帝號。謚曰則天大聖后，祔乾陵。

神龍元年，太后患病，長期醫治不好，居住在迎仙院。宰相張柬之與崔玄暐等建議，請求中宗讓他們帶兵入宫誅殺張易之、張昌宗，於是羽林將軍李多祚等率兵從玄武門入宫，在迎仙院旁斬殺了二張。太后聽到有變故後起床，桓彦範入内請求傳帝位，太后重又卧床，不再説話。於是中宗重新即位。把太后遷居到上陽宫，皇帝率領百官到觀風殿問候起居，後來約十天一次，不久在每月一日、十五日朝見。廢除奉宸府官員，遷東都的武氏廟於崇尊廟，改名崇恩廟，恢復唐朝宗廟。封王的武姓諸人都降爵位。這年，太后去世，享年八十一歲。遺制稱則天大聖皇太后，免去帝號。謚號叫則天大聖后，合葬乾陵。

會武三思蒸韋庶人，復用事。於是大旱，祈陵輒雨。三思訹帝詔崇恩廟祠如太廟，齋郎用五品子。博士楊孚言："太廟諸郎取七品子，今崇恩取五品，不可。"帝曰："太廟如崇恩可乎？"孚曰："崇恩太廟之私，以臣準君則僭，以君準臣則惑。"乃止。及韋、武黨誅，詔則天大聖皇后復號天后，廢崇恩廟及陵。景雲元年，號大聖天后。太平公主奸政，請復二陵官，又尊后曰天后聖帝，俄號聖后。太平誅，詔黜周孝明皇帝號，復爲太原郡王，后爲妃，罷昊、順等陵。開元四年，追號則天皇后。太常卿姜晈建言："則天皇后配高宗廟，主題天

逢武三思與韋庶人私通，重又專權。當時大旱，到武后陵祈禱即下雨。武三思誘勸皇帝下詔崇恩廟的祭禮同於太廟，齋郎用五品官的兒子。博士楊孚説："太廟諸齋郎用七品官的兒子，現在崇恩廟要用五品官的兒子，不可行。"皇帝説："太廟的祭禮與崇恩廟相同可以嗎？"楊孚説："崇恩廟是私人的祖廟，用臣下對君主的禮儀來説就是僭越，用君主對臣下的禮儀來説就是亂禮。"於是作罷。等到韋、武之黨被殺後，下詔則天大聖皇后重又號天后，廢除崇恩廟及武氏之陵。景雲元年，謚號叫大聖天后。太平公主當政作奸，請求恢復武氏二陵的守陵官，又尊稱太后叫天后聖帝，不久號稱聖后。太平公主被殺之後，下詔廢除周孝明皇帝的謚號，恢復稱太原郡王，皇后稱妃，免去昊、順等陵的稱號。開元四

后聖帝，非是，請易題爲則天皇后武氏。”制可。

年，追贈謚號爲則天皇后。太常卿姜晈建議説：“則天皇后配享高宗廟，上題天后聖帝，不正確，請求改題爲則天皇后武氏。”下制同意。

中宗和思趙皇后

中宗和思順聖皇后趙氏，京兆長安人。祖綽，武德中，戰有功，終右領軍將軍。父瓌，尚高祖常樂公主。

帝爲英王，聘后爲妃。高宗於公主恩尤隆。武后不喜，乃幽妃内侍省。瓌自定州刺史、駙馬都尉貶括州，絶主朝謁，隨瓌之官。妃既囚，扃鍵牢謹，日給飼料。衛者候其突烟數日不出，披户視之，死腐矣。瓌以壽州刺史與主預越王事，死。神龍元年，追謚妃曰恭皇后，贈瓌左衛大將軍。中宗崩，葳陵事，韋庶人不臣，不得袝，有司加上尊謚，以后袝定陵。

中宗和思順聖皇后趙氏，是京兆長安人。祖父名叫趙綽，武德年間，作戰有功，死時官任右領軍將軍。父親名叫趙瓌，娶高祖女常樂公主爲妻。

皇帝封英王時，娶皇后爲妃。高宗對常樂公主的恩禮尤爲隆厚。武后不高興，就把妃子囚禁在内侍省。趙瓌從定州刺史、駙馬都尉被貶往括州，武后不允許公主入朝覲見，跟隨趙瓌前往括州。妃子被囚禁後，門户關鎖牢固，每天僅供給食物，守衛的人看到烟囱數天没有冒烟，開門察看，尸體已經腐爛。趙瓌任壽州刺史，因與公主參預越王起兵，被殺而死。神龍元年，追謚妃子叫恭皇后。追贈趙瓌爲左衛大將軍。中宗去世後，辦理完喪事，因爲韋庶人不忠於君，不允許與中宗合葬，有關部門給皇后加上尊號，把皇后合葬在定陵。

中宗韋皇后

中宗庶人韋氏，京兆萬年人。祖弘表，貞觀中曹王府典軍。

帝在東宫，后被選爲妃。嗣聖初，立爲皇后。俄與帝處房陵，每使至，帝輒恐，欲自殺。后止曰：“禍福何常，早晚等死耳，無遽！”及帝復即位，后居中宫。

中宗庶人韋氏，是京兆萬年人。祖父名叫韋弘表，貞觀年間任曹王府典軍。

皇帝在做太子時，皇后被選爲妃子。嗣聖初年，被立爲皇后。不久跟隨皇帝居住在房陵，每當使者來到，皇帝總是恐懼，想要自殺。皇后制止説：“禍福變化無常，早晚都等待一死，爲何要立刻去死呢?”皇帝恢復帝位後，韋氏重新做了皇后。

是時，上官昭容與政事，方敬暉等將盡誅諸武，武三思懼，乃因昭容入請，得幸於后，卒謀暉等誅之。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是與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爲忤。三思諷群臣上后號爲順天皇后。乃親謁宗廟，贈父玄貞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虚己建言：“非李氏王者，盟書共棄之。今復國未幾，遽私后家，且先朝禍鑒未遠，

當時，上官昭容參預政事，敬暉等將要全部誅殺武姓諸人，武三思懼怕，於是通過上官昭容入宫請求，武三思得到皇后的寵幸，最後謀劃誅殺了敬暉等人。當初，皇帝被廢遭到囚禁時，與皇后約定説：“一旦重見天日，不互相制約。”這時皇后與武三思坐在皇帝的床上玩六博之戲，皇帝在旁邊用籌碼計算，不覺得有違禮教。武三思勸群臣上皇后尊號爲順天皇后。於是皇后親自拜謁韋氏宗廟，追贈父親韋玄貞爲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虚己建議説：“不是李氏而封王的，盟書上

甚可懼也。如今皇后固辭，使天下知後宫謙讓，不亦善乎?”不聽。神龍三年，節愍太子舉兵敗，宗楚客率群臣請加號翊聖，詔可。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衣笥，帝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賜百官母、妻封號。太史迦葉志忠表上《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下歌《桃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條韋》，蓋后妃之德專蠶桑，共宗廟事也。”乃賜志忠第一區，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因之被樂府。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離釋《桑條》爲九十八代，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

説要遭到天下人的唾棄。現在國家復興不久，立刻就對皇后家族有私心，再説先朝禍患的鑒戒不遠，很是懼怕。如果能令皇后堅决辭讓，使天下人知道皇后的謙虚忍讓，不是很好嗎?”皇帝不聽從。神龍三年，節愍太子起兵失敗，宗楚客率群臣請求給皇后尊號加上翊聖二字，下詔同意。宫中無中生有地傳説皇后的衣箱中有五色雲升起，皇帝派人畫出來在朝廷上展示，因此大赦天下罪人，賜給百官母親、妻子封號。太史迦葉志忠上表獻上《桑條歌》十二篇，陳述皇后應該接受天命，説：“往昔高祖時，天下唱《桃李歌》；太宗時，唱《秦王破陣歌》；高宗時，唱《堂堂歌》；天后之世，唱《武媚娘歌》；皇帝接受天命時，唱《英王石州歌》；皇后現在要接受天命，唱《桑條韋歌》，這是因爲后妃的德行專管蠶桑，共同祭祀宗廟。”於是賜給迦葉志忠宅第一區，彩色絲織品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把此歌譜成樂府。宗楚客又婉勸補闕趙延禧附會解釋説《桑條韋歌》是九十八代當皇帝的吉兆，皇帝大爲高興，升任趙延禧爲諫議大夫。

於是昭容以武氏事動后。即表增出母服；民以二十三爲丁，限五十九免；五品而上母、妻不繇夫、子封者，喪得用鼓吹。數改制度，陰儲人望。稍寵樹親屬，封拜之。昭容與母及尚宫賀婁等多受金錢。封巫趙隴西夫人，出入禁中，勢與上官埒。繇是墨敕斜封出矣。三年，帝親郊，引后亞獻。明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市，彷徉觀覽，縱宫女出游，皆淫奔不還。國子祭酒葉静能善禁架，常侍馬秦客高醫，光禄少卿楊均善烹調，皆引入後廷。均、秦客烝於后，嘗喪免，不歷旬輒起。

於是上官昭容用武后的事例鼓動皇后。皇后當即上表請求爲被父親休棄的生母服喪；百姓以二十三歲爲成年人，限五十九歲免除徭役；五品以上官吏的母親、妻子不是由於丈夫、兒子而受封者，喪禮可用鼓吹。皇后多次改變禮儀制度，想藉此收買人心。皇后開始逐漸寵幸任用親屬，封拜他們爲官。上官昭容和她的母親及尚宫賀婁氏等大肆接受金錢賄賂。封巫人趙氏爲隴西夫人，使她可以自由出入禁中，權勢與上官昭容相當。因此出現了皇帝不經過外廷而直接下敕書付中書省授官的事。三年，皇帝親自到南郊祭天，引皇后爲第二次祭祀的人。第二年，正月十五日夜晚，皇帝與皇后身穿便服經過鬧市，步行游觀，并放宫女出游，她們都與人私通逃走不回。國子祭酒葉静能擅長禁咒法術，散騎常侍馬秦客醫術高明，光禄少卿楊均善於烹調，都被引入後宫。楊均、馬秦客與皇后私通，他們曾經因服喪被免職，没過十天就被重新起用任舊職。

帝遇弑，議者讙咎秦客及安樂公

皇帝被害後，人們議論紛紛歸罪於馬秦客與

主。后大懼，引所親議計，乃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輔政，留守東都，詔將軍趙承福、薛簡以兵五百衛譙王重福，與兄温定策，立温王重茂爲皇太子，列府兵五萬分二營屯京師，然後發喪。太子即位，是爲殤帝。皇太后臨朝，温總内外兵，檢護宫省。族弟濯、播，宗子捷、璿，璿甥高崇及武延秀，分領左右屯營、羽林、飛騎、萬騎。京師大恐，傳言且革命。播、璿入軍中，鞭督萬騎欲立威，士怨不爲用。俄而臨淄王引兵夜披玄武門入羽林，殺璿、播、崇於寢，斧關叩太極殿，后遁入飛騎營，爲亂兵所殺。斬延秀、安樂公主。分捕諸韋、諸武與其支黨，悉誅之，梟后及安樂首東市。翌日，追貶爲庶人，葬以一品禮。

安樂公主。皇后大爲恐懼，召集親信商議對策，於是讓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輔政，留守東都，下詔將軍趙承福、薛簡率兵五百防備譙王李重福，皇后與哥哥韋温定下策略，擁立温王李重茂爲皇太子，列置府兵五萬分爲左右二營駐守京師，然後纔發喪。皇太子即位，就是殤帝。皇太后韋氏臨朝聽政，韋温統率内外兵馬，護衛宫禁。韋后的族弟韋濯、韋播，族子韋捷、韋璿，韋璿的外甥高崇及武延秀等人，分别掌管左右屯營、羽林、飛騎、萬騎軍。京師大爲驚恐，傳説要改朝换代。韋播、韋璿到軍中，鞭打萬騎軍人，想以此建立威信，士卒因此怨恨不聽從他們的指揮。不久臨淄王夜晚率兵從玄武門進入羽林軍，在寢室殺死韋璿、韋播、高崇，用斧頭打開太極殿，皇后逃進飛騎營，被亂兵殺死。又斬殺了武延秀、安樂公主。分别逮捕了諸韋、諸武與他們的黨羽，全都誅殺，斬皇后及安樂公主首級在東市示衆。第二天，追貶皇后爲庶人，用一品官的禮儀埋葬。

中宗上官昭容

上官昭容者，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時。母鄭，太常少卿休遠之姊。

中宗上官昭容，名叫上官婉兒，是西臺侍郎上官儀的孫女。父親名叫上官廷芝，與上官儀都死於武后時代。母親鄭氏，是太常少卿鄭休遠的姐姐。

婉兒始生，與母配掖廷。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若素構。自通天以來，内掌詔命，掞麗可觀。嘗忤旨當誅，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殺也。然群臣奏議及天下事皆與之。

上官婉兒生下來不久，就與母親被没入後宫。她天生聰明，擅長寫文章。十四歲時，受到武后的召見，當場寫的文章，有如早已構思好的一樣。從通天年間以來，在宫中掌管詔命，言辭華麗，很值得欣賞。她曾經因爲違背了武后的旨意應當被處死，武后憐惜她的才華，僅處以臉上刺字的刑罰而没有殺她。但群臣奏議及天下政事她都參預決策。

帝即位，大被信任，進拜昭容，封鄭沛國夫人。婉兒通武三思，故詔書推右武氏，抑唐家，節愍太子不平。及舉兵，叩肅章門索婉兒，婉兒曰："我死，當次索皇后、大家矣！"以激怒帝，帝與后挾婉兒登玄武門避之。會太子敗，乃免。婉兒勸帝侈大

中宗即位，她深受信任，進拜爲昭容，封她的母親鄭氏爲沛國夫人。上官婉兒與武三思私通，所以在詔書中推崇武氏，貶低唐家宗室，節愍太子憤恨不平。等到起兵時，叫開肅章門搜尋上官婉兒，上官婉兒説："我死亡後，就會接着搜尋皇后、皇帝了！"以此激怒皇帝，皇帝與皇后帶着上官婉兒登上玄武門躲避。因爲太子起兵

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群臣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衆篇并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兒力也。鄭卒，謚節義夫人。婉兒請降秩行服，詔起爲婕妤，俄還昭容。帝即婉兒居穿沼築岩，窮飾勝趣，即引侍臣宴其所。是時，左右内職皆聽出外，不何止。婉兒與近嬖至皆營外宅，邪人穢夫争候門下，肆狎昵，因以求劇職要官。與崔湜亂，遂引知政事。湜開商山道，未半，因帝遺制，虚列其功，加甄賞。韋后之敗，斬闕下。

失敗，她纔得免於一死。上官婉兒勸皇帝擴大書館，增加學士人數，召大臣名儒充任學士。多次在賜宴上賦詩，君臣唱和，上官婉兒經常代皇帝及皇后、長寧安樂二公主作詩，而且是數篇同時創作，文采更加新麗。又評定群臣所作的詩篇，賜給金爵，所以朝廷中賦詩的風氣大盛。當時的詩作，大多數雖然浮華，但所作總有值得欣賞的，這些都是因爲上官婉兒的推動。鄭氏死後，謚號叫節義夫人。上官婉兒請求降級服喪，下詔服喪未滿起用爲婕妤，不久重新爲昭容。皇帝在上官婉兒的居處引水造山，極力興建勝景，帶領隨侍的臣下在其居處宴會。當時、皇帝左右的女官都允許隨便外出，不加責備阻止。上官婉兒與皇帝寵愛的宮女都在宮外建造了住宅，那些奸邪淫穢的男人競相造訪其門，放肆地狎昵，以此求得高官要職。與崔湜私通，因此引他任知政事。崔湜開鑿商山的道路，還未過半，上官婉兒就藉爲皇帝草寫遺制，誇大他的功勞，加以贊賞。韋后敗滅之後，上官婉兒被斬於殿下。

初，鄭方妊，夢巨人畀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逾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内秉機政，符其夢云。景雲中，追復昭容，謚惠文。始，從母子王昱爲拾遺，昱戒曰："上往囚房陵，武氏得志矣，卒而中興，天命所在，不可幸也。三思雖乘釁，天下知必敗，今昭容上所信，而附之，且滅族!"鄭以責婉兒，不從。節愍誅三思，果索之，始憂懼。及草遺制，即引相王輔政。臨淄王兵起，被收。婉兒以詔草示劉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許，遂誅。開元初，裒次其文章，詔張説題篇。

當初，鄭氏懷孕時，夢見有一位巨人給了她一杆大秤説："拿着此秤可以稱量天下。"上官婉兒生下滿月後，母親戲笑説："秤量天下的人難道是你嗎?"她總是啞然而笑好似在回答。後來在内廷掌管機要，符合她母親所作的夢。景雲年間，追復爲昭容，謚號叫惠文。當初，她姨母的兒子王昱任拾遺，王昱告誡説："皇上往年被囚禁在房陵，武氏得志，但最終復興天下，這是上天的旨意，不可心存僥幸。武三思雖然乘機得幸，但天下人都知道他必然會敗滅，現在昭容得到皇上的信任，依附於武三思，將會遭到滅族之禍的!"鄭氏以此責備上官婉兒，上官婉兒不聽。節愍太子誅殺武三思後，果然要搜尋上官婉兒，她開始感到恐懼。等到草寫中宗的遺制時，就引相王輔政。臨淄王起兵後，他被收捕。上官婉兒把草寫的詔書展示給劉幽求，劉幽求告訴了臨淄王，臨淄王不答應，於是殺了她。開元初年，收集編次她的文章，下詔張説作序。

睿宗肅明劉皇后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祖德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祖父名叫劉德威，

威，自有傳。儀鳳中，帝在藩，納爲孺人，俄爲妃。生寧王、壽昌代國二公主。帝即位，爲皇后。會帝降號皇嗣，復爲妃。長壽二年，爲户婢誣與竇德妃挾蠱道祝詛武后，并殺之宫中，葬秘莫知。景雲元年，追謚肅明皇后。

自有傳記。儀鳳年間，皇帝在做藩王時，娶她爲孺人，不久立爲妃子。生寧王、壽昌代國二公主。皇帝即位後，成爲皇后。皇帝降爲皇嗣後，重又爲妃子。長壽二年，守門的婢女誣陷説她與竇德妃用邪術詛咒武后，一并被殺死在宫中，不知秘密埋葬在何處。景雲元年，追贈謚號叫肅明皇后。

睿宗昭成竇皇后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曾祖抗，父孝諶，自有傳。

后婉淑，尤循禮則。帝爲相王，納爲孺人；即位，進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與肅明同追謚，并招魂葬東都之南，肅明曰惠陵，后曰靖陵，立别廟曰儀坤以享云。帝崩，追稱皇太后，與肅明祔橋陵。后以子貴，故先祔睿宗室。肅明以開元二十年乃得祔廟。

初，太常加謚后曰“大昭成”。或言：“法宜引‘聖真’冠謚，而曰‘大昭成’，非也。以單言配之，應曰‘聖昭’若‘睿成’；以復言配之，應曰‘大聖昭成’、‘聖真昭成’。”又引太穆皇后始謚穆，及高祖崩，合帝謚曰太穆，追增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始謚文德，及太宗崩，合謚文德聖皇后。又援范曄著漢光烈等爲比。太常謂：“曄以帝號標后謚，是史家記事體，婦人非必與夫同也。入廟稱后，繫夫；在朝稱太，繫子。‘文母’，生號也；‘文王’，既没謚也。周公豈以夫從婦乎？漢法不可以爲據。”制曰：“可。”天寶八載制詔，自太穆而下六皇后，并增上“順聖”二謚云。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曾祖父名叫竇抗，父親名叫竇孝諶，各自有傳記。

皇后温順賢惠，尤其遵守禮儀。皇帝做相王時，娶爲孺人；即位之後，升爲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與肅明皇后同時追贈謚號，一并招魂埋葬在東都南面，肅明皇后陵叫惠陵，竇皇后陵叫靖陵，另建廟叫儀坤廟來祭祀她。睿宗去世後，追稱爲皇太后，與肅明皇后都合葬於橋陵。皇太后因爲是玄宗皇帝的母親而尊貴，所以得以先遷神主於太廟中的睿宗神室。肅明皇后在開元二十年纔得以奉遷神主入太廟。

起初，太常加皇后謚號叫“大昭成”。有人説：“按照謚法應該在謚號前加‘聖真’，而謚號叫‘大昭成’，不妥當。如果以單言配謚，應該叫‘聖昭’或‘睿成’；如果以復言配謚，應該叫‘大聖昭成’、‘聖真昭成’。”又援引太穆皇后原謚號叫穆，等到高祖去世後，配合皇帝的謚號叫太穆，追增謚號叫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原謚號叫文德，等到太宗去世後，配合皇帝的謚號叫文德聖皇后。又援引范曄所撰的漢光烈帝等傳作爲對比。太常説：“范曄用皇帝的謚號標寫皇后的謚號，是史學家記事的體例，婦人不一定非與丈夫相同不可。死後神主遷入太廟稱皇后，是與丈夫有關；生前在朝稱太后，是與兒子有關。‘文母’，是周文王的妃子太姒生前的稱號；‘文王’，是周文王死後的謚號。周公難道會讓丈夫隨從妻子嗎？漢朝的謚法不能够作爲依據。”下制説：“同意。”天寶八載下詔，從太穆皇后以下的六位皇后，都追增謚號加上“順聖”二字。

玄宗王皇后

玄宗皇后王氏，同州下邽人。

玄宗皇后王氏，是同州下邽人。是梁冀州

梁冀州刺史神念之裔孫。帝爲臨淄王，聘爲妃。將清内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爲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譖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漏言，即死。后兄守一懼，爲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劾有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命不祐，華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下，其廢爲庶人。"賜守一死。

刺史王神念的後代。皇帝做臨淄王時，娶她爲妃。皇帝將要起兵掃清朝廷内部的禍難，她參預了密計。先天元年，被立爲皇后。皇后長期没有兒子，而武妃逐漸受到寵愛，皇后心中怨憤，公開詆毁武妃。但皇后對待下面的人有恩惠，始終没有人説她的壞話。皇帝密謀要廢黜皇后，告訴了姜皎。姜皎泄露了此話，立刻被處死。皇后的哥哥王守一懼怕，就爲她尋求詛咒制勝之術，僧人明悟教她祭祀北斗，取雷劈之木刻天地字樣及皇帝的姓名，一起佩帶在身上，説："以後會生兒子，能比得上武則天。"開元十二年，此事被發現，皇帝親自查驗，實有其事，於是下詔有關部門："天命不保祐皇后，浮華而不誠實，有逆亂之心，不可以敬承宗廟，作爲天下女性的儀範，廢爲百姓。"賜王守一自盡。

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脱紫半臂易斗麵，爲生日湯餅邪?"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繇是久乃廢。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宫思慕之，帝亦悔。寶應元年，追復后號。

起初，皇后因爲失寵，心中不安。趁機哭泣對皇帝説："陛下難道就忘了阿忠脱紫半臂衣换取斗麵，做生日湯餅的事嗎?"皇帝感動起了憐憫之心。阿忠，是皇后對父親王仁皎的稱呼。因此過了很久纔被廢黜。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委婉地勸説皇帝。不久皇后去世，用一品禮儀埋葬。後宫思念皇后，皇帝也感到悔恨。寶應元年，追復皇后稱號。

玄宗貞順武皇后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恒安王攸止女，幼入宫。帝即位，寖得幸。時王皇后廢，故進册惠妃，其禮秩比皇后。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是恒安王武攸止的女兒，幼年時入宫。皇帝即位後，逐漸受到寵愛。當時王皇后被廢，所以晋封她爲惠妃，禮儀與皇后相同。

初，帝在潞，趙麗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開元初，父兄皆美官。及妃進，麗妃恩亦弛，以十四年卒，謚曰和。生太子瑛。而皇甫德儀生鄂王，劉才人生光王，皆藩邸之舊，後愛薄，而妃乃專寵。封所生母楊鄭國夫人，弟忠國子祭酒，信秘書監。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仇，不共天。《春秋》，子不復仇，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爲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

當初，皇帝在潞州時，趙麗妃以歌女身份而受到寵愛，她容貌美麗，擅長歌舞。開元初年，她的父親和兄長都被授與高官。等到惠妃得寵後，麗妃逐漸失寵，十四年去世，謚號叫和。生太子李瑛。而皇甫德儀生鄂王，劉才人生光王，她們都是皇帝做藩王時的舊人，後來失寵，惠妃纔得以專寵。封惠妃的生母楊氏爲鄭國夫人，弟弟武忠任國子祭酒，武信任秘書監。皇帝將要立惠妃爲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説："《禮記》説，父母的仇人，與自己不共戴天。《春秋》説，兒子不爲父母復仇，不能稱爲孝子。陛下想立武氏

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尚相擇，况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爲夫人；齊桓公誓葵丘曰：'無以妾爲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今人間咸言右丞相張説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有以也！"遂不果立。

爲皇后，怎麽面對天下之人呢！武惠妃的再從叔是武三思，從父是武延秀，都是違亂法紀綱常的人，天下共憤。惡木垂下的蔭涼，有志之士不去歇息；盜泉飛流，高潔之人不飲用。男女百姓還有所選擇，何况是天子呢！希望慎重挑選顯貴家族出身的妃子立爲皇后，以符合神靈之心。《春秋》記載：宋人夏父會盟，不把妾作爲夫人；齊桓公在葵丘盟誓説：'不以妾爲妻。'這些都是聖人要明確嫡庶的分别。名分確定，那麽覬覦之心就會消失。現在人們時不時都説右丞相張説想藉立皇后之功圖謀恢復宰相之位，現在的太子不是惠妃所生，而惠妃有兒子，如果一旦被立爲皇后，那麽太子將不會安定。古人所説的在事情逐漸變化時進諫，自有其道理！"最終武惠妃没有被立爲皇后。

妃生子必秀嶷，凡二王、一主，皆不育。及生壽王，帝命寧王養外邸。又生盛王、咸宜太華二公主。後李林甫以壽王母愛，希妃意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廢死。會妃薨，年四十餘，贈皇后及謚，葬敬陵。

惠妃生的子女都很秀美，共生二王、一公主，都年幼而死。等到生下壽王時，皇帝命寧王在宫外撫養他。惠妃又生盛王、咸宜 太華二公主。後來李林甫因爲壽王的母親得到寵愛，就奉迎惠妃的旨意陷害太子和鄂 光二王，他們都被廢黜而死。逢惠妃去世，享年四十餘歲，追贈皇后與謚號，埋葬在敬陵。

玄宗元獻楊皇后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華州華陰人。曾祖士達，爲隋納言。天授中，以武后母黨，追封士達爲鄭王，父知慶太尉。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是華州華陰人。曾祖父名叫楊士達，在隋朝任納言。天授年間，因爲是武后的母親家族，追封楊士達爲鄭王，父親楊知慶爲太尉。

帝在東宫，后以景雲初入宫爲良媛。時太平公主忌帝，而宫中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媛方娠，帝不自安，密語侍讀張説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説挾劑以入，帝於曲室自煮之。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煮盡覆。以告説，説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爲肅宗。

皇帝爲太子時，皇后在景雲初年被選入東宫爲良媛。當時太平公主忌恨皇帝，而宫中左右的人首鼠兩端，大小事情都要奏聞。當時良媛正有身孕，皇帝心中不安，密告侍讀張説説："執政的人不想要我多生兒子，怎麽辦呢？"於是命張説懷挾去胎藥入宫，皇帝在密室中親自熬藥。夢見有一位身穿甲胄手持戈的人繞鼎三匝，而熬藥的鼎三次都被翻倒。皇帝把此事告訴了張説，張説説："這是天命！"於是作罷。生下男孩，就是後來的肅宗皇帝。

帝即位，爲貴嬪。其姊，節愍太子妃也。初，肅宗生，卜云："不宜

皇帝即位後，被封爲貴嬪。她的姐姐，是節愍太子的妃子。當初，肅宗生下時，占卜者説：

養。”乃命王皇后舉之。后無子，撫肅宗如所生。後又生寧親公主，乃薨。說以舊恩，故子垍得尚寧親。肅宗即位，至德二載，太上皇自蜀詔有司“其議尊稱”，遂上册謚。寶應末，祔泰陵。

“不宜撫養。”於是命王皇后養育。皇后没有兒子，視肅宗如同己出。後來又生下寧親公主，然後去世。張說因爲有舊恩，所以兒子張垍得以娶寧親公主爲妻。肅宗即位，至德二年，太上皇從蜀中下詔有關部門“議論尊稱”，於是册贈謚號。寶應末年，合葬泰陵。

玄宗楊貴妃

玄宗貴妃楊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徙籍蒲州，遂爲永樂人。幼孤，養叔父家。始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廷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内禁中，異之，即爲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詔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曉音律，且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悦，遂專房宴，宫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

玄宗貴妃楊氏，是隋梁郡通守楊汪的四世孫女。移家蒲州，於是成爲永樂人。幼年時失去父母，在叔父家長大。原是玄宗兒子壽王的妃子。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去世，後宫中没有皇帝中意的妃嬪。這時有人説妃子姿色美麗，應該納入後宫，於是召入宫中，皇帝驚異其美貌，就説是出自妃子的本意，請求入籍爲女道士，號叫太真，重新爲壽王娶韋詔訓的女兒爲妃子，太真因此受到寵幸。太真擅長歌舞，通曉音律，而且智慧聰明，善於奉迎皇上的心意。皇帝十分高興，於是得以專房寵，宫中號稱娘子，禮儀與皇后相同。

天寶初，進册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齊國公。擢叔玄珪光禄卿，宗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寖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宫掖，恩寵聲焰震天下。每命婦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臺省、州縣奉請托，奔走期會過詔敕。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建平、信成二公主以與妃家忤，至追内封物，駙馬都尉獨孤明失官。

天寶初年，晋封爲貴妃。追贈她的父親楊玄琰爲太尉、齊國公。升任叔父楊玄珪爲光禄卿，族兄楊銛爲鴻臚卿，楊錡爲侍御史，楊錡娶太華公主爲妻。太華公主，是武惠妃所生，最受皇帝寵愛。而楊釗也逐漸顯貴。楊釗，就是楊國忠。貴妃的三個姐姐都很美貌，皇帝稱她們爲姨，分别封在韓、虢、秦三國，封號是國夫人，可以自由出入宫廷，恩寵聲勢震天下。每當命婦入朝班列時，持盈公主等都謙讓不敢就位。他們如果對臺省、州縣有所請托，這些部門比奉到詔敕辦事還急。四方人士貢獻結交，門庭若市。建平、信成二公主因爲與貴妃家族有矛盾，以致被追回了内封物品，駙馬都尉獨孤明因此丢官。

它日，妃以譴還銛第，比中仄，帝尚不御食，笞怒左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帳、司農酒餼百餘車送妃所，帝即以御膳分賜。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下鑰安興坊門馳入。妃見帝，伏地謝，帝釋然，撫尉良渥。明日，諸姨上食，樂

有一天，貴妃因爲受到皇帝的責駡被送還楊銛府第，到了正午，皇帝還没有用膳，發怒而鞭打左右的人。高力士想試驗皇帝的心意，就請求把貴妃殿中的供帳、司農準備的酒食一百餘車送往貴妃住所，皇帝立刻分賜給御膳。高力士得知皇帝的心意，當晚，請求召貴妃回宫，開安興坊門入宫。貴妃看到皇帝，伏地謝罪，皇帝怒氣消

作，帝驟賜左右不可貲。由是愈見寵，賜諸姨錢歲百萬爲脂粉費。銛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擬憲宫禁，率一堂費緡千萬。見它第有勝者，輒壞復造，務以瑰侈相夸詡，土木工不息。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之，使者相銜於道，五家如一。

解，備加安慰。第二天，諸姨進獻食物，演奏音樂，皇帝賞賜給左右人的物品不可勝計。因此貴妃更加得寵，皇帝每年賜給諸姨的脂粉錢就達百萬。楊銛以上柱國門前列戟，與楊錡、楊國忠、諸姨五家府第相連，建造時模仿宫禁，大約一堂費錢千萬緡。如果看到其他人的第宅勝過自己，就立刻毁掉重建，務必要以豪華奢侈相誇耀，土木工程不斷。皇帝得到的珍寶及貢獻之物都分别賜給他們，使者一路不斷，五家一樣。

妃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凡充錦綉官及冶瑑金玉者，大抵千人，奉須索，奇服秘玩，變化若神。四方争爲怪珍入貢，動駭耳目。於是嶺南節度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最，進九章銀青階，擢翼户部侍郎，天下風靡。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

貴妃每當隨從皇帝游玩，都是由高力士牽馬授鞭。供給貴妃織錦刺綉以及冶鑄雕刻金玉器物的官員工匠，大約有一千人，由他們侍奉貴妃的索要，奇服珍玩，變化無窮。四方争相造作怪物珍寶入貢，很令人驚駭。於是嶺南節度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因爲貢獻的物品最好，進張九章銀青階，升任王翼爲户部侍郎，天下貢獻成風。貴妃喜歡吃荔枝，一定要吃新鮮的，於是設置驛馬傳送，經過數千里路程，到京師後味還未變。

天寶九載，妃復得譴還外第，國忠謀於吉温。温因見帝曰："婦人過忤當死，然何惜宫中一席廣爲鈇鑕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輟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一繚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遽召入，禮遇如初。因又幸秦國及國忠第，賜兩家巨萬。

天寶九載，貴妃又受到皇帝的斥責被送回娘家，楊國忠與吉温商議。吉温因此去覲見皇帝説："婦人有過錯違忤聖意，罪該處死，但爲何要憐惜宫中一席之大作爲處死的地方，而要取辱於外呢?"皇帝感動，停止進膳，下詔宦官張韜光把御膳賜給貴妃。貴妃通過張韜光向皇帝謝罪説："妾罪該萬死，但除膚髮之外，其餘的都是皇上所賜，現在快要死了，無以回報。"於是持刀割下一綹頭髮讓上奏給皇帝，説："留此物訣别。"皇帝見後十分吃驚，立刻命令把她召入宫中，仍舊像過去一樣寵愛她。皇帝又前往秦國夫人及楊國忠府第，賜給兩家錢財巨萬。

國忠既遥領劍南，每十月，帝幸華清宫，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綉，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十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主僮騎争闤門，鞭梃讙競，主墮馬，僅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

楊國忠遥領劍南節度使後，每年十月，皇帝前往華清宫，楊氏五家的車騎都要隨行侍從，每家爲一隊，每隊爲一色，不久五家合隊，燦爛如同百花盛開，山谷變成一片錦綉，楊國忠派劍南鎮的旗幟旌節在前引導。隊伍過後遺棄的寶鈿鞋物，瑟瑟璣琲，使道路上一片狼藉，香氣在數十里之外都可聞到。十載正月十五日夜，貴妃家族與廣寧公主的騎從争過市門，弄得鞭打喧嘩，公

駙馬都尉程昌裔官。國忠之輔政，其息昢尚萬春公主，暄尚延和郡主；弟鑑尚承榮郡主。又詔爲玄琰立家廟，帝自書其碑。銛、秦國早死，故韓、虢與國忠貴最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頗爲人知，不耻也。每入謁，并驅道中，從監、侍姆百餘騎，炬蜜如晝，靚妝盈里，不施幃障，時人謂爲雄狐。諸王子孫凡婚聘，必先因韓、虢以請，輒皆遂，至數百千金以謝。

主墮馬，纔得以逃走。公主見到皇帝後哭泣，於是下詔殺死楊氏的家奴，貶駙馬都尉程昌裔的官職。楊國忠輔政，他的兒子楊昢娶萬春公主爲妻，楊暄娶延和郡主爲妻；弟弟楊鑑娶承榮郡主爲妻。又下詔爲楊玄琰建造家廟，皇帝親自書寫碑文。楊銛、秦國夫人早死，所以韓國、虢國夫人與楊國忠顯貴最長久。而楊國忠早就與虢國夫人淫亂，路人皆知，他們却不感到羞耻。每當入朝，他們并馬行於道中，隨從的家奴、侍姆有一百餘騎，蠟炬照耀得如同白天，艷妝滿街，不設置幃障，被當時的人稱爲亂倫的雄狐。諸王子孫凡是婚嫁，一定先要通過韓國、虢國夫人奏請，總是都能如願，以至用數百千金來酬謝。

初，安禄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爲兄弟，而禄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禄山反，以誅國忠爲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瘗道側，年三十八。

當初，安禄山因有戰功，得到皇帝的寵愛，下詔讓他與諸姨結爲兄弟，而安禄山把貴妃當作母親奉事，安禄山每次來朝，貴妃一定要爲他宴請餞行以討歡心。安禄山反叛，以誅殺楊國忠爲名，并且指斥貴妃與諸姨的罪行。皇帝想讓皇太子代理自己出征，然後傳位，楊家諸人大爲恐懼，在庭中大哭。楊國忠入宫告訴了貴妃，貴妃口銜土塊以死相求，皇帝改變了主意，於是作罷。皇帝西逃到了馬嵬，陳玄禮等爲國家大計誅殺了楊國忠，楊國忠已死，軍隊還不散去。皇帝派高力士詢問原因，他們説："禍患的根源還未除去！"皇帝迫不得已，與貴妃訣别，貴妃被帶走，縊殺在路邊的佛寺下，用紫色褥子包裹了尸體，埋在路旁，時年三十八歲。

帝至自蜀，道過其所，使祭之，且詔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以國忠負上速亂，爲天下殺之。今葬妃，恐反仄自疑。"帝乃止。密遣中使者具棺椁它葬焉。啓瘗，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凄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别殿，朝夕往，必爲鯁欷。

皇帝從蜀中返回，路過馬嵬，派人祭祀貴妃，并且下詔改葬。禮部侍郎李揆説："龍武軍將士因爲楊國忠辜負皇上招致大亂，爲國家而殺了他。現在要改葬貴妃，恐怕身邊的將士猜疑。"皇帝因此作罷。皇帝密派宦官用棺椁將貴妃入殮埋葬在另外的地方。當打開墳墓時，原來的香囊還在，宦官獻給皇帝，皇帝看見香囊，悲痛哭泣，命畫工在别殿圖寫貴妃的形貌，早晚前往觀看，每次都哽咽哭泣。

馬嵬之難，虢國與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意以爲賊，棄馬走林。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

馬嵬之變時，虢國夫人與楊國忠的妻子裴柔等逃往陳倉，陳倉縣令率官吏去追捕，她們以爲是叛賊，棄馬逃入林中。虢國夫人先殺了自己的

"丐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刭，不殊，吏載置于獄，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乃死，瘞陳倉東郭外。

兩個兒子，裴柔説："請把我殺死!"虢國夫人就把裴柔連同她的女兒殺死，然後自殺，却没有死掉，官吏用車把她載回關進獄中，她問道："你們是國家的官吏呢？還是叛賊呢?"官吏説："兼而有之。"然後死去，被埋在陳倉東城外。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己出，不假借群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阽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蒸于朝，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既鴆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不自知，戚地已疏，人心相挻，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掇遺，不旋踵宗族夷丹，勢奪而事淺也。然二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

贊曰：有人説武氏、韋氏亂唐如出一轍，可是武氏長久，韋氏頃刻滅亡，是什麼原因呢？議論者認爲不是這樣。武后從高宗時就挾天子的威權，控制天下，雖然驅逐了嗣皇帝，改變了國號，但賞罰大權在握，不授與群臣，越分稱帝於上而能治理於下，所以能終享天年，危亂而没有滅亡。韋氏利用丈夫的昏庸，淫亂於朝，不經外廷到處自行任命官吏，政令不統一，毒殺皇帝之後，引睿宗輔政，大權旁落却不知曉，作爲皇戚的地位已經疏遠，人心相繼動摇，玄宗趁此時機結交英雄豪傑，所以毫不費力而消滅了韋氏，韋氏頃刻間便遭滅族，權勢被奪而大事已去。但二位皇后留給後代帝王的鑒戒，不是很值得思考嗎!



唐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二

后妃列傳(下)

肅宗張皇后

肅宗廢后庶人張氏，鄧州向城人，家徙新豐。祖母竇，昭成皇后女弟也。玄宗幼失昭成，母視姨，鞠愛篤備。帝即位，封鄧國夫人，親寵無比。五息子，曰去惑、去疑、去奢、去逸、去盈，皆顯官。去盈尚常芬公主。去逸生后。

肅宗廢皇后庶人張氏，是鄧州向城人，家人遷居新豐。祖母竇氏，是昭成皇后的妹妹。玄宗年幼時失去母親昭成皇后，把姨母當作親生母親看待，姨母對他備加愛護撫養。玄宗即位後，封竇氏爲鄧國夫人，親情無比。竇氏有五個兒子，名叫張去惑、張去疑、張去奢、張去逸、張去盈，都官位顯赫。張去盈娶常芬公主爲妻。張去逸就是皇后的生父。

肅宗爲忠王時，納韋元珪女爲孺人。既建太子，以孺人爲妃，后爲良娣。妃兄堅爲李林甫構死，太子懼，請與妃絶，毀服幽禁中。安禄山反，陷于賊，至德中薨。

肅宗在做忠王時，娶韋元珪的女兒爲孺人。被立爲太子之後，册立孺人爲妃子，皇后爲良娣。韋妃的哥哥韋堅被李林甫誣陷而死，太子懼怕，請求與妃子斷絶關係，下降韋妃服飾等級囚於禁中。安禄山反叛後，韋妃落入叛賊之手，至德年間去世。

始，妃既絶，良娣得專侍太子，慧中而辯，能迎意傅合。玄宗西幸，娣與太子從，度渭，民鄣道乞留復長安，太子不聽。中人李輔國密啓，娣又贊其謀，遂定計北趣靈武。時軍衛單寡，夕次，娣必寢前，太子曰："暮夜可虞，且捍賊非婦人事，宜少戒。"對曰："方多事，若倉卒，妾自當之，殿下可徐爲計。"駐靈武，産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敕止，對曰："今豈自養時邪?"乾元初，册拜淑妃，贈其父尚書左僕射，姊妹皆封號，弟清、潛尚大寧、延和二郡主。

當初，太子與韋妃斷絶關係後，良娣得以專門侍奉太子，她聰慧善辯，會迎合奉承。玄宗西逃時，良娣與太子隨從，渡過渭水，百姓攔在路上請求太子留下收復長安，太子不聽。這時宦官李輔國秘密開導太子，良娣也贊成李輔國的計謀，於是定下計策北赴靈武。當時護衛的軍隊很少，到了晚上停宿，良娣一定要睡在前面，太子說："夜晚可怕，再說抵禦叛賊不是婦道人家的事，應該稍加戒備。"良娣回答說："正值多事之時，如果遇到突然事件，妾親自抵擋，殿下可以從容謀劃。"停駐在靈武，良娣生兒子三日之後，就起來爲戰士縫衣服，太子下敕阻止，良娣回答說："現在豈是我調養身體的時候?"乾元初年，

遂立爲皇后，詔内外命婦悉朝光順門。

册拜爲淑妃，追贈她的父親爲尚書左僕射，姊妹都給封號，弟弟張清、張潛分别娶大寧、延和二郡主爲妻。於是被立爲皇后，皇帝下詔朝内外的命婦都到光順門朝見她。

后能牢寵，稍稍豫政事，與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橈權。親蠶苑中，群命婦相禮，儀物甚盛。二年，群臣上帝尊號，后亦諷群臣尊己號翊聖，帝問李揆，揆争不可。會月蝕，帝以咎在後宫，乃止。又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内。端午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泫然涕下，而内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宫。帝不豫，后自箴血寫佛書以示誠。

皇后能够專寵，逐漸開始干預政事，與李輔國相互勾結，經常以私事請托，敗壞制度。親自在苑中養蠶，接受衆多命婦的朝見，禮儀十分盛大。二年，群臣上皇帝尊號，皇后也婉勸群臣給自己上尊號叫翊聖，皇帝詢問李揆，李揆堅持認爲不可行。逢發生月食，皇帝認爲責任在後宫，於是作罷。又與李輔國謀劃將太上皇遷移到西内。端午節這天，皇帝召見隱士李唐，當時皇帝正抱着幼女，看着李唐説："我想念小女兒，請不要見怪。"李唐説："太上皇現在也一定在思念陛下。"皇帝聽後泫然淚下，而因爲受制於皇后，最終也不敢去西宫謁見上皇。皇帝患病，皇后自己用針刺血書寫佛經以表示誠心。

初，建寧王倓數短后於帝，上皇在蜀，以七寶鞍賜后，而李泌請分以賞戰士，倓助泌請，故后怨，卒被譖死。繇是太子深畏，事后謹甚。后猶欲危之，然以子佋早世而侗幼，故太子得無患。寶應元年，帝大漸，后與内官朱輝光等謀立越王係，而李輔國、程元振以兵衛太子，幽后别殿。代宗已立，群臣白帝請廢爲庶人，殺之。清、潛與舅竇履信皆流放，支黨伏誅。

當初，建寧王李倓多次在皇帝面前説皇后的不是，上皇在蜀中時，把七寶鞍賜給皇后，而李泌請求分别賞賜給士卒，李倓贊同李泌的請求，所以皇后怨恨他，最後李倓被誣陷而死。因此太子很是懼怕，奉事皇后十分恭順。但是皇后還是想危害他，衹是因爲自己的兒子李佋早死而李侗又年幼，所以太子纔得以免禍。寶應元年，皇帝病危，皇后與宦官朱輝光等陰謀立越王李係爲皇帝，而宦官李輔國、程元振率兵護衛太子，把皇后囚禁在别殿。代宗即位後，群臣請求代宗廢皇后爲庶人，然後殺了她。張清、張潛與皇后的舅舅竇履信都被流放，黨羽被誅殺。

肅宗章敬吴皇后

肅宗章敬皇后吴氏，濮州濮陽人。父令珪，以郫丞坐事死，故后幼入掖廷。

肅宗章敬皇后吴氏，是濮州濮陽人。父親名叫吴令珪，在任郫丞時因受牵連獲罪而死，所以皇后年幼時就進入後宫。

肅宗在東宫，宰相李林甫陰構不測，太子内憂，鬢髮班秃。後入謁，玄宗見不悦，因幸其宫，顧廷宇不汛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叵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

肅宗在做太子時，宰相李林甫陰謀編造罪狀陷害他，太子心中憂懼，鬢髮脱落。後來入宫晋見玄宗，玄宗看到太子悶悶不樂，因此前往東宫，看見太子的房舍無人清掃，樂器蒙塵蟲蠹，身邊没有妃嬪侍奉，皇帝聲色愀然地對高力士説："我兒子的居處竟然如此，將軍爲何不告訴

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劍，决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爲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體攣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宫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内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

我呢？"於是下詔挑選京兆良家女子五人侍奉太子，高力士說："在京兆品評挑選，會成爲人們的口實，不如選擇後宫中出身士大夫家庭的宫女，不知是否可以？"下詔同意。選得三人，而皇后在其中，因此得到寵幸。有一天晚上皇后忽然作惡夢不醒，太子詢問，她回答說："夢見神靈降臨到我前面，身披甲胄手持刀劍，劈開我腋下而入，幾乎無法忍受。"拿來蠟燭照看，痕迹還隱約可見。因此生下代宗，成爲嫡皇孫。生下三天後，玄宗前來爲孫子洗澡。因爲皇孫身體蜷曲而孱弱，保姆嫌醜陋，就取來另一個宫中的嬰兒進上，玄宗看後不高興，保姆叩頭說這不是皇孫。玄宗說："不是你所知道的，趕快把我孫兒抱來！"於是見到嫡孫，玄宗大爲高興，朝向太陽看着孫兒，說："福氣超過他父親。"玄宗返回時，把宫内的樂隊和宴飲器具全都留下，并對高力士說："要與太子一起宴飲，一天看到三位天子，是多麽高興啊！"

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年十八薨。代宗即位，群臣請以后祔肅宗廟，乃追尊爲皇后，上謚，合葬建陵。啓故窆，貌澤若生，衣皆赭色，見者嘆異，謂有聖子之符云。

皇后性情謙恭温順，很受太子禮待，十八歲時去世。代宗即位後，群臣請求把皇后的神主遷入肅宗廟，於是追尊爲皇后，上謚號，合葬在建陵。打開舊墳，皇后的容貌如同活着時一樣，衣服都是紅褐色，看見的人十分驚異，認爲這些都是皇后生下聖人的祥兆。

代宗貞懿獨孤皇后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失其何所人。父穎，左威衛録事參軍。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不知是何地人。父親名叫獨孤穎，曾任左威衛録事參軍。

天寶中，帝爲廣平王，時貴妃楊氏外家貴冠戚里，秘書少監崔峋妻韓國夫人以其女女皇孫爲妃。妃生子偲，所謂召王者。妃倚母家，頗驕媢。諸楊誅，禮寖薄，及薨，后以姝艷進，居常專夜。王即位，册貴妃，生韓王迥、華陽公主。

天寶年間，皇帝做廣平王，當時貴妃楊氏家族在外戚中最爲顯貴，秘書少監崔峋的妻子韓國夫人把女兒嫁給皇孫爲妃。妃子生下兒子李偲，就是召王。妃子依仗母家的勢力，十分驕横嫉妒。楊家諸人被誅殺後，妃子逐漸失去恩寵，等她去世之後，皇后因美麗而進入東宫，經常得以專房。廣平王即位後，册拜爲貴妃，生韓王李迥、華陽公主。

大曆十年薨，追號爲皇后，上謚。帝悼思不已，故殯内殿，累年不外葬。後三年，始詔於都左治陵，欲朝夕望見之。補闕姚南仲諫而止，乃

大曆十年去世，追號爲皇后，上謚號。皇帝思念不已，所以把她的靈柩停放在内殿，多年不讓出外埋葬。三年之後，纔下詔在都城左面修造陵墓，想使自己早晚都可望見。因補闕姚南仲進

葬莊陵。詔宰相常袞爲哀册，帝於后厚，故送終華廣，務稱其情，袞極道凄婉，以中帝意。又詔群臣爲挽辭，帝擇其尤悲者令歌之。

諫而作罷，於是葬於莊陵。下詔宰相常袞作哀册文，皇帝對皇后感情深厚，所以葬禮極爲隆重，竭力寄托自己的哀情，常袞所作的哀册文詞義極爲凄凉哀婉，以使皇帝滿意。又下詔群臣作挽辭，皇帝選擇其中詞義最爲悲哀的命他們歌唱。

初，后愛遇第一，官其宗叔卓少府監，兄良佐太子中允。

當初，因爲皇后恩寵無比，所以任命她的族叔獨孤卓爲少府監，哥哥獨孤良佐爲太子中允。

代宗睿真沈皇后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吴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入東宫，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是吴興人。開元末年，作爲良家之女被選入東宫，太子把她賜給廣平王，生德宗皇帝。

天寶亂，賊囚后東都掖廷。王入洛，復留宫中。時方北討，未及歸長安，而河南爲史思明所没，遂失后所在。代宗立，以德宗爲皇太子，詔訪后在亡，不能得。

天寶之亂時，叛賊把皇后囚禁在東都後宫。廣平王進入洛陽，皇后重又留在宫中。因爲當時正要北征，未來得及返回長安，河南就被史思明攻占，皇后因此下落不明。代宗即位，立德宗爲皇太子，下詔查訪皇后的生死，無人知道。

德宗即位，乃先下詔贈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弟易良司空，易直子震太尉。一日封拜百二十七人，詔制皆錦翠池飾，以厩馬負載賜其家。易良妻崔入謁，帝易服，召王、韋美人出拜，詔崔勿答。

德宗即位後，先下詔追贈皇后的曾祖父沈士衡爲太保，祖父沈介福爲太傅，父親沈易直爲太師，父親的弟弟沈易良爲司空，沈易直的兒子沈震爲太尉。一天之内對沈氏家族封贈拜爵的就達一百二十七人，詔制都用錦翠做邊飾，用厩馬載着賜給沈家。沈易良的妻子崔氏入宫晋見，皇帝改穿便服，召來王美人、韋美人出拜，下詔崔氏不用答拜。

建中元年，乃具册前上皇太后尊號，帝供張含元殿，具袞冕，出自左序，立東方，群臣在位，帝再拜奉册，欷歔感咽，左右皆泣。於是中書舍人高參上議："漢文帝即位，遣薄昭迎太后于代。今宜用漢故事，令有司擇日分遣諸沈行州縣物色咨訪，以述宣皇帝孝思意，冀上天降休，靈命允答。須審知皇太后行在，然後遣大臣備法駕奉迎。"帝乃以睦王述爲奉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昇平公主侍起居，使者分行天下。

建中元年，在册文前上皇太后尊號，皇帝在含元殿供設禮儀，身着禮服，從左面出來，站在東方，群臣按次序排列在位，皇帝再拜奉册，欷歔哽咽，左右的人都哭泣。於是中書舍人高參上議説："漢文帝即位之後派薄昭到代地迎接太后。現在應該仿照漢朝的舊例，命有關部門選擇日期分别派沈家諸人到各地州縣去尋找，以宣示皇帝的孝順之意，希望上天保祐，神靈有應。須要先查清皇太后的行踪，然後派大臣備車駕迎接。"皇帝於是任命睦王李述爲奉迎使，工部尚書喬琳爲副，由昇平公主侍奉起居，派使者分别前往各地。

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與女官李真一嘗從后游。李見高，疑問之，含糊不堅，而年狀差似后。又

原宦官高力士的女兒能説出許多宫中的往事，與後宫女官李真一曾經隨從太后游玩。李真一見到高氏，有些懷疑而詢問她，高氏回答得含

后嘗削脯哺帝，傷左指，高亦嘗剖瓜傷指。是時宫中無識后者。於是迎還上陽宫，馳以聞。帝喜，群臣皆賀。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貸之。帝謂左右："吾寧受百罔，冀一得真。"於是自謂太后者數矣，及索驗左，皆辭窮，終帝世無聞焉。貞元七年，詔贈外高祖琳爲司徒，封徐國公，爲立五廟，以琳爲始祖，詔族子房爲金吾將軍，奉其祀。

憲宗即位，有司建言："皇太后沈氏厭代二十有七年，大行皇帝至孝，哀思罔極，建中時，發明詔，遣使者奉迎，凡舟車所至罔不逮，歲推月遷，參訪理絶。請因大行皇帝啓殯，詔群臣爲皇太后發哀肅章内殿，中人奉廞衣置幄坐，宫中朝夕上食，告天地宗廟，上太皇太后謚册，作神主祔代宗廟，備法駕，奉褘衣，納于元陵祠室。"詔曰"可。"

德宗昭德王皇后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本仕家，失其譜系。帝爲魯王時納爲嬪，生順宗，尤見寵禮。既即位，册號淑妃，贈其父遇揚州大都督，子姓姻出悉得官。

貞元三年，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爲皇后。册禮方訖而后崩，群臣大臨三日，帝七日釋服。將葬，后母郕國鄭夫人請設奠，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於是宗室王、大臣李晟渾瑊等皆祭，自發塗日日奠，終發引乃止。葬靖陵，置令丞如它陵臺。立廟，奏《坤元之舞》。敕宰相張延賞、柳渾等製樂曲，帝嫌文不工；李紓上謚册曰"大行皇后"，帝又謂不典。并詔翰林學士吴通玄改撰，册曰"咨

糊不肯定，但年齡與太后差别不大。又太后曾經因削果品哺育皇帝，傷了左指頭，高氏也曾經因切瓜傷了指頭。這時宫中已無人認識太后。於是把高氏迎回上陽宫，馳馬奏報皇帝。皇帝大喜，群臣都祝賀。高力士的兒子知道不是太后，告訴了實情，下詔免高氏假冒罪。皇帝對左右的人説："我寧可受一百次欺騙，衹希望有一次是真的。"因此自稱是太后的有很多人，等到找來驗證，都答不上來，終皇帝一生也没有找到。貞元七年，下詔追贈外高祖沈琳爲司徒，封徐國公，爲沈家建立五代祖廟，奉沈琳爲始祖，下詔族子沈房任金吾將軍，供奉主持沈氏宗廟的祭祀。

憲宗即位後，有關部門建議説："皇太后沈氏失踪已有二十七年了，先皇帝極爲孝順，十分悲哀，建中年間，公開下詔，派使者奉迎，車船能到的地方没有不去的，隨着歲月流逝，搜訪停止。因此請求在先皇帝發喪之日，下詔群臣爲皇太后在肅章門内的正殿舉行喪禮，命宦官奉太后的祭服放置在幄坐上，宫中早晚祭祀，以告天地宗廟，上太皇太后謚册，造神主遷入代宗廟，備好車駕，奉迎太后祭服，放置在元陵祠室。"下詔説："同意。"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出身於官宦人家，失去她的家族譜系。皇帝做魯王時娶她爲嬪，生下順宗，因此最受寵愛。德宗即位後，册封爲淑妃，追贈她的父親王遇爲揚州大都督，甥侄輩姻親都得以拜授官職。

貞元三年，淑妃久病不起，皇帝思念她，就立她爲皇后。册禮剛完畢皇后就去世，群臣哭吊三天，皇帝服喪七天。將要埋葬，皇后的母親郕國鄭夫人請求設祭，下詔説祭物不可用假的，允許祭祀。因此宗室王、大臣李晟渾瑊等都前去祭祀，從靈柩啓行那天每天都祭祀，直到出殯那天纔停止祭祀。埋葬在靖陵，如其他陵臺一樣設置令丞。建廟，演奏《坤元之舞》。下敕宰相張延賞、柳渾等撰寫樂章，皇帝嫌文詞不精巧；李紓進上謚册文稱"大行皇后"，皇帝又認爲不符合禮儀。并下詔命翰林學士吴通玄改撰，謚册

后王氏"。然議者謂岑文本所上文德皇后册言"皇后長孫氏"爲得禮。永貞元年，改祔崇陵。

文稱"咨后王氏"。但議論者認爲貞觀年間岑文本所進上的文德皇后謚册文稱"皇后長孫氏"最爲合乎禮儀。永貞元年，將皇后改葬陪附崇陵。

德宗韋賢妃

德宗賢妃韋氏，戚里舊族也。祖濯，尚定安公主。初爲良娣，德宗貞元四年，册拜賢妃。宫壼事無不聽，而性敏淑，言動皆有繩矩，帝寵重之，後宫莫不師其行。帝崩，自表留奉崇陵園。元和四年薨。

德宗賢妃韋氏，是外戚舊族。祖父名叫韋濯，娶定安公主爲妻。起初爲良娣，德宗貞元四年，册拜爲賢妃。内宫之事都聽從她的話，而生性聰慧，説話做事都符合禮儀，很得皇帝寵愛，後宫没有人不學習她的言行。皇帝去世後，自己上表請求留下來奉事崇陵園。元和四年去世。

順宗莊憲王皇后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琅邪人。祖難得，有功名於世。代宗時，后以良家選入宫，爲才人。順宗在藩，帝以才人幼，故賜之，爲王孺人，是生憲宗。王在東宫，册爲良娣。后性仁順，宫中化其德，莫不柔雍。順宗即位，疾已綿頓，后侍醫藥不少怠。將立后，會病棘而止。憲宗内禪，尊爲太上皇后。元和元年，乃上尊號曰皇太后。

后謹畏，深抑外家，無豪絲假貸，訓厲内職，有古后妃風。十一年崩，年五十四。遺令曰："皇太后敬問具位。萬物之理，必歸於有極，未亡人嬰霜露疾，日以衰頓，幸終天年，得奉陵寢，志願獲矣，其何所哀。易月之典，古今所共，皇帝宜三日聽政，服二十七日釋。天下吏民，令到臨三日止。宫中非朝暮臨，無輒哭。無禁昏嫁、祠祀、飲食酒肉。已釋服，聽舉樂。侍醫無加罪。陪祔如舊制。"有司上謚，葬豐陵。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是琅邪人。祖父名叫王難得，在世時有功名。代宗在位時，皇后以清白人家的女兒被選入宫，封爲才人。順宗做藩王時，代宗因爲才人年幼，所以賜給他，作爲他的孺人，此時生下憲宗。順宗做太子時，册封她爲良娣。皇后性格仁孝温順，宫中在她的德行教化下，都很和睦。順宗即位時，已久病不愈，皇后侍奉醫藥没有一點不周到。將要立她爲皇后，逢皇帝病危而作罷。憲宗接受傳位後，尊她爲太上皇后。元和元年，上尊號叫皇太后。

皇太后處事謙恭謹慎，大力抑制外家族人，一點都不寬容，訓誡内宫，有古代后妃的遺風。元和十一年去世，享年五十四歲。遺言説："皇太后敬問各位官員。萬物的生存之道，都終歸有其極限，我長期患病，日益衰弱，有幸終以天年，得以奉侍陵寢，心願已經滿足了，還有什麽可悲哀的。服喪一個月的制度，古今相同。皇帝應該在三天後臨朝聽政，服喪二十七天後脱去喪服。天下官吏百姓，允許哭吊三天。宫中不是早晚的祭吊，不要總是哭泣。不要禁止民間婚嫁、祠祀、飲食酒肉。已經除去喪服的，聽任演奏樂曲。侍醫不要加罪。陪葬按照舊的制度。"有關部門上謚號，埋葬在豐陵。

憲宗懿安郭皇后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是汾陽王郭子儀的孫女。父親名叫郭曖，娶昇平公主爲妻，生下皇

后。憲宗爲廣陵王，娉以爲妃。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素貴，故禮之異諸婦，是生穆宗。元和元年，進册貴妃。八年，群臣三請立爲后，帝以歲子午忌，又是時後廷多嬖艷，恐后得尊位，鉗掣不得肆，故章報聞罷。

后。憲宗做廣陵王時，娶她爲妃子。順宗因爲妃子家族對朝廷有大功勛，母親又尊貴，所以對她的禮遇與諸婦不同，生下穆宗。元和元年，晋封爲貴妃。八年，群臣三次請求立貴妃爲皇后，皇帝因爲本年有子午忌，又當時後宫中多有寵愛的宫女，恐怕皇后正位之後，自己受到約束無法放縱，所以收到上奏而作罷。

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贈曖太尉，母齊國大長公主，擢兄釗刑部尚書，鏦金吾大將軍。后移御興慶宫，凡朔望三朝，帝率百官詣宫門爲壽。或歲時慶問燕饗，後宫戚里内外婦，車騎駢壅，環佩之聲滿宫。帝亦豪矜，朝夕供御，務華衍侈大稱后意。后嘗幸驪山，登覽裴回，詔景王督禁甲從，帝自到昭應奉迎，留帳飲數日還。帝崩，中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爲輔，吾何與外事哉？"

穆宗繼承皇位後，上尊號爲皇太后，追贈皇太后的父親郭曖爲太尉，母親爲齊國大長公主，升任她的哥哥郭釗爲刑部尚書，郭鏦爲金吾大將軍。太后移居興慶宫，凡是每月一日、十五日以及每年正月一日的朝會，皇帝親自率領百官到宫門爲皇太后祝壽。有時逢節日慶賀宴樂，後宫外戚内外命婦，車騎堵塞，佩玉之聲滿宫。皇帝也喜歡豪大炫耀，對太后早晚的供御，務要豪華奢侈以使她稱心。太后曾經前往驪山，登臨游覽，皇帝下詔景王率領禁軍侍從，皇帝親自到昭應迎接，留駐宴飲數天纔返回。皇帝去世後，宦官中有人謀劃讓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憤怒地説："想要我仿效武氏嗎？現在太子雖然年幼，還可選擇重臣大德輔政，我怎麽能參預政事呢？"

敬宗立，號太皇太后。寶曆倉卒，后召江王嗣皇帝位，是爲文宗。文宗性謹孝，事后有禮，凡羞果鮮珍及四方奇奉，必先獻宗廟、三宫，而後御之。

敬宗即位，號稱太皇太后。寶曆年間發生事變，太后召江王繼承帝位，就是文宗。文宗生性謙恭孝順，奉事太后有禮貌，凡是美味鮮果以及各地的珍奇貢物，一定要先祭祀宗廟、進獻三位太后，然後纔自己享用。

武宗喜畋游、角武抃，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它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閲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抃等不復横賜矣。

武宗喜好游玩打獵、角抵之戲，挑選五坊小兒使他們自由出入禁中。有一天來問候太后起居，從容地請問道："怎麽纔能做一位有作爲的天子？"太后説："對於諫臣的章疏應該審閲，看到有可采用的就加以施行，覺得不可以用的，要詢問宰相。不要拒絶正直的言論，不要聽信一面之辭，要把忠良之臣作爲親信，這樣就能成爲一位有作爲的天子。"皇帝再拜，回去後要來諫章閲覽，有許多説的都是游玩打獵的事，從此游獵的事少了，對小兒角抵等也不再大加賞賜了。

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鄭，故侍兒，有曩怨。帝奉養禮稍薄，后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

宣宗即位，對於太后，是庶子，而他的母親鄭氏，原是婢女，與太后有舊怨。皇帝對太后奉養的禮遇稍微淡薄，太后悶悶不樂，與一二位婢

樓，將自隕，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謚，葬景陵外園。太常官王皞請后合葬景陵，以主祔憲宗室，帝不悦，令宰相白敏中讓之。皞曰："后乃憲宗東宫元妃，事順宗爲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敏中亦怒，周墀又責謂，皞終不橈，墀曰："皞信孤直。"俄貶皞句容令。懿宗咸通中，皞還爲禮官，申抗前論，乃詔后主祔于廟。

女登臨勤政樓，將要自殺，被左右的人救起。皇帝聽説後很不高興，當晚太后暴死。有關部門上尊謚，埋葬在景陵外園。太常官王皞請把太后合葬在景陵，把神主遷入憲宗廟室，皇帝不高興，命宰相白敏中責備他。王皞説："太后是憲宗在東宫時的元妃，作爲兒媳奉事順宗，以太母的身份經歷了五朝的天下，不容有異議。"白敏中也發怒，周墀又責備王皞，但王皞始終不屈，周墀説："王皞真是孤高耿直。"不久貶王皞爲句容令。懿宗咸通年間，王皞重任禮官，申述以前的觀點，於是下詔將太后的神主遷入祖廟。

憲宗孝明鄭皇后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丹楊人，或言本尒朱氏。元和初，李錡反，有相者言后當生天子。錡聞，納爲侍人。錡誅，没入掖廷，侍懿安后。憲宗幸之，生宣宗。宣宗爲光王，后爲王太妃。及即位，尊爲皇太后。太后不肯別處，故帝奉養大明宫，朝夕躬省候焉。懿宗立，尊后爲太皇太后。咸通三年，帝奉后宴三殿，命翰林學士侍立結綺樓下。六年崩，移仗西内，上謚册，葬景陵旁園。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是丹楊人，有人説本姓尒朱氏。元和初年，李錡反叛，有相面的人説皇后將會生天子。李錡聽説後，收爲婢女。李錡被殺後，没入後宫，奉侍懿安皇后。得到憲宗的寵幸，生下宣宗。宣宗做光王時，皇后爲王太妃。即位之後，尊爲皇太后。太后不肯居住在別處，所以皇帝把她奉養在大明宫，早晚親自問候起居。懿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咸通三年，皇帝奉太后在麟德殿宴會，命翰林學士侍立在結綺樓下。六年去世，將儀衛遷移到西内，上謚號哀册，葬在景陵旁園。

穆宗恭僖王皇后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州人，本仕家子。幼得侍帝東宫，生敬宗。長慶時，册爲妃。敬宗立，上尊號爲皇太后，贈后父紹卿司空，母張追封趙國夫人。文宗時，稱寶曆太后。大和五年，宰相建白以太皇太后與寶曆太后稱號未辨，前代詔令不敢斥言，皆以宫爲稱，今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宜曰義安太后。詔可。會昌五年崩，有司上謚，葬光陵東園。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是越州人，本是官宦人家之女。幼年時入東宫侍奉皇帝，生下敬宗。長慶年間，册封爲妃子。敬宗即位後，上尊號爲皇太后，追贈太后父親王紹卿爲司空，追封母親張氏爲趙國夫人。文宗在位時，稱爲寶曆太后。大和五年，宰相上議説太皇太后與寶曆太后稱號不分，以前的詔令不敢指言，都以宫名作爲稱號，現在寶曆太后居住在義安殿，應該叫義安太后。下詔同意。會昌五年去世，有關部門上謚號，葬在光陵東園。

穆宗貞獻蕭皇后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閩人也。穆宗爲建安王，后得侍，生文宗。文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

初，后去家入長安，不復知家存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是閩地人。穆宗做建安王時，皇后得以侍奉，生下文宗。文宗即位後，上尊號叫皇太后。

當初，太后離家入長安後，再也不知道家人

亡，惟記有弟，帝爲訪之。俄有男子蕭洪因后姊婿呂璋白見之，太后謂得真弟，悲不自勝。帝拜洪金吾將軍，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稍徙鄜坊。始，節度自神策出者，舉軍爲辨裝，因三倍取償。洪所代未及償而死，軍中并責償於洪，洪不許，左軍中尉仇士良憾之。會閩有男子蕭本又稱太后弟，士良以聞，自鄜坊召洪下獄按治，洪乃代人，詔流驩州，不半道，賜死。擢本贊善大夫，寵贈三世，帝以爲真，不淹旬，賜累巨萬。然太后真弟庸軟莫能自達，本紿得其家系，士良主之，遂聽不疑。歷衛尉卿、金吾將軍。會福建觀察使唐扶上言，泉州男子蕭弘自言太后弟，御史臺參治非是，昭義劉從諫又爲言，請與本辨，有詔三司高元裕、孫簡、崔鄯雜問，乃皆妄。本流愛州，弘儋州，而太后終不獲弟。

的死活，衹記得有個弟弟，文宗皇帝爲太后尋訪。不久有一位名叫蕭洪的男子通過太后姐姐的女婿呂璋來見，太后認爲找到了自己的真弟弟，悲不自禁。皇帝因此拜任蕭洪爲金吾將軍，出任河陽三城節度使，不久改任鄜坊節度使。先前，有從神策軍中出任節度使的，全軍爲其置辦行裝，到節鎮之後三倍償還。由蕭洪所取代的人還未來得及償還就死去了，因此神策軍要求蕭洪一并償還，蕭洪不答應，所以左軍中尉仇士良怨恨他。逢閩地有男子蕭本又自稱是太后的弟弟，仇士良就上奏了此事，從鄜坊召蕭洪回朝關進獄中審訊，蕭洪原是代地人，下詔把他流放到驩州，未到半路，就被賜死。升任蕭本爲贊善大夫，追贈三代，皇帝認爲他是太后的真弟弟，不到十天，賞賜錢財巨萬。但是太后的真弟弟因爲懦弱無能自己無法上達，蕭本就騙得他家族的情況，又加上仇士良保證，皇上就深信不疑。蕭本歷任衛尉卿、金吾將軍。逢福建觀察使唐扶上言，説泉州男子蕭弘自稱是太后的弟弟，經御史臺審問是假的，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又上言，請求讓蕭弘與蕭本對質，下詔三司高元裕、孫簡、崔鄯共同審問，證實二人都是假的。於是將蕭本流放到愛州，蕭弘流放到儋州，而太后最終也没有找到她的弟弟。

初，大和中，懿安太后居興慶宫，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后居大内，號三宫太后。帝每五日問安及歲時慶謁，率繇複道至南内，群臣及命婦詣宫門候起居。有司獻四時新物送三宫，亦稱賜，帝曰："上三宫，何可言賜?"遽索筆滅"賜"爲"奉"。開成中，正月望夜，帝御咸泰殿，大然鐙作樂，迎三宫太后，奉觴進壽，禮如家人，諸王、公主皆得侍。

當初，大和年間，懿安太后居住在興慶宫，寶曆太后居住在義安殿，太后居住在大内，號稱三宫太后。皇帝每隔五天的問安及逢年過節的慶賀，都是通過天橋到南内，群臣及命婦到宫門問候起居。有關部門進獻四季的新鮮食物送給三宫太后時，也按例稱賜，皇帝説："獻給三宫太后，怎麽能稱賜呢?"立刻索來筆塗掉"賜"字改爲"奉"字。開成年間，正月十五夜，皇帝前往咸泰殿，大肆張燈奏樂，迎接三宫太后，獻酒祝壽，禮儀如同家人，諸王、公主都得以侍宴。

武宗時，徙積慶殿，又號積慶太后。大中元年崩，上今謚。

武宗在位時，太后遷居到積慶殿，又稱積慶太后。大中元年去世，上謚號叫貞獻皇后。

穆宗宣懿韋皇后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失其先世。穆宗爲太子，后得侍，生武宗。長慶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失去她先世的情况。穆宗做太子時，皇后得以侍奉，生下武宗。長慶

時，册爲妃。

武宗立，妃已亡，追册爲皇太后，上尊謚，又封后二女弟爲夫人。有司奏："太后陵宜别制號。"帝乃名所葬園曰福陵。既又問宰相："葬從光陵與但祔廟孰安？"奏言："神道安於静，光陵因山爲固，且二十年，不可更穿。福陵崇築已有所，當遂就。臣等請奉主祔穆宗廟便。"帝乃下詔："朕因誕日展禮于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承續。'今穆宗皇帝虚合享之位，而宣懿太后實生嗣君，當以祔廟。"繇是奉后合食穆宗室。

年間，册封爲妃子。

武宗即位時，妃子已去世，追册爲皇太后，上尊謚號，又封太后的二妹爲夫人。有關部門上奏説："太后的陵應該另行起號。"皇帝於是命名太后所葬的陵園叫福陵。不久又問宰相："合葬光陵與祇遷神主入祖廟哪一個更好？"宰相上奏説："陵墓以静爲好，光陵依山而堅固，而且已經二十年了，不可再挖開。福陵的修築已經完成，應該安葬在那裏。臣等請求奉太后神主入穆宗廟室爲好。"皇帝於是下詔説："朕在生日向太皇太后行禮，太皇太后對朕説：'天子的孝順，没有比承擔祭祀宗廟重任更大的了。'現在穆宗皇帝廟室中合享的位置空虚，而宣懿太后生下繼承皇位的人，應該遷神主入祖廟。"因此奉太后神主入穆宗廟室合享祭祀。

穆宗尚宫宋若昭

尚宫宋若昭，貝州清陽人，世以儒聞。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莘、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妝，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鄉凡裔爲姻對，聽其學。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語》，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顔、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傳申釋之。

尚宫宋若昭，是貝州清陽人，家庭世代以儒學而聞名。父親宋廷芬，有文學才能，生下五個女兒，都很聰慧，擅長文學。長女宋若莘，次女宋若昭、宋若倫、宋若憲、宋若荀。其中宋若莘、宋若昭的文才尤其高。她們都生性閑雅高潔，鄙視粉脂梳妝，不願意嫁人，要以學問成名，家人也不想與窮鄉僻壤的平常人家結爲姻親，聽任他們以學問爲重。宋若莘如嚴師一般教誨諸妹，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模仿《論語》，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代顔淵、冉閔，推崇婦道所應該做的事。宋若昭又作注解加以闡釋。

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史大誼，帝咨美，悉留宫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凡進御，未嘗不蒙賞。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擢其父饒州司馬、習藝館内教，賜第一區，加穀帛。

貞元年間，昭義節度使李抱真上表推薦她們的才華，德宗召入禁中，考試文章之學，并問以經史大義，皇帝很賞識，將她們全留在宫中。皇帝會作詩，每當與隨侍的臣下們唱和時，五姊妹都令參加，凡是她們進上的文章，都能得到嘉賞。皇帝又贊美她們的情操，不當作宫女對待，稱爲學士。升任她們的父親爲饒州司馬、習藝館内教，賜給宅第一區，加給穀帛。

元和末，若莘卒，贈河内郡君。自貞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莘總領，穆宗以若昭尤通練，拜尚宫，嗣

元和末年，宋若莘去世，追贈河内郡君。自從貞元七年以來，宫禁中的記事簿籍，下詔由宋若莘總領，穆宗認爲宋若昭最爲通曉人事，拜授

若莘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見。寶曆初卒，贈梁國夫人，以鹵簿葬。

尚宮，接替宋若莘的職事。歷經憲宗、穆宗、敬宗三朝，都稱爲先生，后妃與諸王、公主都以老師的禮節對待她。寶曆初年去世，追贈梁國夫人，供給鹵簿埋葬。

若憲代司秘書，文宗尚學，以若憲善屬辭，粹論議，尤禮之。大和中，李訓、鄭注用事，惡宰相李宗閔，譖言因駙馬都尉沈𥼶厚賂若憲求執政。帝怒，幽若憲外第，賜死，家屬徙嶺南。訓、注敗，帝悟其讒，追恨之。

宋若憲替代姐姐掌管宮中文書，文宗喜好文學，因爲宋若憲擅長寫文章，精於議論，所以十分禮待她。大和年間，李訓、鄭注專權用事，憎恨宰相李宗閔，就進讒言說李宗閔通過駙馬都尉沈𥼶大肆賄賂宋若憲以謀求宰相的職位。皇帝大爲憤怒，把宋若憲囚禁於宮外的宅第，賜死，家屬流放到嶺南。李訓、鄭注敗滅後，皇帝知道了這是誣陷，心中悔恨。

若倫、若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

宋若倫、宋若荀早年去世。惟獨宋廷芬的兒子愚蠢不可教誨，終生爲平民。

敬宗郭貴妃

敬宗貴妃郭氏，右威衛將軍義之子，失義何所人。長慶時，后以容選入太子宫。太子即位，爲才人，生晋王普。帝以早得子，又淑麗冠後廷，故寵異之。逾年，爲貴妃，贈義禮部尚書，兄環少府少監，賜大第。文宗立，愛晋王若己子，待妃禮不衰。亡其薨年。

敬宗貴妃郭氏，是右威衛將軍郭義的女兒，失載郭義是何地人。長慶年間，貴妃因容貌美麗被選入太子宫。太子即位後，被封爲才人，生下晋王李普。皇帝因爲早年得子，又因爲才人容貌德行冠於後宫，所以特别寵愛她。過了一年，册封爲貴妃，追贈她的父親郭義爲禮部尚書，任命她的哥哥郭環爲少府少監，賜給大的宅第。文宗即位後，視晋王如同己出，對待貴妃禮數不減。失去她的去世年份。

武宗王賢妃

武宗賢妃王氏，邯鄲人，失其世。年十三，善歌舞，得入宫中。穆宗以賜潁王。性機悟。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爲助畫，故進號才人，遂有寵。狀纖頎，頗類帝。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校服光侈，略同至尊，相與馳出入，觀者莫知孰爲帝也。帝欲立爲后，宰相李德裕曰："才人無子，且家不素顯，恐詒天下議。"乃止。

武宗賢妃王氏，是邯鄲人，失去她的家世情况。十三歲時，因爲擅長歌舞，得以進入宫中。穆宗把她賜給潁王。生性聰明。開成末年，潁王繼承皇位，賢妃因爲私下幫助謀劃，所以晋封爲才人，受到寵愛。她身體細高，與皇帝十分相像。每次皇帝到苑中打獵，才人都要隨從，穿着袍子騎在馬上，服飾鮮亮豪華，大致與皇上相同，他們一起馳馬出入，觀看的人分辨不出哪個是皇帝。皇帝想立她爲皇后，宰相李德裕説："才人没有兒子，而且家族不顯貴，恐怕會使天下人議論。"於是作罷。

帝稍惑方士説，欲餌藥長年，後寖不豫。才人每謂親近曰："陛下日燎丹，言我取不死。膚澤消槁，吾獨

皇帝受到方士邪説的迷惑，想靠吃藥長生不老，後來逐漸患病。才人經常對親近的人説："陛下每天煉丹，説我要長生不死。但皮膚乾枯，

憂之。"俄而疾侵，才人侍左右，帝熟視曰："吾氣奄奄，情慮耗盡，顧與汝辭。"答曰："陛下大福未艾，安語不祥?"帝曰："脱如我言，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帝不復言。及大漸，才人悉取所常貯散遺宫中，審帝已崩，即自經幄下。當時嬪媛雖常妒才人專上者，返皆義才人，爲之感動。宣宗即位，嘉其節，贈賢妃，葬端陵之柏城。

我私下爲之憂愁。"不久皇帝病重，才人在左右侍候，皇帝看着她説："我已經氣息奄奄，精神耗盡，要與你訣别。"回答説："陛下的福壽未盡，爲何要説出這樣不吉祥的話呢?"皇帝説："如果真的如我所説的那樣，怎麽辦呢?"回答説："陛下萬歲之後，妾就以身殉葬。"皇帝不再説話。等到皇帝病危，才人把平常積蓄的錢財分贈給宫中的人，估計皇帝已去世，才人就在幄帳下自盡。當時的嬪妃們雖然經常嫉妒才人專寵，這時都認爲她講義節，深受感動。宣宗即位後，嘉賞她的氣節，追贈爲賢妃，葬在端陵之柏城。

宣宗元昭鼂皇后

宣宗元昭皇后鼂氏，不詳其世。少入邸，最見寵荅。及即位，以爲美人。大中中薨，贈昭容，詔翰林學士蕭寘銘其窆，具載生鄆王、萬壽公主。後夔、昭等五王居内院，而鄆獨出閤。及即位，是爲懿宗。外頗疑帝非長。寘出銘辭以示外廷，乃解。帝追册昭容爲皇太后，上尊謚，詔后二等以上親悉官之，配主宣宗廟，自建陵曰慶陵，置宫寢。

宣宗元昭皇后鼂氏，其身世不詳。年少時入宣宗宅邸，最受寵愛。宣宗即位之後，被封爲美人。大中年間去世，追贈爲昭容，下詔翰林學士蕭寘撰寫墓志銘，詳細記載了她生下鄆王、萬壽公主的事。後來夔、昭等五王居住在内院，而惟獨鄆王出宫居住。等到鄆王即位，就是懿宗。外廷的人們很懷疑皇帝不是宣宗的長子。蕭寘就拿出銘文展示給外廷，消除了懷疑。皇帝追册昭容爲皇太后，上尊謚號，下詔太后二等以上的親屬都授任官職，配神主入宣宗廟室，爲太后獨自修建陵墓叫慶陵，設置宫寢。

懿宗惠安王皇后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亦失所來。咸通中，册號貴妃，生普王。七年薨。十四年，王即位，是爲僖宗。追尊皇太后，册上謚號，祔主懿宗廟，即其園爲壽陵。后屬緦以上，帝悉官之。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也失去她的家世情況。咸通年間，册號她爲貴妃，生下普王。七年去世。十四年，普王即位，就是僖宗。追尊她爲皇太后，册上謚號，遷神主入懿宗廟，名其陵墓爲壽陵。太后緦麻以上的親屬，皇帝都授與官職。

懿宗郭淑妃

懿宗淑妃郭氏，幼入鄆王邸。宣宗在位，春秋高，惡人言立太子事。王以嫡長居外宫，心常憂惴。妃護侍左右，慰安起居，終得無恙。生女未能言，忽曰："得活。"王驚異之。及即位，以妃爲美人，進拜淑妃。

懿宗淑妃郭氏，幼年時進入鄆王府邸。宣宗在位時，年事已高，厭惡人們談論立太子的事。鄆王作爲嫡長子而居住在外宫，心中常憂愁不安。淑妃侍奉在左右，照顧起居，使鄆王終得身體安康。淑妃生下的女兒不會説話，忽然説："得活。"鄆王很驚異。即位之後，拜妃子爲美人，進拜淑妃。

女爲同昌公主，下嫁韋保衡。保

女兒是同昌公主，下嫁給韋保衡。韋保衡居

衡處内宅，妃以主故，出入娱飲不禁，是時嘩言與保衡亂，莫得其端。僖宗立，保衡緣它罪爲人所發，且污舊謗，卒貶死。妃猶處禁中。黄巢之難，天子出蜀倉卒，妃不及從，遂流落閭里，不知所終。

住在宫内，淑妃因爲公主的緣故，娱樂飲宴，出入不加禁止，當時紛紛傳説淑妃與韋保衡淫亂，不知是否屬實。僖宗即位，韋保衡因爲其他的罪被人揭發，加之過去的謡傳，最終遭貶而死。淑妃仍舊居住在禁中。黄巢之亂，因天子出逃蜀中倉促，淑妃來不及隨從，於是流落民間，不知最後死在何處。

懿宗恭憲王皇后

懿宗恭憲皇后王氏，其出至微。咸通中，列後廷，得幸，生壽王而卒。王立，是爲昭宗，追號皇太后，上謚，祔主懿宗室，即故葬號安陵，召后弟瓌官之。

景福初，瓌位任寖重，帝亦以外家倚之，爲中尉楊復恭所媢，表爲黔南節度使。瓌之鎮，道吉柏江，復恭密喻楊守亮覆其家。

懿宗恭憲皇后王氏，出身十分低賤。咸通年間，進入後宫，得到皇帝寵幸，生下壽王後去世。壽王即立，就是昭宗，追號其母爲皇太后，上謚號，遷神主入懿宗廟室，稱其原葬地爲安陵，召太后的弟弟王瓌授與官職。

景福初年，王瓌的權勢日益增大，皇帝也一心依靠外家，受到中尉楊復恭的忌恨，上表讓他出任黔南節度使。王瓌前往節鎮，路過吉柏江，楊復恭密令楊守亮殺了他全家。

昭宗何皇后

昭宗皇后何氏，梓州人，系族不顯。帝爲壽王，后得侍，婉麗多智，恩答厚甚。既即位，號淑妃。從狩華州，詔册爲皇后。

光化三年，帝獵夜歸，后遣德王還邸，遇劉季述，留王紫廷院。明日，季述等挾王陳兵召百官，脅帝内禪。后恐賊臣加害天子，即取璽授季述，與帝同幽東宫。賊平，反正。

昭宗皇后何氏，是梓州人，家世不顯要。皇帝做壽王時，皇后得以奉侍，因爲美麗聰慧，很受恩寵。昭宗即位之後，進號爲淑妃。侍從皇帝在華州狩獵時，下詔册爲皇后。

光化三年，皇帝去狩獵夜晚歸來，皇后令德王回府邸，遇到劉季述，把德王留在紫廷院。第二天，劉季述等挾持德王陳列兵力召集百官，逼迫皇帝傳位於太子。皇后恐怕賊臣殺害天子，就取來印璽交給劉季述，與皇帝一起被囚禁在東宫。叛賊被平定，恢復了帝位。

天復中，從帝駐鳳翔，李茂貞請帝勞軍，不得已，后從御南樓。會朱全忠逼帝東遷，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身賊手矣！"涕數行下。帝奔播既屢，威柄盡喪，左右皆悍逆庸奴，后侍膳服，無須臾去側。至洛，帝憂，忽忽與后相視無死所。已而遇弑。

天復年間，隨從皇帝留駐在鳳翔，李茂貞請求皇帝慰勞軍隊，迫不得已，皇后侍從皇帝登上南樓。逢朱全忠逼迫皇帝東遷，皇后對皇帝説："從此以後皇帝夫婦落入賊手了！"説着痛哭流涕。皇帝多次流亡遷移，權柄喪盡，左右的人都是悍賊或庸奴，皇后侍奉皇帝的飲食車服，一會兒都不離開皇帝身旁。到了洛陽，皇帝憂愁，悶悶不樂地與皇后相對看着，不知道會死在何處。不久皇帝遇害。

哀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宫中不敢哭，徙居積善宫，號積善太后。帝

哀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宫中不敢爲昭宗遇害而哭泣，太后遷居到積善宫，號稱積善太后。

將禪天下，后亦遇害。初，蔣玄暉爲全忠邀九錫，入喻，后度不免，見玄暉垂泣祈哀，以母子托命。宣徽使趙殷衡譖於全忠曰："玄暉等銘石像瘞積善宫，將復唐。"全忠怒，遂遣縊后，以醜名加之，廢爲庶人。

皇帝將要傳皇位給朱全忠，太后也被害。起初，蔣玄暉爲朱全忠請求加九錫，入宫告諭，太后想到難免一死，見到蔣玄暉後涕泣哀求，以母子之命相托。宣徽使趙殷衡向朱全忠進讒言説："蔣玄暉等刻石像埋在積善宫，將要復興唐朝的天下。"朱全忠大怒，就派人縊殺了太后，加上難聽的名號，廢爲百姓。

唐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

宗室列傳

太祖八子：長延伯，次真，次世祖皇帝，次璋，次繪，次褘，次蔚，次亮。

太祖八個兒子：長子李延伯，次子李真，次子世祖皇帝，次子李璋，次子李繪，次子李褘，次子李蔚，次子李亮。

南陽公延伯，蚤薨，無嗣。高祖武德中，與六王同追封。

南陽公李延伯，早年去世，没有後代。高祖武德年間，與六王同時追封。

譙王真，從太祖戰歿，無嗣。

譙王李真，隨從太祖戰死，没有後代。

畢王璋，仕周爲梁州刺史，與趙王祐謀殺隋文帝，不克，死。生二子：曰韶，曰孝基。韶死隋世，武德時追封東平王，生子道宗。

畢王李璋，在北周任梁州刺史，與趙王李祐謀殺隋文帝，没有成功，被處死。有兩個兒子：名李韶，名李孝基。李韶死於隋代，武德年間追封爲東平王，生兒子李道宗。

江夏王李道宗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高祖即位，授左千牛備身、略陽郡公。裴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王登玉壁城以望，謂道宗曰："賊怙衆欲戰，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剡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之衆憚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鋭，須食盡氣老，可不戰禽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夜引去，追戰滅之。

江夏郡王李道宗，字承範。高祖即位，授任左千牛備身，封略陽郡公。裴寂與劉武周戰於度索原，裴寂戰敗，賊兵進逼河東，當時李道宗年齡十七歲，隨從秦王討伐賊軍。秦王登上玉壁城觀察軍情，對李道宗說："賊依仗着人多勢衆想要交戰，按你的計策該怎麽辦呢?"回答說："劉武周乘勝而來，兵勢强大難以抵擋，應該設巧計消滅他。再説一群烏合之衆害怕持久之戰，如果能堅守高城以挫其鋒鋭，到糧食吃盡士氣低落時，就可不戰而擒。"秦王說："你的意見與我相合。"不久賊兵糧食匱乏，乘夜逃跑，被追擊消滅掉了。

出爲靈州總管。時梁師都弟洛仁連突厥兵數萬傅于壘，道宗閉城守，伺隙出戰，破之。高祖謂裴寂曰："昔魏任城王彰有却敵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

出任靈州總管。當時梁師都的弟弟梁洛仁聯合突厥兵數萬逼近城下，李道宗閉城堅守，伺機出戰，打敗了他們。高祖對裴寂說："昔日魏任城王曹彰有打退敵人的功勞，李道宗與其相似。"因此封爲任城王。

始，突厥郁射設入居五原，道宗逐出之，震耀威武，斥地贏千里。貞觀元年，召拜鴻臚卿，遷大理。太宗方經略突厥，復授靈州都督。三年，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賜封六百户，還爲刑部尚書。吐谷渾寇邊，靖出崑丘道，詔與侯君集爲靖副。賊聞兵且至，走嶂山數千里。諸將欲止，獨道宗請窮追，靖曰："善。"君集未從。道宗以單師進，去大軍十日，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鬥，道宗陰引千騎超山乘其後，賊驚，遂大潰。徙封江夏，授鄂州刺史。久之，坐貪贓，帝聞，怒曰："朕提四海之富，士馬若林，如使轍迹環天下，游觀不度，采絶域之玩、海表之珍，顧不得邪？特以勞民自樂，不爲也。人心無藝，當以誼制之。今道宗已王，稟賜多而貪不止，顧不鄙哉！"乃免官，削封户，以王就第。明年，召爲茂州都督，未行，拜晉州刺史。遷禮部尚書。

當初，突厥郁射設入侵占據了五原，李道宗趕走了他，軍威大振，開拓疆土一千餘里。貞觀元年，召入拜任鴻臚卿，升任大理卿。太宗正籌劃謀取突厥，重新任命他爲靈州都督。三年，任大同道行軍總管，幫助李靖打敗敵人，親自俘獲頡利可汗，賜給他享受實封六百户，召入任刑部尚書。吐谷渾侵犯邊疆，李靖出任崑丘道大總管，下詔李道宗與侯君集爲副。賊軍聽説官軍來到，逃入嶂山數千里。諸將想要休兵，惟獨李道宗請求窮追不捨，李靖説："好。"而侯君集不聽從。李道宗率孤軍進擊，離開大軍十天之後，追上了敵兵。吐谷渾占據險要之地拼死苦戰，李道宗暗中帶領一千騎兵越山從背後進攻，賊兵驚恐，於是大敗。改封江夏王，授任鄂州刺史。很久之後，因貪贓獲罪，皇帝聽説後，憤怒地説："朕富有天下，兵馬衆多，如果想要周游天下，游玩不休，采集遠地的奇寶玩物、海外的美味珍肴，難道會得不到嗎？衹是因爲勞民傷財而圖自己享樂，朕不能那樣做。人心貪得無厭，應該用法治來制止。現在李道宗已經封王，俸料賞賜很多還貪婪不止，這種行爲不是很卑鄙嗎！"因此免去他的官職，剥奪實封户，居住在王府。第二年，任用他爲茂州都督，還未到任，拜任晉州刺史。升任禮部尚書。

侯君集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爲戎首。"帝問所以知必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耻爲房、李下，官尚書，常鬱鬱不平。"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位邪？弟未及耳。不宜輕億度，使自猜危。"既而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

侯君集打敗高昌回朝後，心懷怨恨。李道宗曾經從容上奏説："侯君集志大才疏，言過其實，會成爲挑起戰事的禍首。"皇帝問他怎麽知道其人必定會謀反，回答説："看到他猜忌而自誇其功，耻居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然官任尚書，還經常憤恨不滿。"皇帝説："侯君集確實有功勞，其才幹無所不能，朕難道是憐惜爵位？衹是賞賜還不重。不應該輕易猜疑，使自己危急。"不久侯君集謀反，皇帝笑着説："果然如你所預料的那樣。"

帝將討高麗，先遣營州都督張儉輕騎度遼規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束兵，旁

皇帝將要討伐高麗，先派營州都督張儉率輕騎渡過遼水偵察地形敵情，張儉懼怕，不敢深入敵後。李道宗請求帶領一百名騎兵前往，皇帝同意，約定返回的日期，李道宗説："臣請求用二十天的時間，留下十天觀覽山河，然後回來見天

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曰："賁、育之勇何以過！"賜金五十斤，絹千匹。

子。"於是秣馬厲兵，依傍南山進入賊軍地區，觀察地形易險，想着扎營布陣的方便之地。將要返回時，被高麗兵斷絶了後路，於是就走小路，如期謁見皇帝。皇帝説："古代勇士孟賁、夏育的勇氣也不過如此！"賜給他金五十斤，絹一千匹。

乃詔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與總管張君乂領騎裁四千，虜十倍，皆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爲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尚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擊，大破之。帝至，咨美，賜奴婢四十口。乃築距闉，攻安市城，闉毁傅城，道宗失部分，反爲賊據。帝斬其果毅傅伏愛，道宗跣行請罪，帝曰："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遂置不問。在陣傷足，帝親加砭治，賜御膳。還，以疾辭劇就閑，改太常卿。

然後下詔李道宗與李勣爲前鋒，渡過遼水，攻克蓋牟城。這時賊軍救兵趕到，李道宗與總管張君乂率領的騎兵僅有四千，敵兵有十倍之多，將士們都想深溝高壘進行堅守以等待皇帝大軍的來到，李道宗説："賊軍遠道急速而來，其兵必定疲困，我們如果一鼓作氣衝鋒，一定能獲勝。往昔東漢時期耿弇不把賊兵留給君主，我作爲前軍，應該清除道路以迎接皇帝，還等待什麽呢？"李勣贊同。於是李道宗挑選勇敢的騎兵數十名，突進賊營，左右衝擊，李勣率兵夾攻，大敗敵人。皇帝來到，大加贊賞，賜給他奴婢四十人。然後修築高臺，攻打安市城，高臺崩毁於城下，李道宗部署失當，反被賊兵攻占。皇帝斬殺了他的果毅傅伏愛，李道宗赤脚前去請罪，皇帝説："漢武帝殺掉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免孟明。"因此赦免他不加問罪。在交戰中他的脚被刺傷，皇帝親自爲他砭治，并賜給御膳。討伐回朝後，他因患病請求任閑職，改任太常卿。

高宗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无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遺愛善，流象州，道病薨，年五十四。无忌等得罪，詔復爵邑。道宗晚好學，接士大夫，不倨于貴。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爲最賢。子景恒，封盧國公，相州刺史。

高宗永徽初年，房遺愛因謀反被殺，長孫无忌、褚遂良因爲與李道宗有舊怨，就誣陷説他與房遺愛友好，把他流放到象州，半路上因病而去世，享年五十四歲。長孫无忌等獲罪後，下詔恢復他的官爵。李道宗晚年好學，交結士大夫，不以尊貴而淩駕於人之上。開國初年的宗室子弟，衹有李道宗、李孝恭最爲賢明。兒子李景恒，封盧國公，任相州刺史。

廣寧縣公李道興

道宗弟道興，武德初，爵廣寧郡王，以屬疏降封縣公。貞觀九年，爲交州都督，以南方瘴厲，恐不得年，頗忽忽憂悵，卒于官，贈交州都督。

李道宗的弟弟李道興，武德初年，封爵廣寧郡王，因爲是宗室遠親降封縣公。貞觀九年，任交州都督，認爲南方多瘴氣，恐怕活不長久，心中憂愁惆悵，去世於官任，追贈交州都督。

永安王李孝基

永安壯王孝基，武德初得王，

永安壯王李孝基，武德初年得以封王，歷

歷陝州總管、鴻臚卿，以罪奪官。

任陝州總管、鴻臚卿，因罪被剥奪官職。

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吕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爲行軍總管攻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内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隸焉。筠請急攻城，絶外援，且當有變。時懷恩挾異計，紿説孝基曰："夏城堅，攻之引日，宋金剛在近，内拒外强，一敗塗地。不如頓兵待秦王破賊，則夏自孤，此謂不戰而屈人也。"孝基謂然。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摎官師，遂大敗。孝基及筠等皆執於賊，謀亡歸，爲賊所害。高祖爲發哀，優賜其家。晋陽平，購尸不獲，招魂以葬，贈左衛大將軍及謚。

二年，劉武周侵犯太原，夏縣人吕崇茂以縣響應賊軍。下詔李孝基任行軍總管去攻打，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内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都隸屬於他。于筠請求緊急攻城，斷絶援兵，以防有變。當時獨孤懷恩心懷叛變的意圖，就欺騙李孝基説："夏縣城池堅固，攻下來要用很長日子，宋金剛距此地不遠，内有堅城外有强兵，會一敗塗地。不如按兵不動以待秦王打敗賊軍，那麽夏縣自然會孤立無援，這就是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李孝基認爲他説的正確。逢尉遲敬德來到，與吕崇茂夾攻官軍，因此大敗。李孝基及于筠等都被賊軍俘獲，圖謀逃歸，被賊兵殺害。高祖爲他發喪，重賞他的家屬。晋陽平定後，懸賞尋找他的尸體，没有得到，於是招魂以葬，追贈左衛大將軍及謚號。

無子，以兄子道立嗣，封高平王，後降封縣公，終陳州刺史。曾孫涵。

李孝基没有兒子，讓他哥哥的兒子李道立繼嗣，封高平王，後來降封爲縣公，官位終於陳州刺史。曾孫李涵。

李涵

涵，簡素忠謹，爲宗室俊。累授贊善大夫。郭子儀表爲關内鹽池判官。肅宗至平凉，未知所從。朔方留後杜鴻漸等條士馬倉廥，使涵奉箋馳謁肅宗。涵既見，敷奏明辯，肅宗悦，除左司員外郎，再遷宗正少卿。

李涵，簡樸忠誠謹慎，是宗室中的俊傑。多次授任做到贊善大夫。郭子儀上表任用他爲關内鹽池判官。肅宗到達平凉後，不知道該去往何處。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詳報上兵馬糧儲，派李涵奉上箋表馳馬謁見肅宗。李涵見到肅宗後，陳奏事情明白清楚，肅宗很高興，授任他爲左司員外郎，二次遷作宗正少卿。

寶應初，河朔平，涵方母喪，奪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蔬飯水飲，席地以瞑。使還，固請終制，代宗見其癯毁，許之。服除，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

寶應初年，河朔被平定，李涵正爲母親服喪，服喪未滿就令他持節宣慰河朔，所經過的州縣，不是公事不説話，素食淡飲，席地而卧。出使歸來，堅決請求服喪完結，代宗看到他因哀痛損傷了身體，答應了他。服喪期滿後，提升爲給事中，升任兵部侍郎。

朱希彩殺李懷仙，復宣慰河北，還爲浙西觀察使。居五歲，入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德宗嗣位，以涵和易無所繩舉，除太子少傅、山陵副使。以父諱徙光禄卿。未幾，遷左散騎常侍，以尚書右僕射致仕，累

朱希彩殺死李懷仙，李涵重新任河北宣慰使，歸來後任浙西觀察使。過了五年，入朝，拜任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德宗即位，因爲李涵温和没有建樹，授任太子少傅、山陵副使。因官名犯父名諱改任光禄卿。不久，升任左散騎常侍，以尚書右僕射退休，多次封爵至襄武縣公，

封襄武縣公，卒，贈太子太保。

去世後，追贈太子太保。

子鯛，貞元初爲饒州别駕。妾高以善歌入宫，鯛因御醫許泳通書，坐誅。

兒子李鯛，貞元初年任饒州别駕。妾高氏因擅長歌舞而被選入後宫，李鯛通過御醫許泳與高氏通信，因此獲罪被殺。

雍王繪，爲隋夏州總管。子贄，追爵河南王，生道玄。

雍王李繪，任隋朝夏州總管。兒子李贄，追封河南王，生兒子李道玄。

淮陽王李道玄

淮陽壯王道玄，性謹厚，習技擊，然進止都雅。武德初，例王。年十五，從秦王擊宋金剛於介州，先登，王壯之，賞予良厚。討王世充，戰多。竇建德屯虎牢，王輕騎致賊，遣道玄伏以待，賊至，走之。轉戰汜水，登南坂，貫賊陣出其背，復引還，賊皆靡，所發命中。王喜，以副騎給之。每赴敵，飛矢著身如猬，氣益厲。東都平，爲洛州總管。府廢，更授刺史。俄爲山東道行軍總管討劉黑闥，以多見褒。

淮陽壯王李道玄，性格寬厚，武藝嫻熟，但舉止文雅。武德初年，按例封王。十五歲時，隨從秦王攻打宋金剛於介州，身先士卒，受到秦王的贊揚，給他的賞賜優厚。討伐王世充，他多次與之交戰。竇建德駐守在虎牢，秦王率輕騎誘敵，派李道玄率伏兵以待，賊兵來到，被李道玄打敗逃走。轉戰於汜水，登上南坡，穿過賊陣直到後方，又率兵打回，賊兵紛紛倒地，所發之箭都射中敵人。秦王很高興，把自己的備用坐騎賜給他。每次奔赴敵陣，飛箭落在他的身上如同刺猬一般，而他更加勇猛。東都平定後，任洛州總管。軍府被廢，改任刺史。不久任山東道行軍總管討伐劉黑闥，因見解高明受到贊揚。

黑闥再亂，道玄率史萬寶戰下博，越濘馳，約萬寶繼進，萬寶素少之，不肯前，曰："吾被詔，以王兒子名大將，而軍進退實在我。今其輕鬥，若大軍竭馳，必陷濘，莫如以王啖賊，我結陣待之，雖不利王，而利國也。"道玄遂戰殁，年十九。萬寶爲賊所乘，舉軍潰，身獨免。太宗追悼曰："自兵興，兒常從我，每見我深入輒克，故慕之。惜其少，遠圖不究，哀哉！"因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及謚。

劉黑闥再次作亂，李道玄率領史萬寶與敵人交戰於下博，越過泥濘馳進，約定史萬寶繼後進軍，史萬寶素來輕視他，不肯前進，説："我奉詔命，淮陽王小兒名義上是大將，但軍隊的進退實權在我。現在他輕率交戰，如果大軍一直馳進，必定會陷於泥濘之中，不如用淮陽王來引誘賊兵，我結陣以待敵，這樣做雖然不利於淮陽王，但利於國家。"李道玄因此戰死，年僅十九歲。史萬寶被賊軍乘機攻打，全軍大敗，隻身逃脱。太宗追悼説："自從兵興以來，此兒經常跟隨着我，每次見到我深入敵陣必定獲勝，所以很羨慕。可惜他年少，遠大的志向不能實現，悲哀啊！"因此流淚。追贈左驍衛大將軍及謚號。

無子，以弟道明嗣王，遷左驍衛大將軍。貞觀十四年，與武衛將軍慕容寶節送弘化公主於吐谷渾，坐漏言主非帝女，奪王，終鄆州刺史。六世孫漢。

没有兒子，以弟弟李道明繼嗣王位，升任左驍衛大將軍。貞觀十四年，與武衛將軍慕容寶節送弘化公主前往吐谷渾，泄露説公主不是皇帝的親生女兒而獲罪，被剥奪王爵，死時官任鄆州刺史。六世孫李漢。

李漢

漢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辭雄蔚，爲人剛，略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遷累左拾遺。

李漢字南紀，年少時師從韓愈，通曉古文之學，文辭雄渾，爲人剛直，大略類似韓愈。韓愈器重他，把女兒許配給他爲妻。考中進士科，多次遷任官至左拾遺。

敬宗侈宫室，舶買獻沉香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沉香爲亭，何異瑶臺瓊室乎？"是時，王政謬僻，漢言切，多所救補。坐婞訐出佐興元幕府。

敬宗喜歡修造宫室，外商獻上造亭子的沉香木材，皇帝接受了木材，李漢進諫説："用沉香木修建亭子，與古時帝王的玉砌之臺玉飾之室有什麼不同呢？"當時，朝政敗壞，李漢所言切中時弊，多有補救。因剛正直言獲罪出任興元幕府佐吏。

文宗立，召爲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論次《憲宗實録》，書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子德裕惡之。會李宗閔當國，擢知制誥，稍進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初，德裕貶袁州，漢助爲排擠，後德裕復輔政，漢坐宗閔黨出爲汾州刺史，宗閔再逐，改州司馬。詔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數歲，徙絳州長史，遂不復振。大中時，召拜宗正少卿，卒。

文宗即位，召入任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編修《憲宗實録》，記録宰相李吉甫的事情不寬容，受到他兒子李德裕的憎恨。逢李宗閔執政，升任知制誥，逐漸升御史中丞、吏部侍郎。當初，李德裕被貶往袁州，李漢與别人共同排擠了他，後來李德裕重新當政，李漢因是李宗閔的黨羽受牽連獲罪出任汾州刺史，李宗閔二次遭貶，李漢又改任汾州司馬。下詔有關部門二十年以内不得録用。但没過幾年，改任絳州長史，後來没有再得到重用。大中年間，召入拜任宗正少卿，去世。

始，漢爲中丞，表孔温業爲御史，及漢晚見召，温業已爲中丞，每燕集，人以爲榮。

當初，李漢任御史中丞，上表任孔温業爲御史，等到李漢晚年被召入朝時，孔温業已任御史中丞，每當宴飲聚會時，人們都爲他感到榮耀。

郇王禕，爲隋上儀同三司。生子叔良、德良、幼良。

郇王李禕，在隋朝任上儀同三司。生兒子李叔良、李德良、李幼良。

長平王李叔良

長平肅王叔良，武德初，例王，鎮涇州，捍薛仁杲。仁杲内史令翟長孫以衆降。於是大饑，米斗千錢，叔良不恤士，損糧以漁利，下皆怨。仁杲知之，陽言食盡，去，遣高墌人詭降。叔良遣驃騎劉感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杲兵自南原噪而還，大戰百里細川，感爲賊執。叔良懼，悉出金勞軍，委事於長孫，乃克安。久之，突厥入寇，詔叔良率五將軍擊之，中流矢，道薨。贈左翊衛大將

長平肅王李叔良，武德初年，依例封王，鎮守涇州，抵禦薛仁杲。薛仁杲的内史令翟長孫率兵投降。當時發生了大饑荒，一斗米價值千錢，李叔良不愛護士卒，剋扣軍糧從中謀利，部下都怨恨他。薛仁杲得知此事，假裝説糧食吃盡，領兵而逃，派高墌百姓詐稱投降。李叔良派驃騎劉感去受降，還未到城中，三處烽火點燃，薛仁杲的軍隊從南原喊叫着返回，大戰於百里細川，劉感被俘。李叔良懼怕，拿出所有錢財慰勞軍隊，把政事委任給翟長孫，纔得以安定。很久之後，突厥來進犯，下詔李叔良率領五將軍去

軍、靈州總管。子孝協嗣。

攻打，被流箭射中，在半路去世。追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總管。兒子李孝協繼嗣。

鄅國公李孝協　彭國公李思訓　新興郡王李晋

孝協，始王范陽，俄降爲鄅國公、魏州刺史。麟德中，坐贓抵死，司宗卿隴西王博乂等爲言於高宗求貸，帝不許，遂自殺。

李孝協，始封范陽王，不久降封爲鄅國公，任魏州刺史。麟德年間，因貪贓獲罪應該處死，司宗卿隴西王李博乂等上言高宗請求免他的死罪，皇帝不答應，於是自殺。

弟孝斌爲原州都督府長史。生子思訓，爲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去。中宗復位，以耆舊擢宗正卿，封隴西郡公，歷益州都督府長史。開元初，進彭國公，加户滿四百，進右武衛大將軍。卒，贈秦州都督，陪葬橋陵。思訓善畫，世所謂李將軍山水者。弟思誨，爲揚州參軍事。子林甫，自有傳。

弟弟李孝斌任原州都督府長史。生兒子李思訓，任江都令。武后大肆殺戮宗室子弟，李思訓棄官而去。中宗恢復帝位後，因爲他是年老的舊人，升任他爲宗正卿，封隴西郡公，歷任益州都督府長史。開元初年，進封彭國公，加實封户滿四百，升任右武衛大將軍。去世後，追贈秦州都督，陪葬橋陵。李思訓擅長繪畫，世人稱爲李將軍山水。弟弟李思誨，任揚州參軍事。李思誨的兒子李林甫，自有傳。

新興郡王德良，少以疾不任職。薨，贈凉州都督。孫晋，先天中，爲雍州長史，治有名，襲王。坐豫太平公主謀被誅，改氏厲。晋就刑，僚吏奔解，唯司功參軍李撝從王如它日，晋死，哭其尸盡哀。姚元崇嘆曰："欒、向儔邪！"擢爲尚書郎。

新興郡王李德良，年少時因患病未任官。去世後，追贈凉州都督。孫子李晋，先天年間，任雍州長史，因善於治理而著名，襲封王位。因參預太平公主的陰謀獲罪被殺，改姓厲氏。李晋被處死時，屬官都逃走躲避，惟有司功參軍李撝像平常一樣隨從着他，李晋死後，李撝面對他的尸體哭泣得非常悲哀。姚元崇感嘆説："可與古時的欒布、向秀相比了！"提升他爲尚書郎。

長樂王李幼良

長樂郡王幼良，資暴急，高祖數曉勒，不悛。有盜其馬者，輒殺之。帝怒曰："盜信有罪，王而專殺可乎？"詔禮部尚書李綱召宗室即朝堂杖之百，乃釋。出爲凉州都督，嘯不逞爲左右，市里苦之。太宗立，或告王陰養士，交境外。詔中書令宇文士及往代，并按狀。士及繩之急，左右恐，欲劫王由間道趨長安自明，不即北奔突厥。士及露劾，帝復遣侍御史孫伏伽鞫視，無異辭，遂賜死。六世孫回，別傳。

長樂郡王李幼良，性格殘暴，高祖多次勸告管束，仍不改正。有人盜竊了他的馬匹，他就把盜竊的人殺掉。皇帝憤怒地説："偷盜的人確實有罪，而郡王怎麼可以擅自殺人呢？"下詔禮部尚書李綱召集宗室王公在朝堂杖打他一百，然後釋放。出任凉州都督，在身邊聚集了一幫不法之徒，爲害市里。太宗即位後，有人告發説李幼良暗中蓄養敢死之士，裏通國外。下詔中書令宇文士及取代他任都督，并審訊此事。宇文士及審訊急迫，李幼良左右的人恐懼，想劫持李幼良從小道上赴長安自辯，如果不成就北逃突厥。宇文士及露章劾奏，皇帝又派侍御史孫伏伽來審理，事實確鑿，於是被賜死。六世孫李回，另有傳。

蔡烈王蔚爲周朔州總管，生子

蔡烈王李蔚任北周朔州總管，生兒子李安、

安、哲。

西平懷王安，仕隋爲右領軍大將軍，封趙公。武德時，例王。生子琛、孝恭、瑊、瓌。

襄武王李琛

襄武郡王琛，字仲寶。木訥少文。隋義寧初，封襄武郡公，與太常卿鄭元璹持女伎聘突厥始畢可汗，約和親。始畢禮之，贈遺蕃渥，遣骨吐禄特勒隨琛入獻，授刑部侍郎。武德初，始王，歷利、蒲、絳三州總管。宋金剛陷澮州，稽胡多叛，詔琛鎮隰州，政寬簡，爲夷夏愛便。薨，子儉襲王，例降爲公。

河間王李孝恭

河間元王孝恭，少沈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尉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摯賊也，請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

明年，拜信州總管，承制得拜假。當是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以信州爲夔州。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内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内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舶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

李哲。

西平懷王李安，在隋朝任右領軍大將軍，封趙公。武德年間，按例追封爲王。生兒子李琛、李孝恭、李瑊、李瓌。

襄武郡王李琛，字仲寶。質樸不善言辭。隋義寧初年，封襄武郡公，與太常卿鄭元璹將歌女送給突厥始畢可汗爲妻，約爲和親。始畢可汗以禮待之，贈送給他們許多東西，派骨吐禄特勒隨從李琛入朝貢獻，於是授任李琛爲刑部侍郎。武德初年，始封爲王，歷任利、蒲、絳三州總管。宋金剛攻陷澮州，稽胡大多背叛，下詔李琛鎮撫隰州，他爲政寬大簡易，夷夏都很喜歡。去世後，兒子李儉襲封王位，按例降封爲公爵。

河間元王李孝恭，年少時深沉聰明，有見識與度量。高祖平定京師後，下詔拜任他爲山南招尉大使，攻取巴蜀，奪得三十餘州。進攻朱粲，打敗了他，俘獲了他的部衆，諸將說："朱粲的部屬吃人，是凶險的賊徒，請把他們活埋掉。"李孝恭說："不能那樣做，現在周圍城中都是我們的敵人，如果把俘獲的人殺掉，以後還有敢來投降的嗎?"於是把他們全都釋放。因此驛遞檄書所到的地方全都歸附。

第二年，拜任信州總管，秉承皇帝的旨意拜授臨時官爵。當時，蕭銑占據着江陵，李孝恭多次進獻謀取蕭銑的計策，皇帝贊許并加以采納。進封趙郡王，改信州爲夔州。他於是大力修造戰艦，教習水戰。逢李靖出使江南，李孝恭按照他的計謀，謀取江陵，召集所有巴蜀首領的子弟加以任用，表面上是重用而實際上是作爲人質。不久升任荆湘道總管，統率水陸十二軍發自夷陵，攻克了蕭銑兩座城池，把繳獲的戰艦放於江中。諸將說："獲得的船隻應當利用起來，這樣丢棄反而會幫助賊軍，是爲什麽呢?"李孝恭說："蕭銑的轄地，南極嶺外，左至洞庭，地勢險要，士馬衆多，如果攻城不克而援兵來到，我們就會腹背受敵，船隻雖多，又有什麽用呢？現在蕭銑沿江鎮守的軍隊，看到船隻滿江而下，一定會認

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内外阻絶，遂降。帝悦，遷荆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

爲蕭銑已經失敗，不敢立刻進兵，而是來回觀察形勢，以此來延緩救兵日期，這樣我們就會攻克江陵。”不久救兵到了巴陵，看到滿江的船隻，起疑不敢冒進。蕭銑既已内外斷絶，於是投降。皇帝十分高興，升任李孝恭爲荆州大總管，下詔讓畫工圖寫他打敗蕭銑的情狀進上。

孝恭治荆，爲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

李孝恭在治理荆州期間，開設屯田，建立銅礦，百姓獲利。升任襄州道行臺左僕射。當時嶺表還未平定，於是分派使者，招降安撫，四十九州都來歸附，朝廷的號令暢行於南海。

未幾，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黄君漢、張鎮州、盧祖尚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杯水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爲安。公祏將馮惠亮等拒嶮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絶餉道，賊饑，夜薄營，孝恭卧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却，賊追北且囂，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别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祏窮，棄丹楊走，騎窮追，生禽之，江南平。璽書褒美，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口、寶玩不貲。進授東南道行臺左僕射。行臺廢，更爲揚州大都督。

不久，輔公祏反叛，侵犯壽陽，下詔李孝恭任行軍元帥去討伐。他率兵急赴九江，李靖、李勣、黄君漢、張鎮州、盧祖尚都受他指揮。將要出發，大宴士卒，一杯水變爲血，在座者都大驚失色，李孝恭舉止如常，從容説：“禍福本無根，都是自己招來的！自認爲没有負於任何事情，大家不用憂愁。輔公祏惡貫滿盈，現在仰仗着朝廷的威靈來討伐，杯中的血，就是賊臣被斬首的好徵兆！”然後全部飲下，將士們心中安定。輔公祏的部將馮惠亮等占據險要之地來叫戰，李孝恭堅守壁壘不出戰，而派奇兵斷其糧道，賊兵飢餓，乘夜逼近官軍營壘，李孝恭按兵不動。第二天，派弱兵到賊軍營壘前挑戰，命盧祖尚挑選精鋭騎兵列陣以待。不久弱兵退却，賊兵大膽地向北追來，與盧祖尚的軍隊相遇，逼近交戰，賊軍大敗。馮惠亮退守梁山，李孝恭乘勝攻克了他的别鎮，賊兵投水而死者數以千計。輔公祏計窮，放棄丹楊逃走，騎兵追擊，生擒了他，江南被平定。朝廷下璽書表彰李孝恭，賜給他豪華第宅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口、珍寶奇玩不可勝計。提升他爲東南道行臺左僕射。行臺被廢後，改任揚州大都督。

孝恭再破巨賊，北自淮，東包江，度嶺而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徼自衛。或誣其反，召還，頗爲憲司鐫詰，既無狀，赦爲宗正卿。賜實封千二百户。歷凉州都督、晋州刺史。貞觀

李孝恭再次打敗强大的叛賊，北自淮水，東包江表，越過嶺南，都由他統領。他想借重威名鎮撫遠方，於是在石頭城修造第宅，在第宅設置重兵防衛。有人誣告他要謀反，被召回朝，受到憲司的嚴厲審問，因爲没有證據，赦免了他授任宗正卿。賜給實封一千二百户。歷任凉州都督、

初，爲禮部尚書，改王河間。

晉州刺史。貞觀初年，任禮部尚書，改封河間王。

性奢豪，後房歌舞伎百餘，然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用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殁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他人所利。"十四年，中飲暴薨，年五十。帝哭之慟，贈司空、揚州都督及謚，陪葬獻陵。

李孝恭生性豪華奢侈，後房中的歌伎舞女有一百餘人，但處事寬容謙恭，没有驕横誇耀的神色，太宗因此很器重他，宗室中無人能與他相比。他曾經對别人説："我所居住的第宅頗爲壯麗，不是我的心願。應該另外營造一所，大約能够居住就可以了。我身死之後，兒子如果有才能，守住就足够了；如果不肖，免得被他人據爲己有。"十四年，因飲酒暴死，享年五十歲。皇帝爲之大哭，追贈司空、揚州都督及謚號，陪葬獻陵。

始，隋亡，盗賊遍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驍帥并隸麾下，無特將專勛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子崇義、晦。

當初，隋朝滅亡，盗賊遍天下，都是由太宗親自率兵討伐平定，謀臣猛將都聚集於部下，没有將帥建立特别的功勛，惟獨李孝恭立有開拓方面之功，因此著名。兒子李崇義、李晦。

崇義嗣王，降封譙國公，歷蒲、同二州刺史、益州都督府長史，有威名。終宗正卿。

李崇義繼嗣王位，降封爲譙國公，歷任蒲、同二州刺史、益州都督府長史，很有威名。死時官任宗正卿。

李晦

晦，乾封中爲營州都督，以治狀聞，璽書勞賜。遷右金吾將軍，檢校雍州長史，摧擿奸伏無留隱，吏下畏之。高宗將幸洛，詔晦居守，謂曰："關中事一以屬公，然法令牽制，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苟可以利人者行之，毋須以聞。"故晦治有異績。武后時，遷秋官尚書。卒，贈幽州都督。初，晦第起觀閣，下臨肆區，其人候晦曰："庶人不及以禮，然室家之私，不願外窺，今將辭公。"晦驚，遽毁徹之。子榮，奉吴王恪祀。

李晦，乾封年間任營州都督，以善於治理而聞名，朝廷下璽書慰勞賞賜。升任右金吾將軍，檢校雍州長史，懲治揭發奸惡毫不寬貸，下屬官吏都很畏服。高宗將要前往洛陽，下詔李晦留守，對他説："關中的事情全都托付給你了，但受法令限制，不可以施政辦事，法令之外如果有利於百姓的事就加以施行，不必上奏。"所以李晦治理取得了特别的政績。武后時代，升任秋官尚書。去世後，追贈幽州都督。當初，李晦在第宅中建起觀閣，下臨鬧市，店中的主人等候李晦經過對他説："平民百姓雖然不講究禮儀，但家中的私事，不希望外人窺見，現在就要與李公辭别。"李晦很吃驚，立刻拆毁了觀閣。兒子李榮，成爲吴王李恪的繼嗣奉祀宗廟。

濟北郡王瑊，武德中，爲尚書左丞，例王。終始州刺史。

濟北郡王李瑊，武德年間，任尚書左丞，依例封王。死時官任始州刺史。

漢陽王李瓌

漢陽郡王瓌，始爲郡公，進王。高祖使持幣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

漢陽郡王李瓌，始封漢陽郡公，後進封爲王。高祖派他帶着錢財贈給突厥頡利可汗商議

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説，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我。"瓌伺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頡利怒，留不遣。瓌意象自若，不爲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遣。

和親之事。頡利可汗剛見到李瓌時，十分傲慢。李瓌開導勸説，拿出大量的錢財，頡利可汗大爲高興，改變了態度禮待他，因此派使者隨從他入朝貢獻名馬。後來重又出使，頡利可汗對部下説："以前李瓌來時，悔恨没有使他屈服，這次要讓他向我下拜。"李瓌探知此事，見到頡利可汗時，長揖不拜。頡利可汗大怒，扣留他不放。李瓌神色安然，始終不屈服。突厥知道威逼不成，最終禮待放他回來。

遷左武候將軍，代孝恭爲荆州都督，政務清静。嶺外酋豪數相攻，瓌遣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後例爲公。長史馮長命者，嘗爲御史大夫，素貴，事多專决，瓌怒，杖之，坐免。起爲宜州刺史、散騎常侍，薨。

升任左武候將軍，取代李孝恭任荆州都督，爲政清簡。嶺外土豪多次相互攻打，李瓌派使者告以利害，他們都遵守約定，不敢作亂。後來依例降封爲公。長史馮長命其人，曾經任御史大夫，素來傲慢，事多專擅，李瓌憤怒，用棍打他，因此獲罪免官。後重新起用任宜州刺史、散騎常侍，去世。

濟南郡王哲，爲隋柱國、備身將軍，追王。子瑗。

濟南郡王李哲，在隋朝任柱國、備身將軍，追封爲王。兒子李瑗。

廬江王李瑗

廬江郡王瑗，字德圭。武德時，例王，累遷山南東道行臺右僕射。與河間王孝恭合討蕭銑，無功。更爲幽州都督。瑗素懦，朝廷恐不任職，乃以右領軍將軍王君廓輔行。君廓，故盜也，其勇絶人，瑗倚之，許結婚，寄心腹。

廬江郡王李瑗，字德圭。武德年間，依例封王，多次升任做到山南東道行臺右僕射。與河間王李孝恭共同討伐蕭銑，没有戰功。改任幽州都督。李瑗素來懦弱，朝廷恐怕他不稱職，於是派右領軍將軍王君廓輔佐他。王君廓，原是强盜出身，勇力超人，李瑗依靠他，答應結爲婚姻，作爲親信。

時隱太子有陰謀，厚結瑗。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瑗懼有變。君廓内險賊，欲以計陷瑗而取己功，即謂瑗曰："事變未可知，大王國懿親，受命守邊，擁兵十萬，而從一使者召乎？且趙郡王前已屬吏，今太子、齊王又復爾，大王勢能自保邪？"因泣。瑗信之，曰："以命累公。"乃囚敦禮，勒兵，召北燕州刺史王詵與計事。兵曹參軍王利涉説瑗曰："王今無詔擅發兵，則反矣。當須權結衆心。若諸刺史召之不至，將何以全？"瑗曰："奈何？"對曰：

當時隱太子李建成有陰謀，就深相交結李瑗。隱太子敗亡之後，太宗命通事舍人崔敦禮召李瑗入朝，李瑗懼怕會有變故。王君廓心中陰險，想設計陷害李瑗而自己立功，就對李瑗説："事變難以預料，大王是國家的至親，受朝命守衛邊防，擁兵十萬，怎麽能聽從一位使者的召唤呢？再説趙郡王前已被拘捕交給有關官吏處置，現在太子、齊王又如此，大王看形勢能保得住自身嗎？"因此哭泣。李瑗相信他的話，説："以性命連累王公了。"於是囚禁了崔敦禮，起兵反叛，召北燕州刺史王詵與之謀劃。兵曹參軍王利涉對李瑗説："大王現在没有奉到詔書而擅自發兵，就是謀反。應當用權變安定民心。如果各州刺史

"山東豪傑嘗爲竇建德所用，今失職與編户夷，此其思亂，若旱之望雨。王能發使，使悉復舊職，隨在所募兵，有不從，得輒誅之，則河北之地可呼吸而有。然後遣王詵外連突厥，繇太原南趨蒲、絳，大王整駕西入關，兩軍合勢，不旬月天下定矣。"瑗從之，以内外兵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覆，請以兵屬詵，瑗猶豫，君廓密知之，馳斬詵首，徇于軍曰："李瑗與王詵反，錮敕使，擅追兵，今詵已斬，獨瑗在，無能爲也。諸君從之且族滅，助我者富貴可得！"衆曰："願討賊。"乃出敦禮于獄。瑗聞之，率左右數百被甲出。君廓呼曰："瑗悖亂，諸君皆詿誤，若何從之以取夷戮？"衆反走。瑗駡君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即禽瑗縊之，傳首京師，廢爲庶人，絶屬籍。

召而不來，將如何保全呢？"李瑗説："那該怎麽辦呢？"回答説："山東地區的豪傑曾經受到竇建德的任用，現在失職與平民無異，這些人思謀作亂，如同久旱而渴望甘雨。大王如果能派遣使者，全都恢復他們的舊職，各自在自己的地區招募兵馬，有不聽從命令的，立刻加以誅殺，那麽河北地區就可唾手而得。然後派遣王詵外連突厥，從太原向南急赴蒲、絳，大王整治軍隊向西入關，兩軍合兵，不用一個月天下就可平定。"李瑗聽從了他的話，把内外兵權都交付給王君廓。王利涉認爲王君廓翻覆無常，請求把兵權委任給王詵，李瑗猶豫不决，王君廓探知此事，馳馬斬下王詵的首級，在軍中示衆説："李瑗與王詵謀反，囚禁了奉傳敕書的朝廷使者，擅自招集兵馬，現在王詵已被斬首，惟獨李瑗還在，已經無所作爲了。諸君如果跟隨他就會遭到滅族之禍，如果幫助我就可立時得到富貴！"大家都説："願意討伐叛賊。"於是把崔敦禮從獄中放出。李瑗聽説後，率領左右數百人身穿甲胄而出。王君廓喊道："李瑗作逆謀亂，諸君都受到連累，爲何要跟隨他而自取滅亡呢？"衆士卒臨陣反戈逃走。李瑗駡王君廓説："你這個小人出賣了我，將來也不得好死！"王君廓隨即生擒李瑗縊殺了他，傳首級到京師，廢爲百姓，剥奪他的宗室族籍。

鄭孝王亮，仕隋爲海州刺史，追王。生子神通、神符。

鄭孝王李亮，在隋朝任海州刺史，追封爲王。生兒子李神通、李神符。

淮安王李神通

淮安靖王神通，少輕俠。隋大業末在長安，會高祖兵興，吏逮捕，亡命入鄠南山，與豪英史萬寶、裴勣、柳崇禮等舉兵應太原，約司竹賊帥何潘仁連和，進與平陽公主兵合，徇鄠下之。自署關中道行軍總管，以萬寶爲副，勣爲長史，崇禮爲司馬，令狐德棻爲記室。從平京師，爲宗正卿，典兵宿衛。王永康郡，俄徙淮安。

淮安靖王李神通，年少時豪爽講義氣。隋朝大業末年在長安，逢高祖起兵，官吏要逮捕他，逃入鄠縣南山，與豪傑史萬寶、裴勣、柳崇禮等起兵響應太原的軍隊，約定與司竹賊首何潘仁聯合，進兵與平陽公主會合，攻取了鄠縣。自命爲關中道行軍總管，任史萬寶爲副總管，裴勣爲長史，柳崇禮爲司馬，令狐德棻爲記室。隨從大軍平定京師，任宗正卿，領兵警衛宫室。封永康郡王，不久改封淮安王。

武德初，拜山東安撫大使，黄門

武德初年，拜任山東安撫大使，黄門侍郎崔

侍郎崔幹副之，進擊宇文化及于魏。化及敗走聊城，神通追北，賊糧盡願降，神通不肯受，幹請納之，神通曰："師久暴露，今賊食盡，克不旦暮，正當破之，以玉帛酬戰力。若降，吾何所藉手？"幹曰："竇建德危至，而化及未平，我轉側兩賊間，勢必危，王又貪其玉帛，敗不日。"神通怒，囚幹軍中。

幹爲副，攻打宇文化及於魏縣。宇文化及兵敗逃往聊城，李神通緊緊追擊，賊兵糧食吃盡願意投降，李神通不肯受降，崔幹請求接受投降，李神通說："我們的軍隊長期苦戰，現在賊兵糧食吃盡，馬上就可攻克，正應該打敗他們，用繳獲的玉帛酬賞戰功。如果接受投降，我用什麼賞賜戰功呢？"崔幹說："現在竇建德的兵快要來到，而宇文化及還未平定，我軍轉戰於兩賊之間，形勢必然會出現危急，大王又貪圖其玉帛，失敗不會遠了。"李神通大怒，把崔幹囚禁於軍中。

會士及自濟北餽軍，化及復振。神通進兵薄其壘，貝州刺史趙君德先登扳堞，神通忌其功，止軍不進。君德怒，詬而還，城復堅。神通遣兵走魏州取攻具，爲莘人所乘，引却。後二日，建德拔聊城，勢遂張，山東州縣靡然歸之。神通麾下多亡，乃退保黎陽，依李世勣，俄爲建德所虜。後與同安公主自賊歸。及建德滅，復授河北行臺左僕射。從平劉黑闥，遷左武衛大將軍。薨，贈司空。

逢宇文士及從濟北運來軍糧，宇文化及軍勢又振。李神通進兵逼近他的營壘，貝州刺史趙君德率先登上城墻，李神通因爲忌恨他立功，按兵不進。趙君德憤怒，大罵而退，賊城又得以堅守。李神通派兵往魏州取攻城器具，被莘人打敗，於是率兵而退。過了兩天，竇建德攻克聊城，勢力增强，山東州縣紛紛歸附於他。李神通的部下士卒大多逃亡，於是退守黎陽，依附於李世勣，不久被竇建德俘虜。後來與同安公主從賊中歸來。竇建德滅亡後，重又拜任河北行臺左僕射。隨從太宗平定劉黑闥，升任左武衛大將軍。去世後，追贈司空。

神通十一子，得王者七人，道彥、孝銎、孝同、孝慈、孝友、孝節、孝義，後皆降王。孝逸爵公。孝銳不得封，有子齊物顯。

李神通有十一個兒子，被封爲王的七人，李道彥、李孝銎、李孝同、李孝慈、李孝友、李孝節、李孝義，後來都被封爲王。李孝逸封公爵。李孝銳没有受封，有兒子李齊物顯貴。

膠東王李道彥

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初，神通避吏于鄠，被疾山谷間，累旬食盡，道彥羸服丐人間，或采野實以進；神通未食，不敢先，即有所分，辭以飽，乃藏弃以待。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貞觀初，爲相州都督，徙岷州，以父喪解。荷土就墳，躬莳松柏，偃廬柴毁，雖親友不復識。太宗嗟嘆，敕侍中王珪臨諭。

膠東郡王李道彥，年少時很孝順。當初，李神通逃避官吏追捕躲藏於鄠縣，在山谷間患病，過了數十天糧食吃盡，李道彥身穿破衣到民間乞討，有時采摘野果進獻給父親；李神通未進食，自己不敢先吃，即使分一些給他，也推辭説自己已經吃飽，而留藏起來等待父親缺食時享用。高祖初年，封爲義興郡公，後依例封王。貞觀初年，任相州都督，後改任岷州都督，因爲父親守喪免官。擔土造墳，親自種植松柏，睡在墓旁的屋舍中，因悲哀骨瘦如柴，雖是親友也不認識他了。太宗感嘆，下敕派侍中王珪到墓地勸導他。

服除，復拜岷州都督。間遣入党項論國威靈，匾落降。從李靖擊吐谷渾，詔道彦爲赤水道總管。帝厚以利啖党項，使爲鄉導，其酋拓拔赤辭詣靖自言："隋擊吐谷渾，我資其軍，而隋無信，反見仇剽。今將軍若無它，我願資糧，將復如隋乎？"諸將與歃血遣之。道彦至闊水，見無備，因掠其牛羊，諸羌怨，即引兵障野狐峽，道彦不得進，爲赤辭所乘，軍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詔減死，謫戍邊。久之，召爲嬀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

服喪期滿後，重又拜任岷州都督。時常派使者入党項告諭國家的威權，多有部落歸順。隨從李靖攻打吐谷渾，下詔李道彦任赤水道總管。皇帝用重金收買党項，讓其做嚮導，其酋長拓拔赤辭來到李靖軍中請求説："隋朝攻打吐谷渾時，我們供給他們軍用物資，而隋人不講信用，反而侵犯搶掠我們。現在將軍如果没有異心，我們願意供給軍糧，將會重新像隋人那樣嗎？"諸將與拓拔赤辭歃血盟誓，然後讓他回去。李道彦率兵到闊水，看到拓拔赤辭不加防備，就搶掠他的牛羊，諸羌怨恨，隨即率兵守衛野狐峽，李道彦無法進軍，遭到拓拔赤辭的乘機攻打，軍隊大敗，被打死數萬人，退守松州。下詔赦免他的死罪，貶往邊疆戍守。很久之後，召入任嬀州都督。去世後，追贈禮部尚書。

初，武德五年同封者，孝晉爲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廣平王，孝友河間王，孝節清河王，孝義膠西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茆土，所以别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己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彦等并降封公。

當初，武德五年與李道彦同時受封的兄弟，李孝晉封高密王，李孝同封淄川王，李孝慈封廣平王，李孝友封河間王，李孝節封清河王，李孝義封膠西王。當時唐朝剛建國，務求廣封宗室以鎮撫天下，所以皇帝從兄弟之子中孩童以上的，都封郡王爵位。太宗即位後，拿着宗族的名册問大臣們説："把宗室子弟全都封王於天下，可以嗎？"封德彝説："漢代封王，衹封皇帝之子與親兄弟，宗室子弟關係疏遠的，如果没有大的功勛不得封王。如周朝的郇滕、漢朝的劉賈劉澤還不得分封土地，就是爲了區别親疏。先朝對宗室子弟全都封王，爵位崇高而勞役多興，把天下的錢財用來奉養私人，這樣做不是表示公正之道。"皇帝説："朕君臨天下是爲了安定百姓，不容許勞苦百姓而奉養自己的親屬。"因此對宗室子弟族屬疏遠而封爲王爵的都降封爲公爵，惟有立過大功的不降封爵。所以李道彦等都降封爲公爵。

梁郡公李孝逸

孝逸，少好學，頗屬文。始封梁郡公。高宗時，四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后擅國，入爲左衛將軍，親遇之。

李孝逸，年少時好學不倦，很擅長寫文章。始封梁郡公。高宗時代，四次升任做到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后臨朝後，召入任左衛將軍，受到重用。

徐敬業稱兵，以孝逸爲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帥師南

徐敬業起兵後，朝廷任命李孝逸爲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率兵前往南方討伐。

討。至淮，而敬業已攻潤州，遣弟敬猷壁淮陰，僞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超衆憑險完屯。孝逸會諸將議曰："賊今負山，攻則士無所用力，騎不得騁，寇救死，傷夷必衆。不如偏旅綴之，全軍趨揚州，勢不數日可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無以示威；披衆以守，則戰有闕。捨之則後憂，不如擊之。若克超，淮陰自震，淮陰破，楚諸縣開門候官軍矣。由是以趨江都，逆首可取。"孝逸從之，登山急擊超，殺數百人，薄暝解，超夜走。進擊敬猷淮陰，破之。敬業回軍下阿溪，孝逸引兵直度，敬業大敗，遂拔揚州。以功進鎮軍大將軍，徙封吴國公，威名稜然。

到了淮地，徐敬業已率兵攻打潤州，派他的弟弟徐敬猷守衛淮陰，僞將軍韋超占據都梁山抵禦李孝逸，韋超之兵據險固守。李孝逸與諸將商議説："現在賊兵依山守衛，如果攻打則兵力無法施展，騎兵不能够衝擊，敵兵死戰，我軍傷亡必多。不如分兵牽制，大軍急赴揚州，看形勢用不了幾天就可攻克。"支度使薛克構説："韋超雖然占據着險要之地，但兵力不多，我們如果放棄小股敵人不打，無法表示官軍的威武；如果他們增兵守衛，我們就會貽誤戰機。置之不打則後患無窮，不如攻打。如果打敗了韋超，淮陰自然會驚恐，如果能攻克淮陰，那麽楚州諸縣就會開門迎接官軍。然後進兵江都，逆賊的首級指日可取。"李孝逸聽從了他的話，登山加緊攻打韋超，殺死數百人，直到傍晚纔休戰，韋超乘夜逃走。然後進攻徐敬猷於淮陰，打敗了他。徐敬業回兵守衛下阿溪，李孝逸率兵渡溪，徐敬業大敗，於是攻克揚州。因功升任鎮軍大將軍，改封吴國公，威名赫赫。

武承嗣等忌之，以讒下遷施州刺史。又使人騰惡語聞上，武后信之，以嘗有功，貸死，流儋州，薨。景雲初，贈金州大都督。

武承嗣等人忌恨他，受到讒毁貶任施州刺史。武承嗣等又指使人誣告李孝逸想要謀反，武后相信他們的話，因爲李孝逸曾經建立戰功，免除死刑，流放到儋州，去世。景雲初年，追贈金州大都督。

李國貞

孝同曾孫國貞。國貞父廣業，爲劍州長史。國貞剛鯁，有吏才。乾元中，由長安令遷河南尹。史思明寇東都，李光弼壁河陽，國貞率官吏西走陜，數月，召爲京兆尹。

李孝同曾孫李國貞。李國貞的父親李廣業，任劍州刺史。李國貞性格剛强正直，有治理才能。乾元年間，由長安令升任河南尹。史思明侵犯東都，李光弼退守河陽，李國貞率領官吏向西逃到陜州，數月之後，召入任京兆尹。

上元初，拜劍南節度使，召爲殿中監，以户部尚書持節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節度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治于絳。尋加晋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使。既至，糧乏，而所儲陳腐，民貧不忍遽斂，上書以聞。而軍中讙謗，突將王振乘衆怨紿曰："具畚鍤以待役事。"衆皆怒，夜燒牙門。左右奔告，請避之，

上元初年，拜任劍南節度使，又召入任殿中監，後以户部尚書持節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節度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治所在絳州。不久加晋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使。到達治所，糧食缺乏，而儲備的糧食已陳腐變質，因爲百姓貧困不忍心再徵收賦税，於是上書奏聞。而軍中喧嘩怨言四起，突將王振乘士卒怨憤之機欺騙他們説："準備畚鍤等待勞役。"士卒聽後很憤怒，夜晚焚燒牙門。左右的人跑去告

國貞曰："吾被命爲將，其可棄城乎？"固請，乃逃獄中。振引衆劫取之，置食其前曰："食是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與爾等方討賊，何事役爲？正緣儲食腐儉，已請諸朝，吾何所負？"衆服其言，且引去。振曰："都統不死，吾曹殆矣！"遂害之，并殺其二子及三大將。

訴了李國貞，請求他躲避軍亂，李國貞説："我受命爲將，怎麽可以棄城而逃呢？"左右的人堅決請求他躲避，纔逃到獄中躲藏。王振率兵劫持了李國貞，把食物放置在他前面説："吃這樣的食物而幹苦力，能行嗎？"李國貞説："與你們正要討伐叛賊，哪裏有什麽勞役之事？正是因爲糧食變質缺乏，已經上奏朝廷，我有什麽負於你們的？"士卒們相信他的話，要退走。王振説："如果都統不死，我們就危險了！"於是殺害了他，并殺了他的兩個兒子及三位大將。

有詔以郭子儀代之。國貞清白善用法，世稱辦吏，然峻於操下，故其衆思得子儀，而振因肆其惡。及子儀至，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爲功乎？"即斬以徇。詔贈國貞揚州大都督。子錡，自有傳。

朝廷下詔讓郭子儀替代他。李國貞清正守法，被當時人們稱爲有才能的官吏，但對部下嚴厲急躁，所以部衆想得到郭子儀，而王振得以藉機行其邪惡。郭子儀來到後，王振自認爲有功德，郭子儀憤怒地説："你在軍臨賊境之時殺害主將，賊兵如果乘虚而進攻，就會失去絳州，還想表功嗎？"隨即將他斬首示衆。下詔追贈李國貞爲揚州大都督。兒子李錡，自有傳。

李暠

孝節曾孫暠，少孤，事母孝。始爲枝江丞，荆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累擢衛尉少卿。居母喪，柴瘠，訖除，家人未嘗見言笑。與兄昇、弟暈相友。

李孝節曾孫李暠，年少時失去父親，奉事寡母很孝順，始任枝江丞，荆州長史張柬之説："皇室中的千里馬，我得到了其人！"多次遷任做到衛尉少卿。爲母親服喪，因哀傷而骨瘦如柴，直到服喪期滿，家人未曾見他笑談過。與哥哥李昇、弟弟李暈十分友好。

開元初，爲汝州刺史，政嚴簡，有治稱。昆弟繇東都候之，輒羸服往，州人無知者，其清慎舉如此。四遷至黄門侍郎，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爲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黄阬。有狗數百頭，習食胔，頗爲人患，吏不敢禁。暠至，遣捕群狗殺之，申厲禁條，約不再犯，遂革其風。二十一年，以工部尚書持節使吐蕃，既還，金城公主請明疆埸，表石赤嶺上，盟遂堅定。還，以奉使有指，再遷吏部。

開元初年，任汝州刺史，爲政嚴正簡易，因善於治理而受到稱贊。兄弟從東都去探望他，總是穿着貧賤之人的衣服前往，州中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如此清正嚴謹。四次升任做到黄門侍郎，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有一種風俗，對於信仰佛法的僧人，死後不埋葬，而是把尸體丢棄到郊野飼養鳥獸，其地被稱爲黄阬。有餓狗數百頭，習慣了吃人肉，爲害極大，官吏不敢禁止。李暠到任後，派人捕殺了這群餓狗，嚴厲申明禁約，規定不許再違犯，因此革除了這一風俗。二十一年，以工部尚書持節出使吐蕃，歸來時，金城公主請求劃定疆界，樹立石碑於赤嶺之上，盟約因此得到完全的執行。返回後，因爲出使稱職，二次升做吏部尚書。

暠，美風儀，以莊重稱，當時有宰相望。累爲太子少傅、武都縣伯。卒，贈益州大都督。

暈至太僕少卿。暈子進亦知名，好從當世賢士游，赒人之急，累擢給事中。至德初，從廣平王東征，以工部侍郎署雍王元帥府行軍司馬，爲回紇鞭之幾死。遷兵部。卒，贈禮部尚書。

李説

孝節四世孫説，字巖甫。父遇及，天寶時爲御史中丞、東畿采訪使。説以蔭補率府兵曹參軍。馬燧節度太原，辟署少尹，遷汾州刺史。李自良代燧，復奏爲少尹。大將張瑶得士心，嘗請告未許，而自良卒，説與監軍王定遠秘其喪，前給瑶告，以毛朝陽代之，然後告喪。詔以通王爲節度大使，授説行軍司馬、節度留後。

定遠自以有勞於説，頗横恣，請别賜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於是擅補吏，易置諸將。彭令茵者，以久勞不服，定遠怒，殺之，埋馬矢中，其家請尸，不許，舉軍怨。説上其事，德宗以奉天扈從功，恕死免官。詔未至，定遠謀刺説，説走而免。定遠召諸將，出筒中詔書給曰："詔以李景略知留後，召説還。公等皆有除。"諸將欲拜，大將馬良輔呼曰："妄言也，不可受！"定遠懼，走乾陽樓，召麾下皆不至，自投下死。説盡斬同謀者，乃安。擢説檢校禮部尚書、節度使。累封隴西縣男。

説精于職，築天成軍，邊備積完。晚被疾，不能事，軍幾亂。卒，贈尚書右僕射。

李暠風度翩翩，以莊重而受到稱贊，當時人們都認爲他有做宰相的希望。多次升任做到太子少傅，封武都縣伯。去世後，追贈益州大都督。

李暈官任太僕少卿。李暈的兒子李進也有名望，喜歡與當世的賢士交游，樂於周濟他人，多次遷任做到給事中。至德初年，隨從廣平王東征，以工部侍郎任用爲雍王元帥府行軍司馬，差一點被回紇人鞭打而死。升任兵部侍郎。去世後，追贈禮部尚書。

李孝節四世孫李説，字巖甫。父親李遇及，天寶年間任御史中丞、東畿采訪使。李説因祖上的功勛補任率府兵曹參軍。馬燧任太原節度使，徵用到幕府中任少尹，升任汾州刺史。李自良取代馬燧，重又上奏任用他爲少尹。大將張瑶深得士卒歡心，曾經請求退休未獲准許，李自良去世後，李説與監軍王定遠隱瞞其死訊，而同意張瑶以前的退休請求，以毛朝陽替代他，然後纔公布喪事。下詔以通王任節度大使，授任李説爲行軍司馬、節度留後。

王定遠自以爲有功於李説，十分驕横，請求另行賜給印璽，監軍持有印璽始於王定遠。王定遠於是擅自補任官吏，改换諸將。彭令茵其人，因爲有功不服，王定遠大怒，就殺了他，把尸體埋於馬糞堆中，他的家人請求歸還尸體，王定遠不答應，因此全軍怨憤。李説上奏了此事，德宗因爲王定遠有奉天護駕之功，赦免他的死罪免除官職。詔書還未到，王定遠陰謀刺殺李説，李説逃走而得以免死。王定遠召集諸將，從箱中拿出詔書欺騙他們説："下詔以李景略知留後，召李説回朝。諸公都有授任官職的詔命。"諸將正要拜受，大將馬良輔高喊道："這是胡説，不可拜受！"王定遠懼怕，逃上乾陽樓，召集部下無人來，自己跳樓而死。李説斬殺了所有的同謀者，於是安定。升任李説爲檢校禮部尚書、節度使。多次受封至隴西縣男。

李説勤於職守，築天成軍城，邊備完好。晚年患病，不能理事，幾乎使軍中大亂。去世後，追贈尚書右僕射。

李齊物

齊物，字道用。天寶初，擢累陜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重石，下得古鐵戟若鏵然，銘曰“平陸”。上之，詔因以名縣。遷河南尹，坐與李適之善，貶竟陵太守。還，遷京兆尹、太子太傅，兼宗正卿。卒，贈太子太師。性苛察少恩，喜發人私，然絜廉自喜，吏無敢欺者。忿陜尉裴冕，械而折愧之，及冕當國，除齊物太子賓客，世善冕能損怨云。子復。

李齊物，字道用。天寶初年，多次升任做到陜州刺史。開鑿砥柱，以通漕運，挖開大石，在其下獲得像犁鏵一樣的古代鐵戟，上有銘文“平陸”字樣。李齊物上奏了此事，下詔以“平陸”爲縣名。升任他爲河南尹，因與李適之友好受牽連獲罪，被貶任竟陵太守。後入朝，升任京兆尹、太子太傅，兼任宗正卿。去世後，追贈太子太師。生性刻薄失於寬厚，喜歡揭發他人的陰私，但能够廉潔自律，没有官吏敢於欺騙他。因爲憤恨陜縣尉裴冕，就把他用枷鎖起來侮辱他，等到裴冕執政，授任李齊物爲太子賓客，世人都稱贊裴冕能不計前嫌。兒子李復。

李復

復，字初陽，以蔭仕，累爲江陵司録參軍。衛伯玉才之，表江陵令。遷少尹，厲饒、蘇二州刺史。李希烈叛，荆南節度使張伯儀數爲賊窘，朝廷以復在江陵得士心，即母喪奪爲少尹，充行軍司馬，佐伯儀。會伯儀罷，改容州刺史，兼本管招討使。先是，西原亂，吏獲反者没爲奴婢，長役之。復至，使訪親戚，一皆原縱。在容三年，人以賴安。轉嶺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繼卒，其佐李元度、胡懷義等因阻兵脅州縣，肆爲奸贓。復至，誘懷義杖死，流元度，南裔肅然。教民作陶瓦，鐫諭蠻獠，收瓊州，置都督府，以綏定其人。召拜宗正卿。歷華州刺史。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亂，以復檢校兵部尚書代融節度。復下令墾營田以稟其軍，而賦不及民，衆悦。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空，謚曰昭。復更方鎮，所在稱治，然頗嗜財，爲世所譏。

李復，字初陽，因父親的功勛而任官，多次升任做到江陵府司録參軍。衛伯玉器重他的才能，上表任用他爲江陵令。升任少尹，歷任饒、蘇二州刺史。李希烈反叛，荆南節度使張伯儀多次被賊兵打敗，朝廷因爲李復在江陵深得士卒歡心，雖然還在爲母親服喪，喪期未滿就起用爲少尹，充任行軍司馬，輔佐張伯儀。逢張伯儀被免官，李復改任容州刺史，兼本管招討使。先前，西原叛亂，官吏把俘獲的反叛者没官爲奴婢，長期服勞役。李復到任之後，命搜訪他們的親屬，全都釋放。在容州三年，百姓安定。轉任嶺南節度使，當時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相繼去世，他們的佐官李元度、胡懷義等乘機擁兵迫脅州縣，大肆貪贓作奸。李復到任之後，引誘胡懷義打死了他，流放了李元度，使南部邊境形勢安定。教導百姓製作陶瓦，勸諭蠻僚，收復了瓊州，設置都督府，以安撫當地百姓。後召入朝拜任宗正卿。歷任華州刺史。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去世，軍中大亂，以李復檢校兵部尚書替代李融任節度使。李復下令開墾營田供給軍糧，不再向百姓徵收賦税，百姓高興。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去世，時年五十九歲，追贈司空，謚號叫昭。李復多次任方鎮節度使，所任之官都有政績，但十分貪財，受到當時人們的譏諷。

從父若水，爲左金吾大將軍，兼

李復的從父李若水，任左金吾大將軍，兼通

通事舍人，容貌瑰偉，在朝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揖贊，進止閑華，有可觀者。

事舍人，儀表堂堂，在朝廷三十年，熟悉舊的禮儀，每當宣布慰勞的聖旨或接待引導賓客，舉止優雅，非常得體。

襄邑王李神符

襄邑恭王神符，字神符，少孤，事兄謹。高祖兵興，神符留長安，爲衛文昇所囚。京師平，封安吉郡公。帝受禪，例王。遷并州總管。

頡利可汗盜邊，神符與戰汾東，斬級五百，獲馬二千。又戰沙河，獲乙利達官，得可汗所乘馬及鎧。召爲太府卿。遷揚州大都督，自丹楊度江，治隋江都故郡，揚人利之。然少威嚴，不爲下所畏。累擢宗正卿，以足不良改光禄大夫，歸第，月給羊酒。太宗就第尉問，又令乘小輿入紫微殿，三衛挾輿以升。還開府儀同三司。永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贈司空、荆州都督，陪葬獻陵。

子七人，并爵郡王，例降公。惟德懋、文暕知名。德懋，官少府監、臨川郡公。五世孫從晦。文暕，幽州都督、魏國公。垂拱中，坐累貶藤州別駕，誅。子挺、捷，捷襲封。挺曾孫程，捷曾孫石，别傳。

襄邑恭王李神符，字神符，年少時成爲孤兒，對待兄長友愛。高祖起兵時，李神符留在長安，被衛文昇囚禁。京師平定後，封安吉郡公。高祖接受帝位後，依例封王。升任并州總管。

頡利可汗侵犯邊疆，李神符與他在汾水東面交戰，斬首五百級，繳獲戰馬二千匹。又戰於沙河，俘虜了乙利達官，繳獲可汗所乘的馬匹和鎧甲。召入任太府卿。升任揚州大都督，從丹楊渡江，把治所遷到隋朝的江都舊郡，揚州百姓感到方便。但是缺少威嚴，屬下都不懼怕他。多次遷任做到宗正卿，因患脚病改任光禄大夫，回到宅第，朝廷每月供給羊與酒。太宗前往他的宅第慰問，又讓他乘小車入紫微殿，三衛士卒抬小車登殿。升任開府儀同三司。永徽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追贈司空、荆州都督，陪葬獻陵。

有七個兒子，都封郡王爵，後依例降封爲爵公。衹有李德懋、李文暕著名。李德懋，官任少府監，封臨川郡公。五世孫李從晦。李文暕，任幽州都督，封魏國公。垂拱年間，受牽累獲罪貶任藤州别駕，被誅殺。兒子李挺、李捷。李捷襲封爵位。李挺曾孫李程，李捷曾孫李石，另有傳。

李從晦

從晦祖模，仕至德中爲猗氏令。史思明陷洛陽，賊帥掠諸縣，模率衆拒平之。稍遷黔中觀察使。終太子賓客，贈太子太保，謚曰敬。

從晦寶曆初及進士第，擢累太常博士。甘露之禍，御史中丞李孝本被誅，從晦以族昆弟貶朗州司户參軍。改澶王府諮議，分司東都。忌者重發前坐，下遷亳州司馬。久乃轉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爲常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李琢表其政，賜金紫。歷京兆尹、工部侍郎、

李從晦的祖父李模，至德年間官任猗氏令。史思明攻陷洛陽後，賊帥搶掠各縣，李模率兵抵禦平定了賊兵。逐漸升任做到黔中觀察使。死時官任太子賓客，追贈太子太保，謚號叫敬。

李從晦在寶曆初年考中進士科，多次升遷做到太常博士。甘露之變時，御史中丞李孝本被殺害，李從晦因是他的族兄弟貶任朗州司户參軍。改任澶王府諮議，在東都任職。忌恨他的人重又揭發以前的罪，被貶任亳州司馬。很久之後纔轉任吏部郎中，兼任侍御史，知雜事。後出任常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李琢上表説他有政績，賜金紫。歷任京兆尹、工部侍郎、山南西道節度

山南西道節度使。又以最就進銀青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三，贈吏部尚書。

使。又因爲考核政績得最上等升任銀青光祿大夫。去世，享年六十三歲，追贈吏部尚書。

從晦姿質偉岸，所至以風力聞。少與崔龜從、李景讓、裴休善。獎目後進，名知人，楊收方布衣，進謁，從晦一見如雅識，即待以公輔，後果宰相。

李從晦儀表堂堂，所任官職都以氣節而聞名。年少時與崔龜從、李景讓、裴休友好。扶持後輩，以善於知人而聞名，楊收爲平民時，去晋見他，李從晦一見如故，待以公輔之禮，後來楊收果然做了宰相。

世祖四子：長曰澄，次湛，次洪，次高祖神堯皇帝。

世祖有四個兒子：長子名李澄，次子名李湛，次子名李洪，次子是高祖神堯皇帝。

梁王澄，蚤薨，無嗣。武德初，與二王同追封。

梁王李澄，早年去世，没有兒子。武德初年，與二王同時追封。

蜀王湛，生子博乂、奉慈。

蜀王李湛，生兒子李博乂、李奉慈。

隴西公李博乂

隴西恭王博乂，武德初，與奉慈例王。高宗時，擢累禮部尚書，特進。驕侈不循法度，伎妾數百，曳羅紈，甘粱肉，放於聲樂以自娱。其弟奉慈亦荒縱，皆爲帝所鄙。嘗曰："吾仇人有善且用之，况親戚乎？王等昵小人，專爲不軌，先王墳典不聞學，何以爲善哉？"各賜市書絹二百匹，以愧切之，然不自克也。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

隴西恭王李博乂，武德初年，與李奉慈依例封王。高宗在位時，多次遷任做到禮部尚書，加特進。他驕横奢侈，不遵守法紀，有妓妾數百人，都穿着綾羅綢緞，吃的是美味佳肴，縱情於聲色歌舞以取樂。他的弟弟李奉慈也荒淫放縱，都爲皇帝所鄙視。皇帝曾經説："我的仇人如果有美德都要任用，何况是親族呢？王等親近小人，專門做些違法之事，先王的經典没有聽説你們學習過，怎麽能够做出好事呢？"各自賜給他們絹二百匹，讓用來購買經史書籍，想以此感悟激勵他們，但他們仍舊惡習不改。去世後，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

渤海王李奉慈

渤海敬王奉慈，顯慶時，爲原州都督，薨。七世孫戡。

渤海敬王李奉慈，顯慶年間，任原州都督，去世。七世孫李戡。

李戡

戡，字定臣，幼孤。年十歲所即好學，大寒，掇薪自炙。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戡耻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羡里。陽羡民有鬥争不决，不之官而詣戡以辨。凡論著數百篇。常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艷不逞，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爲唐詩，以譏

李戡，字定臣，幼年時成爲孤兒。十歲時就十分好學，寒冬時節，砍柴取暖。夜晚没有油燈，就默默背誦所學的東西。三十歲時，通曉《六經》，考中進士科，參加禮部考試，官吏呼名纔能進入殿中，李戡感到羞耻。第二天，徑直返回江東，隱居於陽羡鄉里。陽羡百姓有事争鬥無法裁决的，不去官府而到李戡住處來辨明是非。共有文章數百篇。素來厭惡元和年間有元稹、白居易的詩，認爲他們的詩艷麗不滿意，而當世的

正其失云。平盧節度使王彦威表爲巡官，府遷，還洛陽，卒。

人們却很欣賞。於是編集類似古人的當代詩人作品，定爲唐詩，以此譏諷端正詩風的失誤。平盧節度使王彦威上表任用他爲巡官，幕府遷移後，回到洛陽，去世。

贊曰：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爲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

贊曰：景皇帝、元皇帝的子孫，當天下混亂之初，乘機而奮起，當時高祖正平定四方，所以得以效力，都是顯赫的世間豪傑。至於河間王的戰功，江夏王的謀略，可稱得上是宗室子弟中的佼佼者。

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凋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説。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短長不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爲繆悠。而顔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

當初，唐朝興起，族屬遠的宗室子弟全都封王，到了太宗時代，逐漸降封。當時天下已經安定，皇帝與名臣蕭瑀等感嘆着談論封建王侯之事，想與三代相比，而魏徵、李百藥都認爲不應該分封。魏徵認爲唐朝起於大亂之後，民生凋敝，剛開始恢復産業，不應該馬上就瓜分天下，所以陳説了五條認爲不能够分封的意見。李百藥説帝王自有天命，國運的短長不在於是否封建王侯。又列舉了春秋時代二百四十二年的禍難，多次起於哀、平、桓、靈四王時代，而批評曹元首、陸士衡的話認爲是謬論。而惟獨顔師古主張分封諸侯，但認爲應該削弱他們的權力，與州縣共同治理，互相維持。而天子因此作罷不再議論此事。

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爲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絶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絶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

到名儒劉秩時因目睹了武氏的禍難，就上論認爲設立爵位而不分封土地，任命官職而不主事，不合乎古人之道，所以大權落入外戚之手，國運斷絶而又續存。續存的理由，在於順應人心而平定逆亂；斷絶的根源，在於皇室孤弱而外戚無所畏懼。以至認爲郡縣制可以得到一時的安寧，不能够長治久安。大抵與曹元首、陸士衡的觀點相同。而杜佑、柳宗元深入探討其本源，以古喻今，反復評説。

佑之言曰："夫爲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胙常促；爲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胙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爲之。建國之制，初若磐

杜佑之論説："因爲有百姓而立君主，如果想要百姓蕃衍生息就應該設置郡縣，這樣君主的命運總是很短促；因爲有君主而安置百姓，如果不怕百姓稀少就應該封建王國，這樣君主的命運總是長久。所以説，封建王國有利於宗室，列置郡縣有利於百姓。再説建立的法度都會有弊病，

石，然敝則鼎峙力争，陵遲而後已，故爲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世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爲功，故其爲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爲也，後世諸儒因泥古强爲之説，非也。”

聖人是在考慮弊端的大小而立法。封建王國的制度，起初是堅如磐石，然而弊端則是對峙力争，直到勢力衰落而後纔作罷，所以爲害的時間也長。列置郡縣的制度，開始時天下一統，其弊病則是世道大亂郡縣制也隨之而崩潰，然而平定天下者容易獲得成功，所以爲害的時間也短。”又説：“三王以來，没有見到設置郡縣的益處，并非没有益處，是因爲後代的儒生們拘泥於古制而爲之强辯，這是不正確的。”

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圜視而并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剖海内，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爲“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爲安，故仍以爲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己也。秦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

柳宗元説：“封建王侯并不是聖人的意圖，然而歷經堯、舜、三王都不能擯棄此制，并非不想取消它，是大勢不能。秦滅六國後，列置城市，任命太守，據有天下的圖記，控制四方，這是秦朝的所得。經過兩代而滅亡，自有其緣由。殘暴用刑，濫用民力，致使天下百姓聯合，劫殺守令，四方紛紛起事，當時雖有反叛的民衆，但没有反叛的官吏。漢朝糾正秦朝的過失，瓜分天下，封宗室子弟及功臣爲王，數十年間叛亂迭起應付不暇，當時雖有反叛的王國，但没有反叛的郡縣。唐朝建立後，設置州縣，但凶暴狡詐之徒不時而起，其過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當時雖有反叛的軍將，但没有反叛的州郡。”認爲“漢朝糾正革除了秦朝的過失，有天下近二百年，其過失很明白不在於封建諸侯”。又説“商湯的興起，歸順的諸侯有三千，以此戰勝了夏朝；周武王興起時，來會合的諸侯有八百，以此滅掉了商朝。屈從於諸侯而天下安定，所以仍舊沿襲不改，這是商湯、周武王迫不得已。迫不得已的做法，一點也不是出於公心，是要藉用諸侯的力量爲一己之私。秦朝革除了封建諸侯，其建立的制度，完全是出於公正；但其心情，却是爲了一己之私。然而以天下爲公的發端起始於秦朝”云云。

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亦不可一概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爲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佐言郡縣利百姓而主胙促，乃臆論也。

細察諸儒的言論，確實如此。然而封建王侯與設置郡守，如同質樸與文采相輔相成，也不可一概加以責備。拯救國家土崩瓦解的禍難，没有比封建諸侯更好的；削弱諸侯强大的勢力，没有比設置守宰更好的。唐朝有節度使，就如同古代的諸侯。所以帝王爲了眼前的利益而采取的補救措施，如果不談及其弊病就是好的策略。至於李

百藥所說的帝王自有天命、杜佑所說的設置郡縣有利於百姓而君主的命運短促，完全是想當然的主觀之論。



唐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

高祖諸子列傳

高祖二十二子：竇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玄霸、元吉，萬貴妃生智雲，莫嬪生元景，孫嬪生元昌，尹德妃生元亨，張氏生元方，郭婕妤生元禮，宇文昭儀生元嘉及第十九子靈夔，王才人生元則，張寶林生元懿，張美人生元軌，楊美人生鳳，劉婕妤生元慶，崔嬪生元裕，小楊嬪生元名，楊嬪生元祥，魯才人生元曉，柳寶林生元嬰。

高祖二十二個兒子：竇皇后生李建成、太宗皇帝、李玄霸、李元吉，萬貴妃生李智雲，莫嬪生李元景，孫嬪生李元昌，尹德妃生李元亨，張氏生李元方，郭婕妤生李元禮，宇文昭儀生李元嘉及第十九子李靈夔，王才人生李元則，張寶林生李元懿，張美人生李元軌，楊美人生李鳳，劉婕妤生李元慶，崔嬪生李元裕，小楊嬪生李元名，楊嬪生李元祥，魯才人生李元曉，柳寶林生李元嬰。

隱太子李建成

隱太子建成，小字毗沙門。資簡弛，不治常檢，荒色嗜酒，畋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隋末，高祖被詔捕賊汾、晋間，留建成護家，居河東。高祖已起兵，密召與元吉赴太原，隋人購之急，從間道至，授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定西河，從平京師。唐國建，爲世子，開府置官屬。又遷撫軍大將軍，爲東討元帥，將萬人徇洛陽，授尚書令。

隱太子李建成，小名叫毗沙門。生性散慢放蕩，不受約束，荒淫好色，嗜酒如命，成天游玩打獵，隨從的都是一些賭徒豪俠。隋朝末年，高祖奉詔在汾、晋二州一帶討捕叛賊，留李建成護家，寄居在河東。高祖起兵之後，派人密召他與李元吉赴太原，隋朝官吏懸賞追捕急迫，他們從小路上趕赴太原，授任他爲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率兵討平西河，隨從高祖平定京師。唐國建立後，拜爲世子，開府設置官屬。又升任撫軍大將軍，任東討元帥，率兵一萬攻取洛陽，授任尚書令。

高祖受禪，立爲皇太子。詔率將軍桑顯和擊司竹群盜，平之。凉州人安興貴殺李軌，以衆降，詔趣原州應接。建成素驕，不恤士，雖甚暑，晝夜馳獵，衆不堪其勞，亡者過半。帝欲其習事，乃敕非軍國大務聽裁决

高祖接受皇位後，立爲皇太子。下詔率將軍桑顯和攻打司竹群盜，平定了他們。凉州人安興貴殺掉李軌，率兵來投降，下詔讓他急赴原州接應。李建成素來驕横，不愛惜士卒，雖然正值酷暑時節，但晝夜馳馬打獵，士卒無法忍受這樣的勞苦，逃亡過半。皇帝想讓他熟悉政事，於是下

之。又以李綱、鄭善果爲宫官，參謀議。稽胡劉仚成寇邊，詔建成進討，破之鄜州，斬虜千計，引渠長悉官之，使還招群胡。仚成與它大帥降，建成畏其衆，紿欲城州縣者，使降胡操築，陰勒兵殺六千人，仚成奔梁師都。嘗循行北邊，遇賊四百出降，悉馘其耳縱之。

敕非軍國大事都聽任他裁决。又以李綱、鄭善果爲東宫官屬，參謀議事。稽胡劉仚成侵犯邊疆，下詔李建成進兵討伐，在鄜州打敗劉仚成，斬首俘虜數以千計，對俘獲的首領全都授以官爵，放他們回去招降群胡。劉仚成與胡人首領都來投降，李建成因畏懼胡人兵衆尚多，就欺騙他們説要築州縣城，令投降的胡人拿上築城器具，然後暗中領兵殺死六千人，劉仚成投奔梁師都。曾經巡行北部邊界，遇到賊兵四百人出來投降，他命令割下他們的左耳後全部放掉。

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知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英豪歸之，陰許立爲皇太子，勢危甚。會劉黑闥亂河北，珪等進説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宫，非有功德爲人所稱道。今黑闥痍叛殘孽，衆不盈萬，利兵壓之，唾手可决，請往討，因結山東英俊心，自封殖。”建成遂請行。黑闥敗洺水，建成問徵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縣名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繇，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既而黑闥復振，廬江王瑗棄洺州，山東亂。命齊王元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衆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悦。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衆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褫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衆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禽黑闥。

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認爲皇帝當初起兵時，李建成没有參預謀劃，而秦王多次平定强大的敵人，功蓋天下，英雄豪傑都歸附於他，皇帝私下答應立他爲皇太子，形勢很危急。正逢劉黑闥在河北作亂，王珪等建議説：“殿下衹是因爲位居嫡長子而被立爲太子，没有爲人所稱道的功德。現在劉黑闥苟延殘喘，兵不過萬，大軍去平定，唾手可得，請求前往討伐，藉此籠絡山東豪傑之心，培植自己的勢力。”李建成因此請求前往。在洺水打敗了劉黑闥，李建成問魏徵説：“山東算是平定了嗎？”回答説：“劉黑闥雖然戰敗，但官軍殺傷太多，對其首領都公告處死，妻兒被俘獲，想要投降而無門，雖然有赦免的詔令，但俘獲後全都殺戮，不加饒恕，恐怕殘餘之賊號令起事，百姓不得安寧。”不久劉黑闥勢力重振，廬江王李瑗放棄洺州，山東大亂。朝廷命齊王李元吉去討伐，下詔投降者免罪，賊衆不相信。李建成到達後，把俘獲的賊兵全都放掉，百姓歡喜。賊軍恐懼，乘夜逃跑，官兵追擊。劉黑闥的兵衆還很强大，李建成於是放掉囚禁的賊兵使相互轉告説：“脱下你們的鎧甲回鄉吧，你們被官軍俘獲的妻兒，都已釋放。”賊衆於是散去，有的捆縛他們的首領來投降，於是生擒了劉黑闥。

帝晚多内寵，張婕妤、尹德妃最幸，親戚分事宫府。建成與元吉通謀，内結妃御以自固。當是時，海内未定，秦王數將兵在外，諸妃希所見。及洛陽平，帝遣諸妃馳閲後宫，

皇帝晚年内寵頗多，張婕妤、尹德妃最得寵幸，親戚分别任職宫府。李建成與李元吉合謀，在宫内交結妃嬪以鞏固自己的地位。當時，天下還未平定，秦王經常率兵在外，諸妃嬪很少見到他。洛陽平定後，皇帝派諸妃馳馬去選閲宫女，

見府庫服玩，皆私有求索，爲兄弟請官。秦王已封帑簿，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媛曹怨之。會爲陝東道行臺，有詔屬内得專處决。王以美田給淮安王神通，而張婕妤爲父丐之，帝手詔賜田，詔至，神通已前得，不肯與。婕妤妄曰："詔賜妾父田，而王奪與人。"帝怒，召秦王讓曰："我詔令不如爾教邪?"他日，謂裴寂曰："兒久典兵，爲儒生所誤，非復我昔日子。"秦府屬杜如晦騎過尹妃父門，恚其傲，率家童捽毆，折一指。父懼，即使妃前訴秦王左右暴其父，帝不察，大怒，詰王曰："兒左右乃凌我妃家，况百姓乎?"王自辨曉，訖不置，繇是見疏。帝召諸王燕，秦王感母之不及有天下也，偶獨泣，帝顧不樂，妃媛因得中傷之，爲建成游説曰："海内無事，陛下春秋高，當自娱，秦王輒悲泣，正爲嗔忌妾屬耳。使陛下萬歲後，王得志，妾屬無遺類。東宫慈愛，必能全養。"乃皆悲不自勝。帝惻然，遂無易太子意。

見到府庫中的服飾珍玩，都私下要求索取，又爲自己的兄弟求官。而秦王已經封了府庫的簿籍，没有功勞者不能授與官爵，因此妃嬪們都怨恨他。當時太宗任陝東道行臺，皇帝下詔他屬内的一切事務有權處置。秦王把良田分給淮安王李神通，而張婕妤也爲自己的父親索求這塊良田，皇帝下手詔賜給她的父親，當詔書到達時，李神通已先得到了良田，不肯讓出。張婕妤就胡説："下詔賜給我父親的田地，而秦王奪取後分給别人。"皇帝大怒，召秦王責備説："我的詔命都不如你的指令嗎?"有一天，皇帝對裴寂説："我兒長期執掌兵權，受到儒生的教唆，不再像過去我兒那樣了。"秦王府官屬杜如晦騎馬經過尹妃父親的門口，她父親憤恨杜如晦的傲慢，率領家僕揪住毆打他，折斷了杜如晦一根手指。尹妃的父親懼怕，就指使尹妃先狀告説秦王左右的人毆打他，皇帝不能明察，聽後大怒，責問秦王説："兒左右的人竟敢欺負我妃嬪的家人，何况是平民百姓呢?"秦王自行辯解，但皇帝最終不聽，因此秦王被疏遠。皇帝召集諸王飲宴，秦王傷感生母没有來得及看到唐朝得天下，在一旁獨自哭泣，皇帝看到後不高興，妃嬪們乘機中傷他，爲李建成游説道："現在天下太平，陛下年事已高，應該自己享樂，而秦王總是悲傷哭泣，正是因爲怨憤忌恨我們。如果陛下萬歲之後，秦王得志，我們就都活不成了。太子慈祥仁愛，一定會保全奉養我們。"説着都悲不自禁。皇帝爲此悲傷，於是没有了改立太子的意圖。

突厥入寇，帝議遷都，秦王苦諫止。建成見帝曰："秦王欲外禦寇，沮遷都議，以久其兵，而謀篡奪。"帝寖不悦。

突厥入侵，皇帝議論遷移都城的事，秦王竭力進諫阻止。李建成覲見皇帝説："秦王想抵禦入侵之敵，阻止遷都的議論，以鞏固自己的兵權，而陰謀篡奪帝位。"皇帝聽後更加不喜歡秦王。

初，帝令秦王居西宫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與上臺、東宫晝夜往來，皆携弓刀，相遇如家人禮。由是皇太子令、秦齊二王教與詔敕雜行，内外懼，莫知所從。建成等私募四方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人爲宫甲，屯

當初，皇帝令秦王居住在西宫的承乾殿，李元吉居住在武德殿，與上臺、東宫可晝夜自由來往，都携帶弓刀，如果相遇就行家人禮。因此皇太子的令、秦齊二王的教與皇帝的詔敕并行，内外懼怕，不知該聽從誰。李建成等私自招募四方的勇士及長安的惡少年二千人作爲東宫部隊，

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又令左虞候率可達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内宫中，將攻西宫。或告於帝，帝召建成責謂，乃流志巂州。

華陰楊文幹素凶詖，建成昵之，使爲慶州總管，遣募兵送京師，欲爲變。時帝幸仁智宫，秦王、元吉從，建成謂元吉曰：“秦王且遍見諸妃，彼金寶多，有以賂遺之也。吾安得箕踞受禍？安危之計决今日。”元吉曰：“善。”乃命郎將尒朱焕、校尉橋公山齎甲遺文幹，趣興兵。焕等懼，至豳鄉白反狀，寧州人杜鳳亦上變。帝遣司農卿宇文穎驛召文幹，元吉陰結穎，使告文幹，文幹遽率兵反。帝以建成首謀，未忍治，即詔捕王珪、魏徵及左衛率韋挺、舍人徐師謩、左衛車騎馮世立，欲殺之以薄太子罪。乃手詔召建成，建成懼，不敢往。師謩勸遂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諫建成損車服，輕往謝罪。乃詣行在所，未至，屏官屬，徑入謁，叩頭請死，投身於地，不能起。帝怒，夜囚幕中，使兵衛守。會文幹陷寧州，帝驚，以宫近賊，夜率衛士南趣，山行十餘里，明乃還宫。召秦王問計，對曰：“文幹竪子耳，官司當即禽之，就使假刻漏之久，正須遣一將可辦。”帝曰：“事連建成，恐應者衆。爾自行，還，吾以爾爲太子，使建成王蜀，蜀地狹，不足爲變，若不能事汝，取之易也。”秦王率衆趣寧州，文幹爲其下所殺，以其首降，執宇文穎送京師。秦王之行，元吉及内嬖更爲建成請，封德彝亦陰説帝，由是意解，復詔建成居守，但責兄弟不相容，而謫王珪、韋挺、天策兵曹参軍杜淹於遠方。然怨猜日結。

駐守左右長林門，號稱長林兵。又命左虞候率可達志招募幽州的突厥兵三百人進入東宮，將要攻打西宮。有人告訴了皇帝，皇帝召來李建成責問此事，於是把可達志流放到巂州。

華陰人楊文幹素來凶險，李建成親近他，任命爲慶州總管，令他招募兵馬送到京師，想用來搞政變。當時皇帝前往仁智宮，秦王、李元吉侍從，李建成對李元吉說：“秦王要一一拜見諸妃，他財寶多，會藉機賄賂她們。我豈能束手待斃？安危之計就在今天了。”李元吉說：“好。”於是命令郎將尒朱焕、校尉橋公山送鎧甲給楊文幹，催促他起兵。尒朱焕等懼怕，到豳鄉後報告了謀反的事狀，寧州人杜鳳也向朝廷密告他們要叛亂。皇帝派司農卿宇文穎用驛傳召楊文幹，李元吉暗中交結宇文穎，指使他告訴了楊文幹，於是楊文幹立刻率兵反叛。皇帝因爲李建成是主謀，不忍心治罪，隨即下詔逮捕王珪、魏徵及左衛率韋挺、舍人徐師謩、左衛車騎馮世立，想殺掉他們以減輕太子的罪行。於是下手詔召李建成，李建成恐懼，不敢前往。徐師謩勸他乘機起兵，詹事主簿趙弘智勸諫李建成減少車服，輕身前往謝罪。李建成於是前往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未到之前，先摒去官屬，徑直去謁見皇帝，叩頭請罪，投身於地，不能起來。皇帝大怒，夜晚把他囚禁在帳幕中，派兵守衛。這時楊文幹攻占了寧州，皇帝驚恐，因爲仁智宮距賊不遠，於是夜晚率領禁衛士卒向南，在山中行走了十餘里，第二天纔回到宮中。召來秦王謀劃，回答說：“楊文幹不過一無能小子，官府就可擒拿，即使能苟延一段時日，祇須派遣一名將軍就可對付。”皇帝說：“此事與李建成有牽連，恐怕響應的人衆多。你應該前去討伐，待返回後，我立你爲太子，封李建成爲蜀王，蜀地狹小，難以成大事。如果他不能奉事你，也容易攻取。”秦王率兵急赴寧州，楊文幹已被部下殺死，獻上首級來投降，於是擒獲宇文穎送到京師。秦王出行後，李元吉和幾個寵妃再次爲李建成說情，封德彝也暗中勸說皇帝，因此皇帝改變了主意，重又下詔李建成留守京城，祇是責備說兄弟之間不和，而把王珪、韋

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貶往遠方。但是兄弟之間怨恨更深。

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進之，王暴疾，歍血數升，淮安王扶掖還宮。帝問疾，因敕建成："秦王不能酒，毋夜聚。"又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東宮，爾亟讓，故成而美志。又太子立多歷年，吾重奪之。覯而兄弟終不相下，同在京師，忿鬩且深。爾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願也，不可遠膝下。"帝曰："陸賈，漢臣也，猶遞過諸子，况我天下主，東西兩宮，思汝即往，何所悲邪？"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爲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説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洒然喜，觀其意，不復來矣。"事果寢。

李建成等邀請秦王夜晚宴飲，進上毒酒，秦王突然大病，吐血數升，淮安王扶持他回到西宮。皇帝去探視病情，因此下敕李建成説："秦王不能飲酒，不要在夜晚聚會。"又對秦王説："我從晉陽起兵，平定天下，都是依靠你的計謀和功勞，將要立你爲太子，你多次謙讓，所以滿足了你的美好心願。又太子被立已經多年，我不忍心廢掉。看你們兄弟最終不會相容，都在京師，怨恨會更深。你還是回洛陽行臺，自陝州以東的一切事務由你主持，建立天子旌旗，如同梁孝王的先例。"秦王哭泣着説："這不是我的心願，不能够遠離父皇膝下。"皇帝説："陸賈，是漢朝的臣子，還能够輪流住在幾個兒子家中，何况我是天下的君主，東西都城如同東西兩宮，想念你就可前往，有什麽可悲傷的呢？"秦王將要出行，李建成等謀劃説："秦王如果獲得土地及兵員甲胄，必定會後患無窮；留在京師，不過一位平民。"因此秘密派人勸告皇帝，説："秦王左右都是山東人，聽説要回到洛陽，都非常欣喜，察看他們的心意，是不想再回來了。"此事於是作罷。

俄而突厥寇邊，太子薦元吉北討，欲因其兵作亂。長孫无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勸秦王先圖之。王乃密奏建成等與後宫亂，因曰："臣無負兄弟，今乃欲殺臣，是爲世充、建德復仇。使臣死，雖地下，愧見諸賊。"帝大驚，報曰："旦日當窮治，而必早參。"張婕妤馳語建成，乃召元吉謀，曰："請勒宫甲，托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遲明，乘馬至玄武門，秦王先至，以勇士九人自衛。時帝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彝、宇文士及、竇誕、顔師古等入。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反走，秦王隨呼之，元吉引弓欲射，

不久突厥侵犯邊疆，太子薦舉李元吉率兵北上討伐，想依靠這些兵作亂。長孫无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奉勸秦王先下手爲强。秦王於是秘密上奏説李建成等淫亂後宫，藉機説："臣没有做過有負於兄弟的事，而現在却想要殺掉臣，這是爲王世充、竇建德報仇。假使臣死去，雖在九泉之下，也耻於見到諸賊。"皇帝大爲吃驚，回答説："明天就審問，你務必在早上入朝參見。"張婕妤立刻把此事告訴了李建成，李建成於是召來李元吉謀劃，李元吉説："請求召集宫中兵馬，假托有病不去朝見。"李建成説："好，但不一起入宫朝見，怎麽會知道事情的結果呢？"到了第二天早上，李建成與李元吉乘馬來到玄武門，秦王先到，帶領勇士九人護衛。當時皇帝已召集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彝、宇文士及、竇誕、顔師古等入宫。李建

不能彀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敬德追殺之。俄而東宮、齊府兵三千攻玄武門，閉不得入。接戰久之，矢及殿屋。王左右數百騎至，合擊之，衆遂潰。帝謂裴寂等曰："事今奈何？"蕭瑀、陳叔達曰："臣聞内外無限，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蒙其亂。建成、元吉自草昧以來，未始與謀，既立，又無功德，疑貳相濟，爲蕭墻憂。秦王功蓋天下，内外歸心，立爲太子，付軍國大務，陛下釋重負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尉撫之曰："朕幾有投杼之惑。"秦王號泣不能止。

成、李元吉到了臨湖殿，覺得有變故，立刻返身而走，秦王隨即喊叫，李元吉拉弓想要發箭，三次都拉不開。秦王一下子射死了李建成，李元吉中箭而逃，被尉遲敬德追上殺死。不久東宮、齊王府的兵馬三千來攻打玄武門，因門已關閉而不能進去。與守門的士卒打了很長時間，流箭都射到了大殿的屋上。秦王府的數百名騎兵來到，内外夾擊，李建成的兵衆因此敗逃。皇帝對裴寂説："現在的事情應該怎麼辦呢？"蕭瑀、陳叔達説："臣聽説宫内外没有限制，父子不相親愛，當決斷時不能決斷，都會反過來蒙受禍亂。李建成、李元吉從創業之時，就没有參預謀劃，被立爲太子之後，又没有功德，猜忌兄弟，狼狽爲奸，成爲朝内的禍患。秦王功蓋天下，内外歸附，如果立爲太子，委以軍國大政，陛下就會如釋重負。"皇帝説："這正是我的心願！"於是召來秦王，安慰他説："朕幾乎被謡傳所迷惑。"秦王號哭不止。

建成死年三十八。長子承宗爲太原王，早卒；承道安陸王，承德河東王，承訓武安王，承明汝南王，承義鉅鹿王，皆坐誅。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其黨疑懼，更相告，廬江王瑗遂反。乃下詔建成、元吉、瑗支黨不得相告訐，由是遂安。太宗立，追封建成爲息王，謚曰隱，以禮改葬，詔東宫舊臣皆會，帝於宜秋門哭之，以子福爲後。十六年，追今贈。

李建成死時三十八歲。長子李承宗封太原王，早死；李承道封安陸王，李承德封河東王，李承訓封武安王，李承明封汝南王，李承義封鉅鹿王，都受牽連獲罪被處死。下詔剥奪李建成、李元吉的族籍。他們的黨羽恐懼，互相告發，廬江王李瑗因此反叛。於是下詔李建成、李元吉、李瑗的黨羽不許互相告發，從此安定。太宗即位後，追封李建成爲息王，謚號叫隱，以禮改葬，下詔東宫的舊臣都來參加葬禮，太宗在宜秋門哀哭，以皇子李福爲他的繼嗣。十六年，追贈隱太子。

宇文穎者，代人。自李密所來降，爲農圃監，封化政郡公。性貪昏，與元吉厚善，故豫文幹謀。事敗，帝責曰："朕以文幹叛，故遣卿，乃同逆邪？"穎無以對，斬之。

宇文穎，是代地人。從李密部下投降而來，任農圃監，封化政郡公。生性貪婪昏庸，與李元吉親密，所以參預了楊文幹的陰謀。事情敗露後，皇帝責備他説："朕因爲楊文幹反叛，所以派卿去召他，你怎麼能與其同謀反叛呢？"宇文穎無言以對，被斬殺。

衛王李玄霸

衛懷王玄霸，字大德。幼辯惠。隋大業十年薨，年十六，無子。武德元年，追王及謚，又贈秦州總管、

衛懷王李玄霸，字大德。年少時能言善辯，聰明伶俐。隋朝大業十年去世，時年十六歲，没有兒子。武德元年，追贈王爵及謚號，又追贈

司空。以太宗子泰爲宜都王，奉其祀，葬芷陽。泰徙封越，更以宗室西平王瓊子保定嗣。薨，無子，國除。

秦州總管、司空。以太宗的兒子李泰封宜都王，成爲他的繼嗣奉祀宗廟，埋葬在芷陽。李泰遷封越王後，改以宗室西平王李瓊的兒子李保定繼嗣。李保定去世後，因爲没有兒子，封國被削除。

巢王李元吉

巢剌王元吉，小字三胡。高祖兵已西，留守太原，封姑臧郡公，進齊國，總十五郡諸軍事，加鎮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帥。帝受禪，進王齊，爲并州總管。

初，元吉生，太穆皇后惡其貌，不舉，侍媪陳善意私乳之。及長，猜鷙好兵，居邊久，益驕侈。常令奴客、諸妾數百人被甲習戰，相擊刺，死傷甚衆。後元吉中創，善意止之，元吉恚，命壯士拉死，私謚慈訓夫人。

劉武周略汾、晋，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守。元吉喜鷹狗，出常載罝罔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夜潛出淫民家，府門不閉。歆驟諫，不納，乃顯表於帝曰："王數出與竇誕縱獵，蹂民田，縱左右攘奪，畜産爲盡。每射於道，觀人避矢以爲樂。百姓怨毒。不可與共守。"有詔召還。元吉密諷民詣闕請，乃得歸。武周以五千騎屯黄蛇嶺，元吉使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兵少，强之，至則盡没。達怒，導武周陷榆次。元吉保祁，賊急攻之，遁還并州，賊張甚。元吉紿司馬劉德威曰："公以老弱守，吾率鋭士拒賊。"因齎寶物、携妻妾夜出，委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自是嘗令從秦王征討，不復顓軍矣。

巢剌王李元吉，小名叫三胡。高祖起兵西進後，留守太原，封姑臧郡公，又進封齊國公，總領十五郡諸軍事，加鎮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帥。高祖接受禪讓的帝位後，進封爲齊王，任并州總管。

當初，李元吉出生後，太穆皇后厭惡他的相貌，不養育他，保姆陳善意私自哺乳他。長大之後，陰險好戰，因爲長期居守邊疆，更加驕横奢侈。經常令家奴賓客、諸妾數百人身穿甲胄演習戰事，互相攻打刺殺，死傷衆多。後來李元吉被刺中負傷，陳善意阻止他，李元吉大怒，命令壯士拉殺了她，私下給他謚號叫慈訓夫人。

劉武周侵犯汾、晋，下詔派右衛將軍宇文歆協助李元吉守衛。李元吉喜歡打獵，外出時經常載着獵具三十車，説："我寧可三天不吃，不可一天不獵。"夜晚私下外出淫亂民婦，府門不閉。宇文歆多次進諫，李元吉不聽，宇文歆於是向皇帝上表説："齊王多次外出與竇誕打獵，踏踩百姓莊稼，放縱左右的人搶劫，境内的牲畜財産都被奪取。經常在大街上射箭，觀看别人躲避箭頭以取樂。因此百姓怨恨。不能與他一起守城。"皇帝下詔召李元吉回朝。李元吉暗中勸告百姓到朝廷爲他説好話，因此得以回來任職。劉武周率領五千騎兵駐守在黄蛇嶺，李元吉派將軍張達率領步兵一百人先試探敵人的兵力强弱，張達以兵少推辭，李元吉强迫他出兵，一交戰就全軍覆没。張達憤怒，於是引導劉武周攻陷了榆次。李元吉退守祁縣，賊兵加緊攻打，李元吉逃回并州，賊兵的勢力更大。李元吉欺騙司馬劉德威説："劉公率領老弱兵守城，我率領精兵出戰抵禦賊寇。"藉機携帶財寶、妻妾乘夜出城，棄軍逃回京師，并州被攻占。皇帝大怒，從此命令他隨從秦王征戰，不再獨領一方面軍隊。

尋授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秦王圍東都，竇建德來援，王以精騎逆戰，留元吉、屈突通守，而世充易之，輒出兵，元吉設伏劫之，斬首八百級，禽其將。東都平，拜司空，賜袞冕服、鼓吹二部、班劍二十人、黄金二千斤，與太子、秦王得三爐鑄錢。累進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

時秦王有功，而太子不爲中外所屬，元吉喜亂，欲并圖之。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日隆，爲上所愛，殿下雖爲太子，位不安，不早計，還踵受禍矣，請爲殿下殺之。"太子不忍，元吉數諷不已，許之。於是邀結宫掖，厚賂中書令封德彝，使爲游説，帝遂疏秦王，愛太子。元吉乃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爲用。元吉記室參軍榮九思爲詩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元吉見之，弗悟也。其典籤裴宣儼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事泄，鴆殺之。自是人莫敢言。秦王嘗從帝幸元吉第，伏護軍宇文寶寢内，將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愠曰："爲兄計，於我何害？"

突厥郁射設入圍烏城，建成薦元吉北討，乃多引秦王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與行，又籍秦府精兵益麾下。帝知之，不能禁。元吉承間密請害秦王，帝曰："是有定四海功，殺之無名。"元吉曰："王昔平東都，顧望不即西，散金帛樹私惠，豈非反邪？"帝不應。太子與元吉謀："兵行，吾與秦王至昆明池，伏壯士拉之，以暴卒聞，上無不信。然後説帝付吾國，吾以爾爲皇太弟，而盡擊殺叔寶等。"率更令

不久授任他爲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秦王包圍了東都，竇建德來援救，秦王率領精鋭騎兵迎戰，留李元吉、屈突通守衛，而王世充輕敵，出兵來戰，李元吉設伏兵攻打，斬首八百級，擒獲了他的大將。東都平定後，拜任司空，賜給衮冕之服、鼓吹二部、班劍二十人、黄金二千斤，與太子、秦王各自得到三爐鑄錢。多次升任做到司徒，兼任侍中、并州大都督。

當時秦王有功勞，而太子不受朝内外矚目，李元吉喜歡作亂，想一并謀取他們。於是在太子面前編造説："秦王的功績日益盛大，受到皇上鍾愛，殿下雖然位居太子，但地位不穩，如果不早計謀，就會招致災禍，請求爲殿下殺掉秦王。"太子不忍心下手，而李元吉不斷地勸告，於是太子答應。他們爲此交結後宫，用重金賄賂中書令封德彝，讓爲他們游説，皇帝因此疏遠秦王，鍾愛太子。李元吉又大量庇護犯罪逃命的勇士，大加賞賜，讓這些人爲自己賣力。李元吉王府中的記室參軍榮九思作詩婉勸他説："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李元吉看到後，没有醒悟。其王府典籤裴宣儼被免官，到秦王府中任職，李元吉懷疑事情被泄露，就毒殺了他。從此没有人再敢於進言。秦王曾經隨從皇帝前往李元吉的府第，李元吉將護軍宇文寶埋伏在内室，將要刺殺秦王，太子堅决阻止了此事，李元吉發怒説："我是爲哥哥計謀，與我有什麽關係呢？"

突厥郁射設率兵入侵包圍了烏城，李建成薦舉李元吉領兵赴北方討伐，於是將秦王府大多數猛將如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等調去同行，又借秦王府的精兵增强自己的兵力。皇帝知道後，不加制止。李元吉乘機密請殺害秦王，皇帝説："秦王有平定天下的功勞，想殺而没有罪名。"李元吉説："秦王昔日平定東都之後，觀望而不立刻向西回京城，散發錢財以籠絡人心，難道還不是謀反嗎？"皇帝沉默不語。太子與李元吉謀劃説："兵馬出發後，我與秦王到昆明池，埋伏壯士把秦王拉到隱蔽處打死他，上奏説是暴死，皇上肯定會相信。然後勸説皇帝傳

王晊密以謀告秦王，王召僚屬謀，皆曰：“元吉戾很，使得志，且不能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以元吉字合之，其文成‘唐’，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宫如反掌耳！’爲亂未克，已復傾奪，大王不蚤正之，社稷非復唐有。”秦王由是定計。

位於我，我立你爲皇太弟，而把秦叔寶等人全都殺死。”率更令王晊把這一陰謀密告了秦王，秦王召集王府僚屬謀劃，他們都説：“李元吉陰險狠毒，如果得志，最終不能奉事兄長。過去護軍薛寶用元吉二字組合，成爲‘唐’字，李元吉高興地説：‘衹要除掉秦王，謀取太子易如反掌！’作亂未成，已預謀争奪，大王如果不能够早下决心除去邪惡，國家就不再是唐朝的天下了。”秦王因此决定了大計。

死年二十四。子承業爲梁郡王，承鸞漁陽王，承獎普安王，承裕江夏王，承度義陽王，并伏誅。貞觀初，改葬，追爵海陵郡王及謚。後改封巢，以曹王明嗣。

李元吉死時二十四歲。兒子李承業封梁郡王，李承鸞封漁陽王，李承獎封普安王，李承裕封江夏王，李承度封義陽王，都受牽連獲罪被殺。貞觀初年，以禮改葬，追封海陵郡王爵位及謚號。後來改封巢王，以曹王李明繼嗣。

楚王李智雲

楚哀王智雲，初名稚詮。善射，工書、弈。隋大業末，從建成寓河東。高祖初，建成走太原，吏捕智雲送長安，爲陰世師所害，年十四。武德元年，追王及謚。母萬貴妃，性恭順，爲帝所禮，宫中事一一咨决。

楚哀王李智雲，原名李稚詮。善於射箭，擅長書法、下棋。隋朝大業末年，隨從李建成在河東。高祖起兵後，李建成逃往太原，官吏捕獲李智雲送往長安，被陰世師殺害，時年十四歲。武德元年，追封王位及謚號。母親萬貴妃，性格温順，受到皇帝的禮待，宫中的事情都向她咨詢。

三年，以太宗子寬爲嗣，又贈凉州總管、司徒。寬早薨，國除。貞觀二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歷魏州刺史，爲政威嚴，盗賊不發；鑿永濟渠，通新市，百姓利之。薨，子福嗣，除爲公。卒，子承况嗣，神龍中爲右羽林將軍，同節愍太子死于難。

武德三年，以太宗的兒子李寬爲繼嗣，又追贈他爲凉州總管、司徒。李寬早逝，封國被削除。貞觀二年，又以濟南公李世都的兒子李靈龜繼嗣，李靈龜歷任魏州刺史，爲政嚴厲，盗賊絶迹；開鑿永濟渠，通航到新市，百姓受益。他去世後，兒子李福繼嗣，降封爲公爵。李福去世後，兒子李承况繼嗣，神龍年間任右羽林將軍，與節愍太子一同死於禍難。

荊王李元景

荊王元景，武德三年始王趙，與魯、酆二王同封。貞觀初，累遷雍州牧。十年，徙封荊。明年，詔荊州都督荊王元景、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鳳、豫州刺史道王元

荊王李元景，武德三年始封趙王，與魯、酆二王同時受封。貞觀初年，多次升任做到雍州牧。十年，改封荊王。第二年，下詔荊州都督荊王李元景、梁州都督漢王李元昌、徐州都督徐王李元禮、潞州都督韓王李元嘉、遂州都督彭王李元則、鄭州刺史鄭王李元懿、絳州刺史霍王李元軌、虢州刺史虢王李鳳、豫州刺史道王李元慶、鄧州刺史鄧王李元裕、壽州刺史舒王

慶、鄧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吴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都督齊王祐、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惲、揚州都督越王貞、并州都督晋王治、秦州都督紀王慎所任刺史并功臣令世世襲。會長孫无忌等固讓，遂廢不行。徙鄜州。永徽初，進位司徒，賜實封至千五百户。

李元名、幽州都督燕王李靈夔、蘇州刺史許王李元祥、安州都督吴王李恪、相州都督魏王李泰、齊州都督齊王李祐、益州都督蜀王李愔、襄州刺史蔣王李惲、揚州都督越王李貞、并州都督晋王李治、秦州都督紀王李慎所任刺史和給予其他人所封的功臣名號令世代承襲。逢長孫无忌等堅决辭讓，因此廢除不施行。後又改任鄜州刺史。永徽初年，升任司徒，賜給享受實封達一千五百户。

房遺愛謀反，坐子則與往還繫獄。時吴王亦抵罪，高宗謂大臣曰："朕欲從公丐叔及兄死。"兵部侍郎崔敦禮曰："陛下雖申恩，不可詘天下法。"遂賜死。久之，追封沈黎王，以渤海王奉慈子長沙嗣，降爲侯。神龍初，復王爵，以孫逖嗣。薨，無子，國除。

房遺愛謀反，因兒子李則與房遺愛有來往受牽連獲罪被捕入獄。當時吴王也有罪，高宗對大臣説："朕想請求公等免除叔父和哥哥的死罪。"兵部侍郎崔敦禮説："陛下雖然想表現恩德，但不可壞亂天下的大法。"於是被賜死。很久以後，追封爲沈黎王，以渤海王李奉慈的兒子李長沙繼嗣，降爲侯爵。神龍初年，恢復王爵，以孫子李逖繼嗣。李逖去世後，因無子，封國被削除。

漢王李元昌

漢王元昌，初王魯，累遷梁州都督，後徙封漢。有勇力，善騎射。數觸軌憲，太宗手詔誨督，乃怨望，附太子承乾，通饋謝。來朝京師，宿東宫，嘗有醜語；又見帝側有宫人善琵琶，乃曰："事成幸賜我。"承乾許之，割臂血盟。事敗，帝弗忍誅，欲免死，高士廉、李勣等固争不奉詔，乃賜死，國除。

漢王李元昌，初封魯王，多次升任做到梁州都督，後來改封漢王。勇猛有力，善於騎馬射箭。多次違犯國家法令，太宗下手詔責備教誨，於是心懷怨恨，依附太子李承乾，互相贈送禮物酬謝。來京師朝見皇上，就住在東宫，曾經説出凶險的話；又看見皇帝身旁有一位擅長彈奏琵琶的宫女，於是説："事成之後希望把她賜給我。"李承乾答應了他，并割臂飲血洒盟誓。事情敗露後，皇帝不忍心殺掉他，想赦免他的死罪，高士廉、李勣等堅决諫争不奉行詔書，他因此被賜死，封國被削除。

酆王李元亨

酆悼王元亨，貞觀二年，授金州刺史，之藩，太宗憐其幼，思之，數遣使爲勞問，賜金盞以娱樂之。六年薨，無子，國除。

酆悼王李元亨，貞觀二年，授任金州刺史，去往封國，太宗憐憫他幼小，很是思念，多次派使者慰問，賜給金盞以使他高興。六年去世，没有兒子，封國被削除。

周王李元方

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與鄭、宋、荆、滕四王同封。貞觀三年薨，無子，國除。

周王李元方，武德四年始封王，與鄭、宋、荆、滕四王同時受封。貞觀三年去世，没有兒子，封國被削除。

徐王李元禮　淮南王李茂

徐康王元禮，性恭畏，善騎射。始王鄭，即授鄭州刺史。後徙王徐，遷徐州都督。爲絳州刺史，有治名，璽書勞勉，實封至千户。永徽中，加司徒，兼潞州刺史。薨，贈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獻陵。三子，茂爲淮南王，餘爵公。

徐康王李元禮，性格恭順，善於騎馬射箭。始封鄭王，隨即授任鄭州刺史。後改封徐王，升任徐州都督。任絳州刺史時，以治理有政績而聞名，皇帝下璽書慰勞勉勵，賜給享受實封達一千户。永徽年間，加司徒，兼任潞州刺史。去世後，追贈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獻陵。有三個兒子，李茂封淮南王，其餘的封公爵。

茂險薄無行。初，元禮疾，姬趙有美色，茂逼烝之，元禮切責，茂恚，屏侍衛藥膳，曰："爲王五十年足矣，何服藥爲？"以不食薨。茂嗣。上元中，事泄，流死振州。

李茂品行邪惡不端。當初，李元禮患病，其妾趙氏貌美，李茂逼迫與之亂倫，李元禮對李茂嚴加斥責，李茂怨恨，撤除了父親的侍衛，斷除了醫藥飲食，説："封王五十年足够了，還服藥做什麽？"李元禮因没飯吃而餓死。李茂繼嗣。上元年間，此事敗露，李茂被流放振州而死。

神龍初，以茂子璀嗣，開元中，爲宗正員外卿。薨，子延年嗣。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將以女嫁之，爲右相李林甫劾奏，貶文安郡别駕，終餘杭司馬，國除。永泰初，延年婿黔中觀察使趙國珍言諸朝，詔以其子諷嗣王。

神龍初年，以李茂的兒子李璀繼嗣，開元年間，任宗正員外卿。去世後，兒子李延年繼嗣。拔汗那王入朝，李延年要把女兒嫁給他，受到右相李林甫的上奏彈劾，被貶任文安郡别駕，去世時官任餘杭司馬，封國被削除。永泰初年，李延年的女婿黔中觀察使趙國珍入朝上言，下詔以李延年的兒子李諷繼嗣王位。

韓王李元嘉

韓王元嘉，字元嘉。始王宋，後改王徐，爲潞州刺史。母昭儀，宇文述女也，寵於高祖，既即位，欲立爲后，固辭。元嘉以母寵故，特爲帝愛，後出諸子無及者。在潞時，年十五，聞太妃病，涕泣不食。居喪毁甚，太宗數慰勉。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字參定同異。與弟靈夔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修整，當世稱之。

韓王李元嘉，字元嘉。始封宋王，後來改封徐王，任潞州刺史。母親宇文昭儀，是宇文述的女兒，得到高祖的寵愛，高祖即位之後，想立她爲皇后，宇文昭儀堅決辭讓。李元嘉因爲生母受到皇帝寵愛的緣故，他也特别受皇帝的鍾愛，後來出生的諸位皇子都無法與他相比。在潞州時，年齡十五歲，聽説母親患病，哭泣不進食。服喪期間因哀痛身體損傷得很厲害，太宗多次安慰他。年少時就好學不倦，藏書多達一萬卷，都參考古代的本子考訂文字同異。與弟弟李靈夔友愛，相見宴飲始終如平民之禮，家風嚴謹，受到當時人們的稱贊。

貞觀九年，更封韓，遷滑州都督。高宗末，爲澤州刺史。武后得政，進授太尉，徙定州刺史，以霍王元軌爲司徒，舒王元名爲司空，滕王元嬰開府儀同三司，魯王靈夔太

貞觀九年，改封韓王，升任滑州都督。高宗末年，任澤州刺史。武后臨朝執政後，升任太尉，改任定州刺史，以霍王李元軌任司徒，舒王李元名任司空，滕王李元嬰任開府儀同三司，魯王李靈夔任太子太師，越王李貞任太子太傅，

子太師，越王貞太子太傅，紀王慎太子太保，外示尊寵，而内將圖之。

垂拱中，元嘉徙絳州刺史，與子譔及越王子冲糾合宗室同舉兵，未發，會武后詔宗室朝明堂，元嘉遣使告諸王曰："大享後，太后必盡誅諸王，不如先事起。不然，李氏無種矣。"乃爲中宗詔，督諸王發兵。冲即以兵五千攻濟州，而諸王倉卒兵不至，遂敗。元嘉至京師，謀泄，后逼令自殺，年七十。詔改氏元嘉、魯王、越王爲虺。

紀王李慎任太子太保，表面上尊崇，而實際上將要謀取他們。

垂拱年間，李元嘉改任絳州刺史，與兒子李譔及越王的兒子李冲糾集宗室子弟共同起兵，還未發動，逢武后下詔宗室子弟赴京師朝拜明堂，李元嘉派使者告訴諸王說："大祭禮之後，太后必然會殺盡諸王，不如事先起兵。否則，我們李氏宗室子弟就會滅絶。"於是假托中宗詔書，督促諸王發兵。李冲立刻率兵五千攻打濟州，而諸王因時間倉猝没有起兵響應，因此失敗。李元嘉到達京師，計謀敗露，武后逼迫他自殺，時年七十歲。下詔改李元嘉、魯王、越王姓爲虺氏。

黄公李譔

元嘉六子。訓，潁川王，蚤卒。誼，武陵王。諶，上黨公。譔，黄公，工爲辭章，孟利貞嘗稱其文曰："劉鄰之、周思茂不過也。"出爲通州刺史，辭疾歸，且謀應越王也。諶通音律，歷杭州别駕，與譔俱死。時籍没者衆，惟冲、譔家書爲多，皆文句詳正，秘府所不及。神龍初，追復元嘉爵土，以第五子訥嗣。薨，子叔璩嗣，歷國子司業。薨，子煒嗣。建中中，改王鄅。後懿宗以鄅王即位，復改嗣韓王云。

李元嘉有六個兒子。李訓，封潁川王，早年去世。李誼，封武陵王。李諶，封上黨公。李譔，封黄公，擅長寫文章，孟利貞曾經稱贊他的文章說："劉鄰之、周思茂都比不上。"出任通州刺史，托病而回朝，謀劃響應越王。李諶通曉音樂，歷任杭州别駕，與李譔一同而死。當時被抄家的人很多，惟獨李冲、李譔家中的書籍最豐富，書中的文句都經過詳細校訂，秘閣中的書籍都比不上。神龍初年，追復李元嘉的爵位，讓他的第五個兒子李訥繼嗣。李訥去世後，兒子李叔璩繼嗣，歷任國子司業。李叔璩去世後，兒子李煒繼嗣。建中年間，改封鄅王。後來因爲懿宗以鄅王身份即皇帝位，又改封爲嗣韓王。

彭王李元則

彭思王元則，字彝。初王荆，出爲豫州刺史。貞觀十年徙王，爲遂州都督，以冠服奢僭免。久之，爲澧州刺史，更折節厲行。薨，贈司徒、荆州大都督，陪葬獻陵。高宗登望春宫，過其喪，哭之慟。

無子，以霍王子絢嗣，龍朔中，封南昌王。薨，子志暕嗣，開元中，爲宗正卿。

彭思王李元則，字彝。初封荆王，出任豫州刺史。貞觀十年改封彭王，任遂州都督，因爲冠服奢侈違犯禮制被免官。很久之後，出任澧州刺史，圖新自强。去世後，追贈司徒、荆州大都督，陪葬獻陵。高宗登上望春宫，看着喪葬隊伍經過，哭得很傷心。

没有兒子，以霍王的兒子李絢繼嗣，龍朔年間，封南昌王。去世後，兒子李志暕繼嗣，開元年間，任宗正卿。

鄭王李元懿

鄭惠王元懿，始王滕，貞觀中，出爲兗州刺史，徙王，歷鄭、潞、絳

鄭惠王李元懿，始封滕王，貞觀年間，出任兗州刺史，改封鄭王，歷任鄭、潞、絳三州刺

三州刺史，實封千户。喜經術，數斷大獄，務寬平，高宗嘉之，璽詔褒錫。薨，贈司徒、荆州大都督，陪葬獻陵。

十子，長子璥嗣王，爲鄂州刺史。薨，子希言嗣，開元中，爲右金吾大將軍，再爲太子詹事。弟察言，生二子，曰自仙、翻。自仙爲楚州别駕，生夷簡。翻爲陳留公，生宗閔。璥弟琳，安德郡公，生擇言，擇言生勉。勉、宗閔、夷簡皆位宰相，别有傳，時稱小鄭王後，亦曰惠鄭王後，以别鄭王亮云。

史，享受實封一千户。喜好儒家經學，多次判决大案，務求寬大公平，高宗欣賞他，下璽書贊揚賞賜。去世後，追贈司徒、荆州大都督，陪葬獻陵。

他有十個兒子，由長子李璥繼嗣王位，任鄂州刺史。李璥去世後，兒子李希言繼嗣，開元年間，任右金吾大將軍，二次升任太子詹事。李希言的弟弟李察言，有兩個兒子，名叫李自仙、李翻。李自仙任楚州别駕，生李夷簡。李翻封陳留公，生李宗閔。李璥的弟弟李琳，封安德郡公，生李擇言，李擇言生李勉。李勉、李宗閔、李夷簡都位居宰相，分别有傳，當時稱他們爲小鄭王後代，也叫惠鄭王後代，以區别於鄭王李亮。

霍王李元軌

霍王元軌，武德六年始王蜀，與豳、漢二王同封，後徙吴。多材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吴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爲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遇益厚。詔納徵女爲妃。嘗從獵，遇群豕，帝使射之，筈不虚彀，豕爲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

霍王李元軌，武德六年始封蜀王，與豳、漢二王同時受封，後改封吴王。多才多藝，深受高祖喜愛。太宗曾經問群臣説："朕的子弟中誰最賢明?"魏徵説："臣愚昧不能全都瞭解他們的才能，惟有吴王多次與臣談話，每次都對自己感到不滿意。"皇帝説："朕也器重他，但卿認爲能比得上前代的什麽人?"回答説："説到經學文才，可與漢代的河間王、東平王相比。説到孝順，春秋時的曾參、閔損也比不上。"皇帝因此對他更加親厚。下詔讓他娶魏徵的女兒爲妃子。他曾經隨從皇帝狩獵，遇到一群野猪，皇帝令李元軌射擊，箭不虚發，野猪全被射殺。皇帝撫摸他的背部説："你武藝過人，遺憾的是現在無處施展。當年天下未平定之時，如果得到你這樣的人才，豈能不加重用?"

貞觀七年，爲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官，毁瘠甚，服除，遂菜食布衣終身，至忌日，輒累晝不食。十年，徙王，歷絳、徐、定三州刺史，實封至千户。所至閉閤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謙慎未嘗與物忤。數引見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貞觀七年，任壽州刺史。高祖去世後，自己離官，因哀痛身體消瘦得很厲害，服喪期滿後，他就終身吃素食穿布衣，每年到了忌辰日，總是數天不吃飯。十年，改封霍王，歷任絳、徐、定三州刺史，享受實封達一千户。在所任官的地方，他總是閉門讀書，把政事委托給長史、司馬。謙虚謹慎，未曾得罪於人。多次引見隱士劉玄平，成爲貧賤之交。有人向劉玄平詢問霍王的長處，劉玄平回答説："没有長處。"詢問的人感到疑惑，劉玄平説："人因爲有短處，所以纔能

顯示出長處。至於霍王無所不能，我怎麽能説出他的長處呢?”

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强，人心危，但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劾。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幾失定州矣。”王文操者，與賊戰，敗，二子鳳、賢更以身蔽父，得全，二子死。縣抑不爲言，元軌廉知之，遣使吊祭，上其事。詔贈鳳、賢朝散大夫，旌禮其閭。

突厥侵犯定州，李元軌命令打開城門，收捲旗幟，賊疑心有詐，不敢入城，趁夜而逃。州人李嘉運暗中與賊勾結，下詔全部誅殺他的同黨，李元軌因爲敵人强兵壓境，人心不安，僅殺了李嘉運一人，其餘的都不加問罪，然後自動彈劾自己。高宗高興地説：“朕本來就後悔下此詔書。如果不是霍王聖明，幾乎喪失定州。”有一位名叫王文操的人，與賊交戰失敗，兩個兒子王鳳、王賢親自上陣掩護自己的父親，王文操得以保全性命，但他的兩個兒子都戰死了。縣官掩蓋此事没有申報，李元軌得知後，派使者去吊祭，并上奏了此事。下詔追贈王鳳、王賢爲朝散大夫，并在他們的鄉里建立牌坊加以表彰。

元軌每朝，數上疏陳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常密驛咨逮。帝崩，與侍中劉齊賢同知山陵事。元軌淹練故事，齊賢嘆曰：“是非吾等及已!”嘗遣國令督封租，令請貿易取贏，答曰：“汝當正吾失，反訹吾以利邪?”不納。進司徒，出爲襄、青二州刺史。越王敗，坐嘗通謀，徙黔州，檻車載至陳倉，薨。

李元軌每當入朝，都要多次上疏陳説朝政得失，多有補正，因此皇帝很尊重他，當朝廷有大事時，經常派驛馬下密詔向他咨詢。高宗去世後，與侍中劉齊賢一同主持修建陵墓和埋葬事務。李元軌熟悉舊事禮儀，劉齊賢感嘆地説：“不是我輩所能比得上的！”他曾經派國令去徵收封邑的租賦，國令請求用租賦經商謀利，他回答説：“你應當糾正我的過失，怎麽能勸説我謀利呢?”没有采納國令意見。升任司徒，出任襄、青二州刺史。越王起兵失敗後，李元軌因與越王通謀受牽連獲罪，流放往黔州，用檻車載送到陳倉而死。

六子，緒爲江都王，純安定王，餘皆爵爲公。緒有名譽，爲金州刺史，誅。神龍初，并復官爵，以緒孫暉嗣王，開元中，爲左千牛員外將軍。

他有六個兒子，李緒封江都王，李純封安定王，其餘的都封公爵。李緒最有名，曾任金州刺史，後被誅殺。神龍初年，與他的父親一并追復官爵，以李緒的孫子李暉繼嗣王位，開元年間，任左千牛員外將軍。

虢王李鳳

虢莊王鳳，字季成。始王豳，爲鄧州刺史。俄徙王，歷虢、豫、青三州刺史，實封千户。喜畋游，遇官屬尤嫚。使奴蒙虎皮，怖其參軍陸英俊幾死，因大笑爲樂。薨，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陵。

虢莊王李鳳，字季成。始封豳王，任鄧州刺史。不久改封虢王，歷任虢、豫、青三州刺史，享受實封一千户。喜歡游玩打獵，對待官屬非常不禮貌。讓家奴蒙上虎皮，差一點把參軍陸英俊嚇死，藉此大笑取樂。去世後，追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陵。

七子，長子翼嗣，爲平陽王。薨，子寓嗣。寓無子，爵不傳。次子茂融，以勇聞，垂拱中，爲申州刺史。黄公譔與越王謀舉兵，倚以爲助。時詔諸王公赴東都，茂融私問所親高子貢，子貢報曰："來必死。"乃稱疾不朝，以俟兵期。及得越王書，倉卒不能應，僚屬勸白其書，擢太子右贊善大夫，俄爲黨屬所引，誅。

有七個兒子，由長子李翼繼嗣，封平陽王。李翼去世後，由兒子李寓繼嗣。因李寓没有兒子，爵位不傳。次子李茂融，以勇敢而聞名，垂拱年間，任申州刺史。黄公李譔與越王謀劃起兵，依靠李茂融幫助。當時下詔諸王公赴東都，李茂融私下派人問計於親信高子貢，高子貢答覆說："來朝必死無疑。"於是假稱有病不入朝，以等待諸王起兵。等收到越王起兵的文書後，因時間倉猝不能響應，在官屬勸說下上奏了越王的文書，因此升任太子右贊善大夫，不久被同黨揭發，遭殺害而死。

中宗更以鳳孫邕嗣王，娶韋后妹，累遷秘書監，知隴右三使仗内諸厩。徙王汴。未幾，韋氏敗，邕殺其妻，送首於朝，議者鄙之。削爵，貶沁州刺史，不事。後復爵，還户二百，累還衛尉卿。薨，子巨嗣。

中宗又以李鳳的孫子李邕繼嗣王位，李邕娶韋后妹爲妻，多次升任做到秘書監，知隴右三使仗内諸厩。改封汴王。不久，韋氏敗亡，李邕殺了自己的妻子，把首級送往朝廷，受到人們的鄙視。被剥奪爵位，貶任沁州刺史，不理州事。後來恢復爵位，并恢復享受實封户二百，多次升任做到衛尉卿。去世後，兒子李巨繼嗣。

李巨

巨剛鋭果决，略通書史，好屬辭。天寶五載，出爲西河太守。坐資給柳勣支黨，貶義陽司馬。明年，御史中丞楊慎矜得罪，其附離史敬忠與巨善，又坐免官，錮置南賓郡。召拜夷陵太守。

李巨剛强果斷，略通史書，喜好寫文章。天寶五載，出任西河太守。因資助柳勣黨羽受牽連獲罪，貶任義陽司馬。第二年，御史中丞楊慎矜獲罪，因他的黨羽史敬忠與李巨友善，李巨又因此獲罪被免官，安置在南賓郡。後又拜任夷陵太守。

安禄山陷東京，玄宗方擇將帥，張垍言巨有謀，可屬大事。召至京師，楊國忠忌之，謂人曰："小兒詎可使對天子？"逾月不得見。帝知之，召入禁中，對合旨，帝大悦，敕宰相與語，久不得罷，國忠怠，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爲相公手打賊者乎？"乃授陳留、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明日謝，帝驚曰："何攝爲？"即詔兼御史大夫。巨奏："方艱難時，賊多詐，有如陛下召臣，何以取信？"乃析契授之。

安禄山攻占東京後，玄宗正要挑選將帥，張垍說李巨有謀略，可以托付大事。於是被召到京師，楊國忠忌恨他，對别人說："這個小孩怎麽能讓面見天子？"因此過了一個月不得晋見。皇帝知道後，把他召入禁中，應對符合皇帝的心意，皇帝十分高興，下敕令宰相與他談話，長時間談不完，楊國忠很不耐煩，對李巨說："近來人們大多用口打叛賊，李君難道不也是如此嗎？"李巨說："誰爲相公手打叛賊呢？"於是授任他爲陳留、譙郡太守，代理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第二天李巨去謝恩，皇帝吃驚地說："怎麽會令代理御史大夫呢？"當即下詔他兼任御史大夫。李巨上奏說："現在正值艱難時期，叛賊多使用詐計，如果陛下召臣，用什麽作憑信呢？"皇帝

於是劈符契分授給他。

俄兼統嶺南何履光、黔中趙國珍、南陽魯炅三節度使事。時炅戰數屈，詔貶爲果毅，以來瑱代之。巨奏："炅若能存孤城，功足補過，則何以處之？"帝曰："卿隨所處置。"巨至内鄉，賊將畢思琛解圍走，遂趣南陽，貶炅白衣從軍，其暮，稱詔復職。

不久令李巨兼統嶺南何履光、黔中趙國珍、南陽魯炅三節度使事。當時魯炅多次戰敗，下詔貶任果毅，任命來瑱取代他。李巨上奏説："如果魯炅能够堅守孤城，其功勞足以補過，那麽如何處置他呢？"皇帝説："由卿隨便處置。"李巨到達内鄉，賊將畢思琛解圍而去，於是急赴南陽，貶魯炅爲平民隨軍效力，當天晚上，假托詔書恢復他的官職。

京師平，拜留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拜太子少師，兼河南尹、東畿采訪使。征乘牛之出入市者，斥所得佐用度，然稍自盗没。其妃即張皇后從女弟，内不睦。巨選府縣官備使令，妃亦引蒲博少年分黨招貨賄，橈政事。宗正卿李遵素私張，發巨贓事，貶遂州刺史。會段子璋反，道遂州，巨倉卒不知所出，即迎謁，爲子璋所殺。

京師平定後，拜任他爲留守，兼任御史大夫。第二年，拜任太子少師，兼任河南尹、東畿采訪使。徵收出入城市的牛馬車輛税，用來供給國家的費用，自己却從中侵吞。他的妃子是張皇后的堂妹，夫妻關係不和。李巨挑選府縣官吏以供自己使唤，妃子也引輕薄少年作爲黨羽接納賄賂，敗壞政事。宗正卿李遵素來與張妃私通，揭發了李巨貪贓的事狀，因此被貶任遂州刺史。逢段子璋反叛，路經遂州，李巨倉皇之際不知道如何辦纔好，於是迎接拜見，被段子璋殺害。

子則之，嗜學，年五十餘，尚執經太學，嗣曹王臯薦之。貞元二年，繇睦王府長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坐與從甥竇申善，貶昭州司馬。

兒子李則之，好學不倦，年紀已五十餘歲，還手持經書到太學聽講，嗣曹王李臯薦舉他。貞元二年，從睦王府長史升任左金吾衛大將軍。因與從父甥竇申友好獲罪，被貶任昭州司馬。

道王李元慶

道孝王元慶，始王漢，後徙陳，出爲趙州刺史。貞觀十年，徙王，授豫州刺史，累實封千户。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至數窶乏，大臣莫敢言。十八年，黄門侍郎褚遂良爲太宗從容言之，不能行。高宗時，歷滑州刺史，以治績聞，數蒙褒賜。遷徐、沁、衛三州刺史。事母謹，及喪，請躬修墳墓，詔不聽。薨，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

道孝王李元慶，始封漢王，後改封陳王，出任趙州刺史。貞觀十年，改封道王，授任豫州刺史，幾次賜加享受實封户達一千。當時諸王的俸錢少於皇帝之子，以致經常出現貧困，大臣都不敢上言。十八年，黄門侍郎褚遂良在太宗面前從容地上言此事，但没有施行。高宗時期，歷任滑州刺史，因治理有政績而聞名，多次受到皇帝的贊揚與賞賜。歷任徐、沁、衛三州刺史。奉事母親十分孝順，母親去世後，請求親自修造墳墓，下詔不許。去世後，追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

九子，誘爲嗣，王臨淮，爲澧州刺史，坐贓削爵。更以次子詢之子微嗣，終宗正卿。子鍊嗣，廣德中，亦至宗正卿。

有九個兒子，兒子李誘繼嗣，封臨淮王，任澧州刺史，因貪贓獲罪被剥奪爵位。改以次子李詢的兒子李微繼嗣，死時官任宗正卿。李微的兒子李鍊繼嗣，廣德年間，也任宗正卿。

鄧王李元裕

鄧康王元裕，貞觀五年始王鄶，十一年徙王。始王及徙，皆與譙、魏、許、密四王同封。累實封至千二百户。

鄧康王李元裕，貞觀五年始封鄶王，十一年改封鄧王。始封王位和改封王位，都與譙、魏、許、密四王同時受封。多次賜加享受實封達到一千二百户。

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爲布衣交。五爲州刺史，遷兖州都督。薨，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無子，以江王子廣平公炅嗣。薨，子孝先嗣，開元中，爲冠軍大將軍。

他喜好讀書，善於談論名理之學，與典籤盧照鄰成爲貧賤之交。五次任州刺史，升任兖州都督。去世後，追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没有兒子，以江王的兒子廣平公李炅繼嗣。李炅去世後，兒子李孝先繼嗣，開元年間，任冠軍大將軍。

舒王李元名

舒王元名，始王譙，後徙王。高祖之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問起居，元名纔十歲，保媪言："尚宫有品當拜。"元名曰："此帝侍婢耳，何拜爲?"太宗壯之，曰："真吾弟也!"及長，矜嚴疏財，未嘗問家人生業。歷五州刺史，實封至千户。

舒王李元名，始封譙王，後改封舒王。高祖居住在大安宫時，太宗早晚都派尚宫問候起居，李元名剛滿十歲，保姆對他説："尚宫有品級，應該禮拜。"李元名説："她們是皇帝的奴婢，哪裏用得着禮拜?"太宗很是欣賞，説："不愧是我的弟弟！"長大之後，端莊嚴肅，不看重錢財，未曾過問家人的産業。歷任五州刺史，享受實封達一千户。

子豫章王亶，治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善訓子，手詔褒美。又欲授元名大州，辭曰："臣忝屬籍，豈以州郡爲仕進資邪?"治石州二十年，數游山林，有高蹈意。垂拱中，徙鄭州，境接東畿，諸王貴戚爲刺史者縱家人暴百姓，元名至，一革之，爲治廉威。進加司空。

兒子豫章王李亶，任江州刺史，治理有政績。高宗因爲李元名教子有方，下手詔予以表彰。又想授任李元名爲大州刺史，他辭讓説："臣身爲宗室子弟，難道會把州郡大小作爲升遷的資本?"擔任石州刺史二十年，經常游玩山谷林間，有隱逸之意。垂拱年間，遷任鄭州刺史，與東畿相鄰，以前任刺史的諸王貴戚，放縱家人侵害百姓，李元名到任後，大力革除這一弊端，爲政廉潔有威望。進加司空。

武后時，亶爲丘神勣所構，繫詔獄死，元名坐遷利州，尋被殺。神龍初，詔復官爵，贈司徒。時少子鄅國公昭已卒，乃以亶子津嗣，開元中，爲左威衛將軍。薨，子萬嗣。薨，子藻嗣。

武后時期，李亶因遭到丘神勣的誣陷，被捕關入詔獄而死，李元名受牽連獲罪改任利州刺史，不久被殺。神龍初年，下詔恢復他的官爵，追贈司徒。當時他的小兒子鄅國公李昭已去世，於是以李亶的兒子李津繼嗣，開元年間，任左威衛將軍。李津去世後，兒子李萬繼嗣。李萬去世後，兒子李藻繼嗣。

魯王李靈夔

魯王靈夔，篤學，善草隸，通音律。初王魏，後王燕，爲幽州都

魯王李靈夔，專心好學，擅長草隸書法，通曉音律。初封魏王，後改封燕王，任幽州都

督。已而徙王，實封至千户。頻歷五州刺史，遷太子太師。垂拱元年，徙相州，坐與越王謀起兵，流振州，自殺。

子詵，爲清河王，早夭。藹爲范陽王，知越王必敗，白發其謀，得不誅。歷右散騎常侍，爲酷吏所害。神龍初，悉追復王爵，以藹子道堅嗣。

道堅方嚴有禮法，閨門肅如也。七爲州刺史，遷國子祭酒。開元中，選授汴州刺史、河南道采訪使。州據水陸都會，前後刺史多瀆利，唯道堅以清毅稱。入爲宗正卿。薨，贈禮部尚書。子宇嗣，從玄宗至蜀，爲右金吾將軍。寶應初，皇太子子封魯王，更封宇爲嗣鄒王。弟道邃封戴國公，恭默自守，以修山東婚姻故事，數任清職，終尚書右丞。

督。不久改封魯王，享受實封達一千户。歷任五州刺史，升任太子太師。垂拱元年，改任相州刺史，因與越王同謀起兵獲罪，被流放到振州，自殺而死。

兒子李詵，封清河王，早死。李藹封范陽王，知道越王起兵必敗，就上奏揭發他的計謀，得以免遭誅殺。歷任右散騎常侍，被酷吏陷害而死。神龍初年，追復他們父子的王爵，以李藹的兒子李道堅繼嗣。

李道堅性格莊重，遵守禮法，家風嚴謹。七次任州刺史，升任國子祭酒。開元年間，授任汴州刺史、河南道采訪使。汴州地處水陸要衝，前後刺史大都貪贜謀利，惟有李道堅以清正剛毅而著名。入朝任宗正卿。去世後，追贈禮部尚書。兒子李宇繼嗣，隨從玄宗前往蜀中，任右金吾將軍。寶應初年，因皇太子的兒子被封爲魯王，改封李宇爲嗣鄒王。弟弟李道邃封戴國公，爲人處事恭敬少言，因編撰山東士族婚姻關係的舊事，多次任清要官，死時官任尚書右丞。

江王李元祥

江安王元祥，始王許，後徙王，四爲州刺史，實封至千户。性庸遴，所至營財産無厭。時滕、蔣、虢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不願行，故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元祥魁大，帶十圍，食兼數人。韓、虢、魏亦鴻偉，然不逮也。薨，贈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獻陵。

七子，晫爲永嘉王，有禽獸行，誅死；皎爲武陽王，餘皆爵公，武后時，多及誅。皎子叢，以幼流死嶺表，葬南安，人號其冢爲天孫墓。中宗立，以從子欽嗣王。又以皎封絶，更取弟子繼宗嗣，既而以郡王不襲，降澧國公。

江安王李元祥，始封許王，後來改封江王，四次任州刺史，享受實封達一千户。生性鄙陋吝嗇，於任官之地貪財無厭。當時滕、蔣、虢三王都貪婪殘暴，被任爲其王府屬官的人都不願去任職，所以當時有諺語說："寧可往儋、崖、振、白四州，不願奉事江、滕、蔣、虢四王。"李元祥身軀魁梧，腰帶十圍，一人等於數人的食量。韓、虢、魏等王身材也高大，但都比不上李元祥。去世後，追贈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獻陵。

有七個兒子，李晫封永嘉王，有亂倫行爲，被誅殺而死；李皎封武陽王，其餘的都封公爵，武后時期，大多數被誅殺。李皎的兒子李叢，幼年時被流放嶺表而死，埋葬在南安，人們稱他的墳爲天孫墓。中宗即位後，以李皎的從子李欽繼嗣江王。又因爲李皎封爵斷絶，又以他弟弟的兒子李繼宗繼嗣武陽王，不久因爲郡王不能襲封，降封爲澧國公。

密王李元曉

密貞王元曉，貞觀中爲虢州刺

密貞王李元曉，貞觀年間任虢州刺史，享

史，實封至千户。徙澤州。薨，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

受實封達一千户。後改任澤州刺史。去世後，追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

子穎嗣，爲南安王。薨，子勗嗣，早薨。神龍初，以穎弟亮養子曇嗣。開元五年，更詔元曉再從孫東莞郡公徹嗣，徙封濮陽郡王，歷宗正卿、金紫光禄大夫。

兒子李穎繼嗣，封南安王。去世後，兒子李勗繼嗣，早年去世。神龍初年，以李穎弟弟李亮的養子李曇繼嗣。開元五年，下詔改以李元曉再從孫東莞郡公李徹繼嗣，改封濮陽郡王，歷任宗正卿、金紫光禄大夫。

滕王李元嬰

滕王元嬰，貞觀十三年始王，實封千户。爲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内，從民借狗求罝，所過爲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城門夜開，不復有節。高宗以書切責曰："朕以王至親，不忍致于法，今署下上考，冀愧王心。"

滕王李元嬰，貞觀十三年始封滕王，享受實封一千户。任金州刺史，驕横放縱，不遵守法紀。在太宗喪禮期間，召集官屬宴飲歌舞，親昵奴僕；巡行管内，向百姓借狗打獵，所到之處爲害百姓；用彈丸擊人，看着他們躲避以取樂；城門夜晚大開，不加以限制。高宗寫信嚴加責備他説："朕因爲王是骨肉至親，不忍心繩之以法，現在給與下上考的成績，希望王感到羞愧。"

久之，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給爲妃召，逼私之。嘗爲典籤崔簡妻鄭嫚罵，以履抵元嬰面血流，乃免。元嬰慚，歷旬不視事。後坐法削户及親事帳内之半，謫置滁州。起授壽州刺史，徙隆州，復不循法。録事參軍事裴聿諫正其失，元嬰捽辱之。聿入計具奏，帝遷聿六品上階。帝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爲錢緡。"二王大慚。武后時，進拜開府儀同三司、梁州都督。薨，贈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獻陵。

很久之後，升任洪州都督。對於有美色的官屬之妻，他就欺騙説是妃子召見，然後逼迫私通。曾經受到典籤崔簡之妻鄭氏的責駡，并用鞋子打得李元嬰臉部流血，纔得以免遭污辱。李元嬰感到羞愧，數十天不去理事。後來因犯罪被剥奪封户及王府親事官一半，貶往滁州安置。後重新起用任壽州刺史，又改授隆州刺史，還是不守法紀。録事參軍事裴聿進諫糾正李元嬰的過失，李元嬰揪住侮辱他。裴聿因入朝彙報有關工作而詳細上奏了李元嬰的所作所爲，皇帝進升裴聿爲六品上階。皇帝曾經賞賜給諸王每人彩色絲織品五百匹，因爲李元嬰及蔣王貪污錢財，皇帝僅下書説："叔父滕王和弟弟蔣王不須要賞賜，給與麻二車，讓他們作爲串錢的繩子。"二王十分羞愧。武后時期，升任開府儀同三司、梁州都督。去世後，追贈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獻陵。

子十八人，長子脩琦嗣，爲長樂王，餘爵公。垂拱中，六人死詔獄。神龍初，更以少子脩信子涉嗣，開元中，授左驍衛將軍。薨，子湛然嗣，從玄宗至蜀，擢左金吾將軍。

有十八個兒子，由長子李脩琦繼嗣，封長樂王，其餘的封公爵。垂拱年間，有六個兒子死於詔獄中。神龍初年，改以少子李脩信的兒子李涉繼嗣，開元年間，授任他爲左驍衛將軍。去世後，兒子李湛然繼嗣，隨從玄宗前往蜀中，升任左金吾將軍。



唐書卷八十

列傳第五

太宗諸子列傳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承乾，又生第四子泰、高宗皇帝，後宮生寬，楊妃生恪，又生第六子愔，陰妃生祐，王氏生惲，燕妃生貞，又生第十一子囂，韋妃生慎，後宮生簡，楊妃生福，楊氏生明。

太宗十四個兒子：文德皇后生李承乾，又生第四子李泰、高宗皇帝，後宮生李寬，楊妃生李恪，又生第六子李愔，陰妃生李祐，王氏生李惲，燕妃生李貞，又生第十一子李囂，韋妃生李慎，後宮生李簡，楊妃生李福，楊氏生李明。

常山王李承乾

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生承乾殿，即以命之。武德三年，始王常山郡，與長沙、宜都二王同封。俄徙中山。太宗即位，立爲皇太子。

常山愍王李承乾，字高明，生在承乾殿，就以此殿命名。武德三年，始封常山郡王，與長沙、宜都二王同時受封。不久改封中山王。太宗即位，立他爲皇太子。

甫八歲，特敏惠，帝愛之。在諒闇，使裁决庶政，有大體。後每行幸，則令監國。及長，好聲色慢游，然懼帝，秘其迹。臨朝，言諄諄必忠孝，退乃與群不逞狎慢。左右或進諫，危坐斂容，痛自咎，飾非辯給，諫者拜答不暇，故人人以爲賢而莫之察。後過惡寖聞，宫臣若孔穎達、令狐德棻、于志寧、張玄素、趙弘智、王仁表、崔知機等皆天下選，每規争承乾，帝必厚賜金帛，欲以厲其心。承乾慠不悛，往往遣人陰圖害之。時魏王泰有美名，帝愛重。而承乾病足，不良行，且懼廢，與泰交惡。泰亦謀奪長，各樹黨。

當時剛八歲，特別聰明，皇帝很喜愛他。皇帝服喪期間，讓他處理政務，很識大體。後來皇帝每次出行，就讓他代行主持國事。長大之後，喜好聲色游玩，但因懼怕皇帝知道，行爲詭秘。臨朝時，必定會言辭懇切地談論忠孝之道，退下後却與一群小人親昵游戲。左右有的人要進諫時，他便正襟危坐，態度嚴肅，痛心自責，辯解掩飾，進諫的人拜答不及，所以人們都認爲他賢明而不明真相。後來過惡逐漸顯露，東宫之臣如孔穎達、令狐德棻、于志寧、張玄素、趙弘智、王仁表、崔知機等都是天下的傑出人選，每次規勸李承乾，皇帝一定會重賜給他們金帛，想以此激勵李承乾的心志。但李承乾傲慢不改，往往派人陰謀殺害他們。當時魏王李泰受到人們稱贊，皇帝喜歡器重他。而李承乾患有脚疾，行走不便，并且害怕被廢黜，因此與李泰關係惡化。李泰也圖謀奪取太子的地位，於是各自樹立私黨。

東宮有俳兒，善姿首，承乾嬖愛，帝聞震怒，收兒殺之，坐死者數人。承乾意爲泰告，望甚。内念兒不已，築室圖其象，贈官樹碑，爲起冢苑中，朝夕祭。承乾至其處裴回，涕數行下，愈怨懟，稱疾不朝，累數月。

東宮有一位戲子，容貌秀美，得到李承乾的寵幸，皇帝聽説後十分憤怒，就收捕戲子殺死了他，受牽連獲罪而死的有數人。李承乾認爲是李泰告發了此事，更加怨恨。由於心中思念戲子不已，就建築專室繪畫他的像，并爲他贈官立碑，在苑中建起墳墓，早晚奠祭。李承乾到墓地徘徊，痛哭流涕，更加怨憤，假稱有病不去朝見皇上，長達數月。

又使户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翦綵爲舞衣，尋橦跳劍，鼓鞞聲通晝夜不絶。造大銅爐、六熟鼎，招亡奴盗取人牛馬，親視烹燖，召所幸厮養共食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爲陣，繫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承乾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剺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左右私相語，以爲妖。又襞氈爲鎧，列丹幟，勒部陣，與漢王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爲樂。不用命者，披樹挞之，或至死，輕者輒腐之。嘗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

又命家奴數十百人練習音樂，仿效胡人梳妝椎髻，剪綵做成舞衣，表演爬竿舞劍的雜技，鼓角之聲晝夜不絶。鑄造大銅爐、六熟鼎，招集逃亡的奴隸盗竊别人牛馬，親自看着脱毛煮肉，召來所寵幸的奴僕一起食用。又喜好突厥語言與服裝，挑選相貌類似胡人者，披上羊皮服，束起頭髮，五人爲一部落，張設氈房，造五狼頭大旗，分戟排陣，繫上旗幟，設置氈帳自己居住，讓諸部落收集羊隻煮熟，拿佩刀割肉而食。李承乾裝扮成可汗假死，讓大家割破臉面號哭，騎馬環繞着自己奔跑。忽然又起來説："如果我統治了天下，就帶領數萬騎兵到金城，然後解去束髮，投身於阿史那思摩，當一名設官，難道不快樂嗎！"左右的人私下議論，認爲是妖妄。又摺氈做成鎧甲，列置紅旗，編爲兵陣，與漢王李元昌分别統領，大聲喊叫着相互刺殺以取樂。對於不聽從命令的人，就捆在樹上用鞭子抽打，有的被打死，輕的也皮開肉綻。他曾經説："如果我當了天子，當爲所欲爲；有敢於進諫者，我就殺死他們，殺五百人，豈能不安定？"

又召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等謀殺魏王泰，不克，遂與元昌、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鑱臂血咂之，謀以兵入西宫。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齊州，承乾謂承基等："我宫西墻，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耕耳，豈與齊州等？"會承基連齊王事繫獄當死，即上變。帝詔長孫无忌、房玄齡、蕭瑀、李勣、孫伏伽、岑文本、馬周、褚遂良雜治，廢爲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帝爲

又召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等圖謀殺害魏王李泰，没有成功，於是與李元昌、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刺臂歃血盟誓，陰謀率兵攻打西宫。貞觀十七年，齊王李祐在齊州反叛，李承乾對紇干承基等説："我東宫的西墻，距大内纔二十多步遠，齊州怎能相比呢？"逢紇干承基受齊王謀反事牽連，被收捕入獄要處以死罪，就告發了此事。皇帝下詔長孫无忌、房玄齡、蕭瑀、李勣、孫伏伽、岑文本、馬周、褚遂良共同審訊，廢他爲百姓，遷移到黔州。十九年死去，皇帝爲此停止朝會，用國公之

廢朝，葬以國公禮。

子象，爲懷州别駕，厥鄂州别駕。開元中，象子適之爲宰相，贈還承乾始王，象越州都督、郇國公。

禮埋葬了他。

兒子李象，任懷州别駕，李厥任鄂州别駕。開元年間，李象的兒子李適之任宰相，追贈恢復李承乾原來的王號，追贈李象爲越州都督、郇國公。

楚王寬，武德三年，出後楚哀王，蚤薨，貞觀初追封。

楚王李寬，武德三年，過繼給楚哀王，早年去世，貞觀初年追封。

鬱林王李恪

鬱林王恪，始王長沙，俄進封漢。貞觀二年徙蜀，與越、燕二王同封。不之國，久乃爲齊州都督。帝謂左右曰："吾於恪豈不欲常見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歲後，庶兄弟無危亡憂。"十年，改王吴，與魏、齊、蜀、蔣、越、紀六王同徙封。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之爲君臣，内之爲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坐與乳媪子博簺，罷都督，削封户三百。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

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地親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晉王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无忌固争，帝曰："公豈以非己甥邪？且兒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棋不定則敗，况儲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惡之。永徽中，房遺愛謀反，因遂誅恪，以絶天下望。臨刑呼曰："社稷有靈，无忌且族滅！"四子，仁、瑋、琨、璄并流嶺表。顯慶五年，追王鬱林，爲立廟，以河間王孝恭孫榮爲鬱林縣侯以嗣。神龍初，贈司空，備禮改葬。

鬱林王李恪，始封長沙王，不久進封漢王。貞觀二年遷封蜀王，與越、燕二王同時受封。不去封國，長久以後任齊州都督。皇帝對左右的人説："我難道是不想經常見到李恪？衹是想早定名分，使他在外作爲藩王屏障朝廷，當我百年之後，希望他們兄弟没有危亡之憂。"十年，改封吴王，與魏、齊、蜀、蔣、越、紀六王同時改封。授任安州都督。皇帝賜書給他説："你是有才德的皇親，希望能够藩屏王室，以仁義處事，遵守禮制。在外有君臣的忠誠，在内有父子的孝順，現在要離開我的身邊，不贈給你珍寶，而贈給你誡言，思念不已！"因與乳母的兒子玩博弈游戲獲罪，被免去都督，削實封户三百。高宗即位，拜任司空、梁州都督。

李恪善於騎馬射箭，文武雙全。他的母親是隋煬帝的女兒，位高望重，深受朝内外人士的敬仰。皇帝起初立晉王爲太子，又想立李恪，長孫无忌堅决阻止，皇帝説："公難道因爲他不是自己的外甥嗎？再説此兒英武與我相似，説不定還能保護你，也不可知。"長孫无忌説："晉王仁義厚道，是遵守成法的賢明人主，再説凡事猶豫不决就會敗壞，何况是决定太子呢？"皇帝於是作罷。所以長孫无忌總是忌恨他。永徽年間，藉房遺愛謀反之事，殺害了李恪，以斷絶天下人的希望。李恪臨刑前高喊道："如果天地有靈，長孫无忌會被滅族！"有四個兒子，李仁、李瑋、李琨、李璄都被流放到嶺表。顯慶五年，追封鬱林王，建立廟宇，以河間王李孝恭的孫子李榮爲鬱林縣侯而繼嗣。神龍初年，追贈司空，備禮改葬。

成王李千里

光宅中，仁遇赦還，適會榮以罪斥，故得襲鬱林縣男，歷岳州别駕，爵郡公。嘗使江左，州人遺以金，拒不內。武后遣使者勞曰："兒，吾家千里駒。"更名千里。自天授後，宗室賢者多株翦，唯千里詭躁不情，數進符瑞諸異物，得免。中宗反正，改王成紀。未幾，進王成。

光宅年間，李仁遇到朝廷大赦回朝，正逢李榮因獲罪被貶斥，所以得以襲封鬱林縣男，歷任岳州别駕，封爵郡公。曾經出使江左，州中人贈給他金錢，他拒不接受。武后派使者慰勞說："兒，是我家的千里馬。"於是改名叫千里。從天授年間之後，宗室中的賢能之士大都被殺戮，惟獨李千里狡詐無情，多次進獻符瑞等怪物，得以免禍。中宗復興後，改封成紀王。不久，進封成王。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數十人斬右延明門以入。太子敗，誅死，籍其家，改氏蝮。睿宗立，詔還氏及官爵。

節愍太子誅殺武三思時，李千里與他的兒子天水王李禧率領數十人殺開右延明門而入。太子失敗後，李千里被誅殺，抄沒其家，改姓蝮。睿宗即位後，下詔恢復他的姓氏及官爵。

瑋蚤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祾，出繼蜀王愔。開元中，以傍繼國改封廣漢郡王，遷太僕卿同正員，薨。

李瑋早年去世，中宗追封他爲朗陵王。兒子李祾，過繼給蜀王李愔。開元年間，因爲是旁支繼承封國改封廣漢郡王，升任太僕卿同正員，去世。

吴王李琨

琨，武后時歷六州刺史，皆有名。聖曆中，爲嶺南招慰使，安輯反獠，甚得其宜。卒，贈司衛卿。神龍初，贈張掖郡王。開元中，以子禕貴，追封吴王。

李琨，武后時期歷任六州刺史，都有治理的名聲。聖曆年間，任嶺南招慰使，安撫反叛的獠人，很有方法。去世後，追贈司衛卿。神龍初年，追贈張掖郡王。開元年間，因爲兒子李禕顯貴，追封爲吴王。

信安王李禕

禕少有志尚，事繼母謹，撫異母弟祗，以友稱。當襲封，固讓祗，中宗嘉其意，特封嗣江王，以繼囂後。開元時，亦以傍繼徙信安郡王。累爲州刺史，治嚴辦。遷禮部尚書、朔方節度使。

李禕少年時就有志向，奉事繼母孝順，撫養異母弟李祗，以友愛而出名。應當襲封王位，但堅決讓給李祗，中宗贊揚他的行爲，特封他爲嗣江王，以繼嗣江王李囂。開元年間，也因爲是旁支繼嗣而改封信安郡王。多次任州刺史，爲政清廉有才幹。升任禮部尚書、朔方節度使。

初，吐蕃據石堡城，數盜塞，詔禕與河西、隴右議攻取。既到屯，諏日進師。或謂："城險，賊所愛，必固守。今兵深入，有如不捷，吾軍必奔，不如持重伺賊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險不進乎？必衆寡不敵者，吾以死繼之。"於是分兵迮賊路，督諸將倍道進，遂拔之。自是河、隴

當初，吐蕃占據了石堡城，多次侵犯邊塞，下詔李禕與河西、隴右節度使商議攻取此城。到軍隊駐守之地後，約定日期進軍。有人說："此城險要，受賊重視，必定會死守。現在率兵深入，如果不能獲勝，我軍必然會退逃，不如按兵以觀賊軍形勢。"李禕說："作爲人臣應有的氣節，難道能害怕艱險而不敢進取嗎？如果真的是敵衆我寡不能取勝，我就拼死攻打。"然後分兵

諸軍游弈，拓地至千里。玄宗喜，更號其城曰振武軍。

斷絶賊兵的後路，督促諸將倍道兼程，於是攻克了石堡城。從此河、隴諸軍巡邏，開拓地域達一千里。玄宗十分高興，將石堡城改名爲振武軍。

契丹牙官可突干叛，詔拜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討之，敕禕以副。王不行，故禕率裴耀卿諸將分道出范陽北，擊二蕃，破之，禽酋長以還，餘部竄伏。加開府儀同三司，領關内支度營田采訪處置使，授二子官。

契丹牙官可突于反叛，下詔拜任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討伐他，下敕李禕爲副。因爲忠王不出行，所以李禕率領裴耀卿等諸將分道從范陽北面出兵，攻打二蕃，大敗蕃兵，擒獲其酋長而回，其餘的部衆逃散。因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領關内支度營田采訪處置使，授任他的兩個兒子官職。

禕功多，執政害之，賞不讎，爲當時所恨。久之，擢兵部尚書，爲朔方節度大使。坐事下除衢州刺史。歷滑、懷二州。天寶初，以太子少師致仕。明年，遷太師，未拜，薨。

李禕因爲功高，執政者忌恨他，賞賜不重，受到當時人們的惋惜。很久之後，升任兵部尚書，任朔方節度大使。受牽連獲罪貶任衢州刺史。歷任滑、懷二州刺史。天寶初年，以太子少師退休。第二年，升任太師，未及授任而去世。

禕治家嚴，教子有法度，故峘、嶧、峴皆顯。

李禕治家嚴謹，教子有方，所以李峘、李嶧、李峴都顯貴。

趙國公李峘

峘性質厚，歷官有美名，以王孫封趙國公。楊國忠亂政，悉斥不附己者。峘由考功郎中拜睢陽太守，以清簡爲二千石最。方入計，而玄宗入蜀，即走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劍南節度采訪使。郭千仞反，與陳玄禮共討平之。上皇還京，遷户部尚書，改越國。

李峘生性質樸厚道，做官留下了好的名聲，以王孫身份封趙國公。楊國忠亂政，把不依附於自己的人全都貶逐出朝。李峘由考功郎中拜任睢陽太守，因清正簡易被評定爲太守中的最上等。正要入朝彙報有關工作，而玄宗前往蜀中，李峘立刻奔赴皇帝在外停駐的地方。授任他爲武部侍郎，兼任御史大夫。不久拜任蜀郡太守、劍南節度采訪使。郭千仞反叛，他與陳玄禮共同平定了叛亂。皇上返京後，升任户部尚書，改封越國公。

乾元元年，持節都統江淮節度宣慰觀察使。都統之號，自峘始。明年，宋州刺史劉展有異志，詔拜展爲淮南節度使，密詔峘與揚州長史鄧景山圖之。時展强扈，既受詔，即悉兵度淮，峘、景山拒之，戰壽春，敗績，峘走丹楊。詔貶袁州司馬，卒于官，贈揚州大都督。弟峴别傳。

乾元元年，持節都統江淮節度宣慰觀察使。都統的名號，就是從李峘開始。第二年，宋州刺史劉展有反叛的志向，下詔拜任劉展爲淮南節度使，下密詔給李峘與揚州長史鄧景山圖謀劉展。當時劉展勢强驕横，接受詔書之後，即刻率全軍渡淮，李峘、鄧景山抵禦，戰於壽春，官軍大敗，李峘逃往丹楊。下詔將他貶任袁州司馬，去世於官所，追贈揚州大都督。弟弟李峴另有傳。

嗣吳王李祇　嗣吳王李巘

祇封嗣吳王，出爲東平太守。安禄山反，河南、陳留、滎陽、靈昌相

李祇封嗣吳王，出任東平太守。安禄山反叛，河南、陳留、滎陽、靈昌相繼淪陷，李祇募

繼陷，祗募兵拒賊，玄宗壯之。累遷陳留太守，持節河南道節度采訪使。歷太僕、宗正卿。代宗大曆時，祗既宗室老，以太子賓客爲集賢院待制。是時，勛望大臣無職事者皆得待詔于院，給飧錢署舍以厚其禮，自左僕射裴冕等十三人爲之。

兵抵禦叛賊，得到玄宗的贊賞。多次升任陳留太守，持節河南道節度采訪使。歷任太僕、宗正卿。代宗大曆年間，因爲李祗是宗室中的老者，以太子賓客身份爲集賢院待制。當時，有功勛聲望的大臣無職事官者都得以待詔於集賢院，供給俸錢官舍，禮遇優厚，以左僕射裴冕等十三人爲待詔。

子巘，以蔭補五品官。祗薨，兄岾得罪，乃以巘嗣王。累至宗正卿，檢校刑部尚書。薨，贈太子少保。性介直，面剌人短。歷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風雨。收恤甥侄，慈愛過人，家無留儲，公卿合賻乃克葬。

兒子李巘，因祖上的功勛補任五品官。李祗去世後，因哥哥李岾獲罪，就以李巘繼嗣王位。多次升任做到宗正卿，檢校刑部尚書。去世後，追贈太子少保。性格耿直，常常當面指出别人的錯誤。做官清正廉潔，所居的房屋透風漏雨。撫養甥侄，十分慈愛，家中没有任何儲蓄，公卿們捐助錢物纔將他埋葬。

璄，神龍初封歸政郡王，歷宗正卿，坐千里事，貶南州司馬。

李璄，神龍初年封歸政郡王，歷任宗正卿，因李千里事獲罪，被貶爲南州司馬。

濮王李泰

濮恭王泰，字惠褒。始王宜都，徙封衛，繼懷王後。又徙封越，爲揚州大都督。再遷雍州牧、左武候大將軍。改王魏。帝以泰好士，善屬文，詔即府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又以泰大腰腹，聽乘小輿至朝。司馬蘇勗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括地志》，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衛尉供帳，光禄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分道計州，編緝疏録，凡五百五十篇，歷四期成。詔藏秘閣，所賜萬段。後帝幸泰延康坊第，曲赦長安死罪，免坊人一年租，府僚以差賜帛。

濮恭王李泰，字惠褒。始封宜都王，改封衛王，以繼嗣衛懷王。又改封越王，任揚州大都督。二次遷作雍州牧、左武候大將軍。改封魏王。皇帝認爲李泰好交結士人，擅長寫文章，下詔在王府中設置文學館，允許他自己召引學士。又因爲李泰腰粗腹大，聽任乘小車上朝。司馬蘇勗勸李泰延請賓客著書立説，學習古代的賢王。李泰於是上奏編撰《括地志》，因此引用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人修撰。衛尉供給館舍，光禄供給飲食，有文學才能的士人大多參預其事，而權貴子弟更是競相依倚，門庭若市。李泰感到太過分，想撰述速成，就分道計州，編輯疏録，共五百五十篇，歷四期而成。下詔藏於秘閣，賜給李泰帛一萬段。後來皇帝前往李泰延康坊的第宅，因此特赦長安城中的死罪囚犯，免除坊中百姓一年的租賦，賜給魏王府中官屬帛多少不等。

又泰月稟過皇太子遠甚，諫議大夫褚遂良諫曰："聖人尊嫡卑庶，謂之儲君，故用物不會，與王共之，庶子不得爲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先王法制，本諸人情，知有國家者必

李泰每月的俸錢又比皇太子多出許多，諫議大夫褚遂良進諫説："聖人尊崇嫡子而貶抑庶子，稱嫡子爲儲君，所以使用錢物不限制，與王者共同享用，庶子不得攀比，這是爲了堵塞嫌疑的萌芽，杜絶禍亂的根源。先王制定法律，本於人

有嫡庶，庶子雖愛，不得過嫡子。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今魏王稟料過東宮，議者以爲非是。昔漢竇太后愛梁王，封四十餘城。王築苑三百里，治宮室，爲複道，費財巨萬，出警入蹕，一不得意，遂發病死。宣帝亦驕淮陽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乃克免。今魏王新出閤，且當示以節儉，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又宜擇師傅，敎以謙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

情，知道有國家者必定會有嫡庶子之分，庶子即使得到寵愛，也不能超過嫡子。如果應當親近的卻疏遠了，應當尊崇的卻使卑賤，就會因私情而害公正，心志迷惑而亂國。現在魏王的俸錢超過了太子，議論者都認爲不應當這樣。昔日漢朝的竇太后因爲喜愛梁王，封邑四十餘城。梁王建築苑囿三百里，修造宮室，建設天橋，耗費錢財巨大，出入清道警戒，稍不如意，就發病而死。宣帝也驕縱淮陽王，幾乎使他敗滅，派謙虛的大臣去輔佐，纔使他得以免死。現在魏王剛出宮，應該生活節儉，可在以後逐漸增加俸錢。還應該選擇師傅，教授謙虛節儉之禮，輔導文學之道，培養道德器識，這就是聖人的教育方法，不嚴厲而能有成效。”

帝又敕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亦言：“王爲陛下愛子，欲安全之，則不當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之西，昔海陵居之矣，論者爲不可。雖時與事異，人之多言，尚或可畏。又王之心亦弗遑舍，願罷之，成王以寵爲懼之美。”帝悟，乃止。

皇帝又下敕命李泰入宮居住於武德殿，侍中魏徵也上奏說：“魏王是陛下的愛子，如果想使他安全，就不應該使他居住在有嫌疑的地方。現在武德殿在東宮的西面，過去海陵王李元吉曾經居住在此殿，議論的人都認爲不可以。雖然時代與事情都不相同，但人們的議論，還是可畏的。又魏王的本心也不安定，希望罷去此事，以滿足魏王把寵愛當作畏懼的美德。”皇帝感悟，就停止了此事。

時皇太子承乾病蹇，泰以計傾之，乃引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布腹心，而韋挺、杜楚客相繼攝府事。二人者，爲泰要結中朝臣，津介賂遺，群臣更附爲朋黨。承乾懼，陰遣人稱泰府典籤詣玄武門上封，帝省之，書言泰罪，帝怒，即遣捕詰，不獲。既而太子敗，帝陰許立泰，岑文本、劉洎請遂立泰爲太子。長孫无忌固欲立晉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萬吉”，復欲從无忌。泰微知之，因語晉王：“爾善元昌，得無及乎？”王憂甚，帝怪之，以故對，帝憮然悟。會召承乾譴勒，承乾曰：“臣貴爲太子，尚何求？但爲泰所圖，與朝臣謀自安爾。無狀之人，遂教臣爲不軌事。若

當時皇太子李承乾患脚病行走不便，李泰就計謀奪取他的地位，於是援引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作爲親信，而韋挺、杜楚客相繼攝王府事。此二人，爲李泰結交朝中大臣，通過賄賂打通關節，群臣更是各有依附結爲朋黨。李承乾懼怕，就暗中派人假稱是李泰王府的典籤到玄武門上密封奏章，皇帝閱覽了奏章，都是寫的有關李泰的罪狀，皇帝大怒，立刻派人抓捕審問，但沒有抓到。不久太子的陰謀敗露，皇帝私下答應立李泰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也順意請求立李泰爲太子。長孫无忌堅持要立晉王，皇帝因爲太原的石頭上有“治萬吉”字樣，又想聽從長孫无忌的建議。李泰察知此情，因此告訴晉王說：“你與李元昌關係密切，能不受牽連嗎？”晉王十分憂愁，皇帝感到奇怪，晉王告訴了其中的緣故，皇帝恍然感悟。逢召李承乾要責備他，李承乾說：

泰爲太子，正使其得計耳。”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則副君可詭求而得。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無它。”即幽泰將作監，解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降王東萊。因詔：“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望者，兩棄之，著爲令。”然帝猶謂无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無爲宗社憂，奈何?”雉奴，高宗小字。

“臣已貴爲太子，還有什麽不滿足的呢？衹是因爲受到李泰的圖謀，與朝臣謀求自安罷了。那些不得志的人，就教臣做出違法的事。如果立李泰爲太子，正中了李泰的計謀。”皇帝説：“説的對，如果立李泰爲太子，則副君的地位可用陰謀詭計而求得。如果立李泰，李承乾、李治都活不成了；如果立李治，李泰、李承乾可安全無意外。”即把李泰囚禁於將作監，罷免他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之職，降封東萊王。因此下詔説：“從今以後如果太子不遵守臣道、藩王覬覦太子地位者，都要廢除，作爲制度。”但皇帝還是對長孫无忌説：“公勸我立雉奴爲太子，但雉奴仁孝懦弱，朕能不爲國家擔憂，有什麽辦法呢?”雉奴，是高宗的小名。

泰尋改王順陽，居均州之鄖鄉。帝嘗持泰表語左右曰：“泰文辭可喜，豈非才士？我心念泰無已時，但爲社稷計，遣居外，使兩相完也。”二十一年進王濮。高宗即位，詔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羞膳異等。薨鄖鄉，年三十五，贈太尉、雍州牧。二子：欣、徽。

李泰不久改封順陽王，遷居於均州的鄖鄉。皇帝曾經拿着李泰的上表對左右的人説：“李泰的文辭優美，難道不是一位才子？我心中時常想念李泰，衹是爲了國家的大計，把他貶居於外，也是一種兩全之策。”二十一年進封濮王。高宗即位後，下詔李泰開府設置官屬，車服膳食特别優待。去世於鄖鄉，享年三十五歲，追贈太尉、雍州牧。有兩個兒子：李欣、李徽。

欣嗣王，武后時爲酷吏所陷，貶昭州别駕，薨。子嶠，神龍初得嗣王。開元中爲國子祭酒，以罪貶鄧州别駕，薨。徽封新安郡王。

李欣繼嗣王位，武后時被酷吏陷害，貶任昭州别駕，去世。兒子李嶠，神龍初年繼嗣王位。開元年間任國子祭酒，因獲罪貶任鄧州别駕，去世。李徽封新安郡王。

庶人李祐

庶人祐，字贇。武德八年，王宜陽，進王楚，又王燕，已乃封齊，領齊州都督。貞觀十一年始歸國。明年入朝，以疾留京師。其舅尚乘直長陰弘智，憸人也，説祐曰：“王兄弟多，即上萬歲後，何以自全？要須得士自助。”乃引客燕弘信謁祐，祐悦，賜金帛，使募劍客。十五年還州。

庶人李祐，字贇。武德八年，封宜陽王，進封楚王，又改封燕王，不久改封齊王，領齊州都督。貞觀十一年纔到封國。第二年入朝，因病留在京師。他的舅舅尚乘直長陰弘智，是奸邪小人，對李祐説：“王兄弟衆多，皇上萬歲之後，怎麽自己保全呢？須要有勇士相助。”於是就領賓客燕弘信晋見李祐，李祐大爲喜悦，賜給金帛，派他招募劍客。十五年返回齊州。

初，帝用王府長史、司馬，必取骨鯁敢言者，有過失輒聞。而祐溺群小，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帝以輔王無狀，免之，更用權萬紀。

起初，皇帝所任用的王府長史、司馬，必取正直敢言之士，如果王有過失就立刻上奏告知。而李祐親近一群小人，喜好釣魚打獵游玩，長史薛大鼎多次進諫不聽，皇帝認爲他輔導無方，免

萬紀性剛急，以法繩祐。有昝君謩、梁猛虎者，騎射得幸，萬紀斥之，祐私引與狎昵。帝數以書讓祐，萬紀恐并獲罪，即說祐曰："王，上愛子，上欲王改悔，故數教責王。誠能飭躬引咎，萬紀請入朝言之，上意宜解。"祐因上書謝罪。萬紀見帝，言祐且自新，帝悅，厚賜萬紀，而仍譙戒祐。祐聞萬紀見勞，而己蒙責，以爲賣己，益不平。會萬紀又以疑貳縶君謩等，制祐不出國門，悉暴祐罪于朝，祐不勝忿。有詔刑部尚書劉德威臨訊，頗實，帝召祐、萬紀還京師。祐與燕弘亮等謀，射殺萬紀，支解之。左右勸祐遂發兵，乃募城中男子年十五以上悉發，私署左右上柱國，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托東、托西等王，斥庫貲行賞，驅人築堞浚隍，繕甲兵。人惡之，皆夜縋亡去。

去他的官職，改用權萬紀。權萬紀性格剛正急躁，用法紀懲治李祐。有昝君謩、梁猛虎二人，因爲擅長騎馬射箭而得到李祐的寵幸，權萬紀斥逐了他們，而李祐却私下把他們召來親昵。皇帝多次寫信責備李祐，權萬紀恐怕自己一并獲罪，就對李祐說："大王，是皇上的愛子，皇上想使王改正錯誤，所以多次教導責備你。如果王能够正身自責，我權萬紀請求親自入朝說情，皇上的怒氣就會消解。"李祐因此上表謝罪。權萬紀見到皇帝，說李祐能够悔過自新，皇帝高興，重賜權萬紀，同時寫信告誡李祐。李祐聽說權萬紀受到慰勞，而自己却被責備，認爲他出賣了自己，更加怨憤。逢權萬紀又因爲懷疑昝君謩等有異心而囚禁了他們，限制李祐不許出城門，把李祐的罪行全部上奏給朝廷，李祐不勝其憤。下詔刑部尚書劉德威親自去審訊，事實確鑿，皇帝召李祐、權萬紀回京師。李祐與燕弘亮等計謀，射死權萬紀，支解了他的尸體。於是左右的人勸李祐起兵，因此招募城中所有十五歲以上的男子，私自任命左右上柱國，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托東、托西等王，用官庫財物行賞，驅趕百姓築城挖壕，修理兵器。人們都憎恨他，乘夜紛紛縋城而逃。

詔兵部尚書李勣與劉德威發便道兵討之。祐日夜引弘亮等五人對其妃宴樂。語官軍，則弘亮妄言："王毋憂，右手持酒啖，左手刀拂之。"祐信愛弘亮，聞之喜。帝手敕祐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爲此耳。往吾子，今國仇，我上慚皇天，下愧后土。"題畢，涕而遣。祐檄諸縣，縣輒以聞。祐窮蹙，上表曰："臣，帝子也，爲萬紀讒構，上天降靈，罪人斯得。臣狂失心，惝恍驚悸，左右無兵，即欲顛走，所以頗仗械以自衛護。"時勣未至，而青、淄等州兵已集。或勸祐虜子女走豆子鹹爲盜，計未决，兵曹杜行敏夜勒兵鑿垣入，祐與弘亮等閉門拒，至日中，行敏呼

下詔兵部尚書李勣與劉德威發近道之兵討伐。李祐日夜與燕弘亮等五人對着妃子宴飲取樂。說到官軍，燕弘亮便胡說道："王不要發愁，我右手持杯飲酒，左手揮刀砍殺。"李祐信任燕弘亮，聽到此話很高興。皇帝下手敕給李祐說："我經常告誡你不要親近小人，正是爲此。你過去是我的兒子，現在是國家的叛賊，我上慚皇天，下愧后土。"寫畢手敕，涕泣而發出。李祐傳檄諸縣，諸縣都上奏了此事。李祐無計可施，上表說："臣，是皇帝的兒子，受到權萬紀的讒毁編造，仰賴上天有靈，罪人得到了應有的下場。臣狂妄心亂，失意驚恐，左右無兵，即想逃走，所以用甲兵保護自己。"當時李勣的兵未到，而青、淄等州兵已聚集。有人勸李祐驅逐城中子女逃入豆子鹹做盜賊，計議還未定，兵曹杜行敏夜晚率兵鑿墻而入，李祐與燕弘亮等閉門抵禦，

曰："吾爲國討賊，不速降，且焚。"士積薪，祐乃出，執送京師。賜死内侍省，貶爲庶人，葬以國公禮。詔齊州給復一年，擢行敏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

到了中午，杜行敏喊道："我爲國家討伐叛賊，如果不馬上投降，就要放火焚燒。"於是士卒積聚柴草，李祐這纔出降，被擒送京師。賜死於内侍省，貶爲百姓，用國公之禮埋葬。下詔免除齊州百姓一年的賦税，升任杜行敏爲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

祐喜養鬥鴨，方未反，狸齕鴨四十餘，絶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

李祐喜歡飼養鬥鴨，當未反叛時，被狸咬死鬥鴨四十餘隻，咬斷頭而去。敗滅之後，受他牽連被誅殺達四十餘人。

祐之亂，州人羅石頭數祐罪，以刀直前刺祐，不克，殺之。詔贈亳州刺史。

當李祐叛亂時，州人羅石頭歷數李祐的罪狀，用刀直刺李祐，没有刺中，被殺。下詔追贈他爲亳州刺史。

嘗引騎徇邑聚，野人高君狀曰："上親平寇難，土地甲兵不勝計。今王以數千人爲亂，猶一手摇泰山，又如君父何?"祐擊禽之，愧其言，不能殺。詔擢榆社令。

李祐曾經率領騎兵攻掠城邑，鄉人高君狀説："皇上親自平定禍難，土地甲兵不可勝計。現在王帶領數千人作亂，如同用手摇動泰山，能把君父怎麽樣呢?"李祐抓住打他，但對他的話感到羞愧，没有殺他。皇帝下詔升任高君狀爲榆社令。

蜀王李愔

蜀悼王愔，貞觀五年始王梁，與郯、漢、申、江、代五王同封。徙王蜀，實封八百户。出爲岐州刺史。數畋游，爲非法，帝頻責教，不悛，怒曰："禽獸可擾於人，鐵石可爲器，愔曾不如之!"乃削封户及國官半，徙虢州。久之，還户，增至千。復出馳弋，敗民稼。典軍楊道整叩馬諫，愔捽擊之。御史大夫李乾祐劾愔罪，高宗怒，貶黄州刺史。擢道整匡道府折衝都尉。

蜀悼王李愔，貞觀五年始封梁王，與郯、漢、申、江、代五王同時受封。改封蜀王，享受實封八百户。出任岐州刺史。經常游玩打獵，做違法的事，皇帝多次責備教育，他仍然不改，皇帝憤怒地説："禽獸都能被人馴服，鐵石可以磨煉成器物，李愔難道還不如它們!"然後削掉他封户及國官的一半，改任虢州刺史。很久之後，歸還封户，增加到一千。他又外出打獵，毁壞百姓的禾稼。典軍楊道整叩馬進諫，李愔揪住毆打他。御史大夫李乾祐揭發李愔的罪狀，高宗大怒，貶李愔爲黄州刺史。升任楊道整爲匡道府折衝都尉。

吴王恪得罪，愔以母弟廢爲庶人，徙巴州。俄封涪陵王，薨。咸亨初，復爵土，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以子璠嗣王。璠，武后時謫死歸誠州。神龍初，以朗陵王瑋子褕嗣。

吴王李恪獲罪，李愔因是同母弟被廢爲百姓，遷居巴州。不久封爲涪陵王，去世。咸亨初年，恢復他的爵位和封國，追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以兒子李璠繼嗣王位。李璠，武后時期貶死於歸誠州。神龍初年，以朗陵王李瑋的兒子李褕繼嗣王位。

蔣王李惲

蔣王惲，始王郯，又徙王蔣，拜

蔣王李惲，始封郯王，又改封蔣王，拜任安

安州都督，賜實封千户。永徽三年，徙梁州。惲造器物服玩，多至四百車，所經州縣騷然護送，爲有司劾奏，詔貸不問。上元中，遷箕州刺史。録事參軍張君徹誣告惲反，詔使者按驗，惲惶懼自殺。高宗知其枉，斬君徹，贈惲司空、荆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三子：煒、煌、休道。

州都督，賜給實封一千户。永徽三年，改任梁州都督。李惲在安州製造器物服玩，多達四百車，由所經過的州縣興師動衆地護送，被有關部門上奏揭發，下詔免罪不問。上元年間，改任箕州刺史。録事參軍張君徹誣告説李惲謀反，下詔派使者審訊查驗，李惲恐懼自殺。高宗知道是冤案，斬殺了張君徹，追贈李惲司空、荆州大都督，陪葬昭陵。有三個兒子：李煒、李煌、李休道。

煒初王汝南郡，惲薨，遂嗣王，爲武后所害。神龍初，以嫡孫紹宗爲嗣蔣王，薨，子欽福嗣，爲率更令。

李煒初封汝南郡王，李惲去世後，就由他繼嗣王位，被武后殺害。神龍初年，以李煒的嫡孫李紹宗爲嗣蔣王，李紹宗去世後，兒子李欽福繼嗣王位，任率更令。

李之芳

煌封蔡國公。孫之芳，有令譽，安禄山奏爲范陽司馬。禄山反，自拔歸京師。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初，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

李煌封蔡國公。李煌的孫子李之芳，有好的名聲，安禄山上奏任他爲范陽司馬。安禄山反叛後，自己回到京師。歷任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初年，下詔兼任御史大夫出使吐蕃，被扣留二年纔得以回國。拜任禮部尚書，改任太子賓客。

休道子琚，神龍初封嗣趙王，開元中改王中山。

李休道的兒子李琚，神龍初年封嗣趙王，開元年間改封中山王。

越王李貞

越王貞，始王漢，後徙原，已乃封越。貞善騎射，涉文史，有吏幹，爲宗室材王。武后初，遷累太子太傅、豫州刺史。中宗廢居房陵，貞乃與韓王元嘉及王子黄公譔，魯王靈夔、王子范陽王藹，霍王元軌、王子江都王緒，及子琅邪王冲計議反正。

越王李貞，始封漢王，後改封原王，不久又改封越王。李貞擅長騎馬射箭，涉獵文史，有治理才能，是宗室王中的佼佼者。武后初年，多次升任做到太子太傅、豫州刺史。中宗被廢居住在房陵，李貞就與韓王李元嘉及韓王的兒子黄公李譔，魯王李靈夔、魯王的兒子范陽王李藹，霍王李元軌、霍王的兒子江都王李緒，及自己的兒子琅邪王李冲謀劃恢復帝位。

垂拱四年，明堂成，悉追宗室行享禮，共疑后遂大誅戮不遺種，事且急，譔乃矯帝璽書賜冲曰："朕幽縶，諸王宜即起兵。"於是命長史蕭德琮募兵，告諸王師期。八月，冲先發，諸王莫有應者，獨貞將兵攻上蔡，破之，而冲已敗。貞稍徇屬縣，得士七千，列五營：貞爲中營，以裴守德爲大將軍，領中營；趙成美爲左中郎

垂拱四年，明堂建成，追召所有的宗室子弟到京師行祭祀之禮，大家都懷疑武后要大肆誅殺，將他們斬盡殺絶，事情急迫，李譔於是假托皇帝璽書賜給李冲説："朕被囚禁，諸王應該立刻起兵。"李冲於是命長史蕭德琮招募士卒，告訴諸王起兵日期。八月，李冲率先發兵，但諸王中没有人響應，祇有李貞率兵攻打上蔡，攻克了它，而此時李冲已失敗。李貞攻略屬縣，得到士兵七千人，分爲五營：李貞在中營，任命裴守德

將，領左營；閻弘道爲右中郎將，領右營；安摩訶爲郎將，領後軍；王孝志爲右將軍，領前軍。以韋慶禮爲司馬，署官五百。然脅誘無鬥志，家童皆佩符以辟兵。九月，后遣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夏官尚書岑長倩率兵十萬討之，以鳳閣侍郎張光輔爲諸軍節度，乃下詔削貞父子屬籍，改氏虺。崇裕等次豫州，貞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貞乃閉門守。守德者，驍勇士。貞始起，以女妻之，委以腹心。至是，欲殺貞自贖。會軍薄城，家人白貞："今事乃爾，王豈受戮辱者邪?"即仰藥死。規自殺，守德與主俱縊。起凡二十日敗。始，貞臨水自鑒，不見其首，惡之，未幾及禍。

爲大將軍，領中營兵；趙成美爲左中郎將，領左營兵；閻弘道爲右中郎將，領右營兵；安摩訶爲郎將，領後軍兵；王孝志爲右將軍，領前軍兵。任命韋慶禮爲司馬，任用官吏五百名。但是這些官員都是受脅迫引誘，没有鬥志，家僮們都佩帶符録以躲避兵災。九月，武后派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夏官尚書岑長倩率兵十萬討伐，任命鳳閣侍郎張光輔爲諸軍節度使，於是下詔剥奪李貞父子的屬籍，改姓氏爲虺。麴崇裕等停駐在豫州，李貞的小兒子李規及裴守德來抵禦，被打敗，李貞於是閉門堅守。裴守德其人，是一位勇猛之士。李貞起兵之初，把女兒嫁給他，作爲親信。這時，他却想要殺死李貞爲自己贖罪。逢官軍逼近城下，家人告訴李貞説："現在事情已經到了如此地步，王豈能够遭受侮辱而被殺戮?"李貞隨即喝毒藥而死。李規自殺，裴守德與他的妻子都自縊而死。起兵前後共二十天而敗滅。當初，李貞臨水自照，看不見自己的頭，心中厭惡，不久就遇禍。

琅邪王李沖

沖，貞長子也。好學，勇而才，累遷博州刺史。初發，有士五千，度河趣武水，武水令告急魏州，州遣莘令馬玄素領兵先乘城，沖攻之，因風，積薪焚其門，火作風反，衆心沮解，其屬董元寂誦言："王與國家戰，乃反爾。"沖斬以徇，衆懼，遂潰，唯家僮數十從之，乃走博州，爲當關刺死。后命丘神勣討之，兵未至，沖已死，起七日敗。二弟：蒨、温。蒨，常山公，坐死。温以前告，流嶺南。

李沖，是李貞的長子。喜好文學，勇敢而有才能，多次升任做到博州刺史。剛起兵時，有兵五千，渡河急赴武水，武水令向魏州告急，魏州派遣莘縣令馬玄素率兵先占據武水城，李沖攻打，藉助風勢，堆積柴草焚燒城門，火起風轉，士氣已衰，他的部屬董元寂當衆説道："王與國家交戰，這是謀反。"李沖斬下他的首級示衆，士卒懼怕，因此潰敗，祇有家僮數十人隨從，於是逃往博州，被守門的士兵刺死。武后命令丘神勣率兵討伐，兵還未到，李沖已死，起兵七天而失敗。李沖有兩個弟弟：李蒨、李温。李蒨，封常山公，受父親和哥哥牽連獲罪被處死。李温因有人告發，被流放到嶺南。

初，貞馳檄壽州刺史趙瓌，諭以興兵且假道。瓌得檄，許爲應，瓌妻常樂長公主亦趣諸王蚤立功，故瓌與主皆死。濟州刺史薛顗與其弟紹謀應沖，率所部庸、調，治兵募士，沖敗，下獄死。顗，駙馬都尉瓘之子，

起初，李貞驛傳檄書給壽州刺史趙瓌，告以起兵及借道之事。趙瓌得到檄書，答應起兵響應，趙瓌的妻子常樂長公主也催促諸王早些立功，所以趙瓌與長公主都被處死。濟州刺史薛顗與他的弟弟薛紹謀劃響應李沖，用濟州的賦税，召兵訓練，李沖失敗後，被關入獄中而死。薛

母城陽長公主，封河東縣侯。紹尚太平公主，擢累右玉鈐衛員外將軍，以主婿不加戮，餓死河南獄。

顗，是駙馬都尉薛瓘的兒子，母親是城陽長公主，封河東縣侯。薛紹娶太平公主爲妻，多次升任做到右玉鈐衛員外將軍，因爲是太平公主的丈夫没有被誅殺，最後餓死在河南獄中。

神龍初，敬暉等奏冲父子死社稷，請復爵土，爲武三思等沮罷。開元四年，乃復爵土，有司謚死不忘君曰敬。五年，又詔："王嗣絶國除，朕甚悼焉。其以貞從孫故許王子夔國公琳嗣王，奉王祀。"琳薨，爵不傳。

神龍初年，敬暉等上奏説李冲父子爲國家而死，請求恢復他們的爵位和封國，因爲武三思等從中作梗而罷。開元四年，纔恢復他的爵位和封國，有關部門因爲他死不忘君給他的謚號叫敬。五年，又下詔説："越王後代斷絶封國被削掉，朕心中十分沉痛。以李貞的從孫原許王的兒子夔國公李琳繼嗣王位，作爲他的繼嗣奉祀宗廟。"李琳去世後，爵位不傳。

貞最幼息珍子謫嶺表，數世不能歸。開成中，女孫持四世喪北還，求祔王塋。詔嘉憫，敕宗正寺、京兆府爲訪其兆，非陪陵者聽葬。女名元真，爲道士。

李貞最小的兒子李珍子被貶往嶺表，幾代都能回朝。開成年間，他的孫女護送四代靈柩北返，要求陪葬於越王的墓地。下詔加以表彰關懷，并下敕宗正寺、京兆府爲其搜訪墓地界限，如果不是在皇帝陪陵區内，允許埋葬。此女名叫元真，是女道士。

紀王李慎

紀王慎，始王申，後徙紀，食户八百。貞觀中，遷襄州刺史，以治當最，天子璽書勞勉，人爲立石頌德。二十三年，進户至千。文明初，累遷太子太師、貝州刺史。慎少好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當世號紀越。

紀王李慎，開始封爲申王，後來改封紀王，享受實封八百户。貞觀年間，改任襄州刺史，以治理有方而聞名，天子下璽書加以勉勵，百姓爲他立碑頌德。二十三年，增加享受實封户至一千。文明初年，多次升任做到太子太師、貝州刺史。李慎年少時就好學不倦，擅長星象之學，與越王齊名，當時號稱爲紀越。

初，貞連諸王起兵，慎知時未可，獨拒不與合。將就誅而免，改氏虺，載以檻車，謫巴州，薨于道。七子：續、琮、叡、秀、獻、欽、證。續與秀最知名。

當初，李貞聯合諸王起兵，李慎知道時機不成熟，就獨自拒絶不與他聯合。將要被誅殺而赦免，改姓氏爲虺，用檻車載着，流放到巴州，在半路去世。有七個兒子：李續、李琮、李叡、李秀、李獻、李欽、李證。李續與李秀最爲有名。

續王東平，歷和州刺史，薨。琮義陽王，叡楚國公，秀襄陽郡公，獻廣化郡公，欽建平郡公，五人并爲武后所殺。神龍初，以證嗣王，擢左驍衛將軍，薨。子行同嗣。

李續封東平王，歷任和州刺史，去世。李琮封義陽王，李叡封楚國公，李秀封襄陽郡公，李獻封廣化郡公，李欽封建平郡公，五人都被武后殺害。神龍初年，以李證繼嗣王位，升任左驍衛將軍，去世。兒子李行同繼嗣。

琮三子：行遠、行芳、行休。始，琮與二弟同死桂林。開元四年，行休請身迎柩，既至，無封樹，議者

李琮有三個兒子：李行遠、李行芳、李行休。當初，李琮與兩個弟弟一同死在桂林。開元四年，李行休請求親自去接回靈柩，到達之後，

謂不可復得。行休歸，地布席以祈。是夜夢王乘舟，舟判爲二。既而適野，見東洲中斷，乃悟焉。又靈堂鎖一夕莖自屈，管上有指迹，一奇二并。使卜人筮之，曰："屈，於文爲尸出；指者，示也；一奇二并，三殯也。先王告之矣。"乃趣其所，發之如言，而一節獨闕。行休號而寢，夢琮告曰："在洛南洲。"明日，直殯南得之。於是以三喪歸，陪葬昭陵，贈琮陳州刺史。永昌時，行遠、行芳斥巂州，六道使至，行遠先就戮，行芳幼當赦，抱持請代，遂與俱死，西南人稱死悌云。

因爲没有墳堆，議論的人都認爲再也找不到了。李行休回來後，把席子鋪在地上祈禱。當天晚上夢見先王乘船，船一分爲二。不久到野外，看見東洲從中部斷開，於是醒悟。又靈堂上的鎖一天夜晚自行彎屈，管上有手指印迹，一單二雙。讓占卜家占筮，説："屈，在文字上是尸出；指的意思，是表示；一單二雙，是三副埋葬的靈柩。這是先王在告訴你。"於是趕赴東洲，挖掘出來李琮的墳墓正如同占卜家所説的那樣，而惟獨缺一骨節。李行休號哭而睡，夢見李琮告訴説："在洛南洲。"第二天，在墓所的正南找到了。於是護送靈柩返回，陪葬昭陵，追贈李琮爲陳州刺史。永昌年間，李行遠、李行芳被流放到巂州，武后派出的六道使來到，李行遠先被殺害，李行芳因年幼應當赦免，他搶着請求替代哥哥去死，因此一起被害，西南地區的人們都贊揚他爲兄弟友愛而死的行爲。

慎女東光縣主，始八歲，聞慎有疾，不食，父哀之，給云已愈，主察顔色未平，終不肯御，内外稱之。長適太子司議郎裴仲將。時妃、主多恃貴，以奢豫相矜，主獨儉素，姊弟誚曰："人生富貴在得志，獨勤苦，欲何求?"答曰："我幼好禮，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謂何? 且自古賢妃淑女以恭遜著名，驕縱敗德，况榮寵貴盛，儻來物也，可恃以凌人乎?"及王死，號慟，嘔血數升。免喪，絶膏沐者二十年。始，諸王、妃、主自垂拱後被害者皆藁掩之。神龍初，詔州縣普加求訪，祭以牲牢，復官爵，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主聞，感慟，卒，敕其子曰："爲我謝親戚，酷憤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中宗爲舉哀章善門，下詔褒揚。

李慎的女兒東光縣主，剛八歲時，聽説李慎有病，自己就不肯吃飯，父親哀憐她，騙説病已痊愈，縣主觀察父親的神色覺得没有痊愈，始終不肯進食，她的這一行爲受到人們的稱贊。長大後嫁給太子司議郎裴仲將。當時的妃子、公主依仗地位尊貴，以奢侈相炫耀，而惟獨縣主節儉樸素，姊妹們譏諷她説："人生富貴在於滿足自己的願望，你獨自勤苦，想求得什麽呢?"她回答説："我年幼時就喜好禮節，直到現在都遵守不違背，這不是滿足自己的願望是什麽呢? 再説自古以來的賢妃淑女都以謙恭而知名，驕横放縱會敗壞德行，何况榮寵顯貴，對我來説都是意外得來的，怎麽可以恃此以凌駕别人之上呢?"父親紀王死後，縣主悲痛號哭，吐血數升。守喪期滿後，有二十年不用潤髮油脂等化妝品。當初，諸王、妃子、公主從垂拱年間以後被殺害的，都草草掩埋。神龍初年，下詔州縣廣泛搜訪，用牲牢之禮祭祀，并恢復他們的官位和封國，諸王都陪葬昭、獻二陵。縣主聽説後，很是感動，去世時，告訴她的兒子説："爲我感謝内外親屬，深冤已經昭雪，九泉之下去見先王就没有遺憾了!"中宗爲她在章善門舉行哀禮，并下詔表彰。

江殤王囂，封之明年薨，無後。

代王簡，已封薨，無後。

趙王福，貞觀十三年始王，出後隱太子。累遷梁州都督，實封八百户。薨，贈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無子，神龍初，以蔣王惲孫思順嗣王。

江殤王李囂，封王第二年去世，没有後代。

代王李簡，封王之後去世，没有後代。

趙王李福，貞觀十三年始封王，爲隱太子繼嗣。多次升任做到梁州都督，享受實封八百户。去世後，追贈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没有兒子，神龍初年，以蔣王李惲的孫子李思順繼嗣王位。

曹王李明

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寵之，欲立爲后，魏徵諫曰："陛下不可以辰嬴自累。"乃止。貞觀二十一年，始王曹，累爲都督、刺史。高宗詔出後巢王。永隆中，坐太子賢事，降王零陵，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帝聞，悼甚，黔官吏皆坐免。景雲中，陪葬昭陵。三子：俊、傑、備。

曹王李明，母親原是巢王李元吉的妃子，受到皇帝的寵愛，想立爲皇后，魏徵進諫説："陛下不能够受到像春秋時代晋國的辰嬴那樣低賤的妃子的連累。"於是作罷。貞觀二十一年，始封曹王，多次任都督、刺史。高宗下詔讓他作爲巢王繼嗣。永隆年間，因與太子李賢通謀獲罪，降封爲零陵王，遷居黔州。都督謝祐逼迫他自殺，皇帝聽説後，十分悲痛，黔州的官吏都因此獲罪被免職。景雲年間，陪葬昭陵。有三個兒子：李俊、李傑、李備。

俊嗣王，南州別駕，傑爲黎國公，垂拱時并及誅。神龍初，以傑子胤爲嗣曹王。是時，諸王子孫自嶺外還，入見中宗，皆號慟，帝爲泣下。初，武后時，壯者誅死，幼皆没爲官奴，或匿人間庸保。至是，相繼出，帝隨屬遠近封拜云。後備自南還，詔停胤封而封備，歷衛尉少卿同正員，薨。開元十二年，復封胤。薨，子戢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皋嗣。

李俊繼嗣王位，任南州別駕，李傑封黎國公，垂拱年間都被殺害。神龍初年，封李傑的兒子李胤爲嗣曹王。當時，諸王的子孫從嶺外歸來，入宫拜見中宗，都悲慟大哭，皇帝也爲之流淚。當初，武后在位時，宗室子弟壯年的被誅殺，年幼的被没官爲奴，有的躲藏在民間受人雇用役使。這時，相繼出來，皇帝按照關係遠近給他們封爵拜官。後來李備從南方歸來，下詔停止李胤的封爵而改封李備，歷任衛尉少卿同正員，去世。開元十二年，恢復李胤的封爵。李胤去世後，由兒子李戢繼嗣，任左衛率府中郎將。後由李戢的兒子李皋繼嗣。

嗣曹王李皋

皋，字子蘭，少補左司禦兵曹參軍。天寶十一載嗣王。事母太妃鄭以孝聞。安禄山反，奉母逃民間，間走蜀，謁玄宗，由都水使者遷左領軍將軍。上元初旱歉，皋禄不足養，請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温州長

李皋，字子蘭，少年時補授左司禦兵曹參軍。天寶十一載繼嗣王位。奉事母親太妃鄭氏以孝順而著名。安禄山反叛，奉事母親逃往民間，從小路前往蜀中，謁見玄宗，由都水使者升任左領軍將軍。上元初年因旱災歉收，李皋的俸禄無法養活全家，請求補授外官，没有得到朝廷的允

史，俄攝州事。州大饑，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餓者，僚史叩庭請先以聞，皋曰："人日不再食且死，可俟命後發哉？苟殺我而活衆，其利大矣！"既貸，乃自劾，優詔開許，就進少府監。時殿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京兆法曹參軍鍔宦既遂，不肯還鄉，母窮不自給。皋行縣見之，嘆曰："入則孝，出則悌，有餘力則學。若二子者可與事君乎哉？"舉劾之，并錮死。召還，未得見，即上書言治道，詔授衡州刺史，爲觀察使諼劾，貶潮州。會楊炎起道州爲宰相，知皋直，復用爲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訊，皋懼憂其母，出則囚服，入乃衣冠，貌言如平常。及爲潮，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

許，於是故意幹了輕微的違法之事，被貶任温州長史，不久代理主持州中事務。當時州中發生大饑荒，他發放官倉中的糧食數十萬石賑濟飢民，管事的小官吏叩頭請求事先上奏，李皋説："百姓一天不吃飯就會餓死，怎麼還能等待朝命而後再發放呢？如果殺了我而能救活衆多的人，那就利益再大不過了！"發放之後，他就上奏自我彈劾，皇帝特地下詔予以表彰，升任他爲少府監。當時殿中侍御史李鈞與弟弟京兆法曹參軍李鍔官場得意，不肯回家鄉，他們的母親貧窮無法生活。李皋巡行屬縣見到這位老婦，感嘆説："在家孝順親人，出門尊敬長者，有剩餘的精力就學習。像這樣的兩個兒子怎麼能够奉事君主呢？"於是上奏彈劾他們，二人都被除名終身不許做官。李皋被召回朝，未能晋見皇上，於是上書談論治理之道，下詔授任他爲衡州刺史，因被觀察使彈劾，貶任潮州刺史。逢楊炎從貶官道州被起用爲宰相，知道李皋正直，重新任用他爲衡州刺史。當初，李皋受到御史的審訊，他恐怕母親爲自己擔憂，出去時身穿囚服，回家時就穿着禮服，神色言談如平時一樣。等到出任潮州刺史，就告訴母親説是升官。這時官復原職，纔據實告訴了母親。

建中元年，進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杲貪虐，使部將王國良戍武岡，賴其富，即劾以死，國良恐，據縣反，斂荆、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皋至，遺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者，特逃讒抗死爾！將軍遇我，可以降，我固爲京杲誣者，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將軍哉？以爲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得書，喜且畏，因請降，然内尚首鼠。皋即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賊延使者入，皋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良降，良今安在？"一軍愕眙，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皋執手，約爲昆弟，則盡焚攻守

建中元年，升任湖南觀察使。前任觀察使辛京杲貪婪殘暴，派部將王國良鎮守武岡，因爲王國良很富有，辛京杲就對他加以死罪，王國良恐懼，占據縣城反叛，朝廷調集荆、黔、洪、桂諸道兵討伐，過了一年也没有平定。李皋到任後，寫信給王國良説："觀察將軍并不是敢於叛逆的人，衹不過是因爲遭受讒言而逼迫逃避死罪罷了！將軍遇到了我，可以投降，我原來也是被辛京杲誣陷的人，有幸獲得昭雪，怎麼忍心率兵討伐將軍呢？如果不聽我的話，我將用陣法破將軍的陣法，用攻法屠滅將軍的城池，那樣就不是將軍所能料到的了。"王國良看了書信後，既喜又怕，因此請求投降，但心中仍然猶豫不定。李皋當天就單槍匹馬假稱是使者來到王國良軍中，賊兵帶領使者進入，李皋於是對叛軍大聲喊叫説："有人認識曹王嗎？我就是。來接受王國良投降，王

具，散其兵。有詔赦之，賜名惟新。

國良現在在哪裏呢?”全軍驚愕，都不敢動，王國良來迎拜，叩頭請罪。李皋握着他的手，與他結爲兄弟，然後把攻守的戰具全部焚燒，遣散兵員。皇帝下詔赦免王國良的罪，賜名王惟新。

明年，持母喪至江陵。會梁崇義反，奪爲左衛大將軍，復觀察湖南。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宿家，至豫章，大令將吏曰：“有功未申與懷器謀不發者，皆自言。”得裨校伊慎、李伯潛、劉旻，悉補大將。擢王鍔爲中軍，以馬彝、許孟容爲幕府。治戰艦，裒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委慎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乃約以五百人擊慎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即盡以教之。初，慎嘗從希烈平襄州，至是，希烈懼爲皋用，即反間，德宗信之，將誅慎，皋請赦之，使自效。會與賊夾江陣，皋勉慎立功，以所乘馬及器鎧賜之，使將先鋒，斬賊數百級，乃免。

第二年，護送母親的靈柩路過江陵。逢梁崇義反叛，喪期未滿就起用爲左衛大將軍，重又任湖南觀察使。李希烈反叛，升任他爲江西節度使。接受任命的當天，他没有進家門，就到了豫章，召集將吏大聲命令説：“有想立功而未有機會與心懷計謀而不能施展的人，都自己説出來。”得到了副將伊慎、李伯潛、劉旻，都補授他們爲大將。提升王鍔爲中軍，任用馬彝、許孟容爲幕府參佐。修造戰艦，聚兵二萬，把士卒二千五百人交給伊慎等訓練。李皋自己率兵五百人，用秦朝的兵團戰法訓練，賞罰分明，弛張統一，然後約好用五百人攻打伊慎的二千五百名士卒，没人能抵擋他的兵鋒，於是把戰法全都教授給這些士卒。當初，伊慎曾經隨從李希烈平定襄州，這時，李希烈害怕他受到李皋的重用，就使用反間計，德宗相信，將要誅殺伊慎，李皋請求赦免他，讓他戴罪立功。逢與賊兵隔江結陣，李皋勉勵伊慎立功贖罪，把自己所乘的戰馬與兵器鎧甲賜給他，派他率兵爲先鋒，伊慎斬賊首級數百，因此免罪。

賊柵蔡山不可攻，皋聲言西取蘄，引兵艦循厓溯江上。賊聞，以羸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與皋直。西去蔡山三百里，皋遣步士悉登舟，順流下，攻蔡山，拔之。間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乃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平黄州，兵益振。

賊兵在蔡山修築寨堡，難以攻取，李皋揚言要向西攻打蘄州，於是率士卒和戰艦沿南岸溯江而上。賊兵聽説後，就留下弱兵保衛寨堡，全軍沿江北而行，與李皋對峙。向西離開蔡山三百里，李皋命令步兵全部登船，順流而下，攻打蔡山，攻克了它。隔了一天，賊兵纔來救援，被打得大敗，李皋於是攻占了蘄州，招降了賊將李良，又平定了黄州，兵勢更强。

會舒王爲元帥，授皋前軍兵馬使。俄而天子狩奉天，鹽鐵使包佶爲陳少游所窘，以運艚溯江，次蘄口，希烈使杜少誠將步騎三萬將絶江道，皋遣伊慎兵七千禦于永安，走之。以功進工部尚書。帝駐梁州，皋之貢助相望。以天子處外，乃不敢居城府，

這時舒王任元帥，授任李皋爲前軍兵馬使。不久德宗流亡到奉天，鹽鐵使包佶爲陳少游所迫，帶領貨船溯江而上，停駐在蘄口，李希烈派杜少誠率領步騎兵三萬將要斷絶江道，李皋派伊慎率兵七千在永安抵禦，趕走了賊兵。李皋因功升任工部尚書。皇帝留駐在梁州，李皋的物資供應不斷。因爲天子流亡在外，他自己不敢居住於

出屯西塞山大洲，徙郡縣爲軍市。改户部尚書。又遣伊慎、王鍔攻安州，未下，希烈遣劉戒虚以步騎八千援之，皋命李伯潛迎擊於應山，俘之，遂下安州，斬僞刺史王嘉祥。希烈别遣兵援隋州，皋破之厲鄉，因下平静、白雁關，賊遂不敢南略。遷荆南節度使，賜實封三百户。凡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禽生萬六千，未嘗敗。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朝廷仰食江淮，而西道出九江，至大别，皆與賊接，皋轉戰數千里，餉路遂通，江漢倚皋爲固。淮西平，乃請護喪歸東都，帝走中人賵吊。訖葬來朝，還就鎮。

城内府中，而是出外駐守在西塞山大洲，爲了吸引商客他把郡縣城改爲軍中市場。改任户部尚書。又派伊慎、王鍔攻打安州，未能攻下，李希烈派劉戒虚率步騎兵八千來救援，李皋命李伯潛在應山迎擊，俘獲劉戒虚，因此攻下安州，斬殺僞刺史王嘉祥。李希烈又派兵救援隋州，李皋在厲鄉打敗了李希烈的援兵，藉機攻下平静、白雁關，賊兵因此不敢向南侵擾。升任荆南節度使，賜給他享受實封三百户。他共經過大小戰役三十二次，攻取五個州、二十個縣，斬首級三萬三千，生擒一萬六千人，從未打過敗仗。他率領軍隊所經過的地方，不砍伐百姓的桑棗樹，不踐踏禾稼。朝廷的供給依靠江淮，而西路出九江，直到大别，都與賊相鄰，李皋轉戰數千里，打通了朝廷的糧餉之路，江漢倚靠李皋而得以堅守。淮西平定後，他請求護送母親的靈柩回東都，皇帝派宦官去祭吊。葬禮完畢後來朝，返回節鎮。

初，江陵東北傍漢有古鄣，不治，歲輒溢。皋修塞之，得其下良田五千頃。規江南廢洲爲廬舍，構二橋跨江，而流人自占者二千餘家。繇荆抵樂鄉二百里，其間墟聚凡數十，不井飲，皋始命鑿井以便人。貞元初，吴少誠擅蔡，故徙皋鎮山南東道，割隋、汝以益軍，練兵峙糧，市回鶻馬以益戰騎，歲時大畋以教士，少誠畏之。

當初，江陵東北依傍漢水有古堤，因爲没有人治理，每年都發生水災。李皋命人修治堵塞，獲得堤下良田五千頃。他在江南廢洲上規劃建造房舍，跨江架設了兩座橋梁，流民自去定居的有二千餘家。從荆州到樂鄉二百里，其間有集市村落共數十處，人們不飲用井水，李皋命令鑿井以方便百姓。貞元初年，吴少誠割據蔡州，所以朝廷改任李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割讓隋、汝二州以增强他的兵力，他練兵積糧，購買回鶻馬匹以加强騎兵，每年四季都舉行大獵以訓練士卒，吴少誠很害怕他。

皋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參聽微隱，盡得吏下短長，其賞罰必信。所至常平物估，豪舉不得擅其利。教爲戰艦，挾二輪蹈之，鼓水疾進，駛于陣馬。有所造作，皆用省而利長。以物遺人，必自視衡量，庫帛皆印署，以杜吏謾。扶風馬彝未知名，皋識之，卒以正直稱。張柬之有園圃在襄陽，皋嘗宴集，將市取之。彝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皋謝曰："主吏

李皋生性節儉，能察知民間疾苦。善於聽取下屬的不同意見，知悉下屬官吏的優缺點，賞罰必信。所到之處平抑物價，使豪族不能够壟斷利益。教導部下修造戰艦，兩邊裝置兩隻輪子用脚踩踏，鼓水前進，速度如同戰馬。他的發明創造，都簡易而便利。他贈物與人時，一定要親自秤量，官庫中的布帛都要打上印信，以杜絶官吏的私貪。扶風人馬彝没有名氣，李皋賞識他，最終以正直而著名。漢陽王張柬之有園林在襄陽，李皋曾經在園中宴飲游玩，打算買下這個園林。馬彝説："漢陽王有復興帝業之功，現在的遺業

失詞，以爲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卒年六十，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

應該世世代代保存，爲何要讓他的子孫賣掉呢？”李皋感謝説：“屬下官吏言詞失常，使足下感到羞耻，如果没有足下哪裏能聽到這樣的話？”去世時享年六十歲，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叫成。

皋嘗自創意爲欹器，以髹木上出五觚，下鋭圜，爲盂形，所容二豆，少則水弱，多則强，中則水器力均，雖動摇，乃不覆云。子象古、道古。

李皋曾經自己發明了一種傾斜易覆的器皿，在漆木上出五觚，下面渾圓，作盂形，能容納二斗，少時水勢弱緩，多時水勢强大，不多不少時水勢與器皿力量均衡，即使摇動，仍舊不會翻倒。兒子李象古、李道古。

李象古

象古，元和中，自衡州刺史擢安南都護，貪縱不法。驩州刺史楊清者，蠻酋也，象古忌其豪，召爲牙門將，常鬱鬱思亂。會討黄賊，象古發甲助之，乃授清兵三千。清與子志烈還襲安南，殺象古并其家。詔赦清爲瓊州刺史，以桂仲武爲都護。清拒命，仲武分諭渠酋，兵皆附，破城，斬清，夷其族。

李象古，元和年間，從衡州刺史升任安南都護，貪婪不法。驩州刺史楊清，是蠻人酋長，李象古忌恨他的勢力强大，任用他爲牙門將，因此楊清經常心懷怨恨，思謀作亂。逢討伐黄家叛賊，李象古發兵助戰，派楊清領兵三千。楊清與他的兒子楊志烈反戈襲擊安南，殺害了李象古與他的家人。下詔赦免楊清的罪行，任命他爲瓊州刺史，任命桂仲武爲安南都護。楊清拒絶朝命，桂仲武派人分别告諭其他酋長，士卒都來歸附，攻克了楊清占據的城池，斬殺楊清，滅了他的家族。

李道古

道古，舉進士，獻書闕下，擢校書郎、集賢院學士。累遷司門員外郎，歷利、隋、唐、睦四州刺史。柳公綽鎮鄂岳，爲飛譖上聞，憲宗欲代之。裴度言：“嗣曹王皋嘗能以江漢兵制李希烈，威惠在人，今以其子將，必有功。”會道古自黔中觀察使入朝，乃代公綽，倍道入其軍，公綽惶遽出，財貲皆被奪。元和十二年，攻申州，破其郛，進圍中城。守卒夜驅女子登而譟，發懸門以出，道古衆亂，多死於賊。李聽守安州，未嘗敗，道古誣逐之。自將出木陵關，士卒驕，不能制，又度支錢道古悉以饋權倖，故賜不給，其下怨怒，戰不甚力，賊亦易之。故再入申，不能下，卒無功。淮西平，加檢校御史大夫，

李道古，考中進士科，獻書給朝廷，升任校書郎、集賢院學士。多次升任做到司門員外郎，歷任利、隋、唐、睦四州刺史。柳公綽鎮撫鄂岳，有人寫匿名信上奏譖毁他，憲宗想要派人取代他。裴度説：“嗣曹王李皋曾經用江漢之兵遏制李希烈之亂，在民間有威信，現在任用他的兒子爲將，必定能立功。”逢李道古以黔中觀察使入朝，於是命他取代柳公綽，他倍道兼程進入軍中，柳公綽驚恐而出，財産都被李道古剥奪。元和十二年，李道古率兵攻打申州，攻克了外城，進軍包圍了中城。守城的士卒夜晚驅趕婦人登上城墻呼喊，然後偷偷放下懸門出兵，李道古的軍隊大亂，大多被賊兵殺死。李聽守衛安州時，未曾打過敗仗，李道古誣陷趕走了他。親自率兵出木陵關，士卒驕横，難以控制，加上度支供給的軍費，李道古全都贈給了權貴，所以賞賜不到位，因此部下怨恨，作戰不力，賊兵也輕視李道

召爲宗正卿、左金吾將軍。

古。所以李道古二次攻打申州，都未能攻下，最後竟無功而歸。淮西平定後，加李道古檢校御史大夫，召入任宗正卿、左金吾將軍。

帝喜服餌，道古欲自媚，而所善柳泌自謂能化金爲不死藥，乃因宰相皇甫鎛以聞，俄會帝崩。穆宗爲太子，惡之，既立，誅泌，貶鎛，斥道古爲循州司馬。終以服丹歐血死。長慶初，詔還其官。道古巧于宦，便佞傾下，游公卿間，常與弈博，僞不勝，厚進所償，嗜利者多得其歡心，故少盜美名。及死，賣宅以葬。

憲宗喜歡服食丹藥，李道古想奉迎討好皇上，而他的好友柳泌自稱能化金爲長生不死之藥，於是通過宰相皇甫鎛上奏給皇上，不久皇帝因服用丹藥而死。穆宗做太子時，很憎恨他們，即位之後，誅殺了柳泌，貶逐了皇甫鎛，貶李道古爲循州司馬。最後李道古因服用丹藥吐血而死。長慶初年，下詔恢復他的官爵。李道古善於鑽營，花言巧語陷害下屬，與公卿們游玩結友，經常與他們博弈，假裝不勝，多給他們錢財，嗜利之徒大都喜歡他，所以很早就徒有美名。他死後，賣掉宅第纔得以埋葬。

唐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

三宗諸子列傳

高宗諸子

高宗八子：後宮劉生忠，鄭生孝，楊生上金，蕭淑妃生素節，武后生弘、賢、中宗皇帝、睿宗皇帝。

高宗八個兒子：後宮劉氏生李忠，鄭氏生李孝，楊氏生李上金，蕭淑妃生李素節，武后生李弘、李賢、中宗皇帝、睿宗皇帝。

燕王李忠

燕王忠，字正本。帝始爲太子而忠生，宴宫中，俄而太宗臨幸，詔宫臣曰："朕始有孫，欲共爲樂。"酒酣，帝起舞，以屬群臣，在位皆舞，賚賜有差。貞觀二十年，始王陳。永徽初，拜雍州牧。王皇后無子，后舅柳奭説后，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己，后然之，請於帝；又奭與褚遂良、韓瑗、長孫无忌、于志寧等繼請，遂立爲皇太子。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后旨，建言："國有正嫡，太子宜同漢劉彊故事。"帝召見敬宗曰："立嫡若何?"對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且東宫所出微，今知有正嫡，不自安；竊位而不自安，非社稷計。"帝曰："忠固自讓。"敬宗曰："能爲太伯，不亦善乎?"於是降封梁王、梁州都督，賜甲第，實封户二千，物二萬段。俄徙房州刺史。忠寖懼不聊生，至衣婦人衣，備刺客。數有妖夢，嘗自占。事露，廢爲庶人，囚黔州承乾故宅。

燕王李忠，字正本。高宗皇帝初爲太子時李忠出生，在宫中設宴慶賀，不一會太宗來到，下詔宫臣説："朕初有孫子，想與你們共同歡樂。"飲酒到盡興時，皇帝起來跳舞，并邀請群臣，於是在座的臣下都一起跳舞，皇帝給他們賞賜多少不等。貞觀二十年，始封李忠爲陳王。永徽初年，拜任雍州牧。王皇后没有兒子，她的舅舅柳奭勸説皇后，因爲李忠的母親出身卑賤，立他爲皇太子必定會親近自己，皇后以爲然，於是向皇帝請求；又加上柳奭與褚遂良、韓瑗、長孫无忌、于志寧等相繼請求，因此李忠被立爲皇太子。王皇后被廢，武后所生的兒子李弘剛滿三歲，許敬宗奉迎武后的旨意，建議説："國家有了正嫡子，太子應該依照漢代劉彊的舊例。"皇帝召見許敬宗説："立嫡子如何?"回答説："國本正則萬事治，太子，就是國家的根本。再説現在的太子母親出身低微，他知道有了正嫡子，心中不安；竊取太子之位而心中不安，對國家不利。"皇帝説："李忠本來就堅持辭讓。"許敬宗説："他能像古時的太伯那樣，不是也很好嗎?"因此降封李忠爲梁王，授任梁州都督，賜給豪華第宅，享受實封二千户，賜給絲織品二萬段。不久轉任房州刺史。李忠逐漸恐懼不安，以至穿上

婦人的衣服，防備刺客。多次做惡夢，曾經自己占卜吉凶。事情敗露後，廢爲百姓，囚禁在黔州李承乾的舊宅中。

麟德初，宦者王伏勝得罪於武后，敬宗乃誣忠及上官儀與伏勝謀反，賜死，年二十二。無子。明年，太子弘表請收葬，許之。神龍初，追封，又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麟德初年，宦官王伏勝得罪了武后，許敬宗就誣陷李忠及上官儀與王伏勝謀反，被賜死，時年二十二歲。没有兒子。第二年，太子李弘上表請求收葬他，朝廷同意。神龍初年，追封王位，又追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原悼王孝，永徽元年始王許，與杞、雍二王同封。早薨。神龍初，追封及謚。

原悼王李孝，永徽元年始封許王，與杞、雍二王同時受封。早年去世。神龍初年，追封王號及謚號。

澤王李上金

澤王上金，始王杞。永徽三年，遥領益州大都督。歷鄜、壽二州刺史。武后疾其母，故有司誣奏，削封邑，徙置澧州。久之，后陽若可喜者，表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聽朝集，義陽、宣城二公主各增夫秩。由是上金爲沔州刺史，素節岳州刺史，然卒不朝。高宗崩，詔上金、素節、二公主赴哀。文明元年，徙王畢，又徙王澤。歷五州刺史。載初中，武承嗣諷周興誣上金、素節謀反，召繫御史獄。上金聞素節已被殺，即雉經，七子并流死顯州。神龍初，追還官爵，以子義珣嗣王。

澤王李上金，始封杞王。永徽三年，遥領益州大都督。歷任鄜、壽二州刺史。武后因爲忌恨李上金的母親，所以有關部門上奏誣陷他有罪，被削掉封邑，遷移安置在澧州。很久之後，武后假裝高興，上表請求允許杞王李上金、鄱陽王李素節入朝謁見皇上，提升義陽、宣城二公主丈夫的官職品級。因此李上金被任命爲沔州刺史，李素節被任命爲岳州刺史，但最終没有入朝。高宗去世後，下詔李上金、李素節和義陽宣城二公主入朝參加喪禮。文明元年，改封李上金爲畢王，又改封澤王。歷任五州刺史。載初年間，武承嗣暗中勸周興誣告説李上金、李素節謀反，把他們召入朝關押於御史臺獄中。李上金聽説李素節已被殺，隨即自縊而死，七個兒子都被流放而死於顯州。神龍初年，追復他的官爵，讓他的兒子李義珣繼嗣王位。

義珣始被謫，匿身爲傭保，而嗣許王瓘利其爵邑，告義珣假冒，復流嶺外。開元初，以素節子璆爲後，而玉真公主表義珣實上金子，乃奪璆爵，復使義珣嗣王，拜率更令。薨，子漶嗣。

李義珣當初被貶，隱藏在民間靠爲人幫工爲生，而嗣許王李瓘貪圖他的爵位封邑，就狀告説李義珣是假冒，因此重又被流放到嶺外。開元初年，以李素節的兒子李璆繼嗣澤王位奉祀宗廟，而玉真公主上表説李義珣確係李上金的兒子，於是剥奪了李璆的爵位，重又使李義珣繼嗣王位，拜任率更令。去世，兒子李漶繼嗣。

許王李素節

許王素節，始王雍，授雍州牧。方羈丱，即誦書日千言。師事徐齊聃，淬勉自强，帝愛之。轉岐州刺

許王李素節，始封雍王，授任雍州牧。童年時，就能每天背書一千言。師從於徐齊聃，勤奮自强，皇帝很喜歡他。轉任岐州刺史，改封郇

史，更王郇。母被譖死，出素節爲申州刺史。乾封初，詔素節病無入朝。而實不病，乃著《忠孝論》自明。倉曹參軍張柬之以聞，欲帝省其誣，武后滋不悦，坐受賕降王鄱陽，削封户什七，徙置袁州，錮終身。儀鳳三年，爲岳州刺史，更王葛，又徙王，歷三州刺史。與上金同追逮赴都，道聞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須哭哉?"至龍門驛被縊，年四十三，葬以庶人禮。子瑛等九人并誅，惟琳、瓘、璆、欽古尚幼，長囚雷州。

王。母親被譖毁而死後，李素節出任申州刺史。乾封初年，下詔李素節患病不得入朝。其實無病，於是著《忠孝論》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倉曹參軍張柬之上奏了此論，想使皇帝審察他的冤情，武后更加不高興，因受賄罪降封他爲鄱陽王，削掉實封户十分之七，遷往袁州安置，終生不許録用。儀鳳三年，任岳州刺史，改封葛王，又改封許王，歷任三州刺史。與李上金同遭誣陷召赴京都，在半路聽到有人遭喪事而哭，他對左右的人説："病死是很難得的事，有什麽可哭泣的呢?"到龍門驛被縊殺，享年四十三歲，用百姓之禮埋葬。兒子李瑛等九人一并被殺害，衹有李琳、李瓘、李璆、李欽古因年紀幼小，長期囚禁於雷州。

中宗復位，追故封，又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陪葬乾陵。詔瓘嗣王，實封户四百。開元初，封琳爲嗣越王，璆嗣澤王。琳至右監門衛將軍，子隨封夔國公。瓘爲衛尉卿，以抑上金子不得封，貶鄂州别駕。因詔外繼嗣王者皆歸宗，乃以嗣江王禕爲信安王，嗣蜀王褕爲廣漢王，嗣密王徹爲濮陽王，嗣曹王臻爲濟國公，嗣趙王琚爲中山王，武陽王繼宗爲澧國公。瓘累遷太子詹事。薨，贈蜀郡大都督。二子解、需皆幼，以璆子益嗣。天寶十四載，解始襲王。

中宗恢復帝位，追封李素節原來的王位，又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陪葬乾陵。下詔李瓘繼嗣王位，享受實封四百户。開元初年，封李琳爲嗣越王，李璆爲嗣澤王。李琳官做到右監門衛將軍，兒子李隨封夔國公。李瓘任衛尉卿，因爲他貶退李上金的兒子不讓襲封父親的爵位，被貶任鄂州别駕。於是下詔原由外支繼嗣王位的都歸本宗，因此以嗣江王李禕爲信安王，嗣蜀王李褕爲廣漢王，嗣密王李徹爲濮陽王，嗣曹王李臻爲濟國公，嗣趙王李琚爲中山王，武陽王李繼宗爲澧國公。李瓘多次升任做到太子詹事。去世後，追贈蜀郡大都督。兩個兒子李解、李需都幼小，以李璆的兒子李益繼嗣。天寶十四載，李解始襲封王位。

褒信王李璆

璆，初封嗣澤王，降爲郢國公，官宗正、光禄卿，進封褒信王。初，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宫，宗子以爲不稱盛德，更命璆爲頌，建花萼樓北。天寶初，復拜宗正卿。性友弟聰敏，宗子有一善，無不薦延，故宗室在省闥者多璆所啓。薨，贈江陵郡大都督。二子：謙爲郢國公、梓州刺史，巽汝南郡公。

李璆，初封嗣澤王，後降封爲郢國公，官任宗正、光禄卿，進封褒信王。當初，張九齡撰寫《龍池頌》，刻石立在興慶宫，宗室子弟們認爲没有盡述皇帝的大德，命李璆重新撰寫頌辭，刻石立在花萼樓的北面。天寶初年，重又拜任宗正卿。他性情友愛聰明，對於有一種優點的宗室子弟，都加以薦舉，所以在禁中任職的宗室子弟大多是李璆所薦舉。去世後，追贈江陵郡大都督。有兩個兒子：李謙封郢國公，任梓州刺史，李巽封汝南郡公。

欽古封巴國公，子賁嗣。

李欽古封巴國公，兒子李賁繼嗣。

孝敬皇帝李弘　裴居道

孝敬皇帝弘，永徽六年始王代，與潞王同封。顯慶元年，立爲皇太子。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邪?"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以勸，貶惡以誡，故商臣之罪雖千載猶不得滅。"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它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天資，黜凶悖之迹，不存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孔子稱'不學禮，無以立'。請改受《禮》。"太子曰："善。"四年，加元服。又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舍人楊思儉即文思殿擿采古今文章，號《瑤山玉彩》，凡五百篇。書奏，帝賜物三萬段，餘臣賜有差。又詔五日一赴光順門决事。總章元年，釋采國學，請贈顏回爲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制可。

孝敬皇帝李弘，永徽六年始封代王，與潞王同時受封。顯慶元年，立爲皇太子。他師從於率更令郭瑜學習《春秋左氏傳》，讀到楚國世子商臣殺君父的事，放下書本感嘆說："此書是聖人訓誡後人的，爲何要記載此事呢?"郭瑜說："孔子作《春秋》，是善惡都要記載，贊揚善舉以勸勉世人，貶斥惡行以警戒後代，所以讓商臣的罪惡即使千年以後仍舊不得消除。"李弘說："但是我仍然不忍心聽到這件事，希望改讀別的書。"郭瑜禮拜說："鄉里的名稱叫勝母，曾子聽到這樣的地名不進去。殿下天性聰明孝順，對於凶險叛逆的事情，不看不聽。臣聽說治國安民，没有比禮儀更重要的，所以孔子說'不學習禮儀，無法立身'。請求改教《禮記》。"太子說："好。"顯慶四年，加戴禮冠。太子又命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子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在文思殿博采古今人的文章，編成《瑤山玉彩》一書，共五百篇。書成奏上，皇帝賜給太子絲綢三萬段，其餘的臣下賞賜多少不等。又下詔讓太子五天一次到光順門處理政事。總章元年，太子到國學舉行祭奠先師的釋采禮，請求追贈顏回爲太子少師，曾參爲太子少保，皇帝下制同意。

會有司以征遼士亡命及亡命不即首者，身殊死，家屬没官。弘諫以爲"士遇病不及期，或被略若溺、壓死，而軍法不因戰亡，則同隊悉坐，法家曰亡命，而家屬與真亡者同没。《傳》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臣請條別其科，無使淪胥"。詔可。帝幸東都，詔監國。時關中饑，弘視廡下兵食有榆皮、蓬實者，悄然命家令寺給米。

逢有關部門下令將逃亡的征遼士卒以及逃亡不在限期内自首者，本人處死，家屬没官。李弘進諫認爲"士卒有的因患病誤了期限，有的被賊搶掠，還有的溺水而死、或被壓死，而軍法不作爲戰死，同隊的士卒全都要受牽連獲罪，軍法的執行者說是逃亡，家屬就要與真正逃亡者的家屬一同没官。《左傳》說：'與其殺無罪之人，寧可赦免真正有罪的人。'臣請求分別不同情况，不要使相互牽連而受苦難。"下詔同意。皇帝前往東都，下詔讓太子代行主持國事。當時關中饑荒，李弘看見廊廡下士卒的食物有榆樹皮、蓬草籽，就悄然命家令寺供給士卒糧米。

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聞眙惻，建請下

義陽、宣城二公主因母親獲罪被囚禁在後宮，四十歲了不能出嫁，李弘聽說後驚訝憐憫，

降。武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由是失愛。又請以同州沙苑分假貧民。會納妃裴，而有司奏贄用白雁，適苑中獲之，帝喜曰："漢獲朱雁，爲樂府歌。今得白雁爲婚贄，婚乃人倫首，我則無慚。"禮畢，曲赦岐州。

上奏建議請求將她們下嫁。武后大怒，於是把輪番警衛的士卒配給公主，太子因此失寵。太子又請求把同州沙苑的土地分別借給貧民耕種。逢太子要娶裴氏爲妃子，有關部門上奏用白雁作爲婚聘禮物，恰好在苑中捉到白雁，皇帝高興地說："漢朝獲得朱雁，作樂府歌。現在得到白雁作爲婚聘禮物，婚姻是人倫的首要大事，我就没有遺憾了。"婚禮完畢，特赦岐州的罪人。

帝嘗語侍臣："弘仁孝，賓禮大臣，未嘗有過。"而后將騁志，弘奏請數怫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鴆薨，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詔曰："太子嬰沈瘵，朕須其痊復，將遜于位。弘性仁厚，既承命，因感結，疾日以加。宜申往命，謚爲孝敬皇帝。"葬緱氏，墓號恭陵，制度盡用天子禮，百官從權制三十六日釋服。帝自製《睿德紀》，刻石陵側。營陵功費巨億，人厭苦之，投石傷所部官司，至相率亡去。妃薨，謚哀皇后。無子。永昌初，以楚王隆基嗣。中宗立，詔以主祔太廟，號義宗。開元中，有司奏："孝敬皇帝宜建廟東都，以謚名廟。"詔可。於是罷義宗號。

皇帝曾經對隨侍的臣下們說："李弘仁義孝順，對待大臣有禮貌，没有出現過錯。"而武后將要實現其野心，李弘的奏請多次違背了她的旨意。上元二年，隨從皇帝前往合璧宮，飲毒酒而死，享年二十四歲，天下人無不感到痛心。下詔說："太子身患重病，朕想等待他痊愈後，將帝位傳給他。李弘生性仁愛寬厚，既已奉承朕命，因而感動，病情日益加重。應該再次申述以往之命，謚號叫孝敬皇帝。"埋葬在緱氏，墓號恭陵，喪葬制度全用天子的禮儀，朝廷百官依照臨時的法令服喪三十六天。皇帝親自撰寫《睿德紀》，刻石碑樹立在陵旁。營建陵墓耗費巨大，百姓厭惡勞役，投擲石塊打傷了督役的官員，最後相繼逃亡。妃子裴氏去世後，謚號叫哀皇后。没有兒子。永昌初年，以楚王李隆基繼嗣。中宗即位後，下詔將李弘的神主遷入太廟，廟號義宗。開元年間，有關部門上奏說："孝敬皇帝應該在東都建廟，以謚號命名廟號。"下詔同意。於是免去義宗之號。

妃即裴居道女，有婦德，而居道以妃故拜内史納言，歷太子少保、翼國公，爲酷吏所陷，下獄死。

妃子是裴居道的女兒，有婦人之德，裴居道因爲女兒是太子的妃子而拜任内史納言，歷任太子少保，封翼國公，被酷吏陷害，關進獄中而死。

章懷太子李賢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容止端重，少爲帝愛。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對曰："性實愛此。"帝語李世勣，稱其夙敏。始王潞，歷幽州都督、雍州牧。徙王沛，累進揚州大都督、右衛大將軍。更名德。徙

章懷太子李賢，字明允。舉止莊重，年少時深受皇帝喜愛。年紀纔幾歲，讀書過目不忘，學《論語》至"用崇尚優秀品德之心來改變愛好美色之心"，再三讀誦。皇帝問其緣故，回答說："心裏確實喜歡這句話。"皇帝對李世勣說及此事，贊揚李賢天生聰慧。始封潞王，歷任幽州都督、雍州牧。改封沛王，多次升任做到揚州大都

王雍，仍領雍州牧、涼州大都督，實封千户。上元年，復名賢。

督、右衛大將軍。改名李德。又改封雍王，同時領雍州牧、涼州大都督，享受實封一千户。上元年間，恢復原名李賢。

是時，皇太子薨，其六月，立賢爲皇太子。俄詔監國，賢於處决尤明審，朝廷稱焉，帝手敕褒賜。賢又招集諸儒：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户參軍事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注范曄《後漢書》。書奏，帝優賜段物數萬。

當時，皇太子去世，這年六月，立李賢爲皇太子。不久下詔讓他代行主持國事，李賢處理政事明察慎重，受到朝廷大臣的稱贊，皇帝下手敕贊揚賞賜他。李賢又招集儒生學者：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户參軍事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同注釋范曄的《後漢書》。書成奏上，皇帝特地賜給他絲綢數萬段。

時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左道爲武后所信，崇儼言英王類太宗，而相王貴，賢聞，惡之。宫人或傳賢乃后姊韓國夫人所生，賢益疑，而后撰《少陽政範》、《孝子傳》賜賢，數以書讓勒，愈不安。調露中，天子在東都，崇儼爲盗所殺，后疑出賢謀，遣人發太子陰事，詔薛元超、裴炎、高智周雜治之，獲甲數百首於東宫。帝素愛賢，薄其罪，后曰："賢懷逆，大義滅親，不可赦。"乃廢爲庶人，焚甲天津橋，貶大安普州刺史，流訥言於振州，坐徙者十餘人。開耀元年，徙賢巴州。

當時正諫大夫明崇儼因妖術受到武后的信任，明崇儼説英王類似太宗，而相王有貴人之相，李賢聽説後，心中怨恨。宫人中有人傳説李賢是武后的姐姐韓國夫人所生，李賢更加疑心，而武后撰寫了《少陽政範》、《孝子傳》賜給李賢，又多次寫信責備李賢，因此李賢心中更加不安。調露年間，天子在東都，明崇儼被强盗殺害，武后懷疑是李賢搞的陰謀，就派人揭發太子的陰謀之事，下詔薛元超、裴炎、高智周共同審訊，在東宫搜出鎧甲數百領。皇帝素來喜愛李賢，認爲他的罪狀很輕，武后説："李賢圖謀叛逆，應該大義滅親，不可赦免。"於是廢李賢爲百姓，將鎧甲在天津橋焚燒，貶張大安爲普州刺史，將劉訥言流放振州，因此事受牽連獲罪貶官者十餘人。開耀元年，將李賢遷往巴州。

武后得政，詔左金吾將軍丘神勣檢衛賢第，迫令自殺，年三十四。后舉哀顯福門，貶神勣疊州刺史，追復舊王。神龍初，贈司徒，遣使迎喪，陪葬乾陵。睿宗立，追贈皇太子及謚。三子：光順、守禮、守義。

武后臨朝後，下詔左金吾將軍丘神勣前往巴州檢查李賢的第宅，逼迫他自殺，時年三十四歲。武后爲他在顯福門舉行喪禮，貶丘神勣爲疊州刺史，追封恢復原來的王位。神龍初年，追贈司徒，派使者迎回他的靈柩，陪葬乾陵。睿宗即位後，追贈皇太子及謚號。有三個兒子：李光順、李守禮、李守義。

光順爲樂安王，徙義豐，被誅。守義爲犍爲王，徙封桂陽，薨。先天中，追封光順莒王，守義畢王。

李光順封樂安王，改封義豐王，被誅殺而死。李守義封犍爲王，改封桂陽王，去世。先天年間，追封李光順爲莒王，李守義爲畢王。

邠王李守禮

守禮嗣王，始名光仁，授太子洗馬。武后革命，畏疾宗室，而守禮以

李守禮繼嗣雍王位，原名李光仁，授任太子洗馬。武后改朝换代，忌恨宗室子弟，而李守禮

父得罪，與睿宗諸子閉處宮中十餘年。睿宗封相王，許出外邸，於是守禮等始居外，改司議郎。中宗即位，復故封，拜光禄卿，實封户五百。唐隆元年，進封邠王。睿宗立，兼檢校左金吾衛大將軍，出爲幽州刺史，遥兼單于大都護，遷司空。開元初，累爲州刺史。時寧、申、岐、薛王同爲刺史，皆擇僚首持綱紀。守禮惟弋獵酣樂，不領事，故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禮皆爲邠府長史、州佐，督檢之。後還諸王京師，守禮以外支爲王，不甚才而多寵嬖，子六十餘人，無可稱者。常負息錢數百萬。或勸少治居産，守禮曰："豈天子兄無葬者邪?"諸王每白上以爲歡。岐王嘗奏守禮知雨暘，帝問故，答曰："臣無它，當天后時，太子被罪，臣幽宮中，歲被敕杖凡四三，累創痕膚，前雨則沈懣，霽則佳，以此知之。"因泣下，帝爲惻然。薨，年七十，贈太尉。子承宏、承寧、承寀可記者。

因父親獲罪，與睿宗的幾個兒子被軟禁在宮中達十餘年。睿宗封爲相王後，允許他們出宮居住於外面的府邸，因此李守禮等纔得以居於宮外，改任司議郎。中宗即位後，恢復原來的封爵，拜任光禄卿，賜給他享受實封五百户。唐隆元年，進封邠王。睿宗即位，兼任檢校左金吾衛大將軍，出任幽州刺史，遥領單于大都護，升任司空。開元初年，多次任州刺史。當時寧、申、岐、薛王同任刺史，都挑選主要的屬官主持大政。李守禮祗是打獵飲酒尋歡作樂，不理政事，所以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禮都任邠王府長史、州佐，監督檢查他。後來徵召諸王回京師，李守禮以宗室遠支而封王，才能低下而多寵女，有子女六十餘人，没有可以稱道的。經常負債數百萬錢。有人勸他稍微積累一點資産，李守禮説："難道身爲天子的哥哥會無人埋葬嗎?"諸王經常把此事告訴皇上作爲笑談。岐王曾經上奏説李守禮能預知天氣陰晴，皇帝問其緣故，他回答説："臣没有其他的法術，當天后時代，因爲太子獲罪，臣被囚禁在宮中，每年都奉敕被杖打數頓，傷痕累累，下雨前就感到沉悶，天要放晴時則感到輕鬆，所以能預知陰晴。"説着哭泣流淚，皇帝也因之哀傷。去世，享年七十歲，追贈太尉。兒子李承宏、李承寧、李承寀有事迹可記。

廣武王李承宏

承宏，爵廣武王，坐交非其人，貶房州别駕，還爲宗正卿。廣德元年，吐蕃入京師，天子如陝，虜宰相馬重英立承宏爲帝，以翰林學士于可封、霍瓌爲宰相。賊退，詔放承宏于華州，死。

承寧封嗣邠王。

李承宏，封廣武王，因交結壞人獲罪，被貶任房州别駕，後召入朝任宗正卿。廣德元年，吐蕃進犯京師，天子前往陝州，吐蕃宰相馬重英立李承宏爲皇帝，以翰林學士于可封、霍瓌任宰相。賊兵退去後，下詔將李承宏流放到華州，死去。

李承寧封嗣邠王。

燉煌王李承寀

承寀，燉煌王，拜宗正卿，與僕固懷恩使回紇和親，即納其女爲妃，封毗伽公主。薨，贈司空。

唐制：嗣郡王加四品階，親王子服緋。開元中，張九齡奏："寧、薛及邠王三子爲王者賜紫，餘皆服緋，

李承寀，封燉煌王，拜任宗正卿，與僕固懷恩出使回紇和親，因此娶回紇女爲妃子，封爲毗伽公主。去世後，追贈司空。

唐代的制度是：嗣郡王加四品官階，親王的兒子穿緋衣。開元年間，張九齡上奏説："寧王、薛王及邠王之子爲王者賜紫衣，其餘的王子穿緋

官不越六局郎，王府掾屬仍員外置。”後從帝至蜀者皆服紫。

衣，官職不超過六局郎，王府官屬仍舊員外置。”後來侍從皇帝到蜀中的王子都穿紫衣。

中宗諸子

中宗四子：韋庶人生重潤，後宮生重福、重俊、殤帝。

中宗四個兒子：韋庶人生李重潤，後宮生李重福、李重俊、殤帝。

懿德太子李重潤

懿德太子重潤，本名重照，避武后諱改焉。帝爲皇太子時，生東宮，高宗喜甚，乳月滿，爲大赦天下，改元永淳。是歲，立爲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太子爲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故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悅，詔議官屬。敬彝等奏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録、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級，然卒不補。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以太孫留守京師。

懿德太子李重潤，原名李重照，因避武后名諱而改。中宗皇帝做皇太子時，李重潤在東宮出生，高宗十分高興，滿月時，大赦天下罪人，改年號爲永淳。當年，立他爲皇太孫，開府設置官屬。皇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他們回答說：“按禮儀有嫡子，没有嫡孫。漢、魏時期太子在，太子的兒子衹封王。晉立愍懷太子爲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孫，都居住在東宮。現在有太子，又立太孫，古代没有這樣的事。”皇帝說：“從我開始如何？”回答說：“《禮記》說，君子在兒子與孫子都幼小時抱孫子不抱兒子，是因爲孫子在祭祀時可以作爲祖父的神像，他們的昭穆相同。陛下始立皇太孫，是宗室子弟繁盛的喜事。”皇帝十分高興，下詔令商議皇太孫府中的官屬。裴敬彝等上奏設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録、六曹等官，比王府加一級，但最終没有補授。皇帝將要到嵩山封禪，召太子赴東都，令皇太孫留守京師。

中宗失位，太孫府廢，貶庶人，别囚之。帝復位，封郡王。大足中，張易之兄弟得幸武后，或譖重潤與其女弟永泰郡主及主婿竊議，后怒，杖殺之，年十九。

中宗失位後，太孫府被廢，李重潤被貶爲百姓，囚禁在别處。中宗恢復皇太子地位後，李重潤被封爲郡王。大足年間，張易之兄弟得到武后的寵愛，有人進讒言説李重潤與妹妹永泰郡主及郡主的丈夫私下議論此事，武后大怒，打死了他，時年十九歲。

重潤秀容儀，以孝愛稱，誅不緣罪，人皆流涕。神龍初，追贈皇太子及謚，陪葬乾陵，號墓爲陵，贈主爲公主。

李重潤風度秀美，以孝順友愛知名，因爲無罪被誅殺，人們都悲痛流淚。神龍初年，追贈皇太子及謚號，陪葬乾陵，號墓爲陵，追贈永泰郡主爲公主。

譙王李重福

譙王重福，高宗時王唐昌郡，徙封平恩。長安末乃進王。神龍初，

譙王李重福，高宗時封唐昌郡王，後改封平恩王。長安末年進封譙王。神龍初年，韋庶人

韋庶人譖與張易之兄弟陷重潤，貶濮州員外刺史，徙合、均二州，不領事。景龍三年，中宗親郊，赦天下，十惡者咸宥，流人得還。重福不得歸，自陳“蒼生皆自新，而一子擯棄，皇天平分，固若此乎！”不報。

進讒言説他與張易之兄弟誣陷了李重潤，被貶爲濮州員外刺史，後改任合、均二州刺史，不掌管州事。景龍三年，中宗親自往南郊祭天，大赦天下罪人，犯十惡之罪的人都得到赦免，流放的人允許返回。但李重福還是不能回京師，他就上表自陳説“平民百姓都得到赦免，而作爲一位皇子竟被拋棄，皇天公平之道，難道會是這樣嗎！”奏表没有得到答覆。

韋后得政，詔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薛思簡以兵護守。睿宗立，徙集州，未行，洛陽男子張靈均説重福曰：“大王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平大難，安可越居大位？昔漢誅諸吕，乃東迎代王。今百官士庶皆願王來。王若陰幸東都，殺留守，擁兵西據陝，徇河南、河北，天下可圖也。”重福又遣靈均與其黨鄭愔計，愔亦密招重福爲天子，豫尊睿宗爲皇季叔，重茂皇太弟，制稱中元克復元年，愔自署左丞相，知内外文武事，以靈均爲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出征事，其餘以次除署。重福自均州與靈均乘馹趨東都，舍駙馬裴巽家。洛陽令候巽，重福驚，遽出，欲劫左右屯營兵，至天津橋，願從者數百人。侍御史李邕遇之，先馳至右屯營，呼曰：“譙王得罪先帝，擅入都爲亂。公等勉立功取富貴。”稍稍閉皇城諸門以拒。重福徇右營不能動，趨左掖門，已闔，怒，縱火燒之。左營兵寖逼，衆遂潰，重福走山谷。明日，留守裴談總兵大索，投漕渠死，年三十一，磔其尸。帝詔以三品禮葬。

韋后當政後，下詔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薛思簡率兵守衛李重福。睿宗即位後，改任集州刺史，還未上路，洛陽男子張靈均對李重福説：“大王位居嫡長子，應該做天子。相王雖然平定了大難，怎麽能越級而居皇位呢？昔日漢朝誅殺了吕氏諸人，然後東迎代王。現在百官士庶都希望大王到來。大王如果潛往東都，殺掉留守，擁兵向西占據陝州，攻取河南、河北，天下就可取得。”李重福又派張靈均與他的黨羽鄭愔謀劃，鄭愔也秘密謀劃招李重福爲天子，預料尊推睿宗爲皇季叔，李重茂爲皇太弟，制書稱年號爲中元克復元年，鄭愔自任爲左丞相，知内外文武事，以張靈均任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出征之事，其餘的人依次授任官職。李重福從均州與張靈均乘驛馬急赴東都，居住在駙馬裴巽家中。洛陽令來探望裴巽，李重福驚恐，立刻出來，想劫持左右屯營兵，到了天津橋，願意隨從的有數百人。侍御史李邕與他遭遇，先馳馬到右屯營，喊道：“譙王得罪於先皇帝，現在擅自入都城作亂。公等應該竭誠努力立功以取富貴。”然後關閉皇城諸門抵禦。李重福來奪取右屯營，右屯營堅守不動，於是急赴左掖門，而門已關閉，一怒之下，放火焚燒城門。這時左屯營兵逐漸逼近，李重潤的兵於是大敗，李重福逃往山谷間。第二天，東都留守裴談領兵大力搜索，李重福投漕渠而死，時年三十一歲，尸體被支解。皇帝下詔用三品禮埋葬了他。

節愍太子李重俊

節愍太子重俊，聖曆三年王義興，神龍初王衛，拜洛州牧，實封千户。俄領揚州大都督。明年爲皇太

節愍太子李重俊，聖曆三年封義興王，神龍初年封衛王，拜任洛州牧，享受實封一千户。不久領揚州大都督。第二年立爲皇太子，因爲太

子，與太后喪，殺册禮，詔在藩食封，歲納東宫。給事中盧粲上言："太子與列國同入封，不可爲法。"詔罷之。

重俊性明果，然少法度。既楊璬、武崇訓爲賓客，二人馮貴寵，無學術，惟狗馬蹴踘相戲昵。左庶子姚珽數上疏諍導，右庶子平貞慎又獻《孝經議》、《養德》等傳，太子納而不克用。武三思挾韋后勢，將圖逆，内忌太子，而崇訓又三思子，尚安樂公主，常教主辱重俊，以非韋出，詈爲奴，數請廢，自爲皇太女。

三年七月，重俊恚忿，遂率李多祚洎左羽林將軍李思冲、李承况、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矯發左羽林及千騎兵殺三思、崇訓并其黨十餘人，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守宫城，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入，索韋后、安樂公主、昭容上官所在。后挾帝升玄武門，宰相楊再思、蘇瓌、李嶠及宗楚客、紀處訥統兵二千餘人守太極殿，帝召右羽林將軍劉仁景等率留軍飛騎百人拒之，多祚兵不得進。帝據檻語千騎曰："爾乃我爪牙，何忽爲亂？能斬賊者有賞。"於是士倒戈斬多祚，餘黨潰。重俊亡入終南山，欲奔突厥，楚客遣果毅趙思慎追之，重俊憩于野，爲左右所殺。詔殊首朝堂，獻太廟，并以告三思、崇訓柩。睿宗立，加贈謚，陪葬定陵。

初，重俊被害，官屬莫敢視，惟永和丞甯嘉勗號哭，解衣裹其首，時人義之。楚客怒，收付獄，貶平興丞，卒。至是，亦贈永和令。

重俊子宗暉，景雲三年封湖陽郡

后服喪，取消了册封之禮，下詔將太子作藩王時享受的食封物，每年交納東宫。給事中盧粲上言説："讓太子與列國封王一同貢納食封之物，不可將這樣的事作爲法度。"下詔免去。

李重俊性格果斷，但多有違法之事。既已以楊璬、武崇訓爲太子賓客，此二人依恃地位尊貴，不學無術，惟以狗馬蹋球與太子相互戲樂。左庶子姚珽多次上疏諫諍，右庶子平貞慎又獻上《孝經議》、《養德》等傳，太子雖接受但没有行用。武三思依仗韋后的權勢，將要圖謀逆亂，内心忌恨太子，而武崇訓又是武三思的兒子，娶安樂公主爲妻，經常教導公主侮辱李重俊，因爲他不是韋后所生，罵他是家奴，多次請求廢除他，立自己爲皇太女。

神龍三年七月，李重俊憤恨不已，於是率領李多祚與左羽林將軍李思冲、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假托制書發左羽林及千騎兵殺死武三思、武崇訓與他們的黨羽十餘人，命左金吾大將軍成王李千里守衛宫城，自己率兵急赴肅章門，斬殺守衛的士卒而入，搜尋韋后、安樂公主、昭容上官氏在何處。韋后挾持皇帝登上玄武門，宰相楊再思、蘇瓌、李嶠及宗楚客、紀處訥統兵二千餘人守衛太極殿，皇帝召右羽林將軍劉仁景等率領留軍飛騎一百人抵禦，李多祚的兵無法進入玄武門。皇帝依欄杆告訴千騎營士兵説："你們都是我的衛士，爲何要忽然作亂呢？如能斬殺逆賊者有賞。"因此士卒們倒戈斬殺了李多祚，其餘的黨羽潰敗。李重俊逃入終南山，想要逃往突厥，宗楚客派果毅趙思慎率兵追擊，李重俊歇息在野外，被左右的人殺死。下詔斬下他的首級懸挂在朝堂，祭獻太廟，并用來祭告武三思、武崇訓的靈柩。睿宗即位後，給他加贈謚號，陪葬定陵。

當初，李重俊被殺害，屬下官吏都不敢去探視，惟有永和丞甯嘉勗號啕大哭，并脱下衣服包裹李重俊的首級，當時的人都贊美他的義氣。宗楚客大怒，把他收捕入獄，貶任平興丞，去世。這時，也追贈他爲永和令。

李重俊的兒子李宗暉，景雲三年封湖陽郡

王，天寶中，至太常員外卿，薨。

王，天寶年間，官任太常員外卿，去世。

睿宗諸子

睿宗六子：肅明皇后生憲，宫人柳生撝，昭成皇后生玄宗皇帝，崔孺人生範，王德妃生業，後宫生隆悌。

睿宗六個兒子：肅明皇后生李憲，宫人柳氏生李撝，昭成皇后生玄宗皇帝，崔孺人生李範，王德妃生李業，後宫生李隆悌。

讓皇帝李憲

讓皇帝憲，始王永平。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爲皇帝，故憲立爲皇太子；睿宗降爲皇嗣，更册爲皇孫，與諸王皆出閤，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封，復詔入閤。中宗立，改王蔡，固辭不敢當。唐隆元年，進封宋。

讓皇帝李憲，始封永平郡王。文明元年，武后立睿宗爲皇帝，所以立李憲爲皇太子；睿宗被降爲皇嗣後，改册李憲爲皇孫，與諸王都出宫，開府設置官屬。長壽二年，降封爲壽春王，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時受封，重又下詔入宫。中宗即位後，改封蔡王，李憲堅決辭讓説不敢接受。唐隆元年，進封宋王。

睿宗將建東宫，以憲嫡長，又嘗爲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内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嫡，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立楚王爲皇太子，以憲爲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實封至二千户，賜甲第，物段五千，良馬二十，奴婢十房，上田三十頃。進尚書左僕射，又兼司徒。讓司徒，更爲太子賓客。

睿宗將要立太子，因爲李憲是嫡長子，又曾經做過太子，而楚王李隆基有平定禍難的大功，所以長時期猶豫不決。李憲辭讓説："太子，是天下命運之所係，和平時代就先立嫡長子，國家有危難則先立有功者，這是爲國家的大計考慮。如果立太子不妥當，就會令天下人失望，臣以死相請。"因而流淚堅決辭讓。當時的大臣也説楚王有安定國家之功，再説德才超群的庶子能比得上嫡子，不應該再議論此事了。皇帝贊賞李憲的謙讓美德，因此同意了他的請求，立楚王爲皇太子，任命李憲爲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享受實封二千户，賜給豪華第宅，絲綢五千段，良馬二十匹，奴婢十房，良田三十頃。升任尚書左僕射，又兼任司徒。因辭讓司徒，改任太子賓客。

時太平公主有醜圖，姚元崇、宋璟白帝，請出憲及申王成義爲刺史，以銷釋陰計，乃以司徒兼蒲州刺史，進司空。玄宗既討定蕭、岑之難，進憲位太尉，增千户，固辭，更授開府儀同三司，解太尉、揚州大都督。徙王寧，又兼太常卿。開元十四年，表解卿。久之，復爲太尉。歷澤、岐、涇三州刺史，累封至五千五百户。二

當時太平公主有陰險的圖謀，姚元崇、宋璟告訴皇帝，請求李憲及申王李成義外出任刺史，以此消除太平公主的陰謀，於是李憲以司徒兼任蒲州刺史，升任司空。玄宗平定蕭至忠、岑羲的禍難後，升任李憲爲太尉，增加享受實封一千户，李憲堅辭不受，改任開府儀同三司，免去太尉、揚州大都督。改封他爲寧王，又兼任太常卿。開元十四年，上表請求免去太常卿。很久之後，重又任太尉。歷任澤、岐、涇三州刺史，多

十九年薨。

初，帝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玄宗爲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興坊，環列宫側。天子於宫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縱飲，擊球、鬥鷄、馳鷹犬爲樂，如是歲月不絶，所至輒中使勞賜相踵，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揺。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栖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

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嘗以書賜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絶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虞舜至聖，捨象傲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數千載，天下歸善焉，此朕廢寢忘食所慕嘆也。頃因餘暇，選仙録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永永無極也。"後申王等相繼薨，唯憲在，帝親待愈益厚。每生日必幸其

次賜給他享受實封達五千五百户。二十九年去世。

當初，睿宗皇帝的五個兒子的第宅并列於東都積善坊，號稱五王子宅。等到在上都隆慶坊賜給他們第宅，也號稱五王宅。玄宗做太子時，曾經製作大被子長枕頭，將與諸王共同享用。睿宗知道後，十分高興。先天年間之後，以隆慶坊的全部舊第宅作爲興慶宫，而賜給李憲及薛王第宅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住於安興坊，環列宫旁。玄宗在興慶宫西面、南面建樓，西面的題名叫花萼相輝之樓，南面的叫勤政務本之樓，皇帝時常登臨，當聽到諸王演奏音樂時，必定馬上召他們登樓，與他們同榻而坐，有時前往諸王第宅，賦詩宴樂，賜給他們金帛以助興。諸王每天從旁門朝見，歸來之後，就作樂狂飲，擊球、鬥鷄、馳鷹犬以作樂，長年累月如此，游玩所到之處，總有宦官勞問賞賜相繼不絶，世人都認爲天子對兄弟友愛，前無古人。皇帝親睦兄弟是天性如此，雖然有人進讒言離間，而最終不能動摇他們的友愛之情。當時有鶺鴒數千隻聚集在麟德殿庭院的樹上，飛翔栖息了十多天。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認爲是天子友愛兄弟的祥瑞。皇帝高興，也爲此作頌。

李憲十分恭順謹慎，從未曾干預政事或與外人交結，皇帝更加信任器重他，曾經寫書信賜給李憲等説："魏文帝作詩道：'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經常説要服藥而求得身體羽翼，哪裏比得上骨肉親兄弟這樣天生的羽翼呢？陳思王曹植的才能，足以經邦濟世，而魏文帝曹丕斷絶他的朝謁，最終使他憂鬱而死，魏代的國運未完結，就被司馬氏篡奪，難道是神仙藥丸的功效嗎？虞舜是道德最高尚的人，能够寬恕弟弟象傲慢不禮的行爲以親睦九族，九族既已和睦，然後辨明百官。此事至今已有數千年了，天下百姓歸順教化，這是朕廢寢忘食都仰慕贊嘆的行爲。近來在閑暇之時，選録仙經獲得神仙的藥方，仙經上説服用這種仙藥一定會長壽。現在拿來這種神藥，

第爲壽，往往留宿；居常無日不賜遺，尚食總監及四方所獻酒酪異饌，皆分餉之。憲嘗請歲盡録賜目付史官，必數百紙。後有疾，護醫將膳，騎相望也。僧崇一者療之，少損，帝喜甚，賜緋袍、銀魚。已而疾寖劇，薨，年六十三。帝失聲號慟，左右皆泣下。

願與兄弟共同分享，都獲得高齡，萬壽無疆。”後來申王等相繼去世，惟有李憲在世，皇帝對待他更加親厚。每年在他生日那天，皇帝一定前往他的第宅爲他祝壽，經常留宿不回宫中；平常時日每天都給與他賞賜，尚食總監及四方所進獻的酒酪及美食，都要分賜給他。李憲曾經上奏請求每年把賞賜給自己的物品全都抄録交付史官，總是達數百頁紙。後來李憲患病，賜送醫藥及美食的人馬，一路不斷。僧人崇一給他治療，病情稍有好轉，皇帝十分高興，賜給崇一緋袍、銀魚袋。不久病情逐漸加重，去世，享年六十三歲。皇帝失聲慟哭，左右的人都哀傷流淚。

帝以憲實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遣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太常卿韋縚持節奉册。其子璡表陳憲宿素退讓，不敢當大號。制不許。及斂，出天子服一稱，詔右監門大將軍高力士以手書寘靈坐，贈妃元爲恭皇后，葬橋陵旁。及葬，敕中使諭璡等，送終之具，使衆見之，示以儉薄。所司請如諸陵，設千味食内壙中，監護使耀卿建言：“尚食料水陸千餘種及馬、牛、驢、犢、獐、鹿、鵝、鴨、魚、雁體節之味，并藥酒三十名，盛夏胎養，不可多殺，考求禮據，無所憑依。陛下每申讓帝之志，務存約素，請蠲省折衷。”詔可。既發引，大雨，有詔慶王潭等涉塗泥，步送十里，號其墓曰惠陵。

皇帝因爲李憲誠心辭讓了皇位，具有超凡脱俗的行爲，非有盛大的名號不能與這一行爲相稱，於是追贈謚號叫讓皇帝，派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太常卿韋縚持節備禮奉行册命。李憲的兒子李璡上表陳説李憲素來謙讓，不敢接受如此盛大的名號。下制不許推辭。等到入殮之日，從宫中拿出天子服一套，下詔右監門大將軍高力士持皇帝手書放置在靈座之前，追贈李憲的妃子元氏爲恭皇后，埋葬在橋陵旁。將要埋葬李憲時，下敕宦官告諭李璡等，送終的物具，要使百姓看見，以表示節儉。有關部門請求依照諸陵的先例，在墓穴内放置一千種食物，監護使裴耀卿建議説：“尚食所料理的水陸一千餘種食物及馬、牛、驢、犢、獐、鹿、鵝、鴨、魚、雁各時節的美味，并藥酒三十種，現在值盛夏時節，正是動物懷胎養育之時，不可多加宰殺，考據禮儀，没有依憑。陛下經常申明讓帝的志向，務必要求節儉樸素，請減免節省以取其中。”下詔同意。出殯之後，天下大雨，下詔慶王李潭等下車到泥水中，步行送葬十里，號其墓名惠陵。

憲嘗從帝按舞萬歲樓，帝從複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竇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從容曰：“從複道上窺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失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飧乎？”帝遽止，謂力士曰：“王於我，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又凉州獻新曲，

李憲曾經隨從皇帝在萬歲樓漫步起舞，皇帝從天橋上看見衛士已吃完飯，把剩餘的食物丢棄在洞中。皇帝大怒，下詔高力士打死衛士，李憲神態從容地説：“從天橋上窺探别人的隱私，恐怕衛士們會心中不安，再説有失體統，難道人的性命還比不上剩飯嗎？”皇帝馬上停止這樣做，對高力士説：“王對於我，可稱得上能救急難。

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憲曰：“曲雖佳，然宫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咏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

否則，就會錯殺衛士。”又涼州進獻上新的樂曲，皇帝到便坐，召集諸王觀看。李憲説：“樂曲雖然動聽，但宫聲背離而不連屬，商聲混亂而暴怒，這是君主位卑受到臣下侵逼，臣下僭越犯上作亂的表現。出現於被人忽視的細微之處，形成聲音，傳播於歌曲中，體現在人事上，臣恐怕日後會有流離遷移的禍難。”皇帝聽後沉默不語。安、史之亂發生後，世人纔想起李憲從音樂中體察政事的事情。

憲本名成器，避昭成太后謚，與申王成義俱改今名。憲子十九人，其聞者璡、嗣莊、琳、瑀。

李憲本名李成器，因避昭成太后謚號名諱，與申王李成義都改爲現名。李憲有十九個子女，其中知名的有李璡、李嗣莊、李琳、李瑀。

汝陽王李璡

璡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封汝陽王，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梁涉等善。薨，贈太子太師。

李璡面容清秀，性格謹嚴，擅長射箭，皇帝喜愛他。封汝陽王，歷任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梁涉等友好。去世後，追贈太子太師。

嗣莊幼有令名，爲太子左諭德，封濟陰王。薨，贈幽州大都督。

李嗣莊年少時有美名，任太子左諭德，封濟陰王。去世後，追贈幽州大都督。

琳以秘書監爲嗣寧王，從天子幸蜀，薨。

李琳以秘書監封嗣寧王，隨從天子前往蜀郡，去世。

漢中王李瑀

瑀早有材望，偉儀觀。始封隴西郡公。從帝幸蜀，至河池，封漢中王，山南西道防禦使。乾元初，寧國公主降回紇，詔瑀以特進、太常卿持節册拜回紇爲威遠可汗。瑀亦知音，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它日識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又聞康昆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弦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云。肅宗詔收群臣馬助戰，瑀與魏少游等持不可。帝怒，貶蓬州長史。薨，贈太子太師，謚曰宣。孫景儉。

李瑀早年時就有才能名望，儀表堂堂。始封隴西郡公。隨從皇帝前往蜀郡，到了河池，被封爲漢中王，任山南西道防禦使。乾元初年，寧國公主出嫁回紇，下詔李瑀以特進、太常卿持節册拜回紇爲威遠可汗。李瑀也通曉音樂，曾經在早朝時經過永興里，聽到笛子的聲音，對左右的人説：“是太常寺的樂師嗎？”回答説：“是。”後來有一天認識了那位笛師，説：“爲何要卧着吹奏呢？”笛師吃驚地表示謝罪。又聽康昆崙演奏琵琶，説：“琵聲多，琶聲少，此人不可彈奏五十四絲大弦。”音樂家把從下往上逆奏叫琵，從上往下順奏叫琶。肅宗下詔收集群臣的馬匹助戰，李瑀與魏少游等認爲不可行。皇帝大怒，貶任李瑀爲蓬州長史。去世後，追贈太子太師，謚號叫宣。孫子李景儉。

李景儉

景儉，字寬中。及進士第。强記

李景儉，字寬中。考中進士科。博聞强記，

多聞，善言古成敗王霸大略，高自負，於士大夫無所屈。王叔文等更譽之，以爲管仲、諸葛亮比。叔文敗，景儉以母喪得不坐。韋夏卿守東都，辟幕府。竇群任中丞，引爲監察御史，群貶，景儉亦爲江陵户曹參軍。累擢忠州刺史。元和末入朝，不見用，復爲澧州刺史。素與元稹、李紳善。二人方在翰林，言其才。及延英奉辭，景儉自陳見抑遠，穆宗憐之，追詔爲倉部員外郎，不遣。閲月，拜諫議大夫。性矜誕，使酒縱氣，語侵宰相，蕭俛、段文昌訴于帝，貶建州刺史。稹得君，爲之助，故還爲諫議大夫。與馮宿、楊嗣復、温造、李肇等集史官獨孤朗所，景儉醉，至中書，慢罵宰相王播、崔植、杜元穎，吏爲遜言厚謝，乃去，坐貶漳州刺史，宿等皆逐矣。未及漳，稹輔政，改楚州刺史，議者謂景儉辱丞相，貶未至即遷，非是。稹懼，改少府少監，悉還宿等。景儉既湮厄不得志，卒。然其爲人輕財，篤于義，既没，士悵悼之。

善於談論古代帝王的成敗大略，高傲自負，不奉承討好士大夫。王叔文等多次稱贊他，認爲可與管仲、諸葛亮相比。王叔文敗滅後，李景儉因爲母親服喪没有受牽連獲罪。韋夏卿任東都留守，徵用他到自己的幕府中任職。竇群任御史中丞，引薦他任監察御史，竇群被貶官後，李景儉也出任江陵府户曹參軍。多次升任做到忠州刺史。元和末年入朝，没有得到任用，又出任澧州刺史。他素來與元稹、李紳友好。當時這二人在翰林院，在皇帝面前説李景儉有才華。等到在延英殿向穆宗辭别，李景儉陳説自己受到壓制，穆宗憐憫他，下追詔任用他爲倉部員外郎，不再外任。一個多月後，拜任諫議大夫。他生性傲慢曠達，縱酒使氣，言語凌侵宰相，蕭俛、段文昌告訴了皇帝，貶任他爲建州刺史。後來元稹當政，爲他説情，所以召入朝重任諫議大夫。與馮宿、楊嗣復、温造、李肇等聚集在史官獨孤朗的辦公處所，李景儉喝醉了酒，來到中書省，謾罵宰相王播、崔植、杜元穎，官吏好言相勸，他纔離去，因此獲罪被貶任漳州刺史，馮宿等都被貶逐。還未到漳州，因元稹做了宰相，於是改任楚州刺史，議論的人認爲李景儉侮辱丞相，貶謫還未到任就遷任别郡，不應該。元稹懼怕，改任他爲少府少監，把馮宿等全都召回。李景儉因困滯不得志，去世。但他爲人輕視錢財，崇尚義氣，去世之後，士大夫們都感到悲哀惋惜。

惠莊太子李撝

惠莊太子撝，本名成義。初生，武后以母賤，欲不齒，以示浮屠萬回，回詭曰："此西土樹神，宜兄弟。"后喜，乃畜之。垂拱三年，始王恒，與衡、趙二王同封。俄改王衡陽。睿宗立，進王申，與岐、薛二王同封。累遷右衛、金吾二大將軍，實封至千户。進司徒，兼益州大都督，四爲州刺史。開元八年，停刺史，復爲司徒。薨，册書贈太子及謚，陪葬橋陵。

惠莊太子李撝，本名李成義。剛生下時，武后因爲他母親卑賤，不想把他列入兄弟行列，讓僧人萬回看相，萬回妄言説："此兒是西方樹神，應該列入兄弟行列。"武后聽後十分高興，於是就令養育他。垂拱三年，始封恒王，與衡、趙二王同時受封。不久改封衡陽王。睿宗即位後，進封申王，與岐、薛二王同時進封。多次升任做到右衛、金吾二大將軍，享受實封達一千户。升任司徒，兼益州大都督，四次任州刺史。開元八年，免去刺史，重又任司徒。去世後，册書追贈太子及謚號，陪葬橋陵。

撝性寬裕，儀貌瑰重。無嗣，詔

李撝性格寬厚，儀表魁偉。没有兒子，下詔

以讓帝子珣嗣，爲懷寧王，徙封同安。薨。天寶中，復以讓帝子璹嗣。

以讓帝的兒子李珣繼嗣，封懷寧王，改封同安王。去世。天寶年間，又以讓帝的兒子李璹繼嗣。

惠文太子李範

惠文太子範，始名隆範。玄宗立，與薛王隆業避帝諱去二名。初王鄭，改封衛。俄降封巴陵，進王岐，爲太常卿、并州大都督、左羽林大將軍。從玄宗誅太平公主，以功賜封，與薛王業并滿五千户。歷爲州刺史，遷太子太傅。開元十四年薨，册書贈太子及謚，陪葬橋陵。帝哭之慟，徹常膳至累旬，群臣勉請乃復。

惠文太子李範，原名李隆範。玄宗即位後，與薛王李隆業避皇帝名諱改稱單名。初封鄭王，後改封衛王。不久降封巴陵王，後進封岐王，任太常卿、并州大都督、左羽林大將軍。隨從玄宗誅殺太平公主，以功加賜享受實封户，與薛王李業都滿五千户。歷任諸州刺史，升任太子太傅。開元十四年去世，册書追贈太子及謚號，陪葬橋陵。皇帝爲之慟哭，以至撤去御膳達數十天，最後群臣勸勉纔恢復。

範好學，工書，愛儒士，無貴賤爲盡禮。與閻朝隱、劉廷琦、張諤、鄭繇等善，常飲酒賦詩相娱樂。又聚書畫，皆世所珍者。初，隋亡，禁内圖書湮放，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秘府。長安初，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竊其真藏于家。既誅，悉爲薛稷取去，稷又敗，範得之，後卒爲火所焚。駙馬都尉裴虚己善讖緯，坐私與範游，徙嶺南，廷琦貶雅州司户，諤爲山茌丞，然帝於範無少間也，謂左右曰："兄弟情天至，於我豈有異哉！趨競者强相附，我終不以爲纖介。"時王毛仲等起賤微，暴貴，諸王見必加禮，獨範接之自如。子瑾嗣。

李範好學不倦，擅長書法，喜歡結交儒生，不管貴賤都盡禮以待。與閻朝隱、劉廷琦、張諤、鄭繇等友好，經常在一起飲酒賦詩以取樂。又收藏書畫，都是稀世珍品。當初，隋朝滅亡後，宫禁中的圖畫書籍全都散失，唐朝建立後懸賞搜訪，逐漸復出，藏在秘府。長安初年，張易之上奏説天下有人擅長裝裱書畫，於是秘密派他們臨摹，幾乎真假難辨，而盗竊真迹藏在家中。張易之被誅殺後，這些書畫全被薛稷取走，薛稷敗滅後，李範得到它們，最終遭到火災被焚燒。駙馬都尉裴虚己擅長讖緯之學，因私下與李範交游獲罪，被流放到嶺南，劉廷琦被貶任雅州司户，李諤出任山茌丞，但皇帝對李範没有一點嫌隙，對左右的人説："兄弟之間的友愛天真誠摯，對於我來説難道會有不同嗎？趨炎附勢之徒牽强附會，我絶不會因細微之事罪責兄弟。"當時王毛仲等出身於卑賤貧寒之輩，突然顯貴，諸王見到時必定要加禮以待，惟獨李範待之如常。兒子李瑾繼嗣。

瑾落魄不飭名檢，沈酒色，歷太僕卿，封河東王，暴薨，贈太子少師。天寶中，復以薛王子略陽公珍爲嗣岐王。

李瑾行爲落魄不檢點，沉湎於酒色，歷任太僕卿，封河東王，暴死，追贈太子少師。天寶年間，又以薛王的兒子略陽公李珍爲嗣岐王。

嗣岐王李珍

珍儀觀豐偉，爲宗正員外卿，與蔚州鎮將朱融善。融嘗言珍似上皇，

李珍儀表魁偉，任宗正員外卿，與蔚州鎮將朱融友好。朱融曾經説李珍容貌類似上皇玄宗，

因有陰謀，往語金吾將軍邢濟曰："關外寇近，京師草草，奈何？"濟曰："我金吾，天子押衙，以死生從，安自脱？"融曰："見嗣岐王無慮矣。"濟以聞，肅宗詔廢珍爲庶人，賜死，融黨皆誅，擢濟爲桂管防禦使。

因此圖謀反叛，朱融去告訴金吾將軍邢濟説："現在關外敵寇逼近，京師混亂，怎麽辦呢？"邢濟説："我作爲金吾將軍，是皇帝的侍衛，不管生死都要隨從，怎麽能自己逃脱呢？"朱融説："您見到嗣岐王就没有顧慮了。"邢濟上奏了此事，肅宗下詔廢李珍爲百姓，賜死，朱融的黨羽都被誅殺，提升邢濟爲桂管防禦使。

惠宣太子李業　嗣薛王李知柔

惠宣太子業，始王趙，降封中山，授都水使者。徙彭城，兼陳州别駕，進王薛，爲羽林大將軍、荆州大都督。以好學授秘書監。開元初，進太子少保，即拜太保，累歷州刺史。

惠宣太子李業，始封趙王，後降封中山郡王，授任都水使者。改封彭城郡王，兼任陳州别駕，進封薛王，任羽林大將軍、荆州大都督。因好學而授任秘書監。開元初年，升任太子少保，隨即拜任太子太保，多次歷任州刺史。

初，母早終，從母賢妃鞠之。八年，迎賢妃外邸，事之甚謹。其女弟淮陽、凉國二公主亦早卒，撫甥與己子均，帝益愛之。嘗被疾，帝自祝禬。既愈，幸其第，置酒賦詩爲初生歡。帝嘗不豫，業妃弟内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妄言休咎事，賓坐死，恂貶錦州刺史。妃恐，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帝聞，遽召之，業伏殿下請罪，帝趨就執其手曰："吾所猜于兄弟者，天地共咎之！"遂復燕歡，仍諭妃復位。俄進司徒。二十二年，業有疾，帝憂之，一昔容髮爲變，因假寢，夢獲方，寤而業少閒，邠王守禮等請以事付史官。及薨，帝悲不能食，册書加贈及謚，陪葬橋陵。

當初，李業母親早逝，由姨母王賢妃撫養長大。開元八年，他把賢妃接出居住在宫外的府邸，奉事很是孝順。李業的妹妹淮陽、凉國二公主也早逝，李業撫養外甥視同己出，皇帝更加喜愛他。他曾經患病，皇帝親自爲他祈禱。疾病痊愈後，皇帝前往他的第宅，設宴賦詩爲他病愈慶賀。皇帝曾經患病，李業妃子的弟弟内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胡説吉凶之事，韋賓因此獲罪被處死，皇甫恂被貶任錦州刺史。韋妃恐懼，脱掉妃子之服請求治罪，李業也不敢入宫拜見皇上，皇帝聽説後，立刻召見他，李業拜伏在殿下請罪，皇帝下殿握着他的手説："我如果有猜忌兄弟之心，天地不容！"然後與他宴飲歡樂，同時告諭韋妃復位。不久升任司徒。二十二年，李業患病，皇帝爲之憂愁，以致一夜之間容貌憔悴頭髮變白，因此和衣而睡，夢見得到藥方，醒來後李業的病情減輕，邠王李守禮等請求把此事交付史官。李業去世後，皇帝因悲痛而不進食，册書加贈太子及謚號，陪葬橋陵。

十一子，其聞者瑗、瑒、琄。帝後追思業，引見瑗等，傷之，乃下詔共賜實封千户。瑗爲樂安王。瑒滎陽王、宗正卿。琄爲嗣薛王，歷鴻臚卿。天寶中，琄舅韋堅爲李林甫所構，坐貶夷陵别駕，徙置夜郎、南浦。及安禄山亂，乃還京師。

有十一個兒子，其中知名的有李瑗、李瑒、李琄。皇帝後來因懷念李業，召見李瑗等，感到很悲傷，於是下詔都賜給他們享受實封一千户。李瑗封樂安王。李瑒封滎陽王，任宗正卿。李琄封嗣薛王，歷任鴻臚卿。天寶年間，李琄的舅舅韋堅受到李林甫的誣陷，李琄因此受牽連獲罪被貶任夷陵别駕，後遷移安置在夜郎、南浦。等到

安禄山反叛，纔回到京師。

曾孫知柔，嗣王，再爲宗正卿。久之，擢京兆尹。始，鄭、白渠梗壅，民不得歲。知柔調三輔，治復舊道，灌浸如約，遂無旱虞，民詣闕請立石紀功，知柔固讓得止。加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詔菅緝太廟，判度支，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昭宗出莎城，獨知柔從，乘輿器用庖頓皆主之，大細畢給。性儉約，雖位通顯，無居第。未幾，出拜清海軍節度使，在鎮廉潔，貢獻時入，進檢校太傅，兼侍中。仕凡四紀，常爲宗室冠。卒于鎮。

李業的曾孫李知柔，繼嗣王位，二次遷任宗正卿。很久之後，升任京兆尹。當初，鄭渠、白渠堵塞，百姓没有收獲。李知柔調到三輔任京兆尹後，修復舊的渠道，使田地像當初那樣得到灌溉，因此不再怕旱災，百姓赴朝廷請求爲他立碑記功，李知柔堅決辭讓纔作罷。多次加官至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下詔讓他營建太廟，判度支，充任諸道鹽鐵轉運使。昭宗流亡莎城，衹有李知柔侍從，車乘器用膳食住頓都由李知柔主管，大小事情都很周到。他生性節儉，雖官位顯赫，但没有私人第宅。不久，外出任清海軍節度使，在節鎮廉潔，按時貢獻給朝廷財物，升任檢校太傅，兼侍中。做官共四十年，是宗室子弟中的英傑。去世於節鎮。

隋王隆悌，始封汝南王。早薨，睿宗追王，贈荆州大都督，爵不傳。

隋王李隆悌，始封汝南王。早逝，睿宗追封他爲隋王，追贈荆州大都督，爵位不傳。

贊曰：中宗失道，身爲母所廢，妻所弒，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殆天穢其德而絶之，何耶？彼固自絶于天云爾。睿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窮，盛歟！

贊曰：中宗違背道義，自己被母親廢除，被妻子殺死，而四個兒子都不得好死，繼嗣也不傳，是上天厭其無德而使其絶後，還是别的呢？完全是他自絶於上天。睿宗有道德高尚的兒子，一位受天命爲皇帝，一位追封爲皇帝，三位追贈爲太子，這都是上天的報答，福禄無窮，偉大啊！

唐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

十一宗諸子列傳

玄宗諸子

玄宗三十子：劉華妃生琮、第六子琬、第十二子璲，趙麗妃生瑛，元獻皇后生肅宗皇帝，錢妃生琰，皇甫德儀生瑤，劉才人生琚，武惠妃生一、第十五子敏、第十八子瑁、第二十一子琦，高婕妤生璬，郭順儀生璘，柳婕妤生玢，鍾美人生環，盧美人生瑝，閻才人生玼，王美人生珪，陳才人生珙，鄭才人生瑱，武賢儀生璿、第三十子璥；餘七子夭，母氏失傳。

玄宗三十個兒子：劉華妃生李琮、第六子李琬、第十二子李璲，趙麗妃生李瑛，元獻皇后生肅宗皇帝，錢妃生李琰，皇甫德儀生李瑤，劉才人生李琚，武惠妃生李一、第十五子李敏、第十八子李瑁、第二十一子李琦，高婕妤生李璬，郭順儀生李璘，柳婕妤生李玢，鍾美人生李環，盧美人生李瑝，閻才人生李玼，王美人生李珪，陳才人生李珙，鄭才人生李瑱，武賢儀生李璿、第三十子李璥；其餘七個兒子夭折，母親姓氏失傳。

奉天皇帝李琮

奉天皇帝琮，景雲元年王許昌郡，與真定王同封。先天元年，進王郯，與郢王同封。開元四年，領安西大都護、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十三年徙王慶，與忠、棣、榮、光、儀、潁、永、壽、延、盛、濟十一王同封。十五年，與十王并領節度，不出閤。琮以涼州都督兼河西諸軍節度大使。天寶元年，改節河東。十載薨，贈太子，謚靖德。

奉天皇帝李琮，景雲元年封許昌郡王，與真定王同時受封。先天元年進封郯王，與郢王同時受封。開元四年，領安西大都護、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十三年改封慶王，與忠、棣、榮、光、儀、潁、永、壽、延、盛、濟十一王同時受封。十五年，與十王同時領節度使，不出宮。李琮以涼州都督兼任河西諸軍節度大使。天寶元年，改任河東節度使。十載去世，追贈太子，謚號叫靖德。

肅宗立，詔曰："靖德太子琮，親則朕兄，睿哲聰明。朕昔踐儲極，顧誠非次，君父有命，不敢違，永言懇讓，不克如素。宜進謚奉天皇帝，妃竇爲恭應皇后。"詔尚書右僕射裴

肅宗即位，下詔説："靖德太子李琮，按親情是朕的哥哥，智慧聰明。朕昔日被立爲太子，回想是没有按照次序，君父有命令，不敢違背，一直上言懇切辭讓，仍舊没有成功。應該進謚號叫奉天皇帝，妃子竇氏爲恭應皇后。"下詔尚書

冕持節改葬，群臣素服臨送達禮門，帝御門哭以過喪，墓號齊陵。無子，以太子瑛子俅嗣王。

右僕射裴冕持符節改葬李琮，群臣穿白衣服到達禮門送葬，皇帝到達禮門哭泣讓喪葬經過，墓號叫齊陵。没有兒子，以太子李瑛的兒子李俅繼嗣王位。

琮始名嗣直，太子嗣謙，棣王嗣真，鄂王嗣初，靖恭太子嗣玄。開元十三年，更名曰潭，曰鴻，曰洽，曰涓，曰滉。後十年改今名。

李琮原名李嗣直，太子李嗣謙，棣王李嗣真，鄂王李嗣初，靖恭太子李嗣玄。開元十三年，分别改名叫李潭，叫李鴻，叫李洽，叫李涓，叫李滉。十年以後改今名。

太子李瑛

太子瑛，始王真定，進王郢。開元三年，立爲皇太子。七年，詔太子、諸王入國學行齒胄禮，太常擇日謁孔子，太子獻。詔右散騎常侍褚无量執經，群臣、學官、諸生以差賜帛。明年，瑛加元服，見太廟。十六年，詔九品官息女可配太子者，有司采閲待進止，以太常少卿薛縚女爲妃。帝種麥苑中，瑛、諸王侍登，帝曰："是將薦宗廟，故親之，亦欲若等知稼穡之難。"因分賜侍臣，曰"《春秋》書'無麥禾'，古所甚重。比詔使者閲田畝，所對不以實，故朕自蒔以觀其成"云。

太子李瑛，起初封真定郡王，進封郢王。開元三年，被立爲皇太子。七年，下詔太子、諸王入國學行齒胄禮，太常選擇日子謁見孔子廟，由太子祭獻。下詔右散騎常侍褚无量講解經書，給群臣、學官、諸生賜帛多少不等。第二年，李瑛加禮冠，謁見太廟。十六年，下詔九品官的親生女兒可與太子相配的，有關部門進行挑選以待去留，娶太常少卿薛縚的女兒爲妃子。皇帝在苑中種麥，李瑛、諸王侍奉收穫，皇帝説："這是將用來祭祀宗廟，所以親自耕作，也想使你們知道種莊稼的艱辛。"因此分賜給隨侍的臣下，説"《春秋》上記載'因水災田地無夏麥無秋苗'，古代就很重視農耕。近來下詔使者察看田畝，所奏不符合實際，所以朕親自栽種以觀察田地的收成"云云。

初，瑛母以倡進，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即位，擢妃父元禮、兄常奴皆至大官。鄂、光二王母亦帝爲臨淄王時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宫，生壽王，愛與諸子絶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惠妃女咸宜公主婿楊洄揣妃旨，伺太子短，嘩爲醜語，惠妃訴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中書令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天下共慶，陛下享國久，子孫蕃衍，奈何一日棄三子？昔晋獻公惑嬖姬之讒，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帝信江充巫蠱，禍及太子，京師蹀血；晋惠帝有賢子，賈后譖之，乃至喪亡；隋文帝

當初，李瑛的母親是以歌女身份進上，善於歌舞，皇帝在潞州時得到寵幸。等到即皇帝位後，提升妃子的父親趙元禮、哥哥趙常奴都至大官。鄂、光二王的母親也是皇帝做臨淄王時因容貌美麗而入選。等到武惠妃在後宫中最受寵幸，生下壽王，皇帝對壽王的憐愛與諸皇子大不相同。而太子、二王因爲生母失寵，很有怨恨。惠妃女兒咸宜公主的丈夫楊洄猜度到惠妃的心意，伺察太子的短處，虚誇説他的壞話，惠妃向皇帝訴告，并且哭泣，皇帝很憤怒，召來宰相商議要廢黜太子。中書令張九齡進諫説："太子、諸王每天受聖上的訓導，天下人都慶賀，陛下在帝位長久，子孫繁盛衆多，爲什麽一下子要廢棄三個兒子？昔日晋獻公受寵姬讒言的迷惑，申生憂愁自殺，因此國家大亂；漢武帝相信江充所説的巫

聽后言，廢太子勇，遂失天下。今太子無過，二王賢。父子之道，天性也，雖有失，尚當掩之。惟陛下裁赦。”帝默然，太子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揠妃意，妃果德之。

蠱之事，要禍及太子，使京城殺人流血；晉惠帝有賢明的兒子，賈后誣陷他，最終滅亡；隋文帝聽信皇后的話，廢太子楊勇，因此失去了天下。現在太子没有過錯，二王賢明。父子之道，是自然天性，即使他們有過失，還應該加以掩蓋。希望陛下裁决赦免。”皇帝沉默不語，太子得以不廢。不久張九齡罷相，李林甫專權，多次稱贊壽王美德以迎合惠妃的心意，惠妃果然感激他。

二十五年，洄復構瑛、瑶、琚與妃之兄薛鏽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宫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决，乃詔：“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同惡均罪，并廢爲庶人；鏽賜死。”瑛、瑶、琚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數見庶人爲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祟亡。寶應元年，詔贈瑛皇太子，瑶等復王。

二十五年，楊洄又編造説李瑛、李瑶、李琚與太子妃子的哥哥薛鏽搞陰謀。惠妃派人詐召太子、二王，説：“宫中有賊，請穿甲胄入宫。”太子聽從。惠妃告訴皇帝説：“太子、二王謀反，披甲而來。”皇帝派宦官察看，果如其言，立刻召宰相李林甫商議，他回答説：“陛下的家事，不是臣下所應該參預的。”皇帝主意已定，就下詔説：“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共同作惡罪行均等，一并廢爲庶人；薛鏽賜死。”李瑛、李瑶、李琚不久遇害，天下人認爲他們冤枉，號稱三庶人。一年之中，惠妃多次看見三庶人作祟，因此大病。夜晚召來巫人祈請，請求改葬，并且射殺了行刑的人掩埋，最終没有解脱。惠妃死去，作祟之事消失。寶應元年，下詔追贈李瑛爲皇太子，李瑶等恢復王位。

瑛子五人：儼、伸、倩、俅、備。瑛之廢，帝使慶王畜儼等爲子。儼封新平郡王，伸平原郡王，俅嗣慶王，備太僕卿，倩失傳。

李瑛五個兒子：李儼、李伸、李倩、李俅、李備。李瑛被廢後，皇帝讓慶王將李儼等作爲自己的兒子撫養。李儼封新平郡王，李伸封平原郡王，李俅繼嗣慶王，李備任太僕卿，李倩失傳。

棣王李琰

棣王琰，開元二年始王鄫，與鄂、鄄二王同封。後徙王棣，領太原牧、太原以北諸軍節度大使。天寶初，爲武威郡都督，經略節度河西、隴右。會妃韋以過置别室，而二孺人争寵不平，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以求媚。仇人告琰厭魅上，帝伺其朝，使人取履視之，信。帝怒責琰，琰頓首謝曰：“臣罪宜死，然臣與婦不相見二年，有二孺人争長，臣恐此三人爲之。”及推，果驗。然帝猶疑琰，怒

棣王李琰，開元二年始封鄫王，與鄂、鄄二王同時受封。後來改封爲棣王，領太原牧、太原以北諸軍節度大使。天寶初年，任武威郡都督，經略管轄河西、隴右。逢妃子韋氏因爲有過錯被貶置於别室，而二孺人因争寵不和，請巫師密把符咒藏在李琰的鞋子中用來討好他。仇人告發説李琰詛咒皇上，皇帝乘他上朝時，派人取鞋子檢驗，果然如此。皇帝憤怒地責問李琰，李琰頓首謝罪説：“臣的罪行應該死，但是臣與妃子不見面已二年，有二孺人争高下，臣恐怕是此三人幹的。”推問之後，果然如此。但皇帝還是懷

未置，太子以下皆爲請，乃囚於鷹狗坊，以憂薨。妃，綰之女，無子，還本宗。

疑李琰，怒氣不解，太子以下都爲他求情，於是把他囚禁在鷹狗坊，因憂愁而去世。韋妃，是韋綰的女兒，没有兒子，返回父家。

琰凡五十五子，得王者四人，僎王汝南郡，儋宜都，俊濟南，侒順化；僚太僕卿，俠國子祭酒，仁殿中監，僾秘書監。寶應元年，詔復琰王爵。

李琰共有五十五個子女，得到封王的有四人，李僎封汝南郡王，李儋封宜都王，李俊封濟南王，李侒封順化王；李僚任太僕卿，李俠任國子祭酒，李仁任殿中監，李僾任秘書監。寶應元年，下詔恢復李琰的王爵。

鄂王李瑤

鄂王瑤，既封，遥領幽州都督、河北節度大使。開元二十三年，與榮、光、儀、潁、永、壽、延、盛、濟、信、義十一王并授開府儀同三司，實封二千户。詔詣東宫、尚書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張設樂。是日，悉拜王府官屬，然未有府也，而選任冒濫，時不以爲榮。

鄂王李瑤，封王之後，遥領幽州都督、河北節度大使。開元二十三年，與榮、光、儀、潁、永、壽、延、盛、濟、信、義十一王都授任開府儀同三司，享受實封二千户。下詔往東宫、尚書省，接受王封之日百官會集送行，有關部門供帳設樂。當日，全部拜任了王府官屬，但没有設置王府，所選任的官屬假冒僞濫，當時的人不引以爲榮。

靖恭太子李琬

靖恭太子琬，始王鄄，徙王榮。爲京兆牧，領隴右節度大使。又詔親巡按隴右，選關内、河東飛騎五萬防盛秋。累兼單于、安北大都護。安禄山反，詔琬爲征討元帥，募河、隴兵屯陜，以高仙芝副之，會薨。琬風格秀整，有素望，中外倚之。及薨，莫不爲國悵恨。詔加贈謚。

靖恭太子李琬，初封鄄王，改封榮王。任京兆牧，領隴右節度大使。又下詔讓他親自巡行考察隴右，挑選關内、河東飛騎兵五萬防備深秋敵人入寇。多次兼任單于、安北大都護。安禄山反叛，下詔李琬任征討元帥，招募河、隴兵駐守陜郡，任高仙芝爲副元帥，這時李琬去世。李琬風度秀美，素有威望，朝廷内外都倚重他。他去世後，人們都爲國家失去他而感到痛心惋惜。下詔加贈謚號。

琬男女五十八人，得王者三人，俯王濟陰郡，偕北平，倩陳留；僙衛尉卿，僨秘書監，佩鴻臚卿。

李琬有五十八個子女，得到封王的有三人，李俯封濟陰郡王，李偕封北平王，李倩封陳留王；李僙任衛尉卿，李僨任秘書監，李佩任鴻臚卿。

光王李琚

光王琚，開元十三年始王，與儀、潁、永、壽、延、盛、濟七王同封。俄領廣州都督。勇力善騎射，帝愛之。與鄂王同居，友睦甚，皆篤學。既廢，無嗣。初，琚名涺，儀王濰，潁王澐，永王澤，壽王清，延王洄，盛王沐，濟王溢，信王沔，

光王李琚，開元十三年始封王，與儀、潁、永、壽、延、盛、濟七王同時受封。不久領廣州都督。他勇敢有力善於騎馬射箭，皇帝喜歡他。與鄂王同住一處，十分友好，都專心好學。被廢除後，没有繼嗣。當初，李琚名叫李涺，儀王李濰，潁王李澐，永王李澤，壽王李清，延王李洄，盛王李沐，濟王李溢，信王李沔，義王

義王漼，陳王沚，豐王澄，恒王潓，凉王漎，汴王滔，至二十三年，詔悉改今名。

夏悼王一，生韶秀，以母寵，故鍾愛，命之曰一。未免懷薨，追爵及謚。時帝在東都，故葬龍門東岑，欲宫中望見云。

儀王璲，即封，授河南牧。薨，贈太傅。子侁王鍾陵郡，倢廣陵。

潁王李璬

潁王璬，喜讀書，好文辭。開元十五年，遥領安東都護。安禄山反，詔領劍南節度大使，以楊國忠爲之副。帝西出，令御史大夫魏方進爲置頓使，移書劍南屬郡，托璬之藩，大設儲偫。璬先即鎮，更以蜀郡長史崔圓爲副。璬濟江，舟中以綵席藉步，命徹之，曰："此可寢，奈何踐之?"璬之出遽，不及受節，司馬史賁請建大槊，蒙油囊，先驅以威道路。璬笑曰："既爲真王矣，安用假節爲?"將至成都，崔圓迎拜馬前，璬不爲禮，圓銜之。璬視事再逾月，人便其寬，圓奏罷居内宅。乃詔宣慰肅宗於彭原，從還京師。建中四年薨，年六十六。

子伸爲滎陽王，僝高邑王，俔楚國公，僔夔國公。

懷思王敏，貌豐秀若圖畫，帝愛之。甫晬薨，追爵及謚，祔葬敬陵。

永王李璘

永王璘，少失母，肅宗自養視之。長聰敏好學。貌陋甚，不能正視。既封，領荆州大都督。安禄山反，帝至扶風，詔璘即日赴鎮。俄又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

李漼，陳王李沚，豐王李澄，恒王李潓，凉王李漎，汴王李滔，至二十三年，下詔全都改叫今名。

夏悼王李一，天生秀美，因爲母親受到寵幸，所以他得到皇帝鍾愛，起名叫李一。不幸夭折，追贈爵位及謚號。當時皇帝在東都，所以將他埋葬在龍門東山，想在宫中能够望見他的墳墓。

儀王李璲，封王之後，任河南刺史。去世後，追贈太傅。兒子李侁封鍾陵郡王，李倢封廣陵郡王。

潁王李璬，喜愛讀書，好作文章。開元十五年，遥領安東都護。安禄山反叛，下詔領劍南節度大使，任楊國忠爲副使。皇帝西逃，命御史大夫魏方進爲置頓使，送文書給劍南屬郡，假托説李璬要往封國，大力設置儲備。李璬先到達節鎮，改任蜀郡長史崔圓爲副。李璬渡江，船中用彩色絲綢作席子墊鋪，他下令撤去，説："此物可用來睡覺，爲何要踐踏呢?"李璬因前往節鎮倉促，來不及接受旌節，司馬史賁請求樹起大的長矛，上蒙油囊，在道路上先行藉以示威。李璬笑着説："既然做了真王，用假旌節幹什麽?"將到成都，崔圓來迎接拜於馬前，李璬没有回禮，崔圓心中懷恨。李璬任職兩個月，人們以其寬厚爲便，被崔圓上奏免職居住在内宅。然後下詔讓他前往彭原宣慰肅宗，隨從回到京師。建中四年去世，時年六十六歲。

兒子李伸封滎陽王，李僝封高邑王，李俔封楚國公，李僔封夔國公。

懷思王李敏，容貌秀美如畫中人，皇帝鍾愛他。剛學會吃飯即去世，追贈爵位及謚號，合葬於敬陵。

永王李璘，年少時失去母親，肅宗自己收養了他。長大後聰明好學。但相貌很醜陋，眼睛看不清東西。受封後，領荆州大都督。安禄山反叛，皇帝到扶風，下詔李璘當日趕赴節鎮。不久又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任少

使，以少府監竇昭爲副。璘至江陵，募士得數萬，補署郎官、御史。

府監竇昭爲副使。李璘到達江陵，招募了士卒數萬人，補授任用郎官、御史。

時江淮租賦巨億萬，在所山委。璘生宫中，於事不通曉，見富且强，遂有窺江左意，以薛鏐、李臺卿、韋子春、劉巨鱗、蔡駉爲謀主。肅宗聞之，詔璘還覲上皇于蜀，璘不從。其子襄城王偒，剛鷙乏謀，亦樂亂，勸璘取金陵。即引舟師東下，甲士五千趨廣陵，以渾惟明、季廣琛、高仙琦爲將，然未敢顯言取江左也。

當時江淮租賦多得以億萬計，在江陵堆積如山。李璘生長於宫中，不通曉事理，看見物富兵强，因此有伺機圖謀江左的心意，以薛鏐、李臺卿、韋子春、劉巨鱗、蔡駉爲謀士。肅宗聞知，下詔李璘回蜀覲見上皇，李璘不聽。他的兒子襄城王李偒，剛愎陰鷙缺乏計謀，樂於作亂，就勸李璘攻取金陵。於是李璘率領水軍東下，命甲兵五千急赴廣陵，任命渾惟明、季廣琛、高仙琦爲將，但不敢公開聲言要攻取江左。

會吴郡采訪使李希言平牒璘，璘因發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絶。今希言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何邪？"乃使惟明襲希言，而令廣琛趨廣陵，攻采訪使李成式。璘至當塗，希言已屯丹楊，遣將元景曜等拒戰，不勝，降於璘，江淮震動。

逢吴郡采訪使李希言以平等身份送書信給李璘，李璘因此發怒説："我是上皇的兒子，皇帝的弟弟，地位尊貴禮儀絶高。現在李希言却以平等身份送書信給我損害我的尊嚴，落筆簽上自己的名字，這是爲什麽呢？"於是派渾惟明襲擊李希言，而下令季廣琛急赴廣陵，攻打采訪使李成式。李璘到達當塗，李希言已駐守丹楊，派遣部將元景曜等迎戰，元景曜戰敗，投降了李璘，江淮震驚。

明年，肅宗遣宦者啖廷瑶等與成式謀招喻之。時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有兵千餘，廷瑶邀銑屯揚子，成式又遣裴茙以廣陵卒三千戍伊婁埭，張旗幟，大閲士。璘與偒登陴望之，有懼色。廣琛知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從王，豈欲反邪？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鋭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絓叛逆，如後世何？"衆許諾，遂割臂盟。於是惟明奔江寧，馮季康奔白沙。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璘使騎追躡之，廣琛曰："我德王，故不忍决戰，逃命歸國耳。若逼我，且决死。"追者止，乃免。

第二年，肅宗派宦官啖廷瑶等與李成式謀劃招撫李璘。當時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有士卒千餘名，啖廷瑶邀請李銑駐守揚子，李成式又派遣裴茙率領廣陵士卒三千戍守伊婁埭，張設旗幟，檢閲士兵。李璘與李偒登上女墻觀望，臉色畏懼。季廣琛知道事情不能成功，對諸將説："與公等跟從永王，難道是想反叛嗎？上皇流離遷徙，道路不通，而諸皇子没有比永王更賢明的。他如果能總領江淮精兵，長驅直下雍、洛，大功定能成就。而現在却不是那樣，使我們名列叛逆，如何向後世交待？"衆將同意，於是割臂盟誓。因此渾惟明逃奔江寧，馮季康逃奔白沙。季廣琛領兵六千逃奔廣陵，李璘派騎兵追趕他，季廣琛説："我感恩王，所以不忍心决戰，逃命歸順國家。如果逼我，我祇好暫且决一死戰。"追兵停止，季廣琛纔得免脱。

是夜，銑陣江北，夜然束葦，人執二炬，景亂水中，覘者以倍告，璘軍亦舉火應之。璘疑王師已濟，携兒

當天夜晚，李銑結陣江北，夜裏點燃束葦，每人手執兩把火炬，影亂水中，偵察的人告訴李璘的兵力比實際多一倍，李璘的軍隊也舉火響

女及麾下遁去。遲明覺其紿，復入城，具舟檝，使偒驅衆趨晋陵。諜者告曰："王走矣！"成式以兵進，先鋒至新豐，璘使偒、仙琦逆擊之。銑合勢，張左右翼，射偒中肩，軍遂敗。仙琦與璘奔鄱陽，司馬閉城拒，璘怒，焚城門入之，收庫兵，掠餘干，將南走嶺外。皇甫侁兵追及之，戰大庾嶺，璘中矢被執，侁殺之。偒爲亂兵所害，仙琦逃去。

應。李璘懷疑官軍已經渡江，帶着兒女及部下逃走。到了天亮覺得被騙，又返回城中，備辦船隻，派李偒驅使軍隊急赴晋陵。官軍間諜報告說："永王走了！"李成式領兵前進，先鋒到達新豐，李璘派李偒、高仙琦迎擊。李銑合兵，左右兩翼夾擊，射中李偒肩臂，李偒的軍隊因此戰敗。高仙琦與李璘逃奔鄱陽，司馬閉城拒絶，李璘憤怒，焚燒了城門而入，收取庫物兵器，掠奪餘干，將南逃嶺外。皇甫侁的兵追上他們，在大庾嶺交戰，李璘中箭被擒獲，皇甫侁殺死了他。李偒被亂兵殺死，高仙琦逃走。

璘未敗時，上皇下詔："降爲庶人，徙置房陵。"及死，侁送妻子至蜀，上皇傷悼久之。肅宗以少所自鞠，不宣其罪。謂左右曰："皇甫侁執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之，何邪?"由是不復用。薛鏐等皆伏誅。

李璘未敗之時，上皇下詔說："降李璘爲百姓，遷於房陵安置。"等到他死後，皇甫侁送他的妻兒到蜀郡，上皇傷悼良久。肅宗因爲他是由自己從小撫養長大，不宣布他的罪狀。對左右的人說："皇甫侁抓住我弟弟，不送到蜀郡而擅自殺了他，是爲什麼呢?"因此對他不再加以任用。薛鏐等都伏罪被誅殺。

子儹爲餘姚王，偵莒國公，偎鄎國公，伶、儀并國子祭酒。

兒子李儹封餘姚王，李偵封莒國公，李偎封鄎國公，李伶、李儀并任國子祭酒。

壽王李瑁

壽王瑁，母惠妃頻妊不育，及瑁生，寧王請養邸中，元妃自乳之，名爲己子，故封比諸王最後。開元十五年，遥領益州大都督。初，帝以永王等尚幼，詔不入謁。瑁七歲，請與諸兄衆謝，拜舞有儀矩，帝異之。寧王薨，請制服以報私恩，詔可。大曆十年薨，贈太傅。

壽王李瑁，母親惠妃多次妊娠都没有養活，等到李瑁出生後，寧王請求在自己的府邸養育，元妃親自哺乳他，說是自己的兒子，所以受封比諸王都晚。開元十五年，遥領益州大都督。起初，皇帝認爲永王等還幼小，下詔不入宫朝謁。李瑁七歲時，請求與諸兄拜謝皇上，拜舞很有風度規矩，皇帝驚異。寧王去世，他請求穿喪服以報答養育之恩，下詔同意。大曆十年去世，追贈太傅。

子王者三人：僾王德陽郡，伓濟陽郡，倛廣陽郡。伉薛國公，傑國子祭酒。

兒子中封王的有三人：李僾封德陽郡王，李伓封濟陽郡王，李倛封廣陽郡王。李伉封薛國公，李傑任國子祭酒。

延王李玢

延王玢，母尚書右丞範之孫，帝重其名家，而玢亦仁愛有學。既封，遥領安西大都護。帝入蜀，玢凡三十六子，不忍棄，故徐進，數日，見行在所，帝怒，漢中王瑀申救得

延王李玢，母親是尚書右丞柳範的孫女，皇帝看重她是世家名門，而李玢也仁愛有學問。封王後，遥領安西大都護。皇帝入蜀，李玢共有三十六個子女，不忍心拋棄他們，所以行進速度慢，數日以後，纔趕到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皇

解，聽歸靈武。興元元年薨。

帝憤怒，因漢中王李瑀援救得以免罪，聽任他回靈武。興元元年去世。

子倬王彭城郡，偧平陽，倞魯國公，偃荆國公，优太僕卿。

兒子李倬封彭城郡王，李偧封平陽王，李倞封魯國公，李偃封荆國公，李优任太僕卿。

盛王李琦

盛宣王琦，既封，領揚州大都督。帝之西，詔爲廣陵大都督、淮南江東河南節度大使，以劉彙爲副，李成式爲副大使，琦不行。廣德二年薨，贈太傅。

盛宣王李琦，封王後，領揚州大都督。皇帝西行，下詔他任廣陵大都督、淮南江東河南節度大使，任劉彙爲副，李成式任副大使，李琦未到任所。廣德二年去世，追贈太傅。

子償封真定王，佩武都王，俗徐國公，係許國公。

兒子李償封真定王，李佩封武都王，李俗封徐國公，李係封許國公。

濟王環，逸其薨年。子俵王永嘉郡，俛平樂郡。

濟王李環，他的去世年份失傳。兒子李俵封永嘉郡王，李俛封平樂郡王。

信王瑝，開元二十一年始王，與義、陳、豐、恒、凉、汴六王同封。子佟封新安王，倜晋陵王。

信王李瑝，開元二十一年始封王，與義、陳、豐、恒、凉、汴六王同時受封。兒子李佟封新安王，李倜封晋陵王。

義王玼，與信王并失薨年。子儀爲舞陽王，僇高密王。

義王李玼，與信王并失去去世年份。兒子李儀封舞陽王，李僇封高密王。

陳王珪，二十一子，得王者三人，倫王安南郡，佗臨淮，佼安陽。

陳王李珪，生二十一個子女，得以封王的有三人：李倫封安南郡王，李佗封臨淮王，李佼封安陽王。

豐王李珙

豐王珙，已封，爲左衛大將軍。帝至普安，授珙武威都督、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節度大使，以隴西太守鄧景山爲副，珙不行。

豐王李珙，封王後，任左衛大將軍。皇帝西逃到普安，授任李珙爲武威都督、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節度大使，任隴右太守鄧景山爲副，李珙不到任所。

廣德初，吐蕃入京師，代宗幸陝，將軍王懷忠閉苑門，以五百騎劫諸王西迎虜，遇郭子儀，懷忠曰："上東遷，宗社無主，今僕奉諸王西奔，以係天下望。公爲元帥，惟所廢置。"子儀未對。珙輒曰："公何如?"司馬王延昌質責珙曰："上雖蒙塵，未有失德，王爲藩翰，安得狂悖之言?"子儀亦讓之，即護送行在所，帝赦不責。珙語不遜，群臣恐其亂，請除之，乃賜死。

廣德初年，吐蕃入寇京師，代宗前往陝州，將軍王懷忠關閉苑門，帶領五百騎兵劫持諸王向西迎接敵人，遇到郭子儀，王懷忠説："皇上東遷，宗廟社稷没有主上，現在我事奉諸王西逃，以維係天下人的希望。郭公身爲元帥，有廢立大權。"郭子儀没有回答。李珙則説："郭公的想法如何?"司馬王延昌質問責備李珙説："皇上雖然流亡，但没有失德之處，王身爲國家重臣，怎麽能説出狂妄悖逆的話?"郭子儀也責讓他，隨即護送他到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皇帝赦免他的罪行不加追究。李珙出言不遜，群臣恐怕他作亂，請求除掉他，纔被賜死。

子佻爲齊安王。

兒子李佻封齊安王。

恒王瑱，好方士，常服道士服。從帝幸蜀，還，代宗時薨。

恒王李瑱，喜好方術之士，經常身着道士服裝。跟從皇帝前往蜀郡，後返回，代宗時去世。

凉王璿，母高平王重規之女，宫中號小武妃者。璿薨代宗時。子仿爲瀘陽郡王。

凉王李璿，母親是高平王武重規的女兒，宫中號稱小武妃。李璿去世於代宗時。兒子李仿封瀘陽郡王。

汴王李璥

汴哀王璥，於諸子爲最少，初封纔數歲，容貌秀澈，有成人風，帝愛之。開元二十三年，授右千牛衛大將軍。明年薨。

汴哀王李璥，在諸皇子中最爲年少，初受封時纔幾歲，容貌秀氣，具有成年人風度，皇帝喜愛他。開元二十三年，任右千牛衛大將軍。第二年去世。

唐制：親王封户八百，增至千；公主三百，長公主止六百。高宗時，沛英豫三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户始逾制，垂拱中，太平至千二百户。聖曆初，相王、太平皆三千，壽春等五王各三百。神龍初，相王、太平至五千，衛王三千，温王二千，壽春等王皆七百，嗣雍、衡陽、臨淄、巴陵、中山王五百，安樂公主二千，長寧千五百，宣城、宜城、宣安各千，相王女爲縣主，各三百。相王增至七千，安樂三千，長寧二千五百，宜城以下二千。相王、太平、長寧、安樂以七丁爲限，雖水旱不蠲，以國租、庸滿之。中宗遺詔，雍、壽春王進爲親王，户千。開元後，天子敦睦兄弟，故寧王户至五千五百，岐、薛五千，申王以外家微，户四千，邠王千八百，帝妹户千，中宗諸女如之，通以三丁爲限。及皇子封王，户二千，公主五百。咸宜公主以母惠妃故，封至千，自是，諸公主例千户止。

唐朝的制度：親王享受實封户八百，增加至一千；公主三百，長公主止六百。高宗時，因爲沛英豫三王和太平公主是武后所生，他們的封户開始超逾制度。垂拱年間，太平公主封户至一千二百。聖曆初年，相王、太平公主都封三千户，壽春等五王各三百。神龍初年，相王、太平公主至五千，衛王三千，温王二千，壽春等王都是七百，嗣雍、衡陽、臨淄、巴陵、中山王各五百，安樂公主二千，長寧公主一千五百，宣城、宜城、宣安公主各一千，相王的女兒封縣主，各三百。相王增至七千，安樂公主三千，長寧公主二千五百，宜城公主以下二千。相王、太平公主、長寧公主、安樂公主以七丁爲限度，雖遇水旱災害不免除，用國家租、庸充數。中宗遺詔，雍、壽春王進封親王，封户一千。開元年間以後，天子親厚和睦兄弟，所以寧王封户至五千五百，岐、薛王五千，申王因爲舅家卑賤，封户四千，邠王一千八百，皇帝的妹妹封户一千，中宗諸女相同，全以三丁爲限度。及皇子封王，封户二千，公主五百。咸宜公主因爲母親惠妃的緣故，封户至一千，從此，諸公主依例止一千户。

初，文德皇后崩，晋王最幼，太宗憐之，不使出閤。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閤，嗣聖初，即帝位，及降封

當初，文德皇后去世，晋王最幼小，太宗憐愛他，不讓出宫。豫王也因爲是武后少子不出宫，嗣聖初年，即皇帝位，及降封爲相王，纔出

相王，乃出閤。中宗時，譙王失愛，遷外藩，温王年十七，猶居宫中，遂立爲帝。開元後，皇子幼，多居禁内，既長，詔附苑城爲大宫，分院而處，號十王宅，所謂慶、忠、棣、鄂、榮、光、儀、潁、永、延、盛、濟等王，以十，舉全數也。中人押之，就夾城參天子起居。家令日進膳。引詞學士入授書，謂之侍讀。壽、信、義、陳、豐、恒、凉七王就封，亦居十宅。鄂、光廢死，忠王立爲太子，慶、棣繼薨，唯榮、儀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於外坊，歲時通名起居。既又諸孫多，則於宅外更置百孫院。天子歲幸華清宫，又置十王、百孫院于宫側。宫人每院四百餘，百孫院亦三四十人。禁中置維城庫，以給諸王月奉。諸孫納妃、嫁女，就十王宅。太子不居東宫，處乘輿所幸别院。太子、親王、公主婚嫁并供帳於崇仁之禮院。此承平制云。

宫。中宗時，譙王失寵，遷出宫外居住，温王年紀十七，還居住在宫中，於是被立爲皇帝。開元年間以後，皇子幼小，多居住在禁中，長大以後，下詔依附苑城修造大宫，分院而居，號稱十王宅，所謂慶、忠、棣、鄂、榮、光、儀、潁、永、延、盛、濟等王，所以稱十，舉以整數。由宦官管束，通過夾城參拜天子起居。家令寺每天進送膳食。選引文學士人入院教書，稱爲侍讀。壽、信、義、陳、豐、恒、凉七王受封之後，也居住在十王宅。鄂、光王被廢而死，忠王被立爲太子，慶、棣王相繼去世，衹有榮、儀等十四王居住在院中，而王府僚屬列置於外坊，一年四季互相問候起居。不久又因爲諸孫衆多，就在十王宅外再設置百孫院。天子每年前往華清宫，又在華清宫側設置十王、百孫院。每院有宫人四百餘，百孫院也有三四十人。在禁中設置維城庫，發給諸王每月的俸錢。諸孫娶妃、嫁女，在十王宅。太子不居住在東宫，而是住在皇帝經常去的别院。太子、親王、公主婚嫁都在崇仁坊的禮院供設帷帳。這是太平之世的制度。

肅宗諸子

肅宗十四子：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宫人孫生係，張生倓，王生佖，陳婕妤生僙，韋妃生侗，張美人生侹，後宫生榮，裴昭儀生僙，段婕妤生倕，崔妃生偲，張皇后生佋、侗，後宫生僖。

肅宗十四個兒子：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宫人孫氏生李係，張氏生李倓，王氏生李佖，陳婕妤生李僙，韋妃生李侗，張美人生李侹，後宫生李榮，裴昭儀生李僙，段婕妤生李倕，崔妃生李偲，張皇后生李佋、李侗，後宫生李僖。

越王李係

越王係，生開元時。玄宗末年，悉王太子子，故係王南陽郡。帝即位，至德二載十二月，進王趙，與彭、兖、涇、鄆、襄、杞、召、興、定九王同封。

越王李係，生於開元年間。玄宗末年，全封太子的兒子爲王，所以李係封南陽郡王。肅宗即位，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趙王，與彭、兖、涇、鄆、襄、杞、召、興、定九王同時受封。

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潰河北，朝廷震駭，乃以李光弼代郭子儀總兵關東，而光弼請賢王爲帥，於是詔係充天下兵馬元帥，而光弼以司空兼侍

乾元二年，九節度使兵敗河北，朝廷驚駭，於是讓李光弼代替郭子儀總管關東兵，李光弼請求任命賢明的王子爲統帥，於是下詔李係充任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以司空兼侍中、薊國公爲副

中、薊國公副，知節度行營事，係留京師。史思明陷洛陽，係請行，不聽。明年，徙王越。

元帥，知節度行營事，李係留在京師。史思明攻陷洛陽，李係請求出行到任，不允許。第二年，改封越王。

帝寢疾，皇太子監國，張皇后與中人李輔國有隙，因召太子入，謂曰："輔國典禁軍，用事久，四方詔令皆出其口，矯天子制，逼徙聖皇，天下側目。今上疾彌留，輔國常怏怏，忌吾與汝。又程元振陰結黃門，圖不軌。若釋不誅，禍不移頃。"太子泣曰："此二人者，陛下勛舊，而上體不豫，重以此事，得無震驚乎？願出外徐計之。"后曰："是難與共事者！"乃召係曰："汝能行此乎？"係許諾。即遣內謁者監段恒俊選材勇宦者二百人，授甲長生殿，以帝命召太子。元振以告輔國，乃相與勒兵凌霄門，迎太子，以難告。太子曰："上疾亟，吾可懼死不赴乎？"元振曰："赴則及禍。"乃以兵護太子止飛龍廄，勒兵夜入三殿，收係及恒俊等百餘人繫之，幽后別殿。后及係皆爲輔國所害。

皇帝臥病，皇太子代行主持國事，張皇后與宦官李輔國有怨恨，因此召太子入宮，對他說："李輔國掌握禁軍，長期專權，四方詔令都出自其口，假托天子制命，逼迫遷徙聖皇，天下人對他怒目而視。現在皇上病重彌留之際，李輔國常心中不樂，忌恨我與你。又程元振暗中交結宦官，圖謀不軌。如果放過他們而不誅殺，大禍就在頃刻之間。"太子涕泣說："這兩個人，是陛下信任的老臣，而皇上聖體欠安，又加上幹這樣的事，能不驚擾嗎？希望外出從長計議。"皇后說："太子是難以共謀大事的人！"於是召來李係說："你能執行此命嗎？"李係答應。皇后隨即派內謁者監段恒俊挑選有勇力的宦官二百人，在長生殿授給甲胄，以皇帝的命令召太子。程元振把此事告訴了李輔國，於是他們相互配合帶兵駐守在凌霄門，迎接太子，告以禍難。太子說："皇上病重，我怎麼能因怕死而不去呢？"程元振說："前去就會有禍患。"於是領兵護送太子到飛龍廄，帶兵夜晚進入三殿，收捕了李係及段恒俊等一百餘人關押起來，把皇后囚禁在別殿。皇后及李係都被李輔國殺害。

係三子：建王武威郡，逌興道，逾齊國公。

李係三個兒子：李建封武威郡王，李逌封興道王，李逾封齊國公。

承天皇帝李倓

承天皇帝倓，始王建寧。英毅有才略，善騎射。祿山亂，典親兵，扈車駕。度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喻曰："至尊播遷，吾可以違左右乎？"倓進說曰："逆胡亂常，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入蜀，而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當募豪桀，趣河西，收牧馬。今防邊屯士不下十萬，而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者。"廣平王亦贊之，於是議定。太子北過渭，兵仗鹽惡，士氣崩沮，

承天皇帝李倓，始封建寧王。英武有謀略，善於騎馬射箭。安祿山叛亂，李倓掌握親兵，護衛玄宗。渡過渭水，百姓攔住道路要太子留下，太子派人告諭他們說："皇上流離遷徙，我能够離開左右嗎？"李倓進言說："叛胡逆亂天常，四海分崩離析，不順應人情圖謀復興，想跟隨皇上入蜀，這樣散關以東就不會屬於國家了。大孝莫過於安定國家，殿下應當招募豪傑，急赴河西，收拾牧馬。現在防邊駐守的士卒不下十萬，而李光弼、郭子儀全軍在河朔，圖謀復興，纔是上策。"廣平王也贊成他的計策，於是商議決定太子留下。太子北過渭水，兵器甲仗惡劣，士氣沮

日數十戰。倓以驍騎數百從，每接戰，常身先，血殷袂，不告也。太子或過時未食，倓輒涕泗不自勝，三軍皆屬目。

喪，每天數十戰。李倓帶領驍勇騎兵數百名護衛，每當接戰時，常身先士卒，血染衣袂，也不吭聲。有時太子過時未進食，李倓總是涕泣不能自禁，爲三軍所矚目。

至靈武，太子即帝位，議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左右固請廣平王。帝曰："廣平既冢嗣，安用元帥？"答曰："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元帥，撫軍也，莫宜於廣平王。"帝從之，更詔倓典親軍，以李輔國爲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與輔國交構，欲以動皇嗣者。倓忠謇，數爲帝言之，由是爲良娣、輔國所譖，妄曰："倓恨不總兵，鬱鬱有異志。"帝惑偏語，賜倓死，俄悔悟。

到達靈武，太子即皇帝位，商議任命李倓爲天下兵馬元帥，左右的人堅決請求任命廣平王。皇帝說："廣平王是嗣君，哪裏再用得着當元帥？"回答說："太子從君出征叫撫軍，留守叫監國。現在的元帥，就是撫軍，沒有比廣平王更適宜的。"皇帝聽從，改下詔命李倓掌管親軍，任李輔國爲元帥府司馬。當時張良娣得寵，與李輔國交結，想動搖廣平王嗣君的地位。李倓忠直，屢次在皇帝面前說及此事，因此受到張良娣、李輔國的譖毀，他們妄言說："李倓怨恨不得總握兵權，悶悶不樂有叛逆的圖謀。"皇帝惑於偏言，將李倓賜死，不久悔悟。

明年，廣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獻捷。泌與帝雅素，從容語倓事，帝改容曰："倓於艱難時實自有力，爲細人間閱，欲害其兄，我計社稷，割愛而爲之所。"泌曰："爾時臣在河西，知其詳。廣平於兄弟篤睦，至今言建寧，則嗚咽不自已。陛下此言得之讒口耳。"帝泣下曰："事已爾，柰何！"泌曰："陛下嘗聞《黄臺瓜》乎？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自爲行，而睿宗最幼。長曰弘，爲太子，仁明孝友，后方圖臨朝，鴆殺之，而立次子賢。賢日憂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樂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其言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歸。'而賢終爲后所斥，死黔中。陛下今一摘矣，慎無再！"帝愕然曰："公安得是言？"是時，廣平有大功，亦爲后所構，故泌因對及之，廣平遂安。及即位，追贈倓齊王。大曆三年，有詔以倓當艱難時，首定大謀，

第二年，廣平王收復二京，派李泌向皇帝報捷。李泌與皇帝平素有交情，從容談及李倓的事，皇帝動容說："李倓在艱難時機確實出了大力，但因受小人挑撥，想謀害他的哥哥，我爲國家着想，割愛而處置了他。"李泌說："那時臣在河西，知悉詳情。廣平王對兄弟親厚，至今說起建寧王，還嗚咽不能自禁。陛下的話是出於讒人之口。"皇帝涕泣而下說："事情已經那樣，有什麼辦法呢！"李泌說："陛下曾經聽過《黄臺瓜》歌辭嗎？高宗皇帝有八個兒子，天后所生的有四個，他們自己排行，而睿宗最小。長子叫李弘，被立爲太子，仁義聰明，孝順友好，皇后正圖謀臨朝聽政，毒殺了他，而立次子李賢爲太子。李賢終日憂懼小心，每當侍奉皇上，不敢說話，於是就作歌詞，讓樂工歌唱，想以此感悟皇上及皇后。其詞說：'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歸。'而李賢最終被皇后斥逐，死在黔中。陛下現在已經一摘瓜了，小心不要再摘！"皇帝驚訝地說："李公怎麼能說這樣的話？"當時，廣平王有大功績，也受到張皇后的陷害，所以李泌因朝對而言及此事，廣平王因此得以安定。等到廣平王即皇帝位，追贈李倓爲齊王。大曆三年，下詔

排衆議，於中興有功，乃進謚承天皇帝，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爲恭順皇后，冥配焉，葬順陵，祔主奉天皇帝廟，同殿異室云。

說李倓在艱難之時，首定大計，力排衆議，對朝廷中興有功，就進謚號叫承天皇帝，以興信公主的小女兒張氏爲恭順皇后，與他冥中配婚，葬在順陵，奉遷神主入奉天皇帝廟，同殿異室云云。

初，李泌請加贈倓，代宗曰："倓性忠孝，而困於讒，追帝之，若何？"答曰："開元中，上皇兄弟皆贈太子。"帝曰："是特祖宗友愛耳，豈若倓有功乎？"於是追帝號。遣使迎喪彭原，既至城門，喪輴不動。帝謂泌曰："豈有恨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倓艱難定策者。"泌爲挽詞二解，追述倓志，命挽士唱，泌因進酹，輴乃行，觀者皆爲垂泣。

起初，李泌請求加贈李倓，代宗說："李倓性情忠孝，而受困於讒毀，追贈爲皇帝，怎麽樣？"回答說："開元年間，上皇兄弟都追贈太子。"皇帝說："這衹是表示祖宗友愛，怎能與李倓的功勞相比？"於是追贈帝號。派使者到彭原迎喪，到了城門，喪車不動。皇帝對李泌說："難道是他有怨恨嗎？卿去祭祀，説明朕的意思。再説卿知道李倓是艱難之時決定大計的人。"李泌作了挽詞二章，追述李倓的心志，命挽士歌唱，李泌因此進酒祭奠，喪車纔動，觀看的人都爲之流淚。

衛王佖，始王西平。蚤薨。寶應元年五月，與鄆王同追封。

衛王李佖，始封西平王。早年去世。寶應元年五月，與鄆王同時追贈封號。

彭王李僅

彭王僅，始王新城，進封彭。史思明陷河、洛，人心震騷，群臣請以諸王臨統方鎮兵，遥相維壓。於是詔僅充河西節度，兖王北庭，涇王隴右，杞王陝西，興王鳳翔，并爲大使。是歲僅薨。

彭王李僅，始封新城王，進封彭王。史思明攻占河、洛，人心驚擾，群臣請求讓諸王統領方鎮兵，遥相控制。於是下詔李僅充任河西節度使，兖王充任北庭節度使，涇王充任隴右節度使，杞王充任陝西節度使，興王充任鳳翔節度使，并任節度大使。此年李僅去世。

子鎮爲常山郡王。

兒子李鎮封常山郡王。

兖王僴，始王潁川，進王兖。寶應元年薨。

兖王李僴，始封潁川王，進封兖王。寶應元年去世。

涇王侹，始王東陽，進王涇。興元元年薨。

涇王李侹，始封東陽王，進封涇王。興元元年去世。

鄆王榮，始王靈昌。蚤薨，追封。

鄆王李榮，始封靈昌王。早逝，追贈封號。

襄王李僙

襄王僙，至德二載始王，與杞、召、興、定四王同封。貞元七年薨。子宣爲伊吾郡王，宷樂安王。宣裔孫煴。

襄王李僙，至德二年始封王，與杞、召、興、定四王同時受封。貞元七年去世。兒子李宣封伊吾郡王，李宷封樂安王。李宣裔孫李煴。

嗣王李煴

煴，性謹柔，材無過人者。光啓二年，田令孜逼僖宗幸興元，邠寧節

李煴性情謹慎温順，没有過人之才。光啓二年，田令孜逼迫僖宗前往興元，邠寧節度使朱玫

度使朱玫以五千騎追乘輿不及。煴以疾不能從，玫劫之，駐鳳翔，得臺省官百餘，乃脅宰相蕭遘等率群臣盟石鼻驛，奉煴爲嗣襄王，監軍國事，因還京師，即封拜官屬。初，遘執不可，於是罷遘，而玫自爲侍中，號令己出。以裴澈爲門下侍郎，鄭昌圖中書侍郎，皆平章事。遣柳陟等十餘人分諭天下嗣襄王所以監國意，皆得進官。玫又脅太子太師裴璩等奉箋勸進，煴五讓乃即位，改元建貞，尊僖宗爲太上元皇聖帝。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率諸藩貢奉，歸者十八九，而蔡州秦宗權自僭號，惟太原李克用不從。時帝遣使喻重榮、克用，故二人聽命。樞密使楊復恭等傳檄三輔，募能斬玫者，以邠寧節度畀之。其僞將王行瑜自鳳州入京師殺玫，而煴與澈、昌圖并官屬奔東渭橋。重榮紿使迎之，煴與官屬别，且泣曰："朕見重榮，當令備所服迓公等。"至蒲，執殺之，因械澈等于獄，誅殺僞官，函煴首至行在所。煴即僞位凡九月敗。始，煴首至，群臣白帝御興元南門受之，百官稱賀。太常博士殷盈孫奏言："禮，公族有罪，有司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走出，致刑焉，君爲素服不舉者三日。今煴皇族，以不能固節，迫脅至此，宜廢爲庶人，絶屬籍，葬以庶人禮。大捷之慶，須朱玫首至乃賀。"詔可。

杞王倕，貞元十四年薨。

召王偲，元和元年薨。

恭懿太子李佋

恭懿太子佋，始封興王。上元元年薨。佋生，后方專愛，帝最憐之。后數撼儲嫡，欲以佋嗣，會薨，

帶領五千騎兵未能追上皇帝。李煴因病不能隨從，朱玫劫持了他，駐扎在鳳翔，獲得臺省官一百餘人，就脅迫宰相蕭遘等率群臣盟誓於石鼻驛，奉李煴爲嗣襄王，代行主持國家軍政事務，返回京師，隨即封拜官屬。起初，蕭遘堅持不從，於是罷免蕭遘，朱玫自任侍中，號令一出於己。任裴澈爲門下侍郎，鄭昌圖爲中書侍郎，都任平章事。派遣柳陟等十餘人分别告諭天下嗣襄王之所以代行主持國事的意思，這些人都得以進官。朱玫又脅迫太子太師裴璩等奉箋表勸進，李煴五次謙讓纔即皇帝位，改年號爲建貞，尊奉僖宗爲太上元皇聖帝。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帶領諸藩鎮進貢，歸順的有十分之八九，而蔡州秦宗權自行越分稱帝，衹有太原李克用不順從。當時皇帝派遣使者告諭王重榮、李克用，所以二人聽命於朝廷。樞密使楊復恭等傳檄三輔，招募能斬殺朱玫的人，任以邠寧節度使。僞將王行瑜從鳳州入京師殺死朱玫，而李煴與裴澈、鄭昌圖及官屬逃奔東渭橋。王重榮假稱派使者迎接他，李煴與官屬告别，并且哭泣説："朕見到王重榮，就命令他備好朝服迎接公等。"到了蒲州，被抓住殺死，因此械鎖裴澈等於獄中，誅殺僞官屬，函裝李煴首級送往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李煴即僞皇帝位共九個月而敗亡。起初，李煴首級送到，群臣禀告皇帝請求登臨興元城南門接受首級，百官道賀。太常博士殷盈孫上奏説："按照禮儀，公族有罪，有關部門説：'某人的罪是死刑。'君主説：'赦免他。'如此三次，走出去，執行刑罰，君主穿白衣服三天不行動。現在李煴屬皇族，因爲不能堅守氣節，受迫脅到了此種地步，應該廢爲百姓，除去他的宗室族籍，以百姓的禮儀埋葬。接受進獻首級和百官道賀的禮儀，須要朱玫的首級送到纔能進行。"下詔同意。

杞王李倕，貞元十四年去世。

召王李偲，元和元年去世。

恭懿太子李佋，始封興王。上元元年去世。李佋出生，張皇后正得寵，所以皇帝最憐愛他。皇后多次動摇太子的地位，想立李佋爲太子，逢

計塞。是夕，帝及后夢佋辭决流涕去，帝鯁悵，故册贈皇太子。

李佋去世，計策受阻。當晚，皇帝及皇后夢見李佋涕泣辭别而去，皇帝哽咽惆悵，所以册贈他爲皇太子。

定王侗，寶應初薨。

定王李侗，寶應初年去世。

代宗諸子

代宗二十子：睿真皇后生德宗皇帝，崔妃生邈，貞懿皇后生迥；十七王，史亡其母之氏、位。

代宗二十個兒子：睿真皇后生德宗皇帝，崔妃生李邈，貞懿皇后生李迥；其餘十七王，史籍失載他們生母的姓氏、身份。

昭靖太子李邈

昭靖太子邈，好學，以賢聞。上元二年始王益昌。帝即位，寶應元年進王鄭，與韓王同封。淄青牙將李懷玉逐其帥侯希逸，詔邈爲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知留後。大曆初，代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八年薨，遂罷元帥府。

昭靖太子李邈，喜好讀書，以賢明而聞名。上元二年始封益昌王。代宗即位，寶應元年進封鄭王，與韓王同時受封。淄青牙將李懷玉驅逐了節帥侯希逸，下詔任李邈爲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李懷玉知留後事。大曆初年，代替皇太子任天下兵馬元帥。八年去世，於是罷去元帥府。

均王遐，早薨。貞元八年追封。

均王李遐，早逝。貞元八年追贈封號。

睦王李述

睦王述。大曆十年，田承嗣不臣，而昭靖夭，無强王，帝乃悉王諸子，領諸鎮軍，威天下。於是以述爲睦王，領嶺南節度，逾郴王、渭北鄜坊節度，迥韓王、汴宋節度，造忻王、昭義節度，皆爲大使；連爲恩王，遘鄜王，暹韶王，遇端王，遹循王，通恭王，逵原王，逸雅王，并開府儀同三司，然不出閤。

睦王李述。大曆十年，田承嗣不臣服，而昭靖太子早死，諸皇子没有封王，因此皇帝封諸子全都爲王，領諸節鎮軍，以此威服天下。於是封李述爲睦王，領嶺南節度使，李逾封郴王，領渭北鄜坊節度使，李迥封韓王，領汴宋節度使，李造封忻王，領昭義節度使，都任節度大使；李連封恩王，李遘封鄜王，李暹封韶王，李遇封端王，李遹封循王，李通封恭王，李逵封原王，李逸封雅王，并任開府儀同三司，但不出宫。

德宗建中初，周天下訪太后所在，述於諸王最長，故拜奉迎太后使，以工部尚書喬琳副之。貞元七年薨。

德宗建中初年，遍行天下求訪沈太后在何處，李述在諸王中最年長，所以拜任他爲奉迎太后使，任工部尚書喬琳爲副。貞元七年去世。

丹王逾，始王郴，建中四年，與簡王同徙封。元和十五年薨。

丹王李逾，始封郴王，建中四年，與簡王同時改封。元和十五年去世。

恩王連，元和十二年薨。

恩王李連，元和十二年去世。

韓王迥，始王延慶郡，以母寵，故與鄭王先徙封。貞元十二年薨。

韓王李迥，始封延慶郡王，因爲生母得寵，所以與鄭王先行改封。貞元十二年去世。

簡王遘，始王鄜，徙封簡。元和四年薨。

簡王李遘，始封鄜王，改封簡王。元和四年去世。

益王迺，大曆十四年始王。亡薨年。

隋王迅，興元元年薨。

荆王選，蚤薨，建中二年追王。

蜀王遡，本名遂，大曆十四年始王，建中二年改今名。

忻王造，元和六年薨。

韶王暹，貞元十二年薨。

嘉王運，貞元十七年薨。

端王遇，貞元七年薨。

循王適，亡薨年。

恭王通，亡薨年。

原王逵，大和六年薨。

雅王逸，貞元十五年薨。

益王李迺，大曆十四年始封王。没有去世年份。

隋王李迅，興元元年去世。

荆王李選，早逝，建中二年追封王位。

蜀王李遡，本名李遂，大曆十四年始封王，建中二年改叫今名。

忻王李造，元和六年去世。

韶王李暹，貞元十二年去世。

嘉王李運，貞元十七年去世。

端王李遇，貞元七年去世。

循王李適，没有去世年份。

恭王李通，没有去世年份。

原王李逵，大和六年去世。

雅王李逸，貞元十五年去世。

德宗諸子

德宗十一子：昭德皇后生順宗皇帝，帝取昭靖太子子誼爲第一子，又取順宗子謜爲第六子；餘八王，史亡其母之氏、位。

德宗十一個兒子：昭德皇后生順宗皇帝，皇帝收養昭靖太子的兒子李誼爲第一子，又收養順宗的兒子李謜爲第六子；其餘八王，史籍失載他們生母的姓氏、身份。

舒王李誼

舒王誼，初名謨。帝愛其幼，取爲子。大曆十四年始王舒，與通、虔、肅、資四王同封。拜開府儀同三司，詔有司給奉稍，俄以軍興罷。謨於諸王最長，帝欲試以事，故拜涇原節度大使。時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謨持詔往視。謨冠遠游冠，御絳袍，乘象輅四馬，飛龍士三百，國府官皆袴褶以從。子儀手叩頭謝恩。謨宣詔已，乃易服勞問還。

舒王李誼，原名叫李謨。皇帝喜愛他幼小，收養爲兒子。大曆十四年始封舒王，與通、虔、肅、資四王同時受封。拜任開府儀同三司，下詔有關部門發給俸禄，不久因爲戰事而作罷。李謨在諸王中最年長，皇帝想讓他試着做事，所以拜任他爲涇原節度大使。當時尚父郭子儀病重，皇帝在殿前派李謨持詔書去探視。李謨頭戴遠游冠，身着絳紗袍，乘坐象輅四馬駕車，飛龍騎士三百，國府官屬都穿褲褶服隨從。郭子儀用手叩頭謝恩。李謨宣讀詔書完畢，纔改穿便服問候，然後返回。

於是，李希烈反，招討使李勉戰不勝，奔宋州，朝廷大震。乃拜謨揚州大都督、荆襄江西沔鄂節度使、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改名誼。軍中以哥舒翰由元帥敗，而王所封同之，帝乃使徙王普。以兵部侍郎蕭復爲統軍長史，湖南觀察使孔巢父爲行軍左

當時，李希烈反叛，招討使李勉戰敗，逃奔宋州，朝廷十分震驚。於是拜任李謨爲揚州大都督、荆襄江西沔鄂節度使、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改名李誼。軍中因爲哥舒翰任元帥戰敗，而舒王的封號與他的名字相同，皇帝就改封他爲普王。任命兵部侍郎蕭復爲統軍長史，湖南觀察使孔巢父爲行軍左司馬，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樊

司馬，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樊澤爲右，刑部員外郎劉從一、侍御史韋儹爲判官，兵部員外郎高參掌書記，右金吾大將軍渾瑊爲中軍虞候，江西節度使嗣曹王臯爲前軍兵馬使，鄂岳團練使李兼副之，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爲中軍兵馬使，荊南節度使張伯儀爲後軍兵馬使，左神武軍使王价、左衛將軍高承謙、檢校太子詹事郭曙、檢校右庶子常愿爲押衙。未及行，涇原兵反，誼從帝出奉天。朱泚攻城，誼晝夜傳勞諸軍不解帶。帝還京師，復故封，揚州大都督如故。永貞元年薨。

澤爲右司馬，刑部員外郎劉從一、侍御史韋儹爲判官，兵部員外郎高參爲掌書記，右金吾大將軍渾瑊爲中軍虞候，江西節度使嗣曹王李臯爲前軍兵馬使，鄂岳團練使李兼爲副，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爲中軍兵馬使，荊南節度使張伯儀爲後軍兵馬使，左神武軍使王价、左衛將軍高承謙、檢校太子詹事郭曙、檢校右庶子常愿爲押衙。未及出行，涇原兵反叛，李誼跟隨皇帝出奔奉天。朱泚攻城，李誼晝夜傳詔慰勞諸軍不解衣帶。皇帝返回京師，恢復他原來的王號，揚州大都督依舊。永貞元年去世。

通王李諶

通王諶，始王，拜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九年，領宣武節度大使，以李萬榮爲留後。二年徙河東，以李說爲留後，皆不出閤。

通王李諶，始封爲王，就拜任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九年，領宣武節度大使，任李萬榮爲留後。二年後改任河東節度大使，任李說爲留後，李諶兩次任節度大使都不出朝。

虔王李諒

虔王諒，以王拜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二年，領蔡州節度大使，以吴少誠爲留後；十年，徙節朔方靈鹽，以李欒爲留後；明年，領横海，又徙徐州，以程懷信、張愔爲留後。不出閤。

虔王李諒，封王後拜任開府儀同三司。貞元二年，領蔡州節度大使，任吴少誠爲留後；十年，改任朔方靈鹽節度大使，任李欒爲留後；第二年，領横海節度大使，又改任徐州節度大使，分别任程懷信、張愔爲留後。李諒幾次任節度大使都不出朝。

肅王李詳

肅王詳，資秀異，帝愛之。建中二年薨，甫四歲。帝欲用浮屠説，塔而不墳，禮儀判官李岧諫非禮，乃止。詔贈揚州大都督。

肅王李詳，天姿秀美，皇帝喜愛他。建中二年去世，剛四歲。皇帝想用佛教的方法埋葬他，建塔而不造墳，禮儀判官李岧進諫説這樣做不合於禮儀，纔作罷。下詔追贈他爲揚州大都督。

文敬太子李謜

文敬太子謜，見愛於帝，命爲子。貞元初，先諸王王邕。歷義武、昭義二軍節度大使，以張茂昭、王虔休爲留後，不出閤。十五年薨，年十八，追贈及謚。葬日，群臣以位而哭通化門外。陵及廟置令、丞云。

文敬太子李謜，得到皇帝喜愛，讓他做了兒子。貞元初年，先於諸王而受封爲邕王。歷任義武、昭義二軍節度大使，分别任張茂昭、王虔休爲留後，李謜不出朝。十五年去世，時年十八歲，追贈文敬太子謚號。埋葬之日，群臣按官位排列而哭於通化門外。陵與廟設置令、丞。

資王謙，亡薨年。

資王李謙，沒有去世年份。

代王謜，始王縉雲郡。蚤薨，建中二年追王。

代王李謜，始封縉雲郡王。早逝，建中二年追封王位。

昭王誠，貞元二十一年始王。亡薨年。

昭王李誠，貞元二十一年始封王。沒有去世年份。

欽王諤，順宗即位，與珍王同封。亡薨年。

欽王李諤，順宗即位，與珍王同時受封。沒有去世年份。

珍王諴，大和六年薨。

珍王李諴，大和六年去世。

順宗諸子

順宗二十七子：莊憲皇后生憲宗皇帝及綰，張昭訓生經，趙昭儀生結，王昭儀生緫、約、緄；餘二十王，史亡母之氏、位，四王蚤薨，亡官謚。

順宗二十七個兒子：莊憲皇后生憲宗皇帝及李綰，張昭訓生李經，趙昭儀生李結，王昭儀生李緫、李約、李緄；其餘二十王，史籍失載他們生母的姓氏、身份，四王早逝，沒有官爵謚號。

郯王李經

郯王經，本名涣。貞元四年，始王建康郡，與廣陵、洋川、臨淮、弘農、漢東、晋陵、高平、雲安、宣城、德陽、河東、洛交十二王同封。二十一年，又與均、溆、莒、密、郇、邵、宋、集、冀、和、衡、欽、會、珍、福、撫、岳、袁、桂、翼二十王皆進王。王二十九年，大和八年薨。

郯王李經，本名李涣。貞元四年，始封建康郡王，與廣陵、洋川、臨淮、弘農、漢東、晋陵、高平、雲安、宣城、德陽、河東、洛交十二王同時受封。二十一年，又與均、溆、莒、密、郇、邵、宋、集、冀、和、衡、欽、會、珍、福、撫、岳、袁、桂、翼二十王都進封王位。在王位二十九年，大和八年去世。

均王緯，初名沔。王洋川，後進王。王三十三年，開成二年薨。

均王李緯，初名李沔。封洋川王，後進封均王。在王位三十三年，開成二年去世。

溆王縱，初名洵。王臨淮，後進王。王三十二年，開成元年薨。

溆王李縱，初名李洵。封臨淮王，後進封溆王。在王位三十二年，開成元年去世。

莒王紓，初名逸。爲秘書監。王弘農，後進王。王二十九年，大和八年薨。

莒王李紓，初名李逸。任秘書監。封弘農王，後進封莒王。在王位二十九年，大和八年去世。

密王綢，初名泳。王漢東，後進王。王三年，元和二年薨。

密王李綢，初名李泳。封漢東王，後進封密王。在王位三年，元和二年去世。

郇王緫，初名湜。授少府監。王晋陵，後進王。王四年，元和三年薨。

郇王李緫，初名李湜。任少府監。封晋陵王，後進封郇王。在王位四年，元和三年去世。

邵王約，初名溆。爲國子祭酒。王高平，進王。王二年，元和元年

邵王李約，初名李溆。任國子祭酒。封高平王，進封邵王。在王位二年，元和元年去世。

薨。

宋王結，初名滋。王雲安，進王。王十八年，長慶二年薨。

宋王李結，初名李滋。封雲安王，進封宋王。在王位十八年，長慶二年去世。

集王緗，初名溎。王宣城，進王。王十八年，長慶二年薨。

集王李緗，初名李溎。封宣城王，進封集王。在王位十八年，長慶二年去世。

冀王絿，初名湑。爲太常卿。王德陽，進王。王三十年，大和九年薨。

冀王李絿，初名李湑。任太常卿。封德陽王，進封冀王。在王位三十年，大和九年去世。

和王綺，初名浥。王河東，進王。王二十八年，大和七年薨。

和王李綺，初名李浥。封河東王，進封和王。在王位二十八年，大和七年去世。

衡王絢，王二十二年，寶曆二年薨。

衡王李絢，在王位二十二年，寶曆二年去世。

會王纁，王六年，元和五年薨。

會王李纁，在王位六年，元和五年去世。

福王綰，歷魏博節度大使。咸通元年，進拜司空。王五十七年，咸通二年薨。

福王李綰，歷任魏博節度大使。咸通元年，升任司空。在王位五十七年，咸通二年去世。

珍王繕，初名况。王洛交，後進王。亡薨年。

珍王李繕，初名李况。封洛交王，後進封珍王。没有去世年份。

撫王紘，咸通初，歷司空，又進司徒、太尉。王七十三年，乾符三年薨。

撫王李紘，咸通初年，歷任司空，又升任司徒、太尉。在王位七十三年，乾符三年去世。

岳王緄，王二十三年，大和二年薨。

岳王李緄，在王位二十三年，大和二年去世。

袁王紳，王五十六年，咸通元年薨。

袁王李紳，在王位五十六年，咸通元年去世。

桂王綸，王十年，元和九年薨。

桂王李綸，在王位十年，元和九年去世。

翼王綽，王五十八年，咸通三年薨。

翼王李綽，在王位五十八年，咸通三年去世。

蘄王緝，王六年，咸通八年薨。

蘄王李緝，在王位六年，咸通八年去世。

欽王續，亡薨年。

欽王李續，没有去世年份。

憲宗諸子

憲宗二十子：紀美人生寧，懿安皇后生穆宗皇帝，孝明皇后生宣宗皇帝；餘十七王，皆後宫所生，史逸其母之號、氏。

憲宗二十個兒子：紀美人生李寧，懿安皇后生穆宗皇帝，孝明皇后生宣宗皇帝；其餘十七王，都是後宫所生，史籍失載他們生母的名號、姓氏。

惠昭太子李寧

惠昭太子寧，貞元二十一年，始王平原，與同安、彭城、高密、文

惠昭太子李寧，貞元二十一年，始封平原王，與同安、彭城、高密、文安四王同時受封。

安四王同封。帝即位，進王鄧，與澧、深、洋、絳四王同封。

於是國嗣未立，李絳等建言："聖人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自副，然後人心定，宗祏安，有國不易之常道。陛下受命四年，而冢子未建，是開窺覦之端，乖慎重之義，非所以承列聖，示萬世。"帝曰："善。"以寧爲皇太子，更名宙，前以制示絳等。未幾，復初名。册禮用孟夏，雨，不克，改用孟秋，亦雨，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年十九。

憲宗即位，進封鄧王，與澧、深、洋、絳四王同時進封。

當時未立太子，李絳等建議說："聖人把天下作爲寶器，知道一個人不能單獨教化，四海不能没有根本，所以立太子輔佐自己，然後纔能人心安定，宗廟神主安寧，這是享有國家永久不變的道理。陛下即皇帝位已經四年，而太子未立，這是開啓覬覦之門，違背慎重之理，不足以繼承列祖列宗，垂範萬世。"皇帝說："好。"於是立李寧爲皇太子，改名李宙，進而展示制書給李絳等。不久，恢復李寧原名。册封禮儀定在四月，因爲下雨，没有進行，改在七月，也因下雨，在冬季十月舉行了册封禮儀。第二年去世，時年十九歲。

澧王李惲

澧王惲，始王同安，後進王。惠昭之喪，吐突承璀議復立儲副，意屬惲，帝自以穆宗爲太子。帝崩之夕，承璀死，王被殺，秘不發喪，久之以告，廢朝三日。三子：曰漢，王東陽郡；曰源，安陸；曰演，臨安。

澧王李惲，始封同安王，後進封澧王。惠昭太子去世後，吐突承璀建議再立太子，想立李惲，皇帝自立穆宗爲太子。皇帝去世前夕，吐突承璀死去，澧王被殺，秘不發喪，很久纔宣告，停止朝會三天。有三個兒子：叫李漢，封東陽郡王；叫李源，封安陸郡王；叫李演，封臨安郡王。

初，惲名寬，深王察，洋王寰，絳王寮，建王審，元和七年，并改今名。

深王悰，始王彭城郡，進王深。子潭王河内，溆吴興。

洋王忻，始王高密，進王洋。大和二年薨。子沛王潁川郡。

當初，李惲原名叫李寬，深王李察，洋王李寰，絳王李寮，建王李審，元和七年，一并改今名。

深王李悰，始封彭城郡王，進封深王。兒子李潭封河内王，李溆封吴興王。

洋王李忻，始封高密王，進封洋王。大和二年去世。兒子李沛封潁川郡王。

絳王李悟

絳王悟，始王文安，進王。敬宗崩，蘇佐明等矯詔以王領軍國事。王守澄等立文宗，王見殺。二子：洙王新安，滂高平。

絳王李悟，始封文安王，進封絳王。敬宗去世後，蘇佐明等假托詔書讓絳王領軍國事。王守澄等立文宗爲帝，絳王被殺害。有兩個兒子：李洙封新安王，李滂封高平王。

建王李恪

建王恪，元和元年始封。時淄青節度使李師古死，其弟師道丐符節，故詔恪爲鄆州大都督、平盧軍淄青等州節度大使，以師道爲留後，

建王李恪，元和元年始封王。當時淄青節度使李師古死去，他的弟弟李師道請求朝廷授給自己符節，所以下詔任命李恪爲鄆州大都督、平盧軍淄青等州節度大使，任命李師道爲留後，

然不出閤。長慶元年薨，無嗣。

鄜王憬，長慶元年始王，與瓊、沔、婺、茂、淄、衢、澶七王同封。開成四年薨。子溥平陽郡王。

瓊王悦，子津河間郡王。

沔王恂，子瀛晋陵郡王。

婺王懌，子清新平郡王。

茂王愔，子漶武功郡王。

淄王協，開成元年薨。子澥許昌郡王，渙馮翊郡王。

衢王憺，子涉晋平郡王。

澶王㤿，子濘雁門郡王。

棣王惴，大中六年始王，與彭、信二王同封。咸通三年薨，無嗣。

彭王惕，乾寧中，韓建殺之石隄谷。無嗣。

信王憻，咸通八年薨，無嗣。

榮王憒，咸通三年始王。廣明初，拜司空。子令平嗣王。

凡八王，史失其薨年。

但李恪不出朝。長慶元年去世，没有繼嗣。

鄜王李憬，長慶元年始封王，與瓊、沔、婺、茂、淄、衢、澶七王同時受封。開成四年去世。兒子李溥封平陽郡王。

瓊王李悦，兒子李津封河間郡王。

沔王李恂，兒子李瀛封晋陵郡王。

婺王李懌，兒子李清封新平郡王。

茂王李愔，兒子李漶封武功郡王。

淄王李協，開成元年去世。兒子李澥封許昌郡王，李渙封馮翊郡王。

衢王李憺，兒子李涉封晋平郡王。

澶王李㤿，兒子李濘封雁門郡王。

棣王李惴，大中六年始封王，與彭、信二王同時受封。咸通三年去世，没有繼嗣。

彭王李惕，乾寧年間，被韓建殺死在石隄谷。没有繼嗣。

信王李憻，咸通八年去世，没有繼嗣。

榮王李憒，咸通三年始封王。廣明初年，拜任司空。兒子李令平繼嗣王位。

其餘共八王，史籍失載他們的去世年份。

穆宗諸子

穆宗五子：恭僖皇后生敬宗皇帝，貞獻皇后生文宗皇帝，宣懿皇后生武宗皇帝；餘二王，亡其母之氏、位。

穆宗五個兒子：恭僖皇后生敬宗皇帝，貞獻皇后生文宗皇帝，宣懿皇后生武宗皇帝；其餘二王，没有他們生母的姓氏、身份。

懷懿太子李湊

懷懿太子湊，少雅裕，有尋矩。長慶元年始王漳，與安王同封。

文宗即位，疾王守澄顓很，引支黨橈國，謀盡誅之，密引宰相宋申錫使爲計。守澄客鄭注伺知之，以告，乃謀先事殺申錫。又以王賢，有中外望，因欲株聯大臣族夷之。乃令神策虞候豆盧著上飛變，且言："宫史晏敬則、朱訓與申錫昵吏王師文圖不軌，訓嘗言上多疾，太子幼，若兄終弟及，必漳王立。申錫陰以金幣進王，而王亦以珍服厚答。"即捕訓等

懷懿太子李湊，少年時温文爾雅，有法度規矩。長慶元年始封漳王，與安王同時受封。

文宗即位，憤恨宦官王守澄專權，援引同黨敗國，就謀劃盡行誅殺他們，暗中援引宰相宋申錫讓他設計。王守澄的門客鄭注察知此事，告訴了他，王守澄就謀劃先殺死宋申錫。又因爲漳王賢明，在朝内外有聲望，因此想編造罪狀株連大臣將他們滅族。於是令神策虞候豆盧著上告有急變，并説："宫史晏敬則、朱訓與宋申錫親近官吏王師文圖謀不軌，朱訓曾經説皇上多病，太子幼小，如果兄終弟及，必立漳王。宋申錫暗中給漳王進獻金幣，而漳王也用珍玩服飾厚報他。"

繫神策獄，榜掠定其辭。諫官群伏閤極言，出獄牒付外雜治。注等懼事泄，乃請下詔貶王。帝未之悟，因黜湊爲巢縣公，時大和五年也。命中人持詔即賜，且慰曰："國法當爾，無它憂！"八年薨，贈齊王。注後以罪誅，帝哀湊被讒死不自明，開成三年追贈。

隨即收捕了朱訓等關押在神策軍獄中，鞭笞定案。諫官群聚拜伏在殿下極力進諫，請求將獄案交付外朝審問。鄭注等懼怕事情敗露，就請求下詔貶黜漳王。皇帝没有醒悟，因此貶黜李湊爲巢縣公，當時是大和五年。命宦官持詔書立即賜給他，并且安慰他説："國法應該如此，不要有其他憂愁！"八年去世，贈封齊王。鄭注後來因有罪被殺，皇帝哀痛李湊被譖毁而死不能自白，開成三年追贈他爲懷懿太子。

安王李溶

安王溶。初，楊賢妃得寵於文宗，晚稍多疾，妃陰請以王爲嗣，密爲自安地。帝與宰相李珏謀，珏謂不可，乃止。乃帝崩，仇士良立武宗，欲重己功，即擿溶嘗欲以爲太子事，殺之。

安王李溶。起初，楊賢妃得到文宗寵愛，後來多病，賢妃暗中請求立安王爲太子，私下爲自己的地位考慮。皇帝與宰相李珏商議，李珏認爲不可以，就作罷。等到皇帝去世，仇士良立武宗，想誇大自己的功績，就揭發李溶曾經想立爲太子的事，武宗就殺了他。

敬宗諸子

敬宗五子：妃郭氏生普，餘四王，亡母之氏、位。

敬宗五個兒子：妃子郭氏生李普，其餘四王，没有他們生母的姓氏、身份。

悼懷太子李普

悼懷太子普，姿性韶悟。寶曆元年始王晋。文宗愛之若己子，嘗欲爲嗣。大和二年薨，帝惻念不能已，故贈恤加焉。

悼懷太子李普，天姿秀美性情聰慧。寶曆元年始封晋王。文宗喜愛他視同己出，曾經想立他爲太子。大和二年去世，皇帝悲傷思念不能自已，所以特地追贈他爲悼懷太子。

敬宗第二子休復，文宗開成二年封梁王，第三子執中爲襄王，第四子言揚爲紀王，第五子成美爲陳王。執中子宷爲樂平郡王。

敬宗第二個兒子李休復，文宗開成二年封爲梁王，第三個兒子李執中封襄王，第四個兒子李言揚封紀王，第五個兒子李成美封陳王。李執中的兒子李宷封樂平郡王。

陳王李成美

陳王成美。初，文宗以莊恪薨，大臣數請建東宫，開成四年，帝乃立成美爲皇太子，典册未具而帝崩，仇士良立武宗，殺之於邸。子儼王宣城郡。

陳王李成美。當初，文宗因爲莊恪太子去世，大臣多次請求立太子，開成四年，皇帝就立李成美爲皇太子，册封典禮尚未進行而皇帝去世，仇士良立武宗，將陳王殺害於府邸。兒子李儼封宣城郡王。

文宗諸子

文宗二子：王德妃生永，後宫生宗儉。

文宗兩個兒子：王德妃生李永，後宫生李宗儉。

莊恪太子李永

莊恪太子永，大和四年始王魯。帝以王幼，宜得賢輔，因召見傅和元亮。元亮以卒史進，有所問，不能答。帝責謂宰相："王可教，官屬應任士大夫賢者，寧元亮比邪！"於是劇選户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太常卿鄭肅兼長史，户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六年，遂立爲皇太子。帝承寶曆荒怠，身勤儉率天下，謂晋王生謹敏，欲引爲嗣，會蚤夭，故久不議東宫事。及太子立，天下屬心焉。

莊恪太子李永，大和四年始封魯王。皇帝因爲魯王幼小，應該有賢明的王傅輔導他，因此召見王傅和元亮。和元亮由卒史而進官，皇帝問他問題，他不能回答。皇帝責備宰相説："魯王可教導，王府官屬應該選任賢明的士大夫，和元亮豈能相配！"於是馬上挑選户部侍郎庾敬休兼任王傅，太常卿鄭肅兼任長史，户部郎中李踐方兼任司馬。六年，魯王被立爲皇太子。皇帝繼承了寶曆年間荒廢的朝政，力行勤儉表率天下，認爲晋王生性謹慎機敏，想立他爲太子，不巧早死，所以許久不議論立太子的事。等到魯王被立爲太子，天下歸心。

開成三年，詔宫臣詣崇明門謁朔望，侍讀偶日入對。太子稍事燕豫，不能壹循法，保傅戒告，嫯不納。又母愛弛，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帝它日震怒，御延英，引見群臣，詔曰："太子多過失，不可屬天下，其議廢之。"群臣頓首言："太子春秋盛，雖有過，尚可改。且天下本，不可輕動，惟陛下幸赦。"御史中丞狄兼謩流涕固争，帝未决，罷。群臣又連章論救，意稍釋，詔太子還少陽院，以中人護視，誅倖昵數十人，敕侍讀竇宗直、周敬復詣院授經。然太子終不能自白其讒，而行己亦不加修也。是年暴薨，帝悔之。

開成三年，下詔東宫臣僚每月一日與十五日到崇明門朝謁，太子侍讀逢雙日入宫應對。太子稍有游玩享樂之事，不能始終遵守法度，輔導他的東宫官屬告誡他，他堅持不聽。加之生母失寵，楊賢妃正得皇帝寵幸，多次譖毁他。有一天皇帝大怒，來到延英殿，召見群臣，下詔説："太子多有過失，不可托付天下，商議廢黜他。"群臣叩頭説："太子年少，雖然有過失，還可改正。再説太子是天下的根本，不可輕易動摇，希望陛下赦免他。"御史中丞狄兼謩涕泣争諫，皇帝没有下决心，然後罷朝。群臣又接連上表陳論救援，皇帝怒意稍解，下詔太子回少陽院，讓宦官監視，誅殺了太子所親昵的數十人，下敕侍讀竇宗直、周敬復到少陽院教授太子經書。但是太子始終不能表白所受的讒毁，行爲舉止也不加約束。此年暴死，皇帝悔悟。

明年，下詔以陳王爲太子，置酒殿中。有俳兒緣橦，父畏其顛，環走橦下。帝感動，謂左右曰："朕有天下，返不能全一兒乎！"因泣下。即取坊工劉楚才等數人付京兆榜殺之，及禁中女倡十人斃永巷，皆短毁太子者。宰相楊嗣復等不及知，因言："楚才等罪當誅，京兆殺之，不覆奏，敢以請。"翌日，詔京兆後有决死敕不覆者，亦許如故事以聞。

第二年，下詔立陳王爲太子，在殿中設置酒宴。有表演的小孩攀登木竿，他的父親恐怕他摔下來，繞着木竿行走。皇帝感動，對左右的人説："朕有天下，反而不能保全一個兒子嗎！"因此流淚。隨即將樂官劉楚才等數人交付京兆打死，并把宫中女倡十人斃殺於永巷，他們都是譖毁太子的人。宰相楊嗣復等都不知此事，因此上言："劉楚才等罪該誅殺，京兆殺了他們，但没有上奏復核，冒死請問。"明日，下詔京兆以後有决死敕不上奏復核的，也允許依照舊例上奏復

核。

蔣王宗儉，開成二年始王。亡薨年。

蔣王李宗儉，開成二年始封王。没有去世年份。

武宗諸子

武宗五子，其母氏、位皆不傳。

武宗五個兒子，他們生母的姓氏、身份都失傳。

杞王峻，開成五年始王；益王峴，會昌二年始王，與兗、德、昌三王同封；兗王岐；德王嶧；昌王嵯。并逸其薨年。

杞王李峻，開成五年始封王；益王李峴，會昌二年始封王，與兗、德、昌三王同時受封；兗王李岐；德王李嶧；昌王李嵯。都佚失他們的去世年份。

宣宗諸子

宣宗十一子：元昭太后生懿宗皇帝，餘皆亡其母之氏、位。

宣宗十一個兒子：元昭太后生懿宗皇帝，其餘諸子都没有他們生母的姓氏、身份。

靖懷太子渼，會昌六年始王雍，與夔、慶二王同封。大中六年薨，有詔追册。

靖懷太子李渼，會昌六年始封雍王，與夔、慶二王同時受封，大中六年去世，有詔追贈册封他爲靖懷太子。

雅王涇，大中元年始王。亡薨年。

雅王李涇，大中元年始封王。没有去世年份。

通王李滋

通王滋，會昌六年始王夔，與慶王沂同封。帝初詔鄆王居十六宅，餘五王處大明宫内院，以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爲侍讀，五日一謁乾符門，爲王授經。鄆王立爲懿宗，乃罷。滋徙王。

通王李滋，會昌六年始封夔王，與慶王李沂同時受封。皇帝起初下詔鄆王居住在十六宅，其餘五王住在大明宫内院，任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爲侍讀，五天到乾符門朝謁一次，爲諸王教授經書。鄆王被立爲懿宗，纔作罷。李滋改封爲通王。

昭宗乾寧三年，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怨，以兵入覲，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奉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脅帝幸河中。帝驚，召建諭之，稱疾不肯入。敕滋與睦王、濟王、韶王、彭王、韓王、沂王、陳王謁建自解，建留軍中，奏言："中外異體，臣不可以私見。"又言："晋八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

昭宗乾寧三年，李滋領侍衛諸軍。當時，誅殺了王行瑜，而李茂貞怨恨，領兵入朝覲見，下詔李滋與諸王分别統領安聖、奉宸、保寧、安化軍保衛京師。天子將要前往太原，韓建在半道迎接，將皇帝留在華州。韓建畏懼通王等有兵，派人上告有急變，説諸王想殺死韓建，迫脅皇帝前往河中。皇帝驚恐，召韓建告諭此事，他假稱有病不肯去。下敕李滋與睦王、濟王、韶王、彭王、韓王、沂王、陳王謁見韓建自作辯解，韓建將他們留在軍中，上奏説："朝内外事體不同，臣下不可以私下接見諸王。"又説："西晋八王專權，最終敗亂天下。請諸王回十六宅，全部罷解

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筠。帝懼，斬筠以謝。建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

他們所領之兵。"皇帝不答應。韓建帶兵包圍了皇帝停駐之處，請求誅殺大將李筠。皇帝恐懼，斬殺李筠以謝。韓建盡行驅逐了皇帝的衛兵，從此天子孤立勢弱。

初，帝使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往見李克用，二王還，建惡之；又嗣覃王嘗督軍伐茂貞，於是劾奏："比歲兵纏近輔，諸王階其禍，使乘輿越在下藩，不得安，臣已請解其兵。今延、覃、丹三王尚陰計以危國，請誅之。"帝曰："渠至是邪?"後三日，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宅。諸王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隄谷殺之，徐以謀反聞，天下冤之。濟、韶、彭、韓、沂、陳、延、覃、丹九王，史逸其系胄云。

當初，皇帝派嗣延王李戒丕、嗣丹王李允往見李克用，二王返回，韓建厭惡他們；又嗣覃王曾經督軍討伐李茂貞，於是韓建上奏彈劾他們："近年來京郊兵亂不斷，諸王是其禍端，致使皇帝遠避藩鎮，不得安寧，臣已請求解除他們的兵權。現在延、覃、丹三王還暗中計謀危害國家，請求誅殺他們。"皇帝說："何至如此?"過了三天，韓建與劉季述假托詔書領兵攻打十六宅。諸王披髮越墻而逃，有的上屋大聲呼號說："皇帝救我!"韓建就把十一王連同他們的親屬在石隄谷殺掉，然後以謀反罪奏聞，天下人爲他們感到冤枉。濟、韶、彭、韓、沂、陳、延、覃、丹九王，史籍失載他們的宗室譜系。

慶王沂，大中十四年薨。

慶王李沂，大中十四年去世。

濮王澤，大中二年始王。亡薨年。

濮王李澤，大中二年始封王。没有去世年份。

鄂王潤，大中五年始王。乾符三年薨。

鄂王李潤，大中五年始封王。乾符三年去世。

懷王洽，大中八年與昭、康二王同封。亡薨年。

懷王李洽，大中八年與昭、康二王同時受封。没有去世年份。

昭王汭，乾符三年薨。

昭王李汭，乾符三年去世。

康王汶，乾符四年薨。

康王李汶，乾符四年去世。

廣王瀍，大中十一年始王，與衛王同封。乾符四年薨。

廣王李瀍，大中十一年始封王，與衛王同時受封。乾符四年去世。

衛王灌，大中十四年薨。

衛王李灌，大中十四年去世。

懿宗諸子

懿宗八子：惠安皇后生僖宗皇帝，恭憲皇后生昭宗皇帝，餘六王亡其母氏、位。

懿宗八個兒子：惠安皇后生僖宗皇帝，恭憲皇后生昭宗皇帝，其餘六王没有他們生母的姓氏、身份。

魏王佾，咸通三年始王，與涼、蜀二王同封。

魏王李佾，咸通三年始封王，與涼、蜀二王同時受封。

涼王侹，乾符六年薨。

涼王李侹，乾符六年去世。

蜀王佶。

蜀王李佶。

威王侃，咸通六年始王郢，十年徙王。

威王李侃，咸通六年始封郢王，十年改封威王。

吉王李保

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始王，與睦王同封。王於兄弟爲最賢。始，僖宗崩，王最長，將立之，楊復恭獨議以昭宗嗣。乾寧元年，李茂貞等以兵入京師，謀廢帝立王，會李克用以兵逐行瑜，乃止。

恭哀太子倚，初封睦王。爲劉季述所殺，天復初追贈。

吉王李保，咸通十三年始封王，與睦王同時受封。吉王在兄弟中最爲賢明。起初，僖宗去世，吉王最年長，將立爲帝，楊復恭獨持異議讓昭宗嗣位。乾寧元年，李茂貞等帶兵入京師，計謀廢掉昭宗立吉王爲帝，逢李克用帶兵驅逐了王行瑜，因此作罷。

恭哀太子李倚，初封睦王。被劉季述殺死，天復初年追贈爲恭哀太子。

僖宗諸子

僖宗二子，史失其母氏、位。

僖宗兩個兒子，史籍失載他們生母的姓氏、身份。

建王震，中和元年始王；益王陞，光啓三年始王。并亡薨年。

建王李震，中和元年始封王；益王李陞，光啓三年始封王。都没有去世年份。

昭宗諸子

昭宗十七子：積善皇后生裕及哀皇帝，餘皆失母之氏、位。

昭宗十七個兒子：積善皇后生李裕及哀皇帝，其餘諸子失去他們生母的姓氏、身份。

德王李裕

德王裕，大順二年始王。帝幸華州，韓建已奪諸王兵，不自安，乃請王皇子之未王者，既又殺諸王，因請立裕爲皇太子，釋言於四方，時乾寧四年也。劉季述等幽帝東内，奉裕即皇帝位。季述誅，裕匿右軍，或請殺之，帝曰：“太子冲孺，賊强立之，且何罪？”詔還少陽院，復爲王。

朱全忠自鳳翔還，見王春秋盛，標宇軒秀，忌之，密語崔胤曰：“王既竊帝矣，大義滅親，渠可留？公任宰相，盍啓之？”胤從容言如全忠意，帝不許。他日，以語全忠，全忠曰：“此國大事，臣安敢與？此必胤賣臣也。”乃免。帝還洛，它日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欲殺之？”言已泣下，自嚙指流血。玄暉即擿語全忠，全忠恚。帝被弑，玄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皆殺之，

德土李裕，大順二年始封王。皇帝前往華州，韓建已奪取諸王兵權，心中不安，就請求封没有王位的皇子爲王，不久又殺害諸王，因此請立李裕爲皇太子，以便向四方藩鎮解釋，當時是乾寧四年。劉季述等將皇帝囚禁在東内，奉李裕即皇帝位。劉季述被殺後，李裕藏在右軍，有人請求殺了他，皇帝說：“太子幼小，受賊强迫而立，有什麽罪？”下詔他回少陽院，恢復王位。

朱全忠從鳳翔返回京城，看見德王正值盛年，氣宇軒昂，忌恨他，私下對崔胤說：“德王曾經竊取帝位，應該大義滅親，豈可留在世上？崔公任宰相，何不上奏？”崔胤對皇帝說了朱全忠的意思，皇帝不許。有一天，皇帝把此話告訴了朱全忠，朱全忠說：“這是國家大事，臣怎麽敢參預？一定是崔胤出賣臣下。”德王纔得以免死。皇帝遷往洛陽後，有一天對蔣玄暉說：“德王，是朕的愛子，朱全忠爲何想要殺掉他？”說完涕泣流淚，自咬手指流血。蔣玄暉立刻向朱全忠告發了此話，朱全忠發怒。皇帝被殺，蔣玄暉

投尸水中。

棣王栩，乾寧元年始王，與虔、沂、遂三王同封。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

景王祕，乾寧四年始王，與祁王同封。祁王祺。

雅王禛，光化元年始王，與瓊王同封。瓊王祥。

端王禎，天祐元年始王，與豐、和、登、嘉四王同封。豐王祁。和王福。登王禧。嘉王祜。

潁王禔，天祐二年始王，與蔡王祐同封。蔡王祐。

贊曰：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出閤，雖以國王之，實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爲王室軒輊，運極不還，與唐俱殫。然則曆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

設置酒宴邀請諸王到九曲池，飲酒盡興，全殺了他們，投尸水中。

棣王李栩，乾寧元年始封王，與虔、沂、遂三王同時受封。虔王李禊。沂王李禋。遂王李禕。

景王李祕，乾寧四年始封王，與祁王同時受封。祁王李祺。

雅王李禛，光化四年始封王，與瓊王同時受封。瓊王李祥。

端王李禎，天祐元年始封王，與豐、和、登、嘉四王同時受封。豐王李祁。和王李福。登王李禧。嘉王李祜。

潁王李禔，天祐二年始封王，與蔡王李祐同時受封。蔡王李祐。

贊曰：唐自中葉以來，宗室子孫多留在京師，有的幼小不出宮，雖然封以國王，實際上與平民無異，所以没有顯著的過惡，也對王室無所輕重，氣數已盡無法挽回，與唐朝一起滅亡。然而國運短長，自有其緣故。西漢七國、西晋八王，收不到封國的效果，更加速了國家的禍患。



唐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八

諸帝公主列傳

世祖一女

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媦也。下嫁隋州刺史王裕。貞觀時，以屬尊進大長公主。嘗有疾，太宗躬省視，賜縑五百，姆侍皆有賚予。永徽初，賜實户三百。薨年八十六。

裕，隋司徒柬之子，終開府儀同三司。

同安公主，是高祖的同母妹妹。下嫁給隋州刺史王裕。貞觀年間，因是長輩晋封大長公主。她曾經患病，太宗親自探視，賜給她絲織品五百匹，連同侍女都給予賞賜。永徽初年，賜給她享受實封户三百。去世時八十六歲。

王裕，是隋司徒王柬的兒子，死時官任開府儀同三司。

高祖十九女

長沙公主，下嫁馮少師。

襄陽公主，下嫁竇誕。

平陽昭公主，太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居長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爲計。"紹詭道走并州，主奔鄠，發家貲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以應帝。於是，名賊何潘仁壁司竹園，殺行人，稱總管，主遣家奴馬三寶喻降之，共攻鄠。別部賊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各持所領會戲下，因略地盩厔、武功、始平，下之。乃申法誓衆，禁剽奪，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振關中。帝度河，紹以數百騎并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帝即位，以功給賚不涯。

長沙公主，下嫁馮少師。

襄陽公主，下嫁竇誕。

平陽昭公主，是太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紹。當初，高祖起兵時，公主居住在長安，柴紹說："尊公將帶兵掃蕩京師，我想要投奔，恐怕不能在一起了，怎麽辦呢?"公主説："柴公儘管去，我自有計策。"柴紹從隱秘的小道去并州，公主奔向鄠縣，用家財招募南山的亡命之徒，得到數百人以響應皇帝。當時，名賊何潘仁在司竹園築壁壘，殺掠行人，自稱總管，公主派家奴馬三寶曉諭招降了他，一起攻打鄠縣，別部賊李仲文、向善忠、丘師利等各領所部會兵戲下，因此攻略盩厔、武功、始平，攻占了它們。然後申明法紀，與部衆盟誓，禁止剽掠，遠近都來歸附，統兵七萬，威震關中。皇帝渡過黄河，柴紹帶領數百名騎兵依傍南山來迎接公主，公主帶精兵萬人與秦王會兵渭北。柴紹與公主各自設置幕府，分別平定京師，號稱娘子軍。皇帝即位，因功給予

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賁、甲卒、班劍。太常議："婦人葬，古無鼓吹。"帝不從，曰："鼓吹，軍樂也。往者主身執金鼓，參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

高密公主，下嫁長孫孝政，又嫁段綸。綸，隋兵部尚書文振子，爲工部尚書、杞國公。永徽六年主薨，遺命："吾葬必令墓東向，以望獻陵，冀不忘孝也。"

長廣公主，始封桂陽。下嫁趙慈景。慈景，隴西人，帝美其姿制，故妻之。帝起兵，或勸亡去，對曰："母以我爲命，且安往?"吏捕繫于獄。帝平京師，引拜開化郡公，爲相國府文學。進兵部侍郎。爲華州刺史。討堯君素戰死，贈秦州刺史，謚曰忠。

公主更嫁楊師道。聰悟有思，工爲詩，豪侈自肆，晚稍折節，以壽薨。

長沙公主，始封萬春。下嫁豆盧寬子懷讓。

房陵公主，始封永嘉。下嫁竇奉節，又嫁賀蘭僧伽。

九江公主，下嫁執失思力。

廬陵公主，下嫁喬師望，爲同州刺史。

南昌公主，下嫁蘇勗。

安平公主，下嫁楊思敬。

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真定公主，下嫁崔恭禮。

衡陽公主，下嫁阿史那社尒。

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萬徹蠢甚，公主羞，不與同席者數月。太宗聞，笑焉，爲置酒，悉召它婿與萬徹從容語，握槊賭所佩刀，陽不勝，遂

她賞賜無數。

武德六年去世，埋葬時增加前後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賁、甲卒、班劍等禮儀。太常上奏説："埋葬婦人，古代没有鼓吹。"皇帝不聽，説："鼓吹，是軍樂。往昔公主手執金鼓，輔佐開創帝業，古有此事嗎？應該使用。"

高密公主，下嫁長孫孝政，又改嫁段綸。段綸，是隋兵部尚書段文振的兒子，任工部尚書，封杞國公。永徽六年公主去世，遺言説："埋葬我時一定要讓墓朝東，可以看見獻陵，希望不忘孝順。"

長廣公主，始封桂陽公主。下嫁趙慈景。趙慈景，是隴西人，皇帝贊賞他的風度，所以把公主嫁給他。皇帝起兵後，有人勸他逃亡，他回答説："母親與我相依爲命，再説往哪裏逃呢?"官吏收捕了他關押在獄中。皇帝平定京師，封他爲開化郡公，任相國府文學。升任兵部侍郎。又任華州刺史。在討伐堯君素時戰死，追贈秦州刺史，謚號叫忠。

公主改嫁楊師道。公主聰明有巧思，擅長作詩，豪華奢侈不能自律，晚節稍虧，年老去世。

長沙公主，始封萬春公主。下嫁豆盧寬的兒子豆盧懷讓。

房陵公主，始封永嘉公主。下嫁竇奉節，又改嫁賀蘭僧伽。

九江公主，下嫁執失思力。

廬陵公主，下嫁喬師望，喬師望任同州刺史。

南昌公主，下嫁蘇勗。

安平公主，下嫁楊思敬。

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真定公主，下嫁崔恭禮。

衡陽公主，下嫁阿史那社尒。

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薛萬徹很愚蠢，公主感到羞耻，數月不與他同床。太宗聞知，大笑，爲此設置酒宴，召來所有的其他駙馬與薛萬徹從容談話，玩握槊博戲以賭所佩之刀，假裝不

解賜之。主喜，命同載以歸。

勝，於是解下佩刀賜給薛萬徹。公主高興，讓薛萬徹與自己同車回家。

臨海公主，下嫁裴律師。

臨海公主，下嫁裴律師。

館陶公主，下嫁裴宣慶。

館陶公主，下嫁裴宣慶。

安定公主，始封千金。下嫁温挺。挺死，又嫁鄭敬玄。

安定公主，始封千金公主。下嫁温挺。温挺死後，又改嫁鄭敬玄。

常樂公主，下嫁趙瓌。生女，爲周王妃，武后殺之。逐瓌括州刺史，徙壽州。

常樂公主，下嫁趙瓌。生下女兒，爲周王妃子，被武后殺死。趙瓌被貶逐任括州刺史，又改任壽州刺史。

越王貞將舉兵，遺瓌書假道，瓌將應之。主進使者曰："爲我謝王，與其進，不與其退。若諸王皆丈夫，不應淹久至是。我聞楊氏篡周，尉遲迥乃周出，猶能連突厥，使天下響震，况諸王國懿親，宗祏所托，不捨生取義，尚何須邪？人臣同國患爲忠，不同爲逆，王等勉之。"王敗，周興劾瓌與主連謀，皆被殺。

越王李貞將要起兵，寫信給趙瓌要求借道，趙瓌將率兵響應。公主對使節說："爲我感謝越王，寧可前進，不可後退。如果諸王都是大丈夫，不應該滯留到了現在。我聽説楊氏篡奪周朝時，尉遲迥是周家外甥，尚能够聯合突厥，使天下響應震動，何况諸王是國家至親，宗廟所寄，不捨生取義，還等待什麽？人臣能與國家同患難就是忠，否則就是叛逆，王等勉勵。"越王失敗後，周興彈劾趙瓌與公主連謀，都被殺害。

太宗二十一女

襄城公主，下嫁蕭鋭。性孝睦，動循矩法，帝敕諸公主視爲師式。有司告營别第，辭曰："婦事舅姑如父母，異宫則定省闕。"止葺故第，門列雙戟而已。鋭卒，更嫁姜簡。永徽二年薨，高宗舉哀於命婦朝堂，遣工部侍郎丘行淹馳馹吊祭，陪葬昭陵。喪次故城，帝登樓望哭以送柩。

襄城公主，下嫁蕭鋭。生性孝順厚道，舉動遵循法度，皇帝下敕諸公主把她作爲表率。有關部門告訴説要爲她營造别第，她推辭説："婦人事奉公公婆婆如同父母，居住在别處宅邸就不能按時去問安。"衹是讓修葺舊第宅，門前排列雙戟而已。蕭鋭去世後，改嫁姜簡。永徽二年去世，高宗在命婦朝堂爲她舉行哀禮，派工部侍郎丘行淹乘驛馬去吊祭，陪葬昭陵。喪葬經過舊城，皇帝登樓而望哭泣以送靈柩。

汝南公主，蚤薨。

汝南公主，早逝。

南平公主，下嫁王敬直，以累斥嶺南，更嫁劉玄意。

南平公主，下嫁王敬直，王敬直因有過失被貶逐嶺南，公主改嫁劉玄意。

遂安公主，下嫁竇逵。逵死，又嫁王大禮。

遂安公主，下嫁竇逵。竇逵死後，又嫁王大禮。

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帝以長孫皇后所生，故敕有司裝齎視長公主而倍之。魏徵曰："昔漢明帝封諸王曰：'朕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則長公主者，尊公主矣。制有等差，渠可

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皇帝因爲她是長孫皇后所生，所以下敕有關部門爲她置辦的嫁妝比長輩公主加倍。魏徵説："昔日漢明帝分封諸王時説：'朕的兒子怎麽能與先皇帝的兒子等同呢？'然而長公主，就是尊公主。制度有等級，

越也?”帝以語后，后曰：“嘗聞陛下厚禮徵而未知也，今聞其言，乃納主於義，社稷臣也。妾於陛下，夫婦之重，有所言，猶候顔色，况臣下情隔禮殊，而敢犯嚴顔陳忠言哉！願許之，與天下爲公。”帝大悦，因請齎帛四百匹、錢四十萬即徵家賜之。

豈可逾越?”皇帝把此話告訴了皇后，皇后説：“曾經聽説陛下厚待禮貌魏徵而不知是何緣由，現在聽到他的話，他讓公主講仁義之道，是國家的忠臣。妾與陛下，是夫婦關係，有話想説，還要察顔觀色，何况臣下情隔禮異，而敢於冒犯陛下的尊嚴陳述忠言！希望聽從他的話，以天下爲公。”皇帝大喜，因此讓拿帛四百匹、錢四十萬到魏徵家中賜給他。

豫章公主，下嫁唐義識。

豫章公主，下嫁唐義識。

比景公主，始封巴陵。下嫁柴令武，坐與房遺愛謀反，同主賜死。顯慶中追贈，立廟於墓，四時祭以少牢。

比景公主，始封巴陵公主。下嫁柴令武，因柴令武參預房遺愛謀反獲罪，與公主都被賜死。顯慶年間追贈她爲比景公主，立廟於墓地，四季用少牢之禮祭祀。

普安公主，下嫁史仁表。

普安公主，下嫁史仁表。

東陽公主，下嫁高履行。高宗即位，進爲大長公主。韋正矩之誅，主坐婚家，斥徙集州。又坐章懷太子累，奪邑封。以長孫无忌舅族也，故武后惡之，垂拱中，并二子徙置巫州。

東陽公主，下嫁高履行。高宗即位，進爲大長公主。韋正矩被誅殺，公主因與他是親家而獲罪，被貶逐遷移到集州。又因受章懷太子牽連，被奪取封邑。因爲長孫无忌是她舅家，所以遭到武后忌恨，垂拱年間，連同兩個兒子一起被遷移安置在巫州。

臨川公主，韋貴妃所生。下嫁周道務。主工籀隸，能屬文。高宗立，上《孝德頌》，帝下詔褒答。永徽初，進長公主，恩賞卓異。永淳初薨。

臨川公主，是韋貴妃所生。下嫁周道務。公主擅長寫籀隸文，能够作文章。高宗即位，上《孝德頌》，皇帝下詔贊揚酬答。永徽初年，進封長公主，恩命賞賜優異。永淳初年去世。

道務，殿中大監、譙郡公範之子。初，道務孺褓時，以功臣子養宫中。範卒，還第，毁瘠如成人。復内之，年十四乃得出。歷營州都督，檢校右驍衛將軍。謚曰襄。

周道務，是殿中大監、譙郡公周範的兒子。當初，周道務幼小時，因爲是功臣之子被養育在宫中。周範去世後，他回到家中，像成年人一樣哀傷過度而消瘦。又進入宫中，十四歲時纔出來。歷任營州都督，檢校右驍衛將軍。謚號叫襄。

清河公主，名敬，字德賢，下嫁程懷亮，薨麟德時，陪葬昭陵。懷亮，知節子也，終寧遠將軍。

清河公主，名叫李敬，字德賢，下嫁程懷亮，麟德年間去世，陪葬昭陵。程懷亮，是程知節的兒子，死時官任寧遠將軍。

蘭陵公主，名淑，字麗貞，下嫁竇懷悊，薨顯慶時。懷悊官兖州都督，太穆皇后之族子。

蘭陵公主，名叫李淑，字麗貞，下嫁竇懷悊，顯慶年間去世。竇懷悊官任兖州都督，是太穆皇后同族兄弟的兒子。

晋安公主，下嫁韋思安，又嫁楊仁輅。

晋安公主，下嫁韋思安，又改嫁楊仁輅。

安康公主，下嫁獨孤諶。

安康公主，下嫁獨孤諶。

新興公主，下嫁長孫曦。

城陽公主，下嫁杜荷，坐太子承乾事誅，又嫁薛瓘。

初，主之婚，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請晝昏則吉。"馬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成，内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爲也。夫卜所以决疑，若黷禮慢先，聖人所不用。"帝乃止。

麟德初，瓘歷左奉宸衛將軍。主坐巫蠱，斥瓘房州刺史，主從之官。咸亨中，主薨而瓘卒，雙柩還京師。

子顗，封河東縣侯、濟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顗與弟紹以所部庸、調作兵募士，且應之。冲敗，殺都吏以滅口。事泄，下獄俱死。

合浦公主，始封高陽。下嫁房玄齡子遺愛。主，帝所愛，故禮異它婿。主負所愛而驕。房遺直以嫡當拜銀青光禄大夫，讓弟遺愛，帝不許。玄齡卒，主導遺愛異貲，既而反譖之，遺直自言，帝痛讓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會御史劾盜，得浮屠辯機金寶神枕，自言主所賜。初，浮屠廬主之封地，會主與遺愛獵，見而悦之，具帳其廬，與之亂，更以二女子從遺愛，私餉億計。至是，浮屠殊死，殺奴婢十餘。主益望，帝崩無哀容。

又浮屠智勗迎占禍福，惠弘能視鬼，道士李晃高醫，皆私侍主。主使掖廷令陳玄運伺宫省禨祥，步星次。

新興公主，下嫁長孫曦。

城陽公主，下嫁杜荷，杜荷因參預太子李承乾謀反事獲罪被誅殺，公主又改嫁薛瓘。

當初，公主成婚，皇帝派人去占卜，卜辭說："火星、心宿都虧蝕，始能共富貴，終能同患難，請白天完婚就大吉。"馬周進諫說："朝謁禮在早晨，是想相互警誡；講論研習在晚上，是想相互促進；設宴飲酒在午後，是想相互歡樂；成婚在夜晚，是想相互親愛。所以上下有綱紀，内外有親疏，動息有時間，吉凶有法度。現在先混亂其初始，不能那樣做。占卜是爲了决疑問，如果輕視禮儀侮慢先祖，聖人都不采用。"皇帝於是作罷。

麟德初年，薛瓘任左奉宸衛將軍。公主因巫蠱之事獲罪，貶逐薛瓘爲房州刺史，公主跟隨到任。咸亨年間，公主與薛瓘先後去世，二人靈柩同返京師。

兒子薛顗，封河東縣侯、濟州刺史。琅邪王李冲起兵後，薛顗與弟弟薛紹用所管轄地的庸、調充軍招募士卒，并起兵響應。李冲失敗，他們殺都吏以滅口。事情敗露，都被關進獄中而死。

合浦公主，始封高陽公主。下嫁房玄齡的兒子房遺愛。公主得到皇帝寵愛，所以皇帝對待主婿禮節不同於其他主婿。公主依恃受到寵愛而驕横。房遺直因是嫡長子應當拜任銀青光禄大夫，讓給弟弟房遺愛，皇帝不許。房玄齡去世後，公主鼓動房遺愛分家産，不久反誣一口，房遺直自己説明此事，皇帝痛責公主，於是和解。從此稍有失愛，公主心中不高興。逢御史揭發盗賊，得到僧人辯機的金寶神枕，他自己供認是公主所賜。當初，僧人寄居在公主的封地，逢公主與房遺愛狩獵，見到僧人後喜歡上了他，於是在僧人的居處設置帳幕，與僧人淫亂，又讓二名女子隨從房遺愛，私下饋贈給她們金錢億計。這時，僧人被斬首，并殺了她的奴婢十餘人。公主更加怨恨，皇帝去世後她竟無悲哀之容。

又僧人智勗推算占卜禍福，惠弘能看見鬼，道士李晃醫術高超，他們都與公主私通。公主派掖廷令陳玄運伺機到宫中省察吉凶，測算星次。

永徽中，與遺愛謀反，賜死。顯慶時追贈。

金山公主，蚤薨。

晉陽公主，字明達，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未嘗見喜慍色。帝有所怒責，必伺顏徐徐辯解，故省中多蒙其惠，莫不譽愛。后崩，時主始孩，不之識；及五歲，經后所游地，哀不自勝。帝諸子，唯晉王及主最少，故親畜之。王每出閤，主送至虔化門，泣而別。王勝衣，班于朝，主泣曰："兄今與群臣同列，不得在内乎？"帝亦爲流涕。主臨帝飛白書，下不能辨。薨年十二。帝閲三旬不常膳，日數十哀，因以癯羸。群臣進勉，帝曰："朕渠不知悲愛無益？而不能已，我亦不知其所以然。"因詔有司簿主湯沐餘貲，營佛祠墓側。

常山公主，未及下嫁，薨顯慶時。

新城公主，晉陽母弟也。下嫁長孫詮，詮以罪徙巂州。更嫁韋正矩，爲奉冕大夫，遇主不以禮。俄而主暴薨，高宗詔三司雜治，正矩不能辯，伏誅。以皇后禮葬昭陵旁。

高宗三女

義陽公主，蕭淑妃所生，下嫁權毅。

高安公主，義陽母弟也。始封宣城。下嫁潁州刺史王勗。天授中，勗爲武后所誅。神龍初，進册長公主，實封千户，開府置官屬。睿宗立，增户千。薨開元時，玄宗哭於暉政門，遣大鴻臚持節赴吊，京兆尹攝鴻臚護喪事。

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愛

永徽年間，與房遺愛謀反，被賜死。顯慶年間追贈她爲合浦公主。

金山公主，早逝。

晉陽公主，字明達，幼年時字兕子，是文德皇后所生。喜怒未曾形於色。皇帝有時發怒斥責臣下，公主一定會察顔觀色慢慢地爲他們辯解，所以省中官吏大多受到她的恩惠，無不稱譽她。皇后去世，當時公主年幼，不懂事；等長到五歲時，經過皇后游玩過的地方，她悲哀不能自禁。皇帝的子女中，衹有晉王及公主年齡最小，所以皇帝親自撫養他們。晉王每次出宫，公主都要送到虔化門，哭泣而别。晉王稍長大後，進入朝謁皇帝的班列，公主哭泣説："哥哥現在與群臣同列，不得在宫中了嗎？"皇帝也因此流涕。公主臨摹皇帝的飛白書，連臣下都不能辨别。去世時年齡十二歲。皇帝經過三十天還不進御膳，每日哀痛數十次，因此身體瘦弱。群臣勸勉，皇帝説："朕豈不知悲愛無益？衹是難以自禁，我也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因此下詔有關部門登記公主封邑的剩餘資産，在公主墓旁營建佛寺。

常山公主，未及出嫁，顯慶年間去世。

新城公主，是晉陽公主的同母妹妹。下嫁長孫詮，長孫詮因罪被貶逐到巂州。公主改嫁韋正矩，韋正矩任奉冕大夫，對待公主不禮貌。不久公主暴死，高宗下詔三司審訊，韋正矩無法辯解，伏罪被殺。用皇后禮埋葬公主於昭陵旁。

義陽公主，是蕭淑妃所生，下嫁權毅。

高安公主，是義陽公主的同母妹妹。始封宣城公主。下嫁潁州刺史王勗。天授年間，王勗被武后誅殺。神龍初年，進封長公主，享受實封一千户，開府設置官屬。睿宗即位，增加享受實封户一千。開元年間去世，玄宗到暉政門爲她哭泣，派大鴻臚持節去祭吊，京兆尹攝鴻臚護理喪事。

太平公主，是則天皇后所生，皇后在諸女中

之傾諸女。榮國夫人死，后丐主爲道士，以幸冥福。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不欲棄之夷，乃真築宫，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尒？”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假萬年縣爲婚館，門隘不能容翟車，有司毀垣以入，自興安門設燎相屬，道槐爲枯。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昏。后殺武攸暨妻，以配主。主方額廣頤，多陰謀，后常謂類我。而主内與謀，外檢畏，終后世無它訾。

最喜愛她。榮國夫人死後，皇后請求讓公主做道士，爲夫人死後祈福。儀鳳年間，吐蕃請求公主下嫁，皇后不想把公主嫁給外族，就真的建造了一座道宫，讓公主像方士一樣薰香齋戒，以此拒絶和親之事。很久以後，公主身着紫衣玉帶，頭戴折上巾，具備紛礪，在皇帝前面歌舞。皇帝與皇后大笑説：“女兒不做武官，爲何突然要這樣呢？”公主説：“賜給駙馬可以嗎？”皇帝知道她的心意，選擇薛紹娶公主爲妻。借萬年縣府作爲舉行婚禮的場所，因爲縣府大門狹小公主乘坐的小車無法通過，有關部門就毀掉圍墻讓車子入内，從興安門沿路設置火炬相連，路旁的槐樹都因此枯死。薛紹死後，公主改嫁武承嗣，逢武承嗣患小病，因此退婚。皇后殺死武攸暨的妻子，讓他與公主婚配。公主額頭方正面頰寬廣，多權術謀略，皇后常説公主像她。而公主内中參預計謀，表面畏懼自檢，皇后在世没有其他惡行。

永淳之前，親王食實户八百，增至千輒止；公主不過三百，而主獨加户五十。及聖曆時，進及三千户。預誅二張功，增號鎮國，與相王均封五千，而薛、武二家女皆食實封。主與相王衛王成王、長寧安樂二公主給衛士，環第十步一區，持兵呵衛，僭肖宫省。神龍時，與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視親王。安樂户至三千，長寧二千五百，府不置長史。宜城、定安非韋后所生，户止二千。主三子：崇簡、崇敏、崇行，皆拜三品。

永淳年間以前，親王享受實封户八百，增至一千户就停止；公主不超過三百，而太平公主獨增加五十户。到聖曆年間，太平公主增加到三千户。因爲參預誅殺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有功，增加封號叫鎮國太平公主，與相王都享受實封五千户，公主所生的薛、武二家女兒都享受實封户。公主與相王衛王成王、長寧安樂二公主都派給衛士，環繞府第十步設置一區，由衛士手持兵器警衛，僭越禮法，類似宫禁。神龍年間，與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共七公主，都開府設置官屬，一如親王。安樂享受實封户至三千，長寧二千五百，府中不設置長史。宜城、定安不是韋后所生，享受實封户止二千。公主三個兒子：薛崇簡、武崇敏、武崇行，都拜任三品官。

韋后、上官昭容用事，自以謀出主下遠甚，憚之。主亦自以軋而可勝，故益横。於是推進天下士，謂儒者多窶狹，厚持金帛謝之，以動大議，遠近翕然嚮之。

韋后、上官昭容當權，自認爲謀略遠在公主之下，因此畏懼她。公主也自認爲排擠她們自己能够得勢，所以更加驕横。於是薦舉天下士人，認爲儒生大多貧困，就大量饋贈給他們金帛加以接濟，以期引起轟動，遠近士人翕然向往。

玄宗將誅韋氏，主與秘計，遣子崇簡從。事定，將立相王，未有以發

玄宗將要誅殺韋氏，公主參預密謀，讓兒子薛崇簡跟從。事情平定後，將立相王爲帝，没有

其端者。主顧温王乃兒子，可劫以爲功，乃入見王曰："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所坐。"乃掖王下，取乘輿服進睿宗。睿宗即位，主權由此震天下，加實封至萬户，三子封王，餘皆祭酒、九卿。主每奏事，漏數徙乃得退，所言皆從。有所論薦，或自寒冗躐進至侍從，旋踵將相。朝廷大政事非關决不下，間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殆畫可而已。主侍武后久，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逢合，無不中。田園遍近甸，皆上腴。吴、蜀、嶺嶠市作器用，州縣護送，道相望也。天下珍滋譎怪充于家，供帳聲伎與天子等。侍兒曳紈縠者數百，奴伯嫗監千人，隴右牧馬至萬匹。

人首先提議。公主見温王不過是一個小孩，可以迫脅他讓位作爲自己的功勞，於是入宫見温王説："天下大事已歸於相王，此處不是小孩子應該坐的地方。"然後挾持温王下殿，然後取來皇帝的車馬服裝進獻給睿宗。睿宗即位，公主的權勢因此威震天下，加贈實封至一萬户，三個兒子封王，其餘的都任祭酒、九卿。每次公主奏事，漏刻多次移動纔退出，所説的話都得到聽從。上論薦舉人才，有的出身寒微才能庸劣而破格升任侍從，不久又拜任將相。朝政大事如果不禀告她就不能執行，有時她不來朝謁，宰相就到她的府第商議决定朝政大事，天子衹是畫押而已。公主長期事奉武后，善於謀算人主的心意，事先逢迎，無不切中。她的田園遍於近郊，都是上等肥沃之地。在吴、蜀、嶺嶠給她製作器物，州縣護送，一路不絶。天下的珍寶奇物美味充滿家中，寶帳聲伎與天子相同。她家中身着紗羅綺紈的侍兒有數百名，男女奴僕有一千人，擁有隴右牧馬至一萬匹。

長安浮屠慧範畜貲千萬，諂結權近，本善張易之。及易之誅，或言其豫謀者，於是封上庸郡公，月給奉稍。主乳媪與通，奏擢三品御史大夫。御史魏傳弓劾其奸贓四十萬，請論死。中宗欲赦之，進曰："刑賞，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矣，又欲廢刑，天下其謂何?"帝不得已，削銀青階。大夫薛謙光劾慧範不法，不可貸，主爲申理，故謙光等反得罪。

長安僧人慧範積蓄錢財千萬，交給權貴，本來與張易之親密。等到張易之被殺，有人説他參預了計謀，於是被封爲上庸郡公，每月發給俸禄。公主的乳母與他私通，上奏升任他爲三品御史大夫。御史魏傳弓彈劾他貪贓四十萬，請求處以死刑。中宗想要赦免他，魏傳弓進言説："刑罰賞賜，是國家的大事，陛下已經妄加賞賜，又想廢棄刑罰，天下人會怎麽説呢?"皇帝不得已，剥奪了慧範的銀青官階。大夫薛謙光彈劾慧範的不法行爲，説不能寬貸，公主爲他伸冤，所以薛謙光等反落得有罪。

玄宗以太子監國，使宋王、岐王總禁兵。主恚權分，乘輦至光範門，召宰相白廢太子。於是宋璟、姚元之不悦，請出主東都，帝不許，詔主居蒲州。主大望，太子懼，奏斥璟、元之以銷戢怨嫌。監察御史慕容珣復劾慧範事，帝疑珣離間骨肉，貶密州司馬。主居外四月，太子表追還京師。

玄宗以太子身份代行主持國事，派宋王、岐王總管禁兵。公主怨恨權力被分，乘車到光範門，召來宰相禀告説要廢除太子。因此宋璟、姚元之不高興，請求出公主到東都，皇帝不許，下詔公主居住在蒲州。公主十分憤恨，太子懼怕，上奏斥責宋璟、姚元之以消除怨恨。監察御史慕容珣又彈劾慧範的事，皇帝懷疑慕容珣離間骨肉親情，貶他爲密州司馬。公主在外居住了四個月，被太子上表召回京師。

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又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羽林軍李慈皆私謁主。主内忌太子明，又宰相皆其黨，乃有逆謀。先天二年，與尚書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晋、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賈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元楷、慈、慧範等謀廢太子，使元楷、慈舉羽林兵入武德殿殺太子，懷貞、羲、至忠舉兵南衙爲應。既有日矣，太子得其奸，召岐王、薛王、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晈、中書侍郎王琚、吏部侍郎崔日用定策。前一日，因毛仲取内閑馬三百，率太僕少卿李令問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叩虔化門，梟元楷、慈於北闕下，縛膺福内客省，執羲、至忠至朝堂，斬之，因大赦天下。主聞變，亡入南山，三日乃出，賜死于第。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簿其田貲，瑰寶若山，督子貸，凡三年不能盡。

當時的宰相七人，有五人出於公主門下。又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羽林軍李慈都私下謁見公主。公主内心忌恨太子英明，加之宰相都是她的私黨，於是有謀反之事。先天二年，公主與尚書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晋、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賈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常元楷、李慈、慧範等陰謀廢除太子，派常元楷、李慈帶羽林兵入武德殿殺死太子，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在南衙起兵應援。已定好了日子，太子得知公主的奸謀，召岐王、薛王、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晈、中書侍郎王琚、吏部侍郎崔日用商定計策。事前一天，通過王毛仲取内閑馬三百匹，率領太僕少卿李令問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叫開虔化門，斬常元楷、李慈首級懸挂於北闕下，綁縛了賈膺福關進客省，抓拿岑羲、蕭至忠到朝堂，斬下他們的首級，因此大赦天下罪人。公主得知事變，逃入南山，三天後纔出來，被賜死於家中。公主的幾個兒子及黨羽被殺死數十人。登記她的田地財産，珍寶如山，督收她出借收取利息的金錢，三年都徵收不完。

崇簡素知主謀，苦諫，主怒，榜掠尤楚，至是復官爵，賜氏李。

薛崇簡知悉公主的陰謀，極力進諫，公主大怒，狠狠地鞭笞他，這時恢復了他的官爵，賜姓李氏。

始，主作觀池樂游原，以爲盛集，既敗，賜寧、申、岐、薛四王，都人歲祓禊其地。

當初，公主在樂游原築造觀池，用作大集會的場所，敗滅後，賜給了寧、申、岐、薛四王，都城民衆每年在那裏進行祓禊活動。

中宗八女

新都公主，下嫁武延暉。

新都公主，下嫁武延暉。

宜城公主，始封義安郡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恚，刵耳劓鼻，且斷巽髮。帝怒，斥爲縣主，巽左遷。久之，復故封。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

宜城公主，始封義安郡主。下嫁裴巽。裴巽有寵愛的美女，公主憤恨，割掉了美女的耳朵和鼻子，并剪斷了裴巽的頭髮。皇帝大怒，貶降她爲縣主，將裴巽降職。很久以後，恢復了公主原來的封號。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都進封當今的封號。

定安公主，始封新寧郡。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神龍時，又嫁韋

定安公主，始封新寧郡主。下嫁王同皎。因王同皎獲罪，神龍年間，又下嫁韋濯。韋濯是韋

濯。濯即韋皇后從祖弟，以衛尉少卿誅，更嫁太府卿崔銑。主薨，王同皎子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曰："主義絶王廟，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將拒諸泉。"銑或訴於帝，乃止。銛坐是貶瀘州都督。

皇后的從祖弟，任衛尉少卿時被誅殺，公主又改嫁太府卿崔銑。公主去世後，王同皎的兒子請求讓公主與父親合葬，給事中夏侯銛說："公主斷絶了與王家的情義，成了崔家的人，死者如果有知，王同皎將會拒絶於九泉之下。"崔銑又告訴了皇帝，纔作罷。夏侯銛因此言獲罪被貶爲瀘州都督。

長寧公主，韋庶人所生，下嫁楊慎交。造第東都，使楊務廉營總。第成，府財幾竭，乃擢務廉將作大匠。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衛故營合爲宅，右屬都城，左俯大道，作三重樓以凭觀，築山浚池。帝及后數臨幸，置酒賦詩。又并坊西隙地廣鞠場。

長寧公主，是韋庶人所生，下嫁楊慎交。在東都營造第宅，派楊務廉總管其事。第宅完工，府中財物幾乎耗盡，就升任楊務廉爲將作大匠。又取西京高士廉的第宅和左金吾衛的舊軍營合起來作爲第宅，右面連接都城，左面俯視大道，築三層樓用作觀賞，造山挖池。皇帝與皇后多次前往，飲酒賦詩。又兼并坊西空地擴大球場。

東都廢永昌縣，主丐其治爲府，以地瀕洛，築鄣之，崇臺、蜚觀相聯屬，無慮費二十萬。魏王泰故第，東西盡一坊，瀦沼三百畝，泰薨，以與民。至是，主丐得之，亭閣華詭埒西京。内倚母愛，寵傾一朝，與安樂宜城二主、后娣郕國崇國夫人争任事，賕謁紛紜。東都第成，不及居，韋氏敗，斥慎交絳州别駕，主偕往，乃請以東都第爲景雲祠，而西京鬻第，評木石直，爲錢二十億萬。

東都廢除永昌縣，公主請求把永昌縣的治所作爲府第，因爲其地瀕臨洛水，就修造屏障，高臺、飛觀相聯接，約略耗費二十萬錢。魏王李泰的舊宅，東西長度占了整個一坊之地，水面三百畝，李泰去世後，成爲民居。這時，被公主求得，修建的亭閣華麗詭奇與西京府第類似。公主依仗得到母愛，寵幸蓋朝。與安樂宜城二公主、皇后的妹妹郕國崇國二夫人争奪權力，向她們賄賂求情的人衆多。公主在東都府第落成後，未來得及居住，韋氏敗滅，斥逐楊慎交爲絳州别駕，公主一起前往，她就請求把東都第宅作爲景雲祠，而將西京的第宅出賣，評估木石的價格，值錢二十億萬。

開元十六年，慎交死，主更嫁蘇彦伯。務廉卒坐贓數十萬，廢終身。

開元十六年，楊慎交死去，公主改嫁蘇彦伯。楊務廉最後因貪贓數十萬，終身不得任用。

永壽公主，下嫁韋鐬。蚤薨，長安初追贈。

永壽公主，下嫁韋鐬。早逝，長安初年追贈她爲永壽公主。

永泰公主，以郡主下嫁武延基。大足中，忤張易之，爲武后所殺。帝追贈，以禮改葬，號墓爲陵。

永泰公主，以郡主身份下嫁武延基。大足年間，因違逆張易之，被武后殺死。皇帝追贈她爲永泰公主，以公主禮儀改葬，號墓爲陵。

安樂公主，最幼女。帝遷房陵而主生，解衣以裍之，名曰裹兒。姝秀辯敏，后尤愛之。下嫁武崇訓。帝復位，光艷動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

安樂公主，是皇帝最小的女兒。皇帝遷居房陵時生下公主，解下衣服包住她，因此名叫裹兒。公主秀美聰慧，能言善辯，深受皇后喜愛。下嫁武崇訓。皇帝復位後，公主聲勢顯赫，侯王

門。嘗作詔，箝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又請爲皇太女，左僕射魏元忠諫不可，主曰：“元忠，山東木强，烏足論國事？阿武子尚爲天子，天子女有不可乎？”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訾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權臣多出其門下。她曾經作詔書，夾在前面，請皇帝簽署通過，皇帝笑着聽從。又請求做皇太女，左僕射魏元忠進諫説不可，公主説：“魏元忠，不過是一名土氣倔强的山東人，哪裹有資格議論國事？阿武子都能當天子，天子的女兒有什麼不行呢？”與太平等七公主都開公主府，而安樂公主府的官屬尤其濫，都是出身屠販，公主收賄賣官，不經過外廷由皇帝親自下敕書斜封授任官職，所以號稱斜封官。

主營第及安樂佛廬，皆憲寫宫省，而工緻過之。嘗請昆明池爲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與人者。”主不悦，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定，言可抗訂之也。司農卿趙履温爲繕治，累石肖華山，隥彴横邪，回淵九折，以石瀵水。又爲寶爐，鏤怪獸神禽，間以璖貝珊瑚，不可涯計。

公主營造第宅與安樂佛寺，都仿照宫省，而工程精巧超過了宫省。他曾經請求把昆明池作爲私人池沼，皇帝説：“先皇帝未曾給予私人。”公主不高興，就自行鑿挖定昆池，池長數里。定，意思是可與之抗衡。司農卿趙履温爲她修築，壘石形似華山，石階木橋横斜，池水曲折，石中噴涌泉水。又製作寶爐，刻鏤怪獸神禽，裝飾用璖貝珊瑚，不可勝數。

崇訓死，主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是日，假后車輅，自宫送至第，帝與后爲御安福門臨觀，詔雍州長史竇懷貞爲禮會使，弘文學士爲儐，相王障車，捐賜金帛不貲。翌日，大會群臣太極殿，主被翠服出，嚮天子再拜，南面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武攸暨與太平公主偶舞爲帝壽。賜群臣帛數十萬。帝御承天門，大赦，因賜民酺三日，内外官賜勛，緣禮官屬兼階、爵。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爲第，旁徹民廬，怨聲囂然。第成，禁藏空殫，假萬騎仗、内音樂送主還第，天子親幸，宴近臣。崇訓子方數歲，拜太常卿，封鎬國公，實封户五百。公主滿孺月，帝、后復幸第，大赦天下。

武崇訓死去，因爲公主早已與武延秀淫亂，就嫁給他。他們成婚這天，借用皇后的車子，將公主從宫中送到第宅，皇帝與皇后爲此登上安福門觀看，下詔雍州長史竇懷貞任禮會使，弘文館學士任儐相，相王親自爲公主障車，捐賜給她的金帛不可勝計。第二天，皇帝在太極殿大會群臣，公主身穿翠服出來，向天子再拜，面南拜公卿，公卿們都伏地稽首。武攸暨與太平公主對舞祝皇帝長壽。賞賜群臣帛數十萬匹。皇帝登上承天門，大赦天下罪人，因此恩賜百姓聚飲三天，内外官都賜勛階，參預的禮儀官屬兼賜官階、封爵。安樂公主强奪臨川長公主的房宅作府第，又拆除旁邊的民居，以致弄得怨聲載道。府第落成，國庫因此空竭，又借萬騎軍儀仗、内廷音樂送公主回府第，天子親自前往，宴請近臣。武崇訓的兒子剛幾歲，就拜任太常卿，封鎬國公，享受實封五百户。公主生兒子滿月，皇帝、皇后又前往她的府第，爲此大赦天下罪人。

時主與長寧、定安三家廝臺掠民子女爲奴婢，左臺侍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爲手詔喻免。從一曰：“陛下納主訴，縱奴驅掠平民，

當時公主與長寧、定安三家的奴僕搶掠民間子女作奴婢，左臺侍御史袁從一將他們綁縛送到獄中，公主入宫訴告，皇帝下手詔告諭免罪。袁從一説：“陛下聽信公主的訴告，放縱奴僕搶掠

何以治天下？臣知放奴則免禍，劾奴則得罪於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也。”不納。

平民，如何治理天下？臣知道釋放奴僕就會免除禍患，揭發奴僕的罪狀就會得罪公主，但是不忍心違背國法，苟且偷生。”皇帝不聽從。

臨淄王誅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追貶爲悖逆庶人。睿宗即位，詔以二品禮葬之。

臨淄王誅殺韋庶人時，公主正在照鏡描眉，得知有變，逃至右延明門，被兵士追上，斬下她的首級。追貶爲悖逆庶人。睿宗即位，下詔用二品禮埋葬了她。

趙履温諂事主，嘗褫朝服，以項挽車。庶人死，蹈舞承天門呼萬歲，臨淄王斬之，父子同刑。百姓疾其興役，割取肉去。

趙履温諂媚事奉公主，曾經脱下朝服，套在脖子上爲公主拉車。韋庶人死後，他在承天門手舞足蹈高呼萬歲，臨淄王斬下他的首級，父子一同被處死。百姓憤恨他役使勞民，割取了他的肉。

成安公主，字季姜。始封新平。下嫁韋捷。捷以韋后從子誅，主後薨。

成安公主，字季姜，始封新平公主。下嫁韋捷，韋捷因是韋后從子被殺，公主後來去世。

睿宗十一女

壽昌公主，下嫁崔真。

安興昭懷公主，蚤薨。

荆山公主，下嫁薛伯陽。

淮陽公主，下嫁王承慶。

代國公主，名華，字華婉，劉皇后所生。下嫁鄭萬鈞。

涼國公主，字華莊，始封仙源。下嫁薛伯陽。

薛國公主，始封清陽。下嫁王守一。守一誅，更嫁裴巽。

鄎國公主，崔貴妃所生。三歲而妃薨，哭泣不食三日，如成人。始封荆山。下嫁薛儆，又嫁鄭孝義。開元初，封邑至千四百户。

金仙公主，始封西城縣主。景雲初進封。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玄爲師。崇玄本寒人，事太平公主，得出入禁中，拜鴻臚卿，聲勢光重。觀始興，詔崇玄護作，日萬人。群浮屠疾之，以錢數十萬賂狂人段謙冒入承天門，升太極殿，自稱天子。有司執之，辭

壽昌公主，下嫁崔真。

安興昭懷公主，早逝。

荆山公主，下嫁薛伯陽。

淮陽公主，下嫁王承慶。

代國公主，名叫李華，字華婉，是劉皇后所生。下嫁鄭萬鈞。

涼國公主，字華莊，始封仙源公主。下嫁薛伯陽。

薛國公主，始封清陽公主。下嫁王守一。王守一被殺後，改嫁裴巽。

鄎國公主，是崔貴妃所生。三歲時貴妃去世，公主哭泣三天不吃飯，像成年人一樣。始封荆山公主。下嫁薛儆，又改嫁鄭孝義。開元初年，封邑達到一千四百户。

金仙公主，始封西城縣主。景雲初年進封爲金仙公主。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都做了道士，在京師建造道觀，拜方士史崇玄爲師。史崇玄本來出身貧寒，事奉太平公主，得以出入禁中，拜任鴻臚卿，聲勢榮耀。道觀開始興建時，下詔讓史崇玄監工，每天役使一萬人。衆僧人嫉恨，就用錢數十萬賄賂狂人段謙使其冒名進入承天門，登上太極殿，自稱天子。有關部門抓住了他，他

曰："崇玄使我來。"詔流嶺南，且敕浮屠、方士無兩競。太平敗，崇玄伏誅。

托辭說："是史崇玄派我來的。"下詔將他流放到嶺南，并且下敕僧人、方士不要互相爭鬥。太平公主敗滅後，史崇玄被誅殺。

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爲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爲貴？請入數百家之産，延十年之命。"帝知至意，乃許之。薨寶應時。

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不久進號爲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師。天寶三載，上言說："先皇帝允許妾出家，現在仍然忝居在公主府第，享食租賦，懇切希望免去公主封號罷去邑司，歸於王府。"玄宗不許。又說："妾，是高宗的孫女，睿宗的女兒，陛下的妹妹，在天下不算卑賤，何必要加上公主封號、資給封邑，然後纔算高貴？請求交還數百家的田産，延長十年的壽命。"皇帝知道她的誠意，就答應了她。寶應年間去世。

霍國公主，下嫁裴虚己。

霍國公主，下嫁裴虚己。

玄宗二十九女

永穆公主，下嫁王繇。

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孝昌公主，蚤薨。

唐昌公主，下嫁薛鏽。

靈昌公主，蚤薨。

常山公主，下嫁薛譚，又嫁竇澤。

萬安公主，天寶時爲道士。

永穆公主，下嫁王繇。

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孝昌公主，早逝。

唐昌公主，下嫁薛鏽。

靈昌公主，早逝。

常山公主，下嫁薛譚，又改嫁竇澤。

萬安公主，天寶年間做了道士。

開元新制：長公主封户二千，帝妹户千，率以三丁爲限；皇子王户二千，主半之。左右以爲薄。帝曰："百姓租賦非我有，士出萬死，賞不過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户邪？使知儉嗇，不亦可乎？"於是，公主所稟殆不給車服。後咸宜以母愛益封至千户，諸主皆增，自是著于令。主不下嫁，亦封千户，有司給奴婢如令。

開元年間新規制：長公主封户二千，皇帝妹妹一千，都以三丁爲限度；皇子封王的封户二千，公主減半。左右的人認爲太少。皇帝說："百姓的租賦不是我的私有財産，士卒出生入死，賞賜不過束帛，女子有什麽功勞而享受許多封户呢？讓她們知道節儉，不也很好嗎？"因此，公主們所收到的租賦幾乎不够車服費用。後來咸宜公主因爲母親得寵增加封户至一千，諸公主都增加，從此寫入律令中。公主不下嫁，也封一千户，有關部門按照律令給予奴婢。

上仙公主，蚤薨。

懷思公主，蚤薨，葬築臺，號登真。

上仙公主，早逝。

懷思公主，早逝，埋葬時建臺，號爲登真。

晋國公主，始封高都。下嫁崔惠童。貞元元年，與衛、楚、宋、齊、

晋國公主，始封高都公主。下嫁崔惠童。貞元元年，與衛、楚、宋、齊、宿、蕭、鄧、紀、

宿、蕭、鄧、紀、郜國九公主同徙封。

新昌公主，下嫁蕭衡。

臨晉公主，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郭潛曜。薨大曆時。

衛國公主，始封建平。下嫁豆盧建，又嫁楊説。薨貞元時。

真陽公主，下嫁源清，又嫁蘇震。

信成公主，下嫁獨孤明。

楚國公主，始封壽春。下嫁吴澄江。上皇居西宫，獨主得入侍。興元元年，請爲道士，詔可，賜名上善。

普康公主，蚤薨。咸通九年追封。

昌樂公主，高才人所生。下嫁竇鍔。薨大曆時。

永寧公主，下嫁裴齊丘。

宋國公主，始封平昌。下嫁温西華，又嫁楊徽。薨元和時。

齊國公主，始封興信，徙封寧親。下嫁張垍，又嫁裴潁，末嫁楊敷。薨貞元時。

咸宜公主，貞順皇后所生。下嫁楊洄，又嫁崔嵩。薨興元時。

宜春公主，蚤薨。

廣寧公主，董芳儀所生。下嫁程昌胤，又嫁蘇克貞。薨大曆時。

萬春公主，杜美人所生。下嫁楊朏，又嫁楊錡。薨大曆時。

太華公主，貞順皇后所生。下嫁楊錡。薨天寶時。

壽光公主，下嫁郭液。

樂城公主，下嫁薛履謙，坐嗣岐王珍事誅。

新平公主，常才人所生。幼智敏，習知圖訓，帝賢之。下嫁裴玲，又嫁姜慶初。慶初得罪，主幽禁中。薨大曆時。

郜國九公主同時改封。

新昌公主，下嫁蕭衡。

臨晉公主，是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郭潛曜。大曆年間去世。

衛國公主，始封建平公主。下嫁豆盧建，又改嫁楊説。貞元年間去世。

真陽公主，下嫁源清，又改嫁蘇震。

信成公主，下嫁獨孤明。

楚國公主，始封壽春公主。下嫁吴澄江。上皇居住在西宫，衹有公主能入内侍奉。興元元年，請求做道士，下詔許可，賜名叫上善。

普康公主，早逝。咸通九年追封爲普康公主。

昌樂公主，是高才人所生。下嫁竇鍔。大曆年間去世。

永寧公主，下嫁裴齊丘。

宋國公主，始封平昌公主。下嫁温西華，又改嫁楊徽。元和年間去世。

齊國公主，始封興信公主，改封寧親公主。下嫁張垍，又改嫁裴潁，最後嫁給楊敷。貞元年間去世。

咸宜公主，是貞順皇后所生。下嫁楊洄，又改嫁崔嵩。興元年間去世。

宜春公主，早逝。

廣寧公主，是董芳儀所生。下嫁程昌胤，又改嫁蘇克貞。大曆年間去世。

萬春公主，是杜美人所生。下嫁楊朏，又改嫁楊錡。大曆年間去世。

太華公主，是貞順皇后所生。下嫁楊錡。天寶年間去世。

壽光公主，下嫁郭液。

樂城公主，下嫁薛履謙，因嗣岐王李珍事件獲罪被誅殺。

新平公主，是常才人所生。幼年時聰明，學習熟知圖訓，皇帝欣賞她。下嫁裴玲，又改嫁姜慶初。姜慶初犯罪，公主被囚在禁中。大曆年間去世。

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孕九月而育，帝惡之，詔衣羽人服。代宗以廣平王入謁，帝字呼主曰："蟲娘，汝後可與名王在靈州請封。"下嫁蘇發。

壽安公主，是曹野那姬所生。妊娠九個月而出生，皇帝不喜歡她，下詔讓她身穿道士服。代宗以廣平王身份入宮晋謁，皇帝叫公主的字說："蟲娘，你以後可與名王在靈州請求封號。"下嫁蘇發。

肅宗七女

宿國公主，始封長樂。下嫁豆盧湛。

宿國公主，始封長樂公主。下嫁豆盧湛。

蕭國公主，始封寧國。下嫁鄭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降回紇英武威遠可汗，乃置府。二年，還朝。貞元中，讓府屬，更置邑司。

蕭國公主，始封寧國公主。下嫁鄭巽，又改嫁薛康衡。乾元元年，下嫁回紇英武威遠可汗，纔設置公主府。二年，回朝。貞元年間，辭讓府中官屬，改置邑司。

和政公主，章敬太后所生。生三歲，后崩，養于韋妃。性敏惠，事妃有孝稱。下嫁柳潭。安禄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嫠居，主棄三子，奪潭馬以載寧國，身與潭步，日百里，潭躬水薪，主躬爨，以奉寧國。

和政公主，是章敬太后所生。三歲時，太后去世，由韋妃撫養。性情聰慧，事奉韋妃孝順，受到稱贊。下嫁柳潭。安禄山攻陷京師，寧國公主正寡居，和政公主抛棄了自己的三個兒子，奪下柳潭的馬載着寧國公主，自己與柳潭步行，每天行走一百里，柳潭親自尋找柴火飲水，公主親自燒飯，事奉寧國公主。

初，潭兄澄之妻，楊貴妃姊也，勢幸傾朝，公主未嘗干以私；及死，撫其子如所生。從玄宗至蜀，始封，遷潭駙馬都尉。郭千仞反，玄宗御玄英樓諭降之，不聽。潭率折衝張義童等殊死鬥，主彀弓授潭，潭手斬賊五十級，平之。

當初，柳潭哥哥柳澄的妻子，是楊貴妃的姐姐，權勢傾朝，但公主未曾因私事請托過她；等到她死後，公主撫養她的兒子視同己出。跟隨玄宗到蜀郡，始封公主，柳潭升任駙馬都尉。郭千仞謀反，玄宗登上玄英樓曉諭招降他，他不聽從。柳潭率領折衝張義童等殊死搏鬥，公主拉滿弓遞給柳潭，柳潭親手斬賊首級五十，平定了叛亂。

肅宗有疾，主侍左右勤勞，詔賜田，以女弟寶章主未有賜，固讓不敢當。阿布思之妻隸掖廷，帝宴，使衣綠衣爲倡。主諫曰："布思誠逆人，妻不容近至尊；無罪，不可與群倡處。"帝爲免出之。自兵興，財用耗，主以貿易取奇贏千萬濟軍。及帝山陵，又進邑入千萬。

肅宗患病，公主不辭辛苦地侍奉在左右，下詔賜給她田産，因妹妹寶章公主没有賜田，她堅決辭讓不接受。阿布思的妻子在宫中爲奴婢，皇帝設宴，讓她身穿綠衣充當歌舞藝人。公主進諫說："阿布思確實是叛逆之人，他的妻子不容許靠近皇上；但她并没有罪，不能够讓她與那些歌舞藝人混在一起。"皇帝因此免罪放了她。自從戰亂興起，財用耗費，公主靠做買賣赢利千萬供濟軍隊。及皇帝營造陵墓，公主又進上封邑的收入千萬。

代宗初立，屢陳人間利病、國家

代宗初即位，公主多次陳説民間疾苦、國家

盛衰事，天子鄉納。吐蕃犯京師，主避地南奔，次商於，遇群盜，主諭以禍福，皆稽顙願爲奴。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主一不取。親紉袵裳衣，諸子不服紈絺。廣德時，吐蕃再入寇，主方妊，入語備邊計，潭固止，主曰："君獨無兄乎?"入見内殿。翌日，免乳而薨。

盛衰的事，天子都接受采納。吐蕃進犯京師，公主南逃躲避，到了商於，遭遇群盜，公主對他們説以禍福之理，他們都叩頭願做奴僕。代宗因爲公主貧窮，下詔諸節度使饋贈億計，公主一文不受。公主親手縫製衣裳，諸子不穿絲綢。廣德年間，吐蕃再次入寇，公主正懷孕在身，要入宫告以備邊之計，柳潭堅決阻止，公主説："君難道没有哥哥嗎?"然後入内殿相見。第二天，生兒子時去世。

郯國公主，始封大寧。下嫁張清。薨貞元時。

郯國公主，始封大寧公主。下嫁張清。貞元年間去世。

紀國公主，始封宜寧。下嫁鄭沛。薨元和時。

紀國公主，始封宜寧公主。下嫁鄭沛。元和年間去世。

永和公主，韋妃所生。始封寶章。下嫁王詮。薨大曆時。

永和公主，是韋妃所生。始封寶章公主。下嫁王詮。大曆年間去世。

郜國公主，始封延光。下嫁裴徽，又嫁蕭升。升卒，主與彭州司馬李萬亂，而蜀州别駕蕭鼎、澧陽令韋惲、太子詹事李昪皆私侍主家。久之，奸聞。德宗怒，幽主它第，杖殺萬，斥鼎、惲、昪嶺表。貞元四年，又以厭蠱廢。六年薨。子位，坐爲蠱祝，囚端州，佩、儒、偲囚房州，前生子駙馬都尉裴液囚錦州。主女爲皇太子妃，帝畏妃怨望，將殺之，未發，會主薨，太子屬疾，乃殺妃以厭災，謚曰惠。

郜國公主，始封延光公主。下嫁裴徽，又改嫁蕭升。蕭升去世後，公主與彭州司馬李萬淫亂，而蜀州别駕蕭鼎、澧陽令韋惲、太子詹事李昪都在公主家與她私通。時間一長，奸情敗露。德宗大怒，把公主囚禁於别的第宅，打死了李萬，將蕭鼎、韋惲、李昪貶逐到嶺表。貞元四年，公主又因爲使用厭勝蠱道邪術被廢。六年去世。兒子蕭位，因使用蠱祝之術獲罪，被囚禁在端州，蕭佩、蕭儒、蕭偲被囚禁在房州，與前夫所生的兒子駙馬都尉裴液被囚禁在錦州。公主的女兒是皇太子妃，皇帝恐怕妃子怨恨，將要殺她，還未行事，逢公主去世，太子托病，就殺掉妃子以消災，謚號叫惠。

代宗十八女

靈仙公主，蚤薨，追封。

靈仙公主，早逝，追贈封號爲靈仙公主。

真定公主，蚤薨，追封。

真定公主，早逝，追贈封號爲真定公主。

永清公主，下嫁裴倣。

永清公主，下嫁裴倣。

齊國昭懿公主，崔貴妃所生。始封升平。下嫁郭曖。大曆末，寰内民訴涇水爲磑壅不得溉田，京兆尹黎幹以請，詔撤磑以水與民。時主及曖家皆有磑，丐留，帝曰："吾爲蒼生，若可爲諸戚唱!"即日毁，由是廢者

齊國昭懿公主，是崔貴妃所生。始封升平公主。下嫁郭曖。大曆末年，京師周圍百姓上訴説在涇水上造磑使水堵塞不能灌溉田地，京兆尹黎幹以此請示，下詔拆除碾磑還水與民。當時公主與郭曖家都有碾磑，請求予以保留，皇帝説："我是爲了百姓，你可爲諸皇戚作出表率!"當天

八十所。憲宗即位，獻女伎，帝曰：“太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還之。薨元和時，贈虢國，賜謚。穆宗立，復贈封。

就加以毀除，因此廢毀了八十所。憲宗即位，公主進獻歌女，皇帝説：“太上皇不接受進獻，朕怎麽敢違背?”就還給了公主。元和年間去世，追贈她爲虢國公主，賜給謚號。穆宗即位，重新追贈封號爲齊國昭懿公主。

華陽公主，貞懿皇后所生。韶悟過人，帝愛之。視帝所喜，必善遇；所惡，曲全之。大曆七年，以病丐爲道士，號瓊華真人。病甚，嚙帝指傷。薨，追封。

華陽公主，是貞懿皇后所生。聰明過人，得皇帝喜愛。她覺得是皇帝所喜歡的事，一定精心對待；所厭惡的事情，就委曲求全。大曆七年，因病請求做道士，道號叫瓊華真人。因病重，咬傷了皇帝的手指。去世後，追贈封號爲華陽公主。

玉清公主，蚤薨，追封。

玉清公主，早逝，追贈封號爲玉清公主。

嘉豐公主，下嫁高怡。與普寧公主同降，有司具册禮光順門，以雨不克，罷。薨建中時。

嘉豐公主，下嫁高怡。與普寧公主同時下嫁，有關部門在光順門備辦册禮，因下雨不能進行，作罷。建中年間去世。

長林公主，下嫁衛尉少卿沈明。貞元二年具册禮，德宗不御正殿，不設樂，遂爲故事。薨元和時。

長林公主，下嫁衛尉少卿沈明。貞元二年備辦册禮，德宗不上正殿，不設置禮樂，於是成爲先例。元和年間去世。

太和公主，蚤薨，追封。

太和公主，早逝，追贈封號爲太和公主。

趙國莊懿公主，始封武清。貞元元年，徙封嘉誠。下嫁魏博節度使田緒，德宗幸望春亭臨餞。厭翟敝不可乘，以金根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車，自主始。薨元和時，贈封及謚。

趙國莊懿公主，始封武清公主。貞元元年，改封嘉誠公主。下嫁魏博節度使田緒，德宗前往望春亭爲她餞行。因懀惡翟車破敗無法乘坐，用金根車代替。公主出嫁，乘坐金根車，從莊懿公主開始。元和年間去世，追贈封號爲趙國莊懿公主并賜謚號。

玉虚公主，蚤薨。

玉虚公主，早逝。

普寧公主，下嫁吴士廣。

普寧公主，下嫁吴士廣。

晉陽公主，下嫁太常少卿裴液。薨大和時。

晉陽公主，下嫁太常少卿裴液。大和年間去世。

義清公主，下嫁秘書少監柳杲。

義清公主，下嫁秘書少監柳杲。

壽昌公主，下嫁光禄少卿竇克良。薨貞元時。

壽昌公主，下嫁光禄少卿竇克良。貞元年間去世。

新都公主，貞元十二年下嫁田華，具禮光順門，五禮由是廢。

新都公主，貞元十二年下嫁田華，在光順門備辦册禮，五禮從此被廢除。

西平公主，蚤薨。

西平公主，早逝。

章寧公主，蚤薨。

章寧公主，早逝。

德宗十一女

韓國貞穆公主，昭德皇后所生。

韓國貞穆公主，是昭德皇后所生。幼年時謹

幼謹孝，帝愛之。始封唐安。將下嫁秘書少監韋宥，未克而朱泚亂，從至城固薨，加封謚。

慎孝順，得皇帝喜愛。始封唐安公主。將要下嫁秘書少監韋宥，還未成婚而朱泚叛亂，隨從皇帝到城固而去世，加贈封號爲韓國貞穆公主及謚號。

魏國憲穆公主，始封義陽。下嫁王士平。主恣横不法，帝幽之禁中；錮士平于第，久之，拜安州刺史，坐交中人，貶賀州司户參軍。門下客蔡南史、獨孤申叔爲主作《團雪散雪辭》，狀離曠意。帝聞，怒，捕南史等逐之，幾廢進士科。薨，追封及謚。

魏國憲穆公主，始封義陽公主。下嫁王士平。公主横行不法，皇帝把她囚禁在宫中；把王士平囚禁在第宅，很久以後，拜任王士平爲安州刺史，因交結宦官獲罪，被貶爲賀州司户參軍。門下客蔡南史、獨孤申叔爲公主作《團雪散雪辭》，描寫離别之意。皇帝得知，大怒，收捕蔡南史等貶逐了他們，幾乎廢除進士科。公主去世後，追贈封號爲魏國憲穆公主及謚號。

鄭國莊穆公主，始封義章。下嫁張孝忠子茂宗。薨，加贈及謚。

鄭國莊穆公主，始封義章公主。下嫁張孝忠的兒子張茂宗。去世後，加贈封號爲鄭國莊穆公主及謚號。

臨真公主，下嫁秘書少監薛釗。薨元和時。

臨真公主，下嫁秘書少監薛釗。元和年間去世。

永陽公主，下嫁殿中少監崔諲。

永陽公主，下嫁殿中少監崔諲。

普寧公主，蚤薨。

普寧公主，早逝。

文安公主，丐爲道士。薨大和時。

文安公主，請求爲道士。大和年間去世。

燕國襄穆公主，始封咸安。下降回紇武義成功可汗，置府。薨元和時，追封及謚。

燕國襄穆公主，始封咸安公主。下嫁回紇武義成功可汗，設置公主府。元和年間去世，追贈封號爲燕國襄穆公主及謚號。

義川公主，蚤薨。

義川公主，早逝。

宜都公主，下嫁殿中少監柳昱。薨貞元時。

宜都公主，下嫁殿中少監柳昱。貞元年間去世。

晋平公主，蚤薨。

晋平公主，早逝。

順宗十一女

漢陽公主，名暢，莊憲皇后所生。始封德陽郡主。下嫁郭鏦。辭歸第，涕泣不自勝，德宗曰："兒有不足邪？"對曰："思相離，無他恨也。"帝亦泣，顧太子曰："真而子也。"

漢陽公主，名叫李暢，是莊憲皇后所生。始封德陽郡主。下嫁郭鏦。辭别娘家回第宅時，涕泣不能自禁，德宗説："孫女有什麽不滿意嗎？"她回答説："思念相互離别，没有其他的怨恨。"皇帝也哭泣，看着太子説："真是你的好女兒。"

永貞元年，與諸公主皆進封。時戚近争爲奢詡事，主獨以儉，常用鐵簪畫壁，記田租所入。文宗尤惡世流侈，因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

永貞元年，與諸公主都進封。當時皇戚競相以奢侈而誇耀，惟獨公主節儉，經常用鐵簪在壁上寫畫，記載田租的收入。文宗尤其憎恨奢侈的世風，因公主入宫，問道："姑奶所穿着的服裝，

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宫，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内外相矜，忸以成風。若陛下示所好于下，誰敢不變？”帝悦，詔宫人視主衣製廣狹，遍諭諸主，且敕京兆尹禁切浮靡。主嘗誨諸女曰：“先姑有言，吾與若皆帝子，驕盈貴侈，可戒不可恃。”開成五年薨。

是什麽時代的式樣？當今的流弊，是什麽年代形成的？”她回答説：“妾自從貞元年間離開宫中，所穿的服裝都是當時賜給的，未曾敢於變更。元和年間以後，多次用兵，拿出宫禁中全部精美華麗的物品賞賜戰士，因此散於民間，内外相互炫耀，習慣以成風氣。如果陛下能展示自己的愛好於下屬，誰敢不改變？”皇帝高興，下詔宫人來看公主衣服式樣的長狹，遍告諸公主，并且下敕京兆尹嚴禁浮華奢靡的流風。公主曾經教誨諸女説：“先婆婆曾經説過，我與你都是皇帝的女兒，驕傲自滿崇尚奢侈的事，要戒除而不可依賴。”開成五年去世。

梁國恭靖公主，與漢陽同生。始封咸寧郡主，徙普安。下嫁鄭何。薨，追封及謚。

梁國恭靖公主，與漢陽公主是同母所生。始封咸寧郡主，改封普安郡主。下嫁鄭何。去世後，追贈封號爲梁國恭靖公主及謚號。

東陽公主，始封信安郡主。下嫁崔杞。

東陽公主，始封信安郡主。下嫁崔杞。

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翬。薨咸通時。

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翬。咸通年間去世。

雲安公主，亦漢陽同生。下嫁劉士涇。

雲安公主，也與漢陽公主是同母所生。下嫁劉士涇。

襄陽公主，始封晋康縣主。下嫁張孝忠子克禮。主縱恣，常微行市里。有薛樞、薛渾、李元本皆得私侍，而渾尤愛，至謁渾母如姑。有司欲致詰，多與金，使不得發。克禮以聞，穆宗幽主禁中。元本乃功臣惟簡子，故貸死，流象州，樞、渾崖州。

襄陽公主，始封晋康縣主。下嫁張孝忠的兒子張克禮。公主放縱恣行，經常微服出行市裏。有薛樞、薛渾、李元本都與公主私通，而薛渾最受寵幸，以至公主像對待婆婆一樣謁見薛渾的母親。有關官員想要追究，公主用大量的金錢賄賂，使事情没有被揭發。張克禮把此事奏聞，穆宗把公主囚禁在宫中。李元本是功臣李惟簡的兒子，所以免除死罪，流放到象州，薛樞、薛渾流放到崖州。

潯陽公主，崔昭儀所生。大和三年，與平恩、邵陽二公主并爲道士，歲賜封物七百匹。

潯陽公主，是崔昭儀所生。大和三年，與平恩、邵陽二公主都做了道士，每年賜給封物七百匹。

臨汝公主，崔昭訓所生。蚤薨。

臨汝公主，是崔昭訓所生。早逝。

虢國公主，始封清源郡主，徙陽安。下嫁王承系。薨，追封。

虢國公主，始封清源郡主，改封陽安郡主。下嫁王承系。去世後，追贈封號爲虢國公主。

平恩公主，蚤薨。

平恩公主，早逝。

邵陽公主，蚤薨。

邵陽公主，早逝。

憲宗十八女

梁國惠康公主，始封普寧。帝特愛之。下嫁于季友。元和中，徙永昌。薨，詔追封及謚。將葬，度支奏義陽、義章公主葬用錢四千萬，有詔減千萬。

梁國惠康公主，始封普寧公主。皇帝特別喜歡她。下嫁于季友。元和年間，改封永昌公主。去世後，下詔追贈封號爲梁國惠康公主及謚號。將要埋葬，度支上奏説義陽、義章公主喪葬用錢四千萬，下詔減少一千萬。

永嘉公主，爲道士。

永嘉公主，做了道士。

衡陽公主，蚤薨。

衡陽公主，早逝。

宣城公主，下嫁沈𥫗。

宣城公主，下嫁沈𥫗。

鄭國温儀公主，始封汾陽。下嫁韋讓。薨，追封及謚。

鄭國温儀公主，始封汾陽公主。下嫁韋讓。去世後，追贈封號爲鄭國温儀公主及謚號。

岐陽莊淑公主，懿安皇后所生。下嫁杜悰，帝爲御正殿臨遣，繇西朝堂出，復御延喜門，止主車，大賜賓從金錢。開第昌化里，疏龍首池爲沼。后家上尚父大通里亭爲主別館。貴震當世。然主事舅姑以禮聞，所賜奴婢偃蹇，皆上還，丐直自市。悰爲澧州刺史，主與偕，從者不二十婢，乘驢，不肉食，州縣供具，拒不受。姑寢疾，主不解衣，藥糜不嘗不進。開成中，悰自忠武入朝，主疾侵，曰："願朝興慶宫，雖死於道，不恨。"道薨。

岐陽莊淑公主，是懿安皇后所生。下嫁杜悰，皇帝爲此前往正殿爲她送别，從西朝堂出來，又前往延喜門，到公主車前，大賜賓客僕從金錢。公主在昌化里開置府第，疏浚龍首池爲湖。皇后家獻上尚父郭子儀在大通里的亭堂作爲公主别館。貴寵當世無比。但是公主事奉公公婆婆以有禮節而聞名，所賜給她的奴婢傲慢，公主就全都遣還，請求用錢自己去買。杜悰任澧州刺史，公主與他一起前往，隨從的奴婢不到二十名，乘驢子，不吃肉食，對州縣的供給，拒不接受。婆婆卧病，公主不脱衣睡覺，藥粥按時進侍。開成年間，杜悰從忠武入朝，公主卧病，説："希望朝拜興慶宫，即使死在道路上，也無怨恨。"途中去世。

陳留公主，下嫁裴損。損爲太子諭德。

陳留公主，下嫁裴損。裴損任太子諭德。

真寧公主，下嫁薛翃。

真寧公主，下嫁薛翃。

南康公主，下嫁沈汾。薨咸通時。

南康公主，下嫁沈汾。咸通年間去世。

臨真公主，始封襄城。下嫁衛洙。薨咸通時。

臨真公主，始封襄城公主。下嫁衛洙。咸通年間去世。

普康公主，蚤薨。

普康公主，早逝。

真源公主，始封安陵。下嫁杜中立。

真源公主，始封安陵公主。下嫁杜中立。

永順公主，下嫁劉弘景。

永順公主，下嫁劉弘景。

安平公主，下嫁劉異。宣宗即位，宰相以異爲平盧節度使，帝曰："朕唯一妹，欲時見之。"乃止。後隨

安平公主，下嫁劉異。宣宗即位，宰相任劉異爲平盧節度使，皇帝説："朕僅有一個妹妹，想時常與她相見。"於是作罷。後來隨劉異居住

異居外，歲時輒乘馹入朝。薨乾符時。

永安公主，長慶初，許下嫁回鶻保義可汗，會可汗死，止不行。大和中，丐爲道士，詔賜邑印，如尋陽公主故事，且歸婚貲。

義寧公主，未及下嫁薨。

定安公主，始封太和。下嫁回鶻崇德可汗。會昌三年來歸，詔宗正卿李仍叔、秘書監李踐方等告景陵。主次太原，詔使勞問係塗，以黠戛斯所獻白貂皮、玉指環往賜。至京師，詔百官迎謁再拜。故事，邑司官承命答拜。有司議："邑司官卑，不可當。"群臣請以主左右上媵戴鬢帛承拜，兩襠持命。又詔神策軍四百具鹵簿，群臣班迓。主乘輅謁憲、穆二室，欷歔流涕，退詣光順門易服、褫冠鑷待罪，自言和親無狀。帝使中人勞慰，復冠鑷乃入，群臣賀天子。又詣興慶宮。明日，主謁太皇太后。進封長公主，遂廢太和府。主始至，宣城以下七主不出迎，武宗怒，差奪封絹贖罪。宰相建言："禮始中壼，行天下，王化之美也，請載于史，示後世。"詔可。

貴鄉公主，蚤薨。

穆宗八女

義豐公主，武貴妃所生。下嫁韋處仁。薨咸通時。

淮陽公主，張昭儀所生。下嫁柳正元。

延安公主，下嫁竇澣。

金堂公主，始封晉陵。下嫁郭仲恭。薨乾符時。

清源公主，薨大和時。

饒陽公主，下嫁郭仲詞。

在外，每年四季總是乘驛傳入朝。乾符年間去世。

永安公主，長慶初年，答應下嫁回鶻保義可汗，逢可汗死，婚事免去。大和年間，請求做道士，下詔賜給她封邑之印，如尋陽公主舊例，并且饋贈婚嫁財物。

義寧公主，未及下嫁而去世。

定安公主，始封太和公主。下嫁回鶻崇德可汗。會昌三年歸來，下詔宗正卿李仍叔、秘書監李踐方等告於景陵。公主到了太原，下詔派去慰問的使者沿路不斷，用黠戛斯所獻的白貂皮、玉指環往賜公主。到了京師，下詔百官迎謁再拜。依照舊例，邑司官承命答拜。有關部門上議說："邑司官職位低下，不可擔當。"群臣請求讓公主左右的上等婢女戴鬢帛承命答拜，身穿裲襠服裝手持玉圭。又下詔神策軍四百名供置鹵簿，群臣班列迎接。公主乘輅車拜謁憲宗、穆宗祖廟二室，欷歔涕泣，退下後前往光順門更換服裝、解下冠鑷等待治罪，自己說和親没有效果。皇帝派宦官慰勞她，重新給她戴上冠鑷纔入宫，群臣拜賀天子。公主又往興慶宫。第二天，公主朝謁太皇太后。進封她爲長公主，於是廢除太和公主府。公主初至，宣城以下七公主不出來迎接，武宗大怒，派人奪取她們的封絹贖罪。宰相建議說："禮儀始於宫中，行於天下，是王者教化的美好結果，請求載於史籍，垂示後世。"下詔許可。

貴鄉公主，早逝。

義豐公主，是武貴妃所生。下嫁韋處仁。咸通年間去世。

淮陽公主，是張昭儀所生。下嫁柳正元。

延安公主，下嫁竇澣。

金堂公主，始封晉陵公主。下嫁郭仲恭。乾符年間去世。

清源公主，大和年間去世。

饒陽公主，下嫁郭仲詞。

義昌公主，爲道士。薨咸通時。

安康公主，爲道士。乾符四年，以主在外頗擾人，詔與永興、天長、寧國、興唐四主還南內。

義昌公主，做了道士。咸通年間去世。

安康公主，做了道士。乾符四年，因爲公主在外多惹事生非，下詔與永興、天長、寧國、興唐四公主回南內。

敬宗三女

永興公主；天長公主；寧國公主，薨廣明時。

永興公主；天長公主；寧國公主，廣明年間去世。

文宗四女

興唐公主；西平公主；朗寧公主，薨咸通時；光化公主，薨廣明時。

興唐公主；西平公主；朗寧公主，咸通年間去世；光化公主，廣明年間去世。

武宗七女

昌樂公主；壽春公主；長寧公主，薨大中時；延慶公主；静樂公主，薨咸通時；樂温公主；永清公主，薨咸通時。

昌樂公主；壽春公主；長寧公主，大中年間去世；延慶公主；静樂公主，咸通年間去世；樂温公主；永清公主，咸通年間去世。

宣宗十一女

萬壽公主，下嫁鄭顥。主，帝所愛，前此下詔："先王制禮，貴賤共之。萬壽公主奉舅姑，宜從士人法。"舊制：車輿以鐐金扣飾。帝曰："我以儉率天下，宜自近始，易以銅。"主每進見，帝必諄勉篤誨，曰："無鄙夫家，無忓時事。"又曰："太平、安樂之禍，不可不戒！"故諸主祗畏，爭爲可喜事。帝遂詔："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永福公主。齊國恭懷公主，始封西華。下嫁嚴祁，祁爲刑部侍郎。主薨大中時，追贈及謚。

廣德公主，下嫁于琮。初，琮尚永福公主，主與帝食，怒折匕箸，帝曰："此可爲士人妻乎？"更許琮尚主。琮爲黄巢所害，主泣曰："今日

萬壽公主，下嫁鄭顥。公主是皇帝的愛女，前此下詔："先王制定禮儀，貴賤之人都一様。萬壽公主事奉公公婆婆，應該遵守士人禮法。"舊的制度：公主的車輿用鐐金飾。皇帝説："我以節儉表率天下，應當從近親做起，改爲銅飾。"公主每次進見，皇帝一定要諄諄教誨，説："不要鄙視夫家，不要干涉時事。"又説："太平、安樂公主的禍患，不可不引以爲戒！"所以諸公主敬畏，爭着做出賢惠的事。皇帝於是下詔："夫婦之禮，是實行教化之本。公主、縣主有兒子而寡居者，不得再嫁。"

永福公主。齊國恭懷公主，始封西華公主。下嫁嚴祁，嚴祁任刑部侍郎。公主去世於大中年間，追贈封號爲齊國恭懷公主及謚號。

廣德公主，下嫁于琮。起初，于琮娶永福公主爲妻，公主與皇帝吃飯時，因發怒折斷了匙筷，皇帝説："這様能做士人妻子嗎？"改許于琮娶廣德公主爲妻。于琮被黄巢殺害，公主涕泣

誼不獨存，賊宜殺我！”巢不許，乃縊室中。

說：“今天不應獨自活着，賊應該殺我！”黄巢不答應，公主就自縊於房中。

主治家有禮法，嘗從琮貶韶州，侍者纔數人，却州縣饋遺。凡内外冠、婚、喪、祭，主皆身答勞，疏戚咸得其心，爲世聞婦。

公主治家有禮法，曾經跟隨于琮被貶往韶州，侍奉者僅幾人，拒絶州縣的饋贈。凡是内外的冠、婚、喪、祭禮，公主親自操持，遠近親戚都很滿意，爲世人傳揚。

義和公主。饒安公主。盛唐公主。平原公主，薨咸通時，已而追封。唐陽公主。許昌莊肅公主，下嫁柳陟，薨中和時。豐陽公主。

義和公主，饒安公主，盛唐公主。平原公主，咸通年間去世，不久追贈封號。唐陽公主。許昌莊肅公主，下嫁柳陟，中和年間去世。豐陽公主。

懿宗八女

衛國文懿公主，郭淑妃所生。始封同昌。下嫁韋保衡。咸通十年薨。帝既素所愛，自製挽歌，群臣畢和。又許百官祭以金貝、寓車、廞服，火之，民争取煨以汰寶。及葬，帝與妃坐延興門，哭以過柩，仗衛彌數十里，冶金爲俑，怪寶千計實墓中，與乳保同葬。追封及謚。

衛國文懿公主，是郭淑妃所生。始封同昌公主。下嫁韋保衡。咸通十年去世。皇帝因爲素來喜愛她，就親自作挽歌，群臣都有應和。又允許百官用金貝、寓車、廞服祭祀，火燒了尸體，民衆争着取灰燼以尋寶。到埋葬時，皇帝與淑妃坐在延興門，哭泣而看着靈柩經過，儀仗侍衛綿延數十里，冶鑄黄金做俑，將數以千計的珍寶葬於墓中，與乳母同時被埋葬。追贈封號爲衛國文懿公主及謚號。

安化公主。普康公主。昌元公主，薨咸通時。昌寧公主。金華公主。仁壽公主。永壽公主。

安化公主。普康公主。昌元公主，咸通年間去世。昌寧公主。金華公主。仁壽公主。永壽公主。

僖宗二女

唐興公主，永平公主。

唐興公主，永平公主。

昭宗十一女

新安公主。平原公主，積善皇后所生。帝在鳳翔，以主下嫁李茂貞子繼侃，后謂不可。帝曰：“不爾，我無安所！”是日，宴内殿，茂貞坐帝東南，主拜殿上。繼侃族兄弟皆西向立，主遍拜之。及帝還，朱全忠移茂貞書，取主還京師。

新安公主。平原公主，是積善皇后所生。皇帝在鳳翔，以公主下嫁李茂貞的兒子李繼侃，皇后認爲不可。皇帝説：“如果不這様，我就没有安身之處了！”當天，在内殿設宴，李茂貞坐在皇帝東南面，公主上殿禮拜。李繼侃家族兄弟都向西而立，公主一一禮拜他們。等到皇帝返回，朱全忠送文書給李茂貞，帶公主回京師。

信都公主。益昌公主。唐興公主。德清公主。太康公主。永明公主，蚤薨。新興公主。普安公主。樂

信都公主。益昌公主。唐興公主。德清公主。太康公主。永明公主，早逝。新興公主。普安公主。樂平公主。

平公主。

贊曰：婦人内夫家，雖天姬之貴，史官猶外而不詳。又僖、昭之亂，典策埃滅，故諸帝公主降日、薨年，粗得其概，亡者闕而不書。

贊曰：婦人進了丈夫家門，雖然貴爲公主，史官還是作爲外人而不詳細記載。又因爲昭宗、僖宗時的戰亂，典籍消亡，所以諸帝公主的下嫁日期，去世年份，得知其大概，没有的缺而不載。

唐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九

李密列傳

李密

李密，字玄邃，一字法主，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賜姓徒何氏，入周爲太師、魏國公。祖曜，邢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

密趣解雄遠，多策略，散家貲養客禮賢不愛藉。以蔭爲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額鋭角方，瞳子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它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于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嘗私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嗚咄嗟，足以讋敵，我不如公。攬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

李密，字玄邃，又字法主，他的祖先是遼東襄平人。曾祖父名弼，魏時任司徒，賜姓徒何氏，到周朝時任太師、魏國公。祖父名曜，封邢國公。父親名寬，在隋朝封爲上柱國、蒲山郡公。於是定居長安。

李密志趣高遠有雄心壯志，很有謀略，分散家財供養門客禮遇賢才毫不吝惜。因祖先的功勛出任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相貌不凡，眼睛清澈黑白分明。煬帝見到他，對宇文述說："左儀軍中的那個黑臉小孩是誰?"回答說："是蒲山公李寬的兒子李密。"皇帝說："這個小孩不時地左顧右看，不要讓他入宫宿衛。"一天，宇文述勸李密說："您家世一向顯貴，應當靠才學顯名，何必在三衛中做事呢!"李密非常高興，推説有病辭去，受到觸動發奮讀書。聽説包愷在緱山，便前去投到他的門下學習。乘一身上披着蒲墊的黄牛，在牛角上挂着一函《漢書》，邊走邊讀。越國公楊素正好在路上碰見他，拉緊馬繮悄悄跟在他後面，說："哪個書生這樣勤奮?"李密認識楊素，從牛背上下來叩拜。楊素詢問他讀什麽書，回答說："《項羽傳》。"於是和他交談，感到很驚奇。回家後對兒子楊玄感説："我觀察李密的見識氣度，和你們這些人不一樣。"楊玄感於是誠心誠意與他結交，曾私下對李密說："皇上疑心重，隋朝的運數已不長了，一旦中原有警報，公與我誰强誰弱?"李密說："在兩軍陣前決定勝負，吶喊衝殺，足以使敵人膽寒，

我不如公。招攬天下英雄并駕馭他們，讓遠近各地歸我所有，公不如我。”

大業九年，玄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巨海，北阻强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賫糧竭，舉麾召之，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衛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留，直保長安，據函、崤，東制諸夏，是隋亡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趣便，先取東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負决，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摇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武？”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克，自謂功在旦暮。既獲内史舍人韋福嗣，遂任之，故謀不專密。福嗣耻見執，策議皆持兩端。密揣其貳，謂玄感曰：“福嗣窮，爲我虜，志在觀望。公初舉大事，奸人在側，事必敗，請斬以徇。”不從。密謂所親曰：“玄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虜矣！”福嗣果遁去。會左武候大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玄感，勸舉大號。玄感問密，密曰：“昔張耳諫陳勝自王，荀彧止魏武求九錫，皆見疑外。今密將無類之乎？然阿諛順旨，非義士也。且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都尚强，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奈何亟自帝？”玄感笑而止。

大業九年，楊玄感在黎陽起兵，派人進關迎接李密。李密到後，出謀説：“現在天子遠在遼東，距離幽州尚且有一千里，南面是大海無法通行，北面有强胡阻隔，號令能傳送到的地方，衹有榆林一道而已。如果擊鼓進入薊地，直接扼住咽喉之地，高麗在前面抗擊，我們在後面乘機攻打，不到十天携帶的糧餉就用完了，舉旗號召，兵衆可以全部得到，然後傳遞檄文向南進攻，天下就可平定了，這是上策。關中四面背有天險可作屏障，那裏的留守衛文昇，是個容易對付的人。如果徑直前進不要停留，直取并保有長安，據守函谷關、崤山，向東控制華夏各族，這樣以來隋朝就喪失了要害之地，我們的軍勢可保萬全，這是中策。如果就近圖方便，先奪取東都，在防守堅固的城外屯兵，很難預計勝負，這是下策。”楊玄感説：“公的下策，就是我的上策。現在百官的家屬都在洛陽，應當先奪取洛陽，以此動摇他們的軍心。况且經過城下而不攻取，用什麽顯示威武？”李密的計謀没有施行。楊玄感到達東都，每戰必勝，自以爲成功衹在早晚之間。俘獲内史舍人韋福嗣以後，就任用他，因此不再專用李密出謀劃策。韋福嗣耻於被俘，策劃謀議都瞻前顧後，李密看出他有二心，對楊玄感説：“韋福嗣走投無路，做了我們的俘虜，意在觀察形勢。公剛剛起兵圖謀大業，有奸惡小人在旁邊，事業定會失敗，請殺掉他用來示衆。”楊玄感没聽。李密對親信説：“楊玄感喜好造反却不圖謀取勝，我們這些人都將成俘虜了！”韋福嗣果然逃走。適值左武候大將軍李子雄獲罪，從驛道送往皇上駐地，在路上殺了使者，投奔楊玄感，勸説楊玄感建立國號。楊玄感詢問李密，李密説：“過去張耳勸阻陳勝自稱爲王，荀彧阻止魏武帝求取九錫，全都受到懷疑疏遠。現在李密我將會與他們不同嗎？但是曲意逢迎順奉旨意，不是義士。况且公雖然屢屢取勝，但没有響應的郡縣，東都勢力還較强，救兵接連到來，公應率領精鋭兵士，親自平定關中，爲什麽急着稱帝

呢?”楊玄感笑笑停止了。

及隋軍至，玄感曰：“策安决?”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西。”從之。至陜，欲圍弘農宫，密曰：“今紿衆入關，機在速，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引去，至閿鄉，追及而敗。

等隋軍到達後，楊玄感問：“如何决策?”李密説：“元弘嗣正守衛隴右，可以聲稱他造反，派使者迎接我們，藉機率軍向西進發。”楊玄感同意了。到達陜縣，楊玄感準備包圍弘農宫，李密説：“現在欺騙衆人入關，關鍵應該迅速，况且追兵緊跟在後，如果前面不能占據險要，後退無處可守，憑什麽自我保全！”楊玄感不聽。停下來攻打了三天，没能攻下，率軍退去，到了閿鄉，追兵趕上來後失敗。

密羸行入關，爲邏所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且菹醢，今尚可以計脱，何爲安就鼎鑊?”衆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監使曰：“即死，幸報德。”使者顧金，禁漸弛，益市酒，飲笑讙嘩，守者懈，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饑，削木皮以食。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婿婿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迹捕，復亡去。

李密疲憊地逃走入關，被巡邏的抓獲，與同黨被護送去皇帝的駐地。李密對衆人説：“我們這些人到了皇上駐地，一定會被剁成肉醬，現在還可以設計逃脱，爲什麽要安心地去接受酷刑?”大家都認爲對。於是讓衆人拿出所有的金錢給監送使者看并説：“即將死了，希望用它報答恩德。”使者見到金錢，警戒漸漸鬆弛，他們買來不少酒，吃喝玩樂大聲喧嘩，守衛的人鬆懈下來，李密等人於是夜裏逃走了。到達平原，賊人郝孝德不以禮相待，李密離開前往淮陽。饑荒年景，人們剥樹皮來吃。李密改名爲劉智遠，教授學生謀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嘆悲吟流下淚來。有人報告太守趙佗，趙佗派人捕捉他，李密逃跑幸免。前去投奔妹夫雍丘縣令丘君明，輾轉隱藏在大俠王季才家中，被吏人跟踪追捕，又逃走了。

時東郡賊翟讓聚黨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鋭兵盡之遼海，和親絶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桀，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遣説諸賊，至輒下。因爲讓計曰：“今稟無見糧，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亡無時。不如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逸馬肥，乃可與人争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皆下。滎陽太守楊慶、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合兵討讓，讓素

當時東郡賊翟讓聚集同黨萬餘人，李密通過他的同黨王伯當用策略干謁翟讓説：“現在上面的君主昏庸無道，下面的百姓怨聲載道，强兵全部調到遼海，與突厥的和親斷絶，君主南巡流連不返，白白放棄關輔，這確實是劉邦、項羽挺身振興的好時機。足下憑藉英雄豪傑，人馬精良，鞭撻罪人誅除强暴，做天下先鋒，不費大力楊氏就可滅亡。”翟讓因此加以禮待，派他游説各路盜賊，一到就拿下。於是替翟讓謀劃説：“如今糧倉没有現存糧食，難以維持長久，一旦遇到强敵，隨時都有滅亡的危險。不如奪取滎陽，休整兵馬駐軍就食，等到兵士精神飽滿戰馬肥壯，纔能與他人争戰。”翟讓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攻

憚須陁，欲引去。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讓不得已，陣而待。密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伏千兵莽間。須陁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

破金隄關，謀取滎陽附近各縣，全拿下。滎陽太守楊慶、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合軍討伐翟讓，翟讓一向畏懼張須陁，打算率軍離去。李密說：“張須陁有勇無謀，況且屢次獲勝容易驕傲，我替公去打敗他。”翟讓迫不得已，列陣等待。李密率領常何等二十多名猛將作爲流動突襲的騎兵，在草叢中埋伏了一千多名軍兵。張須陁一向輕視翟讓，便率軍攻打，翟讓稍稍退却，伏兵出動，與流動騎兵會合進攻，於是殺了張須陁。

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别爲牙帳，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復説讓曰：“今群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群凶，寧常剽奪草間求活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畎隴，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

十三年，翟讓分出一部分軍兵給李密，另外建立牙帳，號稱蒲山公。李密治軍嚴整，即使在盛夏號令軍隊，士兵也都好似背負着霜雪，但打了勝仗得到的金寶，全都散發給他們，因此人人爲他效力。李密又勸説翟讓説：“現在衆多豪傑競相起兵，公應率先爲天下鏟除群凶，難道長期在山林之間掠奪求活嗎？如果直取興洛倉，分發粟米救濟窮苦貧困的百姓，一時就可招附百萬兵衆，稱霸天下的大業就成功了。”翟讓説：“我出身於田壟之間，志向没有這樣高，等君奪得糧倉，再商議此事。”

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逾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獲縣長柴孝和。開倉賑食，衆襁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房崱討密，又令裴仁基統兵出成皋西。密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衆保太微城，臺寺俱滿。

二月，李密率一千人從陽城北出發，越過方山，從羅口攻下興洛倉，占據了它，俘獲縣長柴孝和。開倉放糧，百姓接連不斷來了幾十萬。隋朝越王楊侗派遣將領劉長恭、房崱討伐李密，又命令裴仁基統領軍隊從成皋向西出擊。李密就把兵士分爲十隊，跨越洛水，抗拒東、西二軍。命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率騎士分爲左右翼，親自率領部下猛烈攻打劉長恭等，打敗了他們。東都震動恐懼，擁衆保守太微城，臺寺官署都擠滿了人。

讓等乃推密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即位，刑牲歃血，改元永平，大赦，其文移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讓爲司徒，邴元真左長史，房彦藻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單雄信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右武候大將軍，祖君彦記室。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命護軍將軍田茂廣造雲旝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

翟讓等人於是推舉李密爲首領，建號魏公。在鞏南設置壇場，即位，殺牲歃血，改年號爲永平，大赦，他發出的文書署名行軍元帥魏公府。任命翟讓爲司徒，邴元真爲左長史，房彦藻爲右長史，楊德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單雄信爲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祖君彦爲記室。在洛口築城，方圓四十里，居住在那裏。命令護軍將軍田茂廣製造三百架雲旝，用機關發射石頭，作爲攻城的器械，號稱“將軍

城械，號“將軍炮”。進逼東都，燒上春門。

炮”。進逼東都，焚燒上春門。

四月，隋虎牢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歸密。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乘之，仁基等敗，還保鞏。司馬楊德方戰死。密自督衆三萬，破隋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俄而德韜死，乃以鄭頲爲左司馬，鄭虔象右司馬。諸賊帥黎陽李文相、洹水張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孝德皆歸密，因襲取黎陽倉。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黄地附之，齊郡賊徐圓郎、任城大俠徐師仁來歸。密令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

四月，隋朝虎牢將領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投降，長白山賊孟讓率部下歸附李密。任命裴仁基爲上柱國，與孟讓一起率領二萬人馬攻占回洛倉，駐守那裏。進入都城搶掠居民，放火燒天津橋。隋朝出兵乘機攻打，裴仁基等人戰敗，退保鞏。司馬楊德方戰死。李密親自率領三萬軍隊，在故城打敗隋軍，又奪回回洛倉。不久鄭德韜死去，於是任命鄭頲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各路賊帥黎陽的李文相、洹水的張昇、清河的趙君德、平原的郝孝德全都歸附李密，於是襲取黎陽倉。永安大族周法明獻江、黄之地歸附李密，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前來歸附。李密命令幕府向州縣發布檄文，列舉隋煬帝十大罪狀，天下震動。

護軍柴孝和説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亡，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東鎧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强，然後東向，指撝豪桀，天下廓廓無事矣。今遲之，恐爲人先。”密曰：“僕懷此久，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與我偕西？且諸將皆群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遂止。是時，隋軍益出，密負鋭，急與之确，中流矢，卧營中，隋軍乘之，密衆潰，棄倉守洛口。

護軍柴孝和游説李密説：“秦地靠山環河地勢險要，項羽放棄它而滅亡，漢王得到它而稱王。現在公派裴仁基屯駐回洛，翟讓保守洛口，公親自帶兵兼程直趨長安，百姓誰不到郊外迎接？這是有征無戰必勝之策。衆人歸附兵力强盛，然後向東出兵，指揮豪傑，天下就清静無事了。現在去遲了，恐怕被他人搶先。”李密説：“我早有此心，衹是我的部下都是山東人，現在没有攻下洛陽，怎肯與我一同西進？况且諸將都是一群强盜，不相統屬，一旦失敗就會軍威掃地了。”於是停止。這時，隋軍增兵出動，李密依仗鋭氣，急於和敵軍較量，被飛來的亂箭射中，卧在營中，隋軍乘勝出擊，李密軍衆敗逃，放棄回洛倉退守洛口。

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于帝，呼爲兄，請以步騎會河内。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是生一隋。密適爲吾守成皋，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票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大事濟矣。”令記室温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

高祖在太原起兵，李密自認爲應該主盟，派將軍張仁則給高祖送去書信，稱高祖爲兄，請高祖率步兵騎兵在河内會合。高祖看過書信，笑道：“李密很囂張，不可能隨便招撫他。我剛平定京城，還不能向東征討，如果不與他親善，就又生出一隋朝。李密正好爲我把守成皋，抗拒東都的兵力，使他們不能西進，與其另派猛將不如直接用李密。我寧可順水推舟，使他内心驕縱，我得以留下鎮撫關中，大事可告成功了。”命令

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

記室温大雅寫回信，以重禮推尊辭讓。李密非常高興，給手下人看信，說：“受到唐公的推尊，我看天下没有可憂慮的人了。”於是李密專心對付隋軍。

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河陰，舉之。珣極罵不屈死。齊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都，挾帝以令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亡去。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擊密，世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薄山，地隘騎迮不得騁。世充多短兵盾穳，蹙之，密軍却，世充乘勝進攻密月城。密還洛南，引而西，突世充營，世充奔還。師徒多喪，孝和溺死洛水，密哭之慟。自是大小六十餘戰。

九月，派遣將軍李士才率領十二萬軍隊，到河陰進攻隋朝的鷹揚郎將張珣，一舉拿下。張珣大罵不屈服而死。齊地的方士徐鴻客遞上書信勸李密乘着士氣直奔江都，挾持煬帝用來號令天下。李密看到他的建議很驚異，準備厚禮邀請他，已經逃走了。煬帝派王世充挑選十萬軍兵攻打李密，王世充屯駐洛西，交戰失利，改屯在洛北，登山觀望洛口。李密率軍渡過洛水，與王世充交戰。李密的兵士多是騎兵并使用長矛，而洛水北岸靠山，地勢狹窄騎兵無法馳騁。王世充的兵士多使用短兵器盾牌小矛，迫近李密軍，李密軍退却，王世充乘勝進攻李密的月城，李密退回到洛南，率軍向西，突襲王世充軍營，王世充逃回。軍兵傷亡很大，柴孝和淹死在洛水中，李密爲他大哭。從此大小進行了六十多次戰鬥。

翟讓部將王儒信憚密威望，勸讓自爲大冢宰，總秉衆務，收密權。讓兄寬亦曰：“天子當自取，何乃授人?”密聞之，與鄭頲陰圖讓。會世充兵又至，讓出拒，少退；密馳助之，戰石子河，世充走。明日，高會饗士，讓至密所，密令房彦藻引其左右就别帳飲。密出名弓示讓，讓挽滿，遣劍士蔡建從後擊之，并殺其兄、侄及儒信。密馳入讓壁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隋將楊慶守滎陽，因説下之。世充夜襲倉城，密伏甲殪其衆。

翟讓部將王儒信害怕李密的威望，勸翟讓自封大冢宰，總攬各種軍務，收回李密的權力。翟讓的兄長翟寬也說：“天子之位應當自取，爲什麽就授予别人?”李密聽到這話，與鄭頲暗中謀劃除掉翟讓。適值王世充的軍隊又打來，翟讓出兵對抗，稍微敗退；李密奔去救助，在石子河交戰，王世充敗逃。第二天，舉行盛大宴會犒賞兵士，翟讓來到李密的住處，李密命房彦藻帶翟讓左右的人到其他營帳中飲酒。李密拿出一支有名的弓給翟讓看，翟讓拉滿弓，李密派劍士蔡建從後面殺他，并殺死他的兄長、侄兒和王儒信。李密騎馬奔入翟讓營中勸慰，軍士没有人敢動，派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别統領翟讓的軍隊。隋朝將領楊慶把守滎陽，派人游説拿下滎陽。王世充乘夜襲擊倉城，李密伏兵消滅他的部下。

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爲浮梁，絶水以戰，密以千騎迎擊，不勝。世充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士争橋溺死者數萬，洛水爲不流，殺大將六人，獨世

義寧二年，王世充再次屯駐洛北，架起浮橋，渡水决戰，李密率千餘名騎兵迎擊，失利。王世充進逼李密營壘，李密帶數百名敢死士兵進行阻擊，王世充大敗，士兵争先過橋淹死的達數萬人，洛水爲之不流，殺死六員大將，惟獨王世

充脱。會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盡。密乘鋭拔偃師，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萬。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於陣。將作大匠宇文愷子儒童、河南留守職方郎柳續、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河内郡丞柳燮皆降。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

五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侗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平化及而後入輔，密受之。乃引兵東追化及黎陽。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陣，遥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德不能諫，又虐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即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爲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爲帝，吾當折棰驅之。"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化及糧盡，乃僞與和，化及喜，使軍恣食，既而密餽不至，乃寤。遂大戰童山下，密中矢，頓汲縣堅壁。化及勢窮，掠汲郡，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密，前後相踵。

初，化及留輜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弑逆人于弘達獻於侗。侗召密入朝，至温，聞世充殺元文都，乃止。遂歸金墉，拘侗使不遣。

充逃脱。正值這天夜裏下大雪，士兵幾乎全部凍死。李密藉着鋭氣攻下偃師，修築金墉城留住，擁有三十萬軍隊。又與東都留守韋津在上春門交戰，在陣前捉住韋津。將作大匠宇文愷的兒子宇文儒童、河南留守職方郎柳續、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河内郡丞柳燮全都投降。於是海岱、江淮之間爭相歸附，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人都上表勸他即皇帝位，幕府中的官員屬吏也這樣請求。李密説："東都尚未平定，暫時不要議論此事。"

五月，越王楊侗稱帝。六月，宇文化及帶十餘萬軍隊到達黎陽。楊侗派遣使者授任李密爲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命令他平定宇文化及以後入朝輔政，李密接受了。於是帶兵向東追趕宇文化及到黎陽。李密知道宇文化及缺少軍糧，速戰對他有利，於是穩重固守等待他的軍兵疲憊，派徐世勣駐守黎陽倉，宇文化及攻不下來。李密與他隔水列陣，遠遠地對着宇文化及説："你家本來不過是戎虜奴隸破野頭罷了，父子兄弟受隋朝恩遇，甚至娶公主爲妻。皇上有失德之處不但不諫止，還殘殺君主，冒天下之大惡，現在還想往哪兒逃？如果能馬上投降，還可以保全後代。"宇文化及沉默許久，竟瞪大眼睛用下流話侮辱李密。李密看着左右的人説："這是個庸人，圖謀做皇帝，我折杖即可輕而易舉地驅逐他。"於是率輕騎五百人焚毁他的攻城器械，大火整夜不滅。估計宇文化及糧草用光，於是假裝與他講和，宇文化及大喜，讓軍士放開肚皮大吃，事後李密的供糧没有送到，纔醒悟過來。就在童山脚下大戰，李密被亂箭射中，屯駐汲縣堅守。宇文化及軍勢困厄，搶掠汲郡後，直奔魏縣。他的部將陳智略、張童仁等率部下士兵歸順李密，前後接連不斷。

當初，宇文化及把軍用物資留在東郡，派遣他任命的刑部尚書王軌守護。到這時，王軌率全郡投降李密。因此李密帶軍西去，派使者到東都朝拜，捉住叛逆弑君的人于弘達獻給楊侗。楊侗召李密入朝，走到温縣，聽説王世充殺了元文都，於是停止。便返回金墉，扣留楊侗的使者不

放回去。

初，密既殺翟讓，心稍驕，不恤士，素無府庫財，軍戰勝，無所賜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踐糅狼扈。密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今百姓飢捐，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稟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儩，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數規其違，密内不憙，使出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充乏食，密少帛，請交相易，難之。邴元真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

開始，李密殺死翟讓以後，心意漸漸驕傲不撫恤士卒，一向没有府庫財物，軍士作戰獲勝，没有什麽賜予，同時優待安撫新近招降來的人，人心開始離散。吃興洛倉糧的百姓，供給授予毫無限制，以至於有的人拿得太多而背不動，扔在路上，踐踏狼藉。李密却非常高興，自以爲糧食充足。司倉賈潤甫勸諫説："人，是國家的根本；糧食，是人的上天。現在百姓饑饉餓死，暴露尸骨於道路。公雖然接受天命，但要依賴人的上天來鞏固國家的根本。但糧食的領取不受限制，糧倉儲存的糧食有一天用完了，粟米用盡人心離散，仰賴什麽取得成功？"李密不聽。徐世勣多次規勸他的過失，李密心裏不高興，派他外出屯駐，因此部下得過且過没有堅定的信念。當初，王世充缺乏糧食，李密缺少布帛，請求互相交换，李密猶豫不决。邴元真貪圖好處，暗中勸李密答應這樣做。後來王世充的軍士能够吃飽了，投降的人日益减少，李密這纔後悔而停止。

武德元年九月，世充悉衆决戰，先以騎數百度河，密遣迎戰，驍將十餘人皆被創返。明日，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待之。密議所便，裴仁基曰："世充悉勁兵來，東都必虚，請選衆二萬向洛，世充必自拔歸，我整軍徐還。兵法所謂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以疲之也。"密眩於衆，不能用。仁基擊地嘆曰："公後必悔！"遂出兵陣。世充陰索貌類密者，使縛之。既兩軍接，埃霧嚣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督衆疾戰，使牽類密者過陣，噪曰："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裴仁基、祖君彦皆爲世充所禽，偃師劫鄭頲叛歸世充。密提衆萬餘馳洛口，將入城，邴元真已輸款世充，潜導其軍。密知不發，期世充度兵半洛水，掩擊之。候騎不時覺，比出，世充絶河矣。即

武德元年九月，王世充傾巢出動與李密决戰，先派數百名騎兵渡河，李密派兵迎戰，十多名猛將全都帶傷敗回。第二天，李密留下王伯當把守金墉，親自率精鋭士兵從偃師出發，北靠邙山等待敵軍。李密與部下商議可行之策，裴仁基説："王世充調動全部强兵前來，東都必然空虚，請挑選二萬軍士直趨洛陽，王世充肯定撤軍回去，我們再慢慢整軍返回。這就是兵法上所説的他回我出，他出我回，使敵軍疲勞。"李密惑於衆議，没能采納。裴仁基捶地嘆道："公以後定會悔恨！"於是出兵列陣。王世充暗中尋求相貌類似李密的人，派人捆綁起來。兩軍交戰以後，塵埃彌漫，王世充的軍隊，都是江淮士兵，出入像飛一樣，李密軍心動摇。王世充督軍急戰，讓人押着相貌類似李密的人經過陣前，喊道："捉住李密了！"軍士都喊萬歲，李密軍大亂，於是潰敗。裴仁基、祖君彦都被王世充生擒，偃師人劫持鄭頲叛投王世充。李密率萬餘名軍士急急逃向洛口，準備入城，邴元真已派人與王世充講和，偷偷引來王世充的軍隊。李密知道而不揭

引騎遁武牢，元真遂降，衆稍散。

露，打算等王世充軍士渡洛水到河中央時，突然襲擊。巡邏騎兵没有及時發覺，等到軍隊出動，王世充已渡過黄河了。李密立刻帶騎兵逃到武牢，邴元真於是投降王世充，兵衆漸漸離散。

密將如黎陽，或曰："向殺翟讓，世勣傷幾死，瘡猶未平，今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慟絶，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富貴。"掾柳燮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公與唐同族，雖不共起，然遏隋歸路，使無西，故唐不戰而據京師，亦公功也。"密又謂伯當曰："將軍族重，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舉宗從漢，今不昆季盡行，以爲愧。豈公一失利，輕去就哉? 雖隕首穴胸，所甘已。"左右感動，遂來歸。

李密想去黎陽，有人説："先前殺翟讓時，徐世勣受傷差點死去，傷還未好，現在能保證無事嗎?"當時王伯當放棄金墉屯駐河陽，李密率輕騎投奔，對他説："失敗了，長期辛苦諸君，我現在自殺來向大家謝罪！"王伯當抱住李密悲慟欲絶，衆人都哭了，抬不起頭。李密又説："有幸不相抛棄，應當共同歸向關中，我李密雖没有功勞，諸君必能富貴。"掾吏柳燮説："昔日劉盆子歸漢，尚且飲食均分。公與唐公屬同一宗族，雖然没有一同起兵，但阻止隋軍的歸路，使其不能向西進逼，因此唐公能够不戰而占據京城，也是公的功勞。"李密又對王伯當説："將軍的家族人口衆多，怎能又與我一同前去呢?"王伯當説："昔日蕭何率全家族的人隨從漢王，現在不能使兄弟全部隨行，已經很慚愧了。怎能因公一時失利，就輕易離去投奔他人呢? 即使殺頭剖腹，也心甘。"左右的人爲之感動，於是前來歸順。

初，密建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即位，狐鳴於旁，惡之。及將敗，鞏數有回風發於地，激砂礫上屬天，白日爲晦；屯營群鼠相銜尾西北度洛，經月不絶。

當初，李密建國號登上祭壇，疾風將他的衣服吹起，差點跌倒，等到即位，狐狸在近旁鳴叫，李密非常厭惡。等到快失敗時，鞏地多次出現旋風從地面颳起，捲起砂石直衝上天，白天變得陰暗不明；屯營中成群的老鼠相互銜咬着尾巴向西北渡過洛水，一個多月不曾斷絶。

及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禄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帝嘗呼之弟，妻以表妹獨孤氏。後禮寖薄，執政者又求賄，滋不平。因朝會進食，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禄，不意身自爲此。"

等到入關，尚有二萬軍兵。高祖派人迎接慰問，冠冕車蓋接連不斷，李密非常高興，對他的部下説："我們建立的大業雖然没有成功，但是對百姓施恩，山東地方城池相連達數百座，因我的緣故，定會全部歸順國家。功勞不亞於漢代的竇融，難道不用三公的職位安置我嗎?"等到朝中，授任爲光禄卿，封邢國公，内心非常不滿。皇帝常稱呼他爲弟弟，將表妹獨孤氏嫁給他做妻子。後來禮遇逐漸淡薄，執政的人又索取賄賂，更加憤憤不平。藉朝會進食的機會，對王伯當説："以前在洛口時，曾打算任用崔君賢爲光禄

卿，想不到自己做了此官。”

未幾，聞故所部將多不附世充者，高祖詔密以本兵就黎陽招撫故部曲，經略東都，伯當以左武衛將軍爲密副。馳馹東至稠桑驛，有詔復召密，密大懼，謀叛。伯當止之，不從，乃曰：“士立義，不以存亡易慮。公顧伯當厚，願畢命以報。今可同往，死生以之，然無益也。”乃簡驍勇數十人，衣婦人服，戴冪䍦，藏刀裙下，詐爲家婢妾者，入桃林傳舍，須臾變服出，據其城。掠畜産，趣南山而東，馳告張善相以兵應己。

没多久，聽説自己過去的部將大都不依附王世充，高祖詔命李密率本部士兵到黎陽招撫舊部曲，籌劃謀取東都，王伯當以左武衛將軍擔任李密的副職。從驛道兼程向東走到稠桑驛，有詔書又召回李密，李密大爲驚慌，圖謀反叛。王伯當阻止他，不聽，就説：“士以義爲本，不因存亡改變志向。公對我王伯當情重，願意用生命來報效。現在可以一同前往，生死由它去吧，但不會有益處。”於是挑選數十名勇猛兵士，穿上婦女的衣裝，戴上面罩，把刀藏在裙下，假裝成家中婢妾的樣子，進入桃林館舍，一會兒變换衣服又出來，占領了桃林城。搶掠牲畜財産，直奔南山然後東進，派人騎快馬通告張善相率軍接應自己。

熊州副將盛彦師率步騎伏陸渾縣南邢公峴之下，密兵度，横出擊，斬之，年三十七，伯當俱死，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密素得士，哭多歐血者。

熊州副將盛彦師率步兵騎兵埋伏在陸渾縣以南邢公峴脚下，李密軍經過，從旁邊出擊，斬殺了李密，終年三十七歲，王伯當與他一同死去，首級傳送到京城。當時徐世勣還在爲李密把守黎陽，皇上派使者拿着李密的首級前去招撫徐世勣。徐世勣上表請求收尸安葬，下詔歸還李密的尸體，於是發喪，儀仗隆盛，三軍穿戴素服，用君王之禮葬在距黎陽山西南五里的地方，墳墓高達七仞。李密一向很得士心，許多人痛哭得吐血。

邴元真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其背密，僞以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國。

邴元真投降以後，王世充任命他爲行臺僕射，鎮守滑州。李密的舊將杜才幹恨他背叛李密，假意率軍歸順他，斬下他的頭，拿到李密墳上祭奠，隨後歸順國家。

單雄信

單雄信，曹州濟陰人。與翟讓友善。能馬上用槍，密軍中號“飛將”。偃師敗，降世充，爲大將。秦王圍東都，雄信拒戰，槍幾及王，徐世勣呵之曰：“秦王也!”遂退。後東都平，斬洛渚上。

單雄信，曹州濟陰人，與翟讓友好。能在馬上使槍，在李密軍中號稱“飛將”。偃師之戰失敗後，投降了王世充，任大將。秦王圍攻東都，單雄信抗拒交戰，槍幾乎刺中秦王，徐世勣呵斥他説：“這是秦王！”於是退去。後來東都平定，在洛渚邊上被殺。

祖君彦

祖君彦，齊僕射孝徵子。博學强記，屬辭贍速。薛道衡嘗薦之隋文

祖君彦，是齊僕射祖孝徵的兒子。博學强記，行文詳實流暢。薛道衡曾把他推薦給隋文

帝，帝曰：“是非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無用之。”煬帝立，尤忌知名士，遂調東都書佐，檢校宿城令，世謂祖宿城。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爲密草檄，乃深斥主闕。密敗，世充見之，曰：“汝爲賊罵國足未？”君彦曰：“跖客可使刺由，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撲之。既困卧樹下，世充已自欲盗隋，中悔，命醫許惠照往視之，欲其蘇。郎將王拔柱曰：“弄筆生有餘罪。”乃蹷其心，即死，戮尸於偃師。

帝，隋文帝説：“這不是殺斛律明月那個人的兒子嗎？朕不用他。”煬帝即位，更忌恨知名人士，於是調任東都書佐，檢校宿城令，世人稱他祖宿城。仰仗才氣，常抑鬱不樂想謀亂。等到爲李密起草檄文，便藉機痛斥皇上的闕失。李密失敗後，王世充見到他，説：“你爲叛賊痛駡國家駡够了没有？”祖君彦説：“盗跖的門客可以爲他刺殺許由，衹慚愧我未能做到這一點罷了！”王世充命人鞭打他。既而僵卧樹下，此時王世充自己已經想盗取隋朝皇位，中途後悔，派醫生許惠照前去探視，想救他蘇醒。郎將王拔柱説：“玩弄筆杆子的書生死有餘辜。”就猛踢他的心窩，立刻死去，在偃師陳尸示衆。

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玄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横徒歟，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爲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贊曰：有人稱李密類似項羽，這是不對的。項羽起義五年後稱霸天下，李密率兵經數十百次戰鬥不能攻取東都。開始楊玄感叛亂，李密首先勸他奪取關中；等到自立爲王，也没有擊鼓西進，他的滅亡在情理之中。但禮遇賢才能得士心，是田横一類的人啊，比陳涉賢能多了！唉，假使李密不做叛賊，他的才能雄略也不能爲當世所容。

唐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十

王賓列傳

王世充

王世充，字行滿。祖西域胡，號支頹耨，後徙新豐，死，其妻與霸城人王粲爲庶妻。頹耨子收從之，冒粲姓，仕隋，歷懷、汴二州長史。生世充，豺聲卷髮，忌刻深阻。涉書傳，喜兵法，通龜策、推步。以蔭爲左翊衛，遷御府直長、兵部員外郎。從楊素北伐，爲幽州長史。

王世充，字行滿。祖父是西域胡人，號爲支頹耨，後來遷到新豐，死後，他的妻子嫁給霸城人王粲爲妾。支頹耨的兒子支收隨同母親，頂替王粲的姓，在隋朝做官，歷任懷、汴二州長史。後來生下王世充，聲如豺狼頭髮卷曲，妒忌刻薄性情深沉。涉獵典籍，愛好兵法，精通占卜、算命。因祖先的功勛任左翊衛，升任御府直長、兵部員外郎。跟隨楊素北伐，任幽州長史。

大業初，爲民部侍郎，善占對，習法，敢舞文上下。人或辨駁，世充以口舌緣飾，衆知其非，亦不能屈也。出爲江都贊治，遷郡丞。煬帝數南幸，世充善伺帝顏色，阿邑順旨。性機巧，飾臺沼、陰奏遠方珍物以媚帝，帝愛昵之，拜江都通守，兼知宮監事。

大業初年，任民部侍郎，善於應對，熟習法令，敢於舞文作弊。有人與他辯駁，王世充用言詞掩飾，大家明知他不對，也無法使他屈服。後來出任江都贊治，又升任郡丞。煬帝多次南巡，王世充善於觀察皇上的臉色，阿諛奉承順從皇上旨意。他秉性乖巧，雕飾樓臺水池、暗中進奏遠方的珍寶用來取悦皇上，皇上很喜歡并和他親近，拜授江都通守，兼知宮監事。

世充觀隋政方亂，而江左浮剽易動，乃陰結豪桀，有繫獄者，皆橈法貸減，以樹私恩。楊玄感反，吴人朱燮、晋陵人管崇起江南應之，兵十餘萬。隋將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克，世充以偏將募江都萬人，頻擊破之。每捷必歸功於下，虜獲盡推與士卒，故人争爲效，由是功最多。

王世充看到隋朝政局混亂，而江左不穩定容易動亂，就暗中結交豪傑，有拘捕入獄的，都違法對其寬免減刑，用來樹立私人恩信。楊玄感反叛，吴人朱燮、晋陵人管崇在江南響應，擁兵十多萬。隋朝將領吐萬緒、魚俱羅討伐他們没能取勝，王世充作爲偏將招募江都萬人，多次打敗叛賊。每次大捷必定歸功於部下，繳獲的東西全都分給士兵，因此人們争相爲他效命，因此功勞最多。

大業十年，齊賊孟讓轉寇諸郡，至盱眙，世充拒之，保都梁山，列五

大業十年，齊賊孟讓輾轉侵犯各郡，到盱眙，王世充抵禦他，守衛都梁山，分列五座營壘

壁不戰，羸兵以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縛之，鼓行下江都矣！”時百姓皆入保，野無所掠，讓衆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即分兵圍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略，裁留兵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夷竈撤幕，爲方陣外向，毀垣，旦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去，斬首萬級，虜十餘萬人。煬帝以世充有將帥略，復委捕諸盜，所向輒定。會突厥圍帝雁門，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爲可喜事以邀譽譽。在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卧必席藁。帝以爲忠，愈屬信之。

没有交戰，用老弱士兵來顯示力弱。孟讓笑着説：“王世充是個文法小吏，怎懂兵法？我今天要活捉他，敲着鼓直入江都了！”當時百姓都進入堡壘，野外没有可掠奪的東西，孟讓的軍兵飢餓，又苦於五座營壘擋住道路不能南侵，就分兵包圍營壘。王世充多次出戰，假裝失利，逃進營壘；孟讓更加驕傲，幾天後，漸漸分出兵力向南侵掠，留下剛够包圍營壘的軍兵。王世充知道敵軍鬆懈，夜晚填平竈坑撤掉幕帳，向外列成方陣，毀掉墻垣，天亮後出發，奮力攻擊，大敗敵軍，孟讓率數十名騎兵逃跑，斬首一萬級，俘虜十多萬人。煬帝認爲王世充有將帥才能，又委派他收捕各地盜賊，所到之處即刻平定。適值突厥將皇帝圍困在雁門，王世充調發江都的全部兵力赴救國難，編造出讓人高興的事用來騙取聲名。在軍中蓬頭垢面，日夜傷心哭泣，不脱甲衣，睡一定要在藁草上。皇帝認爲他很忠誠，就更加信任他。

厭次賊格謙兵十餘萬屯豆子䴚，太僕卿楊義臣殺謙，世充討其餘黨，夷之。進擊賊盧明月於南陽，俘係數萬。還，帝自持酒爲勞。

厭次盜賊格謙有十多萬兵屯駐在豆子䴚，太僕卿楊義臣殺掉格謙，王世充討伐他的餘黨，掃平了賊兵。到南陽進擊盜賊盧明月，又俘虜數萬人。返回後，皇帝親自舉酒慰勞他。

世充啓帝：“江淮良家女願備後廷，無繇進。”帝喜，令閲端麗者，以庫貲爲聘，費不可校，署計簿云“敕别用”，有司不敢聞。具舟送東都宫，會道路剽奪，使者苦之，或沈舟亡去，世充屏不奏。

王世充啓奏皇帝：“江淮良家女子願意在後宫留用，衹是現在没有辦法進獻。”皇帝非常高興，命人挑選端莊秀麗的，用國庫資財作爲聘金，用費無法計數，賬簿上衹寫着“敕令其他用途”，有關部門便不敢上報。準備舟船送她們去東都宫中，道路上遇到盜賊搶劫掠奪，使者爲此很苦惱，有的沉掉船隻逃跑，王世充掩蓋而不上報。

李密逼東都，詔世充爲將軍，以兵屯洛口。大小百餘戰，無大勝負。詔即拜右翊衛將軍，趣破賊。十四年，世充引軍與密戰洛南，有氣若城壓其營，世充大敗，衆幾盡，走保河陽。自繫獄，請罪於越王侗，侗以書慰勉，賜金帛安之，召還洛，裒亡散得萬人，屯含嘉城，畏縮不敢出。

李密逼近東都，皇上下詔命王世充任將軍，帶兵屯駐在洛口。經過大小一百多次交戰，没有大的勝負。皇上下詔就地授任他爲右翊衛將軍，催促打敗敵人。十四年，王世充率軍與李密在洛南交戰，有雲氣像城一樣覆蓋在他的軍營上空，王世充大敗，軍隊幾乎喪失盡净，退保河陽。自己入獄，向越王楊侗請罪，楊侗寫信慰勞勸勉，賞賜金帛安撫他，并召回洛陽，收集逃亡流散的兵士又得到一萬人，屯駐在含嘉城，畏縮不敢出

戰。

會江都弑逆，群臣奉侗爲帝，以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宇文化及擁兵北還，侗聽内史令元文都、盧楚等謀，以重官畀李密，使討賊，若化及破而密兵亦疲，乘其弊，可得志。乃遣使以太尉、尚書令即軍中拜密，趣兵北討。密稱臣奉制，引兵從化及黎陽，戰勝來告，衆大悦；世充獨謂其下曰："文都等刀筆才，必爲密禽，且我軍與賊戰，多殺其父子兄弟，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以此言激衆，文都等聞，大懼。

適值江都叛逆弑殺君主，群臣奉立楊侗爲皇帝，任命王世充爲吏部尚書，封爲鄭國公。宇文化及率軍北還，楊侗聽從内史令元文都、盧楚等人的計謀，委任李密做高官，派他討伐叛賊，如果能打敗宇文化及而李密的兵士也已疲憊，乘他疲困，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於是派使者到軍中授任李密爲太尉、尚書令，催促他帶兵向北討伐。李密稱臣接受制命，率軍跟踪宇文化及到黎陽，部將打了勝仗前來報告，衆人大喜；惟獨王世充對部下説："元文都等都衹有舞文弄墨的小才，一定會被李密活捉，况且我軍與賊交戰，殺死他們的父子兄弟很多，一旦做了他們的部下，我們這些人没有能活的了！"用這話來激怒衆人，元文都等人聽到後，非常恐懼。

侗欲以文都爲御史大夫，世充不許，曰："嘗與公等約，左右僕射、尚書令、御史大夫，留待勛舊。今各欲得，則流競開矣，何以共守？"文都憾焉，潜與楚謀，因世充入殿伏甲殺之。納言段達庸怯，畏不果，馳告世充。世充夜以兵襲含嘉門，圍宫城。右武衛大將軍皇甫無逸等遣將費曜、田闍拒戰太陽門，曜敗，世充入之，無逸以單騎遁，收楚殺之。時紫微宫尚閉，世充扣門，紿侗曰："元文都等欲執陛下降李密，臣不反，誅反者耳。"段達執文都送世充，殺之。世充悉遣腹心代衛士，然後入謝曰："文都、楚無狀，規相屠戮，臣急爲此，非敢它。"侗與之盟，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内外諸軍事。乃去含嘉城，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惲爲内史令，居禁中，子弟皆將兵。分官吏爲十頭，以主軍政。

楊侗打算任元文都爲御史大夫，王世充不同意，説："曾與公等相約，左右僕射、尚書令、御史大夫，留給有功績的舊臣。現在各位想得到，那麽就開了争權奪利的風氣，如何共守？"元文都對此怨恨，暗中與盧楚謀劃，乘王世充進殿時埋伏士兵殺死他。納言段達怯懦，害怕不能成功，讓人乘快馬報告王世充。王世充夜晚率兵襲擊含嘉門，包圍宫城。右武衛大將軍皇甫無逸等人派大將費曜、田闍在太陽門抵抗，費曜大敗，王世充進入宫城，皇甫無逸單身騎馬逃跑，捉住盧楚殺了。當時紫微宫還關閉着，王世充扣門，欺騙楊侗説："元文都等人要捉拿陛下投降李密，臣并未造反，衹是誅殺造反的人罷了。"段達捉住元文都送給王世充，就被殺掉了。王世充全部派用心腹替换衛士，然後入朝謝罪説："元文都、盧楚罪大惡極謀劃着互相殘殺，臣緊急中做了這種事，不敢有他心。"楊侗與他盟誓，升任他爲尚書左僕射，總督内外諸軍事。於是離開含嘉城，居住在尚書省，獨自主宰朝政。任他的哥哥王世惲爲内史令，居住宫中，子弟都統領軍隊。分官吏爲十頭，來主管軍政。

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屯金墉，勁兵良馬多死。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德陽門衛張

没多久，李密打敗宇文化及，返回來屯駐在金墉，强兵良馬死去很多。王世充打算襲擊他，恐怕士兵的心不齊，就陰謀用鬼神發動士兵，教

永通言夢人謂己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白侗，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乃簡精卒二萬、騎二千，跨洛水爲三橋以度兵。密軍偃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蔽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焚廬落，密衆大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略，進拔偃師。初，密得世充兄世偉及子玄應於化及軍，囚之，至是皆歸。世充兵次洛口，密長史邴元真、司馬鄭虔象以城降，悉收美人、寶貨而還。密以數十騎跳奔。

德陽門衛張永通揚言夢見有人對自己說："我，是周公，能用兵幫助你們討伐李密。"王世充報告楊侗，在洛水邊建立祠廟，讓巫師宣言："周公命令迅速攻擊李密，會有大功；不這樣，兵士將要鬧瘟疫。"王世充手下都是楚地人，信奉妖言，就請求出戰。王世充就挑選二萬精兵、二千騎兵，横跨洛水建三座橋供兵士通過。李密的部隊駐扎在偃師北山，剛剛打敗敵人，對王世充有輕敵之心，没設置壁壘。王世充夜晚派遣二百騎兵埋伏在山間，又喂飽戰馬士兵也吃完飯，黎明進逼李密，李密軍陣尚未布列，伏兵上到北部高地，從高處急衝而下，直壓李密軍營，縱火焚毁廬舍帳落，李密兵衆大敗，他的將領張童仁、陳智略投降，又進軍攻占了偃師。當初，李密從宇文化及軍營中抓走王世充的哥哥王世偉及兒子王玄應，囚禁了他們，到這時都救回。王世充軍隊駐屯洛口，李密的長史邴元真、司馬鄭虔象獻城投降，收取全部的美女、寶物後返回。李密率數十名騎兵逃走。

於是，世充自爲太尉、尚書令，加黄門印緑綟綬，以尚書省爲府，置官屬。乃設三榜於府外，其一求文學堪濟世務者，其一武幹絶衆、摧鋒陷陣者，其一能治冤抑不申者。繇是上書陳事日數百，皆慰勞省接，雖吏卒，必飾詞誘納。而世充素詭妄，不能讎其語，士大夫遂貳。初，殺文都，欲詭衆取信，乃請事侗母劉太后爲假子，至是加號聖感太后。散騎常侍崔德本曰："此王莽文母何異乎?"後食侗前，得嘔疾，疑見毒，遂不復朝。以將張績、董濬衛宫城。

這時，王世充自封爲太尉、尚書令，加黄門印緑綟綬，把尚書省作爲府第，設置官員及下屬小吏。於是在府外張貼三榜，其一是尋求有文學能處理政務的人，其二是尋求武藝過人、能衝鋒陷陣的人，其三是尋求能審理不能伸張的冤案的人。因此上書陳述事情的每天都有數百起，都加以慰勞接待，即使是小吏兵士，也一定用好語誘導接納。但王世充向來詭詐隱秘，不能兑現他的許諾，士大夫就有了貳心。當初，殺元文都，想欺騙衆人取得信任，於是請求事奉楊侗的母親劉太后并給她作義子，這時又給她加號爲聖感太后。散騎常侍崔德本説："這和王莽文母有什麽不同嗎?"後來在楊侗那裏吃飯，得了嘔吐病，懷疑被下毒，就不再上朝。派將領張績、董濬守衛宫城。

武德二年，矯侗詔假黄鉞，相國總百揆，封鄭王，授九錫，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旄頭雲罕，舞八佾，設宫縣，出入警蹕。術士桓法嗣自言能

武德二年，詐稱楊侗下詔許他用天子儀仗假黄鉞，做相國總攬朝政，封鄭王，授予九錫，冕冠十二旒，樹立天子旌旗，金根車，駕六匹馬，裝備五時副車、旄頭雲罕，八佾舞樂，懸挂樂器，出入警戒清道。術士桓法嗣自稱能判斷圖

決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男子持一干驅羊狀，因説世充曰："隋，楊姓也；於文，'干一'爲'王'，王處羊後，大王代隋之符。"又陳莊周《人間世》、《德充符》二篇曰："上下篇與大王名協，明受符命，德被人間，爲天子也。"世充喜曰："天命也！"拜受之。以法嗣爲諫議大夫。又羅取飛鳥，書符命於帛，繫鳥頸縱之，有彈捕得鳥而獻者亦拜官。諷百官勸進。時納言蘇威老就第，世充以威隋大臣，有素望，每表必署威名。使段達等脅侗曰："天命不常，今鄭王功德甚盛，請揖讓，用堯、舜故事。"侗怒曰："天下者，高祖天下，若隋德未究，此言不可發。必天命遂改，尚何禪？公非先帝舊臣乎？朕何賴？"達等流涕。世充又詐曰："天下未定，須鎮以長君，待天下安，則復子明辟。"

讖，於是獻上《孔子閉房記》，畫着一個男子手拿一根竿子驅趕羊的形狀，因而游説王世充説："隋，是楊姓；在文字上'干一'是'王'，王在羊後，是大王您代替隋朝的符讖。"又陳上莊周《人間世》、《德充符》二篇説："上下兩篇與大王的名字相符合，表明應接受符命，恩德遍布人間，是您應做天子。"王世充高興地説："這是天命啊！"跪拜接受。桓法嗣爲諫議大夫。又設網捕捉飛鳥，在帛上書寫符命，繫在鳥脖子上放飛，有個人用彈子射捕到鳥并進獻上來也被授任官職。他又暗示百官勸進。當時納言蘇威年老歸養府中，王世充因蘇威是隋朝大臣，一向有威望，每次上表都簽署蘇威的名字。讓段達等人威脅楊侗説："天命不能一成不變，現在鄭王功德很大，請讓位，采用堯、舜的舊制。"楊侗生氣地説："這個天下，是高祖的天下，如果隋朝的恩德没有完結，這種話就不能説。如果天命一定要馬上改變，還用什麼禪讓？公難道不是先帝的舊臣嗎？朕還有什麼人可依賴？"段達等人流下眼淚。王世充又欺騙説："天下没有安定，必須有一個德高望重的君主來鎮撫，等到天下安定，就馬上恢復您的君位。"

四月，矯侗策禪位，幽侗於含凉殿，猶三讓。遣諸將以兵清宫，世充襲戎服，法駕，導鼓吹入宫，每歷一門，從者必呼。至東上閤，更衮冕，即正殿僭位。建元開明，國號鄭。乃封兄世衡爲秦王，世偉楚王，世惲齊王，諸族屬以次封拜，以子玄應爲皇太子，玄恕爲漢王。世充每聽朝决政，誨喻言語諄複百緒，以示勤篤，百司奏事者聽受爲疲。出則輕騎，無警蹕，游歷衢肆，行者但止立，徐謂百姓曰："故時天子居九重，在下之情無繇察。世充非貪位者，本救時耳。正若一州刺史，事皆親覽，當與士人共議之。恐門衛有禁，無以盡通，今止順天門外置座聽事。"又詔西朝堂聽冤訴，東朝堂延諫者。繇是

四月，詐稱楊侗詔命禪位，將楊侗囚禁在含凉殿，還要推讓三次。派各位將領帶兵清理宫殿，王世充身穿軍服，乘皇帝的車駕，前面擊鼓奏樂開道入宫，每過一門，隨從人員定要歡呼。到東上閤，更换衮冕，在正殿越分即位。設年號爲開明，國號稱鄭。於是封哥哥王世衡爲秦王，王世偉爲楚王，王世惲爲齊王，各同族親屬依次封拜，將兒子王玄應立爲皇太子，王玄恕封爲漢王。王世充每次臨朝處理政事，教誨勸諭的話語重復一遍又一遍，用來表示勤奮專一，奏事的百官聽命接受很是疲憊。當他外出就輕裝騎馬，不用警戒清道，游歷鬧市店鋪，行人衹需停止站立便可，他慢慢地對百姓説："過去天子居住深宫，下民的情形没有辦法察明。我王世充并非貪圖帝位的人，本意是拯救時世罷了。正像一個州的刺史，事情都親自察看，一定要與士人共同商議。我擔心門衛有禁令，無法完全通達，如今在順天

章牘填委，覩省不暇，後亦不能復出。

門外設置座位聽取意見。”又下詔在西朝堂聽取申冤上訴，東朝堂接納進諫的人。因此章奏文件堆積，審閲不過來，後來也就不能再出來了。

五月，裴仁基與其子行儼及宇文儒童、崔德本等謀劫世充，復立侗，不克，夷三族。六月，鴆殺侗，以絶衆望。世充率衆東徇地至滑，以兵臨黎陽。時黎陽爲竇建德守，故建德亦破世充殷州，以報其役。

五月，裴仁基與他的兒子裴行儼以及宇文儒童、崔德本等人計劃劫持王世充，再擁立楊侗，没有成功，被滅三族。六月，毒死了楊侗，用來斷絶衆人的期望。王世充率軍向東攻占土地直到滑州，派軍隊逼近黎陽。當時竇建德守衛黎陽，因此竇建德也攻下王世充的殷州，用來報復黎陽戰役之仇。

三年，下書大赦，築練兵臺於伊闕。守將羅士信、豆盧達稍稍歸國，世充顧下多背己，乃峻誅暴禁以威之。户一人逃，家無少長皆坐，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免。令伍伍相保，一家叛，舉伍誅。樵牧出入皆爲限，公私不聊生。遣臺省官督十二郡營田，行者自謂仙去。以宫城爲大獄，意所猜惡，必收繫其人，内家屬宫中。或命將，亦質其孥乃遣。既而囚質且萬口，食不足，餓死者日數十。

三年，發下文書大赦，在伊闕修築練兵臺。守將羅士信、豆盧達漸漸歸順唐朝，王世充看到部下大多背叛自己，於是用嚴刑厲法來威懾衆人。一户有一人逃跑，家中無論老幼都要受株連，父子、兄弟、夫婦准許互相告發而免罪。命令五家一保五家一保的相互擔保，一家叛逃，五家全部誅殺。打柴放牧人出入都有期限，公家私人的生活没有依賴。派臺省官員監督十二郡營田，出行的自認爲升仙去了。將宫城作爲大獄，心中有所猜忌嫌恨，定要拘禁那人，將家屬收入宫中。有時任命軍將，也將他的妻子、兒子押作人質纔派出。不久囚禁人質將近一萬人，食物不够，每天餓死數十人。

七月，高祖詔秦王率兵攻之，至新安，屯保多下，敗世充於慈澗城。八月，王陳兵青城宫，世充悉精兵來拒，隔澗言曰：“隋失其國，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吾常自守，不敢西顧。熊、穀二州在度内，不取，敦鄰好也。今王遠涉吾地，越三崤，饋糧千里，勤師遠出，將何求?”王曰：“四海之人皆承唐正朔，獨公迷不復。東都士民來請師，陛下重違，我是以來。公若降，富貴可保；必拒我，勉之，無多言!”世充約割地，不許。潁州總管田瓚請舉山南二十五郡歸。九月，王君廓進拔轘轅，徇地至管城，河南州縣以次降定。始竇建德與世充隙，至是建德遣

七月，高祖詔命秦王率軍攻打王世充，到新安，屯堡大多被攻下，在慈澗城打敗王世充。八月，秦王列兵青城宫，王世充調動全部精兵前來抵抗，隔着山澗説：“隋朝喪失國家，天下分裂，長安、洛陽各有分内土地，我常常自守，不敢向西窺伺。熊、穀二州在我的管轄之内，我不占取，是爲了促進與鄰邦的和睦友好。現在大王您遠道進入我的地盤，越過三崤，千里運糧，勞師遠征，將要求取什麽?”秦王説：“天下的人都承奉唐朝爲正統王朝，惟獨公執迷不悟。東都民衆士人前來請求王師，陛下難以拒絶，所以派我來了。公如果投降，可保證富貴，一定要對抗我，那就努力吧，不必多説!”王世充請求割地，没有同意。潁州總管田瓚請求率山南二十五郡歸順。九月，王君廓進占轘轅，攻占土地到管城，河南州縣依次投降平定。當初竇建德與王世充有

使結好，并陳赴援意。世充遣兄子琬、内史令長孫安世報，且乞師。

矛盾，到這時竇建德派遣使者聯結和好，并且説明前去救援的意思。王世充派哥哥的兒子王琬、内史令長孫安世回訪，并請求出兵。

四年二月，青城宫守將以宫降，王進保之。世充引兵出方諸門，臨穀水以戰，王陣北邙，令屈突通步士五千逾水擊之。兵接，王以騎决戰，世充排穳兵殊死鬥，自辰及午乃潰，俘斬八千人。王傅城，塹而守之。世充糧且盡，人相食，至以水汩泥去礫，取浮土糅米屑爲餅。民病腫股弱，相藉倚道上，其尚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皆餓死。御史大夫鄭頲丐爲浮屠，世充惡其言，殺之。然氣竭，但嬰城須建德之救。

四年二月，青城宫守將獻宫投降，秦王進入據守。王世充帶兵從方諸門出發，臨近穀水來交戰，秦王在北邙列陣，命屈突通率五千步兵渡過穀水進擊。兩軍交接，秦王率騎兵前來决戰，王世充排列善使短矛的軍兵殊死决鬥，從辰時到午時纔潰敗，俘虜斬殺八千人。秦王靠近城墻，挖溝塹駐守那裏。王世充糧食快要吃完了，人吃人，以至於用水冲泥除去石礫，取浮土攙進米屑做成餅。百姓浮腫腿脚無力，互相依偎靠在道路上。王世充的尚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人都被餓死。御史大夫鄭頲乞求做和尚，王世充討厭他的話，將他殺了。但士氣已經衰竭，衹是環城自守等待竇建德的救援。

五月，王禽建德，并獲王琬、長孫安世，俘示東都城下，且遣安世入言敗狀。世充惶惑，將突圍出保襄、漢，謀於諸將，皆不答，遂率將吏降軍門。王受之，以屬吏，陳兵入城，發府庫賚將士。其黄門侍郎薛德音以移檄嫚逆，崔弘丹造弩多傷士，前誅之；又收段達、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王德仁等斬洛渚上。以世充歸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曰："計臣罪不容誅，但秦王許臣以不死。"乃赦爲庶人，與其族徙于蜀。將行，爲羽林將軍獨孤脩德所殺。初，脩德父機嘗仕越王侗，世充既篡，謀歸唐，爲所屠者也。高祖免脩德官。子玄應，兄世偉，在道謀反，伏誅。世充篡，凡三年滅。

五月，秦王活捉竇建德，并且抓獲王琬、長孫安世，俘虜到東都城下示衆，并且派長孫安世入城説明失敗的情形。王世充惶恐，打算突圍出去退保襄、漢，與各位將領謀劃，没有人回答，於是率領將吏在軍門前投降。秦王接受了，把他交給屬下官吏，列兵入城，打開府庫獎勵將士。王世充的黄門侍郎薛德音因發布檄文傲慢違逆，崔弘丹製造的弩弓殺傷士兵很多，先誅殺了；又拘禁段達、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王德仁等人在洛渚邊上斬殺。帶王世充回到長安，高祖數落他的罪狀，王世充説："計算臣的罪過的確不能不殺，但是秦王許諾不殺死臣。"於是赦免爲平民，與同族人流放到蜀地。將要動身，被羽林將軍獨孤脩德殺死。當初，獨孤脩德的父親獨孤機曾任越王楊侗的屬官，王世充篡位後，他謀劃歸順唐朝，被王世充殺害。高祖免除獨孤脩德的官職。兒子王玄應、哥哥王世偉，在路上謀反，伏罪被殺。王世充篡位共三年滅亡。

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世爲農，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材力絶人，少重然許，喜俠節。鄉人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世代務農，自稱是漢景帝太后之父安成侯竇充的後裔。勇力過人，年輕時看重許諾信用，喜愛俠義節操。同鄉人死

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太息，遽解牛與給喪事，鄉黨異之。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户下，盜入，擊三人死，餘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縻，使盜曳出，躍起捉刀，復殺數人，繇是益知名。爲里長，犯法亡，會赦歸。久之，父卒，里中送葬千餘人，所贈予皆讓不受。

了親人，家貧無法安葬，竇建德正在耕地，聽説後嘆息不止，立即解下牛送給人家用來辦喪事，鄉鄰感到很驚異。盜賊夜晚搶劫他家，竇建德站在窗下，盜賊進來，被他打死三個，其餘的不敢再進來，請求他歸還尸體，竇建德説："可以扔進繩索拉出去。"盜賊扔進繩索，竇建德却捆上自己，讓盜賊拉出後，跳起來抓住刀，又殺死了幾個人，從此更加出名。做里長，後因犯法逃跑，正好遇到大赦纔回來。過了好長時間，父親去世，鄉里前來送葬的達一千多人，贈送的東西全都推辭而不接受。

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爲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群盜起，乃謀曰："往文皇帝時，天下盛强，發百萬衆伐遼東，猶爲所敗。今水潦爲災，民力刓敝，主上不是恤，而親駕臨遼。且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情危駭，易以搖動。丈夫不死，常建功于世，渠爲亡命虜乎！我聞高雞泊廣袤數百里，葭葦阻奥，可以違難；承間竊出，椎埋掠奪，足以自資。因得聚豪桀，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爲招亡兵及民無産者數百，使安祖率之，入高雞爲盜，安祖號"摸羊公"。

隋大業七年，招兵討伐遼東，竇建德補授爲隊長。剛到軍中，正趕上同鄉人孫安祖偷羊，被縣令捉住鞭打侮辱。孫安祖刺殺了縣令，逃到竇建德處，竇建德暗中收留了他。當時山東鬧饑荒，盜賊群起，於是商議説："過去文皇帝的時候，天下强盛，調動百萬軍隊討伐遼東，還被打敗。現在水澇成災，民力凋敝，主上不知體恤，却親自駕臨遼東。况且往年西征，十人回不來一人，現在創傷還未平復，又重新發兵，人心驚恐，容易搖動。大丈夫不死，應在世上建立功業，你怎能做亡命之徒呢！我聽説高雞泊地域廣闊方圓數百里，蘆葦叢深茂密，可以避難，尋找時機暗中出來，殺人掠奪，足可以自給。藉此可以聚集豪傑，暫且觀察時勢變化，來成就大計。"孫安祖認爲可以。竇建德又爲他招來逃亡軍兵以及没有産業的貧民數百人，讓孫安祖率領，到高雞泊做强盜，孫安祖號稱"摸羊公"。

時鄃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間；蓨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清河鄙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閭，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間，聞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安祖爲金稱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衆益盛，至萬人，猶保高雞泊。然傾身接物，其執苦與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

當時鄃人張金稱也聚結一萬多兵衆，靠近河渚之間，蓨人高士達率領一千多兵士屯駐清河邊上。各路强盜來往於漳南一帶的大多剽掠殺人，焚毁村落，惟獨不進竇建德的鄉里，郡縣官吏懷疑竇建德與盜賊勾結，逮捕并殺害了竇建德的家屬。竇建德到了河間，聽説全家都被屠殺，馬上率部下二百人逃跑歸屬高士達。高士達自稱東海公，讓竇建德做司兵。孫安祖被張金稱殺害，部下數千人投奔竇建德，兵力更加强盛，達到一萬人，仍然守在高雞泊。他屈己待人，與士兵同甘共苦，因此軍士能够爲他拼死效力。

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衆，思用奇厭伏群盜，乃請士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爲亡狀。士達取所虜，陽言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遺絢書約降，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欲與盟，兵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千人，獲馬千匹，絢以數十騎去，追斬於平原，獻首士達，威振山東。

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萬名兵士討伐高士達，高士達自認爲謀略不如竇建德，於是推舉竇建德做軍司馬，把軍隊交給他掌管。竇建德統領兵衆以後，考慮用奇計鎮伏群盜，於是請求高士達守護軍用物資，他親自帶領七千精兵迎戰郭絢，假裝成逃跑的樣子。高士達押出俘虜的人，欺騙説是竇建德的妻子兒女，殺掉他們。竇建德給郭絢送去書信假約投降，請求做前鋒捕賊親自報效。郭絢相信了他，帶兵跟隨竇建德到長河邊，打算與他結盟，士兵鬆懈不設防。竇建德襲擊殺死其軍士數千人，奪得戰馬千匹，郭絢衹帶數十名騎兵逃跑，追趕到平原被斬殺，將首級獻給高士達，威震山東。

隋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畏誅，復屯嘯歸建德。義臣乘勝欲遂入高雞泊，窮剗根穴。建德謂士達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曰："東海公未捷，遽自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衆保壁，帥鋭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達於陣，追北薄壘，守兵潰。建德不能軍，以百餘騎走饒陽，饒陽無備，因取之。義臣已殺士達，謂餘黨不足憂，引去。故建德得還平原，收士達士死胔葬焉。爲士達發喪，軍皆縞素。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自稱將軍。初，他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長宋正本爲客，尊任之，參决軍議。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王"，以兵略幽州，戰死。其下魏刀兒號"歷山飛"，壁深澤，衆十萬。建德以計襲取之，并有其地。

隋朝派太僕卿楊義臣在清河打敗張金稱，殘餘同黨害怕被殺，又相聚一起歸順了竇建德。楊義臣想乘勝直入高雞泊，徹底掃平巢穴。竇建德對高士達説："隋朝的强將衹有楊義臣，他剛剛大敗張金稱，兵勢不可阻擋。應帶兵避開他，他想交戰却不成，等他軍隊疲憊缺乏糧食，再乘機進攻可以取勝。"高士達不同意。留下竇建德守護營壘，親自帶兵迎戰，設置酒宴犒勞將士。竇建德聽説後，説："東海公尚未取勝，就自誇自大，要不了幾天就要大禍臨頭了。隋軍獲勝，肯定會長驅直入，我們無法單獨支撑。"於是留下衆人守護營壘，率精鋭士兵占據險要地勢等待。過了五天，楊義臣在陣上殺了高士達，追逐敗兵逼近營壘，守護的兵士潰敗。竇建德無法控制餘軍，率百餘名騎兵逃往饒陽，饒陽没有防備，乘機取下。楊義臣殺掉高士達後，認爲餘黨不足以擔憂，便帶兵離去。因此竇建德得以返回平原，收拾高士達兵士尸體埋葬了。爲高士達舉辦喪事，軍兵全部穿白色孝服。招集敗逃軍兵，又得到數千人，軍勢重新振作起來，自稱將軍。起初，其他盜賊抓獲隋朝官員以及士大夫定要殺掉，衹有竇建德對他們施恩優待非常周到，請來過去的饒陽長宋正本作爲賓客，尊重任用他，參議决斷軍政。隋朝郡縣的官吏大多獻出管轄之地歸附他，勢力更加擴大，士兵達到十多萬。上谷賊王須拔自稱"漫天王"，率軍入侵幽州，戰死。

他的部下魏刀兒號稱"歷山飛"，在深澤駐營，聚兵十萬。竇建德用計策奪取了那裏，吞并了他的土地。

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自立爲長樂王。

十三年正月，在河間樂壽築起壇場，自立爲長樂王。

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署官屬，分治郡縣。

十四年五月，改名號爲夏王，設立年號爲丁丑，設置官署屬吏，分管郡縣。

七月，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中，悉拔諸城僞遁。世雄以爲畏，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跬不可視，隋軍驚，遂潰，相騰藉，死者如丘，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獲河間丞王琮，勞遣之。琮復嬰城，建德進攻未下，而河間食盡，聞煬帝遇弑，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使入吊，琮因請降。建德爲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徽纆，與言隋之亡，琮伏哭極哀，建德亦爲泣。麾下或言："河間久拒守，多殺士，今力窮而下，請烹之。"建德曰："琮，誼士也，吾方旌擢以勵事君者。且往爲盗，可妄殺人，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即令其軍曰："與琮隙者敢輒摇，罪三族！"乃授琮瀛州刺史。

七月，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統兵三萬討伐他，屯駐在河間七里井，竇建德率强兵埋伏在附近大澤中，將各城軍兵全部撤出假裝逃跑了。薛世雄以爲竇建德怕他，漸漸放鬆了警備，竇建德率領一千人的敢死隊襲擊他。正遇大霧天色昏暗，半步以外就看不清，隋軍驚恐，於是潰敗，互相踐踏，致死的士兵堆積如山，薛世雄帶數百名騎兵逃跑。俘獲了他的全部軍隊，俘獲河間丞王琮，慰勞并遣放了。王琮再次環城固守，竇建德進攻没有攻下，而河間糧盡，又聽説煬帝被弑殺，王琮率將吏發喪，登上城墻舉行大吊，竇建德派人進城吊祭，王琮於是請求投降。竇建德爲他把軍營後撤，準備好宴席。王琮率領郡中官屬穿着素服用繩綁縛了自己到軍門前投降，竇建德親自爲他解開綁繩，與他説起隋朝的滅亡，王琮伏地哭得非常悲傷，竇建德也爲之落淚。部下中有的人説："河間長期對抗固守，殺傷許多士卒，現在力窮後投降，請烹煮了他。"竇建德説："王琮，是個義士，我正要表彰提拔他來激勵事奉君主的人。再説我過去做强盗，可以隨意殺人，現在要安撫百姓，平定天下，倒要傷害忠臣嗎？"立刻下令軍中説："與王琮有嫌隙者若敢動摇，處罪滅三族！"便授任王琮爲瀛州刺史。

始都樂壽，號金城宫，備百官，準開皇故事。冬至，大會僚吏，有五大鳥集其宫，群鳥從之。又宗城人獻玄圭一，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天以是授禹，今瑞與之侔，國宜稱夏。"建德然之。改元五鳳，以德紹爲内史侍郎。

竇建德開始定都樂壽，號稱金城宫，設置百官，依照開皇時期的舊例。冬至這天，大規模宴會官僚屬吏，有五隻大鳥聚集在金城宫上，還有一群鳥跟隨。又有宗城人獻上一枚玄圭，景城丞孔德紹説："過去上天用此授予夏禹王，現在祥瑞與夏禹王相同，國號應稱作夏。"竇建德認爲對。改年號爲五鳳，任命孔德紹爲内史侍郎。

武德元年，宇文化及至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及德紹曰："吾，

武德元年，宇文化及到魏縣，竇建德對他的納言宋正本和孔德紹説："我，是隋朝的子民；

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化及殺之，大逆不道，乃吾仇，欲爲天下誅之，何如?”正本等曰：“大王奮布衣，起漳南，隋之列城莫不争附者，以能杖順扶義、安四方也。化及爲隋姻里，倚之不疑，今戕君而移其國，仇不共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善之。即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先謁蕭皇后，語稱臣。執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等，召隋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轅門；囚化及并其子，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

建德性約素，不喜食肉，飯脱粟加蔬具，妻曹未嘗衣紈綺。及爲王，妾侍裁十數。每下城破敵，貲寶并散賚將士。至是，得隋官人尚千數，悉放去；其文武、驍果尚萬餘，各聽所之。乃以誅化及報越王侗，侗封之夏王，遂號大夏。以隋黄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右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餘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關中及東都者，恣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于境。

二年，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執刺史麴稜，赦之，復以爲刺史。八月，陷洺州，虜刺史袁子幹，遂遷都焉，更號萬春宫。使人如灌津祠充墓，置守冢三十家。又遣使朝侗，因與王世充結歡，北聘突厥，士馬益精雄。俄而世充廢侗，乃絶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以齊王暕子政道爲鄖公。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蕭后，建德自將千餘騎送之，并獻化

隋朝君王，是我的君主。現在宇文化及殺害隋帝，大逆不道，是我的仇敵，我要爲天下人誅殺他，怎樣?”宋正本等人說：“大王從平民奮起，起義於漳南，隋朝的各個郡城没有不争相歸附的，是因爲你能扶持正義順人應天、安定四方的緣故。宇文化及是隋朝的姻親，隋朝倚靠他毫不懷疑，現在他却殺害君主篡奪皇位，仇恨不共戴天，請大王擊鼓前進懲處他的罪過。”竇建德認爲很對。立刻帶兵討伐宇文化及，接連交戰打敗了他。宇文化及退守聊城，竇建德軍於是放撞車機械投石，從四面登城，攻下聊城。竇建德入城後，先拜見了蕭皇后，言談中稱臣。捕捉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等人，召集隋朝的文武官員面對衆臣斬殺了他們，割下頭挂在轅門上示衆；囚禁了宇文化及和他的兒子，用囚車押送，到大陸縣後便殺了。

竇建德秉性節儉樸素，不愛吃肉，衹吃粗粟米飯加蔬菜，妻子曹氏從未穿過絲綢。等到做王，侍妾衹有十幾個。每當攻占城池打敗敵軍，財寶都分賞給將士。到這時，得到隋朝的宫女尚有一千多人，全都放走；其他的文武官員、驍勇將士尚有一萬多人，聽憑各人自便。於是將誅殺宇文化及一事報告越王楊侗，楊侗封他爲夏王，於是號稱大夏。任命隋朝的黄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右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其餘按才能安排職位，委以政事。有願意去關中和東都的，聽任前去不强留，并發給路費，派兵護送出境。

二年，竇建德攻下邢、趙、滄三州。又攻下冀州，捉拿刺史麴稜，寬赦了他，仍任命爲刺史。八月，攻下洺州，活捉了刺史袁子幹，於是遷都到洺州，改稱萬春宫。派人到灌津爲竇充墓地建祠堂，設置守墓户三十家。又派使者朝見楊侗，同時與王世充結好，北方則與突厥通好，軍强馬壯士氣更高。不久王世充廢掉楊侗，竇建德便與他絶交。開始建立天子的旌旗，出入警戒清道，文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封齊王楊暕的兒子楊政道爲鄖公。義成公主在突厥，派使者迎接蕭后，竇建德親自帶一千多名騎兵送她，

及首。

并且獻上宇文化及的首級。

未幾，連突厥侵相州，刺史呂珉死之。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同安長公主、黎陽守將李世勣，釋之。復使世勣守黎陽，館王、公主，饋以客禮。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爲？"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齊、濟二州亦降。兖賊徐圓朗聞風送款。

没多久，竇建德聯合突厥入侵相州，刺史呂珉戰死。又進攻衛州，捉住河北大使淮安王李神通、同安長公主、黎陽守將李世勣，全部寬釋了他們。還讓李世勣守黎陽，款待王、公主住下，用客人的禮節對待他們。滑州刺史王軌被奴僕殺害，奴僕帶着首級投奔竇建德，竇建德説："奴僕殺主人，是大逆。接納他不能不賞，賞賜叛逆就會破壞教化，怎能任用他呢？"命人殺掉奴僕送回王軌的頭，滑州人感恩，於是投降，齊、濟二州也投降了。兖賊徐圓朗聽説後也歸順了他。

三年，世勣自拔歸國，吏白建德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釋不問。高祖遣使修好，建德即以公主等歸京師。嘗執趙州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將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夫犬吠非其主，彼悉力堅守，以窮就禽，伏節士也。今殺之，無以勸。"建德怒曰："我傅其城，猶不下，勞費士旅，何可赦？"敬曰："王之大將高士興抗羅藝於易南，兵未交，士興即降，王以爲可乎？"建德悟，即釋之。然其大將王伏寶數持兵，功略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刈左右手乎？"後戰數不利。

三年，李世勣自己脱逃返歸朝廷，官吏報告竇建德并建議殺掉李世勣的父親，竇建德説："李世勣，是唐朝的臣子，没忘他的主人，這是忠臣。父親有何罪？"寬釋不再追究。高祖派遣使者與他通好。竇建德就把公主等人放回京城。曾捉住趙州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人，打算殺掉他們，國子祭酒凌敬勸諫説："犬對於所有不是它主人的人都要吠咬，他們全力堅守，力盡被俘，是守節之士啊。現在殺掉他們，用什麽來勸勉後來之人。"竇建德發怒説："我逼近他們的城下，還不投降，勞師動衆，怎麽可以寬赦？"凌敬説："王的大將高士興在易南抗擊羅藝，兩軍尚未交戰，高士興就投降了，大王認爲這樣可以嗎？"竇建德省悟，立刻釋放了他們。但他部下大將王伏寶多次帶兵，功勞在各將領之上，有人誣陷他造反，竇建德將他殺掉。王伏寶臨死喊道："我没有罪，大王爲什麽要聽信讒言，自己割左右手呢？"後來出戰屢屢失利。

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爲羅藝所敗，藝乘勝襲其營，建德陣營中，填塹而出，敗藝衆，進薄其城，不能拔，乃還。濟陰賊孟海公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擊之。會秦王伐東都，其中書舍人劉斌獻説曰："唐據關内，鄭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鼎足相持勢也。今唐悉兵

九月，竇建德親自率軍包圍幽州，被羅藝打敗，羅藝乘勝襲擊他的軍營，竇建德在營中列陣，填埋濠塹迎戰，打敗羅藝的軍隊，進逼城下，没能攻下，就返回。濟陰賊孟海公擁兵三萬，占據周橋城來侵掠河南，竇建德親自前往攻打。適值秦王征討東都，竇建德的中書舍人劉斌獻計説："唐朝占據關内，鄭王在河南稱王，大夏占有冀州之地，這是鼎足相持之勢。現在唐派

臨鄭，出入二年，鄭人日蹙。二國兵不解，唐强鄭弱，勢必舉鄭，鄭滅則大夏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莫若援鄭，使鄭抗其内，我攻其外，唐之兵必却，唐却而鄭完，然後徐觀其變。鄭若可圖，因而取之，并二國兵，乘唐師老，長驅而西，關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遣使聘世充，與連和，會世充亦自乞師，即令其臣李大師、魏處繪來朝，請解鄭圍，秦王留之不答。

出全部人馬逼近鄭，前後二年，鄭人日見窘迫。兩國軍隊相持不下，唐强鄭弱，勢必打敗鄭，鄭國滅亡那麽大夏有唇亡齒寒之憂。從大王考慮，不如增援鄭王，讓鄭王在裏面抵抗，我們在外面進攻，唐朝的軍隊定會退却，唐軍退却則鄭國可以保全，然後慢慢觀察形勢的變化。鄭國如果可以謀取，乘機取下，合并夏、鄭二國的軍隊，乘唐兵疲憊，長驅西進，可以馬上占有關中。”竇建德説：“好。”於是派使節與王世充通好，與他連和，適值王世充也自己乞求救援，竇建德立刻讓他的臣子李大師、魏處繪前來朝拜，請求解除鄭國之圍，秦王扣留他們没做答覆。

四年，建德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戍之。悉發海公、徐圓朗之衆，并兵號三十萬救世充，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弘開城納之。建德進逼元、梁、管三州，皆陷，遂屯滎陽。運糧泝河西上，舟相屬不絶。壁成皋東原，築營板渚。遣使與世充約期，又遺秦王以書。

四年，竇建德攻下周橋，捉住孟海公，留下他的將領范願守衛那裏。調發孟海公、徐圓朗的全部軍隊，合并兵力號稱三十萬救援王世充，到了滑州，王世充的行臺僕射韓弘開城接納了他們。竇建德進逼元、梁、管三州，全都攻占了，於是屯駐滎陽。運糧逆河西上，舟船連接不斷。然後屯駐成皋東原，在板渚築營。派使者與王世充約定日期，又派人給秦王送去書信。

三月，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三里，覺，賊出騎追之，王漸却，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獲其將殷秋、石瓚，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失二將，又聞唐兵精，得書猶豫，頓六十日不敢西。

三月，秦王進占虎牢。第二天，率五百名騎兵偵察竇建德軍營，在道旁設下埋伏，祇帶數名騎兵來到距離賊營三里的地方，被發覺，賊首派騎兵追來，秦王漸漸退却，引誘到埋伏地點，突然而起奮擊敵軍。賊騎兵驚恐，退去，追上并斬首三百級，俘獲他們的將領殷秋、石瓚，於是給竇建德回信。竇建德失掉二員大將，又聽説唐兵精悍，得到書信後猶豫不决，停駐六十天不敢西進。

時世充弟世辯爲徐州行臺，亦遣將郭士衡、兵數千人從建德，王遣王君廓以輕騎抄其餉，執賊大將張青特。建德懼，人情携駭，其諸將又新破海公，掠獲盈給，日夜思歸。凌敬説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逾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有三

這時王世充的弟弟王世辯爲徐州行臺，也派遣將領郭士衡、數千名軍兵跟隨竇建德，秦王派遣王君廓率輕騎兵搶奪竇建德的糧餉，捉住賊大將張青特。竇建德畏懼，人心離散，他手下大將又剛打敗孟海公，搶劫獲得豐厚，日夜想着返回。凌敬勸竇建德説：“現在唐派重兵包圍東都，把守虎牢，我們如果調動全部人馬渡河，奪取懷州河陽，派重將把守那裏，然後鳴鼓樹旗，越過太行，進入上黨，發布檄文到鄰郡，進駐壺口威震蒲津，收取河東土地，這是上策。并且有三

利：乘虛搗境，師有萬全，一也；拓土得衆，二也；鄭圍自解，三也。”建德將從之，而王琬、長孫安世日請兵西，每言必流涕，又陰齎金玉啖諸將，以橈其謀。衆乃曰：“凌敬書生，豈知戰？”建德乃謝曰：“今士心鋭，天贊我也，師將大捷。方用衆議，不得如公言。”敬固争，建德怒，命扶出。其妻諫曰：“祭酒計甚善，王盍用之？夫自滏口道乘唐之虚，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今頓兵虎牢下，徒自苦，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且鄭朝暮待吾來，既許之，豈可見難而退，且示天下不信。”

個好處：乘虛擾境，可以保證軍隊萬無一失，是第一個好處；開拓土地得到民衆，是第二個好處；鄭國之圍自然可以解除，是第三個好處。”竇建德打算聽從此計，而王琬、長孫安世每天請求派兵西進，每次説起都要流淚，又暗中拿金銀珠玉收買諸將，來阻撓這個計策。衆人於是説：“凌敬是個書生，怎知戰事？”竇建德於是道歉説：“現在軍兵士氣正盛，是上天贊助我們，出師定會大捷。將采用衆人的建議，不能按您説的辦。”凌敬堅持力争，竇建德大怒，命人扶他出去。竇建德的妻子勸諫説：“祭酒的計策非常好，大王爲何不用此計？從滏口出發乘唐空虚，連營漸進拿下山北，藉機招來突厥從西掠奪關中，唐軍定會回兵自救，鄭國的危急就可解除了。現在屯兵虎牢關下，白白自找苦吃，恐怕不會成功。”竇建德説：“這不是女人所能懂的。况且鄭國日夜等待我去，既然已經答應了他們，怎能見難而退呢，而且這是告訴天下人我不守信用。”

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爲陣，西薄氾南，屬鵲山，亘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爲游兵。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飢，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争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柰、秦叔寶纏麾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牛口谷。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年四十九。初，其軍有謡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至是果敗。

五月，竇建德從板渚出來列陣，向西逼近氾南，連接鵲山，連綿二十里，擊鼓前行。郭士衡部作爲流動作戰的軍隊。秦王登上虎牢城觀望他的軍營，按兵不戰，説：“賊起兵於山東，未曾遇過大敵，現在度過險要兵士喧嚷，是法令不嚴；逼近城列陣，有輕視我軍之心。等他們飢餓了，肯定會打敗他們。”中午，竇建德兵士都坐在隊列，口渴争着飲水，意志更加懈怠。秦王指揮軍隊先進，騎兵猛衝，塵埃瀰漫，於是率史大柰、秦叔寶纏繞麾下標志，從賊陣後面殺出，竇建德兵士看到大吃一驚，於是大敗。竇建德受重傷，逃到牛口谷。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俘獲了他，驛傳押送西行，在長安市上斬殺。終年四十九歲。當初，他們軍中有歌謡説：“豆子進了牛嘴，勢必不能長久。”到這時果然失敗。

建德妻與其左僕射齊善行以騎數百遁還洺州。餘黨欲立其養子爲主，善行曰：“夏王奄定河朔，號爲威强，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令各解去。善行乃與右

竇建德的妻子與左僕射齊善行率數百名騎兵逃回洺州。餘黨想立他的養子做君主，齊善行説：“夏王平定河朔，號稱威武强盛，現在一去不返，不是天命有所歸向嗎？不如屈心請降，不要再使活着的百姓遭難！”於是將府庫的東西分散給將士，命令各自解散離去。齊善行就與右僕

僕射裴矩、行臺曹旦率官屬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來降。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

射裴矩、行臺曹旦率官屬以及竇建德的妻子奉獻山東土地和八種傳國玉璽前來投降。竇建德從起兵到滅亡共六年。

贊曰：煬帝失德，天醜其爲，生人籲辜，群盜乘之，如猬毛而奮。其劇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竇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舉東都，皆磨牙搖毒以相噬螫。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謂盗亦有道者。本夫孽氣腥焰，所以亡隋，觸唐明德，折北不支，禍極凶殫，乃就殲夷，宜哉！

贊曰：煬帝喪失仁德，上天厭惡他的所爲，百姓呼天訴苦，群盜乘機作亂，像刺猬毛一樣一哄而起。其中大的，像李密占據黎陽，蕭銑初起江陵，竇建德連兵河北，王世充起兵東都，都磨刀擦劍來相互吞并攻打，中間也有假藉仁義，禮待賢才，因此擅自稱王稱帝的，正所謂盜賊中也有有道者。本身氣焰腥惡，所以能滅亡隋朝，等遇到唐朝聖明德行，潰敗逃竄無法支撑，造禍逞凶已盡極限，於是被殲滅，應該啊！



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十一

薛李二劉高列傳

薛舉 薛仁杲

薛舉，蘭州金城人。容貌魁岸，武敢善射。殖産巨萬，好結納邊豪，爲長雄。隋大業末，任金城府校尉。會歲凶，隴西盗起，金城令郝瑗將討賊，募兵數千，檄舉將。始授甲，大會置酒，舉與子仁杲及其黨劫瑗于坐，矯稱捕反者，即起兵，囚郡縣官，發粟以賑貧乏，自號西秦霸王，建元秦興，以仁杲爲齊公，少子仁越爲晋公。它賊宗羅睺帥衆下之，以爲義興公。更招附餘盜，剽馬牧。兵鋒鋭甚，所徇皆下。

薛舉，蘭州金城人。身材魁梧高大，英勇果敢擅長射箭。財産巨萬，喜愛結交邊地豪傑，稱雄邊塞。隋大業末年，任金城府校尉。適值饑荒，隴西盜賊蜂起，金城令郝瑗準備討伐盜賊，招募數千名軍兵，發布檄文任命薛舉爲將領。剛授予甲衣，大置酒席，薛舉與兒子薛仁杲及其黨羽在席間劫持了郝瑗，假稱郝瑗的命令收捕了造反的人，即刻起兵，囚禁郡縣官吏，散發粟米救濟貧民，自稱西秦霸王，設年號爲秦興，封薛仁杲爲齊公，小兒子薛仁越爲晋公。另一支盜賊宗羅睺率部下歸屬薛舉，封爲義興公。又招附其餘盜賊，搶奪牧馬。兵力很盛，所攻之地全都拿下。

隋將皇甫綰兵萬人屯枹罕，舉以精卒二千襲之，遇於赤岸。大風且澍，逆舉陣，綰不擊。俄反風綰屯，氣色曀冥，部伍錯亂，舉介騎先衆乘之，綰陣大潰，進陷枹罕。岷山羌鍾利俗以衆二萬降，舉大振。進仁杲爲齊王、東道行軍元帥，羅睺爲義興王副之；仁越晋王、河州刺史。因徇下鄯、廓二州。不閱旬，盡有隴西地，衆十三萬。

隋將皇甫綰率兵萬人屯駐枹罕，薛舉率二千精兵襲擊他，在赤岸相遇。颳大風而且下大雨，逆吹薛舉軍陣，皇甫綰没有進攻。不久風向又轉向皇甫綰駐地，天色晦暗，隊伍混亂，薛舉單馬身先士卒衝去，皇甫綰軍隊大敗，攻克了枹罕。岷山羌鍾利俗率二萬軍隊投降，薛舉軍勢大振。晋封薛仁杲爲齊王、東道行軍元帥，宗羅睺爲義興王做薛仁杲的副職；薛仁越爲晋王、河州刺史。於是攻下鄯、廓二州土地。不到十天，占有隴西全部的土地，擁有兵衆十三萬。

十三年，僭帝號于蘭州，以妻鞠爲后，仁杲爲太子。即其先墓置陵邑，立廟城南，陳兵數萬，展墓訖，大饗。使仁杲圍秦州；仁越趨劍口，

十三年，在蘭州越分自稱皇帝，封妻子鞠氏爲皇后，薛仁杲爲太子。在他祖先的墓地修建陵園，在城南修建宗廟，列兵數萬，拜省陵墓後，大規模犒勞軍兵。派薛仁杲包圍秦州；薛仁越直

掠河池，太守蕭瑀拒却之。遣將常仲興度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昌松，仲興敗，軍没於軌。仁杲克秦州，舉往都之。

仁杲寇扶風，汧源賊唐弼拒，不得進。初，弼立李弘芝爲天子，有衆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弘芝從舉。仁杲間弼無備，襲之，盡奪其衆，弼以數百騎走。軍益張，號二十萬，將窺京師。會高祖入關，遂留攻扶風，秦王擊破之，斬首數千級，逐北至隴還。舉畏王，遂逾隴走，問其下曰："古有降天子乎？"僞黄門侍郎褚亮曰："昔趙佗以南粤歸漢，蜀劉禪亦仕晋，近世蕭琮，其家今存，轉禍爲福，嘗有之。"衛尉卿郝瑗曰："亮之言非也。昔漢祖兵屢敗，蜀先主嘗亡其妻子。夫戰固有勝負，豈可一不勝便爲亡國計乎？"舉亦悔其言，乃曰："聊試公等。"即厚賜瑗，以爲謀主。瑗請連梁師都，厚賂突厥，合從東向。舉從之，約突厥莫賀咄設犯京師。會都水監宇文歆使突厥，歆説止其兵，故舉謀塞。

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遜擊羅睺，舉悉兵援之，屯析墌，以游軍掠岐、豳。秦王禦之，次高墌，度舉糧少，利速鬥，堅壁老其兵。會王疾，卧屯不出，而舉數挑戰。行軍長史劉文静、殷開山觀兵於高墌，恃衆不設備，舉兵掩其後，遂大敗，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没。王還京師，舉拔高墌，仁杲進逼寧州。郝瑗謀曰："今唐新破，將卒禽俘，人心摇矣，可乘勝直趨長安。"舉然之。方行而病，召巫占視，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死。仁杲

趨劍口，侵犯河池，太守蕭瑀打退了他們。派將領常仲興渡黄河進攻李軌，與李軌手下大將李贇在昌松交戰，常仲興失敗，軍隊被李軌消滅。薛仁杲攻下秦州，薛舉前往秦州建都。

薛仁杲侵犯扶風，汧源賊唐弼抵抗，不能前進。當初，唐弼擁戴李弘芝做天子，擁有十萬軍隊。薛舉派出使者招降唐弼，唐弼殺死李弘芝歸順了薛舉。薛仁杲乘唐弼没有防備，襲擊他，奪去他的全部人馬，唐弼率數百名騎兵逃走了。軍勢更加擴展，號稱二十萬，打算伺機進攻京城。適值高祖入關，因此留軍進攻扶風，秦王打敗他們，斬首數千級，追趕敗逃者直到隴坻纔回。薛舉畏懼秦王，於是越過隴坻逃跑，問他的部下説："古代有投降的天子嗎？"僞黄門侍郎褚亮説道："過去趙佗帶南粤的土地歸順漢朝，蜀漢劉禪也在晋朝做官，近代的蕭琮，他的家族至今尚存，轉禍爲福，曾經有過。"衛尉卿郝瑗説道："褚亮的話不對。過去漢高祖軍隊屢次失敗，蜀先主曾丢棄妻子兒女。戰争本來就有勝有負，怎能失敗一次就做亡國的打算呢？"薛舉也後悔自己所説的話，於是説道："衹是試探你等罷了。"於是厚賜郝瑗，用做謀主。郝瑗請求聯合梁師都，對突厥厚加賄賂，南北聯合統一力量東進。薛舉同意了，約請突厥莫賀咄設進犯京城。適值都水監宇文歆出使突厥，宇文歆勸説制止了突厥的軍隊，因此薛舉的計謀受阻。

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遜攻打宗羅睺，薛舉調動全部兵馬援助他，駐守析墌，派出流動軍隊侵掠岐、豳。秦王抵禦他們，停駐高墌，估計薛舉糧食少，利於速戰，堅守壁壘等待他的軍隊疲憊。適值秦王得病，卧病駐地不出戰，而薛舉又多次挑戰。行軍長史劉文静、殷開山在高墌檢閲軍隊，仰仗軍隊人多不加防範，薛舉軍隊乘其不備從後面襲擊，於是大敗，死傷十分之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全都陷入敵手。秦王回京城，薛舉攻下高墌，薛仁杲進逼寧州。郝瑗獻計説："現在剛剛打敗唐軍，兵將多被擒俘，人心動摇，可以乘勝直趨長安。"薛舉同意了這一策略。剛出發就病了，召來巫士占卜探問，説

代立，僞謚舉武皇帝，未葬而仁杲滅。

是唐兵作祟，薛舉厭惡這事，没多久就死去了。薛仁杲繼而稱帝，僞謚薛舉爲武皇帝，還未安葬而薛仁杲就滅亡了。

仁杲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性賊悍。初，舉每破陣，軍獲俘，仁杲必斷舌刈鼻，或舂斫之。其妻亦凶暴，喜鞭楚人，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棰。人畏而不親。仁杲多殺人，淫略民人妻妾。嘗得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之火，漸割以啖士。拔秦州，取富人倒縣，以酢注鼻，或杙其隱，以求財。雖舉殘猛，亦惡之，每戒曰："汝材略足辦事，而傷於虐，終覆吾宗。"

薛仁杲力氣大擅長騎馬射箭，軍中號稱萬人敵，秉性殘暴凶悍。起初，薛舉每次擊敗對手，軍中抓獲的俘虜，薛仁杲一定要割去鼻子和舌頭，有時用碓衝砸。他的妻子也凶狠殘暴，喜愛鞭打人，看到被打的人受不了痛苦在地上翻滚，就將他的脚埋在地下，露出腹背來鞭打。人們畏懼而不親附。薛仁杲殺人極多，奸淫掠奪下民的妻妾。曾抓住庾信的兒子庾立，恨他不投降，將尸體架在火上，一點點割下肉來給士兵吃。攻克秦州，抓來富人倒綁着，用醋往鼻子裏灌，有時用尖木刺他的陰部，索要財産。雖然薛舉殘暴凶狠，但也厭惡他這樣，時常告誡道："你的才略足以辦成大事，但傷於暴虐，終將傾覆我們宗族。"

及繼立，與諸將素有隙者，咸猜懼。郝瑗哭舉，病不起，繇是兵稍衰。秦王率諸將復壁高墌，諸將請戰，王曰："我軍新衄，鋭氣少；賊驟勝而驕，有輕我心。我閉壁以折之，伺衰而擊，可一戰禽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久之，仁杲糧乏，挑戰，不許。其將牟君才、内史令翟長愻以衆降，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降。王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睺於淺水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羅睺敗，王率騎追奔，於是悉軍馳之，曰："勢破竹，不可失也。"夜半，至析墌；遲明，圍合。仁杲率僞官屬降，王受之，以仁杲歸京師，及酋黨數十人皆斬之。舉父子盗隴西五年滅。

等到繼位，與各位將領一向就有矛盾的，都互相猜忌畏懼，郝瑗哭悼薛舉，病得卧床不起，從此軍勢漸漸衰弱。秦王率衆將再次在高墌駐營，衆將請求出戰，秦王説道："我軍新近受挫，鋭氣減弱；賊軍剛剛獲勝有驕傲情緒，有輕視我們的心理。我們關閉營門來折損他們的士氣，等他們士氣衰落再進攻，可以一戰取勝。"於是對軍中人命令説："敢説出戰的殺！"時間長了，薛仁杲缺糧，便挑戰，秦王不應戰。他的大將牟君才、内史令翟長愻率衆投降，左僕射鍾俱仇率河州軍衆投降。秦王估計這時可以打敗賊軍，派將軍龐玉到淺水原襲擊宗羅睺，仗打得很激烈，秦王派勁兵衝擊敵軍後背，宗羅睺失敗，秦王率騎兵追趕逃兵，因此率全軍進發，説道："勢如破竹，不能失掉機會啊。"半夜，追到析墌；黎明，圍城。薛仁杲率僞官屬投降，秦王接受，帶薛仁杲返回京城，和同黨數十人一起全斬殺掉。薛舉父子在隴西盗名稱王五年後滅亡。

初，仁杲降，諸將賀，且問曰："羅睺雖破，而賊城尚堅，王能下之，何也？"王曰："羅睺健將，非急追之，使得還城，未可取也。故吾使賊

起初，薛仁杲投降，諸將前來道賀，并問道："宗羅睺雖被打敗了，但賊城尚且堅固，王能攻下它，爲什麽呢？"秦王説道："宗羅睺是員健將，不趕緊追擊，使得他們進城，就不能奪取

不及計，是以克之。”諸將咨服。

了。因此我迫使賊來不及商議，所以攻下來了。”衆將佩服。

仁杲已敗，其將旁企地降，詔即統其兵，未幾復叛。企地，羌豪也，舉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繇商洛出漢川，衆數千，所過剽害，敗大將龐玉。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王取企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爲崇義夫人。

薛仁杲失敗後，他的部將旁企地投降了，下詔命他就地統領薛仁杲手下軍兵，没多久他又反叛。旁企地，是羌族酋豪首領，薛舉父子都信賴倚重他。到這時進入南山，從商洛出漢川，擁兵數千，所過之處搶劫掠奪，打敗大將龐玉。來到始州，搶去王氏的女兒，喝醉後睡在野外，王氏的女兒取下旁企地佩帶的刀殺了他，首級送到梁州。下詔封王氏的女兒爲崇義夫人。

李軌

李軌，字處則，凉州姑臧人。略知書，有智辯。家以財雄邊，好賙人急，鄉黨稱之。隋大業中，補鷹揚府司兵。薛舉亂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計曰：“舉暴悍，今其兵必來。吏孱怯，無足與計者。欲相戮力，據河右，以觀天下變，庸能束手以妻子餌人哉?”衆允其謀，共舉兵，然莫適敢主。曹珍曰：“我聞讖書，李氏當王。今軌賢，非天啓乎!”遂共降拜以聽命。脩仁夜率諸胡入内苑城，建旗大呼，軌集衆應之，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遂自稱河西大凉王，署官屬，準開皇故事。

李軌，字處則，凉州姑臧人。衹粗略讀了些書，機智有口才。家族因財富稱雄邊塞，愛周濟他人急困，受到鄉鄰的稱贊。隋大業年間，補授鷹揚府司兵。薛舉在金城叛亂，李軌與同郡人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商議道：“薛舉殘暴凶悍，現在他的軍隊肯定要來。官吏都軟弱膽怯，没有可以商議的人。我們應互相合并，占據河右，來觀察天下變動，怎能束手將妻子兒女給人家占有呢?”衆人同意他的計謀，一起起兵，但没有適合的人敢做主帥。曹珍説道：“我聽到讖書上説，李氏當稱王。現在李軌賢能，不是上天有所啓示嗎!”於是一起下階叩拜聽從命令。安脩仁夜晚率諸胡人闖入内苑城，樹起義旗大聲吶喊，李軌會集衆人響應，捕捉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於是自稱河西大凉王，設置官屬，依照開皇舊例。

初，突厥曷娑那可汗弟達度闕設内屬，保會寧川，至是稱可汗，降於軌。謹等議盡殺隋官，分其産。軌曰：“諸公既見推，當稟吾約。今軍以義興，意在救亂，殺人取財是爲賊，何以求濟乎?”乃以統師爲太僕卿，士政太府卿。會薛舉遣兵來侵，軌遣將敗之昌松，斬首二千級，悉虜其衆，軌縱還之。李贇曰：“今力戰而俘，又縱以資敵，不如盡坑之。”軌曰：“不然。若天命歸我，當禽其主，此皆我有也；不者，徒留何益?”

當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的弟弟達度闕設内附，守衛會寧川，到這時稱可汗，投降李軌。關謹等人商議打算殺掉隋朝的全部官員，分掉他們的財産。李軌説：“各位既然推舉我，就應稟承我的約束。現在軍隊爲仁義而起，意在拯救亂世，殺人取財就成了賊，用什麽拯救時世呢?”於是任用謝統師做太僕卿，韋士政做太府卿。適值薛舉派兵前來侵擾，李軌派大將在昌松打敗了他們，斬首二千級，其餘全部俘虜了，李軌又放回俘虜。李贇説：“現在奮力作戰纔俘獲他們，又放回去資助敵軍，不如將他們全部活埋掉。”李軌説：“不對。如果上天有命讓天下歸我所有，

遂遣之。未幾，拔張掖、燉煌、西平、枹罕，悉有河西。

定當活捉他們的主帥，這些人都應歸我所有；如果不是這樣，白白留下有什麼好處？”於是遣散他們。没多久，攻下張掖、燉煌、西平、枹罕，占有河西全部。

武德元年，高祖方事薛舉，遣使涼州，璽書慰結，謂軌爲從弟。軌喜，乃遣弟懋入朝。帝拜懋大將軍，還之，詔鴻臚少卿張俟德持節册拜軌涼王、涼州總管，給羽葆鼓吹一部。會軌僭帝號，建元安樂，以其子伯玉爲太子，長史曹珍爲尚書左僕射，攻陷河州。俟德至，軌召其下議曰：“李氏有天下，曆運所屬，已宅京邑。一姓不可競王，今欲去帝號，東向受册，可乎？”曹珍曰：“隋亡，英雄焱起，號帝王者瓜分鼎峙。唐自保關、雍，大涼奄河右，業已爲天子，奈何受人官？必欲以小事大，請行蕭詧故事，稱梁帝而臣於周。”軌從之，乃遣僞尚書左丞鄧曉來朝，奉書稱“從弟大涼皇帝”。帝怒曰：“軌謂朕爲兄，此不臣也。”囚曉不遣。

武德元年，高祖正與薛舉交兵，派使者到涼州，璽書慰勞結好，稱李軌爲從弟。李軌大喜，於是派弟弟李懋入朝。皇帝授任李懋爲大將軍，派回，下詔命鴻臚少卿張俟德持符節册授任李軌爲涼王、涼州總管，給予羽葆鼓吹一部。適值李軌越分自稱帝號，設置年號爲安樂，封他的兒子李伯玉爲太子，長史曹珍爲尚書左僕射，攻克河州。張俟德到後，李軌召來他的部下商議道：“李氏擁有天下，是上天賜予命中注定的，已經定都長安。同姓不可競争王位，現在想除去帝號，向東接受册封，可以嗎？”曹珍説：“隋朝敗亡，英雄紛起，號稱帝王的瓜分鼎立。唐朝自身保有關、雍，大涼占有河右，已經做了天子，爲什麽還要接受人家封官？一定想要以小國事奉大國，請您效法蕭詧舊例，自稱梁帝而臣服於周。”李軌同意了，於是派僞尚書左丞鄧曉前來朝見，奉書稱“從弟大涼皇帝”。皇帝氣憤地説：“李軌稱朕爲兄，這是逆臣。”囚禁了鄧曉不再遣回。

初，軌以梁碩爲謀主，授吏部尚書。碩有算略，衆憚之，嘗見故西域胡種族盛，勸軌備之，因與户部尚書安脩仁交怨；又軌子仲琰嘗候碩，碩不爲起，仲琰憾之。乃相與譖碩。軌不察，齎鴆其家殺之，繇是故人稍疑懼，不爲用。有胡巫妄曰：“上帝將遣玉女從天來。”遂召兵築臺以候女，多所糜損。屬荐飢，人相食，軌毁家貲賑之，不能給，議發倉粟，曹珍亦勸之。謝統師等故隋官，内不附，每引結群胡排其用事臣，因是欲離沮其衆，乃廷詰珍曰：“百姓餓死皆弱不足事者，壯勇士終不肯困。且儲廪以備不虞，豈宜妄散惠孱小乎？僕射苟附下，非國計。”軌曰：“善。”乃閉粟。下益怨，多欲叛去。

起初，李軌任用梁碩做謀主，授任吏部尚書。梁碩有謀略，衆人畏懼他，當時他見過去的西域胡人現在又種族繁盛，勸李軌防備他們，因此與户部尚書安脩仁結怨；另外李軌的兒子李仲琰曾問候梁碩，梁碩没有起來迎接，李仲琰懷恨在心。於是一起詆毁梁碩。李軌没有察明，送鴆毒之酒到他家中將他毒死，從此部下舊人漸漸猜疑恐懼，不聽他使用。有個胡人巫師胡説：“上帝將要派遣一名玉女從天而降。”於是蕭銑召集軍兵築臺來迎候玉女，浪費很多。適值連年饑荒，人吃人，李軌破費家財救濟百姓，還不够用，商議分發糧倉粟米，曹珍也勸這樣做。謝統師等原隋朝的官員，内心不附，常常聯合群胡排擠李軌的執政大臣，因此打算離間李軌的部隊，於是在廷上責問曹珍道：“百姓中餓死的都是些老弱不能做事的，年壯勇士始終不肯受困。況且儲備糧食是爲了防備不測，難道能胡亂散發收買

弱小嗎？僕射苟且取悦人心，并非爲國家考慮。”李軌説：“對。”於是封閉糧倉。下民更加怨憤，多數打算叛離。

會脩仁兄興貴本在長安，自表詣涼州招軌。帝曰：“軌據河西，連吐谷渾、突厥，今興兵討擊尚爲難，單使弄頰可下邪？”興貴曰：“軌盛强誠然，若曉以逆順禍福，宜聽。如憑固不受，臣世涼州豪望，多識其士民，而脩仁爲軌信任，典事樞者數十人，若候隙圖之，無不濟。”帝許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因間訪興貴以自安策。興貴對曰：“涼州僻遠，財力凋耗，雖勝兵十萬，而地不過千里，無險固自守。又濱接戎狄，戎狄，豺狼也，非我族類。今唐家據京師，略定中原，攻必下，戰必勝，蓋天啓也。若舉河西地奉圖東歸，雖漢竇融未足吾比。”軌默不答，久之，曰：“昔吴王濞以江左兵猶稱己爲東帝，我今舉河右，不得爲西帝乎？雖唐强大，如我何？君無爲唐誘致我。”興貴懼，謝曰：“竊聞富貴不居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合宗蒙任，敢有它志！”興貴知軌不可以説，乃與脩仁等潛引諸胡兵圍其城，軌以步騎千餘出戰。先是，薛舉柱國奚道宜率羌兵奔軌，軌許以刺史而不與，道宜怨，故共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須外援。興貴傳言曰：“唐使我來取軌，不從者罪三族。”於是諸城不敢動。軌嘆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携妻子上玉女臺，屬酒爲别。脩仁執送之，斬於長安。自起至亡凡三年。詔興貴爲右武候大將軍，封涼國公，賜帛萬段；脩仁左武候大將軍，申國公：并給田宅，封六百户。

適值安脩仁的哥哥安興貴原本在長安，親自上表要求到涼州招撫李軌。皇帝説：“李軌占據河西，聯合吐谷渾、突厥，現在興兵討伐尚且很難，單獨一個使節勸説可以拿下嗎？”安興貴説：“李軌的確强盛，如果曉之以逆順禍福，應能聽命。如果憑藉險固不接受朝命，臣在涼州世代是豪門望族，很熟悉那裏的士民，而安脩仁很受李軌的信任，掌管中樞政務的有數十人，如果伺機謀取，没有不成功的。”皇帝同意。安興貴到了涼州，李軌授任他爲左右衛大將軍，乘機詢問安興貴謀求自身安全的策略。安興貴回答説：“涼州偏遠，財力凋敝耗盡，即使有强兵十萬，而土地不超過千里，没有險固可以自守。又近鄰戎狄，戎狄，是豺狼，與我們不是同一種族。現在唐家占據京城，平定中原，進攻定會攻下，出戰定會取勝，大蓋是上天所啓示。如果能以河西土地奉上地圖東歸，即使是漢朝的竇融也不能與我們相比。”李軌沉默不答，過了很長時間，説：“過去吴王劉濞僅有江左的軍隊還自稱東帝，我現在擁有河右，不能爲西帝嗎？唐朝雖然强大，能將我怎樣？君不要爲唐朝誘我歸降。”安興貴恐懼，道歉説：“我私下聽説富貴不居住故鄉，就像身穿錦綉却在夜晚出行。現在整個宗族承蒙任用，怎敢有其他想法！”安興貴知道李軌不能説服，於是與安脩仁等暗中引來諸胡兵馬包圍涼州城，李軌率步兵騎兵一千多人出戰。先前，薛舉的柱國奚道宜率領羌族兵馬投奔了李軌，李軌答應授予他刺史却未兑現，奚道宜怨恨，因此共同攻打李軌。李軌失敗入城，率軍登上城墻，等待外援。安興貴傳話説：“唐朝派我前來捉拿李軌，不聽從的罪連三族。”於是各城不敢妄動。李軌嘆道：“人心離散了，天要亡我嗎？”携帶妻子兒女登上玉女臺，飲酒告别。安脩仁押送他走，在長安斬殺。從起事到滅亡共三年。皇上下詔任安興貴爲右武候大將軍，封涼國公，賜予一萬段帛；安脩仁任左武候大將軍，申國公：都給

時鄧曉聞軌敗，入賀帝。帝曰："而委質李軌，以使來，聞其亡，不少戚，乃蹈抃以悦我。不盡心於軌，能竭節於我乎?"遂廢不齒。

予土地住宅，享有食封六百户。

這時鄧曉聽説李軌失敗，入朝向皇帝祝賀。皇帝説："你臣屬李軌，因出使前來，聽説他敗亡，没有絲毫悲傷，却手舞足蹈來取悦於我。不能盡心於李軌，能盡忠於我嗎?"於是棄而不用，被人鄙視。

劉武周

劉武周，瀛州景城人。父匡，徙馬邑。母趙嘗夜坐廷中，見若雄鷄，光燭地，飛投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生武周。

武周爲人驍悍，善騎射，喜交豪桀。兄山伯嘗詈辱之曰："汝不擇所與，必滅吾宗!"武周因去至洛，爲太僕楊義臣帳下。募征遼，有功，補建節校尉。還馬邑，爲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雄，頗愛遇之，令總虞候，直閤下。久之，盗仁恭侍兒，懼覺誅，又見天下已亂，陰有異計，因宣言于衆曰："今歲饑，死者骨相枕於野，府君閉倉不恤，豈憂百姓意乎?"以市怒其軍，皆憤怨。武周知人已摇，因稱疾卧家，豪桀往候謁，遂椎牛縱酒大言曰："盗賊方起，衆又飢，壯士守分，死溝壑。今官粟紅腐于倉，誰能與我共取之?"諸惡少年皆願從。隋大業十三年，與其徒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入斬仁恭，持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遂開倉賑窮絶，馳檄屬城，皆下，得兵萬餘，自稱太守，遣使附突厥。

劉武周，瀛州景城人。父親名匡，遷居馬邑。母親趙氏曾經夜晚坐在院中，見到一物像雄鷄，光焰照地，徑直飛入她的懷中，起身抖動衣服，没有東西，感應而懷孕，生下劉武周。

劉武周爲人勇猛强悍，善於騎馬射箭，喜歡結交豪傑。哥哥劉山伯曾經辱駡他説："你不加選擇地交往，定會覆滅我們宗族!"劉武周因此出走到洛陽，在太僕楊義臣營帳裏當兵。應募前去征討遼東，立有功勞，補授建節校尉。回到馬邑，做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因他是州中的英雄，非常喜愛禮遇他，命他總管虞候，值班閤下。時間久了，與王仁恭的侍女私通，害怕被發覺處死，又看到天下已經大亂，暗中有異志，於是向衆人揚言稱："今年饑荒，餓死的人遍地都是，郡太守關閉糧倉不救濟，難道是憂慮百姓之意嗎?"藉此來收買激怒其軍人，都怨憤。劉武周知道人心已經動摇，於是稱病卧床，豪傑前去探問，就殺牛縱酒大聲説："盗賊剛剛興起，百姓又遭饑荒，壯士如守本分，死在溝壑。現在官府粟米腐爛在倉中，誰能和我一同取來?"各頑劣少年都願意隨從。隋大業十三年，與他的門徒張萬歲等十多人等候王仁恭處理政務，劉武周上前拜見，張萬歲從後面上去斬殺了王仁恭，拿出頭顱來示衆，郡中没有再敢作亂的人。於是開倉救濟窮困絶路之人，派快馬送檄書告知隸屬各城，全部歸降，得到一萬多軍兵，自稱太守，派使者依附突厥。

雁門丞陳孝意、虎賁郎將王智辯合兵圍其桑乾鎮，會突厥至，武周與共擊智辯，破之，孝意奔還雁門，雁門人殺之，以城歸武周。武周因襲破樓煩，進據汾陽宫，取宫人賂突厥，

雁門丞陳孝意、虎賁郎將王智辯合軍包圍他的桑乾鎮，適值突厥到來，劉武周與突厥一同攻打王智辯，打敗了他們。陳孝意逃回雁門，雁門人殺掉了他，全城人歸降了劉武周。劉武周趁機突襲攻下樓煩，進而占據汾陽宫，取得宫人賄賂

始畢可汗報以馬，其衆遂大，攻得定襄。突厥以狼頭纛立武周爲定楊可汗，僭稱皇帝，以妻沮爲后，建元天興，衛士楊伏念爲左僕射，妹婿苑君璋爲内史令。

初，上谷賊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和。刀兒爲竇建德所攻，金剛救之，大敗，率餘衆四千保西山。建德招之，金剛恚曰："建德殺魏王，吾義不往，諸君可以吾首取富貴。"乃拔刀，將自刎，衆抱之泣，遂與皆歸武周。武周素聞金剛善兵，得之喜，封爲宋王，屬以軍，分家貲半遺之。金剛亦自結，出其妻而聘武周妹，説武周取晋陽，南向争天下。武周授金剛西南道大行臺。

武德二年，總兵二萬入寇，次黄蛇鎮，又連突厥，鋒無前，遂破榆次，拔介州，進圍太原。詔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禦之，爲賊所執，舉軍没，仲文逃還。賊因破平遥，取石州，殺刺史王儉，略浩州。詔右僕射裴寂爲晋州道行軍總管拒之，寂戰敗績。齊王元吉委并州遁，武周入據之。遣金剛攻陷晋州，執右驍衛將軍劉弘基，進破澮州。夏縣人吕崇茂殺其令，自號魏王以應賊。隋河東守將王行本與武周合。關中震動。

高祖詔秦王督兵進討，屯柏壁。又詔永安王孝基與于筠、獨孤懷恩、唐儉等攻夏縣，不克，軍城南。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襲破孝基軍，四將被執。敬德還澮州，王邀戰，破之於美良川。敬德復與别帥尋相援王行本於蒲，王又破却其軍，蒲州降。帝幸蒲津關，王自柏壁輕騎謁行在，金剛遂圍絳州。王還屯，金剛引退。武周攻李仲文於浩州，不勝。遣將黄子英護

突厥，始畢可汗用馬匹來回報，他的軍勢於是擴大，攻占了定襄。突厥賜予他狼頭大旗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越分自稱皇帝，封妻子沮氏爲皇后，設置年號爲天興，衛士楊伏念爲左僕射，妹夫苑君璋爲内史令。

當初，上谷賊宋金剛擁有一萬多兵衆，與魏刀兒連和。魏刀兒受到竇建德的攻擊，宋金剛救援，大敗，率四千多士兵退守西山。竇建德招降他，宋金剛氣憤地説："竇建德殺害了魏王，我守義不去，諸君可拿我的頭前去取得富貴。"於是拔出刀，準備自刎，衆人抱住他哭泣，於是與他們一起都歸降了劉武周。劉武周一向聽説宋金剛善於打仗，得到他非常高興，封爲宋王，把軍隊交付給他，分出一半家財送給他。宋金剛也自願交結，休去自己的妻子而娶劉武周的妹妹，勸劉武周奪取晋陽，向南發展争奪天下。劉武周授任宋金剛爲西南道大行臺。

武德二年，統領二萬軍隊入侵，停駐黄蛇鎮，又連結突厥，前鋒永往無前，於是攻下榆次，攻占介州，進而圍攻太原。下詔派太常少卿李仲文抵禦，被賊捉住，全軍覆没，李仲文逃回。賊乘機攻下平遥，奪取石州，殺死刺史王儉，侵略浩州。下詔右僕射裴寂爲晋州道行軍總管去抵抗，裴寂交戰大敗。齊王李元吉放棄并州逃跑，劉武周進入并占據并州。派宋金剛攻下晋州，捉住右驍衛將軍劉弘基，進而攻下澮州。夏縣人吕崇茂殺死縣令，自稱魏王來響應叛賊。隋河東守將王行本與劉武周會合。關中震動。

高祖詔令秦王督軍前去征討，屯駐在柏壁。又下詔命永安王李孝基與于筠、獨孤懷恩、唐儉等攻打夏縣，没有攻下，駐軍城南。吕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襲擊打敗李孝基軍，四將被活捉。尉遲敬德返回澮州，秦王阻擊，在美良川打敗他。尉遲敬德又與另一部帥尋相到蒲州援救王行本，秦王又打退敵軍，蒲州投降。皇帝巡視蒲津關，秦王從柏壁率輕騎到皇上駐地拜見，宋金剛於是包圍絳州。秦王返回駐所，宋金剛率軍退去。劉武周在浩州進攻李仲文，未勝。派大將黄

餉道，驃騎大將軍張德政襲斬之，虜其衆，武周部將稍離。金剛以糧道乏卒飢引去，王追至雀鼠谷，日中八戰，賊皆敗，斬級數萬，獲輜重千乘。金剛走介州，官軍迫之，以餘衆二萬出西門，背城陣，亘七里。王令李世勣、程齩金、秦叔寶爲北軍，翟長懸、秦武通爲南軍。既戰，小却，王以精騎突擊破之，金剛將輕騎去，賊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降，收其精兵，遂復介州。武周引騎五百，棄并州，北走突厥。金剛收散卒，將還拒，衆不爲用，亦以百騎奔突厥。并州平，河東地盡復。未幾，金剛背突厥，欲還上谷，爲其追騎斬之。武周亦謀歸馬邑，計露，突厥殺之。起兵六年而滅。

子英保護運糧道路，驃騎大將軍張德政襲擊斬殺了他，俘虜了他的部下，劉武周的部將漸漸離心。宋金剛因糧運缺乏士兵飢餓引軍離去，秦王追到雀鼠谷，到中午共打了八仗，賊八戰八敗，斬首數萬級，繳獲軍用物資一千車。宋金剛逃到介州，官軍逼近他，率剩餘的二萬多軍士從西門出去，背城列陣，綿延七里。秦王命令李世勣、程齩金、秦叔寶爲北軍，翟長懸、秦武通爲南軍。交戰後，稍退却，秦王率精鋭騎兵猛衝打敗他們，宋金剛率輕騎逃跑，賊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投降，收服他們的精兵，於是收復介州。劉武周率五百名騎兵，放棄并州，向北逃奔突厥。宋金剛收拾逃散軍兵，打算返回對抗，衆人不聽命，也率百名騎兵投奔了突厥。并州平定，河東土地全部收復。没多久，宋金剛背叛突厥，準備返回上谷，被突厥的騎兵追上殺死。劉武周也圖謀返回馬邑，陰謀敗露，突厥殺了他。起兵六年後滅亡。

高開道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世煮鹽爲生。少趫勇，走及奔馬。隋大業末，依河間賊格謙，未甚奇之。會謙爲隋兵圍捕，左右奔散，無救者，開道獨身决戰，殺數十人，捕兵解，謙得免，遂引爲將軍。謙滅，與其黨百餘人亡海曲。後出剽滄州，衆稍附，因北掠戍保，自臨渝至懷遠皆破有之。復引兵圍北平，未下，隋守將李景自度不能支，拔城去，開道據其地。武德元年，陷漁陽郡有之。有鎧馬數千，衆萬人，自號燕王。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世代以煮鹽爲生。年少迅捷勇猛，跑得飛快能追上奔馬。隋大業末年，依附河間賊格謙，格謙并不太看重他。適值格謙被隋軍圍追搜捕，左右逃散，没有人救援，高開道隻身决戰，殺死數十人，收捕的軍兵散退，格謙得以幸免，於是引用爲將軍。格謙滅亡，與同黨一百多人逃到海邊。後來出來搶劫滄州，衆人漸漸歸附，乘機向北攻奪堡壘，從臨渝到懷遠全部攻下并據爲己有。又帶兵包圍北平，没有攻下，隋朝守將李景估計自己力不能支，棄城而去，高開道占有其地。武德元年，攻下漁陽郡并據爲己有。擁有戰馬幾千匹，軍隊萬人，自稱燕王。

先是，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令具供，與其徒襲殺令，僞號大乘皇帝，以尼静宣爲耶輪皇后，建元法輪，遣使約開道爲兄弟，封齊王，開道引衆從之。居三月，殺曇晟，并其衆，復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

先前，懷戎的和尚高曇晟乘縣令供齋之機，與他的徒弟突襲殺死縣令，僞號大乘皇帝，把尼姑静宣封爲耶輪皇后，設置年號爲法輪，派使節約高開道爲兄弟，封齊王，高開道帶領衆人跟隨他。過了三個月，他殺掉高曇晟，吞并了他的部衆，又稱燕王，設立年號，設置百官。

竇建德圍羅藝於幽州，藝請救，

竇建德將羅藝包圍在幽州，羅藝請求救援，

開道以騎二千赴之，建德解去，乃因藝使請降，詔以爲蔚州總管、上柱國、北平郡王，賜姓李。開道以輕騎五百抵幽州，欲圖藝。自從數騎入都督府，且觀藝，藝與張飲盡歡，知不可圖，遂去。五年，幽州饑，開道許輸以粟。藝遣老弱湊食，皆厚遇之。藝悦，不爲虞，更發兵三千、車數百、馬驢千往請粟，開道悉留不遣，遂北連突厥，告絶於藝，復稱燕，與劉黑闥聯兵入寇。開道攻易州不克，遣將謝稜詭降於藝，請兵應接。藝衆至，稜縱擊破之，因導突厥俱南，恒、定、幽、易等騷然罹患。頡利以開道善攻具，與俱攻馬邑，拔之。時群盜相繼平，開道欲降，自疑反覆得罪，猶恃突厥自安。然將士多山東人，思歸，衆益厭亂。

高開道率二千騎兵趕去，竇建德解圍而去，於是通過羅藝派遣使者請求歸降，下詔任爲蔚州總管、上柱國、北平郡王，賜姓李氏。高開道率輕騎兵五百人抵達幽州，準備謀取羅藝。親自帶數名騎兵進入都督府，打算觀察羅藝的情況，羅藝爲他設宴盡歡，知道無法謀取，於是離去。五年，幽州饑荒，高開道答應輸送粟米。羅藝派遣老弱前去謀食，全都優厚對待。羅藝高興，不做防備，再調兵三千，車數百輛、馬驢一千多前去請求給予粟米，高開道全都扣留没有放回，於是向北聯合突厥，宣告與羅藝絶交，又稱燕國，與劉黑闥聯軍入侵。高開道進攻易州没有攻克，派遣大將謝稜詐稱投降羅藝，請求派兵接應。羅藝軍到，謝稜縱兵打敗他們，又乘機引來突厥一起南下，恒、定、幽、易等州騷亂遭難。頡利因高開道擅長製作攻城器具，與他一起進攻馬邑，攻下城池。當時群盜相繼被平定，高開道想投降，擔心自己反覆無常而獲罪，又依仗突厥可保自身安全。但將士大多是山東人，想回故鄉，軍士更加厭倦戰亂。

初，開道募壯士數百爲養子，衛閤下，及劉黑闥將張君立亡歸，開道命與愛將張金樹分督之。金樹潛令左右數人僞與諸養子戲，至夕，入閤，絶其弓弦，又取刀矟聚床下。既暝，金樹以其徒噪攻之，數人者抱刀矟出閤。諸義子將搏戰，亡弓矟。君立舉火外城應之，帳下大擾，養子窮，爭歸金樹。開道顧不免，擐甲挺刀據堂坐，與妻妾奏妓飲酒，金樹畏不敢前。天且明，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羅兵取養子，皆斬之，亦殺君立而歸。開道起兵凡八年滅。以其地爲嬀州，詔以金樹爲北燕州都督。

當初，高開道招募了數百名壯士做養子，在門户之下護衛，等到劉黑闥的部將張君立逃來歸依，高開道命他與愛將張金樹分別統領。張金樹悄悄使左右的幾個人假裝與諸養子游戲，到晚上，進入屋門，拉斷他們的弓弦，又取下刀矛全部藏到床下。天黑以後，張金樹率領他的門徒叫喊着進攻，那幾個人抱刀矛從屋門出來。那些義子想要搏鬥交戰，丢失了弓矛。張君立手舉火把在外城接應他們，營帳外大亂，養子走投無路，爭相歸順張金樹。高開道看不能脱免，穿上甲衣持刀在堂上一坐，與妻妾奏樂觀伎飲酒，張金樹害怕不敢上前。天快亮了，高開道先縊死妻妾以及幾個兒子然後自殺。張金樹聚集軍兵收捕養子，全部斬殺，也殺掉張君立然後歸順。高開道起兵共八年滅亡。將他所占的地方設爲嬀州，下詔任張金樹爲北燕州都督。

劉黑闥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嗜酒，喜蒱博，不治産，亡賴，父兄患苦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酷愛飲酒、喜好賭博，不從事産業，是個無賴，父親哥哥都厭惡

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建德每資其費，黑闥所得輒盡，建德亦弗之計。

他。與竇建德小時候是朋友關係很好，竇建德每每資助他費用，劉黑闥拿到手就花光了，竇建德也不計較。

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爲盜，後事李密爲裨將。密敗，王世充虜之，以其武健，補馬軍總管，鎮新鄉。時李世勣陷於竇建德，建德使攻新鄉，虜黑闥獻之，建德用爲將，封漢東郡公。黑闥與諸盜游，素强武，多狙詐。建德有所經略，常委以斥候，陰入敵中覘虛實，每乘隙奮奇兵，出不意，多所摧克，軍中號爲神勇。

隋朝末年，逃亡跟隨郝孝德做强盜，後來在李密手下做偏將。李密失敗後，王世充俘虜了他，因他勇猛强健，補授爲馬軍總管，鎮守新鄉。當時李世勣落入竇建德手裏，竇建德派他攻打新鄉，俘虜劉黑闥獻上，竇建德用作大將，封爲漢東郡公。劉黑闥與强盜交往，一向强健勇武，非常詭詐。竇建德有所謀劃，常派他做偵察，暗中進入敵軍察看虛實，每每乘間隙突然出奇兵，出其不意，大多能摧毀攻克，軍中號稱神勇。

武德四年，建德敗，還匿漳南，杜門不出。會高祖召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將用之。願等疑畏，謀曰："王世充舉洛陽降，驍將楊公卿、單雄信之徒皆夷滅。今召吾等，若西入關，必無全。且夏王於唐固有德，往禽淮安王、同安公主，皆厚遣還之。今唐得夏王，即加害。我不以餘生爲王復仇，無以見天下義士。"於是謀反。卜所主，劉氏吉。共往見故將劉雅，告之，雅不從，衆怒，殺雅去。范願曰："漢東公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衆，恩結士卒。吾嘗聞劉氏當王，今欲收夏王亡衆，集大事，非其人莫可。"乃之漳南，謁黑闥以告。黑闥喜，椎牛饗士，得兵百餘人。襲漳南縣破之。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權威合勢討擊，元祥等皆敗死，收其器械，有衆千人。建德故時左右稍歸之，兵寖盛。乃設壇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意。自稱大將軍。陷歷亭，殺守將王行敏。饒陽賊崔元遜攻陷深州，殺刺史裴晞應之。兖州賊徐圓朗亦相連和。遂取瀛州，攻定州，殘之。乃移檄趙、魏，建德將吏往往殺令、尉附賊。北連高開道，勢雄張。進至宗

武德四年，竇建德失敗，返回隱藏在漳南，閉門不出。適值高祖召竇建德舊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準備任用他們。范願等人猜疑畏懼，商議說："王世充獻洛陽投降，猛將楊公卿、單雄信之流全都被殺光了。現在召我們，如果西去入關，肯定不能保全。況且夏王對唐朝確實有恩德，過去活捉淮安王、同安公主，全都優待後送回去。現在唐王得到夏王，立刻加以殺害。我們不用餘生爲夏王復仇，無臉再見天下義士了。"於是謀反。占卜主帥，劉氏吉利。一起前去見故將劉雅，告訴了他，劉雅不同意，衆人大怒，殺掉劉雅離去。范願說："漢東公劉黑闥果敢有奇計，寬厚仁慈能容人，結恩士卒。我曾聽説劉氏應當稱王，現在打算收集夏王逃亡軍衆，成就大業，非他不可。"於是到漳南，拜見劉黑闥并告訴了他。劉黑闥非常高興，殺牛犒勞將士，得到一百多名軍兵。襲擊并攻破漳南縣。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權威合軍討伐進擊。戴元祥等人都戰敗身死，收繳了他們的器械，擁有軍隊千人。竇建德以前的部下漸漸都又投歸了他們，軍隊逐漸强盛。於是在漳南設置祭壇，祭祀竇建德，告知起兵的意思。自稱大將軍。攻陷歷亭，殺死守將王行敏。饒陽賊崔元遜攻陷深州，殺死刺史裴晞響應他們。兖州賊徐圓朗也與他相連結。於是取得瀛州，攻克定州，毀掉城池。又發布檄文到趙、魏，竇建德的將吏往往殺死縣令、縣尉歸附賊。向北聯合高開道，勢力大

城，衆數萬。黎州總管李世勣戰敗，走洺州，黑闥追之，步卒五千皆覆，世勣挺身免。乃以王琮爲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遣使北結突厥頡利，頡利遣俟斤宋邪那率騎從之，軍大振，不半年，盡有建德故地。高祖詔秦王及齊王元吉討之。

五年，黑闥陷相州，號漢東王，建元天造，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兵部尚書，高雅賢爲左領軍，王小胡爲右領軍，召建德僚屬，悉復用之，都洺州。秦王率兵次汲，數困賊，進下相州。棣州人復殺刺史叛歸黑闥。二月，秦王破之于列人，取洺水，使總管羅士信守之。黑闥攻陷洺水，士信死。王阻水爲連營，分奇兵絶其饋路。黑闥數挑戰，堅壁不爲動。三月，賊糧盡，王度必决戰，豫壅洺水上流，敕吏曰："須賊度，亟决之。"黑闥果率騎二萬絶水陣，與王師大戰，衆潰，水暴至，賊衆不得還，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黑闥與范願等以殘騎奔突厥。山東平，秦王還。

黑闥藉突厥兵復入寇，攻定州。舊將曹湛、董康買先逃鮮虞，聚兵應之。帝以淮陽王道玄爲河北總管，與原國公史萬寶討賊，戰下博，敗績，道玄死于陣，萬寶輕騎逸，繇是河北復叛歸賊。黑闥仍都洺州。九月，略瀛州，殺刺史。詔齊王元吉擊之，不進。又詔皇太子督兵并力，頻戰皆捷。十二月，皇太子、齊王悉兵戰館陶，黑闥大敗，引軍走，躡北至毛州。黑闥整衆，背永濟渠陣，縱騎搏之，賊赴水死者數千，黑闥遁去。騎將劉弘基追蹙，賊不得休。明年正月，馳至饒陽，騎能屬者纔百餘，困且餒。黑闥所署總管崔元遜迎

漲。進軍到宗城，擁兵數萬。黎州總管李世勣戰敗，逃到洺州，劉黑闥追擊，五千步兵全部覆没，李世勣隻身逃脱。於是任命王琮爲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派使節與北方突厥頡利相連結，頡利派遣俟斤宋邪那率領騎兵跟隨他，軍威大振，不到半年，占有了竇建德的全部舊地。高祖下詔命秦王與齊王李元吉共同討伐他們。

五年，劉黑闥攻克相州，號稱漢東王，設年號爲天造，任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爲兵部尚書，高雅賢爲左領軍，王小胡爲右領軍，召來竇建德以前的僚屬，全部重新任用，定都洺州。秦王率軍停駐於汲，多次圍困賊軍，進軍攻下相州。棣州人又殺害刺史叛投劉黑闥。二月，秦王在列人打敗他們，奪取洺水，派總管羅士信守衛那裏。劉黑闥又攻克洺水，羅士信戰死。秦王隔水列陣連營，分奇兵斷絶他們的運糧通道。劉黑闥多次挑戰，秦王堅守壁壘始終不應戰。三月，賊糧食用完，秦王估計必定要來决戰，預先攔截洺水上游的水，敕令官吏道："等到賊軍渡水，立即决開上游水。"劉黑闥果然率領騎兵二萬人渡水列陣，與秦王軍隊大戰，他的軍衆潰敗，大水突然冲來，賊軍無法退回，斬首一萬多級，淹死數千人，劉黑闥與范願等殘餘騎兵投奔突厥。山東平定，秦王回軍。

劉黑闥藉助突厥軍隊再次入侵，攻克定州。舊將曹湛、董康買原先逃到鮮虞，此時又聚合軍兵響應他。皇帝派淮陽王李道玄任河北總管，與原國公史萬寶一起討伐叛賊，在下博交戰，大敗，李道玄死在陣上，史萬寶輕騎逃脱，因此河北又叛變歸屬賊軍。劉黑闥仍定都洺州。九月，侵略瀛州，殺死刺史。皇上下詔命齊王李元吉攻打，不能前進。又下詔皇太子督軍并力，頻頻出戰連連告捷。十二月，皇太子、齊王調全部軍力在館陶交戰，劉黑闥大敗，率軍逃跑，跟踪追擊到毛州。劉黑闥休整軍隊，背靠永濟渠列陣，縱騎兵攻擊他，賊投水而死的幾千人，劉黑闥逃跑。騎將劉弘基追得很緊，賊兵不能休息。第二年正月，奔逃到饒陽，跟隨的騎兵衹有一百多人，又累又餓。劉黑闥任命的總管崔元遜迎接

拜，延之入。黑闥不許，元遜固請，且泣，乃進城下。元遜饋之，方飯，車騎諸葛德威勒兵前，黑闥罵曰："狗輩負我！"遂執詣皇太子所斬之。德威舉郡降，山東遂定。餘黨及突厥兵間道亡，定州總管雙士洛邀戰，破平之。

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逐黑闥也，爲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傳觀，以爲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世寶之，每郊丘重禮，必陳于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

拜見，請他入城。劉黑闥不同意，崔元遜堅持請求，并且哭泣，這纔進到城下。崔元遜送來飯食，正吃着，車騎諸葛德威帶兵前來，劉黑闥罵道："狗輩背叛了我！"於是捉住劉黑闥送到皇太子處斬殺。諸葛德威帶全郡人投降，山東於是平定了。餘黨以及突厥軍從小道逃跑，定州總管雙士洛截擊，打敗并掃平了他們。

當初，秦王建立天策府，他製作的弓箭比平常的大一倍。追趕劉黑闥時，被突厥圍困，親自用大箭射退敵軍。突厥得到箭，相互傳看，認爲是神明。後來剩下大弓一把、長箭五隻，藏在武庫中，世代看作寶物，每次郊丘祭祀行重禮，必定陳列在儀物的首位，用來記載武功。

徐圓朗

徐圓朗者，兖州人。隋末爲盗，據本郡，以兵徇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山東平，授兖州總管、魯郡公。

高祖遣葛國公盛彦師安輯河南，抵任城，會黑闥兵起，圓朗執彦師應之，自號魯王，黑闥以爲大行臺元帥。兖、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州豪桀皆殺吏應賊。秦王已破黑闥，遣兵屯濟陰經略之。圓朗懼。河間人劉復禮説圓朗曰："彭城有劉世徹，才略不常，有異相，士大夫許其必王。將軍欲自用，恐敗，不如迎世徹立之，功無不濟。"圓朗謂然，乃迎之。盛彦師以世徹若聯叛，禍且不解，即謬説曰："聞公迎劉世徹，信乎？公亡無日矣！獨不見翟讓用李密哉？"圓朗信之。世徹至，奪其兵，以爲司馬，遣徇地，所至皆下，忌而殺之。會淮安王神通、李世勣合兵攻圓朗，圓朗數敗，總管任瓌遂圍兖州，降者争逾城。圓朗窮，棄城，與下數騎夜亡，爲野人所殺。

徐圓朗，兖州人。隋朝末年做强盗，占據本郡，帶兵侵占了琅邪以西的土地，北到東平，全部被他占有了，擁有强兵二萬，依附李密。李密失敗，歸順了竇建德。山東平定後，授任兖州總管、魯郡公。

高祖派葛國公盛彦師安撫河南，到達任城，適值劉黑闥起兵，徐圓朗拘捕盛彦師響應他，自稱魯王，劉黑闥任命爲大行臺元帥。兖、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州的豪傑都殺死官吏響應叛賊。秦王打敗劉黑闥以後，派兵屯駐濟陰而籌劃謀取。徐圓朗害怕。河間人劉復禮勸徐圓朗説："彭城有個劉世徹，才略不尋常，相貌不平凡，士大夫斷言他定能稱王。將軍要自立，恐怕會失敗，不如迎接劉世徹擁立，没有不成功的功業。"徐圓朗認爲對，於是迎接。盛彦師覺得劉世徹如果聯合叛亂，禍患怕難以消除，馬上欺騙説："聽説公迎接劉世徹，確實嗎？公離死没有幾天了！難道没看見翟讓任用李密嗎？"徐圓朗相信了。劉世徹到後，奪去了他的兵權，任命爲司馬，派去侵占土地，所到之處全部攻下，疑忌而殺害了他。適值淮安王李神通、李世勣合軍圍攻徐圓朗，徐圓朗多次失敗，總管任瓌於是包圍兖州，投降的人争着翻越城墻。徐圓朗走投無路，放棄城池，與部下數名騎兵夜晚逃走，被鄉野之人殺死。



唐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十二

蕭輔沈李梁列傳

蕭銑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開皇初叛隋降陳，陳亡，文帝誅之。

銑少貧，傭書，事母孝。煬帝以外戚擢爲羅川令。

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人張繡等謀反隋，且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微，雖假名號，衆不厭。羅川令，故梁裔也，寬仁大度，有武皇遺風。且吾聞帝王之興，必有符命。隋冠帶悉號'起梁'，蕭氏中興象也。今推之，以應天順人，不亦可乎?"乃遣人告銑。銑即報景珍書曰："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痌心疾首，思刷厥耻。今天誘乃衷，公等降心，將大復梁緒，徼福于先帝，吾敢不糾厲士衆以從公哉!"即募兵數千，揚言迹盜，將以應景珍。

會潁川賊沈柳生寇縣，銑出戰不利，謂其下曰："岳陽豪桀將推我爲主，今天下叛隋，吾能守節獨完哉?且吾先人國于此，若徇其請復梁祚，因以半紙檄召群盜，誰敢不從?"衆悦。乃以十月稱梁公，旗幟服色悉用其舊。柳生以衆歸銑，用爲車騎大將

蕭銑，後梁宣帝的曾孫。祖父蕭巖，開皇初年背叛隋朝投降陳，陳亡後，文帝誅殺了他。

蕭銑年輕時貧窮，爲人抄書，事奉母親孝順。煬帝因外戚的緣故提升他任羅川令。

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人張繡等圖謀反叛隋朝，并且推舉董景珍爲首領，董景珍說："我一向貧賤，即使冠以首領的稱號，衆人也不服。羅川的縣令，是後梁的後代，寬仁大度，有武皇的遺風。况且我聽說帝王的興起，定要應合符命。隋朝的士族都號稱'起梁'，是蕭氏中興的徵兆。現在推舉他，來應天命順人心，不也可以嗎?"於是派人告知蕭銑。蕭銑立刻給董景珍回信說："我家先父過去奉事隋朝，按時納貢從未停止，却貪圖我們的土地，消滅我們的宗廟，我因此痛心疾首，想洗刷這一耻辱。現在上天啓示你們的衷心，公等人屈降心志，準備大力恢復梁朝帝號，向先帝求福，我敢不糾集軍隊追隨嗎!"立刻招募幾千軍兵，揚言追踪盜賊，準備響應董景珍。

適值潁川賊沈柳生入侵羅川，蕭銑出城迎戰失利，對部下說："岳陽豪傑準備推舉我爲首領，現在天下人背叛隋朝，我能守節單獨保全嗎?况且我的先輩在此立國，如果同意他們的請求恢復梁朝的基業，於是用半紙檄文招降群盜，誰敢不從命?"衆人很高興。於是在十月自稱梁公，旗幟服色全用後梁舊制。沈柳生率軍歸順了蕭銑，

軍。不五日，遠近爭附，衆數萬，乃趨巴陵。景珍遣徐德基、郭華率强姓數百迎謁，而先見柳生。柳生與其下謀曰："梁公起，我最先附，勛第一。今岳陽兵衆而位多，誰肯爲我下？不如殺德基，質其人，獨挾梁主以進，則吾誰先？"因殺德基，詣中軍白銑。銑驚曰："今欲撥亂，遽自相屠，我不能爲若主矣！"步出軍門。柳生懼，伏地請罪。銑責宥之，陳兵而進。景珍曰："德基倡義竭誠，柳生擅殺之，不誅，無以爲政。且凶賊與共處，必爲亂。"銑因斬柳生。於是築壇城南，柴上帝，自稱梁王。有異鳥至，建元爲鳳鳴。

被任用爲車騎大將軍。不到五天，遠近爭相歸附，擁有幾萬軍衆，就直趨巴陵。董景珍派徐德基、郭華率領豪門大族數百人迎候拜見，而先見到了沈柳生。沈柳生與他的部下商議道："梁公起兵，我最先歸附，功勞第一。現在岳陽兵多高位多，誰肯居我之下？不如殺掉徐德基，用他的人做人質，單獨挾持梁主進軍，那麽誰能在我之上？"於是殺掉了徐德基，到中軍告知蕭銑。蕭銑大爲震驚説："現在要平定禍亂，突然又自相殘殺，我不能做你們的首領了！"然後步行走出了軍門。沈柳生畏懼，伏在地上請罪。蕭銑斥責後寬恕了他，列隊前進。董景珍説："徐德基竭盡忠誠倡導正義，沈柳生擅自殺害了他，不殺他，無法發號施令。况且凶賊與我們共處，必定作亂。"蕭銑因此斬殺了沈柳生。於是在城南築壇，燒柴以祭祀上帝，自稱梁王。有不同尋常的鳥飛到這裏，因此設立年號爲鳳鳴。

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百官，一用梁故事。追謚從父琮爲孝靖帝，祖巖河間忠烈王，父璿文憲王。封景珍晋王，雷世猛秦王，鄭文秀楚王，許玄徹燕王，萬瓚魯王，張繡齊王，楊道生宋王。隋將張鎮州、王仁壽擊銑，不能克，及隋亡，乃與甯長真等率嶺南州縣降於銑。時林士弘據江南，銑遣將蘇胡兒拔豫章，使楊道生取南郡，張繡略定嶺表。西至三峽，南交趾，北距漢水，皆附屬，勝兵四十萬。

義寧二年，越分自稱皇帝，設置百官，一概采用後梁舊制。追贈從父蕭琮謚號孝靖帝，祖父蕭巖爲河間忠烈王，父親蕭璿爲文憲王。封董景珍爲晋王，雷世猛爲秦王，鄭文秀爲楚王，許玄徹爲燕王，萬瓚爲魯王，張繡爲齊王，楊道生爲宋王。隋朝大將張鎮州、王仁壽攻打蕭銑，未能取勝，等到隋朝滅亡，就與甯長真等人率嶺南州縣投降了蕭銑。當時林士弘占據江南，蕭銑派大將蘇胡兒攻下豫章，派楊道生奪取南郡，張繡平定嶺表。西到三峽，南到交趾，北到漢水，全部歸附了，擁有精兵四十萬。

武德元年，徙都江陵，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掌機密。遣道生攻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士死過半。

武德元年，遷都江陵，重新在祖宗的墓地修建宗廟。任用岑文本做中書侍郎，掌管機密。派楊道生進攻峽州，刺史許紹打敗了他，士兵死亡過半。

三年，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討之，拔通、開二州，斬僞東平王闍提。諸將擅兵橫恣，銑恐寖不制，乃陽議休兵營農，以黜其權。大司馬董景珍之弟爲將軍，怨之，謀作亂，事泄，被誅。景珍方鎮長沙，銑

三年，高祖下詔命夔州總管趙郡王李孝恭討伐他們，攻下通、開二州，斬殺僞東平王蕭闍提。各將專擅兵權横行放肆，蕭銑怕漸漸無法控制，於是謊稱休兵務農，來解除他們的兵權。大司馬董景珍的弟弟任將軍，怨恨蕭銑，陰謀作亂，事情敗露，被殺。董景珍正鎮守在長沙，蕭

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使詣孝恭，舉地降。銑遣張繡攻景珍，景珍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獨不見乎！奈何相攻？"繡不答，圍之。景珍潰而走，麾下殺之。銑進繡爲尚書令。繡恃功，亦驕蹇，銑又誅之。銑性外寬內忌，疾勝己者，於是大臣舊將皆疑間，多叛去，銑不能禁，由此愈弱。

銑發下文書赦免他，召他回江陵。董景珍恐懼，派使節前去拜見李孝恭，獻出地盤投降。蕭銑派張繡攻打董景珍，董景珍說："過去漢高祖時大將彭越被剁爲肉醬，不久又殺害了韓信，難道你没聽到過嗎？爲什麽還要互相攻擊？"張繡不回答，包圍了他。董景珍失敗後逃走，被部下殺害。蕭銑提升張繡爲尚書令。張繡依仗自己立有功勞，也驕横起來，蕭銑又誅殺了他。蕭銑性格外表寬容内心忌妒，嫉恨勝過自己的人，於是大臣舊將都猜忌離心，多數人叛逃而去，蕭銑無法禁止，從此更加衰弱。

四年，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順流下，廬江王瑗繇襄陽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會兵圖銑。僞將周法明以四州降，即詔爲黄州總管，趨夏口道，攻安州，克之。僞將雷長潁以魯山降。銑乃遣將文士弘拒孝恭，戰清江口，孝恭大破之，獲鬥艦千艘，拔宜昌、當陽、枝江、松滋，僞江州將蓋彦舉以城降。孝恭、靖直逼其都。

四年，高祖下詔命李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士卒順流直下，廬江王李瑗從襄陽道出發，黔州刺史田世康從辰州道出發，會合軍隊謀取蕭銑。僞將領周法明率四州投降，下詔任黄州總管，直趨夏口道，進攻安州，攻下它。僞將領雷長潁率魯山人投降。蕭銑於是派大將文士弘抗拒李孝恭，在清江口交戰，李孝恭大敗他們，繳獲戰艦千艘，拿下宜昌、當陽、枝江、松滋，僞江州將領蓋彦舉獻城投降。李孝恭、李靖直逼蕭銑的都城。

初，銑放兵，止留宿衛數千人，及倉卒追集，江、嶺回遠，未及赴。孝恭布長圍守之，數日，破其水城，取樓船數千。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詣靖降。銑度救不至，謂其下曰："天不祚梁乎？待窮而下，必害百姓。今城未拔，先出降，可免亂。諸人何患無君？"乃麾而令，守陴者皆慟。以太牢告于廟，率官屬緦衰布幘詣軍門，謝曰："當死者銑爾，百姓非罪也，請無殺掠！"孝恭受之，護送京師。後數日，救兵至，且十餘萬。知銑降，乃送款。銑至，高祖讓之，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爲陛下禽，猶田横南面，豈負漢哉？"帝怒其不屈，詔斬都市，年三十九。自僭國至滅凡五年。

起初，蕭銑遣散軍兵，衹留下警衛數千人，這時急忙召集軍隊，江、嶺道路曲折路途遥遠，不能及時趕到。李孝恭布下長綫包圍守敵，幾天後，打下他的水城，奪得幾千艘大戰船。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到李靖處投降。蕭銑估計救兵不會到了，對部下説："上天不保佑梁朝嗎？等到窮途末路再投降，定要危害百姓。現在城未被攻下，先出去投降，可以免除戰亂。諸位還憂慮没有君主嗎？"於是揮旗下令投降，守城者全都痛哭。用以牛、羊、豕爲祭品的太牢之禮祭告宗廟，率官屬身穿喪服頭戴布帽來到軍門前，謝罪說："應死的人衹有我蕭銑罷了，百姓無罪，請不要殺人搶掠！"李孝恭接受了，把他護送到京城。幾天後，救兵趕到，且有十多萬人。知道蕭銑已經投降，於是歸服了。蕭銑到達京城，高祖責備他，他回答道："隋朝喪失政權，英雄競相争奪。我蕭銑没有天命，因此被陛下活捉，就像田横面南稱王，難道有負於漢

贊曰：銑，故梁子孫，起文吏，掩東南而有之，荆、楚好亂，氣俗然也。觀銑武雖不足，文有餘矣，大抵盜仁義，詭世亂俗者，聖人所必誅。若銑力困計殫，以好言自釋於下，係虜在廷，抗辭不屈，僞辯易窮，卒以殊死，高祖聖矣哉！

輔公祏

輔公祏，齊州臨濟人。隋季與鄉人杜伏威爲盜，轉掠淮南。伏威兵寖盛，自號總管，以公祏爲長史。賊李子通據江都，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數千度江擊之。子通拒戰，衆十倍，鋭甚。公祏選甲士千人，操長刀居前，别以千人隨之，令曰："却者斬！"公祏以衆殿。俄而子通方陣而進，長刀千人皆决死鬥，公祏縱左右翼搏之，子通大潰，降其衆數千。伏威既遣使歸國，武德二年，詔授公祏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

初，伏威與公祏少相愛，又兄事之，故軍中呼輔伯，尊禮略等。伏威稍忌之，乃署養子闞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推公祏爲僕射，陰解其柄。公祏内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游仙僞學辟穀以自晦。

六年，伏威入朝，留公祏居守，復令雄誕握兵副之，陰誡曰："吾至京不失職，無容公祏爲變。"後左游仙説公祏反，會雄誕以疾卧家，公祏奪其兵，紿言伏威移書令舉事。八月，遂僭位，國稱宋，即陳故宫都之；殺王雄誕，署百官，以左游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

朝嗎?"皇帝恨他不屈服，下詔在街市斬殺，終年三十九歲。從越位篡國到滅亡共五年。

贊曰：蕭銑，是後梁的子孫，文吏起家，遍及東南全部被他占有，荆、楚人好叛亂，風俗就如此。看蕭銑武略雖然不够，文才有餘，大致盜取仁義，欺世亂俗的人，聖人都一定要誅殺他們。像蕭銑已經力窮計盡，還要用好話面對下民開脱自己，被俘在廷，措辭嚴厲不屈服，詭辯詐僞者容易走向窮途末路，最終被處死，高祖確實聖明啊！

輔公祏，齊州臨濟人。隋朝末年和同鄉人杜伏威做强盜，輾轉於淮南搶劫擄掠。杜伏威軍隊漸漸强盛，自稱爲總管，任命輔公祏爲長史。賊人李子通占據江都，杜伏威派輔公祏率數千名精兵渡長江攻打他。李子通抗擊，軍衆多出十倍，很有氣勢。輔公祏挑選甲兵一千人，手持長刀在前面，另外派一千人跟隨，命令道："後退者殺!"輔公祏率衆人殿後。不久李子通列成方陣前進，手拿長刀的一千人都拼死戰鬥，輔公祏指揮左右兩翼軍隊攻打敵人，李子通大敗，俘虜了數千人。杜伏威派使者歸順朝廷以後，武德二年，下詔授任輔公祏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爲舒國公。

當初，杜伏威與輔公祏小時互相友愛，一直把他當兄長對待，因此軍中稱他爲輔伯，尊敬禮節與杜伏威差不多。杜伏威漸漸猜忌他，於是任命養子闞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推舉輔公祏爲僕射，暗中解除了他的兵權。輔公祏内心憤憤不平，於是與舊友左游仙假意學習辟穀以韜光養晦。

六年，杜伏威入朝，留下輔公祏駐守，又命令王雄誕掌握兵權任他的副手，暗中告誡説："我到京城去你不要玩忽職守，不能允許輔公祏做變亂的事。"後來左游仙勸説輔公祏造反，適值王雄誕因病卧床在家，輔公祏奪去他的兵權，欺騙説杜伏威送來文書命我們起義。八月，就越分自居皇位，國號稱宋，就在陳朝舊宫定都；殺死王雄誕，設置百官，任左游仙爲兵部尚書、東

增修器械，轉廪食，遣將徐紹宗侵海州，陳正通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趨九江，嶺南大使李靖下宣城，懷州總管黄君漢出譙，齊州總管李世勣繇淮、泗討之。孝恭取蕪湖，下梁山三鎮。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拔揚子城，降僞將龍龕，遂據揚州。公祏復遣將馮惠亮、陳當世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青林山以拒戰，孝恭率諸將破之，惠亮、正通走，李靖躡追百餘里，衆悉潰，正通等以五百騎奔丹楊。公祏懼，棄城奔左游仙於會稽，兵尚數萬。夜至毗陵，能從者裁五百。僞將吴騷、孫安謀執之，公祏棄妻子斬關遁，與腹心士數十抵武康，野人執送丹楊，孝恭斬之，傳首京師。

始公祏佐伏威起據江東，距公祏死，凡十三年。

南道大使、越州總管；增修器械，運送軍糧，派大將徐紹宗侵犯海州，陳正通入侵壽陽。皇帝下詔趙郡王李孝恭直趨九江，嶺南大使李靖直下宣城，懷州總管黄君漢從譙出發，齊州總管李世勣從淮、泗前往征討。李孝恭拿下蕪湖，攻下梁山三鎮。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攻下揚子城，降服僞將龍龕，於是占據揚州。輔公祏又派遣大將馮惠亮、陳當世屯駐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駐青林山來抵抗，李孝恭率衆將打敗他們，馮惠亮、陳正通逃走，李靖跟踪追擊一百多里，餘衆全都敗退，陳正通等率五百名騎兵逃奔丹楊。輔公祏恐懼，放棄城池逃往在會稽的左游仙處，軍隊尚有幾萬。夜晚趕到毗陵，跟隨的衹有五百人。僞將吴騷、孫安圖謀捉拿他，輔公祏拋棄妻子兒女攻破城門逃跑，與心腹軍士幾十人抵達武康，鄉野之人捉住送到丹楊，李孝恭斬殺了他，首級傳送到京城。

開始輔公祏輔佐杜伏威起兵占據江東，到輔公祏死，共十三年。

沈法興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父恪，陳廣州刺史。

法興隋大業末爲吴興郡守，東陽賊樓世幹略其郡，煬帝詔與太僕丞元祐討之。

義寧二年，江都亂，法興自以世南土，屬姓數千家，遠近嚮服，乃與祐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名誅宇文化及，三月發東陽，行收兵，趨江都，下餘杭，比至烏程，衆六萬。毗陵通守路道德拒之，法興約連和，因襲殺之，據其城，遂定江表十餘州，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立，乃上書稱大司馬、録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果仁爲司徒，孫士漢司空，蔣元超尚書左僕射，殷芊左丞，徐令言右丞，劉子翼選部侍郎，李百藥爲掾。後聞侗被廢，高祖武德二年，稱梁王，建元爲延康，易隋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父親沈恪，做陳朝的廣州刺史。

沈法興在隋朝大業末年做吴興郡守，東陽賊人樓世幹侵略吴興郡，煬帝下詔命他與太僕丞元祐討伐叛賊。

義寧二年，江都變亂，沈法興自以爲世代居住在南方，同宗同姓的有幾千家，遠近歸服，於是與元祐手下的將領孫士漢、陳果仁一起捉住元祐，以誅殺宇文化及爲名，三月從東陽出發，邊走邊招集兵馬，直趨江都，攻下餘杭，等到了烏程，已擁有軍兵六萬。毗陵通守路道德抵抗，沈法興約請連和，藉機襲擊并殺死了他，占據毗陵城，於是平定江表十幾州，自稱江南道總管。聽説越王楊侗即位，就上書稱大司馬、録尚書事、天門公，按照旨意設置百官，用陳果仁爲司徒，孫士漢爲司空，蔣元超爲尚書左僕射，殷芊爲左丞，徐令言爲右丞，劉子翼爲選部侍郎，李百藥爲掾。後來聽説楊侗被廢掉，高祖武德二年，自稱梁王，設年號爲延康，改變隋朝的官制禮

官儀，頗用陳氏故事。

法興自意南方諸城可跂而平，專事威戮，下有細過即誅之，繇是將士携解。俄遣子綸救陳稜，擊李子通，反爲所敗。子通乘鋒度江，破京口。使將蔣元超戰庱亭，大敗，死之。法興懼，棄城與左右數百投吴郡賊聞人嗣安，嗣安遣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悔，將殺孝辯，趨會稽，爲所覺，懼，自沈於江。起義寧至武德，凡三年滅。

儀，大都采用陳氏舊制。

沈法興自認爲南方各城可輕易平定，獨斷專行恃權誅殺，部下稍微有點過失就殺掉，因此將士離心。不久派兒子沈綸救援陳稜，攻打李子通，反被李子通打敗。李子通乘勢渡長江，攻破京口。派大將蔣元超在庱亭交戰，大敗。蔣元超戰死。沈法興恐懼，放棄城池與左右幾百人投奔吴郡賊聞人嗣安，聞人嗣安派大將葉孝辯迎接。沈法興又中途後悔，準備殺了葉孝辯，直趨會稽，被葉孝辯發覺，沈法興畏懼，自投江中。從義寧到武德年間，共三年滅亡。

李子通

李子通，沂州丞人。少貧，以漁獵爲生。居其鄉，見班白負戴，必代之，家有餘，則以賙人，而喜報仇。

隋大業末，長白山賊左才相自號博山公，子通依之，以武力雄其間。鄉人有陷賊者，子通專經護之。方是時，群盗暴忍，獨子通仁愛，歸者遂多，不半歲，有徒萬人。才相畏忌，子通乃引衆度淮，與杜伏威合。爲隋將來整所破，奔海陵，得衆二萬，自稱將軍。大業十一年僭號楚王。

宇文化及殺煬帝，以右御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已而稜降，高祖授以總管，即守其郡。子通攻稜，稜窮，乞師於沈法興、杜伏威。伏威自將屯清流，法興遣子綸屯揚子，間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請募吴人詐爲法興兵夜襲伏威，二人遂交惡，無敢先戰者。子通得悉力取江都，遂據之，稜奔而免。子通僭即皇帝位，國號吴，建元明政。齊賊樂伯通先爲化及守丹楊，即以衆萬餘降之，子通用爲尚書左僕射。又敗法興兵，遂取晋陵，以法興所署掾李百藥爲内史侍郎，典文檄，尚書左丞殷芊爲太常

李子通，沂州丞人。年輕時貧窮，以捕魚打獵爲生。居住在鄉里，見到頭髮花白的老人背負重物，一定代他背，家中有餘財，就用來救濟鄰居，但是喜歡報仇。

隋朝大業末年，長白山賊左才相自稱博山公，李子通依附他，因有武藝力氣大稱雄其中。鄉里有人落入賊手，李子通還專意救護。正當此時，群盜凶暴殘忍，惟獨李子通對人仁愛，於是歸順的人日漸增多，不到半年，擁有軍兵達萬人。左才相既忌恨又害怕，李子通於是帶兵渡過淮河，與杜伏威會合。被隋朝將領來整打敗，逃奔海陵，又得到二萬軍隊，自稱爲將軍。大業十一年越分自稱楚王。

宇文化及殺了煬帝，任命右御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不久陳稜投降，高祖授任他爲總管，就地守衛江都。李子通攻打陳稜，陳稜走投無路，向沈法興、杜伏威乞求救兵。杜伏威親自帶兵屯駐清流，沈法興派兒子沈綸屯駐揚子，相隔幾十里。李子通的納言毛文深請求招募吴人假裝成沈法興的士兵乘夜襲擊杜伏威，二人於是互相懷恨在心，没有人敢先出戰。李子通得以全力進取江都，於是占據那裏，陳稜逃跑纔脱免。李子通越分即皇帝位，國號稱吴，設年號爲明政。齊賊樂伯通開始爲宇文化及駐守丹楊，就率一萬多軍隊投降了李子通，李子通任用他爲尚書左僕射。又打敗沈法興的軍隊，於是奪取晋陵，用沈法興任用的掾李百藥做内史侍郎，掌管文書，尚

卿，司禮樂，繇是江南士人多歸之。會伏威命輔公祏拔丹楊，進屯溧水，子通戰敗，糧且盡，棄江都，保京口，伏威盡得其地。俄東走太湖，裒散兵二萬人，復張，襲法興吳郡，破之。據餘杭。東舉會稽，南距嶺，西抵宣城，北太湖，悉有之。

書左丞殷芊爲太常卿，掌管禮樂，從此江南士人大多歸順了他。適值杜伏威命輔公祏攻下丹楊，進駐溧水，李子通戰敗，糧食又快用完了，於是放棄江都，退守京口，杜伏威占有了他的全部土地。不久向東逃到太湖，收集逃散軍兵二萬人，再次振興起來，在吳郡襲擊沈法興，將他打敗。占據餘杭。向東攻占會稽，南到嶺，西達宣城，北到太湖，全部占有。

武德四年，伏威遣將王雄誕討子通。戰蘇州，敗績，退保餘杭，雄誕進傅城。子通窮，乃降，伏威受之，并樂伯通送京師。高祖薄其罪，賜宅一區、田五頃，賚予頗厚。及伏威來朝，子通語伯通曰："東南未靖，而伏威來。我故兵多在江外，若收之，可建大功。"遂皆亡。及藍田，爲關吏所獲，并伏誅。

武德四年，杜伏威派大將王雄誕討伐李子通。在蘇州交戰，李子通大敗，退守餘杭，王雄誕進兵逼近城池。李子通走投無路，於是投降，杜伏威接受了，和樂伯通一起被送到京城。高祖減輕他們的罪行，賞賜住宅一處，田地五頃，贈給的東西很豐厚。等到杜伏威來朝拜，李子通對樂伯通說："東南尚未安定，而杜伏威又來到京城。我以前的部下大多在江外，如果收集他們，可以建樹大功業。"於是一起逃跑。到了藍田，被守關官吏抓獲，都伏罪被殺。

方子通等僭盛時，復有朱粲、林士弘、張善安亦竊名號於淮、楚間。

當李子通等人僭位强盛時，還有朱粲、林士弘、張善安也在淮、楚之間盜用名號稱王稱帝。

朱粲

朱粲，亳州城父人。初爲縣史。大業中從軍，伐賊長白山，亡命去爲盜，號"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十萬。度淮屠竟陵、沔陽，轉剽山南，所至殘戮無遺噍。僭號楚帝，建元爲昌達。攻拔南陽。

朱粲，亳州城父人。起初在縣裏做小吏。大業年間從軍，到長白山討伐叛賊時，逃跑做了盜賊，號稱"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擁兵十萬。渡淮屠殺竟陵、沔陽二城，輾轉搶劫山南，所到之處殘酷殺戮毫無遺留。越分自稱楚帝，設年號爲昌達。攻下了南陽。

義寧末，與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戰冠軍，大敗，收餘衆，復振，至二十萬。粲所克州縣皆發藏粟以食，遷徙無常，去輒燔膂聚，毀城郭，不務稼穡，專以劫爲資。於是人大餒，死者係路，其軍亦匱，乃掠小兒烝食之。戒其徒曰："味之珍寧有加人者？弟使佗國有人，我恤無儲哉！"勒所部略婦人孺兒分烹之，又稅諸城細弱以益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顔愍楚謫南陽，粲初引爲賓客，後盡食兩家。俄而諸城懼，皆逃散。

義寧末年，與山南撫慰使馬元規在冠軍交戰，大敗，收集餘兵，又振興起來，達到二十萬人。朱粲攻占的州縣將糧倉全部打開拿出粟米食用，遷移不定，離開時往往燒毀餘財，毀掉城郭，不從事農業生産，專門靠搶劫來維持。於是百姓遭受大饑荒，死的人滿路都是，他的軍隊也缺糧，就捉來小孩煮後吃掉。告訴他的部下說："味道的香美哪有比人肉更好的呢？祇要他國有人，我何愁没有儲糧呢！"命部下捉來婦女小孩分給大家煮了吃，又在各城徵集弱小的人作爲賦稅來增加食糧。隋朝的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顔愍楚被貶謫住在南陽，朱粲起初引用爲賓

客，後來將兩家人全都吃掉了。不久各城恐懼，都逃跑了。

潁州首領楊士林、田瓚起兵攻粲，旁郡響赴，戰淮源，粲大敗，挈殘士奔菊潭，遣使乞降。高祖以前御史大夫段確假散騎常侍勞之。確醉，戲粲曰："君噉人多矣，若爲味？"粲曰："啖嗜酒人，正似糟豚。"確悸，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噬人乎？"粲懼，收確于坐，并從者數十悉餮之，以饗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斬洛水上。士庶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

潁州首領楊士林、田瓚起兵攻打朱粲，鄰近郡縣聞風響應，在淮源交戰，朱粲大敗，帶殘餘軍兵逃奔菊潭，便派使者乞求投降。高祖派前御史大夫段確代理散騎常侍慰勞他。段確喝醉了，跟朱粲開玩笑說："你吃的人很多，是什麽滋味？"朱粲説："吃嗜酒者的肉，味道就像腌在酒糟中的豬肉。"段確很吃驚，駡道："狂賊，歸順了朝廷不過是一個奴才罷了，還能吃人嗎？"朱粲恐懼，在坐席上捉住段確，和隨從幾十人全部蒸熟，用來犒勞左右的人。於是在菊潭大肆屠殺，投奔了王世充，被任用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定後，在洛水邊上被斬殺。士民百姓争着扔瓦塊碎石打他的尸體，一會兒堆積得好像墳墓一樣。

林士弘

林士弘，饒州鄱陽人。隋季與鄉人操師乞起爲盜。師乞自號元興王，建元天成，大業十二年據豫章，以士弘爲大將軍。隋遣治書侍御史劉子翊討賊，射殺師乞，而士弘收其衆，復戰彭蠡，子翊敗，死之。遂大振，衆十餘萬，據虔州，自號南越王。俄僭號楚，稱皇帝，建元爲太平。侍御史鄭大節以九江郡下之。士弘任其黨王戎爲司空。臨川、廬陵、南康、宜春豪桀皆殺隋守令以附，北盡九江，南番禺，悉有之。後蕭銑以舟師破豫章，士弘獨有南昌、虔、循、潮之地。銑敗，其亡卒稍歸之，復振。趙郡王孝恭招慰，降循、潮二州。

林士弘，饒州鄱陽人。隋朝末年與同鄉人操師乞起事做强盜。操師乞自稱元興王，設年號爲天成，大業十二年占據豫章，任林士弘爲大將軍。隋朝派遣治書侍御史劉子翊討伐叛賊，射死操師乞，林士弘收集他的部下，又在彭蠡交戰，劉子翊失敗，戰死。於是軍勢大振，軍隊達十多萬，盤據虔州，自稱南越王。不久又越分號稱楚，自稱皇帝，設年號爲太平。侍御史鄭大節率九江郡歸降他。林士弘用同黨王戎做司空。臨川、廬陵、南康、宜春豪傑都殺死隋朝的郡守歸附他，北面達到九江，南到番禺，全被他占有。後來蕭銑率船艦水軍攻下豫章，林士弘單獨占有南昌、虔、循、潮的土地。蕭銑失敗後，他手下的逃亡士卒漸漸歸附林士弘，林士弘再次振興。趙郡王李孝恭招撫安慰，他管轄的循、潮二州全部投降了。

武德五年，士弘弟鄱陽王藥師以兵二萬圍循州，總管楊世略破斬之，士弘請降。王戎亦獻南昌地，詔戎爲南昌州總管。士弘復遁保安城山，誘潰亡，謀復亂，袁人相聚應之，爲張善安所察，以兵赴討。會士

武德五年，林士弘的弟弟鄱陽王林藥師率二萬軍兵包圍循州，總管楊世略打敗并殺了林藥師，林士弘請求投降。王戎也獻上南昌的土地，皇上下詔任王戎爲南昌州總管。林士弘又逃跑退守安城山，引誘敗逃的士卒，圖謀再次叛亂，袁人相聚響應他，被張善安察覺，派兵趕去討伐。

弘死，其黨乃解。

適值林士弘死了，他的同黨於是瓦解。

張善安

張善安，兖州方與人。年十七，亡命爲盗，轉掠淮南。會孟讓敗，得其散卒八百，襲破廬江郡。依林士弘，不見信，憾之，反襲士弘，焚其郛，去保南康。蕭銑取豫章，遣將蘇胡兒守之，善安奪其地，據以歸國，授洪州總管。

張善安，兖州方與人。十七歲時，逃亡做了强盗，在淮南輾轉搶掠。適值孟讓失敗，得到他的逃散軍兵八百名，攻下廬江郡。依附林士弘，但不被信任，於是怨恨他，轉而攻打林士弘，焚燒外城，離開林士弘保守南康。蕭銑拿下豫章後，派大將蘇胡兒鎮守，張善安奪取那裏的土地，占據并以此歸順朝廷，授任洪州總管。

武德六年反，輔公祏以爲西南道大行臺。善安掠孫州，執總管王戎，襲殺黄州總管周法明。會李大亮兵至，爲開曉禍福，答曰："善安初不反，爲部下詿誤。降，今易耳，恐不免，奈何?"大亮曰："總管定降，吾固不疑。"因獨入其陣，與善安握手語，乃大喜，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引入，命壯士執之。騎皆驚，引去，悉兵來戰。大亮諭以善安自歸，無庸鬥。其黨駡曰："總管賣我!"遂潰。送善安京師，稱不與公祏謀，高祖赦之。公祏破，得其書，遂伏誅。

武德六年又造反，輔公祏任他爲西南道大行臺。張善安搶掠孫州，捉住總管王戎，襲擊并殺掉黄州總管周法明。適值李大亮兵到，爲他説明禍福，回答説："我張善安開始并不造反，被部下貽誤。要投降，現在很容易，怕免不了一死，怎麽辦?"李大亮説："總管定要投降，我當然不會懷疑。"於是單獨進入他的軍陣，與張善安握手談笑，於是大爲高興，率幾十名騎兵來到李大亮軍營。李大亮帶領入内，命壯士捉住他。帶來的騎兵全都大吃一驚，騎兵退去，全軍前來交戰。李大亮對他們説明是張善安自己歸降，不用戰鬥。同黨駡道："總管出賣了我們!"於是潰散。張善安被送到京城，他自稱没有參與輔公祏的陰謀，高祖赦免了他。輔公祏失敗後，得到張善安的書信，於是伏罪被誅殺。

梁師都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爲郡豪姓。仕隋鷹揚府郎將。大業末罷歸，結徒起爲盗，殺郡丞唐世宗，據郡稱大丞相，聯兵突厥。與隋將張世隆戰，敗之，因略定雕陰、弘化、延安。自爲梁國，僭皇帝位，祭天於城南，坎地瘞玉得印，以爲瑞，建元永隆。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遂導突厥兵居河南地，拔鹽川郡。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是郡中的豪門大族。出仕爲隋朝鷹揚府郎將。大業末年罷官回鄉，糾結黨徒起事爲强盗，殺死郡丞唐世宗，占據本郡自稱大丞相，又與突厥聯軍。和隋朝大將張世隆交戰，打敗了他，乘機侵占了雕陰、弘化、延安。自號梁國，越分登皇帝位，在城南祭天，挖地埋玉得到一印，認爲是祥瑞，設年號爲永隆。始畢可汗贈給他狼頭大旗，號稱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於是引導突厥軍隊占據河南地區，攻下鹽川郡。

武德二年，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又與突厥千騎營野猪嶺，延州總管段德操勒兵不戰，師都氣懈，遣兵進擊，戰酣，德操自以輕騎出其旁

武德二年，侵犯靈州，長史楊則將他打跑了。又與突厥千名騎兵駐營野猪嶺，延州總管段德操帶兵不出戰，梁師都士氣懈怠，派兵攻打，戰鬥正激烈，段德操親自率領輕騎兵從旁邊乘機

乘之，師都大潰，逐北二百里，俘馘甚衆。未幾，以步騎五千入寇，德操又盡屠其軍，降堡將張舉、劉旻。師都懼，遣尚書陸季覽説處羅可汗曰："隋亡，中國裂爲四五，勢均力弱，皆争附突厥。今唐滅劉武周，國益大，兵方四出。師都將朝夕亡，然次亦及突厥，願可汗如魏孝文，兵引而南，師都請爲鄉道。"處羅納之，令莫賀咄設入五原，泥步設與師都趨延州，處羅自攻太原，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繇幽州道合，竇建德自滏口會晉、絳。已而處羅死，兵不出，又爲德操所破。

六年，其將賀遂、索周以所部十二州降。德操悉兵攻之，拔東城，師都保西城不敢出，求救於突厥頡利，頡利以勁兵萬騎赴之。先是，稽胡大帥劉仚成以衆附師都，因讒見殺，其下疑懼，乃多叛。師都日益蹙，遂往朝頡利，教使南略，故突厥盗邊無寧歲，遂窺渭橋。

後突厥政亂，太宗以師都寖危，乃諭以書使歸，不從。詔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經略之。獲生口，縱以爲間，君臣離橈。出輕騎蹂其稼，城中飢虚。又天狗墮其城。辛獠兒、李正寶、馮端皆其健將，謀執師都降，不果，正寶挺身歸。

貞觀二年，旻、蘭表可取狀，詔柴紹、薛萬均并力，令旻以勁卒直據朔方東城。頡利來援，會大雪，羊馬死，紹逆戰，破之，進屯城下。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降，擢洛仁爲右驍衛將軍、朔方郡公。自起至滅十二年。以其地爲夏州。

始師都據郡時，劉季真、郭子和

進攻。梁師都大敗，追逐敗兵二百里，俘獲很多。没多久，又率步兵騎兵五千人入侵，段德操又消滅他的全軍，降服他的堡將張舉、劉旻。梁師都很恐懼，派尚書陸季覽游説處羅可汗道："隋朝滅亡，中原四分五裂，勢力均等力量削弱，都争着依附突厥。現在唐滅掉劉武周，國土更加擴大，正從四面出兵。梁師都早晚要滅亡，但接着也就輪到突厥了，希望可汗能仿效魏孝文，帶兵南下，梁師都請求做嚮導。"處羅可汗采納了這一建議。命令莫賀咄設進入五原，泥步設和梁師都直趨延州，處羅可汗親自進攻太原，突利可汗和奚、霫、契丹、靺鞨從幽州道出發與他們會合，竇建德從滏口到晉、絳會合。不久處羅可汗死去，軍隊没再出來，又被段德操打敗。

六年，他的部將賀遂、索周率所轄十二州投降。段德操調集全部人馬攻擊他，攻下東城，梁師都保守西城不敢出戰，向突厥頡利可汗求救，頡利可汗派萬名精鋭騎兵趕去。在此之前，稽胡大帥劉仚成率軍歸附梁師都，因進讒言而被殺害，部下因此猜疑畏懼，於是大多叛逃。梁師都日益困迫，於是前去朝見頡利可汗，讓他向南進攻，因此突厥侵犯邊塞没有安寧之日，終於侵犯渭橋。

後來突厥政治混亂，太宗認爲梁師都危機日益加重，於是寫信曉諭讓他歸降，没有接受。下詔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籌劃謀取。抓獲俘虜，釋放他們行反間計，君臣離心。又派輕騎兵踐踏他們的莊稼，城中飢餓空虚。又有天狗星墮落到他們城中。辛獠兒、李正寶、馮端都是他的健將，圖謀捉住梁師都投降，没能成功，李正寶脱身歸順朝廷。

貞觀二年，劉旻、劉蘭上表陳述可進取的情况，下詔柴紹、薛萬均二人并力出擊，命劉旻率精兵直趨并占據朔方東城。頡利可汗前來增援，適值下大雪，羊馬凍死了許多，柴紹迎擊，打敗了他，進駐城下。他的從父弟梁洛仁斬殺梁師都投降，升梁洛仁爲右驍衛將軍、朔方郡公。從起事到滅亡共十二年，將他的地盤設爲夏州。

開始梁師都占據本郡時，劉季真、郭子和也

者亦俱起，子和自有傳。

劉季真　劉六兒

劉季真，離石胡人。父龍兒，大業十年舉兵自稱王，以季真爲太子，弟六兒爲永安王。鋒甚鋭，將軍潘長文連年擊，不能下。後虎賁郎將梁德破殺龍兒，衆乃散。

唐兵起，六兒復聚爲盜，附劉武周，季真從之，自號太子王，六兒爲拓定王，迭爲邊害。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合兵討之，季真降，詔以爲石州總管，賜姓李，封彭山郡王。宋金剛戰澮州，勢未决，遂復連武周。及敗，秦王執六兒斬之，季真奔高滿政，俄被殺。

一起起兵，郭子和自己有傳。

劉季真，離石胡人。父親劉龍兒，大業十年起兵自稱爲王，立劉季真爲太子，弟弟劉六兒爲永安王。軍隊很有氣勢，將軍潘長文連年攻打，不能取勝。後來虎賁郎將梁德打敗并殺掉劉龍兒，兵衆纔潰散。

唐義兵興起，劉六兒再次聚衆做强盜，依附於劉武周，劉季真跟隨着他，自稱太子王，劉六兒做拓定王，相繼構成邊患。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合軍討伐他們，劉季真投降後，皇上下詔任他爲石州總管，賜姓李氏，封爲彭山郡王。與宋金剛戰於澮州，未分勝負，於是再次聯合劉武周。等到失敗，秦王捉住劉六兒殺了，劉季真投奔高滿政，不久被殺了。

唐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十三

劉裴列傳

劉文静

劉文静，字肇仁，自言系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父韶，仕隋戰死，贈上儀同三司。

文静以死難子，襲儀同。倜儻有器略。大業末，爲晋陽令，與晋陽宫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咤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静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羇賤乎?"

高祖爲唐公，鎮太原，文静察有大志，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徒歟！殆天啓之也。"寂未謂然。文静俄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顧它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静喜，挑言曰："喪亂方剡，非湯、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 今過此，非兒女子姁姁相憂者。世道將革，直欲共大計，試爲我言之。"文静曰："上南幸，兵填河、洛，盜賊蜉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真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襼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晋避盜者皆在，文静素知其豪桀，一朝號召，十萬衆可得也。加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 鼓而入關，以震天

劉文静，字肇仁，自稱祖籍彭城，世代居住在京兆武功。父親劉韶，出仕隋朝後戰死，追贈上儀同三司。

劉文静因是死難將軍之子，承襲父位做儀同三司。豪爽灑脱有才能謀略。大業末年，任晋陽令，與晋陽宫監裴寂關係很好。裴寂夜晚看到巡邏兵在城垛上傳遞烽火，嘆道："天下正亂，我將在哪安居?"劉文静笑道："像您説的，現在正是英雄用武之時，我二人怎能始終漂泊貧賤呢?"

高祖爲唐公，鎮守太原，劉文静觀察到他胸懷大志，加深交往。見過秦王後，對裴寂説："唐公的兒子，不是平凡的人，豁達英武，是漢高祖、魏太祖之類的人啊！大概是上天要讓他興起了。"裴寂不以爲然。不久劉文静因與李密是親屬獲罪下獄，秦王見没有其他可以商議的人，就私下去探視他。劉文静大喜，用言語激秦王説："喪亂正盛，不是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光武帝那樣的人不能平定。"秦王説："你怎麼知道没有這樣的人呢? 今天到這裏來探望你，并不是爲了兒女間的私情互相憐憫。世事將要變革，正想與你共謀大計，請不妨爲我談談。"劉文静説："當今皇上到南方巡游，軍隊擁阻在河、洛一帶，盜賊如蜉蟻一樣集結在一起，大的連結州縣，小的占據山澤爲險阻，數以萬計，有待於真正的君主收編且任用他們。如果您確實能順應天意抓住機遇，振臂高呼，那麼天下就不難平定。現在汾、晋躲避盜賊的人全都聚集在此，我劉文

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與我意合。”乃陰部署賓客。

將發，恐唐公不從，文静謀因裴寂開説，於是介寂以交王，遂得進議。及突厥敗高君雅兵，唐公被劾，王遣文静、寂共説曰：“公據嫌疑之地，勢不圖全。今部將敗，方以罪見收，事急矣，尚不爲計乎？晋陽士健馬强，宫庫饒豐，大事可舉也。今關中空虚，代王弱，賢豪蠭興，未有適歸，願公引兵西，誅暴除亂。乃受單使囚乎？”唐公私可，會得釋而止。

王教文静僞爲詔“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爲兵，期歲盡集涿郡以伐遼。”繇是人心愁擾，益思亂。文静謂寂曰：“公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讖，聞天下，尚可怗怗以待禍哉？”又脅寂曰：“公爲監，以宫人侍客，公死何憾，奈何累唐公？”寂懼，乃勸起兵。秦王即委文静、長孫順德等募士，聲討劉武周。文静與寂作符敕，發宫監庫物佐軍興。會王威、高君雅猜貳，文静與劉政會爲急變書，詣留守告二人反，候唐公與威、君雅視事，文静進曰：“有密牒言反者。”公目威等省牒，政會不肯，曰：“所告乃副留守，唯唐公得觀。”公驚曰：“詎有是乎？”讀已，語威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詬曰：“反人欲殺我耳。”文静叱左右執之，由是舉兵。

唐公乃開大將軍府，以文静爲司馬。文静勸改旗幟，彰特興，又請與

静一向瞭解其中的豪傑，一旦號召，即刻就可得到十萬軍隊。加上公府兵還有數萬，一下令，誰不願跟隨？擊鼓入關，威震天下，帝王大業就成功了。”秦王笑道：“君説的話正合我的意思。”於是暗中部署賓客。

將要起事，怕唐公不同意，劉文静出謀通過裴寂開導勸説，於是劉文静介紹裴寂與秦王結交，因此得以進言。突厥打敗高君雅的軍隊後，唐公受到彈劾，秦王派劉文静、裴寂一同勸説：“公處在嫌疑的位置上，勢必不能保全。現在部將失敗，朝廷正要藉此罪囚禁您，形勢緊迫了，還不另做打算嗎？晋陽兵强馬壯，宫中府庫豐饒，可以起義建立大業。現在關中空虚，代王懦弱，賢能豪傑不斷興起，無所適從，希望公率軍西進，誅除暴亂。難道還想接受一個使者的囚禁嗎？”唐公私下同意了，適值得到寬釋而作罷。

秦王讓劉文静下假詔書“徵調太原、西河、雁門、馬邑二十到五十歲的男子全部當兵，等到年底在涿郡集中征討遼東。”因此人心慌恐憂怨，更加想要叛亂。劉文静對裴寂説：“公聽説過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嗎？唐公的名字記載在天命圖讖中，傳聞天下，還能服服帖帖地等待災禍嗎？”又威脅裴寂説：“您做宫監，使用宫人侍奉客人，您死有什麼怨恨，爲什麼要連累唐公？”裴寂恐懼，於是勸唐公起兵。秦王立即委派劉文静、長孫順德等人招募士兵，聲討劉武周。劉文静與裴寂製作符敕，調用宫監府庫的物品贊助起兵。適值王威、高君雅猜忌而懷有貳心，劉文静與劉政會寫作緊急變亂的書信，到留守處報告二人造反，等到唐公與王威、高君雅一同處理政事時，劉文静上前説：“有密牒報告有人造反。”唐公用眼睛示意王威等人先看文牒，劉政會不肯給，説：“告發的是副留守，衹有唐公能看。”唐公驚訝地説：“難道有這種事嗎？”讀完後，對王威説：“有人告發你等幾人造反，確實嗎？”高君雅駡道：“造反的人是想殺我們這些人呀。”劉文静呵叱左右捉住他們，從此起兵。

唐公於是開設大將軍府，任命劉文静爲司馬。劉文静勸説改换旗幟，來表明專門起兵，又

突厥連和，唐公從之。遣文静使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静曰："先帝廢冢嗣以授後主，故大亂。唐公，國近戚，懼毀王室，起兵黜不當立者。願與突厥共定京師，金幣、子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静至，又獻馬千匹。公喜曰："非君何以致之？"尋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顯和苦鬥，死者數千。文静度顯和軍怠，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績。通兵尚數萬，欲引而東，文静命將追執之，徇新安以西，皆下。轉大丞相府司馬，進光禄大夫、魯國公。

請求與突厥連結和好，唐公都同意了。派劉文静出使到始畢可汗處，始畢可汗説："唐公之兵爲何事而起？"劉文静説："先帝廢掉嫡長子而授權後主，因此大亂。唐公，是國家的近親，害怕毁掉王室，起兵廢除不應當立爲皇帝的人。希望與突厥一同平定京城，金幣、子女全都歸可汗所有。"始畢可汗非常高興，立刻派二千名騎兵跟隨劉文静前來，又獻上一千匹馬。唐公高興地説："不是您怎能招來他們？"不久在潼關對抗屈突通，與他的部將桑顯和苦戰，戰死數千人。劉文静估計桑顯和軍隊已經懈怠，派奇兵從後面襲擊，桑顯和大敗。屈突通尚有幾萬軍兵，想率軍東逃，劉文静派將領進擊活捉了他，進攻新安以西各地，全部拿下。改任大丞相府司馬，升任光禄大夫、魯國公。

唐公踐天子位，擢納言。時多引貴臣共榻，文静諫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群下，言尚稱名。帝坐嚴尊，屈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太陽俯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無嫌。"薛舉寇涇州，以元帥府長史與司馬殷開山出戰，大敗，奔還京師，坐除名。與討仁杲，平之，復爵邑，授民部尚書、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秦王鎮長春宫。

唐公登上天子之位後，劉文静升任爲納言。當時唐公時常招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静勸諫説："現在天下無不臣服，但接見群臣，説話還稱姓名。皇上的座位尊貴莊嚴，屈尊與臣子同席而坐，這正是王導所説的太陽附着於萬物啊。"皇帝説："我雖然順應天命，過去的好友怎能忘記？公不要介意。"薛舉侵犯涇州，劉文静任元帥府長史和司馬殷開山出兵交戰，大敗，逃回京城，因此獲罪被除去名籍。參預討伐薛仁杲，掃平了他，又被恢復官爵封邑，授任民部尚書、陝東道行臺左僕射。跟隨秦王鎮守長春宫。

文静自以材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弟散騎常侍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會家數有怪，文起憂，召巫夜被髮銜刀爲禳厭。文静妾失愛，告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蕭瑀訊狀，對曰："昔在大將軍府，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寂已僕射，居甲第，寵賚不貲。臣官賞等衆人，家無贏，誠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静此言，反明甚。"李綱、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静首决非常計，

劉文静自認爲才能比裴寂强得多，又屢次立下軍功，而裴寂却衹憑故舊恩寵官位高於自己，内心不平。每次和裴寂議論政事時多持反對意見，於是有了矛盾。曾和弟弟散騎常侍劉文起飲酒時喝醉了，口出怨言，拔刀擊柱説："一定要殺了裴寂！"適值家中多次出怪事，劉文起擔憂，召來巫士晚上披頭散髮口中銜刀來除禍消災。劉文静的妾失寵後，便告訴了她的兄長并上報變亂，於是把劉文静交給執法官吏審訊。皇帝派裴寂、蕭瑀審訊罪狀，劉文静回答説："過去在大將軍府，司馬與長史地位大致相等。現在裴寂已任僕射，居住高等宅第，寵遇和賞賜的財産極多。臣官位賞賜與衆人相等，家無餘財，確實

事成乃告寂，今任遇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帝素疏忌之，寂又言："文静多權詭，而性猜險，忿不顧難，醜言怪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爲後憂。"帝遂殺之，年五十二。文起亦死，籍其家。文静臨刑，撫膺曰："高鳥盡，良弓藏，果不妄。"

不可能没有半點怨言。"皇上説："劉文静説這話，造反之心已很明確了。"李綱、蕭瑀都證明他没有造反；秦王也認爲劉文静是首先參與決定非常大計的人，事成後纔告知了裴寂，現在任用待遇不相等，因此心懷不滿，并不敢造反，應賜保全寬免。皇上一向疏遠忌恨他，裴寂又説："劉文静有權謀好詭辯，而且秉性猜忌奸險，激忿時常不考慮後果，惡言叛逆已暴露驗明，現在天下尚未安定，恐怕會成爲後患。"皇帝於是殺了他。終年五十二歲。劉文起也被處死，抄没了家産。劉文静臨刑時，捶胸説："高鳥盡，良弓藏，這話果然不假。"

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魯國公，詔尚主。然怨父不得死，謀反，誅。

貞觀三年，追贈恢復官爵，令他的兒子劉樹義襲封魯國公，下詔娶公主爲妻。但怨恨他的父親不該被處死，謀反，被殺死。

裴寂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幼孤，兄鞠之。年十四，補郡主簿。及長，偉容貌，涉知書傳。隋開皇中，調左親衛。家貧，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逾四十當貴。"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幼年喪父，兄長撫養他。十四歲時，補授郡主簿。長大後，身材魁偉，涉獵典籍。隋開皇年間，調任左親衛。家貧，步行到京城，經過華山祠廟時，祈求神靈給自己預卜命運，夜晚夢見老人對他説："您過了四十歲會富貴。"

大業中，爲齊州司户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宫副監。唐公雅與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至蒲酒通晝夜。秦王與劉文静方建大計，未敢白公，以寂最厚善，乃出私錢數百萬餉龍山令高斌廉，俾與寂博，陽不勝，寂得進多，大喜，日兹昵。太宗以情告之，許諾。寂嘗以宫人侍唐公，恐事發誅，間飲酣，乃白秦王將舉兵狀，因言："今盗遍天下，城闉外即戰場，雖徇小節，猶不脱死。若舉義師，不特免禍，且就大功。"唐公然所計。兵起，寂進宫女五百，米九百萬斛，雜彩五萬段，鎧四十萬首。

大業年間，任齊州司户參軍，歷任侍御史，晉陽宫副監。唐公和他一向關係密切，到留守太原時，更加情投意合，以至於飲酒博弈通宵達旦。秦王和劉文静正籌劃大計，没敢報告唐公，因裴寂與唐公關係最密切，於是拿出自己數百萬金錢贈送給龍山令高斌廉，讓他和裴寂賭博，假裝賭輸，裴寂因此贏的錢很多，非常高興，日益親近。太宗將實情告訴他，應許了。裴寂曾派晉陽宫中人侍奉唐公，怕事情泄露被殺，閑暇時兩人飲酒喝至半醉時，就將秦王將要起兵的情況報告了唐公，順勢勸説："現在盜賊遍布天下，城門外就是戰場，即使曲從小節，還是不免於死。如果發起義軍，不但免除禍害，而且能成就大業。"唐公認爲他的計策很對。起兵時，裴寂進獻五百名宫女，九百萬斛米，雜彩緞五萬段，鎧甲四十萬副。

大將軍府建，爲長史。下臨汾，

大將軍府建立，裴寂任長史。攻下臨汾後，

封聞喜縣公。至河東，屈突通未下，而三輔豪桀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掎其後，猶豫未决，寂説曰：“今通據蒲關，未下而西，我腹背支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秦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速。今乘機度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群盜處處屯結，疑力相杖，易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强，何向不克。通自守賊耳，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兩從之，留兵圍蒲，而遣秦王入關。長安平，賜寂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遷大丞相府長史，進魏國公，邑三百户。

封爲聞喜縣公。到河東，没有攻下屈突通，但三輔豪傑大多歸順義軍。唐公打算先奪取京城，但怕屈突通在背後夾擊，猶豫不决，裴寂勸説：“現在屈突通占據蒲關，還未攻下就西進，我軍腹背受敵，這是失敗之計。不如打敗屈突通後直奔京城。”秦王説：“不是這樣。用兵的關鍵在於隨機應變，隨機應變的關鍵在於神速。現在乘機渡黄河奪取他的軍心。况且關中群盜到處屯結，虚張兵力相互對抗，容易招降，安撫後擁有他們，衆人歸附兵力强盛，什麽地方攻不下。屈突通是自守之賊，怎能危害到我們？一旦失掉機會，勝負就不可測了。”唐公對兩個意見都采納。留下部分兵力攻打蒲關，同時派秦王入關。長安平定後，賜裴寂田地千頃，上等府第一所，彩緞四萬段，升任大丞相府長史，晋封魏國公，封邑三百户。

隋帝禪位，公固讓，寂開陳符命以勸，又督太常具儀、撰日。唐公即位，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貲，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卧内，言無不從，呼爲裴監，不名也，貴震當世。

隋帝禪讓帝位，唐公堅决辭讓，裴寂開導并陳述符命來勸他，又督促太常準備儀禮、選擇吉日。唐公即位後，説：“使我到這一步的，是您的功勞。”授任尚書右僕射，賜給的服飾器用玩賞之物不可勝計，下詔尚食每天供給裴寂御膳，朝會時必定召來與他同坐，入閣就請進卧室内，言無不從，稱呼他裴監，不叫名字，顯貴威震當代。

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守將數困，寂請行，授晋州道行軍總管討賊，以便宜决事。賊將宋金剛據介州，寂屯度索原，賊埭水上流，寂徙屯，爲賊所搏，兵大潰，死亡略盡。寂晝夜馳抵平陽，鎮戍皆没。上書謝罪，高祖薄其過，下詔慰諭，俾留撫河東。寂無它才，惟飛檄郡縣，促入屯壘相保聚，焚積聚，人益惴駭思亂。夏人吕崇茂殺其令，反，爲賊守，寂攻之，復爲所敗。召還，帝責讓良久，以屬吏，俄釋之，遇待如初。

武德二年，劉武周侵犯太原，守將多次被圍困，裴寂請求出征，被授任爲晋州道行軍總管討伐叛賊，可以隨機應變决定事情。叛賊將領宋金剛占據介州，裴寂屯駐度索原，叛賊在上游堵截水流，裴寂被迫遷營，受賊攻擊，軍隊大敗，死亡殆盡。裴寂日夜奔逃到平陽，鎮守之地全部淪陷。上書請罪，高祖减輕他的罪過，下詔安慰，讓他留下安撫河東。裴寂没有其他才能，祇會向郡縣傳送檄文，催促人們進入屯所營壘自相保護，焚燒儲備，人們更加驚慌想要叛亂。夏人吕崇茂殺死縣令，造反，替賊守城，裴寂攻打他，又被他打敗。召回朝廷，皇帝責怪了許久，把他交給有關官吏，不久又釋放了他，待遇和過去一樣。

帝每巡幸，必委以居守。麟州刺

皇帝每次外出巡視，必定委派他留下守城。

史韋雲起告寂反，按訊無狀，帝謂曰："朕有天下，公推轂成之也，容有貳哉？所以訊吏，欲天下人信公不反耳。"詔三貴妃齎玉食寶器宴其家，經宿去。帝嘗從容夸語曰："前王多興細微，間關行陣而後成功。我家隴西舊族，世姻婭帝室，一呼唱義，不三月有天下，公復華胄，職宦光顯，非劉季亭長、蕭曹刀筆吏比也。我與公無愧焉。"四年，改鑄錢，賜一爐得自鑄。又聘其女爲趙王元景妃。遷左僕射。帝置酒含章殿，歡甚，寂頓首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今四海妥安，願賜骸骨歸田里。"帝泣下曰："未也，要當相與老爾。公爲宗臣，我爲太上皇，逍遥晚歲，不亦善乎！"九年，册拜司空，遣尚書員外郎日一人直第。貞觀初，太宗親郊，命寂與長孫无忌升金輅，寂辭，帝曰："公有佐命勛，无忌宣力王室，非二人誰可參乘者？"遂同載歸。

麟州刺史韋雲起上告裴寂謀反，審訊没有證據，皇帝對他説："朕擁有天下，是您大力協助的結果，怎會有貳心呢？我之所以派官吏審訊，是爲了讓天下人相信您不會造反罷了。"下詔命三位貴妃拿着玉食寶器到他家賜宴，過了一夜纔離去。皇帝曾從容誇耀説："前代帝王多從微賤起家，經過征戰之後纔成功。我家是隴西舊貴族，世代與皇室結親，一聲倡義，不到三個月就擁有天下，您又是貴族後裔，官階職位光耀顯赫，不是劉季亭長、蕭何 曹參等刀筆之吏所能比的。我與您無愧於此。"四年，改换鑄錢，賜予他一個鑄爐可以自行鑄造。又聘娶他的女兒爲趙王李元景妃。升任左僕射。皇帝在含章殿設置酒宴，非常高興，裴寂叩頭説："開始陛下在太原起兵，相約天下平定後，允許臣解除官職。現在四海安定，希望賜我退休回鄉。"皇帝流下眼淚説："不行，應當與我共享晚年。您是世人敬仰的名臣，我是太上皇，逍遥度過晚年，不也很好嗎！"九年，册拜司空，派遣尚書員外郎每天一人到他的府第值勤。貞觀初年，太宗親自到郊外祭祀，命裴寂與長孫无忌乘坐金輅車。裴寂推辭，皇帝説："您有輔佐王命的功勞，長孫无忌盡忠於王室，除了你們二人誰還可以乘坐？"於是同車而回。

浮屠法雅坐訞言，辭連寂，坐免官，削封邑半，歸故郡。寂請留京師，帝讓曰："公勛不稱位，徒以恩澤居第一。武德之政，間或弛紊，職公爲之。今歸掃墳墓，尚何辭？"寂遂歸。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監奴白寂，寂惶懼不敢聞，遣監奴殺所言者。奴盜寂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遂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爲三公，與妖人游，一也；既免官，乃恚稱國家之興皆其所謀，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也；專殺以滅口，四也。我戮之非無辭。"議者多請貸，乃放静州。會山羌反，或言劫寂爲主。帝曰："國家於寂有

和尚法雅因散布邪説獲罪，供詞牽連到裴寂，獲罪免官，削去一半封邑，遣回故郡。裴寂請求留在京城，皇帝責備他説："您的功勛與職位不相稱，衹憑恩寵居第一位。武德政治，有時鬆弛紊亂，主要是您的責任。現在回鄉祭掃墳墓，還有什麽推辭的？"裴寂於是回鄉。没多久，汾陰一個男瘋子對裴寂的奴僕説："公有天分。"家奴報告裴寂，裴寂害怕不敢上報，派家奴殺死説這話的人。家奴盜竊裴寂封邑中的一百萬錢，裴寂緊急捕捉，於是他上告裴寂叛逆。皇帝怒道："裴寂有四條死罪：作爲三公，與妖妄之人交往，是第一條；罷免官職以後，竟怨憤自稱國家的興起都是他的謀劃，是第二條；隱瞞妖人的話不上報，是第三條；擅自殺人滅口，是第四條。我殺他不是没有理由。"參議者大多請求寬

恩，必不爾。”既而寂率家僮破賊。帝念寂功，詔入朝，會卒，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

免，於是流放到静州。適值山羌造反，有人説劫持裴寂做首領。皇帝説：“國家對裴寂有恩，定不會這樣。”不久裴寂率家僮打敗了叛賊。皇帝念及裴寂的功勞，下詔召他入朝，適值去世，終年六十歲。追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

子律師嗣，尚臨海長公主，終汴州刺史。律師子承先，武后時爲殿中監，酷吏殺之。

兒子裴律師繼嗣，娶臨海長公主爲妻，官位終於汴州刺史。裴律師的兒子名承先，武后時任殿中監，被酷吏殺害。

始，高祖論太原首功，詔尚書令秦王、尚書左僕射裴寂、納言劉文静恕二死；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右屯衛大將軍竇琮、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内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鴻臚卿劉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䂃、驃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左屯衛府長史許世緒等十四人恕一死。

開始，高祖評定太原首功，下詔尚書令秦王、尚書左僕射裴寂、納言劉文静可特許寬恕兩次死罪；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右屯衛大將軍竇琮、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内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鴻臚卿劉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䂃、驃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左屯衛府長史許世緒等十四人特許可寬恕一次死罪。

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又定功臣封户，時文静已死，乃自寂而下差功大小第之，總四十三人。寂户千五百，長孫无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户千三百，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户千二百，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户千，李勣、劉弘基户九百，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户七百，安興貴、安脩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户六百，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户四百，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户三百。寂等三十人已見於傳。自趙文恪等十八人功不甚顯，然參附義始事，班班見當世。今次第其名，總出左方云。

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又確定功臣的封户，當時劉文静已死，於是從裴寂往下按功勞大小依次排列，一共四十三人。裴寂封一千五百户，長孫无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封一千三百户，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李孝恭封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封一千户，李勣、劉弘基封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封七百户，安興貴、安脩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封六百户，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封四百户，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封三百户。裴寂等三十人已見於本傳。從趙文恪以下十八人功勞不太顯著，但最開始參預起義策劃的事情，在當時表現得很明顯。現在按次序排列他們的名字，彙總記録在後面。

趙文恪

趙文恪，并州人。爲隋鷹揚府司馬。義兵起，授右三統軍。武德二年，擢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中國經大亂，馬耗，會突厥講和，詔文恪至并州，與齊王誘市邊馬以備軍。劉武周寇太原，屬城盡没，李仲文守浩州，兵力孤絶，齊王使文恪率步騎千餘助守。會太原陷，遂棄城遁，詔下獄死。

趙文恪，并州人。任隋朝的鷹揚府司馬。義軍興起後，授任右三統軍。武德二年，升任都水監，封新興郡公。當時中原正經歷大亂，馬匹損耗，適值突厥講和，下詔派趙文恪到并州，與齊王一起吸引且購買邊塞馬匹供應軍用。劉武周入侵太原，屬下城池全部淪陷，李仲文守衛浩州，守軍孤立無援，齊王派趙文恪率步兵騎兵一千多人幫助把守。適值太原淪陷，於是趙文恪棄城逃走，高祖下詔將他押入牢獄後死去。

李思行

李思行，趙州人，避仇太原。唐公將起，使覘詗長安，還，具論機策，以贊大議授左三統軍。從破霍邑，平京師，擢累嘉州刺史、樂安郡公。卒，贈洪州都督，謚曰襄。

李思行，趙州人，到太原躲避仇人。唐公準備起兵，派他偵探長安，回來後，詳細地論述了機宜策略，因贊助謀議大計授任左三統軍。跟隨攻破霍邑，平定京城，多次升遷後任嘉州刺史、樂安郡公。逝世後，追贈爲洪州都督，謚號襄。

李高遷

李高遷，岐州人，客太原，唐公引致左右。執高君雅等有功，以右三統軍從下霍邑，圍長安，戰力。遷左武衛大將軍、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突厥寇馬邑，高滿政請救，詔高遷督兵助守。賊盛，乃夜斬關走，所將皆没，坐除名徙邊。後歷資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

李高遷，岐州人，客居太原，唐公把他引到自己的左右。因捕捉高君雅等人有功，任右三統軍隨從攻下霍邑，圍攻長安，作戰賣力。升任左武衛大將軍、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突厥入侵馬邑，高滿政請求救援，下詔李高遷督軍幫助他們防守。賊勢强盛，於是夜晚殺出城門逃走，部將全部淪陷，獲罪除去名籍流放到邊遠地區。後來歷任資州刺史，去世後，追贈涼州都督。

姜寶誼

姜寶誼，秦州上邽人。父遠，仕周爲秦州刺史、朝邑縣公。

寶誼游太學，受書，業不進，去爲左翊衛，以積勞遷鷹揚郎將，領府兵，從高祖督盗太原。及起兵，授左統軍，下西河、霍邑，以多，爵累永安縣公，歷右武衛大將軍。

劉武周使黄子英數盗雀鼠谷，帝遣寶誼擊之。賊輕甲挑師，戰接而三遁，逐之，伏發，寶誼爲賊執，俄亡歸。與裴寂拒宋金剛，戰汾州，兵合，寂棄軍走，寶誼復爲所禽。帝聞

姜寶誼，秦州上邽人。父親姜遠，出仕周任秦州刺史、朝邑縣公。

姜寶誼游學太學，接受書教，學業不長進，離開太學任左翊衛，積累軍功升任爲鷹揚郎將，兼管府兵，跟隨高祖到太原監督盗賊。等到起兵，授任左統軍，攻下西河、霍邑，因戰功多，多次封爵後爲永安縣公，歷任右武衛大將軍。

劉武周派黄子英多次入侵雀鼠谷，皇帝派姜寶誼攻打他。賊人派輕兵挑戰，交戰三次敗逃三次，追擊他們，伏兵出動，姜寶誼被賊軍捕捉，不久後逃回。與裴寂一起抵抗宋金剛，在汾州對陣，雙方交戰，裴寂棄軍逃走，姜寶誼又被賊軍

爲泣下曰："彼烈士，必不下賊，死矣！"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斛。果謀還，被害。且死，西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下。"賊平，詔迎其柩，贈左衛大將軍、幽州總管，謚曰剛。

捉住。皇帝聽到後爲他流下眼淚說："他是個剛烈之士，一定不會屈服於賊人，肯定死了！"賜予他家物品千段，米三百斛。果然又圖謀逃回，被殺。死前，向西面大喊道："臣未立功，有負於陛下。"叛賊平定，下詔將靈柩迎回，追贈左衛大將軍、幽州總管，謚號爲剛。

子協，字壽，善篆籀。歷燕然都護、夏州都督，封成紀縣侯，謚曰威。

兒子姜協，字壽，善於寫大篆。歷任燕然都護、夏州都督，封爲成紀縣侯，謚號叫威。

許世緒

許世緒，并州人。隋鷹揚府司馬。知隋將亡，請唐公曰："天輔德，人與能，乘機不發，後必蹈悔。隋政不綱，天下搖亂，公姓名已著謡籙，今攬五郡之兵，據四戰之衝，苟無奇計，禍不反踵。若收取英俊，爲天下倡，帝王業也。"公奇之，顧倚親密。兵起，授右一府司馬。累除蔡州刺史、真定郡公，卒。

許世緒，并州人。任隋朝鷹揚府司馬。知道隋朝將要滅亡，請求唐公說："上天輔助仁德，人臣跟隨賢能，不乘機行動，以後肯定要後悔。隋朝朝政紊亂，天下動亂人心不穩，您的姓名已應了歌謡圖籙，現在掌握五郡之兵，占據四面無險容易受攻擊的中心地帶，如果没有奇計，禍患轉眼即到。如能收攬英傑俊才，爲天下首倡，這是帝王大業啊。"唐公認爲他很出衆，因此器重親近他。起兵，授任右一府司馬。多次授官後任蔡州刺史、真定郡公，去世。

弟洛仁，亦從起晋陽，録功至冠軍大將軍。卒，贈代州都督，謚曰勇，陪葬昭陵。

弟弟名洛仁，也跟隨高祖在晋陽起兵，累積軍功做到冠軍大將軍。去世後，追贈代州都督，謚號叫勇，陪葬昭陵。

劉師立

劉師立，宋州虞城人。始事王世充爲親將，洛陽平，當誅，秦王壯其才，釋不死，引爲左親衛。建成之釁，師立參奉密議，後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録功拜左衛率。遷左驍衛將軍、襄武郡公，賜絹五千匹。有告師立姓在符讖欲反者，太宗謂曰："人言卿將反，果乎?"師立對曰："臣爲隋官，不過六品，材駑下，不敢希富貴。今遭非常之會，位將軍，顧已極矣，何敢反?"帝笑曰："朕知妄耳!"賜束帛，召入卧内慰勉。

劉師立，宋州虞城人。開始事奉王世充任親衛將軍，洛陽平定，應被誅殺，秦王贊賞他的才幹，赦免死罪，引用爲左親衛。李建成與秦王有争端，劉師立參議密謀，後來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計功授任左衛率。升任左驍衛將軍、襄武郡公，賜絹五千匹。有人上報劉師立姓氏應符讖想造反，太宗問他："有人説你要造反，確實嗎?"劉師立回答說："臣在隋朝做官，不過六品，才能低下，不敢奢求富貴。現在受到非同尋常的禮遇，位居將軍，想想已到頭了，怎敢造反?"皇帝笑道："朕知道這是胡説！"賜予束帛，召入卧室内安慰勉勵。

羅藝反，京師震駭，詔師立檢校右武候大將軍，勒兵備非常。藝平，

羅藝反叛，京城震驚，下詔劉師立任檢校右武候大將軍，帶兵以防萬一。羅藝被平定後，有

有司劾黨與，師立坐與善，除名。尋以藩邸舊，檢校岐州都督。上書請討吐谷渾，未報，即遣使間諭部落，多降附者，列其地爲開、橋二州。又党項酋拓拔赤辭先附吐谷渾，倚險自守，亦遣説下之，詔赤辭爲西戎州都督。師立以母喪解，岐人表留，遂不得赴哀。時河西党項破丑氏嘗苦邊，又阻新附，師立討之。軍未至，破丑懼，遁去，師立窮追之，抵𨚗于真山而還。又戰吐谷渾於小莫門川，破之。轉始州刺史，卒，謚曰肅。

關官員彈劾他是羅藝的黨羽，劉師立因與羅藝友好獲罪，除去名籍。不久因他是藩邸時的舊臣，又任他爲檢校岐州都督。劉師立上書請求討伐吐谷渾，還未批復，就派使者前去離間曉諭各部落，降附的很多，將其地重新劃爲開、橋二州。又有党項酋長拓拔赤辭最初歸附吐谷渾，憑藉險峻自守，此時劉師立也派使者前去勸説使他們降服，皇帝下詔任拓拔赤辭爲西戎州都督。劉師立因爲母親守喪解職，岐人上表請求讓他留下，於是未能回去奔喪。當時河西党項破丑氏經常侵擾邊境，又阻止其他部落親近歸附朝廷，劉師立討伐他。軍隊未到，破丑氏恐懼，逃跑，劉師立窮追不捨，追到𨚗于真山後返回。又在小莫門川和吐谷渾交戰，打敗他們。改任始州刺史，去世後，謚號肅。

劉義節 劉思禮

劉義節，并州人。隋大業末，補晉陽鄉長，富於財。裴寂薦之唐公，又與王威、高君雅游，然於唐公爲最厚。兵將起，威、君雅疑之，義節刺知其情，得先事禽威等。從平京師，爲鴻臚卿。時傾府庫爲軍賞，帑財大乏。義節曰："今京師屯兵多，樵貴帛賤，若伐街苑樹爲薪，以易布帛，歲數十萬可致。"又請軸舒藏内見繒，取羨尺，補雜費，得十餘萬段，調度遂給。遷太府，封葛國公。

劉義節，并州人，隋朝大業末年，補授晉陽鄉長，家中富有財産。裴寂將他推薦給唐公，又和王威、高君雅交往，但與唐公的關係最深。準備起兵時，王威、高君雅有疑心，劉義節探知情況，因此事先捉拿下王威等人。跟隨高祖平定京城後，任鴻臚卿。當時傾盡府庫賞賜軍士，錢財非常困乏。劉義節説："現在京城地區屯兵很多，木材貴布帛賤，如果伐下街道苑囿中的樹作爲燒材，用來交换布帛，一年可以得到數十萬。"又請求給現藏内庫的繒加軸使其舒展，裁取多出的一尺，補充雜費，得到十多萬段，賦税徵調於是得以供給充裕。升任太府卿，封爲葛國公。

義節本名世龍，或言世龍子名鳳昌，父子非人臣兆，高祖不聽，更賜今名。貞觀初，轉少府監，坐貴入買人珠及故出署丞罪，廢爲民，徙嶺南，終欽州别駕。

劉義節本名世龍，有人説劉世龍的兒子名鳳昌，父子不是人臣的徵兆，高祖不聽，改賜現名。貞觀初年，改任少府監，因高價收買商人寶珠和故意辭退署下丞郎獲罪，廢爲平民，流放到嶺南，死在欽州别駕任上。

從子思禮，武后時爲箕州刺史。少學相人於張憬藏，憬藏謂思禮歷刺史，位至太師。萬歲通天二年，授箕州，益喜，以爲太師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結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大帝。"

從子劉思禮，武后時任箕州刺史。年輕時在張憬藏處學相面術，張憬藏説劉思禮可歷任刺史，官位做到太師。萬歲通天二年，授任箕州刺史，更加高興，認爲太師職位尊貴，不是佐命功臣不能得到，於是勾結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謀反，對綦連耀説："君身上有龍氣像大帝。"綦連

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陰約君臣。思禮因以術眩衆，見者必曰："當三品"，使嗜進者充望，然後云："綦連耀且受命，公等皆因之。"事敗，武懿宗按之，陰弛思禮禁，使多逮引。思禮冀自脱，悉引素相忤者，將刑猶不寤，與衆人斬於市。其知名者，如李元素、孫元亨、石抱忠、王勮、勮兄勔、路敬淳等三十餘族，竄逐千餘人。

耀也説："你姓帶金刀，應輔佐我。"暗中約定君臣關係。劉思禮於是用相面術迷惑衆人，不論見到誰都説："看你的面相應當做三品官"，使得貪圖做官的人充滿希望，然後説："綦連耀將接受天命，你等都會因他而升官。"事情敗露，武懿宗審訊這事，暗中解除對劉思禮的看管，使得他能牽連出更多的人。劉思禮企望解脱自己，把一向和自己關係不好的人全都牽連出來，將要行刑還不醒悟，和衆人一同在街市上斬殺。其中知名的，像李元素、孫元亨、石抱忠、王勮、王勮的哥哥王勔、路敬淳等三十多家，放逐了一千多人。

錢九隴

錢九隴，字永業，湖州長城人。父文彊，爲吴明徹裨將，與明徹俱敗彭城。入隋，以罪没爲奴，故九隴事唐公。

善騎射，常備左右。兵起，以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從戰薛仁杲、劉武周，擢累爲右武衛將軍。從平洛陽，佐皇太子建成討劉黑闥魏州，力戰破賊，以功最封郇國公，以本官爲苑游將軍。貞觀初，爲眉州刺史，改巢國。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謚曰勇，陪葬獻陵。

錢九隴，字永業，湖州長城人。父親錢文彊，任吴明徹的偏將，和吴明徹一起在彭城戰敗。進入隋朝後，因罪被抄没爲奴，因此錢九隴事奉唐公。

擅長騎馬射箭，常跟隨在唐公左右。起兵後，因功授任金紫光禄大夫。隨軍進攻薛仁杲、劉武周，升遷多次後任右武衛將軍。跟隨平定洛陽，輔佐皇太子李建成到魏州討伐劉黑闥，力戰破敵，因功勞最大封爲郇國公，以本官任苑游將軍。貞觀初年，任眉州刺史，改封巢國公。去世後，追贈爲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謚號勇，陪葬在獻陵。

樊興

樊興，安州人。以罪爲奴。從唐公平長安，授左監門將軍。從秦王積戰多，封營國公，數賜黄金雜物。後坐事削爵。

貞觀六年，陵州獠反，命討之，爲左驍衛將軍。又從李靖擊吐谷渾，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後軍期，士多死，亡失器仗，以勛減死。後爲左監門大將軍、襄城郡公。太宗征遼，以興忠謹，副房玄齡留守京師，檢校右武候將軍。卒，贈左武候大將軍、洪州都督，陪葬獻陵。

樊興，安州人。因罪被罰做奴隸。跟隨唐公平定長安，授任左監門將軍。跟隨秦王累積很多戰功，封爲營國公，多次賜予黄金雜物。後來因事受牽連被削去封爵。

貞觀六年，陵州僚造反，命他討伐，任左驍衛將軍。又跟隨李靖進擊吐谷渾，任赤水道行軍總管。延誤軍期，死了許多士兵，丢失器械，因有功勛免除死罪。後來任左監門大將軍、襄城郡公。太宗征討遼東，因樊興忠誠謹慎，輔助房玄齡留守京城，檢校右武候將軍。去世後，追贈爲左武候大將軍、洪州都督，陪葬在獻陵。

公孫武達

公孫武達，京兆櫟陽人。以豪俠稱，爲隋驍果。兵興，武達至長春宫上謁。從秦王討劉武周，苦戰功多，累遷秦府右三軍驃騎，封清水縣公。

公孫武達，京兆櫟陽人。以豪爽俠義著稱，在隋朝做驍果。起兵後，公孫武達到長春宫拜見高祖。跟隨秦王討伐劉武周，拼死力戰功勞大，多次升任後爲秦府右三軍驃騎，封爲清水縣公。

貞觀初，爲肅州刺史。突厥騎數千、輜重萬餘入寇，謀南趨吐谷渾，武達以精兵二千人與戰，虜稍却，復殊死鬥，薄之張掖河，潜命上流度兵，虜已半濟，乃兩岸夾擊，斬溺略盡。璽書勞之，遷左監門將軍。鹽州突厥叛，詔武達趨靈州，追及賊，賊方度河，乃據南涯陣，武達擊之，斬其帥可邏拔扈，進封東萊郡公。終右武衛大將軍，贈荆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壯。

貞觀初年，任肅州刺史。突厥數千名騎兵，携帶軍用物資萬餘件入侵，計劃向南直奔吐谷渾，公孫武達率二千名精兵與其作戰，虜兵漸漸退却，進而又殊死搏鬥，逼到張掖河，悄悄下令在上游渡兵過河，虜人渡過一半後，於是兩岸夾擊，幾乎全部斬殺淹死。發下璽書慰勞他們，升任左監門將軍。鹽州突厥反叛，下詔公孫武達直奔靈州，追上賊軍，賊軍正在渡河，於是依據南岸列陣，公孫武達攻擊他們，斬殺其統帥可邏拔扈，晋封東萊郡公。死在右武衛大將軍任上，追贈爲荆州都督，陪葬在昭陵，謚號叫壯。

龐卿惲

龐卿惲，并州人。從討隱太子有功，拜右驍衛將軍、郕國公。卒，追改濮國。

龐卿惲，并州人。跟隨討伐隱太子有功，授任右驍衛將軍、郕國公。去世後，追贈改封濮國公。

子同善，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承宗，開元初仕至太子賓客。

兒子名同善，任右金吾大將軍。龐同善的兒子名承宗，開元初年官做到太子賓客。

張長遜

張長遜，京兆櫟陽人。精馳射，在隋爲里長。以平陳功，擢上開府，累遷五原郡通守。遭亂，附突厥，突厥號爲割利特勒。

張長遜，京兆櫟陽人。擅長騎馬射箭，在隋朝任里長。因平陳有功，升爲上開府，多次升遷後任五原郡通守。遭遇戰亂，依附突厥，突厥封他爲割利特勒。

義兵起，以郡降，即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陽。時梁師都、薛舉請突厥兵南度河，長遜矯作詔與莫賀咄設，以伐其謀，會唐使亦至，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詔右武候驃騎將軍高世静聘始畢可汗，至豐州而始畢死，詔留金幣不遣。突厥怒，引兵南至河。長遜遣世静出塞勞之，且若專致賻賜者，虜引還。授總管，改楊國公。及討薛舉，不待命輒引兵會，賜錦袍金甲。或譖長遜居豐

義軍初起，率全郡投降，就地授任他爲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後改封范陽郡公。當時梁師都、薛舉請突厥發兵向南渡河，張長遜作假詔書給莫賀咄設，用來破壞他們的計劃，適值唐朝使者也到了，突厥兵没有派出。武德元年，下詔右武候驃騎將軍高世静通好始畢可汗，到豐州後始畢可汗去世，下詔留下金銀禮品不再出使。突厥大怒，率軍向南來到黄河邊。張長遜派高世静出邊塞慰勞他們，并像專門來贈送喪葬禮物似的，虜人帶軍退回。授任總管，改封爲楊國公。等到討伐薛舉時，不等下令就先帶兵前去會戰，賜予

久，恐與突厥爲唇齒，乃請入朝，授右武候將軍，徙息國公，加賜宫人、綵千段。屬有疾，高祖親問之。後竇軌率巴、蜀兵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夔二總管，政以惠稱。貞觀十一年卒。

錦袍金甲。有人詆毁張長遜居留豐州太久，恐怕會與突厥形成唇齒相依之勢，於是請求入朝，被授任爲右武候將軍，又改封爲息國公，加賜宫人，彩帛千段。正遇有病，高祖親自探望他。後來竇軌率巴、蜀軍攻打王世充，派張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任遂、夔二州總管，因以政令仁惠著稱。貞觀十一年去世。

張平高

張平高，綏州人。爲隋鷹揚府校尉，戍太原，遂預謀議。從唐公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爲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禄大夫還第。卒，追封羅國，贈潭州都督。

張平高，綏州人。任隋朝的鷹揚府校尉，守衛太原，因此參預謀議。跟隨唐公平定京城，多次授官後爲左領軍將軍，封爲蕭國公。貞觀初年，任丹州刺史，因事受牽連，以右光禄大夫回歸府第。去世後，追封爲羅國公，追贈潭州都督。

李安遠

李安遠，夏州人。父徹，隋上柱國、雲州刺史。世爲將家，以財雄。

李安遠，夏州人。父親名徹，任隋朝的上柱國、雲州刺史。家中世代爲將，因財産富足著稱。

安遠少無檢，與博徒游，至破産。晚乃折節嚮書，從士大夫，苟勝己，必傾心交之。襲爵城陽公。與王珪最善，珪坐王頍得罪，當流，安遠爲營護免。後補正平令。

李安遠年輕時不檢點，與賭徒交游，以致破産。後來洗心革面開始讀書，依從士大夫，如果是超過自己的人，一定要傾心結交。繼承封爵城陽公。和王珪最好，王珪因王頍受牽累獲罪，應流放，李安遠爲他袒護纔免於流放。後來補授正平令。

兵起，攻絳州，安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拒。唐公素與安遠善，及拔絳，撫慰其家，引與同食，授右翊衛統軍、正平縣公。後從破屈突通，進上柱國、右武衛大將軍。數從秦王征討，積功，累封至廣德郡公。奉使吐谷渾，安遠與約和，吐谷渾乃請爲互市，邊埸利之。隱太子將亂，陰使誘動，安遠介無貳志，秦王益親重。

義兵興起，進攻絳州，李安遠和通守陳叔達環城抗拒。唐公向來和李安遠友好，等到攻下絳州，撫慰他的家人，請他同自己一起進餐，授任爲右翊衛統軍、正平縣公。後來隨軍打敗了屈突通，升任上柱國、右武衛大將軍。多次跟隨秦王出征討伐，累積軍功，多次進封後爲廣德郡公。奉命出使吐谷渾，李安遠與他們相約講和，吐谷渾於是請求進行貿易，邊境因此得利。隱太子準備叛亂，暗中派人引誘説服他，李安遠耿直没有貳心，秦王更加親近敬重他。

貞觀初，嘗命統邏騎都下，督盗賊。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皆以幹用顯，然急刻少恩，由是損名。卒，贈凉州都督，謚曰安，追封遂安郡公。

貞觀初年，曾命他在京都統領巡邏騎兵，治理盗賊。歷任潞州都督、懷州刺史，都因幹練得力顯名，但峻急苛刻缺少恩惠，因此有損名聲。去世後，追贈爲凉州都督，謚號叫安，追封遂安郡公。

馬三寶

馬三寶，性敏獪。事柴紹爲家僮。紹尚平陽公主，高祖兵起，紹間道走太原。三寶奉公主遁司竹園，説賊何潘仁與連和。潘仁入謁，以百兵爲主衛。三寶自稱總管，撫接群盗，兵至數萬。唐公濟河，授三寶左光禄大夫。秦王至竹林宫，三寶以兵詣軍門謁，遂從平京師，拜太子監門率。别擊叛胡劉拔真於北山，破之。從平薛仁杲。與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名王，俘執數千，以功封新興縣男。後高祖幸司竹園，顧謂曰："汝興兵處邪？衛青大不惡。"貞觀初，拜左驍衛大將軍，進爵爲公，卒謚曰忠。

馬三寶，秉性機敏狡黠。事奉柴紹做家僮。柴紹娶平陽公主爲妻，高祖起兵時，柴紹從小路跑到太原。馬三寶侍奉公主逃到司竹園，游説賊人何潘仁相互連和。何潘仁來見，率百名軍兵做主衛。馬三寶自稱總管，安撫接應群盗，兵士達數萬。唐公渡過黄河，授任馬三寶左光禄大夫。秦王到竹林宫，馬三寶帶兵到軍門拜見，於是跟隨平定京城，授任太子監門率。又在北山進擊叛胡劉拔真，打敗他們。隨軍平定薛仁杲。和柴紹一起到岷州攻打吐谷渾，率先衝鋒陷陣，斬殺名王，俘獲數千人，因功封爲新興縣男。後來高祖巡視司竹園，看着他説："這是你起兵之處嗎？衛青生活的地方很不錯啊！"貞觀初年，被授任爲左驍衛大將軍，又進爵爲公，去世後謚號叫忠。

李孟嘗，趙州人。終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

李孟嘗，趙州人。官位最終做到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

元仲文，洛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

元仲文，洛州人。官位最終做到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

秦行師，并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清水郡公。

秦行師，并州人。官位最終做到右監門將軍、清水郡公。

贊曰：應龍之翔，雲雾滃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云。文静數履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串昵顯。外者易乘，邇者難疏，故文静先被躁望誅，寂後坐訞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矣！

贊曰：應龍翱翔之時，雲霧紛紛隨之飄蕩，驚風震怒，萬里晴空不約而同地呼號，事物有自然相動之理。觀察劉文静、裴寂二人并没有過高的才能，在高祖受命起事之時，赫然得見君主於當世，因此或者翼衛或者隨從，享有上天賜給的功勞啊。劉文静多次親自衝鋒陷陣，因才自進，而裴寂專因親近君王而顯貴。在外的容易被鑽空子，在近處的難於被疏遠，因此劉文静先因急躁怨怒被殺，裴寂後來因散布邪説蠱惑人心獲罪被貶斥，確實和蕭何、曹參有别啊！

唐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十四

屈突尉遲張秦唐段列傳

屈突通

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爲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史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産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捱衆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遂皆以減論。擢左武衛將軍。莅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爲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爲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

屈突通，他的祖先是昌黎徒何人，後來遷居到長安。出仕隋朝任虎賁郎將。文帝命人復核隴西牧的文簿，查出隱匿的二萬匹馬，皇帝大怒，收捕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吏一千五百人，準備全部斬首。屈突通説："人命至關重大，死了不能復生。陛下用最仁慈的政令撫育天下，難道容許因牲畜財産而在一天就殺掉一千五百人？"皇帝叱責他，屈突通上前叩頭説："臣情願自身一人受死刑，來寬免衆人的死罪。"皇帝醒悟了，説："朕不明此理，竟至於此。現應免去慕容悉達等人的死罪，表彰你的好建議。"於是全都以減刑論處。升任爲左武衛將軍。上任後爲官剛正，有人犯法，即使親屬也不回護放縱。他的弟弟屈突蓋任長安令，也因方正嚴厲出名。當時人爲此作俗語説："寧願吃三斗艾，不願見到屈突蓋；寧願吃三斗葱，不願碰到屈突通。"

煬帝即位，遣持詔召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約，若璽書召，驗視敕字加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道。及是，書無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與宇文述共破楊玄感，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秦、隴盜起，授關内討捕大使。安定人劉迦論反，衆十餘萬據雕陰。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

煬帝即位後，派他帶着詔書去召回漢王楊諒。先前，文帝與楊諒約定，如果有璽書召，驗看敕字加點，還要與玉麟符相合，纔能上路。待到這時，驗看詔書没有點，楊諒覺得事情有變，就責問屈突通，屈突通隨口對答没有破綻，終於得以返回長安。大業年間，與宇文述一同打敗楊玄感，因功升任左驍衛大將軍。秦、隴群盜興起，授任關内討捕大使。安定人劉迦論造反，擁兵十餘萬盤據在雕陰。屈突通調發關中軍隊進擊敵軍，駐扎安定，開始不與敵軍交戰，軍中有人猜想他怯懦。屈突通假意説撤軍，却偷偷進入上

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并首級萬餘，築京觀於上郡南山，虜老弱數萬口。後隋政益亂，盜賊多，士無鬥志，諸將多覆。通每向必持重，雖不大克，亦不敗負。帝南幸，使鎮長安。

郡。賊軍没有發覺，率軍南下，在離屈突通七十里駐軍，分兵侵占土地。屈突通乘他們没有防備，夜晚挑選精鋭士兵襲擊打敗他們，斬殺劉迦論連同敵軍一萬多首級，埋在上郡南山封土做成高冢，俘虜老弱數萬人。後來隋朝政治更加紊亂，盜賊很多，軍士没有鬥志，衆將大多淪陷。屈突通所到之處都非常謹慎，雖無大勝，也不失敗。皇帝向南巡視，讓他鎮守長安。

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留兵圍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大懼，乃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蒲，將自武關趨藍田以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静兵不得進，相持月餘。通令顯和夜襲文静，詰朝大戰，顯和縱兵破二壁，唯文静一壁獨完，然數入壁，短兵接，文静中流矢，軍垂敗，顯和以士疲，乃傳餐食，文静因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山還，擊其背，三壁兵大呼，奮而出，顯和遂潰，盡得其衆。通勢蹙，或説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尚爲之感奮。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趣斬之。俄聞京師平，家盡没，乃留顯和保潼關，率兵將如洛。既行，而顯和來降。文静遣竇琮、段志玄精騎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則仇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君皆家關西，何爲復東？"衆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禽，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晚邪？"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爲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爲秦王

高祖起兵，代王派屈突通鎮守河東，交戰後久攻不下，高祖留下部分兵力包圍河東，於是渡過黄河，在飲馬泉打敗他的將領桑顯和。屈突通大爲恐懼，於是留下鷹揚郎將堯君素防守蒲地，準備從武關趕赴藍田來援救長安。到達潼關，被劉文静的兵馬截住不能前進，相持一個多月。屈突通命桑顯和乘夜晚襲擊劉文静，第二天早晨大戰，桑顯和縱兵攻破兩座壁壘，衹有劉文静所在的壁壘還完好無損，但多次攻入壁壘，短兵相接，劉文静被飛來的亂箭射中，軍隊臨近失敗，桑顯和因士兵疲憊，於是傳送食物就餐，劉文静因此能够分兵充實另外兩座壁壘。正巧數百名游軍騎兵從南山返回，從背後襲擊他們，三座壁壘中的士兵大喊，奮勇出擊，桑顯和於是敗退，他的部下被全部俘獲。屈突通形勢緊迫，有人游説他投降，他説："我蒙受國家厚恩，事奉二主，怎可以逃避國難？衹能以死報國！"時常自己撫摸着脖子説："應當爲國家受人一刀！"他訓導勉勵士兵時必然流下眼淚，所以力量雖用盡，而人們還是爲他的精神激勵。皇帝派遣他的家僮前去召降，屈突通催令斬殺了家僮。不久聽説京城平定，家屬全部淪陷，於是留下桑顯和守衛潼關，率軍將前往洛陽。出發後，桑顯和前來投降。劉文静派竇琮、段志玄率精鋭騎兵追到稠桑，屈突通列陣抵抗他們。竇琮讓他的兒子屈突壽前去勸降，屈突通大喊道："過去與你是父子，現在就是仇敵了！"命令左右的人用箭射他，桑顯和對他的軍兵大喊道："京城陷落，各位的家室都在關西，爲什麼還要東去？"衆人全都丢掉兵器。屈突通知道不能解脱，於是下馬面向東南，連連叩拜哭喊道："臣力量用盡而兵敗，没有辜負陛

行軍元帥長史。

下。"於是被擒，送到長安。皇帝慰勞說："爲什麼相見的這麼晚呢？"他哭着說："我屈突通不能盡人臣的忠節，所以到了這個地步，使本朝蒙羞。"皇帝說："這是忠臣啊！"釋放了他，授任爲兵部尚書、蔣國公，任秦王的行軍元帥長史。

從平薛仁杲，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賚金銀六百兩、綵千段。判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徇節，吾今見之。"及竇建德來援賊，秦王分麾下半以屬通，俾與齊王圍洛。世充平，論功第一，拜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東都。數歲，召爲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工部。建成之變，復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貞觀初，行臺廢，爲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後詔配饗太宗廟廷。永徽中，贈司空。

跟隨平定薛仁杲，當時賊人的珍寶物品堆積如山，各將領爭相奪取，惟獨屈突通没有拿。皇帝聽説後，說："以清廉事奉國家，名聲肯定不虛假。"特地贈予他金銀六百兩、綵千段。判陝東道行臺左僕射，跟隨討伐王世充。當時屈突通的兩個兒子在洛陽，皇帝說："現在將東討的重任交給你，兩個兒子怎麽辦？"屈突通說："臣老了，不足以擔當重任。但從前陛下釋放我這個俘虜，加以恩待禮遇，蒙受再生之恩，這時心口一致發誓，以身許國。今天的出討，正應當做先驅，兩個兒子的死自是他們的天分，終究不能因私情損害節義。"皇帝長嘆說："烈士以身殉節，我今天見到了。"等到竇建德來援救賊人，秦王分出一半部下隸屬於屈突通，讓他與齊王包圍洛陽。平定王世充後，論功勞他是第一，授任爲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守東都。幾年後，召入朝廷任刑部尚書。自認爲不熟習法令條文，堅決辭讓，改任工部尚書。李建成事變後，再次檢校行臺僕射，趕去鎮守洛陽。貞觀初年，行臺撤除，任洛州都督，升任左光祿大夫。去世時，終年七十二歲，追贈尚書左僕射，謚號叫忠。後來皇上下詔讓他配祭太宗廟庭。永徽年間，追贈司空。

二子壽、詮，壽襲爵。太宗幸洛，思通忠節，故詮以少子拜果毅都尉，賜粟帛恤其家，終瀛州刺史。詮子仲翔，神龍中，復守瀛州。

兩個兒子屈突壽、屈突詮，屈突壽承襲爵位。太宗前往洛陽，想到屈突通的忠貞節操，因此屈突詮以屈突通的小兒子授任果毅都尉，賜予粟帛撫恤他家，官位終於瀛州刺史。屈突詮的兒子名仲翔，神龍年間，又任瀛州刺史。

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既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

起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也因清廉謹慎而出名。死後，他的家人出賣珍珠。太宗懷疑李弘節實際上貪污，要追查推薦人的過失，魏徵說："陛下過分了！況且現在號稱清白到死不改變的，是屈突通、張道源。屈突通兩個兒子前來選調，共騎一匹馬；張道源的兒子不能自謀生存。審知那些清廉的不加撫恤，懷疑那些貪污的處罪推薦

"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清益顯云。

人，也不是真正喜好善人啊。"皇帝說："朕没有想到。"放下不追究。因此屈突通的清廉之名更加顯著。

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陽，積閲爲朝散大夫。劉武周亂，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晋、澮等州，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柏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世，朔州善陽人。隋朝大業末年，在高陽從軍，累積軍功任朝散大夫。劉武周叛亂，任用他爲偏將。與宋金剛一起南侵，奪得晋、澮等州，打敗永安王李孝基，捉住獨孤懷恩等人。武德二年，秦王戰於柏壁，宋金剛失敗逃奔突厥，尉遲敬德會合餘軍駐守介休，秦王派任城王李道宗、宇文士及曉諭他，於是與尋相一起獻出地盤投降，引用他任右一府統軍，跟隨進擊王世充。

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慓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見卧内，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横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略，獲排矟兵六千。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它，何相報速邪?"賜金銀一篋。

適值尋相反叛，各將領懷疑尉遲敬德將作亂，將他囚禁起來。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說："尉遲敬德輕健勇猛，現在捕捉他，已經有猜疑離心，不馬上殺掉，後悔就來不及了。"秦王說："不是這樣。尉遲敬德一定要叛逆的話，難道肯在尋相之後嗎?"釋放了他，引入卧室内相見，說："大丈夫以義氣相許，小的嫌隙不值得放在心中，我終究不會因讒言傷害良士。"於是賜予他黄金，說："如果一定要離去，這作爲你的路費。"這一天在榆窠打獵，恰巧王世充親自帶兵數萬前來挑戰，單雄信這人，是賊軍的勇將，騎馬直撲秦王，尉遲敬德躍上馬大喊着左右衝殺，單雄信落馬，於是保護秦王衝了出來，率軍返回再戰，大敗敵軍，生擒敵將陳智略，俘獲一手持矛一手持盾的士兵六千人。秦王看着他說："先前衆人猜想公一定會背叛，我獨獨保證没有他意，怎麽這麽快就得到回報了呢?"賜予金銀一小箱。

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矟，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廐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

竇建德駐扎在板渚，秦王命李勣等人埋伏，親自携帶弓箭，命尉遲敬德拿起長矛進攻敵營，大喊着挑戰。竇建德兵出戰，於是漸漸退却，殺死數十人，敵人衆兵更加猛追。伏兵出動後，大敗他們。當時王世充兄長的兒子王琬出使在竇建德處，乘坐的是隋朝皇帝馬廐中的馬，鎧甲華麗精整，出入軍中在衆人面前誇耀。秦王望見後，問"誰能把他抓來?"尉遲敬德請求與高甑生、

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王勒兵掩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又破徐圓朗。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

梁建方三人一起騎馬奔去，生擒了王琬，牽上他的馬返回，賊人不敢出動。跟隨討伐劉黑闥，賊軍出奇兵襲擊李勣，秦王帶兵從背後偷襲，不久賊軍從四面合圍，尉遲敬德率壯士乘馬衝入賊軍，秦王乘陣亂纔得以衝出。又打敗了徐圓朗。因功授任爲秦王府左二副護軍。

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敬德起幽賤，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敬德開門安卧，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祖，將殺之，王固争，得免。

隱太子曾寫信招他，贈送一車金器。推辭説："我尉遲敬德起自微賤，正逢天下喪亂，長期處在逆境，實在是秦王使我再生，正要以身殉節報恩。現在没有爲殿下立功，怎敢擔當賞賜？如果私下應允，那麽心懷二意，貪利棄忠，殿下要我又有何用呢？"隱太子生氣作罷。尉遲敬德報告秦王。秦王説："你的心胸像山岳一樣，即使堆積一斗黄金，怎能改變呢？但恐怕不是求得自身安全的計策。"巢王果然派壯士去刺殺他。尉遲敬德敞開房門安然睡覺，刺客到來，不敢進入。於是就在高祖面前詆毁他，高祖要殺他，秦王據理力争，使他得以寬免。

其後隱、巢計日急，敬德與長孫无忌入白曰："大王不先决，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即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无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决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宫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熟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即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敬德遂往諭玄齡等，與入計議。

之後隱太子、巢王日益加緊策劃，尉遲敬德與長孫无忌入見報告説："大王不先决策，國家就危險了！"秦王説："我想着同胞之情，不忍心下手。等他們動手，然後以義討伐他們，怎麽樣？"尉遲敬德説："怕死是人之常情，衆人以敢死尊奉大王，這是上天授予的。上天給予而不取，反而會受到它的懲罰。大王如果不聽，請允許我現在就離開這裏，不能自縛雙手蒙受殺戮。"長孫无忌説："大王若不聽從尉遲敬德的話，尉遲敬德也就不歸大王所有，現在要壞事了。"秦王説："寡人的計謀，不能全放棄，你再籌劃一下。"尉遲敬德説："處事有疑慮不是明智之舉，臨難不决定不是勇敢之士。大王今天自己的計謀怎樣？八百名勇士全部入宫拉開弓弦穿上甲衣了，還推辭什麽？"後來又與侯君集等人懇切勸進，計策纔定下。當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排斥在外，召他們來而没來。秦王氣憤地説："他們背叛我嗎？"因此解下佩帶的刀授予尉遲敬德，對他説："如果不從命，可砍下他們的頭拿來。"尉遲敬德於是前去勸説房玄齡等一起入見商議。

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趨玄武

隱太子死後，尉遲敬德率領七十名騎兵直奔

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悦。於是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尚雜鬥，敬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内外始定。

玄武門，秦王的坐騎狂奔，使他墜落在林中，李元吉準備奪弓危及秦王，尉遲敬德騎馬奔過來呵叱他，李元吉逃跑，於是射死了他。東宮、齊王府的士兵屯駐玄武門，交戰不停，尉遲敬德拿着二人的頭給他們看，於是離散。當時皇帝正在海池泛舟，秦王命尉遲敬德前去侍衛，未脱鎧甲直奔皇帝住地。皇帝吃驚地説：“今天叛亂的是誰？你來幹什麽呢？”回答説：“秦王因太子、齊王作亂，起兵誅殺了他們，怕陛下不安全，派臣前來宿衛。”皇帝内心高興。這時南衙、北門的士兵與府兵還混戰一起，尉遲敬德請皇帝親自下詔各軍聽從秦王的節制調度，内外纔安定。

王爲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没入之。敬德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爲第一，賜絹萬匹，舉齊府金幣、什器賜焉。除右武候大將軍，封吴國公，實封千三百户。

秦王爲皇太子，授任他左衛率。當時受隱太子、巢王牽連的有百餘家。準備全部抄没入宫。尉遲敬德説：“作惡的是隱太子、巢王二人，現在已經被誅殺，如果再窮究餘黨，不是取得安定的辦法。”因此全部原諒。論功爲第一，賞賜他絹萬匹，把齊王府的全部金幣、器物賞給他。授任右武候大將軍，封爲吴國公，享有實封一千三百户。

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婞直，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爲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宫，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罷，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横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飭，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歷鄜、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

突厥入侵，授任爲涇州道行軍總管。虜人到達涇陽，率輕騎與其交戰，打敗他們。尉遲敬德得到的財物，必定要散發給士兵。但他很倔强，因有功特别自負，又在殿廷上責問大臣的過失，對宰相不滿。外任爲襄州都督。多次升任做到同州刺史。曾在慶善宫陪侍宴會，有班列在他前面的，尉遲敬德説：“你有什麽功勞，坐在我的前面？”任城王李道宗解釋勸導他，尉遲敬德勃然大怒，打得李道宗的眼睛差點失明。太宗不高興，停止宴會，召他責怪説：“朕看漢朝歷史，曾奇怪高祖時的功臣少有保全的。今天看見卿的所做所爲，纔知道韓信、彭越被殺戮，并非是高祖的過失。國家的大事，祇有賞和罰，非分的恩寵不可能多得，好自爲之吧，後悔還能來得及呀！”尉遲敬德叩頭謝罪。後來改封爲鄂國公，歷任鄜、夏二州都督。年老回府，授任爲開府儀同三司，初一十五朝拜。

帝將討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虚，恐有

皇帝打算征討高麗，尉遲敬德上奏説：“皇上到遼東，太子駐守定州，兩京空虚，恐怕會有

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詔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吊，册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忠武。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

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延年。其戰，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群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矟，遂大愧服。

楊玄感之變。夷貊這樣的小國，不足以屈尊勞駕聖上，希望委派將帥，及時消滅。”皇帝没接受。下詔讓他以本官行太常卿，任左一馬軍總管。官軍返回，又退休。顯慶三年去世，終年七十四歲。高宗下詔五品以上京官和朝集使前往他府第吊喪，又册贈司徒、并州都督，謚號叫忠武。賜給執班劍的儀仗、羽葆儀仗、鼓吹樂隊，陪葬在昭陵。

尉遲敬德晚年，謝絶賓客不與人交往。修整樓觀、池沼，演奏清商樂，自我供養很豐厚。又服食雲母粉，學方士延年之術。他作戰，善於躲避長矛，每每單人騎馬衝入賊中，即使群起刺他也不能傷害，還能奪取敵人的長矛反刺他們。齊王李元吉讓人拿掉自己長矛上的刀刃與他較量，尉遲敬德請齊王加上刀刃，而他單獨除去刀刃，齊王始終不能刺中他。皇帝曾問：“奪取長矛與躲避長矛哪個難？”回答説：“奪取長矛難。”試着讓他與齊王游戲，一會兒，齊王三次失去長矛，於是大爲慚愧而佩服。

張公謹　張大安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爲王世充洧州長史，與刺史崔樞挈城歸天子，授檢校鄒州别駕，遷累右武候長史，未知名。李勣、尉遲敬德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决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爲？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隱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門，鋭甚，公謹獨閉關拒之。以功授左武候將軍，封定遠郡公，實封一千户。

貞觀初，爲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於帝曰：“頡利縱欲肆凶，誅害善良，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可取一也。别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爲反噬，此衆叛於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任王世充的洧州長史。與刺史崔樞率全城歸順天子，授任爲檢校鄒州别駕，多次遷任後爲右武候長史，尚未出名。李勣、尉遲敬德多次啓奏秦王，於是引入幕府。秦王準備討伐隱太子、巢王的叛亂，讓卜算的人占卜，張公謹從外面進來，將龜片摔在地上説：“凡占卜是用來决定猶豫，解决嫌疑。現在事情没有疑問，爲什麽要占卜？占卜後不吉利，難道可以停止嗎？”秦王説：“好。”隱太子死後，他的部下進攻玄武門，很凶猛，張公謹獨自閉門抵抗他們。因功授任爲左武候將軍，封定遠郡公，享有實封一千户。

貞觀初年，任代州都督，設置屯田來節省糧食運輸。多次論奏時政得失，太宗多有采納。後來輔助李靖籌劃謀取突厥，在皇帝面前列舉可取的理由説：“頡利放縱私欲肆意凶暴，殘害善良，親近小人，這是君主昏庸於上，是可取的第一條理由。别的部落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類，都自立君長，圖謀反叛，這是衆叛於下，是可取

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出討，衆敗無餘，欲谷喪師，無托足之地，此兵挫將敗，可取三也。北方霜旱，稟糧乏絶，可取四也。頡利疏突厥，親諸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内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璽詔慰勞，進封鄒國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卒官下，年四十九。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内，安有所避！”遂哭之。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襄。十三年，追改郯國公。永徽中，加贈荆州都督。

子大素，龍朔中，歷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終懷州長史。

次子大安，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令與劉納言等共注范曄《漢書》。太子廢，故貶爲普州刺史，終横州司馬。

子悱，仕玄宗時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説林》入院，綴修所闕，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司業，以累免官。

秦瓊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爲隋將來護兒帳内，母喪，護兒遣使襚吊之。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今獨吊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卑賤邪?”

俄從通守張須陀擊賊盧明月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陀所統纔十之一，堅壁未敢進，糧盡，欲引去。須

的第二條理由。突利被猜疑，率輕騎逃脱，拓設出兵討伐，幾乎全軍覆没，欲谷喪失軍隊，没有立足之地，這是軍隊受挫將領失敗，是可取的第三條理由。北方早霜大旱，糧食缺乏，是可取的第四條理由。頡利疏遠突厥，親近各種胡人，胡人秉性反覆無常，大軍逼近他們，内部必然會發生變亂，是可取的第五條理由。在北方的華夏人很多，近來聽説聚集屯結，占據山川險要，官軍出動，應有所響應，是可取的第六條理由。”皇帝贊同他的計謀。等到攻下定襄，打敗頡利，頒下璽詔慰勞他，晋封爲鄒國公，改任襄州都督，因政令仁惠出名。死在官任上，終年四十九歲。準備出宫郊外哭悼他，有關部門上奏説：“日在辰時，不可。”皇帝説：“君臣如同父子，感情發自内心，哪有所避諱！”於是出宫悼念。下詔追贈左驍衛大將軍，謚號叫襄。十三年，又追贈改封郯國公。永徽年間，加贈荆州都督。

兒子名大素，龍朔年間，歷任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一百多篇，死在懷州長史任上。

次子名大安，上元年間，同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命他與劉納言等人共同注解范曄的《漢書》。太子被廢，因此貶爲普州刺史，死在横州司馬任上。

張大安的兒子名悱，玄宗時出仕任集賢院判官，下詔將他家所著的《魏書》、《説林》收入集賢院，補撰缺漏，多次升任後爲知圖書、括訪異書使，升任國子司業，因受連累免官。

秦瓊，字叔寶，以字出名，齊州歷城人。開始在隋朝將軍來護兒帳内做事，母親去世，來護兒派使者送去衣被吊喪。軍吏奇怪説：“士兵家有喪事，將軍從來没有過問過，現在單單爲秦叔寶的母喪吊祭爲什麽呢?”來護兒説：“這個人有才略武藝，志向節操完美，哪能長期處在卑賤的地位上呢?”

不久跟隨通守張須陀在下邳攻打賊人盧明月，賊兵十多萬，而張須陀統率的軍兵纔是他們的十分之一，堅守營壘不敢進攻，糧食用完，打

陀曰："賊見兵却，必悉衆追我，得鋭士襲其營，且有利，誰爲吾行者?"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奮行。乃分勁兵千人伏莽間，須陀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躡。叔寶等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拔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即斬關納外兵，縱火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陀回擊，大破之。又與孫宣雅戰海曲，先登。以前後功擢建節尉。

算率軍撤退。張須陀說："賊見我軍撤退，一定會全軍追趕我們，祇要用精鋭將士襲擊賊營，就會大勝，誰能爲我前去?"衆人没回答。祇有秦叔寶與羅士信奮勇前去。於是分出强兵一千人埋伏在草叢中，張須陀棄營逃走，盧明月率全軍在後面追趕。秦叔寶等奔出襲擊賊營，營門關閉不能進入，於是登上高臺拔下賊軍的旗幟，殺掉數十人，營中大亂，立即打開營門接納外面的兵士，縱火焚燒了三十多座屯營。盧明月往回趕，張須陀回頭攻擊，大敗他們。又與孫宣雅在海曲交戰，率先破敵。因前後立功提升爲建節尉。

從須陀擊李密滎陽。須陀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内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宇文化及戰黎陽，中矢墮馬，濱死，追兵至，獨叔寶捍衛得免。

跟隨張須陀在滎陽攻打李密。張須陀死後，秦瓊率領殘兵依附裴仁基。裴仁基投降了李密，李密得到秦叔寶大喜，任用爲帳内驃騎，待他非常優厚。李密與宇文化及在黎陽交戰，中箭落馬，瀕臨死亡，追兵趕到，惟獨秦叔寶護衛纔得以脱免。

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齩金計曰："世充多詐，數與下咒誓，乃巫嫗，非撥亂主也。"因約俱西走，策其馬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不敢逼，於是來降。

後來秦瓊又歸順王世充，被任命爲龍驤大將軍。與程齩金商議說："王世充詭計多端，屢次與部下禱告發誓，竟像巫婆一樣，不是撥亂反正的君主。"於是約定一起西逃，策馬告辭王世充說："我們自己思量不能事奉您，請從此告别。"賊人不敢追逼，於是前來投降。

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宫，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黄金瓶，勞曰："卿不恤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况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充、建德、黑闥三盗，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敵有驍將鋭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負。及平隱、巢，功拜左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户。

高祖讓他到秦王府做事，秦王特别嘉獎禮遇。跟隨鎮守長春宫，授任爲馬軍總管。在美良川交戰，打敗了尉遲敬德，立功較多，皇帝賜予黄金瓶，慰勞說："卿不顧惜妻子兒女而來歸順我，况且又立了大功，假使朕的肉可以吃，定當割下給你吃，何况子女玉帛呢!"不久授任爲秦王右三統軍，在介休打敗宋金剛，授任爲上柱國。跟隨討伐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三個盗賊，未曾不身先士卒衝鋒陷陣，面前没有强勁的對手。累積賞賜的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爲翼國公。每當敵軍中有猛將鋭士出入揚威向衆人誇耀時，秦王就命秦叔寶前去拿下他，躍馬挺槍在萬衆之中刺殺他，没有不如願的，因此很是自負。等到平定隱太子、巢王後，因功拜授爲左武衛大將軍，享有實封七百户。

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

後來逐漸上書稱病，曾說："我從小長在軍

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爲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

後四年，詔司徒、趙國公无忌，司空、河間王孝恭，司空、萊國公如晦，司空、太子太師、鄭國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輔國大將軍、褒國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尚書左僕射、蔣國公通，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國公開山，荆州都督、譙國公紹，荆州都督、邳國公順德，洛州都督、鄖國公亮，吏部尚書、陳國公君集，左驍衛大將軍、郯國公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知節，禮部尚書、永興郡公世南，户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户部尚書、莒國公儉，兵部尚書、英國公勣，并叔寶，并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徵、士廉、瑀、志玄、弘基、世南、叔寶，皆始終著名者也。

旅之中，經歷二百多次戰鬥，多次受重傷，流的血近數斛，怎能不病呢？”去世後，追贈爲徐州都督，陪葬在昭陵。太宗下詔命有關部門雕琢石人石馬立在墓前，用來表彰他的戰功。貞觀十三年，改封爲胡國公。

四年後，下詔把司徒、趙國公長孫无忌，司空、河間王李孝恭，司空、萊國公杜如晦，司空、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司空、梁國公房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特進、衛國公李靖，特進、宋國公蕭瑀，輔國大將軍、褒國公段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劉弘基，尚書左僕射、蔣國公屈突通，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國公殷開山，荆州都督、譙國公柴紹，荆州都督、邳國公長孫順德，洛州都督、鄖國公張亮，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左驍衛大將軍、郯國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禮部尚書、永興郡公虞世南，户部尚書、渝國公劉政會，户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兵部尚書、英國公李勣，與秦叔寶，都在凌煙閣上畫像。高宗永徽六年，派使者致祭的名臣在凌煙閣上畫像的共有七人，魏徵、高士廉、蕭瑀、段志玄、劉弘基、虞世南、秦叔寶，都是始終著名的。

唐儉

唐儉，字茂約，并州晉陽人。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父鑒，隋戎州刺史，與高祖善，嘗偕典軍衛，故儉雅與秦王游，同在太原。

儉爽邁少繩檢，然事親以孝聞。見隋政寖亂，陰説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廷，姓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桀，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高祖曰：“湯、武之事豈可幾？然喪亂方剡，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方爲公思之。”及大將軍府開，授記

唐儉，字茂約，并州晉陽人。祖父名邕，任北齊的尚書左僕射。父親名鑒，在隋朝任戎州刺史，與高祖友好，曾一同統領軍衛，因此唐儉平時與秦王有交往，同在太原。

唐儉爽快豪邁不受約束，但侍奉親人以孝順聞名。看到隋朝政治漸亂，暗中游説秦王建樹大業。高祖曾召他詢問，唐儉説：“公額骨隆起天庭飽滿，姓氏與圖讖相符，爲天下人所屬望已經很久了。如果向外聚集豪傑，向北招撫戎狄，向西收服燕、趙之地，渡河向南，從而據有秦、雍之地，這是商湯王、周武王的大業。”高祖説：“商湯王、周武王的事業怎可期望？衹是喪亂正烈，爲私應當謀求生存，爲公打算拯救災禍，我

室參軍、渭北道元帥司馬。從定京師，爲相國府記室，晉昌郡公。

武德初，進内史舍人，遷中書侍郎、散騎常侍。呂崇茂以夏縣反，與劉武周連和，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于筠率兵致討，儉以使適至軍。會孝基等爲武周所虜，儉亦見禽。始，懷恩屯蒲州，陰與部將元君實謀反，會俱在賊中，君實私語儉曰："獨孤尚書將舉兵圖大事，猶豫不發，故及此。所謂當斷不斷而受亂者。"俄而懷恩脱歸，詔復守蒲。君實曰："獨孤拔難歸，再戍河上，寧其王者不死乎？"儉恐必亂，密遣劉世讓歸白發其謀。會高祖幸蒲津，舟及中流而世讓至，帝驚，曰："豈非天也！"命趨還舟，捕反者，懷恩自殺，餘黨皆誅。俄而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儉身幽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大使，許以便宜。盡簿懷恩貲産賜儉。還爲禮部尚書、天策府長史、檢校黄門侍郎、莒國公。仍爲遂州都督，食綿州六百户。

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取乎？"對曰："銜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誘使歸款，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脱身還。

歲餘，爲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群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爲罷獵。詔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

正爲公考慮這事。"等到開設大將軍府，授任他記室參軍、渭北道元帥司馬。跟隨平定京城，任相國府記室，封爲晉昌郡公。

武德初年，升任内史舍人，又升任中書侍郎、散騎常侍。呂崇茂在夏縣造反，與劉武周聯合，下詔永安王李孝基、獨孤懷恩、于筠率兵進行討伐，唐儉正好出使到軍中。適值李孝基等人被劉武周俘虜，唐儉也被擒獲。開始，獨孤懷恩屯駐蒲州，暗中與部將元君實圖謀反叛，恰巧都在賊軍中，元君實私下對唐儉説："獨孤尚書準備起兵圖謀建立大業，猶豫而未發動，因此到了這一步。正是人們常説的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不久獨孤懷恩逃回，下詔仍命他鎮守蒲。元君實説："獨孤懷恩脱險而回，又守衛在黄河邊上，難道他是做王的人而不該死嗎？"唐儉怕他定要叛亂，悄悄派劉世讓回去揭發他的陰謀，正值高祖前往蒲津，船行到河中央劉世讓到了，皇帝大吃一驚，説："這難道不是天命啊！"下令趕緊回船，捕捉反叛者，獨孤懷恩自殺，餘黨全部被誅殺。不久劉武周失敗，逃入突厥。唐儉封存府庫、登記兵器甲仗等待秦王。皇帝表彰唐儉被囚禁受屈辱却不忘朝廷，下詔恢復原職，并任并州道安撫大使，允許他見機行事。没收獨孤懷恩的全部財産賜予唐儉。回朝任禮部尚書、天策府長史、檢校黄門侍郎、莒國公。又任遂州都督，享有綿州實封六百户。

貞觀初年，出使突厥返回後，太宗對唐儉説："卿觀察頡利可以謀取嗎？"回答説："仰賴國家的聲威，可望會有成功。"四年，乘驛馬前去誘使突厥歸服講和，頡利應允，軍隊鬆懈不加防備，李靖藉機偷襲打敗突厥，唐儉脱身返回。

一年多後，任民部尚書。跟隨到洛陽苑打獵，一群野猪從林中突然竄出，皇帝連發四箭，就射死了四頭野猪。一頭野猪跳到皇帝鞍鐙下，唐儉跳下馬與野猪搏鬥。皇帝拔劍砍斷了野猪，回頭笑着説："天策長史没見過上將殺賊吧！爲什麽如此害怕？"回答説："漢高祖用武力得到天下，不用武力治理天下。陛下用神武平定四方，怎能因殺掉一個禽獸就感到大快人心呢？"皇帝

爲此停止打獵。下詔命他的兒子唐善識娶豫章公主爲妻。

儉居官不事事，與賓客縱酒爲樂。坐小法，貶光禄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進。顯慶初卒，年七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襄。

唐儉在官任上不處理政事，與賓客縱酒玩樂，因小過失獲罪，貶爲光禄大夫。永徽初年，退休，又加授特進。顯慶初年去世，終年七十八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在昭陵，謚號叫襄。

少子觀，爲河西令，知名。

小兒子名觀，任河西令，有名氣。

孫從心，神龍中，以其子晙娶太平公主女，擢累殿中監。晙太常少卿，坐太平黨誅。

孫子名從心，神龍年間，因他的兒子唐晙娶太平公主的女兒爲妻，多次提升做到殿中監。唐晙任太常少卿，因與太平公主是同黨獲罪被處死。

唐憲　唐次　唐扶

儉弟憲。憲，字茂彝，仕隋爲東宫左勛衛。太子廢，罷歸。不治細行，好馳獵，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輕俠。高祖領太原，頗親遇之，參與大議。義師起，授正議大夫，置左右，尤所信倚。封安富縣公。武德中，進累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中，終金紫光禄大夫。

唐儉的弟弟名憲。唐憲，字茂彝，出仕隋朝任東宫左勛衛。太子被廢，罷官回家。不注意小節，愛打獵，收藏亡命之人，交往的都是賭徒和輕生好義的人。高祖管轄太原，待他非常親密，參預大計。義軍興起，授任正議大夫，安排在身邊，尤其信賴。封爲安富縣公。武德年間，晋升多次後任雲麾將軍，加封郡公。貞觀年間，官位終於金紫光禄大夫。

裔孫次，字文編。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參數薦之，改禮部員外郎。參貶，出爲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爲副使，德宗諭臯罷之。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爲古忠臣賢士罹讒毁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爲《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次編録未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訖隋，增爲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略》。

後裔孫名次，字文編。建中初年，考中進士科，歷任侍御史。竇參多次推薦他，改任禮部員外郎。竇參被貶後，他外任爲開州刺史，連續十年没有升官。韋臯鎮守蜀地，上表舉薦他任副使，德宗勸諭韋臯罷免他。唐次身處邊遠之地，長期受壓抑不能申理，認爲古代的忠臣賢士遭受讒言毁謗被放逐，有的甚至被殺，君王還不醒悟，於是采集這些事實，寫成《辨謗略》三篇獻上。皇帝更加生氣，説："這是把我比作古代的昏君！"改任夔州刺史。憲宗即位後，把他召回，授任爲禮部郎中，知制誥，官位終於中書舍人。憲宗一向厭惡朋黨們相互排擠陷害，曾閲讀《辨謗略》，認爲很好。對學士沈傳師説："凡做君主的人，都應該閲讀。但唐次編録的不全面，卿可以增補這本書。"沈傳師就和令狐楚、杜元穎編著，上起周代下到隋朝，增加成十篇，改稱《元和辨謗略》。

子扶，字雲翔，仕歷屯田郎中。

兒子名扶，字雲翔，出仕歷任屯田郎中。大

大和五年，爲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進中書舍人，出爲福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績不立。會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時議蚩薄之。

和五年，任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欠度支漕米七千斛，官吏責求他償還，拘禁他們父子以及孫子長達二十八年，有九人死在獄中，唐扶上奏申明釋放了他們。下詔嚴詞譴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中因償還拖欠款項拘禁三年以上的，全部寬免。升任中書舍人，外任福州觀察使。他任意殺人，政績不好。適值去世，奴婢爭奪財產，有關部門檢驗他的財產達十多萬，受到當時輿論的嗤笑鄙視。

唐持　唐彥謙

扶弟持，字德守，中進士第。大和中，爲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尹杜悰欲以親故托之，持輒趨降階伏，悰語塞，乃止。累遷工部郎中，出爲容州刺史。遷給事中，歷朔方、昭義節度使，卒。

唐扶的弟弟名持，字德守，考中進士科。大和年間，任渭南尉，策試京兆府的進士。當時京兆尹杜悰想爲親戚故舊求他幫忙，唐持每每走下臺階伏拜，杜悰無話可説，於是作罷。多次升任做到工部郎中，外任容州刺史。升任給事中，歷任朔方、昭義節度使，去世。

子彥謙，字茂業，多通技藝，尤工爲詩，負才無所屈。乾符末，避亂漢南。王重榮鎮河中，辟幕府，累表爲副，歷晉、絳二州刺史。重榮軍亂，彥謙貶興元參軍事。節度使楊守亮表爲判官，遷副使，終閬、壁二州刺史。

兒子名彥謙，字茂業，精通多門技藝，尤其擅長作詩，自負有才毫不屈尊。乾符末年，到漢南躲避戰亂。王重榮鎮守河中，徵用到幕府，多次上表舉薦他任副使，歷任晉、絳二州刺史。王重榮軍隊變亂，唐彥謙貶任興元參軍事。節度使楊守亮上表舉薦他任判官，升任副使，官位終於閬、壁二州刺史。

段志玄　段文昌　段成式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父偃師，仕隋爲太原司法書佐。從義師，官至郢州刺史。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父親名偃師，出仕隋朝任太原司法書佐。跟隨義軍，官做到郢州刺史。

志玄姿質偉岸，少無賴，數犯法。大業末，從父客太原，以票果，諸惡少年畏之，爲秦王所識。

段志玄身材魁梧，年輕時是個無賴，屢屢犯法。大業末年，跟隨父親寄居在太原，因敏捷勇敢，那些惡少年都畏懼他，受到秦王的賞識。

高祖興，以千人從，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下霍邑、絳郡，攻永豐倉，椎鋒最。歷左光祿大夫。從劉文靜拒屈突通于潼關。文靜爲桑顯和所襲，軍且潰，志玄率壯騎馳賊，殺十餘人，中流矢，忍不言，突擊自如，賊衆亂，軍乘之，唐兵復振。通敗走，與諸將躡獲於稠桑，以多，授樂游府車騎將軍。從討王世充，深入，

高祖起義，率千人跟隨，授任爲右領大都督府軍頭。攻下霍邑、絳郡，進攻永豐倉，都做先鋒。歷任左光祿大夫。跟隨劉文靜在潼關抗擊屈突通。劉文靜受到桑顯和的偷襲，軍隊將要潰敗，段志玄率精壯騎兵衝向賊軍，殺死十多人，被亂箭射中，忍痛不聲張，突擊自如，賊軍大亂，軍隊乘機進攻，唐軍又振作起來。屈突通敗逃，段志玄與衆將追擊到稠桑將他抓獲，因立功多，授任樂游府車騎將軍。跟隨討伐王世充，深

馬跌，爲賊禽。兩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志玄忽騰而上，二人者俱墮，於是奪其馬馳歸，尾騎數百不敢近。破竇建德，平東都，遷秦王府右二護軍。隱太子嘗以金帛誘之，拒不納。秦王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實封九百户。詔率兵至青海奪吐谷渾牧馬，逗留，免。未幾復職。

文德皇后之葬，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户内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嘆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改封褒國公，歷鎮軍大將軍。

貞觀十六年疾，帝臨視，泣顧曰："當與卿子五品官。"頓首謝，請與母弟，乃拜志感左衛郎將。及卒，帝哭之慟。贈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壯肅。

三世孫文昌。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世客荆州。疏爽任義節，不爲齷齪小行。節度使裴冑禮之。冑采古今禮要爲書，數從文昌質判所疑。後依劍南節度韋皋，皋表爲校書郎。宰相李吉甫才之，擢登封尉、集賢校理，再遷左補闕。憲宗數欲親用，頗爲韋貫之奇詆，偃蹇不得進。貫之罷，引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遂爲承旨。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乃出。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逾年，自表還政。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文昌素諳蜀利病，大抵治寬静，間以威斷，不常任也，群蠻震服。長慶二年黔中蠻叛，觀察使崔元略以聞，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即引還，彭

入敵軍，馬絆倒了，被賊生擒。兩名騎兵左右挾着他拖住他的髮髻，準備渡過洛水，段志玄突然躍身上馬，那二人一起跌落下來，於是奪了他們的馬逃回，數百名騎兵尾隨却不敢逼近。打敗竇建德，平定東都後，升任秦王府右二護軍。隱太子曾拿金帛引誘他，拒不接受。秦王即位後，他多次升任到左驍衛大將軍，封爲樊國公，享有實封九百户。下詔命他率軍到青海奪取吐谷渾的牧馬，逗留不進，被免職，不久官復原職。

文德皇后下葬時，與宇文士及帶軍守衛章武門，太宗夜晚派使者到二位將軍處，宇文士及開門接納使者，段志玄拒絶説："夜晚不開軍門。"使者出示手詔，段志玄説："天黑看不清楚。"不接納。等到天明，皇帝嘆道："真正的將軍，周亞夫哪裏比得上他！"改封褒國公，歷任鎮軍大將軍。

貞觀十六年得病，皇帝親臨探望，哭着對他説："一定給卿的兒子五品官。"他叩頭謝恩，請求給予同母弟弟，於是授任段志感爲左衛郎將。去世後，皇帝悲痛大哭。追贈爲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陪葬在昭陵，謚號叫壯肅。

三世孫名文昌。段文昌，字墨卿，又字景初，世代寄居荆州。爲人豪爽講義氣，不做小肚鷄腸之事。節度使裴冑尊重他。裴冑采集古今禮儀要點寫成書，多次跟段文昌質詢判析疑難問題。後來依附劍南節度使韋皋，韋皋上表推薦他任校書郎。宰相李吉甫認爲他有才，升任登封尉、集賢校理，兩次升官後任左補闕。憲宗多次打算親近任用他，受到韋貫之的極力詆毁，艱難窘迫未能進用。韋貫之被罷免宰相，他被引用爲翰林學士，升任中書舍人，又任翰林承旨。穆宗即位後，多次召到思政殿咨詢政事，大都到傍晚纔出來。不久授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到一年，自己上表歸還相位。授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段文昌一向熟習蜀地的利弊，政令大致上寬簡平緩，間或用威嚴處斷，但不經常使用，群蠻震服。長慶二年黔中蠻叛亂，觀察使崔元略上報，段文昌派一名使者前去曉諭，蠻人立刻退

濮蠻大酋違禄來請立石刊誓，修貢獻。入遷兵部尚書。文宗立，拜御史大夫，進封鄒平郡公。俄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事，節度淮南。

去，彭濮蠻大酋長違禄前來請求立石碑刊刻誓約，進獻貢品。入朝任兵部尚書。文宗即位，授任御史大夫，晋封鄒平郡公。不久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事，任淮南節度使。

大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徙帥荆南。州或旱，禬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讓，即日解而去。復節度西川。九年卒，贈太尉。

大和四年，任檢校左僕射，升任荆南節度使。州中有旱情，他一祈禱定會下雨；有時長期下雨不止，遇他出游肯定轉晴。百姓編成歌謡説："不要怕天，祈禱就會有雨；久雨也不用發愁，公一出游就會天晴。"南詔襲擊南安，皇帝因段文昌很得蠻夷人心，下詔讓他傳發檄文慰諭責備，當天就解圍離去。再次任西川節度使。九年去世，追贈太尉。

文昌先墓在荆州，歲時享祠，必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譏其非。少羇窶，所向少諧。及居將相，享用奢侈，士議尤替。

段文昌的祖墳在荆州，逢年過節祭祀，祭奠時必定要上演音樂歌舞，熟習儀禮的人指責他這樣不對。年輕時漂泊貧困，所到之處很少如意，等到位居將相，享用奢侈，士人對他的評論更加不好。

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爲校書郎。博學强記，多奇篇秘籍。侍父于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自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遍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擢累尚書郎，爲吉州刺史，終太常少卿。著《酉陽書》數十篇。

兒子名成式，字柯古，推及祖先的功勛任校書郎。博學强記，多是奇異篇章秘密圖籍。在蜀侍奉父親，縱情打獵，段文昌派屬吏按他的意思勸説阻止。第二天段成式把野鷄野兔送給幕府中的每一個人，給每人寫信，依據所獲得的獵物用對偶的文辭寫出前代的有關故事，没有一句重復，衆人大驚。升任多次做到尚書郎，任吉州刺史，官位終於太常少卿。著有《酉陽書》數十篇。

子安節，乾寧中，爲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云。

兒子名安節，乾寧年間，任國子司業。擅長樂律，能自己作曲。

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爲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投機之會，間不容穟，公謹所以抵龜而决也。

贊曰：屈突通爲隋朝盡節，又成爲唐朝的忠臣，爲什麽呢？衹因他做事一心一意，所以事奉兩朝君主而没有嫌疑。尉遲敬德投順歸來，太宗以赤誠之心對待他，桑蔭未移便迅速立下大功。聖君賢臣相遇，古人認爲那是千載難逢的機遇，確實是不假啊！時機到來，刻不容緩，張公謹所以摔碎龜片而定下計策。



唐書卷九十

列傳第十五

二劉殷許程柴任丘列傳

劉弘基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少以蔭補隋右勛侍。大業末，從征遼，貲乏，行及汾陰，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椎牛犯法，吏諷捕繫。歲餘，以贖論，因亡命，盜馬自給。至太原，陰事高祖。又察太宗資度非常，益自托。由是蒙親禮，出入連騎，間至卧内。兵將舉，弘基募士，得二千人。王威等鯁大事，弘基與長孫順德伏閤後，麾左右執之。從攻下西河，宋老生敗，棄馬投塹，弘基斬其首，拜右光禄大夫。師至蒲，引兵先濟河，下馮翊。爲渭北道大使，命殷開山副之。西徇扶風，衆至六萬，南度渭，次長安故城，振隊金光門。隋將衛文昇來拒，弘基逆擊，擒甲士千餘，馬數百。時諸軍尚未至，弘基最先勝。高祖悦，賜馬二十匹。京師平，功第一，授右驍衛大將軍。

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没，唯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爲賊拘。帝以臨難不屈，優護其家。仁杲平，乃克歸，官之如初。劉武周犯太原，弘基屯平陽，復陷賊。俄自拔歸，授左一總管。從秦王屯柏壁，以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躡賊歸路。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年輕時因祖先的功勛補授隋朝右勛侍。大業末年，跟隨征討遼東，資備軍需缺乏，走到汾陰，估計已誤期應處死罪，於是與他的同伴殺牛犯法，故意暗示官吏將他拘捕入獄。一年多，以贖罪論處，於是逃亡，靠偷馬來供養自己。到太原後，暗中事奉高祖。又觀察到太宗天資氣度非同常人，更加自相托附。因此蒙受親重禮遇，出入都并馬行進，時常延請到卧室内。將要起兵，劉弘基招募兵士，得到二千人。王威等人阻礙起兵，劉弘基與長孫順德埋伏在屋門後，指揮左右捉拿他們。跟隨攻下西河，宋老生失敗，丢掉馬匹跳入壕塹，劉弘基斬下他的首級，授任右光禄大夫。義軍到蒲，率軍先渡過黄河，攻下馮翊。任渭北道大使，命殷開山任他的副使。向西攻占扶風，兵衆達到六萬，向南渡過渭水，駐守在長安故城，在金光門外檢閲。隋將衛文昇前來抗拒，劉弘基迎擊，生擒甲士千餘人，馬數百匹。當時各軍還没到，劉弘基最先取勝。高祖高興，賞賜二十匹馬。京城地區平定，功勞最大，授任右驍衛大將軍。

討伐薛舉，在淺水原交戰，八總管軍隊都覆没，衹有劉弘基一支軍隊奮力作戰，箭用完了，被賊捉住。皇帝因他面臨危難不屈服，優待照顧他的家人。薛仁杲被平定後，纔得以返回，恢復他原來的官職。劉武周進犯太原，劉弘基屯駐平陽，再次落入賊手。不久自己逃脱而回，授任左一總管。跟隨秦王屯駐在柏壁，率勁兵二千從隰

賊銳甚，弘基堅壁儲勇。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從擊劉黑闥，還，除井鉞將軍。會突厥患邊，督步騎萬人備塞，自豳北東拒子午嶺，西抵臨涇，築障遮虜。

州直奔西河，截斷賊軍的歸路。賊軍兵勢非常銳利，劉弘基堅守壁壘蓄養銳氣。等到宋金剛逃走，率騎兵尾隨其後直到介休，與秦王合力攻擊，大敗敵軍。多次晋封到任國公。跟隨攻擊劉黑闥，返回後，授任井鉞將軍。適逢突厥侵犯邊疆，督率步兵、騎兵一萬人防守邊塞，從豳北界向東到子午嶺，西達臨涇，修築屏障阻擋虜兵。

貞觀初，李孝常等謀反，坐與交，除名爲民。歲餘，起爲易州刺史，復封爵。召授衛尉卿，改封夔國。以老乞骸，爲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禄賜同職事。太宗征遼，召爲前軍大總管，戰駐蹕山，有功，累加封户至千一百。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襄。

貞觀初年，李孝常等人謀反，劉弘基因與他交往而獲罪，除名爲民。過了一年多，起用任易州刺史，恢復封爵。召入朝授任衛尉卿，改封夔國公。因年老請求退休，任輔國大將軍，初一、十五朝見，俸禄賞賜與職事官相同。太宗征討遼東，召他任前軍大總管，在駐蹕山與敵交戰，立有戰功，多次增加封户達到一千一百户。去世後，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在昭陵，謚號襄。

始，弘基病，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頃，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可以脱飢凍。"餘悉散之親黨。

子仁實，襲封。

開始，劉弘基病重，給每個兒子奴婢各十五人，田地五頃，對親近的人説："如果子孫賢能，自然不靠財多；如果他們不成器，守着這些田産也可以擺脱飢寒了。"其餘全部散發給親屬鄉鄰。

兒子名仁實，承襲封爵。

殷開山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世居江南。祖不害，仕陳爲司農卿。陳亡，徙京兆，爲鄠人。

開山涉書，工爲尺牘，爲隋大谷長。高祖兵起，召補大將軍掾，從攻西河。爲渭北道元帥長史。時關輔群盜鶩力自張，不相君，命開山招慰，皆下。與劉弘基屯故城，破衛文昇之兵，賜爵陳郡公，遷丞相府掾。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世，世代居住在江南。祖父名不害，在陳朝任司農卿。陳朝滅亡後，遷到京兆，爲鄠人。

殷開山涉獵群書，擅長寫作公文書函，任隋朝的大谷長。高祖起兵，召他補授大將軍掾，隨軍進攻西河。任渭北道元帥長史。當時關輔群盜狂妄逞强自行擴張，互不統屬，高祖命殷開山前去招撫，所到之處全部拿下。與劉弘基屯駐故城，打敗了衛文昇的軍隊，賜爵陳郡公，升任丞相府掾。

以吏部侍郎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卧營，委軍於劉文静，誡曰："賊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争，糧盡衆枵，乃可圖。"開山鋭立事，説文静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折墌，

殷開山以吏部侍郎身份跟隨秦王討伐薛舉。適值秦王病重，躺卧營中，將軍隊交給劉文静，告誡説："賊勢正盛，利於速戰。公等人不要與他們相争，等糧食用完士兵飢餓，纔可謀取。"殷開山急於立功，勸劉文静説："秦王得病，擔心公不能取勝，因此不想讓我們出戰。現在應看準時機戰勝敵人，不要一味將賊軍留給秦王。我

爲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詔貸之，除名爲民。頃之，從平仁杲，復爵位，兼陝東道行臺兵部尚書，遷吏部。從討王世充，以功進爵鄖國公。

希望統兵前去威震他們。"便在折墌交戰，被薛舉抓住機會，於是大敗。交有關部門審訊判處死刑，皇上下詔寬免死罪，除名爲民。不久，跟隨平定薛仁杲，恢復爵位，兼任陝東道行臺兵部尚書，升任吏部尚書。跟隨討伐王世充，因功晋升鄖國公。

征劉黑闥，道病卒，王哭之慟，詔贈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謚曰節。貞觀十四年，與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恭、民部尚書劉政會俱配饗高祖廟廷。永徽中，加贈司空。

征討劉黑闥，殷開山在路上病逝，秦王爲他哭得非常悲痛，下詔追贈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謚號節。貞觀十四年，與淮安王李神通、河間王李孝恭、民部尚書劉政會一起配祭高祖廟廷。永徽年間，又追加贈予司空。

劉政會　劉奇　劉崇望　劉崇龜　劉崇魯

劉政會，滑州胙人。隋大業中，爲太原鷹揚府司馬，以兵隸高祖麾下。王威等既貳，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會爲急變書告其反。時募士已集，乃執威等囚之，然後舉兵，政會功也。

劉政會，滑州胙人。隋朝大業年間，任太原鷹揚府司馬，領兵歸屬高祖部下。王威等人已有二心，秦王打算事先除掉他們，派劉政會起草緊急事變文書告他們謀反。當時招募的兵士已經集中，於是捉住王威等人囚禁起來，然後起兵，這是劉政會的功勞。

大將軍府建，爲户曹參軍，遷丞相府掾。武德初，授衛尉少卿，留守太原，調輯戎政，遠近歡服。會劉武周寇并州，晋陽豪桀舉應之，政會爲武周所擒，每密表賊形勢。既平，復官爵，歷光禄卿，封邢國公。貞觀初，轉洪州都督，卒。太宗手詔："政會昔預義舉，有殊功，葬宜異等。"於是贈民部尚書，謚曰襄。後追徙渝國。

大將軍府成立後，任户曹參軍，升任丞相府掾。武德初年，授任衛尉少卿，留守太原，調整軍政，遠近悦服。適值劉武周侵犯并州，晋陽豪傑起來響應他，劉政會被劉武周生擒，時常秘密上表報告賊軍形勢。平定以後，恢復官爵，歷任光禄卿，封邢國公。貞觀初年，改任洪州都督，去世。太宗親自下詔："劉政會過去參預義舉，有特殊功勞，葬禮應用特殊等級。"於是追贈民部尚書，謚號襄。後來追贈改封渝國公。

子玄意襲爵，尚南平公主。高宗時爲汝州刺史。

兒子劉玄意承襲封爵，娶南平公主爲妻。高宗時任汝州刺史。

次子奇，長壽中，爲天官侍郎，薦張鷟、司馬鍠爲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聞者皆竦。後爲酷吏陷，被誅。

次子名奇，長壽年間，任天官侍郎，舉薦張鷟、司馬鍠任監察御史，二人通過申屠瑒來感謝，劉奇嚴厲地說："舉薦賢才本來就没有私心，有什麽要感謝的？"聽到的人都肅然起敬。後來遭到酷吏陷害，被殺。

七世孫崇望，字希徒，及進士第，宣歙王凝辟轉運巡官。崔安潜帥許及劍南，崇望昆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爲才。安潜入爲吏部尚書，崇望

七代孫名崇望，字希徒，考中進士科，宣歙王凝徵用爲轉運巡官。崔安潜任許和劍南節帥，劉崇望兄弟四人同在幕府，世人認爲他們有才。崔安潜入朝任吏部尚書，劉崇望又以員外郎主管

又以員外郎主南曹，選事清辦。僖宗幸山南，王重榮怨宦豎，不肯率職，時高選使者，即河中鐫諭使自新，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既至，陳君臣大義動之，重榮順服，請誅朱玫自效。使還，稱旨，擢翰林學士。昭宗即位，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濬伐太原，崇望固執不可，濬果敗。代爲門下侍郎、判度支。玉山都將楊守信反，夜陳兵闕下。帝列兵延喜門，命崇望守度支庫。遲旦，含光門未開，禁卒左右植立，將大掠長安中。俄聞傳呼宰相來者，門闢，崇望駐馬勞曰："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不帝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惡名乎?"士皆唯唯。至長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亂，繫其力。進尚書左僕射。朱全忠謀取徐、泗，表請以大臣代時溥，乃授崇望武寧軍節度使。溥拒命，崇望還爲太常卿。會王珂、王珙爭河中，詔以崔胤爲節度使。珂，李克用婿也。太原邸吏薛志勤曰："崔公鎮河中，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最善。"光德，崇望所居坊也。後李茂貞、王行瑜入誅執政，坐是，貶昭州司馬。行瑜誅，克用直其冤，召爲吏部尚書。會王摶以吏部輔政，徙兵部。王建欲并東川，詔崇望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至，建已使王宗滌知留後，崇望乃還爲兵部尚書。卒，贈司空。

兄崇龜，字子長。擢進士，仕累華要，終清海軍節度使。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乃覺，乘舫亡。吏迹賈捕劾，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詰朝，群

南曹，處理科舉事務清廉得力。僖宗到山南，王重榮怨恨宦官，不肯盡職，當時挑選高級使者，到河中勸說他讓他改過自新，劉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符節前往。到了以後，陳述君臣大義感動他，王重榮順服，願意誅殺朱玫效命朝廷。出使回來，符合旨意，升任翰林學士。昭宗即位後，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濬討伐太原，劉崇望堅持認爲不行，張濬果然失敗。代任門下侍郎、判度支。玉山都將楊守信造反，夜晚列兵京城。皇帝列兵延喜門，命令劉崇望把守度支庫。黎明時，含光門尚未打開，禁衛兵左右站立，準備大肆搶掠長安城。不久聽到傳呼宰相來了，門打開，劉崇望停下馬慰勞說："皇上親自帶兵在中營，你等人是禁衛軍，不在皇帝面前殺賊立功，却貪求財物搶劫掠奪而留下惡名嗎?"將士全都順從。到長樂門，叛賊望見禁兵來到，於是逃去，軍中都呼喊"萬歲"。這一天，京城未亂，全仰仗他的力量。升任尚書左僕射。朱全忠圖謀奪取徐、泗，上表請求派大臣代替時溥，於是授任劉崇望爲武寧軍節度使。時溥抗拒這一任命，劉崇望回京任太常卿。適值王珂、王珙爭奪河中，下詔任命崔胤爲節度使。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太原駐京的官吏薛志勤說："崔公鎮守河中，不如光德坊的劉公對我公最友好。"光德，是劉崇望居住的坊名。後來李茂貞、王行瑜入朝誅殺宰相，因此獲罪，貶爲昭州司馬。王行瑜被殺，李克用爲他伸冤，召入朝廷任吏部尚書。恰巧王摶以吏部尚書輔佐朝政，改任兵部尚書。王建想吞并東川，下詔劉崇望任劍南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未到任，王建已派王宗滌主持留後事務，劉崇望於是回朝任兵部尚書。去世後，追贈司空。

哥哥名崇龜，字子長。考中進士科，出仕後歷任顯貴清要的職務，死在清海軍節度使任上。廣地有一個大商人，約一名妓女夜晚相會，而別的盜賊殺了妓女，丟下刀離去。商人進入妓女家，踩到血纔發覺，乘船逃跑。官吏追踪商人捕捉審訊，得到約會妓女的證據而没有殺他。劉崇龜正在大舉犒賞軍兵，召集全部厨師，到太陽落

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它囚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其精明類此。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但寫《荔支圖》與之。然不能防檢其家，既没，有鬻珠翠羽者，由是名損。

山纔遺散。偷偷將盗賊遺棄的刀換了一把雜亂地放在那裏。第二天早晨，衆厨師到厨房取刀，有一人没有離去，說："這不是我的刀。"問他，得知了刀主的姓名。前去探察，却已經逃跑了。劉崇龜提取其他死囚殺掉，聲稱是那個商人，陳尸市上。逃跑的厨師返回，捕捉審訊全都供認了。他精細明察諸如此類。姻親舊友有的用錢財賄賂他辦事，一概不理睬，衹畫《荔支圖》給他。但不能防範約束他的家人，逝世後，家中有人出賣珠翠之羽，因此名聲受損。

弟崇魯，字郊文，亦第進士，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僖宗避難山南，爲嗣襄王煴史館修撰，得不誅。景福中，以水部郎中知制誥。雅與崔昭緯善。帝以韋昭度、李磎輔政，而昭緯外倚邠、岐兵爲援，以久其權。於是天子厚禮磎，昭緯懼見奪，共謀沮之。及磎墨麻出，崇魯輒掠麻大哭。帝問焉，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憸人爲宰相。磎以楊復恭、西門重遂得近職，奈何用之？前日杜讓能羞戮未刷，尚忍蹈覆轍乎？"磎由是不得相。磎亦劾奏其奸，因自陳"爲山南楊守亮詆毁，不容與復恭交私"。又言："崇望爲宰相，使親吏日夕謁左軍，與復恭相親厚。絁巾慘帶，不入禁門；崇魯向殿哭，厭詛天祚，殆人之妖。且其父坐賄飲藥死。崇魯身爲朱玫史官，作勸進表。在太原府使西川，見田令孜，没階趨，廢制度自崇魯始。"其相詈訾，俚淺稽校，譬市人然。崇龜始聞哭麻，恚不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敗名，今不幸乃生是兒。"後王行瑜、崔昭緯相繼誅，崇魯貶崖州司户參軍。終水部員外郎。

弟弟名崇魯，字郊文，也考中進士科，升任左補闕、翰林學士，僖宗到山南避難，擔任嗣襄王李煴的史館修撰，得以不殺。景福年間，以水部郎中知制誥。一向與崔昭緯友好。皇帝用韋昭度、李磎做宰相，而崔昭緯依靠邠、岐軍兵做外援，來保持他的權力。到這時天子很禮遇李磎，崔昭緯懼怕被奪權，二人同謀從中阻撓。等到任命李磎的詔書發出，劉崇魯就搶過詔書大哭。皇帝詢問他，劉崇魯說："現在即使缺少人才，哪能選取奸邪的人任宰相。李磎靠楊復恭、西門重遂得到近職，爲什麽還要用他？前些時候杜讓能的耻辱尚未洗刷，還忍心重蹈覆轍嗎？"李磎因此没有做成宰相。李磎也彈劾奏論他的奸行，并且親自陳述"被山南楊守亮詆毁，說他不可能與楊復恭有私人交往"。又說："劉崇望任宰相，派親近屬吏日夜謁見左神策軍，與楊復恭關係親密。粗布喪服，不能進入宫殿大門；劉崇魯面對殿堂哭喊，是憎恨詛咒國運，近乎人中妖孽。況且他的父親因受賄獲罪服毒自殺。劉崇魯身爲朱玫的史官，寫勸進表。在太原府出使西川，見到田令孜，下臺階趨拜，破壞制度從劉崇魯開始。"他們互相責駡，粗俗俚語斤斤計較，像街市上的人一樣。劉崇龜剛聽説奪詔書大哭這事，氣得不吃飯。說："我們兄弟從來没有因名利敗壞名聲，如今不幸竟生下這樣的小子。"後來王行瑜、崔昭緯相繼被殺，劉崇魯被貶爲崖州司户參軍。死在水部員外郎官任上。

許紹　許圉師

許紹，字嗣宗，安州安陸人。

許紹，字嗣宗，安州安陸人。父親名法光，

父法光，在隋爲楚州刺史。

元皇帝爲安州總管，紹時爲兒，與高祖同學，相愛也。大業末，任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人自占數十萬，開倉賑給。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遥屬越王侗。後王世充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澧陽歸國，授峽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加慰納。

蕭銑將董景珍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銑功，擢其子智仁爲温州刺史。銑遣楊道生圍峽州，紹擊走之。銑將陳普環具大艦溯江，與開州賊蕭闍提略巴、蜀，紹遣智仁及婿張玄靖、掾李弘節追戰西陵，覆其兵，禽普環，悉獲戰艦。江之南有安蜀城，地直夷陵，荆門城峙其東，皆峭險處。銑以兵戍守，紹遣智仁等攻荆門，取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宜。紹境連王世充及銑，其下爲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義，殺掠爲止。進譙國公，賜帛千段。

趙郡王孝恭等伐銑，復詔督兵圖荆州。會病，卒于軍，帝爲流涕。貞觀中，贈荆州都督。

智仁，初以勛授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終凉州都督。

次子圉師。圉師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累遷給事中、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爲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圉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射之，圉師掩不奏，爲人告擿。帝讓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圉師謝，且言："作威福者，强兵重鎮，嫚天

在隋朝任楚州刺史。

元皇帝任安州總管，許紹當時還是小孩，與高祖一同學習，互相友愛。大業末年，任夷陵通守，適值盜賊興起，惟獨本州幸免於難，前來歸附的流民有數十萬人，打開倉庫救濟。煬帝死訊傳來，許紹率官吏吊祭三天，將管轄地區遥屬越王楊侗。後來王世充篡權自立，於是派使者以黔安、武陵、澧陽歸順國家，授任峽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予書信談論平生舊情，加以慰問他。

蕭銑部將董景珍投降，命許紹率軍接應。因打敗蕭銑有功，提升他的兒子許智仁爲温州刺史。蕭銑派楊道生包圍峽州，許紹將他打跑。蕭銑部將陳普環準備艦船逆江而上，與開州賊蕭闍提侵犯巴、蜀，許紹派許智仁和女婿張玄靖、掾吏李弘節追擊戰於西陵，消滅他們的軍隊，生擒陳普環，繳獲全部戰艦。長江南岸有安蜀城，正對夷陵，荆門城聳立在它的東面，都是險峻之處。蕭銑派兵守衛，許紹派許智仁等人進攻荆門，拿下那裏。下制書褒獎贊美，允許他見機行事。許紹地界與王世充、蕭銑相接。他的部下被賊劫持去的都被殺掉，許紹抓到敵人，却發給路費讓他們回去，那兩個地方的人被他的大義感動，殺戮搶掠因此停止。許紹被晋封譙國公，賜帛一千段。

趙郡王李孝恭等討伐蕭銑，又下詔命許紹率兵謀取荆州。恰巧有病，死在軍中，皇帝爲他流淚。貞觀年間，追贈荆州都督。

許智仁，起初因功勛授封孝昌縣公，許紹去世後，他繼續守衛夷陵，官位終於凉州都督。

次子名圉師。許圉師有才幹，研習藝文，考中進士科。多次升任做到給事中、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年間，任左相。高宗親自書寫詔書賜予遼東衆將，對許敬宗説："許圉師喜愛書法，可以給他看看。"不久因他的兒子打獵毁壞别人的田地，有人論争，憤怒地拿箭射人家，許圉師爲之遮掩不上報，被人告發。皇帝責備説："身爲宰相却欺凌百姓，不是作威作福嗎?"許圉師道歉，并説："所謂作威作福，是握

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慊無兵邪？”敬宗因是劾抵，遂免官。

强兵據重鎮，輕視天子法度，臣是文官，怎敢這樣！”皇帝説：“嫌没有兵權嗎？”許敬宗因此彈劾他，於是被罷免官職。

久之，爲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圉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爲廉士。進户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謚曰簡，陪葬恭陵。

過了一段時間，任虔州刺史，逐漸升到相州，專用寬簡治理，相州人刻石碑贊美他。屬下有受賄的人，許圉師不忍查辦，衹賜予《清白箴》，那人自知有愧，後來改正，變成清廉之士。升任户部尚書。去世後，追贈幽州都督，謚號簡，陪葬在恭陵。

許欽寂　許欽明

紹初爵譙國公，以子智仁自有封，故詔孫力士襲之，終洛州長史。子欽寂嗣封。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寇，詔爲隴山軍討擊副使，戰崇州，敗，爲虜所禽。方圍安東，脅令説屬城未下者。欽寂呼安東都護裴玄珪曰：“賊朝夕當滅，幸謹守！”賊怒，害之。武后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謚曰忠。子輔乾，以父死難，授左監門衛中候，爲海東慰勞使，使迎柩還葬。

許紹起初封爵譙國公，因兒子許智仁自己有封爵，因此詔令他的孫子許力士繼承譙國公，官位終於洛州長史。兒子許欽寂繼承封地。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侵，下詔任隴山軍討擊副使，在崇州交戰，失敗，被虜人生擒。虜人正圍攻安東，脅迫他説服没有攻下的下屬城邑投降。許欽寂呼喊安東都護裴玄珪説：“賊早晚要滅亡，希望小心守護！”賊人怒，殺害了他。武后頒下制書褒獎贊美，追贈他蘄州刺史，謚號爲忠。兒子名輔乾，因父親死於國難，授任左監門衛中候，任海東慰勞使，讓他迎候靈柩返回安葬。

欽寂弟欽明，以軍功擢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鹽山郡公。出爲凉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默啜兵奄至，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説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醬乎？有粱米乎？并乞墨一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束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寤其度者，遂見害。兄弟死王事，世名其忠。

許欽寂的弟弟名欽明，因作戰有功升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鹽山郡公。出任凉州都督。曾率輕騎兵巡視管轄各地，恰巧突厥默啜軍隊突然到來，被俘。賊與他一起到靈州，讓他勸降。許欽明來到城下，呼喊説：“我缺乏食物，有美醬嗎？有粱米嗎？還請給我一枝墨！”當時賊營四面被水阻隔，衹有一條路可以進入。許欽明打算讓城中挑選兵將，乘夜晚襲擊賊軍，而城中却没有人明白他的暗語，於是被殺害。兄弟都爲國事而死，世人稱贊他們的忠心。

程知節

程知節本名齩金，濟州東阿人。善馬矟。隋末，所在盗起，知節聚衆數百保鄉里。後事李密，而密料士八千隸四驃騎，分左右以自衛，號“内軍”，常曰：“此可當百萬。”知節領驃騎之一，恩遇隆特。王世充與密戰，知節以内騎營北邙，單雄信以外

程知節本名齩金，濟州東阿人。擅長馬上使矟。隋朝末年，到處都興起盗賊，程知節聚衆數百人保護鄉里。後來奉事李密，而李密挑選八千軍兵分别隸屬四名驃騎，分爲左右用來自衛，號稱“内軍”，常説：“這些人可以頂百萬人用。”程知節是四驃騎之一，受到特别恩惠與知遇。王世充與李密交戰，程知節率内騎兵扎營北邙，單

騎營偃師。世充襲雄信，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行儼中流矢墜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辟易，乃抱行儼重騎馳。追兵以槊撞之，知節折其槊，斬追者，乃免。後密敗，爲世充所獲。惡其爲人，與秦叔寶來奔，授秦王府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充，并領左一馬軍總管，搴旗先登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

雄信率外騎兵扎營偃師。王世充襲擊單雄信，李密派程知節和裴行儼援助他。裴行儼被亂箭射中落馬，程知節策馬來救，殺死數人，敵軍驚退，於是抱起裴行儼兩人騎一匹馬奔馳。追兵用長矛衝撞他，程知節折斷敵兵的長矛，斬殺追擊的人，於是脱免。後來李密失敗，程知節被王世充俘獲。他討厭王世充的爲人，與秦叔寶前來奔降，被授任爲秦王府左三統軍。跟隨秦王打敗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充，這幾次都由他兼任左一馬軍總管，不止一次拔掉敵旗率先登城，因功封爲宿國公。

七年，隱太子譖之，出爲康州刺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全，得乎？知節有死，不敢去！"事平，拜太子右衛率。尋遷右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户。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改封盧國。

七年，隱太子詆毁他，外任爲康州刺史，報告秦王説："大王您失去左右手了，想永保自身的安全，行嗎？我程知節即使是死，不敢離去！"事情平息後，授任爲太子右衛率。不久升任右武衛大將軍，享有實封七百户。貞觀年間，歷任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改封爲盧國公。

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胡人數千出降，知節屠其城去，賀魯因遠遁。軍還，坐免。未幾，起爲岐州刺史，致仕。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子處亮，尚清河公主。

顯慶二年，授任葱山道行軍大總管，派他討伐賀魯。官軍駐在怛篤城，有數千胡人出來投降，程知節殺盡全城人後離去，賀魯因此遠逃。他率軍返回後，因這事獲罪免官。没多久，又起用任岐州刺史，退休。去世後，追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兒子名處亮，娶清河公主爲妻。

柴紹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趫悍，有武力，以任俠聞。補隋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間道迎謁。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塗。建成曰："追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劇賊，冀自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爲功，徒死爾。不如疾走太原。"既入雀鼠谷，聞義兵起，謂紹有謀，乃相賀。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彀騎，發晉陽。先抵霍邑城下，覘形勢。還白："宋老生一夫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大師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年幼時矯捷勇猛，有勇力，因見義勇爲而聞名。補授隋朝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將平陽公主嫁給他做妻子。準備起兵，柴紹走小路前去奉迎。當時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也從河東前往，途中相遇。李建成説："催叫返回的書信很急，恐怕被官吏逮捕，請先依附大盗賊，希望藉此保全自己。"柴紹説："不行。盗賊知道你是唐公之子，肯定要抓住去領功，白白送死罷了。不如快跑到太原。"進入雀鼠谷後，聽説義軍起兵，認爲柴紹有謀略，於是相互祝賀。授任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統領執弓箭的騎兵，從晉陽出發。先抵達霍邑城下，偵察形勢，返回報告："宋老生是一個武夫，

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從下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繞其背，與史大柰合攻之。顯和敗，遂平京師。進右光禄大夫，封臨汾郡公。高祖即位，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征討，以多，進封霍國公，遷右驍衛大將軍。

吐谷渾、党項寇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

貞觀二年，平梁師都，轉左衛大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加鎮軍大將軍，徙譙國。既病，太宗親問之。卒，贈荆州都督，謚曰襄。

二子：哲威、令武。哲威爲右屯衛將軍，襲封。坐弟謀反，免死，流邵州。起爲交州都督，卒。

令武尚巴陵公主，遷太僕少卿、衛州刺史、襄陽郡公。與房遺愛謀反，貶嵐州刺史，自殺。公主亦賜死。

任瓌

任瓌，字瑋，廬州合淝人。父七寶，陳將忠之弟，爲陳定遠太守。

瓌早孤，忠撫愛甚，每曰："吾子雖多，庸保耳。所以寄門户者，瓌也!"年十九，試守靈溪令。還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盡以州務屬瓌。陳亡，瓌勸勇據嶺外，立陳後輔之。勇不從，以地降隋，瓌棄官去。仁壽中，調韓城尉，未幾，罷。

高祖討捕於汾、晉，瓌上謁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户曹。高祖之晉陽，留隱太子托之。義師起，瓌至龍

我軍一到肯定出戰，可以俘虜。"大軍到來，宋老生果然出戰，柴紹奮力作戰有功。跟隨攻下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前來抗戰，柴紹率軍繞到他的背後，與史大柰合力攻打。桑顯和失敗，於是平定京城。升任右光禄大夫，封臨汾郡公。高祖即位後，授任他左翊衛大將軍，多次隨從出征討伐，以戰功晋封霍國公，升任右驍衛大將軍。

吐谷渾、党項侵犯邊境，下敕書命柴紹討伐，敵人占據高處用箭射柴紹軍隊，箭頭像雨點一樣落下，士兵驚慌失措。柴紹安然穩坐，派人彈奏胡人琵琶，讓二名女子跳舞。虜人疑惑不解，停止射箭而去觀看。柴紹看到他們鬆懈下來，於是派精鋭騎兵從後面襲擊，虜人大敗，斬首五百級。

貞觀二年，平定梁師都，改任左衛大將軍。外任爲華州刺史，加授鎮軍大將軍，改封譙國公。患病時，太宗親自探望他。去世後，追贈荆州都督，謚號爲襄。

有兩個兒子：柴哲威、柴令武。柴哲威任右屯衛將軍，繼承爵位。因弟弟謀反獲罪，免除死罪，流放到邵州。後起用任交州都督，去世。

柴令武娶巴陵公主爲妻，升任太僕少卿、衛州刺史、襄陽郡公。參預房遺愛謀反，貶爲嵐州刺史，後自殺。公主也賜死。

任瓌，字瑋，廬州合淝人。父親名七寶，是陳朝將領任忠的弟弟，任陳朝的定遠太守。

任瓌早年喪父，任忠很愛護他，時常說："我的兒子雖然多，是傭人奴僕罷了。能寄托門户的，衹有任瓌!"十九歲時，試守靈溪令。升任衡州司馬，都督王勇將州中事務全部交給任瓌。陳朝滅亡，任瓌勸王勇占據嶺外，擁立陳朝皇帝的後代加以輔佐。王勇不同意，率全境投降隋朝，任瓌棄官而去。仁壽年間，調任韓城尉，没多久，罷官。

高祖到汾、晋討伐叛逆，任瓌來到轅門拜見，承制任他爲河東縣户曹。高祖前往晋陽，留下隱太子托付給他。義軍興起，任瓌來到龍門請

門請見。高祖曰："隋失其政，四海群沸，吾以外戚據重任，不忍坐觀其亡。晉陽，天下用武處，兵精馬强，今率之，將厭國難。公，將家子，智算練達，謂吾此舉其濟乎?"瓌曰："今主政殘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拯亂，與之息肩。公天付神武，杖順而起，軍令嚴明，所下城邑，無秋豪之犯。關中起兵者跂踵而待。擁義師，迎衆欲，何不濟哉！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爲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繇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逼郃陽，徇朝邑。蕭造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禄大夫。遣陳演壽、史大柰步騎六千趣梁山，以瓌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閫外事與任瓌籌之。"既而賊孫華、白玄度等果降，且具舟于河以濟師。瓌行説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禄大夫，留戍永豐倉。

求拜見。高祖説："隋朝喪失政權，四海沸騰，我以外戚身份擔當重位，不忍坐看隋朝滅亡。晉陽，是天下用武之地，兵精馬强，現在率領他們，準備拯救國難。您是將門子弟，智謀老練，説説我這次起事能成功嗎?"任瓌説："現在主上政令殘酷，兵役不止，天下的人，渴望有人拯救禍亂，給他們卸去負擔。公天生神明英武，順應天意起事，軍令嚴明，所到之處攻下城邑，秋毫不犯。關中起兵之人蹺足而待您。您又擁有義軍，符合民衆的意願，怎能不成功啊！我任瓌長期住在馮翊，瞭解那裏的人心世情，願做一名使者，入關中宣布神靈的威力，來收取京城以東的土地。再從梁山渡黄河，直趨韓城，逼近郃陽，攻取朝邑。蕭造是一個文臣，勢必不攻自降。然後招撫各處强賊，擊鼓前進，占有永豐倉積蓄的粟米，雖然没有得到京城，關中定可平定了。"高祖説："這正是我所想的!"於是授任銀青光禄大夫。派陳演壽、史大柰率步兵、騎兵六千人直奔梁山，派任瓌和薛獻任招慰大使。高祖對陳演壽説："統兵在外的事與任瓌籌劃。"隨後孫華、白玄度等賊果然投降，并且在黄河邊準備了船隻來渡送官軍。任瓌游説拿下韓城，與衆將進擊飲馬泉，攻下它。授任左光禄大夫，留守永豐倉。

高祖即位，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攻新安，瓌拒破之。以功封管國公。秦王東討，瓌從至邙山，主水運餉軍。

高祖即位，授任穀州刺史。王世充多次進攻新安，任瓌抗擊打敗他。因功封爲管國公。秦王向東討伐，任瓌跟隨到邙山，主管水運軍糧。

關東平，爲河南安撫大使。王世辯以徐州降瓌，瓌至宋州，會徐圓朗反，副使柳濬勸退保汴，瓌笑曰："公何怯？老將居邊久，自當有計。"俄而賊陷楚丘，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鄢陵領諸州豪質子百餘守之。濬曰："樞等故世充將，且諸州質子父兄皆反，奈何令保城?"瓌不答。樞至，則分質子與土人合隊，賊近，質子稍叛，樞即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是皆賊子弟，安可與守乎?"樞因聽諸隊殺質子，梟首門外。

關東平定，任河南安撫大使。王世辯率徐州投降任瓌，任瓌到宋州，適值徐圓朗造反，副使柳濬勸他退守汴州，任瓌笑道："公怎麽如此怯懦？老將長期守邊，自然會有辦法。"不久賊軍攻陷楚丘，準備圍攻虞城，任瓌派崔樞、張公謹從鄢陵率各州豪族的人質百餘人守衛那裏。柳濬説："崔樞等人是王世充的舊將，況且各州人質的父兄全都造反了，怎麽派他們守城?"任瓌不回答。崔樞到了虞城，就分出人質與當地人合隊，賊軍逼近，人質漸漸叛離，崔樞立刻斬殺隊長。城中人恐懼説："這都是叛賊的子弟，怎能與他們共守呢?"崔樞於是聽憑各隊殺掉人質，

瓌陽怒曰："去者遣招慰，何乃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縣殺賊子，爲怨已大，人今自爲戰矣。"圓朗攻虞城，不能拔。賊平，遷徐州總管，仍爲大使。

將頭挂在城門外。任瓌假裝發怒説："派你們去是爲了招安撫慰，怎麼竟殺掉了?"退下對柳濬説："本來知道崔樞能辦好。縣裏人殺掉叛賊的子弟，構成怨恨已大，那些人如今自願作戰了。"徐圓朗進攻虞城，不能攻下。平定叛賊，升任徐州總管，仍任大使。

輔公祏反，詔以兵自揚子津濟江討之。公祏平，拜邗州都督，遷陝州。瓌弟璨，爲隱太子典膳監。太子廢，璨得罪，瓌亦左授通州都督。貞觀四年卒。

輔公祏造反，下詔帶兵從揚子津渡長江討伐。輔公祏平定，授任邗州都督，升任到陝州。任瓌的弟弟名璨，任隱太子的典膳監。太子被廢，任璨獲罪，任瓌也降任通州都督。貞觀四年去世。

瓌歷職有功，然補吏多爲親故人私，至負勢賕請，瓌知，不甚禁遏，世以此譏之。瓌卒，時有司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今瓌喪，所司不以狀言，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奏云。

任瓌歷任各職有功，但補授的屬吏大多是親人故舊，有的甚至仗勢受賄，任瓌知道，不太禁止，世人因此批評他。任瓌去世後，當時有關官員因在殿外當廷奏報，太宗怒道："過去杜如晦去世，朕多日不能處理政事。今天任瓌喪亡，有關官員不用奏狀上報，難道是朕的意思嗎?如果朕的子弟不幸去世，也要這樣上奏吧!"從此大臣喪亡，就不再當廷奏事了。

丘和　丘行恭

丘和，河南洛陽人，後徙家郿。少重氣俠，閑弓馬，長乃折節自將。仕周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爲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歷資、梁、蒲三州刺史，以寬惠著名。漢王諒反，使卒衣婦人衣，襲取蒲州，和挺身免，坐廢爲民。宇文述有寵，和傾心附納。俄以發武陵公元胄罪，復拜代州刺史。煬帝北巡，和饋獻精腆，至朔州，而刺史楊廓無所進，帝不悦。述盛稱和美，帝用爲博陵太守，詔廓就視和爲式。後帝過博陵，和上食加豐，愈喜。由是所過競爲珍侈獻，自和發也。然和善撫吏士，得其心。遷天水郡守，入爲左禦衛將軍。大業末，海南苦吏侵，數怨畔。帝以和所莅稱淳良，而黄門侍郎裴矩亦薦之，遂拜交阯太守，撫接盡情，荒憬安之。

丘和，河南洛陽人，後來遷居郿。年輕時重義氣愛打抱不平，騎馬射箭很熟練，長大後纔自我約束。在周任開府儀同三司。進入隋朝任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歷任資、梁、蒲三州刺史，因寬厚惠民著名。漢王楊諒造反，派士兵身穿婦女衣服，襲取蒲州，丘和脱身逃離，獲罪廢爲平民。宇文述得寵，丘和傾心依附。不久因揭發武陵公元胄的罪過，又授任代州刺史。煬帝到北邊巡視，丘和奉獻食物精美，到達朔州，刺史楊廓却没有進獻，皇帝不高興。宇文述大加稱贊丘和的好處，皇帝任用他爲博陵太守，下詔楊廓前去觀摩丘和作爲榜樣。後來皇帝經過博陵，丘和進獻的膳食更加豐盛，更爲高興。因此所過之處競相用珍味奢侈品進獻，是從丘和開始的。但丘和善於安撫下吏士兵，很得人心。升任天水郡太守，入朝任左禦衛將軍。大業末年，海南苦於官吏侵凌，多次怨憤叛亂。皇帝因丘和任官以淳正良善著稱，而黄門侍郎裴矩也推薦他，於是授任交阯太守，盡情安撫接納，荒遠之地因

他而安穩。

煬帝崩，而和未知。於是鴻臚卿甯長真舉鬱林附蕭銑，馮盎舉珠崖、番禺附林士弘，各遣使招和，不從。林邑西諸國，數遺和明珠、文犀、金寶，故和富埒王者。銑聞，利之，命長真以南粤蠻、俚攻交阯，和遣長史高士廉率兵擊走之，郡爲樹石勒其功。會隋驍果自江都來，乃審隋亡，和即陳款歸國，而嶺嶠閉岨，乃權附銑。銑平，遂得歸。詔李道裕即授和交州大總管，爵譚國公。和遣士廉奉表請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興，引入卧内，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除左武候大將軍。和時已老，以稷州其故鄉也，令爲刺史以自養。尋除特進。貞觀十一年卒，年八十六，贈荆州總管，謚曰襄，陪葬獻陵。

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而行恭爲知名。行恭有勇，善騎射。大業末，與師利聚兵萬人保郿城，人多依之，群盗不敢窺境。後原州奴賊圍扶風，太守竇璡堅守。賊食盡無所掠，衆稍散歸行恭。行恭遣其酋説賊共迎高祖，乃自率五百人負糧持牛酒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衆曰："若皆豪桀也，何爲事奴乎？使天下號曰奴賊。"衆皆伏，曰："願改事公。"行恭乃率其衆，與師利迎謁秦王於渭北，拜光禄大夫。累從戰伐，功多，遷左一府驃騎，錫勞甚厚。隱太子誅，以功擢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兄争葬所生母，廢爲民。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進右武候將軍。高宗立，遷大將軍、冀陝二州刺史，致仕。卒，年八十，贈荆州刺史，謚曰襄，陪葬昭陵。

煬帝死，丘和不知道。這時鴻臚卿甯長真率鬱林依附蕭銑，馮盎率珠崖、番禺依附林士弘，分别派使者招降丘和，不從。林邑以西各國，多次給丘和贈送明珠、文犀、金寶，因此丘和的富有可比上君王。蕭銑聽説後，貪圖財物，命令甯長真率南粤蠻、俚進攻交阯，丘和派長史高士廉率軍打退他們，本郡人爲他立碑記功。適值隋朝驍果從江都來，纔知道隋已亡，丘和就陳請歸順國家，但嶺外閉塞險阻，於是暫且依附蕭銑。蕭銑被平定後，於是得以歸順。下詔李道裕就地授任丘和交州大總管，封爵譚國公。丘和派高士廉奉表請求入朝，下詔他的兒子丘師利迎接。等到拜見，高祖爲他高興，引入卧室内，談論各人的志趣、愛好，非常高興，演奏九部樂慰勞他，授任左武候大將軍。丘和當時已經老了，因稷州是他的故鄉，命他任刺史來自行奉養。不久授任特進。貞觀十一年去世，終年八十六歲，追贈荆州總管，謚號叫襄，陪葬獻陵。

有十五個兒子，大多做到大官，而丘行恭最有名。丘行恭有勇力，擅長騎馬射箭。大業末年，與丘師利聚衆萬人保守郿城，人們大都依附他們，群賊不敢窺伺其境。後來原州奴賊圍攻扶風，太守竇璡堅守。賊糧食吃完無處搶掠，衆人漸漸離散歸順了丘行恭。丘行恭派遣他們的首領游説賊軍一同迎奉高祖，於是親自率領五百人帶着食糧拿着牛酒來到賊營。奴帥深深行禮，丘行恭親手斬殺了他，對衆人説："你們都是豪傑，爲什麽要服事奴隸呢？讓天下人稱作奴賊。"衆人都跪下，説："希望改過奉事您。"丘行恭於是率領那些人，與丘師利到渭北迎接拜見秦王，被授任光禄大夫。多次跟隨征戰，立功多，升任左一府驃騎，慰勞賜予非常豐厚。隱太子被殺，因功升任爲左衛將軍。貞觀年間，因與兄長相争安葬親生母親獲罪，廢爲平民。跟隨侯君集平定高昌，封爲天水郡公，升任右武候將軍。高宗即位，升任大將軍、冀陝二州刺史，退休。去世時，八十歲，追贈荆州刺史，謚號爲襄，陪葬昭陵。

行恭所守嚴烈，僚吏畏之。數坐事免，太宗思其功，不逾時輒復官。初，從討王世充，戰邙山。太宗欲嘗賊虛實，與數十騎衝出陣後，多所殺傷，而限長堤，與諸騎相失，唯行恭從。賊騎追及，流矢著太宗馬，行恭回射之，發無虛鏃，賊不敢前。遂下拔箭，以己馬進太宗，步執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貞觀中，詔斫石爲人馬，象拔箭狀，立昭陵闕前，以旌武功云。子神勣，見《酷吏傳》。

丘行恭爲政嚴厲，僚佐下吏畏懼他。多次因事受牽連被免職，太宗想到他的功勞，過不了多久就恢復他的官職。當初，跟隨討伐王世充，在邙山交戰。太宗打算探知賊軍的虛實，與數十名騎兵衝出戰陣後方，多有殺傷，却被長堤阻隔，與各騎兵相互走失，衹有丘行恭跟隨。賊軍騎兵追趕上，亂箭射中太宗的坐馬，丘行恭回頭射箭，箭無虛發，賊軍不敢向前。於是下馬拔出箭，將自己的馬進獻太宗，步行手拿長刀，大喊着爲太宗開路，斬殺數人，突出戰陣返回。貞觀年間，下詔雕刻石人石馬，像拔箭的樣子，立在昭陵大門兩側的高臺上，用來表彰他的武功。兒子丘神勣，見《酷吏傳》。

贊曰：帝王之將興，其威靈氣焰有以動物悟人者，故士有一概，皆填然躍而附之，若榱椽梁柱以成大室，叉負偃植，各安所施而無遺材，諸將之謂邪。然皆能禮法自完，賢矣哉！

贊曰：帝王將要興起時，他的神靈氣焰往往有可以感動萬物警醒世人之處，因此士人會不謀而合，紛紛前來歸附他，像榱椽梁柱被用來建造大房屋，交叉支撑平卧直立，各盡其才而没有遺漏的材料，諸位將領就是啊。他們都能遵守禮法自我保全，太好了！



唐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十六

温皇甫二李姜崔列傳

温大雅

温大雅，字彦弘，并州祁人。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士，入隋爲泗州司馬，見朝政不綱，謝病歸。

大雅性至孝，與弟彦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嘆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初爲東宫學士、長安尉，以父喪解，會天下亂，不復仕。

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黄門侍郎，而彦博亦爲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晋陽，爲卿一門耳。"進工部侍郎、陜東道大行臺尚書。隱太子圖亂，秦王表大雅鎮洛陽須變，數陳秘畫，多所嘉納。王即位，轉禮部，封黎國公。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謚曰孝。永徽五年，贈尚書右僕射。

温大雅，字彦弘，并州祁人。父親名君攸，任北齊的文林館學士，到隋朝時任泗州司馬，見朝政混亂，便推辭有病回鄉了。

温大雅秉性極爲孝順，與弟弟温彦博、温大有都有名氣。薛道衡見到他們，贊嘆説："這三個人，都是卿相之才。"起初任東宫學士、長安尉，因父喪解職，適值天下大亂，不再做官。

高祖鎮守太原，對他極爲禮遇。起兵後，引用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管文書。皇帝接受禪讓，與竇威、陳叔達討論制定禮儀，升任黄門侍郎，而温彦博也任中書侍郎，相對掌管樞密之職。皇帝曾從容地對他説："我起兵晋陽，由卿一家所輔助。"晋升他爲工部侍郎、陜東道大行臺尚書。隱太子圖謀叛亂，秦王上表薦温大雅鎮守洛陽等待事變，多次陳述秘計，大都被采納受到贊揚。秦王即位後，他改任禮部尚書，封黎國公。改葬他的先祖，占卜的人占卜墓地，説："對弟弟是大吉，對君不利，怎麽辦?"温大雅説："真如先生所説，我將含笑入土了。"一年多後去世，謚號爲孝。永徽五年，追贈尚書右僕射。

温彦博

彦博，字大臨，通書記，警悟而辩。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郎，直内史省。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州降，彦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爲中書

温彦博，字大臨，精通書傳，警悟善辯。開皇末年，對策高等，授任文林郎，值宿内史省。隋末大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用爲司馬。羅藝率全州歸降，温彦博參預了謀劃，授任總管府長史，封爲西河郡公。召入朝任中書舍人，升任中書侍

舍人，遷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彦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

突厥入寇，彦博以并州道行軍長史戰太谷，王師敗績，被執。突厥知近臣，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虚實，彦博不肯對，囚陰山苦寒地。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彦博欲汰擇士類，寡術不能厭衆，訟牒滿廷，時譏其煩碎。復爲中書侍郎，遷御史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彦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爲捍蔽，與魏徵廷争，徵不勝其辯，天子卒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率謀反，帝始悔云。

彦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近臣，遣秦王諭旨，既而顧左右曰："何如温彦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年六十三。

彦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卒後，帝嘆曰："彦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期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别室，帝命有司爲構寢。贈特進，謚曰恭，陪葬昭陵。

子振、挺。振歷太子舍人，居喪以毁卒。挺尚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

彦博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

温大有

大有，字彦將。隋仁壽中，李綱薦之，授羽林騎尉。高祖舉兵，引爲太原令。從秦王徇西河，將行，高

郎。高麗貢獻特産，高祖想謝讓而不使他們稱臣，温彦博堅持不可，説："遼東本是周朝箕子的國土，漢代的玄菟郡，不叫他們北面稱臣，那麽叫四夷如何看待?"皇帝采納後不再堅持。

突厥入侵，温彦博任并州道行軍長史在太谷交戰，官軍大敗，被俘。突厥知道他是近臣，多次審問他唐朝兵力多少以及國家虚實，温彦博不肯説，被囚禁在陰山荒凉寒冷的地方。太宗即位後，突厥通和，得以返回。授任雍州治中，不久任檢校吏部侍郎。温彦博要淘汰挑選士人，方法太少不能降服衆人，訴訟公文滿堂，當時人指責他煩瑣苛細。再次任中書侍郎，升任御史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事。貞觀四年，升任中書令，封虞國公。突厥歸降，下詔商議安定邊地的計策，温彦博請求效仿漢朝將投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塞，作爲捍衛邊境的屏障，與魏徵在殿堂上争論，魏徵辯不過他，天子終於采納了他的意見。後來突利可汗的弟弟結社率謀反，皇上纔後悔了。

温彦博善於言辭，每當問起四方風俗，宣布誥命，仿佛背誦一樣；進退周密文雅，人們都拭目觀看。高祖曾宴請近臣，派秦王宣讀聖旨，完畢後看看左右的人説："比起温彦博怎樣?"十年，升任尚書右僕射，第二年去世，終年六十三歲。

温彦博秉性周密謹慎，掌管機密事務之後，謝絶賓客不與人交往，進見皇上定要陳述政事利弊。去世後，皇帝嘆惜道："温彦博因操心國事的緣故，耗盡精神，我見他不勝勞碌已二年了，遺憾没讓他稍事休息來延長壽命。"家境貧寒没有正室，在别室中停殯，皇帝命有關部門爲他建造正堂，追贈特進，謚號恭，陪葬昭陵。

兒子温振、温挺。温振歷任太子舍人，服喪期間因哀傷過度去世。温挺娶千金公主爲妻，官做到延州刺史。

温彦博的曾孫名曦，娶涼國長公主爲妻。

温大有，字彦將。隋朝仁壽年間，李綱推薦他，授任羽林騎尉。高祖起兵，引用爲太原令。跟隨秦王進攻西河，將要出發，高祖説:

祖曰：“士馬單少，要須經略，以君參軍事，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徙它職。帝曰：“我虛心待卿，何所自疑？”武德初，累遷中書侍郎，封清河郡公。卒，贈鴻臚卿，謚曰敬。

初，顔氏、温氏在隋最盛，思魯與大雅俱事東宫，愍楚、彦博同直内史省，游秦、大有典校秘閣，顔以學業優，而温以職位顯於唐云。

温佶　温造

大雅四世孫佶，字輔國，以字行。安禄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顔真卿，助爲守計。李光弼厚遇之。後居鄴，薛嵩薦之朝，授太常丞，一謝嵩即去，屏處郊野，世推其高節。

子造。造，字簡輿，姿表瑰傑，性嗜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喜爲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雖咨謀，而不敢縻以職事。及節度徐州，造謝歸下邳，慨然有高世心。建封恐失造，因妻以兄子。

時李希烈反，攻陷城邑，天下兵鎮陰相撼，逐主帥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密詔建封擇縱横士往説濟，佐其必。建封强署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率先諸侯效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馹入奏。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爲諫官，

“人馬太少，需要精心籌劃謀取，讓君參謀軍事，事情能否成功，全靠此行來預測了。”西河攻下後，代理大將軍府記室，與哥哥温大雅一同掌管機要，自己内心不安，請求改任其他官職。皇帝説：“我誠心對待卿，何必自己要疑慮？”武德初年，多次升任後爲中書侍郎，封清河郡公。去世後，追贈鴻臚卿，謚號爲敬。

當初，顔氏、温氏在隋朝最昌盛，顔思魯與温大雅一同事奉東宫太子，顔愍楚、温彦博一同在内史省工作，顔游秦、温大有任典校秘閣，顔氏以學業優勝，而温氏憑職位顯揚於唐朝。

温大雅四世孫名佶，字輔國，以字行世。安禄山叛亂，前去拜見平原太守顔真卿，幫助他謀劃守城之計。李光弼待他非常優厚。後來居住鄴地，薛嵩向朝廷推薦他，授任太常丞，辭謝了一下薛嵩就離去了，住在郊野謝絶客人，世人推重他的高尚節操。

兒子名造。温造，字簡輿，儀表俊美奇偉，秉性酷愛讀書，但爲人氣盛，很少降節屈尊。不喜歡做胥吏，隱居在王屋山，人稱他的居室爲“處士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聽到他的名聲，用文書禮物招他，温造高興地説：“真是讓人滿意的人啊！”前往侍從他。張建封雖然向他咨詢計謀，但不敢用職事煩擾他。等到張建封任徐州節度使，温造辭謝回到下邳，慨然有遠離塵世之心。張建封怕失掉温造，便將哥哥的女兒嫁給他爲妻。

當時李希烈反叛，攻占城邑，天下兵鎮暗中相互摇動，驅逐主帥自立，德宗憂慮。趁劉濟正向朝廷歸誠獻忠之際，悄悄下詔命張建封挑選縱横游説之士前去勸説劉濟，幫助他成功歸順。張建封强行任用温造爲節度參謀，出使幽州。温造與劉濟的話還未説完，劉濟就伏地流淚説：“偏僻孤陋不知天子的神聖，大臣盡忠，願意率先於各方鎮爲朝廷效命出力。”温造返回，張建封把此事上報，下詔從驛道兼程入朝進奏。天子喜愛他的才華，詢問温造的家世和年齡，他回答説：“臣的五世祖名大雅，外五世祖是李勣，臣的年

以語泄乃止。復去，隱東都。烏重胤奏致幕府。

長慶初，以京兆司録為太原幽鎮宣諭使，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宫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覲，使問行期，乃不報。卿為我行喻意，毋多讓。"因賜緋衣。至范陽，總櫜鞬郊迎。造為開示禍福，總懼，矍然若兵在頸，繇是籍所部九州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復宣慰鎮州行營。

頃之，李景儉以酒得過宰相，造坐與飲，出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彈奏。請復朱衣豸冠示外廡，不聽。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吴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遷左司郎中，知御史雜事，進中丞。

大和二年，内昭德寺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宫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是日，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兵救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造自劾曰："臺繫賊，恐人緣以構奸，申警備，乃得入。臣請入三十直，崔蠡、姚合二十直，自贖。"宰相劾造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聽。有詔皆奪一月俸。

造性剛急，人或忤己，雖貴勢，亦以氣出其上。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棄蔑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

齡三十二歲。"皇帝認爲他很奇特。特地要任用他爲諫官，因他泄露談話内容便終止没用。又離去，隱居東都。烏重胤上奏把他召到幕府。

長慶初年，以京兆司録任太原幽鎮宣諭使，被召見，他推辭説："臣，是府縣小吏，不適合出行，恐怕四方輕視朝廷。"穆宗説："朕在東宫時就知道劉總，連年上書請求覲見，派使者前去詢問行期，又不答覆。卿爲我前去曉諭旨意，不要再推辭。"因而賜他穿緋衣。到了范陽，劉總穿着氈靴到郊外迎接。温造爲他開導宣示禍福，劉總恐懼，仿佛有兵刃壓在脖子上，因此把所轄九州的情况登記造册獻入朝廷。温造返回後，升任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人的身份又到鎮州行營宣旨撫慰。

過了些時間，李景儉因酒醉得罪宰相，温造與他同飲受牽連，外任朗州刺史。開通後鄉渠百里，灌溉田地二千頃，百姓因此受益，號稱右史渠。召入朝授任侍御史，主持彈奏之事。請求恢復穿朱衣戴獬豸冠在外廊展示的做法，没有采納。夏州節度使李祐授任大金吾，違背詔命進獻馬匹，温造在正衙抨擊彈劾。李祐説："我深夜進入蔡州活捉吴元濟，未曾心驚，今天却在温御史面前喪膽。"升任左司郎中，主持御史臺雜事，晋升中丞。

大和二年，宫内昭德寺失火，蔓延到宫中野狐落，野狐落，就是宫人所居之處，死了數百人。這天，宰相、兩省官員、京兆尹、中尉、樞密使全部會集日華門，督促神策軍撲救火勢蔓延之處，惟獨御史府官吏未到。温造自我彈劾説："御史臺囚禁賊犯，恐怕有人藉機作惡，申明警備，纔能進入。臣請求繳納俸錢三十，崔蠡、姚合繳納二十，自罰贖罪。"宰相彈劾温造不在朝堂等待處罪，却爲自己許以輕罪，不能聽從。有詔命令全部剥奪一個月的俸禄。

温造性情剛烈急躁，有人觸怒自己，即使是權貴，也要在氣勢上勝過他。路上遇到左補闕李虞，恨他不讓路，抓來他的侍從鞭打侮辱。左拾遺舒元褒等人上言説："舊例，供奉官除宰相外不必屈降迴避。温造拋棄蔑視典禮，無所畏懼，

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所由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聞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擅自尊大，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造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發南曹僞官九十人，主史皆論死。遷尚書右丞，封祁縣子。

侮辱天子的侍臣。凡事雖小但關係到名分道理的，不能失禮；失禮，禍亂就會由此産生。拾遺、補闕職位雖低，是侍臣，中丞雖然職位高，是執法官吏；侍臣受辱就表明恭敬不普遍，執法官放肆就會使法制毀壞。聽説元和、長慶年間，中丞出行呵叱禁止不到半個里坊，現在竟達到兩個里坊，稱做籠街。溫造擅自尊大，有忽視超越本分的嫌疑，請求將他論罪處理。”皇帝於是下詔臺官、供奉官同走一條道路時，聽憑先後秩序行走，相遇時就行揖讓之禮。中丞傳呼不能超過三百步。溫造彈劾抨擊無所迴避畏懼，聲望威重，揭發南曹僞官九十人，主史全部論處死罪。升任尚書右丞，封爲祁縣子。

興元軍亂，殺李絳，衆謂造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為能，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帝慮其勞費，造曰：“臣計諸道戍蠻之兵方還，願得密詔受約束，用此足矣。”許之。命神策將董重質、河中將溫德彝、郃陽將劉士和從造。而興元將衛志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喻以意，皆曰：“不敢二。”乃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為前軍。既入，前軍呵護諸門。造至，欲大宴，視聽事，曰：“此隘狹，不足饗士。”更徙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住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勞問畢，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乃不敢動。即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夾階立，拔劍傳呼曰：“悉殺之！”圍兵争奮，皆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醢之；號令者，殊死。取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悉投之漢江。監軍楊叔元擁造靴祈哀，造以兵衛出之。詔流康州。叔元，始激兵亂者也，人以造不戮為恨。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賜萬縑賞其兵。

興元軍隊叛亂，殺死了李絳，衆人説溫造可以平定這一叛亂，文宗也認爲他可以，於是授任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允許他見機行事。皇帝憂慮勞民傷財，溫造説：“臣估計各道戍防蠻人的兵士正在返回，希望得到密詔使他們接受我的調遣，用他們就够了。”皇上同意他的請求。命神策大將董重質、河中將領溫德彝、郃陽將劉士和隨從溫造。而興元將領衛志忠、張丕、李少直從蜀返回，溫造向他們説明旨意，都説：“不敢有二心。”於是帶八百人跟隨自己，五百人做前軍。進入興元以後，前軍呵禁守護各門。溫造到來，要大擺宴會，巡視辦公廳堂，説：“這兒太狹窄，不够用來犒賞士兵。”改換到牙門。坐定後，將士環列拜見，他慢慢地説：“我想知道新軍去留之意，都到前面來，興元舊軍不必上前。”慰勞完畢，就坐後，行酒，隨從的軍兵將亂兵包圍，有些興元兵士發覺，想退去，溫造傳言叱責，於是不敢動。立即查問軍中殺李絳的情况，衛志忠、張丕夾臺階站立，拔劍傳呼道：“全部殺了！”包圍的軍兵奮勇争先，將亂兵全部斬首，共八百餘人。把親手殺害李絳的人，剁爲肉醬；發布殺害李絳命令的人，處以極刑。拿來一百個首級祭奠李絳，三十個首級祭奠死於此難的官員王景延等人，其餘全部投入漢江。監軍使楊叔元抱住溫造的靴子祈求活命，溫造派兵護送出去。下詔流放康州。楊叔元，是開

始激起兵亂的人，人們都因温造没有殺他感到遺憾。温造因功加授檢校禮部尚書，賜給萬縑犒賞他的士兵。

入爲兵部侍郎，以病自言，出東都留守。俄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源、河内、温、武陟四縣田五千頃。召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尚書右僕射。

召入朝任兵部侍郎，自稱有病，外任東都留守。不久任河陽節度使。上奏修復懷州的古秦渠枋口堰，用來灌溉濟源、河内、温、武陟四縣田地五千頃。召入朝任御史大夫。皇上正要倚重他做宰相，適值有病，不能上朝，改任禮部尚書。去世，終年七十歲，追贈尚書右僕射。

兄邈，弟遜。邈，長慶、大和中，累以拾遺、補闕召，不應。遜嘗爲邑宰，解印綬去。

哥哥名邈，弟弟名遜。温邈，長慶、大和年間，多次用拾遺、補闕等官職徵召他，没有應召。温遜曾任縣令，解下印綬離職而去。

温璋

造子璋。璋以父蔭累官大理丞。陰平吏盗官物，而焚其帑，璋刺得其情，擢侍御史，賜緋衣。遷婺州刺史，以政有績，賜金紫。徙廬、宋二州刺史。宣州逐鄭薰也，崔鉉調淮南兵討之，以璋爲宣州刺史。事平，就拜觀察使，擢武寧節度使。銀刀軍驕横，累將姑息，而璋政嚴明，懼之，相率逐璋，詔徙邠寧節度，歷京兆尹。璋素强幹，鋤宿弊，豪右懾服，加檢校吏部尚書。同昌公主薨，懿宗誅醫無狀者，繫親屬三百餘人。璋與劉瞻極諫，貶振州司馬，嘆曰："生不逢時，死烏足惜！"仰藥死。

温造的兒子名璋。温璋因父親的功勛多次授任到大理丞。陰平胥吏盜竊官府財物，并且焚燒金庫，温璋探查得出實情，被提升爲侍御史，賜給緋衣。升任婺州刺史，因有政績，賜金紫。改任廬、宋二州刺史。宣州人驅逐鄭薰，崔鉉調來淮南軍隊討伐他們，任命温璋爲宣州刺史。事件平息後，就地授任他觀察使，升任武寧節度使。銀刀軍驕横，歷任節帥姑息，而温璋政令嚴明，軍士畏懼，聯合起來驅逐了温璋，下詔升任邠寧節度使，歷任京兆尹。温璋向來强幹，革除舊弊，豪强震服，加授檢校吏部尚書。同昌公主去世，懿宗處死那些没能治好公主病的醫生，囚禁醫生親屬三百餘人。温璋與劉瞻極力諫勸，貶爲振州司馬，嘆息説："生不逢時，死何足惜！"飲毒藥而死。

温廷筠　温廷晧

彦博裔孫廷筠，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温李"。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辭艷曲，與貴胄裴諴、令狐滈等蒲飲狎昵。數舉進士不中第。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爲，授方山尉。徐商鎮襄陽，署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綯方鎮淮南，廷筠怨

温彦博後世孫名廷筠，年少時機敏聰慧，工於寫作詩文，與李商隱都有名氣，號稱"温李"。但品行不端，不加檢點。又寫了很多邪文艷曲，與貴族後代裴諴、令狐滈等人縱酒賭博玩樂親昵。多次參加進士科都未考中。才思神速，經常替人寫作文章。大中末年，在有關部門應試，監考尤爲嚴格，温廷筠不高興，爲此上書千餘言，但他私下口授文章給别人已有八個人，宰相鄙視他的行爲，授任方山尉。徐商鎮守襄陽，任用他爲巡官，不得志，離職去了江東。令狐綯

居中時不爲助力，過府不肯謁。丐錢揚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其齒，訴於綯。綯爲劾吏，吏具道其汚行，綯兩置之。事聞京師，廷筠遍見公卿，言爲吏誣染。俄而徐商執政，頗右之，欲白用。會商罷，楊收疾之，遂廢卒。本名岐，字飛卿。

正鎮守淮南，温廷筠怨恨他在朝廷時不幫助自己，經過府上不肯拜見。到揚子院乞求要錢，夜晚大醉，被巡邏兵士打斷牙齒，向令狐綯申訴。令狐綯爲此批評下吏，下吏詳細報告了他的惡迹。令狐綯對雙方都不追究。事情傳到京城，温廷筠遍拜公卿，説被下吏誹謗。不久徐商任宰相，很袒護他，準備上報起用他。恰巧徐商被罷免宰相，楊收恨他，終遭廢棄而去世。本名岐，字叫飛卿。

弟廷晧，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彦曾幕府。龐勛反，以刃脅廷晧，使爲表求節度使，廷晧紿曰："表聞天子，當爲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决，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邪？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彦曾遇害，廷晧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弟弟名廷晧，咸通年間，召到徐州觀察使崔彦曾幕府任職。龐勛反叛，用刀脅迫温廷晧，讓他寫奏表求取節度使，温廷晧欺騙他説："奏表要上達天子，我要爲公連夜認真構思。"龐勛大喜。他回家後與妻子兒女訣别，第二天再見面，龐勛索要奏表，他傲慢地答道："我怎能用筆硯事奉你呢？趕快殺了我。"龐勛仔細看着他笑道："這個儒生很有膽量呀，我指揮百萬軍隊，没有一個人能寫作檄文嗎！"便囚禁了他，改讓周重草擬表章。崔彦曾遇害，温廷晧也死了，下詔追贈兵部郎中。

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漢王諒反，逼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即號慟，人問故，對曰："吾父生平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頃訃至，果然。時五等廢，煬帝嘉誕忠，特封無逸平輿侯，而贈誕柱國、弘義郡公。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父親名誕，在隋朝任并州總管府司馬，漢王楊諒造反，逼迫他而不從命，被殺。皇甫無逸在長安，聽説事變立刻號哭起來，人們詢問原故，他回答説："我父親生平重視節義，一定不會苟且免難的。"不久訃告送到，果然這樣。當時五等爵制已經廢掉，煬帝贊揚皇甫誕的忠心，專門封皇甫無逸爲平輿侯，而追贈皇甫誕爲柱國、弘義郡公。

無逸歷淯陽太守，治爲天下最，再遷右武衛將軍。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殺，乃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不能同爾爲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騎爭下取，由是獲免。

皇甫無逸歷任淯陽太守，政績爲天下優等，二次升任後爲右武衛將軍。皇帝巡視江都，下詔命他居守洛陽。皇帝被殺後，他就與段達、元文都擁立越王楊侗。等到王世充篡位，丢下母親妻子，殺出關門獨自歸順國家。追他的騎兵趕了上來，皇甫無逸回頭對他們説："我寧願死，始終不會與你們一同反叛的。"解下金帶丢到地上，説："把這送給你們，不要再阻攔我了。"騎兵争着下馬搶金帶，因此獲免。

高祖以無逸本隋勛舊，尊遇之，

高祖因皇甫無逸本是隋朝的舊功臣，待他非

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

常尊敬，授任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歷任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升任御史大夫。當時蜀地新近平定，官吏大多放肆横行，民不聊生，下詔皇甫無逸持符節前去巡視撫慰，可以承受詔命授任官吏。到了以後，罷除貪暴，任用廉潔良吏，法令嚴明，蜀人得以安寧。

皇甫希仁，憸人也，誣告無逸爲母故陰交世充，帝判其詐，斬希仁，遣給事中李公昌馳諭。又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時無逸與行臺僕射竇璡不協，因表自陳，并上璡罪。有詔劉世龍、温彦博按之，無狀，遂斬告者而黜璡。及還，帝勞曰："比多譖毁，但以正直爲佞人憎爾。"無逸頓首謝，帝曰："卿無負，何所謝？"

皇甫希仁，是個陰險的小人，誣告皇甫無逸爲了母親的緣故暗中交結王世充，皇上判明其中的僞詐，斬殺了皇甫希仁，派給事中李公昌乘快馬告訴他。還有人誣告皇甫無逸勾結蕭銑，當時皇甫無逸與行臺僕射竇璡不合，因此上表爲自己陳述，并奏明竇璡的罪過。下詔派劉世龍、温彦博審查此事，没有證據，於是斬殺誣告的人并罷免了竇璡。等他返回，皇帝慰勞説："以前有許多人詆毁誣告你，祇因正直而被奸佞小人憎恨罷了。"皇甫無逸叩頭謝恩，皇帝説："卿没有辜負我，爲什麽要謝恩？"

拜民部尚書，出爲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閤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它境。嘗按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不能與母俱，留卒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謚良。

授任爲民部尚書，外任同州刺史，改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到之處每每閉門不交結賓客，左右的人不敢隨便出入，所需物品都從轄境以外買來。曾經巡視境内，留宿民家，燈炷燃盡，主人想要續上，皇甫無逸抽出佩刀割斷帶子作爲燈炷，他的廉潔正直多像這樣。但自己過於小心謹慎，每次上表章，讀了數十遍還不放心，使者上路，追回後再三檢查纔可以派遣。母親在長安病重，太宗命人從驛道兼程前去召他返回看望，他憂慮不安吃不下飯，路上得病逝世。追贈禮部尚書，謚號爲孝。王珪駁斥道："皇甫無逸入蜀，却未能帶母親一同前往，留下母親一人死在京城，爲子之道不足以稱頌，不能叫做孝。"於是改謚號爲良。

李襲志　李襲譽

李襲志，字重光。其先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避地，更爲金州安康人。仕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盗賊起，襲志傾私産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盗，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下。聞煬帝喪，乃與士民縞素三日臨，或説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悦

李襲志，字重光。他的祖先本是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避亂移居，又成爲金州安康人。出仕隋朝任始安郡丞。大業末年，盗賊興起，李襲志傾盡家産招募兵士，得到三千人，據城抗賊，蕭銑、林士弘屢次攻打不下。聽説煬帝死了，於是與士人百姓身穿素服吊祭三天，有人勸説他道："公統管此郡時間長，士大夫悦服歸心，鑾

向，蠻夷畏威，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粵，豈遽不若尉佗乎？"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仇耻，豈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爲吾法也。"欲斬説者，衆諫，乃止。遂固守凡二年，力窮援絶，爲銑所陷，僞署工部尚書、桂州總管。

武德初，高祖賜書，命其子玄嗣召之。襲志約嶺南酋永平郡守李光度潛圖歸國。帝復以書諭曰："公朕之宗，不可與異姓比，宜及子弟并隸宗正屬籍。"及銑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云。趙郡王孝恭承制授桂州總管。五年來朝，進柱國，封始安郡公、江州都督。後討輔公祏，爲水軍總管，轉桂州都督。襲志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表請入朝，以光禄大夫、汾州刺史致仕，卒。

弟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仕隋爲冠軍府司兵。陰世師輔代王守京師也，三輔盜蝗聚，襲譽請以兵據永豐倉，發粟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共逐捕賊。世師不從。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安康郡公。

伐王世充也，拜潞州總管。時突厥已和親，又通使世充，襲譽捕斬之。詔委典運，以餉東軍。擢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吴大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襲譽爲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召爲太府卿。

夷畏威，雖稱隋臣，實際上是君長。現在四海分裂，自己稱王的并非一家，應馬上占據嶺表，奪取百粵，難道就不如尉佗嗎？"李襲志説："我世代做隋朝臣子，現在江都雖然淪陷，宗廟尚且有人供奉，各位應相互努力洗刷仇恨與耻辱，怎能乘亂圖謀不義之舉嗎？我寧可盡忠而死，不背叛義節而活，尉佗不足以讓我效法。"要斬殺游説的人，衆人勸諫，這纔作罷。於是固守共二年，用盡力量又没有救援，被蕭銑攻下，僞命授他工部尚書、桂州總管。

武德初年，高祖賜他書信，命他的兒子李玄嗣召他。李襲志約嶺南酋長永平郡守李光度暗中圖謀歸順國家。皇帝又寫信曉諭説："公與朕同姓，不能與異姓相比，應和子弟一同隸屬宗正寺户籍。"到蕭銑平定後，嶺南六十多州全部歸順，是李襲志誘導所致。趙郡王李孝恭承受制命拜授他任桂州總管。五年來朝覲見，晋封柱國，封始安郡公、江州都督。後來討伐輔公祏，任水軍總管，改任桂州都督。李襲志鎮守桂州二十八年，政令清明寬簡，南方荒遠之人以爲便利。上表請求入朝，以光禄大夫、汾州刺史退休，去世。

弟弟名襲譽，字茂實，機敏而有見識。出仕隋朝任冠軍府司兵。陰世師輔佐代王守衛京城，三輔盜賊像螞蟻般聚集，李襲譽請求派兵占據永豐倉，散發粟米賑濟貧窮，拿出倉庫中物品賞賜戰士，快馬傳發檄文給各郡縣，共同追捕盜賊。陰世師不同意。於是請求出去招募山南軍隊，到達漢中，高祖已平定長安，召入朝授任太府少卿、安康郡公。

討伐王世充時，授任潞州總管。當時突厥已和親，又與王世充通使往來，李襲譽捉住并斬殺使者。下詔委派他管理運輸，來送糧供應東部軍隊。多次提升做到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在任期間任免了很多官員。揚州，是江、吴大都會，民俗喜愛經商，不從事農耕；李襲譽爲他們疏引雷陂水，建築句城塘，灌溉田地八百頃，使地盡其利，很多百姓反過來從事農業。召入朝任太府卿。

爲人嚴慤，以威肅聞。居家儉，厚于宗親，祿稟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寠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内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遷凉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坐在凉州以私憾杖殺番禾丞劉武，當死，廢爲民，流泉州，卒。

爲人正直誠實，以威嚴聞名。持家儉樸，對宗族親屬照顧十分優厚，按人口多少將俸祿散發給他們。用餘下的錢請人抄書，罷任揚州時，書籍多得要用數輛車子裝載。他曾對子孫説："我秉性不愛財物，因此以至貧乏。但仰仗京城有賜田十頃，可以耕種，足够食用；在河内有千棵桑樹，務桑可以穿衣；在江都有書籍，努力攻讀可以進身求官。我死後，能勤於這三事，就不用求助他人了。"升任凉州都督，改任同州刺史。在凉州因私憤用杖刑打死番禾丞劉武而獲罪，應處死罪，廢爲平民，流放泉州，去世。

姜謩　姜行本

姜謩，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爲晋陽長。高祖在太原，謩前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自結。及大將軍府建，引爲司功參軍，從平霍邑、絳郡，兵遂度河，謩部勒一夕濟，高祖嘆其略。進平長安，除相國胄曹參軍、長道縣公。

姜謩，秦州上邽人。隋朝大業末年，任晋陽長。高祖在太原，姜謩前去結識了他，對親近的人説："隋朝政治大亂將要滅亡，定會有聖人承受它。唐公負有王霸的天資氣度，他定會撥亂反正得到天下。"於是密切交往來結托。到大將軍府建立後，引用他爲司功參軍，隨從平定霍邑、絳郡，義軍於是渡河，姜謩率部下一夜就渡過了，高祖贊嘆他的謀略。進軍平定長安，授任相國府胄曹參軍、長道縣公。

薛舉寇秦州，以謩山西豪望，詔安撫隴外，委以便宜。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屬，宜膺圖緯，光有神器。謩老矣，恐先朝露，幸一見踐阼，死不恨。"高祖嘉納。乃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遇薛舉，與戰，軌敗，召謩還朝，爲員外散騎常侍。後仁杲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凉州荒梗，宜有以靖之。"謩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改守隴州，以老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謚曰安。

薛舉侵犯秦州，因姜謩是山西豪族，下詔安撫隴外，委托他隨機行事。將要出行，請求説："公的天意和民意已經注定，應接受圖讖，光大擁有帝位。我姜謩老了，恐怕要先逝去了，有幸一見公即帝位，死而無憾。"高祖贊賞采納。於是和竇軌從散關出，攻下河池、漢陽，遭遇薛舉，與他交戰，竇軌失敗，召姜謩回朝，任員外散騎常侍。後來薛仁杲被平定後，升任他爲秦州刺史。皇帝説："過去人稱衣錦還鄉，現在將你的本州授給你，用來酬償你的功勞。凉州荒遠險阻，應該有好辦法安撫。"姜謩到任後，用恩信安撫邊民，盜賊平息。人們高興道："想不到又看見太平官府。"改任隴州刺史，因年老離職。貞觀元年去世，追贈岷州都督，謚號安。

子確。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爲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宫及諸苑籞，以幹力稱，多所賚賞，游幸無不從，遷宣威將軍。太宗選趫

兒子姜確。姜確，字行本，以字顯名。貞觀年間，任將作少匠，監督建造九成宫、洛陽宫以及各處禁苑，以强幹得力著稱，得到很多賞賜，皇帝出游巡視没有不隨從的，升任宣威將軍。太

才，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宿衛仗内，號曰“飛騎”，每出幸，即以從，拜行本左屯衛將軍，分典之。

高昌之役，爲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增損舊法，械益精。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戰有功，璽書尉勞。還，爲金城郡公，賜奴婢七十人，帛百五十段。帝將征高麗，行本諫未宜輕用師，不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左衛大將軍、郕國公，謚曰襄，陪葬昭陵。子簡嗣。

行本性恪敏。所居官，雖祁寒烈暑無懈容，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見其倚昵，恐寖啓侈端，勸帝斥之，帝賴其强濟，不斥也。

子柔遠，美姿容，敷奏詳辯。武后時，至左鷹揚衛將軍，攝地官尚書通事舍人、内供奉。

子晈、晦。

姜晈　姜慶初

晈，長安中爲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晈識其有非常度，委心焉。及即位，自潤州長史召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内，陪燕私，詔許捨敬，坐與妃嬪連榻，間擊球鬥鷄，呼之不名也。賜宫女、厩馬及它珍物，前後不勝計。帝在殿廷玩一嘉樹，晈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

後將誅竇懷貞等，晈與密議，以功進殿中監、楚國公，食封四百户。議者譏短晈任遇太過，帝以其藩邸舊，思有以宣布之，乃下詔曰：“殿中監、楚國公晈，往事朕於藩國，

宗挑選矯健人才，身穿五色袍，乘騎六閑馬，直屯營，宿衛仗内，號稱“飛騎”，每次出外巡視，就命“飛騎”隨從，授任姜行本爲左屯衛將軍，分管他們。

高昌之戰，任行軍副總管，從伊州出發，距離柳谷百里，依山製造攻城器械，改變過去的製作方法，器械更加精巧。那地方竪有漢代班超紀功碑，姜行本磨去古代刻字，改刻稱頌國家威武神明的文字。於是與侯君集進軍平定高昌，作戰有功，下詔書慰勞他。返回後，封爲金城郡公，賜予奴婢七十人，帛一百五十段。皇帝將要征討高麗，姜行本勸諫不宜輕易用兵，皇上未聽。到達蓋牟城，被亂箭射中，去世。皇帝賦詩悼念他，追贈左衛大將軍、郕國公，謚號襄，陪葬昭陵。兒子姜簡繼嗣。

姜行本秉性謹慎而敏捷。任官期間，即使嚴寒酷暑也毫不鬆懈，加上精通建造技藝，凡是朝廷修繕營造之事，有關部門一定向他咨詢後再做。魏徵見他受到倚重親昵，恐怕慢慢開啓奢侈之風，勸皇上疏遠他，皇帝信賴他精强幹練，并不疏遠他。

兒子名柔遠，姿容俊美，奏報詳明清楚。武后時，官做到左鷹揚衛將軍，代理地官尚書通事舍人、内供奉。

兒子姜晈、姜晦。

姜晈，長安年間任尚衣奉御，玄宗在藩王府時，姜晈看出他有非常的氣度，實心交結。等到即位，從潤州長史召入朝授任殿中少監。出入卧室，陪侍私宴，下詔允許他不必拘禮，與妃嬪同坐連榻，有時打馬球鬥鷄，不叫他的名字。賜予宫女、厩馬以及其他珍貴物品，前後不可勝計。皇帝在殿中玩賞一株美妙的樹木，姜晈大加贊嘆，皇帝馬上派人移植到他的家中。

後來準備誅殺竇懷貞等人，姜晈參預密謀，因功晋升殿中監、楚國公，享有封邑四百户。議論者指責姜晈所受任用和待遇太高，皇帝因他是在藩王府時的舊人，想宣布這樣做是有理由的，於是下詔説：“殿中監、楚國公姜晈，以前朕在

雖彭祖同書，子陵共學，不過也。朕嘗游長楊、鄠、杜間，皎于時奉侍，數謂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儲副。'朕叱而後止，復言於朕兄弟近戚。語聞太上皇，太上皇奏之中宗，遣嗣虢王邕等鞫問，皎一意保護，罔或貳言。宗楚客、紀處訥等請投皎炎荒，中宗特詔貶潤州長史。專以忠力戴朕，謂天且有命，故履危蹈艱而無變焉。朕既即位，又參誅奸臣，將厚以光寵，每所撝遜。造膝匪躬，舉多規益。而悠悠之談，醜正惡直，天下之人，其未及識皎之功，何見之異也？昔漢昭之任霍光，魏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且否當其悔，則必滅乃宗；泰至于亨，則所酬未補。豈流言之聽，而厚德之忘哉？苟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尋還太常卿，監修國史。弟晦又爲吏部侍郎，有權寵，宋璟以爲非久安策，請抑損之。

藩王府時他就事奉朕，即使彭祖共讀，嚴子陵同學，也不過這樣。朕曾游歷長楊、鄠、杜之間，姜皎當時侍奉，多次對朕說：'相王一定會登上帝位，大王將要成爲太子。'朕叱責而後閉口，又對朕的兄弟近親說這些話。話傳到太上皇那裏，太上皇奏報中宗，派嗣虢王李邕等審問，姜皎一心保護，没有背叛之言。宗楚客、紀處訥等請求將姜皎流放到荒遠之地，中宗專門下詔貶爲潤州長史。他一意忠心擁戴朕，認爲上天將有命令，所以身陷危難也不改變。朕即位後，又參謀誅除奸臣，想要厚賜榮耀寵遇，他每每謙讓。雖親近非常但仍盡忠不顧身，行事多有規正補益。但庸俗的談論，厭惡詆毁正直之士，天下之人，没有真正認識到姜皎的功勞，爲什麽見識這等的差呢？過去漢昭帝信任霍光，魏祖瞭解程昱，朕雖没有德行，也希望做到這樣。況且這事如遇不順自當處罪，那麽必定會毁滅宗族；而好運到來則亨通，那麽朕酬勞他還未得補報。難道衹聽信流言，而忘掉他的大德嗎？如果謀劃有善始，那麽謀劃也能善終。"不久升任太常卿，監修國史。弟弟姜晦又任吏部侍郎，有權勢受寵愛，宋璟認爲不是長久安全之計，請求抑制貶損。

開元五年，下詔放歸田里，使自娱。久之，復爲秘書監。十年，坐泄禁中語，爲嗣濮王嶠所劾，敕中書門下究狀。嶠亦王守一姻家，中書令張嘉貞陰希其意，傅致皎獄。詔免殊死，杖之，流欽州。道病死，年五十。親厚坐謫死者數人，世以爲冤。時源乾曜方侍中，不能正，爲人所譏詆。帝後思皎舊勛，令遞柩還，以禮葬之，存問其家，追贈澤州刺史。後以子尚主，更贈吏部尚書，仍賜封二百户爲祠享費。

開元五年，下詔放回鄉里，隨其自娱。過了很長時間，又起用爲秘書監。十年，因泄露宫中談話獲罪，被嗣濮王李嶠彈劾，下敕令中書門下追究情狀。李嶠也是王守一的親家，中書令張嘉貞暗地裏迎合他的意思，構織姜皎的罪行。下詔免除斬首之刑，處以杖刑，流放欽州。路上病死了，終年五十歲。親戚朋友受牽連貶謫而死的有數人，世人認爲冤屈。當時源乾曜正任侍中，不能糾正，被人們所譏駡。皇帝後來想到姜皎的舊功，命令傳送靈柩回京，按禮節埋葬，慰問他的家人，追贈澤州刺史。後來因他的兒子娶公主爲妻，又追贈吏部尚書，還賜食封二百户作爲祭祀供奉費用。

子慶初。慶初生方晬，帝許尚主，後淪謫二十餘年。天寶初，皎甥李林甫爲宰相，爲帝言之，始命以

兒子名慶初。姜慶初生下剛滿周歲，皇帝就許諾讓他娶公主爲妻，後來淪落貶謫二十多年。天寶初年，姜皎的外甥李林甫任宰相，跟皇帝説

官，襲楚國公。十載，尚新平公主。新平故嘗歸裴玲，玲卒，乃降慶初。主慧淑，閑文墨，帝賢之，歷肅、代朝，恩禮加重，慶初亦得幸。舊制，駙馬都尉多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會修植建陵，詔爲之使，誤毁連岡，代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建陵使史忠烈等皆誅，裴玲子儆，亦削官。主幽禁中，大曆十年薨。

起此事，纔任命官職，繼承楚國公。十載，娶新平公主爲妻。新平公主過去曾下嫁裴玲，裴玲去世後，纔下嫁姜慶初。公主聰慧文静，熟習文墨，皇帝認爲她賢德，歷經肅、代兩朝，恩寵尊禮更加優厚，姜慶初也得到寵幸。按舊例，駙馬都尉大多不授任正式官職，專門授任姜慶初爲太常卿。適值修造建陵，下詔命他爲使，誤毁連綿不斷，代宗發怒，交給刑獄官吏論處不恭之罪，賜死，建陵使史忠烈等全被誅殺，裴玲的兒子裴儆，也被削去官爵。公主幽禁宫中，大曆十年去世。

故事，太常職奉陵廟。開元末，濮陽王徹爲宗正卿，有寵，始請宗正奉陵。天寶中，張垍以主婿任太常，故復舊。及慶初敗，又以陵廟歸宗正云。

按舊例，太常寺的職責是供奉陵廟。開元末年，濮陽王李徹任宗正卿，受寵，開始請求宗正寺供奉陵廟。天寶年間，張垍因是公主的丈夫而任太常卿，所以恢復舊制。等到姜慶初敗，又將陵廟歸宗正寺管理。

姜晦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爲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之。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御史不拜宰相，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徇舊禮，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譴公等。"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卿。

姜晦，起家任蒲州參軍，多次升任做到高陵令，治政有聲譽，升任長安令，人們敬畏喜愛他。開元初年，提升爲御史中丞。在這之前，永徽、顯慶年間，御史不拜見宰相，受命帶御史職銜而出使四方的人，在殿廷上見面行拱手禮，後來漸漸屈居宰相之下。到了姜晦，又遵循舊禮，對御史説："不按照舊例，將上奏罷免公等。"因此御史臺威儀重又振興。改任太常少卿。

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市馬六胡州，率得馬三十，署游擊將軍，詔可。閑廐乃稍備。除黄門侍郎，辭不拜，改兵部。滿歲，爲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托爲奸，前領選者周棘扈藩，檢窒内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諉，罪輒得，皆以爲神。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贓賕路塞，而流品有叙，衆乃伏。皎被放，晦亦左除宗正卿，貶春州司馬，徙海州刺史，卒。

當時國家缺少馬匹，姜晦請求下詔書在六胡州買馬，共買得三十匹馬，委任爲游擊將軍，下詔同意。閑廐纔稍稍充實。授任他黄門侍郎，辭讓没接受，改任到兵部。滿一年，任吏部侍郎，主管官員考核，曹史曾請托作奸，前任掌管考核的官員在官署四周圍上荆棘，用這個辦法來隔絶内外，還是不能禁止。到姜晦上任，全部除掉，表示不加防範，但處事精明，有人私下相互請托推諉，罪證每每能被他抓到，人們都以爲神明。開始，姜晦革除舊制以示寬簡，朝廷議論恐怕定遭失敗，不久貪贓賄賂之門被堵塞，而流品有序，衆人纔服，姜皎被流放，姜晦也降職爲宗正卿，貶爲春州司馬，改任海州刺史，去世。

崔善爲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祖顒，爲魏散騎侍郎。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祖父名顒，在魏朝任散騎侍郎。

善爲巧于曆數，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宫，總監楊素索簿閲實，善爲執板暗唱，無一差謬，素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皆究其情。仁壽中，遷樓煩司户書佐，高祖爲太守，尤禮接。

崔善爲精通曆算，出仕隋朝，調任文林郎。督領工徒五百人營造仁壽宫，總監楊素索要文簿查閲核實，崔善爲手拿手板憑記憶唱名，没有一處差錯，楊素大爲驚異。自此各方有疑難獄案，全部命他審訊，都能追查出其中實情。仁壽年間，升任樓煩司户書佐，高祖當時任太守，尤其受到禮遇。

善爲見隋政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及兵起，署大將軍府司户參軍，封清河縣公。擢累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傴，嘲曰："曲如鉤，例封侯。"欲沮罷所任。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奸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暗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購謗者，謗乃止。傅仁均撰《戊寅曆》，李淳風詆其疏，帝令善爲考二家得失，多所裁正。

崔善爲見隋朝政治日漸紊亂，暗中勸高祖圖謀奪取天下。等到起兵，任用爲大將軍府司户參軍，封清河縣公。多次提拔後爲尚書左丞，以清廉明察著稱。衆曹史厭惡他，因他長得矮小又駝背，嘲諷道："曲如鉤，例封侯。"想阻撓免去他所任之職。皇帝聽説後，勸勉他説："過去齊末奸吏作歌謡詆毁斛律明月，高緯昏聵不能明察，以至殺掉他的全家。朕雖没有德行，有幸能避免這種事。"於是下令懸賞捉拿誹謗者，誹謗纔停止。傅仁均撰成《戊寅曆》，李淳風指責其中的疏漏，皇帝命崔善爲考察二家的得失，糾正很多。

貞觀初，爲陜州刺史。時議，户猥地狹者徙寬鄉，善爲奏："畿内户衆，而丁壯悉籍府兵，若聽徙，皆在關東，虚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歷大理、司農二卿，坐與少卿不平，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謚曰忠。

貞觀初年，任陜州刺史，當時商議，讓貧困而土地少的人家遷移到人少地多的鄉，崔善爲上奏："京畿内户口太多，而丁壯男子全部登記爲府兵，如果聽任遷移，府兵都到了關東，使近處空虚遠處充實，不是長久治理之策。"下詔同意。歷任大理寺、司農寺二卿，因與少卿不和獲罪，外任秦州刺史。去世後，追贈刑部尚書，謚號忠。

初，天下既定，群臣居喪者皆奪服，善爲建言其敝。武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權迫不能免，如房玄齡、褚遂良者衆矣。

當初，天下平定以後，服喪的衆臣都被强求除去喪服任職，崔善爲申明其中的害處。武德二年，開始允許服喪滿期，但還是有時因暫且迫於時勢而不能獲免，像房玄齡、褚遂良這類人是很多了。

李嗣真

李嗣真，字承胄，趙州柏人人。多藝數，舉明經，中之，累調許州司功參軍。賀蘭敏之修撰東臺，表嗣真

李嗣真，字承胄，趙州柏人人。多才多藝通曉術數，應試明經科，考中，多次調任後爲許州司功參軍。賀蘭敏之在東臺修撰，上表推薦李

直弘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爲祝，司文郎中雷少穎文不稱旨，更命嗣真，成不淹頃，帝覽稱善，詔加兩階。敏之等倚恩自如，嗣真不喜，求補義烏令。敏之敗，學士多連坐，嗣真獨免。

嗣真直弘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都在年輕時有名氣，號稱“三少”。高宗東封泰山回來，下詔追贈孔子爲太師，命有關官員作祝文，司文郎中雷少穎的文章不合旨意，另命李嗣真撰寫，頃刻寫成，皇帝看後稱好，下詔加授二階。賀蘭敏之等倚仗恩寵毫無約束，李嗣真不喜歡，請求補授義烏令。賀蘭敏之失敗，很多學士受牽連獲罪，惟獨李嗣真幸免。

調露中，爲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嗣真謂道人劉槩、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槩等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封常山縣子。嗣真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謡，側，不正也，橈，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决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太常缺黄鍾，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宫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嘗引工展器于廷，后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參軍閻玄静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爲贊，秘書郎殷仲容書，時以爲寵。

調露年間，任始平令，教化得以推行。當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在太清觀觀看，李嗣真對道人劉槩、輔儼説：“宮不召商，君臣相違背；角與徵不合，父子相猜疑。死音多而且悲哀，如果國家無事，太子承受罪過。”不久太子被廢，劉槩等奏明他説的話，提拔爲太常丞，知五禮儀，封常山縣子。李嗣真常説：“隋朝樂府有《堂堂曲》，表明唐朝兩次承受天命，近日有‘側堂堂，橈堂堂’的歌謡，側，是不正之意，橈，是危險之意。皇帝病情日漸加重，事情都由皇后決定，將權力奉送他人，要收回就不容易了。宗室雖然人多，皇后身居宮中而控制外朝，勢必抵擋不住。諸王最終要被皇后蹂踐，我看災難不久就要發生了。”太常寺缺黄鐘，鑄造不能成功，李嗣真住在崇業里，懷疑地下有鐘，找不到埋藏地點。路上遇到一輛車，鈴聲非常尖利，李嗣真説：“這是宫聲。”買下拿回去，在空地上振擊，彷彿有回應，挖掘地下得到一鐘，衆樂聲於是諧和。曾帶領樂工在殿廷上展示樂器，武后驚奇他的風度應對，召來相王府參軍閻玄静爲他畫像，吏部郎中楊志誠作贊文，秘書郎殷仲容書寫，當時認爲很榮寵。

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請周、漢爲二王後，詔可。命巡撫河東，薦宋温瑾、袁嘉祚、李日知，拔州縣職，皆至顯官。來俊臣獄方熾，嗣真上書諫，以爲“昔陳平事漢祖，謀疏楚君臣，行反間，項羽遂亡。今殆有如平者謀陛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俊臣誣以反，流藤州，久得還。自筮死

永昌初年，任右御史中丞主持御史大夫事務，奏請以周、漢爲二王後，下詔同意。命他巡撫河東，推薦宋温瑾、袁嘉祚、李日知，從州縣官提拔起來，都做到高官。來俊臣構織冤獄氣焰正盛，李嗣真上書諫勸，認爲“過去陳平事奉漢高祖，出謀疏遠楚國君臣，使用反間計，項羽於是滅亡。現在大概又有像陳平一樣的人陰謀離間陛下君臣，恐怕是國家的禍害”。武后不接受。外任爲潞州刺史。來俊臣誣陷他謀反，流放到藤

日，豫具棺斂，如言卒桂陽。有詔州縣護喪還鄉里，贈濟州刺史，謚曰昭。

武后嘗問嗣真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神龍初，贈御史大夫。所撰述尤多。

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州，過了很久纔得以返回。自己占卜死亡之日，預先準備了棺材，如他所説死在桂陽。下詔書令州縣官護喪送回鄉里，追贈濟州刺史，謚號昭。

武后曾經向李嗣真詢問皇儲之事，李嗣真回答説："程嬰與公孫杵臼保存下趙氏孤兒，古人都贊美他們。"武后醒悟，中宗方纔得以安全。神龍初年，追贈御史大夫。他的撰述更多。

當時雍州人裴知古也精通音律，長安年間，任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祭祀太廟，音樂奏響，裴知古悄悄對萬年令元行冲説："金石之音諧和，將有大慶之事，應在唐室子孫身上吧！"這個月，中宗復位。有一個乘馬的人，裴知古聽到馬的嘶鳴，就説："馬叫得悲哀，主人必定摔死。"見到新婚之人，聽到他身上的佩玉之聲，説："最後必定分離。"經過訪問，全都應驗了。

唐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十七

杜張李苑羅王列傳

杜伏威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少豪蕩，不治生貲，與里人輔公祏約刎頸交。公祏數盜姑家牧羊以饋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亡命為盜，時年十六。伏威狡譎多算，每剽劫，衆用其策皆效。嘗營護諸盜，出為導，入為殿，故其黨愛服，共推為主。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年輕時强横放蕩，不治産業，與同鄉人輔公祏結成生死之交。輔公祏多次盜竊姑母家牧養的羊贈送杜伏威。縣裏跟踪追捕緊急，於是一道逃亡做了强盜，當時十六歲。杜伏威狡猾多計謀，每次搶劫時，衆人使用他的計策都能奏效。曾經救護衆盜賊，出則開路，進則殿後，因此同夥都很敬愛佩服他，共同推舉他做頭領。

隋大業九年，入長白山，依賊左君行，不得意，舍去，轉剽淮南，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衆鈔暴，伏威遣公祏脅諭曰："天下共苦隋，豪桀相與興義，然力弱勢分不相統，若合以為强，則無事隋矣。公能為主，吾且從，不然，一戰以决。"海潮懼，即以衆下之。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將兵捕擊，伏威與戰，僞北，誘顥墮葭榛澤中，順風縱火迫之，步騎燒死幾盡。海陵賊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輕之，召使并力。伏威引親將十人操牛酒謁，勒公祏嚴兵待變。破陣引伏威入幕，置酒，悉召酋首高會。伏威突斬破陣，衆眙駭不及救，復殺數十人，下皆畏服，公祏兵亦至，遂并其衆，至數萬。攻安宜，屠之。隋遣虎牙郎將來整戰於黄花輪，伏威大敗，身重創，與公祏財有衆數百，亡去，

隋朝大業九年，進入長白山，依附賊人左君行，不得志，離他而去，轉輾到淮南搶掠，自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兵搶掠騷擾，杜伏威派輔公祏威脅勸導説："天下都厭惡隋朝的統治，豪傑紛紛起義，但勢單力弱不相統屬，如果合并成强兵，那麽就不用事奉隋朝了。公若能做主帥，我就跟隨你，不然，就决一死戰。"苗海潮害怕，立刻率部下歸屬杜伏威。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顥率軍捕殺，杜伏威與他交戰，假裝敗退，引誘宋顥掉進蘆葦叢生的沼澤地，順風縱火逼他們陷進泥澤，步兵騎兵幾乎都被燒死了。海陵賊帥趙破陣聽説杜伏威兵力很少，輕視他，召杜伏威要合并兵力。杜伏威率親近將領十人携帶牛酒前去拜見，命令輔公祏嚴陣以觀事變。趙破陣帶杜伏威進入幕帳，設置酒宴，召全部酋長首領舉行盛大宴會。杜伏威突然斬殺了趙破陣，衆人都驚呆了來不及救，又殺了數十人，部下全都害怕順服，輔公祏軍隊也到了，於是吞并了他們的軍隊，人數達到數萬。進攻安宜，毁滅全城。隋朝

行收卒得八千，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鹽城，覆其軍。

派遣虎牙郎將來整在黃花輪交戰，杜伏威大敗，身受重傷，與輔公祏衹帶數百名軍兵，逃去，一路上收得軍兵達八千人，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在鹽城交戰，公孫上哲全軍覆没。

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怒其軍。稜果悉兵至，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携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遂大潰，稜走而免。

煬帝派右禦衛將軍陳稜率精兵討伐他們，陳稜不敢出戰，杜伏威給他送去一套婦女的衣服，信上稱呼他陳姥，來激怒他們。陳稜果然率全軍出擊，杜伏威迎出挑戰，陳稜的軍將射中了他的前額，杜伏威發怒説："不殺你，誓不拔下箭！"於是騎馬衝入陳稜軍陣中，大喊着前後衝擊，衆人驚慌潰散，抓獲射箭的將領，叫他將箭拔出來後，斬殺了他，提着他的首級來到陳稜軍中示衆，又殺掉數十人，於是大敗，陳稜逃跑幸免。

進破高郵，引兵度淮，攻歷陽，據之，稱總管。分兵徇屬縣，皆下，江淮群盗争附。伏威選取死士五千，號"上募"，寵厚之，與均甘苦，每攻取，必先登，戰罷，閱創在背者殺之。所虜獲必分與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奮戰，無完敵。宇文化及以為歷陽太守，不受。徙丹楊，自稱大行臺。始進用士人，繕利兵械，薄賦斂，除殉葬法，民奸若盗及吏受賕，雖輕，皆殺無赦。上表越王侗，侗以為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

進軍攻下高郵，帶兵渡過淮水，攻打歷陽，攻占後，自稱總管。分派軍隊進攻屬下各縣，全部拿下，江淮群盗争相歸附。杜伏威挑選敢死軍士五千人，號稱"上募"，對他們的待遇非常豐厚，與他們同甘共苦，每次攻城略地，必定率先登城，戰鬥結束，查出背部有創傷的人就殺掉。搶掠來的東西一定要分給部下，戰死的士兵，讓他們的妻子殉葬，所以人人争先奮戰，所向無敵。宇文化及任命他爲歷陽太守，不接受。遷到丹楊，自稱大行臺。開始進用士人，修繕磨利兵器，減輕賦税，廢除殉葬舊習，爲非作歹的平民以及受賄官吏，即使很輕，都要殺頭不予赦免。上表給越王楊侗，楊侗任命他爲東南道大總管，封爲楚王。

是時，秦王方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款。高祖授以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吴王，賜姓，豫屬籍，以其子德俊為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以兵會，取世充之梁郡。又遣將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禽以獻。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地，南屬嶺，東至于海。秦王已平劉黑闥，師次曹、兖，伏威懼，乃入朝。詔拜太子太保兼行臺尚書令，留京師，位在齊王元吉

這時，秦王正討伐王世充，派使者招撫，杜伏威於是投誠。高祖授任他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吴王，賜姓李氏，名字列入宗室譜籍，封他的兒子杜德俊爲山陽公，賜給五千段帛，三百匹馬。杜伏威派部將陳正通、徐紹宗率軍前去會合，奪取王世充的梁郡。又派大將王雄誕到杭州討伐李子通，活捉後進獻。在歙州打敗汪華。占有江東、淮南的全部土地，南接嶺表，東到大海。秦王平定劉黑闥後，官軍停駐曹、兖，杜伏威恐懼，於是入朝。下詔授任爲太子太保兼任行臺尚書令，留在京城，官位在齊王李元吉之上，用來寵遇他。

上，以寵之。

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初，公祏反，矯伏威令以紿衆，趙郡王孝恭既平公祏，得反書以聞。高祖追其官，削屬籍，没入家産。貞觀元年，太宗知其冤，詔復官爵，以公禮葬，仍還其子封。

杜伏威喜愛神仙長生之術，吃雲母中毒，武德七年二月，突然死亡。當初，輔公祏造反，假托杜伏威的命令來欺騙部下，趙郡王李孝恭平定輔公祏以後，得到僞造的謀反書信上報。高祖追奪了他的官爵，取消他在宗室譜籍中的名字，抄没家産。貞觀元年，太宗知道他冤枉，下詔恢復他的官爵，用公爵的禮儀安葬，并歸還他兒子的封爵。

伏威有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屬以兵，與同衣食，唯闞稜、王雄誕知名。

杜伏威有三十個養子，都是壯士，分掌軍隊，與他同衣共食，衹有闞稜、王雄誕有名氣。

闞稜

闞稜，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伏威據江淮，以戰功顯，署左將軍。部兵皆群盗，横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故無脱者，至道不舉遺。

闞稜，是杜伏威的同鄉。體貌魁偉，擅長使用雙刃刀，刀長一丈，名叫“拍刀”，一揮動可砍殺數人，陣前没有强敵。杜伏威占據江淮，因戰功顯著，任用他爲左將軍。部下都是一群强盗，胡作非爲侵害掠奪，闞稜問罪殺掉，即使親戚故舊也没有能脱免的，達到路不拾遺。

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越州都督。公祏反，稜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脱兜鍪謂衆曰：“不識我邪？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公祏破，稜功多，然頗自伐。公祏被禽，乃誣與己謀；又伏威、王雄誕及稜貲産在丹楊者當原，而趙郡王孝恭悉籍入之，稜自訴，忤孝恭。遂以謀反誅。

跟隨杜伏威入朝，授任爲左領軍將軍、越州都督。輔公祏反叛，闞稜參預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相遇，兩陣剛剛交接，闞稜摘下頭盔對衆人説：“不認識我了嗎？怎敢出戰！”那些人大多是闞稜過去的部下，氣勢於是大減，甚至有跪拜的。輔公祏失敗，闞稜的功勞最多，但是很是自誇。輔公祏被生擒，於是誣陷他與自己通謀；另外因杜伏威、王雄誕以及闞稜在丹楊的財産都應歸還本人，而趙郡王李孝恭都抄没收繳了，闞稜親自申訴，觸犯了李孝恭，於是以謀反罪處死。

王雄誕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少强果，膂力絶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署驃騎將軍。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年少時堅强果敢，臂力過人。杜伏威起兵，采納他的計策，攻戰多能取勝，任用爲驃騎將軍。

初，伏威度淮與李子通合，後子通憚其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哀嘯散亡，又爲隋將來整所窘，衆復潰。别將西門君儀妻王勇决而力，負伏威走，雄誕總麾下

當初，杜伏威渡過淮水與李子通會合，後來李子通畏懼他有才，襲擊他，杜伏威受傷掉下馬，王雄誕背着他逃到蘆葦叢中，士兵一片混亂四處逃散，又被隋將來整所困，兵衆再次逃散。别將西門君儀的妻子王氏勇敢果斷力氣大，背着

壯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還拒，數被創，氣彌厲，伏威遂脱。闞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大將軍”，雄誕“小將軍”。

杜伏威逃走，王雄誕統領部下壯士十餘人跟隨着。追兵趕到，王雄誕返回抵擋，多處受傷，勇氣更大，杜伏威於是逃脱。闞稜比王雄誕年齡大，因此軍中稱闞稜爲“大將軍”，王雄誕爲“小將軍”。

後伏威令輔公祏擊子通，以雄誕、稜爲副，戰溧水，子通敗，公祏乘勝追之，反爲所擠，士皆走壁。雄誕曰：“子通狃于勝，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祏不從。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走，度太湖。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崦，張疑幟，夜縛炬于樹，遍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雄誕追禽之。

後來杜伏威派輔公祏攻打李子通，派王雄誕、闞稜任副將，在溧水交戰，李子通戰敗，輔公祏乘勝追趕，反而被李子通軍打敗，軍兵全部逃入營壘，王雄誕説：“李子通由於剛得勝，不設營壘，現在迅速進攻，定會取勝。”輔公祏不同意。王雄誕單獨帶數百名私兵，口中銜枚乘夜前往，順風放火燒，李子通大敗逃走，渡過太湖。武德四年，與李子通在蘇州交戰，打敗了他。李子通率精兵退保獨松嶺，王雄誕派大將陳當率千名兵士出其不意，爬上高處隱蔽險處，虛設旗幟迷惑敵人，夜晚將火炬綁在樹上，遍布山澤。李子通畏懼，燒掉營壘逃走，退保餘杭，王雄誕追趕活捉了他。

歙賊汪華據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鬥，輒走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面縛降，蘇賊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討之，雄誕以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開曉禍福，遂安即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

歙賊汪華占據本郡稱王近十年，王雄誕回軍攻打他，汪華率精兵從新安洞出擊迎戰，王雄誕在山谷間埋下伏兵，用數千名老弱兵士前去交戰，一戰就逃入營壘，汪華來進攻，營壁中的士兵奮力死戰，不能攻下。適值天晚返回，王雄誕的伏兵已占據洞口，不能回歸，於是兩手反綁前來投降。蘇賊聞人遂安占據崑山，無處歸屬，杜伏威派人率兵討伐他，王雄誕認爲崑山城池險峻而且完固，要攻打就會曠日持久，於是單人騎馬來到營門，陳述國家的神威，又開導曉諭禍福，聞人遂安於是投降。因前後功績被授任爲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

伏威入朝，以兵屬雄誕。輔公祏將反，患其異己，縱反間，陽言得伏威教，責雄誕貳。雄誕素質直，信之，乃歸卧疾。公祏奪其兵，遣西門君儀諭計，雄誕始悔寤，曰：“天下方靖，王在京師，當謹守藩，奈何爲族夷事？雄誕雖死，誼不從！”公祏遂縊之。

杜伏威入朝，將兵馬托付王雄誕。輔公祏準備反叛，擔心他反對自己，使用反間計，假托説得到杜伏威的教令，指責王雄誕有貳心。王雄誕向來樸實正直，信以爲真，於是回去裝病卧床。輔公祏奪去了他的兵權，派西門君儀前去説明計謀，王雄誕這纔後悔醒悟，説：“天下剛平定，大王又在京城，應當小心守衛藩地，爲什麽要做滅族的事？我王雄誕即使死，義不從命！”輔公祏於是勒死了他。

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絲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爲流涕。高祖嘉其節，以子世果襲宜春郡封。太宗立，優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謚曰忠。

王雄誕愛護百姓，善於撫恤士兵，能使部下拼死效力，每次攻下城邑，整軍如山站立，没有絲毫侵犯。死的那天，江南士人百姓都爲他流淚。高祖贊揚他的氣節，讓他的兒子王世果承襲宜春郡封爵。太宗即位，頒布褒獎詔書追贈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謚號叫忠。

世果，垂拱初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王世果，垂拱初年官做到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張士貴

張士貴，虢州盧氏人，本名忽峍。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隋大業末，起爲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峍賊”。

張士貴，虢州盧氏人，本來名忽峍。能拉開一百五十斤的弓，向左右射箭没有虚發。隋朝大業末年，起兵做盜賊，攻城掠地，當時人認爲他是禍患，號稱“忽峍賊”。

高祖移檄招之，士貴即降，拜右光禄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耳。”進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顯慶初，卒，贈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高祖傳發檄文招撫他，張士貴立刻投降，授任右光禄大夫。隨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隨從平定洛陽，授任虢州刺史。皇帝説：“就是讓卿衣錦還鄉。”晋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任龔州道行軍總管，打敗造反的僚人回來，太宗聽説他冒着箭石率先登城，慰勞他説：“曾聽説盡忠報國的人不顧惜生命，在您身上見到了。”多次升任做到左領軍大將軍。顯慶初年，去世，追贈荆州都督，陪葬在昭陵。

李子和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郭氏。爲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大業末，郡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數以不恤下，斬之，開倉賑窮乏。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號其父爲太公，以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騎兵二千。南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納弟爲質。始畢可汗册子和爲平楊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爲屋利設。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來姓郭。任隋朝的左翊衛，因罪流放榆林。大業末年，郡中饑荒，李子和與敢死士十八人捉住郡丞王才，列舉他不撫恤百姓的罪行，斬殺了，開倉救濟貧民。自稱永樂王，建立年號爲丑平，稱他的父親爲太公，派弟弟李子政爲尚書令，李子端、李子升任左右僕射，擁有二千騎兵。南連梁師都，北面事奉突厥，送去弟弟做人質。始畢可汗册封李子和爲平楊天子，不敢擔當，於是改授爲屋利設。

武德元年獻款，授靈州總管、金河郡公，徙郕國公。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又伺突厥虚實，陰以章聞，爲虜邏騎所獲，處羅可汗怒，囚子升，於是子和危畏，舉部南徙，詔内延州

武德元年歸順唐朝，授任靈州總管、金河郡公，改封郕國公。在寧朔城襲擊梁師都，攻下。又探察突厥的虚實，暗中上表章奏聞，被虜人巡邏騎兵抓獲，處羅可汗發怒，囚禁李子升，於是李子和恐懼，率領全部人馬南遷，下詔安置在延

故城。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賜姓，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爲婺州刺史，徙夷國公。顯慶初，轉黔州都督，乞骸骨，許之，進金紫光禄大夫，卒。

州故城。五年，隨從平定劉黑闥立功，賜姓李氏，授任右武衛將軍。十一年，任婺州刺史，改封夷國公。顯慶初年，轉任黔州都督，請求退休，皇上同意，晋升金紫光禄大夫，去世。

苑君璋

苑君璋，馬邑豪也，以趫雄自奮。劉武周以兵入寇，君璋曰："唐以一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不可争也。太原而南多岩阻，今束甲深入，無踵軍，有失不可償，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南面稱孤，上策也。"武周不聽，使君璋守朔州，引衆内侵，未幾敗，泣曰："廢君言，乃至此！"即與共趨突厥。

苑君璋，是馬邑的豪强，因矯健强壯而自視甚高。劉武周派兵入侵，苑君璋説："唐朝用一州的兵力奪取三輔，所向披靡，這大概是天命，不是人謀，不能與之抗争。太原以南多險阻，現在帶兵深入，没有後續的軍隊，稍有閃失無法補償，不如連結突厥與唐聯合，面向南稱帝，這是上策。"劉武周不聽從，派苑君璋守朔州，率軍向内地侵犯，没多久失敗，哭着説："不聽從君的話，纔到這種地步！"立即與他一同急奔突厥。

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爲大行臺，統武周部曲，使郁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高祖遣使招之，賜鐵券，約不死。君璋拒命，進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却之。滿政勸君璋曰："夷狄無禮，豈可北面臣之？請盡殺其衆以歸唐。"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衆不忍，夜脅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以城歸，詔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君璋引突厥攻陷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去，退保恒安。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請郭虜贖罪。

劉武周死後，突厥任命苑君璋爲大行臺，統領劉武周的部隊，讓郁射設監督其軍，與舊將高滿政夜晚襲擊代州，没有攻下。高祖派使者招撫他，賜予鐵券，保證不處死罪。苑君璋拒絶朝命，進軍入侵代州，刺史王孝德抵抗打退他。高滿政勸苑君璋説："夷狄没有禮儀，怎能面北向他稱臣？請把他們全部殺死，歸順唐朝。"苑君璋不同意。馬邑被軍隊圍困，人們厭惡戰亂，高滿政趁着衆人忍受不了，乘夜晚逼迫苑君璋，苑君璋投奔突厥。高滿政率全城歸降，皇上下詔授任他朔州總管，封榮國公。苑君璋帶突厥兵攻占馬邑，殺害高滿政，消滅他的同黨，於是離去，退守恒安。他的部下都是中原人，大多叛逃而去，苑君璋走投無路，於是投降，自己請求防禦敵人來贖罪。

高祖遣雁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自取亡也。今糧盡衆携，不即决，恐衿肘變生，孝政不忍見禍之酷也！"即單騎南奔，君璋喻返之，召衆與議。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强，我援之，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然之，執元普送

高祖派雁門人元普前去賜予他金券，適值頡利可汗也召他，心裏遲疑不决。兒子苑孝政勸諫道："大人已答應投降唐朝，又交結頡利而存有貳心，這是自取滅亡。現在糧食吃完了兵衆離心，不馬上决定，恐怕禍生肘腋，我苑孝政不忍心看到這種殘酷的災禍！"立刻單人騎馬向南逃奔，苑君璋勸他回來，召來衆人商議。恒安人郭子威説："恒安過去是君王的都會，山川足以自守，突厥正强，我們援助突厥，可以觀察天下變

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其下怨，投書于門曰："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爲君璋所拘。與突厥寇馬邑，犯太原，邊人苦之。見頡利政亂，知將亡，遂率所部降，頡利追，擊走其兵。

動，何必馬上投降?"苑君璋認爲他説的對，就捉住元普押送到突厥，頡利稱贊他做得好，贈送給錦裘羊馬。他的部下怨憤，從門口投入書信寫道："不早些歸附唐朝，父子都將被誅殺。"苑孝政恐懼，打算獨自歸唐，被苑君璋囚禁。與突厥一道侵犯馬邑，進犯太原，邊塞百姓痛苦萬分。見頡利政令已亂，知道將要滅亡，於是率部下歸降，頡利追趕，擊退他的追兵。

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食五百户，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入朝，授任爲安州都督，封芮國公，享有食邑五百户，賜帛四千匹。苑君璋不通曉文書，但天性熟悉事務，任職有好的稱譽。貞觀年間，去世。

羅藝

羅藝字子廷，襄州襄陽人，家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

羅藝字子廷，襄州襄陽人，家住京兆府雲陽縣。父親名榮，在隋朝任監門將軍。

藝剛愎不仁，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以戰力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餉北平，詔藝以兵屬，分部嚴一。然任氣，嘗慢侮景，頻爲景辱。

羅藝倔强固執不講仁義，攻戰勇猛，擅長使用長矛。大業年間，因作戰賣力補授爲虎賁郎將。遼東戰役，李景任武衛大將軍在北平督運糧餉，下詔羅藝帶兵歸屬李景，號令部署嚴格整齊。但放任負氣，經常怠慢欺侮李景，頻頻被李景羞辱。

天下盗起，涿郡號富饒，伐遼兵仗多在，而倉庤盈羨，又臨朔宫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盗賊侵掠，留守將趙什住、賀蘭誼、晋文衍等不能支。藝捍寇，數破却之，勇常冠軍，爲諸將忌畏。藝陰自計，因出師，詭説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而留守不賑恤，豈安人强衆意邪?"士皆怨。既還，郡丞出郊謁，藝執之，陳兵入，什住等懼，争聽命。藝即發庫貲賜戰士，倉粟給窮人，境内大悦。殺異己者渤海太守唐禕等，威動北邊，柳城、懷遠并歸附。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暠爲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

天下盗賊興起，涿郡號稱富饒，討伐遼東的兵器大多存放在這裏，而且糧倉儲滿，另外臨朔宫藏有許多珍寶，屯駐軍隊達數萬人，苦於盗賊侵擾搶掠，留守將軍趙什住、賀蘭誼、晋文衍等不能支撑。羅藝抵禦敵寇，多次打退他們，作戰勇敢居衆人之首，被衆將帥忌妒恐懼。羅藝暗中謀劃，藉出兵之機，誘騙部下説："我軍討伐叛賊多次立功，却缺乏糧食。官倉粟米堆積如山，而留守不救濟撫恤，哪有安撫衆人加强兵力的意思呢?"兵士全都怨恨。返回時，郡丞到郊外拜見，羅藝乘機抓住他，列兵進入城中，趙什住等人恐懼，争相聽從命令。羅藝立刻打開倉庫用錢財賞賜戰士，把倉中粟米發給窮人，境内人大爲高興。殺死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渤海太守唐禕等人，聲威震動北邊，柳城、懷遠都歸附他。罷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名叫營州，任命襄平太守鄧暠爲總管，羅藝自稱幽州總管。

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

宇文化及到達山東，派使者招撫羅藝，羅藝

曰：“我隋舊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于賊。”斬使者，為煬帝發喪三日。時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係，王業必成，吾决歸之。敢異議者戮！”會張道源撫輯山東，亦諭藝降，武德二年，乃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賜姓，豫屬籍。數與建德戰，多所禽馘。秦王擊劉黑闥，高祖詔藝弟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洺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

説：“我是隋朝的舊臣，現在先帝覆亡，在道義上不能受辱於賊。”斬殺使者，爲煬帝辦理喪事三天。當時竇建德、高開道也派使者到羅藝處，羅藝對屬下官吏説：“竇建德等都是大盜，不足以與我們共建功業，唐公起兵占據關中，民望所歸，王業必成，我決定歸附他。敢有異議的殺！”適值張道源安撫山東，也勸諭羅藝歸降，武德二年，就奉上表章以地歸屬。下詔封爲燕王，賜姓李氏，名字列入宗室譜籍。多次與竇建德交戰，俘虜斬殺的人很多。秦王攻打劉黑闥，高祖詔令羅藝的弟弟監門將軍羅壽率兵隨從，羅藝親自率領數萬軍隊在徐河打敗劉什善、張君立。劉黑闥帶突厥入侵，羅藝又率軍與皇太子李建成會師洺州，於是請求入朝。皇帝厚加禮遇，授任爲左翊衛大將軍。

藝負其功，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痕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横，藉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

羅藝自負他有功，而且位高任重絲毫不屈居人下，秦王左右的人曾到他的軍營，羅藝毆打侮辱他。高祖大怒，把羅藝交給刑獄官吏審問，很久纔釋放。當時突厥肆意横行，打算藉助羅藝的威名恐嚇虜人，下詔以本官兼任天節軍將，鎮守涇州。

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内懼，乃圖反，詭言閲武。兵既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豳，治中趙慈皓出謁，遂據州。帝命長孫无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謀誅藝，藝覺，執慈皓。岌居外，即攻之，藝敗，棄妻子，從數百騎奔突厥。抵寧州，騎稍亡，左右斬之，傳首，梟于都市。壽時為利州都督，亦及誅。

太宗即位，晋升開府儀同三司。羅藝内心恐懼，於是圖謀造反，假稱檢閲軍隊。兵士集合以後，自稱接到秘密詔書命他入朝，軍隊到達豳州，治中趙慈皓出城拜見，就勢占據豳州。皇帝命長孫无忌、尉遲敬德迎擊，還未到，趙慈皓與統軍楊岌謀劃誅殺羅藝，被羅藝發覺，抓住趙慈皓。楊岌當時在城外，立刻攻打，羅藝失敗，丢下妻子兒女，帶數百名騎兵投奔突厥。抵達寧州，隨從騎兵漸漸逃跑，左右的人斬殺了他，傳送首級到京城，把頭懸挂在街市示衆，羅壽當時任利州都督，也受牽連被處死。

先是，濟陰女子李，自言通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詔取致京師。嘗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曰：“妃相貴，當母天下。”孟令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以反，既敗，與李皆斬。

先前，濟陰女子李氏，自稱通曉鬼神之道，能治病，各地人受她迷惑，皇帝下詔將她送到京城。曾出入於羅藝家中，對羅藝妻子孟氏説：“妃面相尊貴，定會做天下國母。”孟氏叫她給羅藝看相，又説：“妃的尊貴由於大王，尊貴之相將要顯露。”羅藝的妻子相信了她，也贊同羅藝造反，失敗以後，與李氏都被殺死。

王君廓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貧，爲駔儈，無行，善盜。嘗負竹笥如魚具，内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笥囊其頭，不可脱，乃奪繒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

大業末，欲聚兵爲盜，請與叔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衆稍集，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謬爲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與賊韋寶、鄧豹等掠虞鄉，宋老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祈請哀到。老生爲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

高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甚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河内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徙封上谷，從戰東都有功，爲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百段。别下轘轅、羅川二縣，破世充將魏隱，擊糧道緱氏，沈米艘三十柁。

進爵彭國公，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廷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眦皆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遏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朕當不以例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州。

會大都督廬江王瑗反，欲奪君廓兵以委王詵。君廓本紿瑗使亂爲己功，乃從數騎候詵，留騎于外，曰：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從小喪父貧苦，做牲畜交易的經紀人，没有品行，善於偷盜。曾背着一個像漁具的竹笥，笥内設置逆鈎，看到賣繒的人，用笥扣住那人的頭，不能掙脱，於是奪取繒離去，賣主不能辨認，鄉里人很恨他。

大業末年，打算聚集兵士做强盜，請求與叔父合夥，叔父不同意，於是誣陷鄰居與叔父的妻子私通，與叔父共同殺掉那人，於是一起逃跑。兵衆漸漸會集，搶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抗擊他，并派使者慰問招降。王君廓見到使者，假裝做出要歸順自首的樣子。丁榮輕視他，於是登山列軍，王君廓將軍隊全部埋伏在山谷中。丁榮軍撤回時，乘其不備偷襲，打敗了丁榮軍。又與賊韋寶、鄧豹等掠奪虞鄉，宋老生與他交戰，王君廓失利，退守方山，宋老生陳兵逼近他。王君廓糧食吃完，假裝請求投降，與宋老生隔山澗對話，祈請之語十分悲哀。宋老生爲之感動，漸漸放鬆圍逼，王君廓一夜之間逃跑了。

高祖起兵後，召他，不從命。他歸附了李密，李密對他不很尊重，於是又歸順唐朝。授任上柱國、代理河内太守、常山郡公，升任遼州刺史，改封上谷郡公。隨從平定東都有功，任右武衛將軍。下詔慰勞他説："你帶十三個人打敗賊兵萬人，自古以來以少勝多，没有這樣的啊！"賜予雜綵百段。另外攻下轘轅、羅川二縣，打敗王世充的將領魏隱，在緱氏襲擊敵軍運糧通道，把三十艘米船沉入水中。

晋封爵位爲彭國公，鎮守幽州。攻打突厥，斬殺俘獲二千人，繳獲五千匹馬。入朝，皇帝將自己乘坐的馬賜給他，叫他從廷中騎着出去，對侍臣説："過去藺相如叱責秦王，眼眶都瞪裂了。王君廓以往攻打竇建德，李勣阻止他，他氣得大喊，鼻子耳朵全都流血，他的勇猛與古人有什麽不同啊！朕當然要破例賞賜。"於是賜予錦袍金帶，返回幽州。

適值大都督廬江王李瑗造反，打算奪取王君廓的軍隊交給王詵統領。王君廓本來欺騙李瑗使他叛亂讓自己立功，於是帶數名騎兵問候王

"聞呼聲則入。"乃獨款詵，詐曰："有急變，當白!"詵方沐，握髮出，即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州都督，瑗家口悉賜之，進左光禄大夫，賜帛千段。

詵，將騎兵留在外面，説："聽到喊聲就往裏衝。"於是單獨叩見王詵，欺騙説："有緊急事變，要禀報!"王詵正在沐浴，手握頭髮出來，立刻被斬殺了，順便捉住李瑗。因功授任幽州都督，李瑗家的人口全部賜予他，晋升左光禄大夫，賜予帛一千段。

居職不守法度，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督，猜惑不自安。會被召，至渭南，殺驛吏，亡奔突厥，野人斬之。太宗顧前功，為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温彦博奏："君廓叛臣，不宜食封邑，有司失所宜言。"乃貶為庶人。

王君廓任官不遵守法紀，長史李玄道多次用法條督責，猜忌疑惑内心不安。適值被召見，走到渭南，殺死驛中小吏，逃奔突厥，被鄉野之人斬殺。太宗念及前功，爲他收尸埋葬，對他家人一如既往。御史大夫温彦博上奏："王君廓是叛臣，不應食封邑，有關部門失職没有上奏應該奏報的事。"於是貶爲庶民。

唐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十八

二李列傳

李靖　李客師　李令問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吴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内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床謂曰："卿終當坐此！"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通曉書史。曾對親朋好友説："大丈夫逢遇時機，應該憑功名來博取富貴，何必做個雕琢章句的儒生！"他的舅父韓擒虎每次和他談論兵法，總是贊嘆道："可以談論孫、吴兵法的，除了這人還有誰啊！"在隋朝做官任殿内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到他説："這是輔佐君王的人才啊！"左僕射楊素拍着自己的床説："卿最終是要坐到這裏的！"

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引爲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

大業末年，李靖任馬邑丞。唐高祖抗擊突厥，李靖察覺到高祖有異志，圖謀不軌，便讓人把自己捆起來要緊急上告將有反叛，將被押送到江都，走到長安時，道路阻塞。適逢高祖已平定京城，將要處斬他，李靖大叫道："公起兵是爲天下除去暴亂，打算成就大事，却要因爲私怨而殺害義士嗎？"秦王也爲他求情，得以赦免，秦王召他爲三衛。跟隨平定王世充，因功授任開府。

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爲瑗謀，擊却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留，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

蕭銑占據江陵，下詔命李靖前往安撫招降。他帶幾個僮僕輕騎經過金州，正遇蠻賊鄧世洛的數萬兵衆屯聚在山谷，廬江王李瑗征討不能取勝，李靖爲李瑗出謀劃策，打退了他們。向前走到峽州，受到蕭銑軍隊的攔阻無法前進。皇帝認爲李靖逗留不進，下詔命都督許紹殺掉李靖，許紹爲他講情而獲免。開州蠻冉肇則侵犯夔州，趙郡王李孝恭出戰失利。李靖率兵八百攻破其營寨，在險要地帶設下埋伏，斬殺了冉肇則，俘

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

獲五千人。高祖對左右的人説："用有功的人不如用有過的人，李靖就是這樣！"因此親筆寫下敕書慰勞説："既往不咎，過去的事我早已忘了。"李靖於是陳述戰勝蕭銑的十條計策。皇帝詔書授任李靖爲行軍總管，并代任李孝恭軍的行軍長史，軍政事務全都交他處理。

武德四年八月，大閲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

武德四年八月，李靖在夔州大規模閲兵。當時正值秋季霖雨，江水暴漲，蕭銑以爲李靖不可能順流而下，因而没有做防備。李靖手下的諸將領也請求等江水平穩後再進軍。李靖説："用兵時機，貴在神速。如今兵士剛剛集結起來，蕭銑還没有發覺，如果趁漲水之勢進逼敵營，這樣就會達到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蕭銑即使能倉猝召集來軍隊，但也無法抵禦我軍，這樣做一定能生擒他。"李孝恭聽從了。

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鋭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静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驅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争下。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荆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

九月，水軍到達夷陵。蕭銑的將領文士弘帶幾萬兵衆駐扎在清江，李孝恭要攻打，李靖説："不行。文士弘是健將，手下都是勇士，如今剛失掉荆門，集中了全部精鋭來抗拒我軍，這是救敗之師，勢不可擋。應該駐守南岸，等他們士氣衰落再攻取。"李孝恭不聽，留下李靖屯守營地，親自率軍攻打，大敗而回。賊兵丢下戰船大肆搶掠，李靖看到他們軍隊混亂，又領兵出擊打敗了他們，繳獲艦船四百多艘，淹死敵軍上萬人。隨即率領輕兵五千爲先鋒，直趨江陵，在離城不遠處扎營。打敗敵將楊君茂、鄭文秀，俘虜甲士四千人。李孝恭的軍隊繼續前進，蕭銑大爲恐懼，發下檄文徵召江南的軍隊，徵召的軍隊來不及趕到，第二天蕭銑投降了。李靖進入蕭銑的都城，號令嚴明，士兵没有私自搶掠的。有人建議李靖没收蕭銑將領中拒戰者的家産用來奬賞軍士，李靖説："王者的軍隊，應該慰問受害的百姓討伐有罪的人，那些人是被脅迫而來，藉以抵擋我軍，并非情願，不應該把他們當作叛逆。如今荆、郢剛剛平定，應該示以寬大，以此來穩定人心，如果投降後没收他們的家資，恐怕從荆州往南，那些堅城强壘，都要驅使士兵死守，這不是好辦法。"制止這種做法，没有没收他們的家産。因此長江、漢水流域各城争相投降歸順。李靖因

六，户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歡服。

功封永康縣公，任檢校荆州刺史。於是越過五嶺到達桂州，派人分道招撫。酋長馮盎等都派子弟前來拜見，南方全部被平定。根據歸順的情況，秉承皇上旨意補授官職。共得到九十六郡，六十多萬户。皇帝下詔書慰勞勉勵李靖，授任他爲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李靖認爲嶺南近海偏僻荒遠，長期無法蒙受皇帝恩德，不用武力震懾、禮義教化，就無法改變風俗，於是率兵南巡，所過之處詢問疾苦，接見老年人，宣布天子的恩德，遠近歡悦誠服。

輔公祏據丹楊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掎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栅，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楊，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祏所自將亦鋭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鬥，今方持重，特公祏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黄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楊，公祏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行臺，以為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嘆曰：“靖乃銑、公祏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

輔公祏占據丹楊反叛，高祖下詔任李孝恭爲元帥，召李靖入朝接受指示，做李孝恭的副帥進行東討，李世勣等七個總管都受李靖調遣指揮。輔公祏派馮惠亮帶水軍三萬屯守當塗，陳正通帶步兵騎兵二萬屯守在青林山，從梁山連鐵鎖切斷長江通道。修築半月形的却月城，長達十幾里，成掎角之勢。將領們商議道：“敵方兵强城牢，打算不出戰而等我軍勢力衰退，如果我軍直取丹楊，掏空他們的老巢，馮惠亮等自會投降。”李靖説：“不是這樣。這兩軍儘管是精鋭，而輔公祏自己率領的也是精鋭士卒，既然他守石頭城，定然牢不可破。我們停留此處却不能奪取，撤退又有顧忌，腹背受敵，不是萬全之計。而且馮惠亮、陳正通是經歷百戰的賊將，并非害怕野戰，如今却持重起來，這分明是輔公祏設下的計謀罷了。如果出其不意，面對城栅挑戰進攻，一定能攻破。如果將馮惠亮打敗，輔公祏自然可以擒獲了！”李孝恭聽從。李靖率領黄君漢等水陸并進，經過苦戰，殺傷敵人一萬多人，馮惠亮等逃跑。李靖率領輕兵到達丹楊，輔公祏恐懼，兵衆雖還很多，可無法應戰，於是出城逃走，被擒獲，江南平定。設置東南道行臺，任李靖爲行臺兵部尚書。賜雜帛一千段、奴婢一百口、馬一百匹。行臺廢除後，任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皇帝贊嘆説：“李靖是蕭銑、輔公祏的心腹之患，古代名將韓信、白起、衛青、霍去病也不能超過他！”

八年，突厥寇太原，為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

八年，突厥侵犯太原，李靖任行軍總管，統領江淮兵一萬人駐守在太谷。當時各將領大多戰敗，獨有李靖的軍隊全軍返回。不久暫任檢校安

都督。太宗踐阼，授刑部尚書，録功，賜實封四百户，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恭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脱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絶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州大都督。太宗即位，授任刑部尚書，記録他的功績，賜實封四百户，兼任檢校中書令。突厥各部叛離，皇帝正謀劃進取，李靖以兵部尚書身份任定襄道行軍總管，率領强勁騎兵三千由馬邑直奔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説："唐兵若不是傾國而來，李靖怎敢率孤軍來到這裏?"於是軍帳中多次受驚。李靖派間諜離間他的心腹，在夜裏襲擊定襄，一舉攻破，頡利可汗脱身逃到磧口。李靖晋封代國公。皇帝説："李陵率領步兵五千越過大漠，然而最終投降了匈奴，他的功勞尚且可以載入史册。李靖率騎兵三千，蹀血虜庭，直取定襄，自古以來從未有過，足以洗刷我渭水之役的耻辱了!"

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内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

頡利退守鐵山，派遣使者請罪，請求舉國歸附。高祖派李靖任定襄道總管前去迎接，又派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前去撫慰。李靖對副將張公謹説："詔使到達，虜人必然安心自得，如果用一萬騎兵携帶二十天糧餉，從白道襲擊，一定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張公謹説："皇上已和突厥約好受降，我們的使臣還在那裏，怎麽辦呢?"李靖説："機不可失，這就是韓信之所以能破齊的原因。像唐儉之流何足可惜啊!"督催大軍快速前進，中途遇到突厥的巡邏兵，將他們全部俘獲并讓他們跟着走。距離突厥牙帳七里處纔被發覺，突厥部衆震驚潰散，斬殺一萬多人，俘虜男女十萬人，擒獲頡利可汗的兒子疊羅施，殺死隋朝義成公主。頡利逃跑，被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活捉而獻給朝廷。於是開拓疆域從陰山北到大漠。皇帝於是大赦天下，賜百姓暢飲五天。

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録公之功。"乃進左光禄大夫，賜絹千匹，增户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二千匹，遷尚書右僕射。

御史大夫蕭瑀彈劾李靖統軍没有紀律，放縱士卒大肆掠奪，散失了奇珍異寶。皇帝召見責備李靖，李靖不作辯解，叩頭道歉。皇帝緩緩地説："隋朝史萬歲打敗達頭可汗，未受賞反而被殺，朕不會這樣，赦免公的罪過，記録公的功勛。"於是進爲左光禄大夫，賜絹一千匹，實封增加到五百户。接着又説："過去有人誣陷公，朕現在明白了。"加賜帛二千匹，升任尚書右僕射。

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

李靖每逢參議朝政，謙恭謹慎好似不善言

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為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物段千，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閒，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

談，以沉穩厚道著稱。當時皇上派遣使者分十六道巡察風俗，任李靖爲畿内道大使，恰巧李靖患脚病，懇切請求退休，皇帝派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傳達旨意說："自古以來富貴後能知足的很少，即使有病困頓疲憊，還奮力求進。公如今能識大體，朕非常贊賞，想要成就公的美意，作爲一代楷模，不能不聽從公的請求。"於是授任他檢校特進，回家，賜物一千段，尚乘馬二匹，禄賜、國官、府中僚佐都不予裁掉，如果病情好轉，可每三日到門下中書省商議政事，加賜靈壽杖。

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彦、高甑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馬弱不可戰。靖决策深入，遂逾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甑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簿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甑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

不久，吐谷渾侵犯邊地。皇帝對侍臣說："李靖能重新起用做統帥嗎?"李靖前去見房玄齡，說："我雖年老，還能去一次。"皇帝很高興，任命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李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彦、高甑生五總管的兵全都歸他指揮。大軍進駐到伏俟城，吐谷渾把野草都燒掉，退守大非川。將領們商議，春草還没抽芽，戰馬疲弱不能作戰。李靖却决定深入，於是越過積石山。大戰幾十次，斬殺俘獲很多敵兵，大破吐谷渾國，其國人大多投降，吐谷渾王伏允走投無路上吊自殺。李靖改立大寧王慕容順爲可汗後回軍。高甑生由鹽澤道進軍延誤日期，李靖以軍令責備他，回軍後高甑生懷恨在心，和廣州長史唐奉義誣告李靖謀反，有關部門查驗没有證據，高甑生等人以誣告論罪。李靖於是關門自守，賓客親戚或謝絶或遣散一概不留。改封衛國公。他的妻子去世，下詔墳墓的規格依照漢代衛青、霍去病的舊例，築宫闕形狀像鐵山、積石山一樣，用來表彰他的功績，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

皇帝準備征討遼東，召李靖進見，對他說："公南面平息吴地，北面打敗突厥，西面平定吐谷渾，現在衹有高麗還未臣服，你還想出征遼東嗎?"回答說："過去依仗天威，得以報效微薄之功。如今雖有病衰老，如果陛下果真不嫌棄，我的病就要好了。"太宗憐惜他年老，没有同意。二十三年，病重，太宗親臨他的府第，流着淚說："公是朕生平舊友，對國家立有功勞。如今病成這樣，朕爲公擔憂。"逝世，終年七十九歲。

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景武。

追贈司徒、并州都督，給持班劍儀仗、羽葆儀仗、鼓吹樂隊，陪葬昭陵，謚號爲景武。

子德謇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吴郡。

兒子李德謇繼嗣，官做到將作少匠，因和太子李承乾關係好而獲罪，流放嶺南，因爲李靖的緣故近遷到吴郡。

靖兄端，字藥王，以靖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

李靖的哥哥李端，字藥王，因爲李靖的功勛襲爵永康公，任梓州刺史。

弟客師，右武衛將軍，累戰功封丹楊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灃水，鳥鵲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卒，年九十，贈幽州都督。

弟弟李客師，任右武衛將軍，多次立戰功後封爲丹楊郡公。退休，住在昆明池南。善於騎馬射箭，喜好打獵，雖然年老精神不衰。從京城往南到終南山，西到灃水，鳥鵲都認識他，每次出行，跟着他飛翔喧叫，人們稱他爲“鳥賊”。去世，終年九十歲，追贈幽州都督。

孫令問，玄宗為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即位，以協贊功，遷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户。進散騎常侍，知尚食事，恩待甚渥。然未嘗輒干政，率游畋自娱，厚奉養，侈飲食，至躬視刲宰。有譏之者，答曰：“此畜豢，天所以養人，與蔬果何異，安用妄分别邪?”後坐其子與回紇部酋承宗連婚，貶撫州别駕，卒。

孫子李令問，玄宗爲臨淄王時和他有交情。等到即位，因協同贊助的功勞，升任殿中少監。參預誅殺竇懷貞，封爲宋國公，實封五百户。升任散騎常侍，主持尚食事務，待遇非常優厚。然而從不干預朝政，常常游賞打獵自娱自樂，供養豐厚，飲食奢侈，以至於親自察看宰殺牲畜。有人譏笑他，回答説：“這是畜生，是上天用來供養人的，和蔬菜水果有什麽不同，怎麽要强行區分呢?”後來因他的兒子和回紇部酋長承宗聯姻獲罪，貶爲撫州别駕，去世。

李彦芳

靖五代孫彦芳，大和中，為鳳翔司録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為管弢，刻金其上，别為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刓，胯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鑒、大觿、算囊等物，常佩于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摸詔本，還賜彦芳，并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李靖的五代孫李彦芳，大和年間，任鳳翔司録參軍。家中藏着過去高祖、太宗賜給李靖的詔書數函，呈進給皇帝。其中一件説：“軍隊調動都交給公，我不從中干預處治。”又一件説：“將晝夜侍奉公疾病的老婦人派來，我要詳細瞭解公起居的情况。”都是太宗的手筆，其他的大概如此。文宗愛不釋手。其中舊物有一枚可佩帶之筆，用木做管套，上面刻有金字，另外做環套在中間，筆還可以使用。李靖打敗蕭銑時，所賜給的于闐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圓，每個胯上附帶環，用金固定住，是用來佩帶東西的。又有火鑒、大觿、算囊等物，是常常佩在帶上的東西，天子全部留在宫中。又敕令臨摹詔書重寫一本，賜還給李彦芳，并賜給他束帛、衣服。權德輿曾經讀太宗手詔，以至流淚説：“君臣之間竟能達

到如此地步啊!”

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所周給無親疏之間。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來姓徐，客居衛南。家境富裕，僮僕很多，積存的糧食常有幾千鍾。和他的父親徐蓋都喜愛施捨借貸，所周濟的人不分親疏。

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船取財，繇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説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勣右武候大將軍、東海郡公。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説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鬥，化及敗，引去。

隋朝大業末年，韋城翟讓造反，李勣當時十七歲，前往跟隨。勸說翟讓說：“公的鄉里不應該自相剽劫殺掠，宋、鄭兩郡是商旅會集之地，御河且在境内，舟船不斷，前往截奪，可以自給。”翟讓認爲對。劫掠公私船隻奪取財物，由此兵衆大振。李密逃亡到雍丘，李勣和浚儀人王伯當一起勸説翟讓，推舉李密爲主。用奇計擊敗王世充。李密任李勣爲右武候大將軍、東海郡公。正當此時，河南、山東發大水，隋朝皇帝讓飢民到黎陽倉就地取食，官吏不及時發給糧食，每天死幾萬人。李勣對李密說：“天下動亂是由於饑荒，現在如果奪取黎陽的糧食用來招募兵馬，大事就可成功了。”李密將手下五千軍兵交給李勣，和郝孝德等渡過黄河，襲擊黎陽，守住那裏。打開糧倉放任百姓取糧，十天，招有精兵達二十萬人。宇文化及率兵北上，李密派李勣守衛糧倉，李勣在城外挖掘深溝用來防衛，宇文化及進攻，李勣在溝塹中挖地道出兵交戰，宇文化及戰敗，帶兵退走。

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吾所羞也。”乃録郡縣户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徙封曹，給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蓋濟陰王，固辭，改舒國公。詔勣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密服緦絰，葬訖乃釋。

武德二年，李密歸順朝廷，他的地盤東到大海，南至長江，西到汝州，北抵魏郡，當時都由李勣統轄着，没有歸屬。李勣對長史郭孝恪說：“人衆和土地，都屬魏公所有。我如果呈獻，是利用主上的失敗占爲自己的功勞，這種做法我引以爲恥。”於是登記郡縣的户口用信函送給李密，請他自己呈上。使者到，高祖驚訝没有奏表，使者將李勣的意思告訴給高祖。皇帝高興地說：“真是忠純篤實的臣子啊。”下詔授任李勣爲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李氏，附到宗正府屬户籍裏，改封曹國公，給田五十頃，甲等府第一區。封徐蓋爲濟陰王，堅決辭讓，改封舒國公。下詔命李勣統轄河南、山東兵抵抗王世充。等到李密因謀反被殺，皇帝派遣使者告訴他李密謀反的情

况。李勣請求爲他收葬，下詔同意。李勣爲李密服君臣之喪，葬完纔脱去喪服。

俄為竇建德所陷，質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悦。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為上將，勣為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蓋亦自洺州與裴矩入朝，詔復其官。

不久落入竇建德手裏，以他父親做人質，讓他再次駐守黎陽。三年，自己脱身前來歸順。跟隨秦王征伐東都，作戰有功。向東攻占到虎牢，降服鄭州司兵沈悦。平定竇建德，俘獲王世充，於是凱旋而歸，秦王爲上將，李勣爲下將，都穿金甲，乘坐軍戎象車，到宗廟告捷。徐蓋也從洺州和裴矩入朝，下詔恢復他的官職。

又從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復反，詔勣為河南大總管，討平之。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也，遣勣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攻江西賊壁，馮惠亮、陳正通相次潰，公祏平。

又跟隨秦王打敗劉黑闥、徐圓朗，多次升任後爲左監門大將軍。徐圓朗再次造反，下詔李勣爲河南大總管，討平他。趙郡王李孝恭討伐輔公祏時，派遣李勣帶領步兵一萬渡過淮河，攻破壽陽，進攻長江西岸賊人的營壘，馮惠亮、陳正通相繼潰敗，輔公祏被平定。

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户。貞觀三年，為通漠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齎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己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拜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召為兵部尚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勣為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為縣公。

太宗即位，授任他爲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户。貞觀三年，任通漠道行軍總管，出兵雲中，和突厥作戰，擊退突厥。帶兵和李靖會合。李勣於是説：“頡利如果越過沙漠，受到九姓部落的保護，那時的確就不好攻取了，我們如果輕裝逼進，可以不戰而活捉虜人了。”李靖非常高興，認爲和自己的想法一致，於是拿定主意。李靖率兵連夜出發，李勣統軍跟隨。頡利想從磧口逃走，李勣則率先在磧口屯守，頡利無法通過，酋長於是率領部落五萬人前來向李勣投降。皇帝下詔授任李勣爲光禄大夫，兼任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後因父親去世解職，喪期未滿而起用恢復原職，改封英國公。治理并州十六年，以威嚴肅整聞名。皇帝曾經説：“隋煬帝不選擇人防守邊地，辛苦中原的百姓修築長城來防備虜人。現在我用李勣防守并州，突厥不敢南侵，好處遠遠超過修築長城了！”後召入朝任李勣爲兵部尚書，還没有就任，正逢薛延陀的兒子大度設率領八萬騎兵侵犯李思摩部，下詔任李勣爲朔方道行軍總管，率領輕騎六千人，在青山襲擊大度設，斬殺他們的名王一人，俘獲五萬人。因功封一個兒子爲縣公。

晉王為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

晉王爲皇太子，授任李勣爲詹事，兼左衛率，不久同中書門下三品。皇帝説：“我兒剛做

兒方位東宫，公舊長史，以宫事相委，勿以資屈爲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爲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百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改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復爲詹事。

皇太子，公是舊長史，將東宫中事務委托給你，不要因爲官資屈降而嫌棄。”後來皇帝要親征高麗，任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攻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跟隨太宗在駐蹕山作戰，戰功很多，封一個兒子爲郡公。薛延陀部落叛亂，下詔命李勣率領二百騎士并發派突厥兵討伐，大戰於烏德鞬山，打敗薛延陀，首領梯真達干投降，而可汗咄摩支逃入荒谷，大漠以北於是全部平定。改任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再次任詹事。

勣既忠力，帝謂可托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須灰可治。”帝乃自翦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

李勣忠誠效力，皇帝認爲可以托付他大事。有一次突然生病，醫生説：“用鬍鬚燒成的灰可以治好。”皇帝於是剪掉自已的鬍鬚用來和藥。病好後，他入朝叩謝，頭磕得出了血。皇帝説：“我是爲國家考慮，爲什麽要感謝呢！”隨後留李勣吃飯，看着他説：“朕考慮着托付幼孤，没有人能比得上公。公昔日能不遺棄李密，難道會辜負我嗎？”李勣感恩流涕，把指頭咬出了血。一會兒大醉，皇帝親自脱下衣服蓋在他身上。皇帝有病，對太子説：“你對李勣無恩，現在我找理由貶出他，我死後，你應立即授任他爲僕射，他一定會出死力擁戴你！”於是貶任他爲疊州都督。

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宫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爲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四年，册進司空。始太宗時，勣已畫象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卑官日一人迎送。

高宗即位，將李勣召回京授任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宫留守，升任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預朝政掌管機密，於是任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請求解除僕射官職，高宗同意，仍以開府儀同三司之職，主持政事。四年，册進司空。當初在太宗朝時，李勣的像已被畫在凌煙閣上，到此時，皇帝再次命令給他畫像，親自給畫像題寫序文。又下詔命他可以乘小馬出入東、西臺，每天由一位小官迎送。

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大臣異議，未决。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勣與長孫无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于絶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答曰：

皇帝要立武昭儀爲皇后，害怕大臣有不同的意見，未能决定。李義府、許敬宗又請求廢掉王皇后。皇帝召李勣和長孫无忌、于志寧、褚遂良商議，李勣稱病不到。皇帝説：“皇后無子，罪過没有大於絶後的，想廢掉她。”褚遂良等堅持不同意，于志寧猶豫觀望不發表意見。皇帝後來密訪李勣，説：“朕想立武昭儀爲皇后，但顧命大臣都認爲不行，現在已經停止了。”李勣回答

"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勣、志寧奉册立武氏。帝東封泰山，爲封禪大使。嘗墜馬傷足，帝以所乘馬賜之。

說："這是陛下的家事，不必問外人。"於是皇帝拿定了主意，從而廢掉了王皇后。高宗下詔命李勣、于志寧奉册立武氏爲皇后。皇帝東封泰山，李勣任封禪大使。曾墜下馬傷了脚，皇帝於是將自己騎乘的馬賜給他。

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軍容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户。

高麗莫離支男生被他的弟弟驅逐出去，他派遣他的兒子乞求援兵。下詔任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人討伐。攻破他們的國家，捉住高藏、男建等，將其地盤劃分後設置州縣。下詔命李勣到昭陵獻俘，申明先帝的心志，列兵告於太廟。進位太子太師，增加食封一千一百户。

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不立産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賵恤之。"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貞武。給秘器，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鞬山，以旌功烈。葬日，帝與皇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百官送古城西北。

總章二年，去世，終年八十六歲。皇帝說："李勣奉上忠誠，服事雙親孝順，經歷三朝不曾有過失，性情廉潔謹慎，不購置産業。現在去世，當然没有多餘的資財。有關部門要多贈送些喪葬費用進行救濟。"說完爲之哭泣流淚。在光順門舉哀，皇帝七天不臨朝。追贈李勣爲太尉、揚州大都督，謚號貞武。賜給棺木，陪葬昭陵。所建造的墳墓形狀像陰山、鐵山、烏德鞬山，用來表彰他的功績。埋葬那天，皇帝和皇太子駕臨未央古城，哭着送行，百官送到古城西北。

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内，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啖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于土！"爲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燎其須。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

當初，李勣攻取黎陽倉，來就地取食的人很多，高季輔、杜正倫來此客居，等平定虎牢，抓獲戴胄，將他們全都引進卧室内接見，以禮相待并予以推薦，後來都成爲唐朝名臣，世人認爲李勣能知人。平定洛陽，獲單雄信，是他的舊友。李勣上表推薦他的才能武藝，并且説："如果寬免他的死罪，他一定會報恩，請求獻納我的官爵用來贖罪。"高祖没有同意。於是他大聲痛哭，割下腿上的肉給他吃，説："生死永訣，這肉和你同歸入土！"收養了他的子女。李勣生性友愛，他姐姐有病，他曾親自爲她做粥爲此還燒了自己的鬍鬚。他姐姐阻止他這樣做。李勣回答説："姐姐多病，而我李勣也要老了，即使想多進幾次粥，還能進幾回呢?"

其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臨

他用兵善於謀劃，料敵應變，都契合事機。聽到别人的高論，往往擊掌贊嘆。作戰勝利後，總是將功勞歸於下屬。得到金帛，全部散發給士卒，從不私藏。然而執法很嚴厲，所以人們願爲

事選將，必訾相其奇厖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没，士皆爲流涕。

他效力。臨戰選將，一定選相貌奇偉有福相的人遣派。有人問原故，回答説："薄命的人，不足以和他成就功名。"去世以後，兵士都爲失去他而哭泣。

自屬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即服，家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逾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耶？"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勣疾，召爲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户，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我死，布裝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儻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五六寓馬，下帳施幔，爲皂頂白紗裙，中列十偶人，它不得以從。衆妾願留養子者聽，餘出之。葬已，徙居我堂，善視小弱。苟違我言，同戮尸矣！"乃不復語。弼等遵焉。勣本二名，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勣。後配享高宗廟廷。

有病以後，皇帝和皇太子賜的藥就服用，家人要請醫巫，他全都不允許。諸子堅持給他進藥，就説："我原是山東一農夫，位居三公，年過八十，這不是命嗎！生死在天，難道要靠醫生求活命嗎？"弟弟李弼，開始任晉州刺史。因爲李勣有病，召回京城任司衛卿，命他照看病人。李勣忽然説："我感覺好像稍好一些，可以擺酒快樂快樂。"於是奏樂宴飲，子孫排列在下面。快要結束時，李勣對李弼説："我就要死了，有些話要説，害怕你悲泣無法説完，所以做一次訣別罷了。我看到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全都辛辛苦苦地建立門户，他們也期望能留給後人，可全被不成器的兒子敗壞了。我的子孫現在托付給你，你可要小心監護，有言行不規矩的、和壞人交往的，趕快打死上奏，不要讓後人耻笑我，就像我耻笑房玄齡、杜如晦一樣。我死後，用布裝飾喪葬露車載運棺柩，裝殮時衹穿日常的衣服，裏面加上朝服，倘若死後有知，希望穿着它去進見先帝。陪葬明器衹做五六寓馬，垂吊幔帳，爲黑色頂白色紗縵，中間擺放十個偶人，其他物品不許隨葬。衆妾願意留下養育子女的可以隨意，其餘的全部放出。埋葬完畢，你搬進我的堂屋住，好好看管老弱。如果違背我的話，如同戮殺我尸一樣呀！"於是不再説話。李弼等遵照執行。李勣本來名中有兩個字，到高宗時，避太宗的偏諱，所以衹叫單名勣。後來配祭高宗廟廷。

季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

小弟弟李感，十五歲時，有非凡的節操。李密失敗，落入王世充手中。王世充命他寫信招降李勣，他回答説："兄長崇尚節義，現在已經服事君主，兄弟是不能改變他的。"堅决不聽從，後被殺。

勣子震嗣，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敬猷。

李勣的兒子李震繼嗣，官做到桂州刺史。李震的兒子李敬業、李敬猷。

李敬業　李思文

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

李敬業，小時跟隨李勣征戰，以英勇著稱。

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眉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贓，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黟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敬猷自盩厔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

歷任太僕少卿，承襲英國公，任眉州刺史。嗣聖元年，犯貪污罪，貶爲柳州司馬。正巧給事中唐之奇貶爲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爲黟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爲臨海丞，李敬猷自盩厔令因事獲罪免職，都客居揚州，失職後心裏不服。

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酋。即開府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數百人，授甲，斬録事參軍孫處行以徇。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爲左長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爲英公府長史，賓王爲藝文令，前盩厔尉魏思温爲軍師。旬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賢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

當時武后已經廢掉中宗，又立睿宗，實際上也囚禁了他。武家擅權，大唐李氏子孫被殺，天下人憤慨。李敬業等人趁着衆人的憤怨，謀劃起兵，先告訴他的同黨監察御史薛璋，請求出使江都。來到之後，令雍州人韋超上告説州長史陳敬之謀反，薛璋於是收捕他。李敬業就假造皇帝的命令殺了陳敬之，自稱州司馬，并且説奉密詔招募兵馬，討伐高州反叛的酋長。即刻打開府庫，命令參軍李宗臣釋放囚徒、役工幾百人，發給兵器，斬録事參軍孫處行示衆。於是開設三府，一是匡復府，二是英公府，三是揚州大都督府。自稱爲匡復府上將，兼任揚州大都督，任唐之奇爲左長史，杜求仁爲右長史，李宗臣爲左司馬，薛璋爲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爲英公府長史，駱賓王爲藝文令，前盩厔尉魏思温爲軍師。十天，聚兵十多萬。傳遞檄文送到各州縣，陳列武氏罪行，恢復廬陵王天子的名位。又找到長相像太子李賢的人侍奉，哄騙衆人説："李賢實際上没有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領所統轄的三縣人馬響應。

武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毁冢藏，除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授官三品，賞帛五千；得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

武后派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帶三十萬軍隊前去攻打，削奪了李敬業祖父和父親的官爵，毁掉墳墓，除去李姓，并赦免了揚州、楚州脅從的百姓。懸賞購求李敬業的人頭，得到者可授任三品官，賞帛五千；得到唐之奇等人的頭，賞五品官，帛三千。

敬業問計於思温，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温曰："鄭、汴、徐、亳士

李敬業向魏思温詢問計策，回答説："公既然認爲太后囚禁天子，應該親自帶兵直奔洛陽。山東、韓州、魏州得知公是爲王事盡力，歸附的人一定很多，天下不久便會平定了！"薛璋説："不是這樣。金陵背倚長江，其地可以固守。況且帝王之氣尚存，應該先占領常州、潤州作爲霸業的基地，然後向北行進。"魏思温説："鄭州、

皆豪桀，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為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署宗臣為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嘆曰：“兵忌分，今敬業不知掃地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為也！”

汴州、徐州、亳州的士人都是豪傑，不願讓武后高高在上，蒸麥爲飯，來等待我軍到來。爲什麽要守金陵，置身於死地呢？”李敬業不聽。讓李敬猷駐守淮陰，韋超駐守都梁山，自己帶兵攻打潤州，拿下，任李宗臣爲潤州刺史。此時他纔開始回兵駐守高郵，攻下阿谿。魏思溫嘆息說：“兵忌分散行動，現在李敬業不知傾動全軍渡淮河進軍，率領山東士卒先行襲擊東都，我知道他再不會有所作爲了！”

武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為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兵皆敗。後軍總管蘇孝祥率奇兵五千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有烏群噪敬業營上，監軍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麾精兵居前，弱者在後，陣亂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遁江都，悉焚其圖籍，携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遺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其家。中宗反正，詔還勣官封屬籍，葺完塋冢焉。

武后又派黑齒常之率領江南兵增援李孝逸，進軍攻擊，淮陰、都梁的兵衆全都潰敗。後軍總管蘇孝祥率奇兵五千乘夜晚渡江襲擊李敬業，蘇孝祥戰死，士兵淹死過半，李孝逸軍隊退守石梁。有一群烏鴉在李敬業軍營上空喧叫，監軍御史魏真宰說：“賊軍就要敗了啊！風是順着乾荻葦方面吹的，這是采用火攻最有利的時機。”堅决請戰，於是渡過溪流攻擊。李敬業排列陣勢排了很長時間，士兵疲乏，全都觀望而不正列，李孝逸乘風縱火逼近他的軍陣，軍陣漸漸退却。李敬業率精兵在前，弱者在後，軍陣混亂不能控制，於是戰敗，斬殺七千多人。李敬業和李敬猷、唐之奇、杜求仁、駱賓王輕裝騎馬逃到江都，燒掉全部圖籍，携帶妻子兒女逃奔潤州，隱藏在蒜山下，準備入海逃往高麗，到了海陵，被風阻隔在遺山江中，手下將領王那相將他斬首，共殺二十五人，首級傳送東都，斬殺了他們的全家。中宗反正，下詔恢復李勣的官爵和李姓，修好墳墓。

初，敬業之叔思文為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間道聞，固守逾月。城陷，敬業責曰：“盧陵王繼天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助，宜即姓武。”思溫等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尚書。或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子祭酒。

當初，李敬業的叔父李思文任潤州刺史。李敬業起兵，派人從小道報告，李思文堅守一個多月。城被攻陷，李敬業責備他說：“盧陵王繼承皇位，無罪被廢黜，今日是爲大義起兵，您爲什麽還要抗拒呢？如果這是幫助太后，應該就姓武好了。”魏思溫等要殺他，李敬業不許。等到揚州、楚州平定，衹有李思文一人免罪。太后於是賜武姓，歷任春官尚書。有人上告説他本來是和李敬業一起謀劃的，於是恢復姓徐氏，去世。兒子徐欽憲，開元年間，官做到國子祭酒。

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兹？勣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勤勤於托孤，誠有爲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决，惟議是聽。勣乃私己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虚之術，爲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傅著怪詭禨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贊曰：唐朝興起之時，其中名將爲英國公、衛國公，他們都是從罪徒中選拔出來的，隨後能順應風雲變幻的形勢，功名載入皇帝的記功簿上。原來君臣之間，本來就有感應，如果祇推説是運數，是不對的。像李靖這樣閉門稱病，畏懼遠離權勢，功大而君主不猜疑，即使是古代明智的人，又怎能比得上呢？李勣的節操，體現在黎陽獻表推功上，所以太宗向他懇切地托孤，的確是有緣故的。至於説老臣輔佐少主，又正趕上后妃换位奪權，天子畏懼大臣，猶豫不决不能獨自决斷，皇帝誠心讓李勣做出决定，祇想聽從他的意見。李勣却害怕自己遭受災禍，順從而引導皇帝，致使武氏奮起而唐的宗室幾乎被殺光。到了他孫子的時候，又順依民衆的不能容忍的情緒，起兵而使宗族覆滅，以至於李勣被掘墓暴骨。唉！不是幾乎因一句話而喪失邦國嗎？可惜李勣不精通學問，不懂得面臨大節不可奪志之義，反而和許敬宗、李義府同伍，不能不引以爲戒！世人説李靖精通風角、鳥占、雲祲、孤虚這些算命看雲氣等術，因此善於用兵。其實不然，祇因他臨戰果斷，料敵如神，源於忠誠明智罷了。俗人傳言祇會傳些荒誕怪異之事，都不可信。所以列出李靖的計略才識於此。

唐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十九

侯張薛列傳

侯君集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幕府，從征討有功，擢累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預誅隱太子尤力。王即位，拜左衛將軍，進封潞國公，邑千户。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俄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因才力和英武著稱。年輕時在秦王幕府中任職，隨從秦王征討立下戰功，多次提拔做到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參預誅殺隱太子尤爲出力。秦王即位，授任他左衛將軍，晋封潞國公，享受邑一千户。貞觀四年，升任兵部尚書，不久任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

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爲積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遁岨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鋭士，約齎深入，追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進會大非川，平其國。

李靖討伐吐谷渾，任命侯君集爲積石道行軍總管。軍隊停駐在鄯州，商議進軍的方向。侯君集説："官軍已到，而賊軍尚未逃到險要地帶，這是上天幫助我們啊。如果派精兵乘其不備時襲擊，他們對我們没有防備，定會取得大勝。如果逃入山谷中，就很難打敗他們了。"李靖認爲他的計策很對，挑選精鋭士兵，輕裝深入，在庫山趕上吐谷渾部衆，展開大戰，將他們打敗，進軍到大非川會合，平定了吐谷渾。

會詔世封功臣，授陳州刺史，更封陳；群臣不願封，進吏部尚書。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益自喜，好書。及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時。

正值下詔封功臣世襲刺史，授任侯君集爲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群臣不願意接受世襲之封，晋升爲吏部尚書。侯君集本來從軍伍之間起身，不懂學問；後來富貴了，自己更加高興，愛好讀書。等到主持選舉事務，分辨考課優劣，在當時很受贊譽。

吐蕃圍松州，授當彌道行軍大總管以擊之。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笑曰："唐去我七千里，磧鹵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者百之一，

吐蕃圍攻松州，授任他當彌道行軍大總管前去迎擊。高昌不肯臣服，授任他交河道行軍大總管率兵討伐。高昌王麴文泰笑道："唐朝距離我們有七千里，沙漠二千里没有水草，冬天寒風會吹裂皮膚，夏天的風熱如火燒，能到這裏行商的

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食盡當潰，吾且係而虜之。”君集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盛襲位。進營柳谷，候騎言國方葬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龔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塞塹，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援。及是，欲谷設益懼，西走，智盛失援，乃降。高昌平，君集刻石紀功還。

祇有百分之一，怎能使大軍到達呢？假使能停駐在我的城下一二十天，糧食用完自然會潰散，我祇等着捆縛并俘虜他們了。”侯君集停駐磧口，麴文泰死去，兒子麴智盛繼承王位。侯君集進駐柳谷，偵察騎兵說高昌國正在安葬逝去的國君，諸將請求襲擊。侯君集說：“不行，天子因高昌傲慢，派我們代上天執行懲罰，現在乘人喪葬時發動襲擊，不符合興師問罪的原則。”於是擊鼓前行。賊人據城自守，派人曉諭他們，不肯投降。於是砍樹木填塞城壕，用撞車撞毀城墻，向城內投石如雨，所到之處没有人敢抵擋，於是攻下這座城池，俘虜男女七千人，進軍包圍都城。當初，麴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相約，有急事相互支援。到了這時，欲谷設更加畏懼，向西逃走，麴智盛失去後援，於是投降。高昌平定，侯君集刻石記功後返回。

初，君集配没罪人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亦盜入，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授决勝之略，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逾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録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己，不免鈇鉞。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没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

起初，侯君集發配抄没有罪的人没有上報，又私自取走珍寶、婦女，將士藉此也盜竊財物，不能制止。等回到京城，有關官員彈劾此事，下詔侯君集到刑獄官吏那裏受審。中書侍郎岑文本勸諫說：“高昌的罪行，參議之人認爲那裏地方遥遠，要置之度外，祇有陛下一人發揚獨見的英明，授予决勝的策略，侯君集得以指日平滅。現在論功嘉獎將帥，從征的人都受到重賞，而没過幾天，又將他交給刑吏，天下聽說這事，認爲陛下祇記過失而遺棄功勛，無法勸勉後人。况且古人出兵，戰勝敵人就有重賞，不勝則要明正典刑處决示衆。當他立了功，即使貪圖財物放縱欲望，尚且蒙受封爵封邑；没有立功，即使勤勉廉潔，不免受到刑罰懲處。所以說：‘記住人的功勞，忘記人的過失，是爲人君者所應做的。’過去李廣利貪財不愛護士兵，陳湯盜取所收繳的康居的財物，二位君主都赦免了他們的罪行，封侯賜金。將帥之臣，廉潔謹慎的少而貪財的居多。軍法說：‘用他們的智謀，用他們的勇力，用他們的貪心，用他們的愚頑。所以有智謀的樂意立功，有勇力的愛推行自己的志向，貪財的趨利奪取功名，愚頑的不計較生死。’因此前代聖人用人，定要取其長處捨棄短處。陛下應寬恕侯君

集，使他再列朝堂，用來勸慰有功之人。”皇帝醒悟，寬免不再追問。

君集自恃有功，以它罪被繫，居怏怏不平。會張亮出洛州都督，君集謬激説曰：“何爲見排?”亮曰：“公排我，尚誰咎?”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嗔，何能排君?”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能反乎？當與公反。”亮密以聞。帝曰：“卿與君集皆功臣，今獨相語而無左驗，奈何?”秘不發，待君集如初。皇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怨望，因其婿賀蘭楚石爲千牛，私引君集入，問自安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爲殿下用之。”又遣楚石語承乾曰：“魏王得愛，陛下若有詔召，願毋輕入。”承乾納之。然君集常畏謀泄，忽忽不自安，或中夕驚咤，妻怪之，曰：“公，國大臣，何爲爾？若有所負，宜自歸，首領尚可全。”不從。

侯君集自恃有功，因其他罪名受到囚禁，心裏憤憤不平。適值張亮出任洛州都督，侯君集假意激怒張亮説：“爲什麽受到排擠?”張亮説：“是公排擠我，還怨恨誰呢?”侯君集説：“我平定一個國家而回，觸怒天子受到責怪，怎麽能排擠君?”於是捋起衣袖説：“鬱悶得活不下去了，能造反嗎？定與公一同造反。”張亮秘密上報。皇帝説：“卿與侯君集都是功臣，如今他祇獨對你一人説的這話而没有旁證，怎麽辦?”於是秘不公開，對待侯君集還和過去一樣。皇太子李承乾多次犯有過失，害怕被廢，知道侯君集心懷不滿，因他的女婿賀蘭楚石擔任東宫千牛，私下引侯君集進見，詢問自安之計。侯君集舉起手來對李承乾説：“此手定爲殿下所用。”又派賀蘭楚石告訴李承乾説：“魏王受寵，陛下如果有詔書召見，希望不要輕易進宫。”李承乾采納了。但侯君集經常擔心陰謀泄露，惶恐不安，有時半夜驚叫，妻子感到很奇怪，説：“公，是國家的大臣，爲什麽這樣？如果有辜負國家的地方，應自己坦白，腦袋還可以保全。”他没有聽從。

承乾事覺，捕君集下獄。楚石告狀，帝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群臣曰：“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置諸法，將丐其命，公卿其許我乎?”群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乃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籍其家。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爲將，破二國，若言之陛下，丐一子以守祭祀。”帝聞，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

李承乾的事被皇上發覺，侯君集被逮捕入獄。賀蘭楚石又上告了他的罪狀，皇帝親自審問，説：“我不想讓弄刀筆的官吏侮辱公。”侯君集理屈辭窮無言以對。皇帝對群臣説：“侯君集對國家有功，朕不忍心將他治罪，將向你們請求給他一條活命，公卿能答應我嗎?”群臣都説：“侯君集犯了大逆不道之罪，請按法律論處。”皇帝於是對他説：“與公永别了，從今以後，祇能看到公的遺像了!”説完流下眼淚，便斬殺了他，抄没他的全家。侯君集臨刑臉色不改，對監刑官吏説：“我難道是造反的人嗎？命運蹉跌一至如此。但曾做將帥，消滅二國，你向陛下説説，請留下一個兒子奉守祭祀。”皇帝聽説後，赦免他的妻子和一個兒子，流放嶺表。

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

起初，皇帝命李靖教授侯君集兵法，不久他上奏説：“李靖將要謀反，兵法中的隱秘微妙之處不告訴臣。”皇帝由此責怪李靖，李靖説：“當

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為右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今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服四夷，而他要求學完臣的所有兵術，這是侯君集要造反。”李靖任右僕射，侯君集任兵部尚書，一同返回尚書省官署，侯君集騎馬走過大門好幾步纔發覺，李靖對人說：“侯君集難道有其他意圖嗎?”後來果然如他所說。

張亮

張亮，鄭州滎陽人。起畎畝，志趣奇譎，雖外敦厚而內不情。隋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從之，未甚甄識。時軍中有謀叛去者，亮輒以告，密愛其誠，乃署驃騎將軍，隸李勣。勣以黎陽歸，亮頗佐佑之，擢鄭州刺史。會王世充取鄭，亮提孤軍不敢入，亡命共城山。俄檢校定州別駕。勣討劉黑闥，使亮守相州，賊方盛，棄城遁。

房玄齡以亮沈果有謀，白秦王，引為車騎將軍。隱太子將作難，命亮統左右千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桀以備變。齊王告亮反，高祖以屬吏詰訊，終無所言，乃得釋。王即位，除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累遷御史大夫，進封鄅國公，食益州户五百。歷豳夏鄜三州都督、相州長史，徙鄖國。召拜工部尚書。亮為政多伺察，發擿隱微，示神明，抑强恤弱，所至有績。拜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督。侯君集已誅，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

時茂州俚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有害當死，攝刑部尚書韋挺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于下，而歸虐朕耶!”挺失據趨出。亮為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亮不謝，帝寤曰：“寧屈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

帝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

張亮，鄭州滎陽人。出身農家，志趣怪異狡詐，雖外表敦厚而內心不可測度。隋朝大業末年，李密到滎、汴攻占土地，張亮依從他，不太受到賞識。當時軍中有人陰謀叛逃，張亮就報告了此事，李密喜愛他的忠誠，於是任用爲驃騎將軍，隸屬李勣。李勣獻出黎陽歸順朝廷，張亮特別贊成，被提拔爲鄭州刺史。適值王世充奪取了鄭州，張亮率孤軍不敢入城就職，逃亡到共城山。不久檢校定州別駕。李勣討伐劉黑闥，派張亮把守相州，賊勢正强，他棄城逃跑。

房玄齡認爲張亮深沉果敢很有計謀，禀告了秦王，引用爲車騎將軍。隱太子將要發難，秦王命張亮統領左右千人到洛陽，暗中結交山東豪傑來防備事變。齊王誣告張亮謀反，高祖把他交給刑獄官吏審訊，始終没有交待什麽，纔得釋放。秦王即位，授任他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多次升任做到御史大夫，晋封鄅國公，享有益州五百封户。歷任豳夏鄜三州都督、相州長史，改封鄖國公。召入朝授任工部尚書。張亮處理政事時愛暗中伺察，揭發他人的隱密，以示神明，抑制豪强撫恤弱小，所到之處都有政績。授任太子詹事，外任爲洛州都督。侯君集被處死後，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

當時茂州俚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關部門論處他指斥皇上有害而該當死罪，代理刑部尚書韋挺上奏：“村童說的是妖言，不該處死罪。”皇帝發怒說：“你對下作威作福，却歸罪於朕殘酷嗎！”韋挺不知所措急忙退出。張亮爲韋挺辯白，皇帝說：“公要撈取剛正的名聲嗎?”張亮不謝罪，皇帝醒悟說：“寧可委屈我，也要答應公的請求。”俚童免於處死。

皇帝將要討伐高麗，張亮多次諫阻，不被采

自請行，詔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引兵自東萊浮海，襲破沙卑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為，踞胡床直視無所言，衆謂其勇，得自安。於是副將張金樹鼓于軍，士奮擊，因破賊。及從帝還，至并州，乃得罪。

納，於是請求親自從行，下詔任命他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帶兵從東萊渡海，攻陷沙卑城，前進到建安，營壘尚未建好，賊兵突然殺到，張亮不知所措，坐在胡床上瞪直了雙眼不發言，衆人以爲他勇敢，得以安定下來。於是副將張金樹在軍中擊鼓，士兵奮擊，因此打敗賊兵。等到跟隨皇帝返回，到達并州，就獲了罪。

初，亮棄故妻，更娶李氏。李妒悍，私通歌兒，養為子，名慎幾。亮子顗數諫止，亮不納。李好左道，交通巫覡，橈政事。亮為相州，假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都，“弓長”其姓，陰有怪謀。術家程公穎者，亮素與厚，陰謂曰：“君前言陛下真天下主，何其神邪!”公穎内曉，即稱亮卧若龍，當大貴。亮曰：“國家殆必亂，吾臂龍鱗奮矣，慎幾且大貴。”公孫常者，節兄也，亮謂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為諸王姬。”常曰：“我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在讖書。”亮悦。會陝人常德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帝使馬周案之，亮讕辭曰：“囚等畏死，見誣耳。”因自陳佐命舊臣。帝曰：“亮養子五百將何為？正欲反耳。”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帝遣長孫无忌、房玄齡就獄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為之。公不自修，乃至此，將奈何?”於是斬西市，籍其家。

起初，張亮拋棄了以前的妻子，另娶李氏。李氏嫉妒蠻横，與歌童私通，養做兒子，起名慎幾。張亮的兒子張顗多次諫勸阻止，張亮不接受。李氏喜好邪術，與男女巫師交往，干擾政事。張亮在相州做官，義子公孫節告訴他圖讖上有“弓長之主當别都”的話，張亮自認爲相州是以前的都城，“弓長”是自己的姓，暗中産生怪異的陰謀。方術家程公穎，一向與張亮關係親密，私下對程公穎説：“您過去説陛下是真正的天下君主，何等神明啊！”程公穎心裏明白，就稱贊張亮卧着時很像龍，定會大貴。張亮説：“國家定要大亂，我臂上的龍鱗就要奮起了，慎幾將會大貴。”公孫常是公孫節的哥哥，張亮對他説：“我有個小妾，看相的人説她一定會做王妃。”公孫常説：“我哥哥的兒子公孫大品説，有神告訴他説讖書上有公的姓名。”張亮非常高興。適值陝人常德告發他的陰謀，并説張亮養有五百名義子。皇帝派馬周審理此案，張亮抵賴説：“囚徒畏懼死罪，誣陷我罷了。”便自述自己爲輔佐朝廷的舊臣。皇帝説：“張亮收養五百名義子準備幹什麽？正是要造反罷了。”下詔百官討論，都説張亮應該處死。皇帝派長孫无忌、房玄齡到獄中對他説：“法律，對天下人是平等的，我們與公共同制定它。公自己不檢點，纔到了這一地步，又能怎麽辦?”於是斬殺在兩市，抄没了他的全家。

薛萬均

薛萬均，本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為涿郡太守，萬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材武為羅藝所厚善。與藝歸款，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

薛萬均，本是燉煌人，後來遷居京兆咸陽。父親薛世雄，大業末年任涿郡太守，薛萬均與弟弟薛萬徹因此客居幽州，因才力和勇武深受羅藝重視。與羅藝一同歸服，高祖授任薛萬均爲上柱國、永安郡公。

竇建德帥衆十萬寇范陽，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即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度水，邀半度擊之，大敗其衆。明年，建德以二十萬騎來攻，兵已緣堞，萬均與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擊其背，衆驚潰去。秦王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北門長上。

柴紹之討梁師都也，以萬均爲副，萬徹亦從。距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至，王師却，萬均兄弟横擊之，斬其驍將，虜陣譁，乘之，俘殺相藉。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

俄爲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青海，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蓋三軍。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磧乃還，與靖會青海。璽書勉勞，遷本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麴智盛堅守未下，萬均麾軍進，智盛懼，乃降。進潞國公。

會有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訴實，罪且輕，虚則所失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坐清宫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爲舉哀，詔陪葬昭陵。後嘗賜群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勛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

竇建德率十萬軍隊侵犯范陽，羅藝迎戰抵擋他。薛萬均說："敵衆我寡無法抵擋，應當用計謀取勝。"就教羅藝率老弱兵士隔水來引誘敵軍，薛萬均自己率領一百名精鋭騎兵隱蔽在城東。竇建德軍渡水，在渡水一半時襲擊，大敗他的軍隊。第二年，竇建德率二十萬騎兵前來進攻，兵士已攀登城墻，薛萬均與薛萬徹率領一百名敢死之士從地道衝出，乘他們不備從後面發起攻擊，敵兵驚恐潰敗逃走。秦王平定劉黑闥，引用薛萬均任右二護軍，北門長上。

柴紹討伐梁師都時，讓薛萬均任副職，薛萬徹也隨從軍中。在距離朔方數十里處，突厥兵突然到來，官軍退却，薛萬均兄弟縱横衝擊，斬殺突厥猛將，虜陣嘩亂，乘勢攻打，俘獲和斬殺的敵人互相枕藉。突厥逃跑，於是進圍梁師都。諸將認爲城池險固不能攻下，薛萬均說："城中士氣喪失，擊鼓不能成聲，是敗亡的兆頭。"不久賊人果然斬殺梁師都投降。授任他左屯衛將軍。

不久任沃沮道行軍副總管，跟隨李靖討伐吐谷渾。軍隊停駐在青海湖畔，薛萬均、薛萬徹各率百名騎兵先行，突然與虜人相遇，薛萬均單人騎馬奔馳突擊，没有人敢抵擋他。返回後對諸將說："賊軍很容易對付。"再次馳馬進擊，斬首數千級，勇冠三軍。追趕到積石山，大風吹斷旗杆，薛萬均說："虜人快要來了！"於是整頓陣勢。不一會兒虜兵到來，薛萬均徑直向前斬殺敵將，虜衆於是潰敗，追到圖倫磧纔返回，與李靖在青海會合。皇上下詔書勉勵慰勞，升任他爲本衛大將軍。又輔助侯君集進攻高昌，麴智盛堅守攻不下，薛萬均指揮軍隊進擊，麴智盛畏懼，於是投降。晋封他爲潞國公。

適值有人控告薛萬均與高昌的女子淫亂，太宗打算追查到底。魏徵說："君主以禮使用臣下，如果所控告的是事實，罪過也輕，不實的話損失就大了。"便下詔不要治罪。後來皇帝前往芙蓉園，因清宫不細緻而獲罪被捕入獄，憂憤而死。皇帝震驚悼惜，爲他舉哀，下詔陪葬在昭陵。後來曾賞賜群臣膜皮，輪到薛萬徹却誤叫薛萬均，悲傷地說："薛萬均是朕的有功舊臣，忽然口呼

因命取焚之，舉坐感嘆。

弟萬徹、萬淑、萬備。

薛萬徹

萬徹與萬均歸高祖，授車騎將軍、武安縣公，事隱太子。太子誅，萬徹督宮兵戰玄武門，噪而趨秦府，衆失色；乃示以太子首，然後去，與數十騎亡之南山。秦王數使貸諭，乃出謝。王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

從李靖討突厥頡利可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歷右衛將軍、蒲州刺史。副李勣擊薛延陀，與虜戰磧南，率數百騎為先鋒，繞擊陣後。虜顧見，遂潰，斬首三千級，獲馬萬五千，封一子為縣侯。改左衛將軍，尚丹楊公主，加駙馬都尉。遷代州都督、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

貞觀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軍總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次鴨渌水，以奇兵襲大行城，與高麗步騎萬餘戰，斬虜將所夫孫。虜皆震恐，遂傅泊汋城。虜衆三萬來援，擊走之，拔其城。萬徹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有上書言狀者，帝愛其功，直加讓勖而已，即為焚書。副將裴行方亦言其怨望。李勣曰：“萬徹位大將軍，親主婿，而内懷不平，罪當誅。”因詔除籍徙邊，會赦，還。

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昵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有變，當與公共輔荆王。”謀泄下獄，誅。臨刑曰：“萬徹

其名，難道是死者有知，希望得到這一賞賜嗎?”於是命人拿去焚化，在座者全都很感動并爲之感嘆。

弟弟名萬徹、萬淑、萬備。

薛萬徹與薛萬均歸順高祖後，被授任車騎將軍、武安縣公，事奉隱太子。太子被殺，薛萬徹督率東宫兵在玄武門交戰，呐喊着衝向秦王府，衆人失色；便出示隱太子首級，薛萬徹然後離去，與數十名騎兵一起逃入南山。秦王多次派人前去勸說表示寬免，纔出來謝罪。秦王認爲他能忠於自己的主子，没有加罪。

隨從李靖討伐突厥頡利可汗，因功授任統軍，晋封郡公爵位。歷任右衛將軍、蒲州刺史。輔助李勣進攻薛延陀，與虜人在磧南交戰，率領數百名騎兵做先鋒，纔到敵陣背後攻擊。虜人回頭看見，於是潰敗，斬首三千級，繳獲馬一萬五千匹，封他一個兒子爲縣侯。改任左衛將軍，娶丹楊公主爲妻，加授駙馬都尉。升任代州都督、右武衛大將軍。太宗曾說：“當今名將，祇有李勣、江夏王李道宗、薛萬徹而已。李勣、李道宗雖不能大勝，也未曾大敗；至於薛萬徹，不是大勝就是大敗了。”

貞觀二十二年，任青丘道行軍總管率三萬軍隊討伐高麗，停駐鴨渌水，率奇兵襲擊大行城，與高麗步兵騎兵萬餘人交戰，斬殺虜人將領所夫孫。虜人都震驚恐懼，於是逼近泊汋城。虜軍三萬人前來支援，迎擊并將他們打退，攻下泊汋城。薛萬徹在軍中，氣盛不願居他人之下，有人上書告他的狀，皇帝愛他有功勛，祇加以責備而已，隨即燒掉那些奏書。副將裴行方也說他心懷不滿。李勣說：“薛萬徹位至大將軍，又是皇帝的女婿，却心懷不滿，罪應處死。”於是下詔除去名籍流放邊地，正好遇上大赦，返回。

高宗永徽二年，授任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非常親昵，因而說：“我雖然脚上有病，祇要坐陣京城，那些將士還是不敢動。”房遺愛說：“如果國家出現變故，定與公共同輔佐荆王。”陰謀泄露後被捕入獄，被處死。臨刑時說：

大健兒，留爲國效死，安得坐遺愛殺之！”遂解衣顧監刑者曰：“亟斬我！”斬之不殊，叱曰：“胡不力！”三斬乃絶。

“我薛萬徹是個大好男子，留下來可爲國家拼死效力，怎能受房遺愛的牽連而被殺呢！”於是解開衣領看着監刑官説：“趕快斬殺我！”一刀没將他殺死，他喝叱道：“怎麽不用力！”連砍三刀纔死去。

萬淑亦以戰功顯。歷右領軍將軍、梁郡公、暢武道行軍總管。

薛萬淑也因戰功而顯貴。歷任右領軍將軍、梁郡公、暢武道行軍總管。

薛萬備

萬備有至行，居母喪，廬墓前，太宗詔表異其門。以尚輦奉御從伐高麗。李勣圍白巖，虜遣兵萬餘來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八百騎苦戰，中槊創甚，爲賊所窘，萬備單馬進救，何力獲免。仕至左衛將軍。

薛萬備的品行特别好。爲母親守喪，搭草廬住在墓前，太宗下詔表彰他的家族。任尚輦奉御隨從討伐高麗。李勣圍攻白巖，敵虜派一萬多軍兵來增援，將軍契苾何力率八百名騎兵苦戰，被槊擊中傷勢很重，被賊兵困住，薛萬備單人騎馬衝進營救，契苾何力得救幸免。官做到左衛將軍。

在武德、貞觀時，又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羡等，頗以功力顯，而皆不終，附于左。

在武德、貞觀年間，還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羡等人，因功績而非常有名，却都未能得到善終，附在後面。

盛彥師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少任俠。隋大業末，爲澄城長。高祖兵至汾陰，彥師率賓客上謁，授行軍總管，從平京師，與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思東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爲也，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爲公梟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逾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爲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禽之。”密果至，彥師横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授武衛將軍，鎮熊州。

盛彥師，宋州虞城人。年輕時負氣仗義。隋大業末年，任澄城長。高祖率兵到達汾陰，盛彥師率賓客拜謁，授任行軍總管，隨從義軍平定京城，與史萬寶鎮守宜陽。李密反叛，謀劃從山南逃出，史萬寶恐懼，對盛彥師説：“李密，是强敵，有王伯當輔佐，帶領一心東歸的將士，若非計出萬全决不會這麽做，恐怕不可抵擋。”盛彥師笑着説：“請派給我數千名兵士爲公斬下他的首級。”史萬寶詢問計策，他回答説：“作戰要實施詭詐之道，難以預言。”立刻帶兵衆渡過洛水，進入熊耳山，派弓箭手占據路兩邊拉開弓弦，讓拿短兵器的士兵埋伏在溪谷間，下令説：“賊渡河到一半時就攻擊。”部下都笑着説：“賊直奔洛州，怎麽在此防備？”盛彥師説：“李密聲稱要進入洛州，其實是奔襄城投靠張善相，我們占據要衝，定會抓住他。”李密果然到來，盛彥師攔腰出擊，使李密首尾不能相救，於是斬殺了李密和王伯當。因功封爲葛國公，授任武衛將軍，鎮守熊州。

討王世充也，彥師與萬寶軍伊

討伐王世充時，盛彥師與史萬寶駐軍伊闕，

闕，絶山南路。世充平，為宋州總管。始，彦師入關，世充以陳寶遇為宋州刺史，待其家不以禮。及是，彦師因事殺之，又殺平生所悪數十家，州人震駭，皆重足立。

斷絶了山南道路。王世充平定後，任宋州總管。起初，盛彦師入關，王世充用陳寶遇做宋州刺史，對盛彦師的家屬無禮。到這時，盛彦師藉其他事殺了陳寶遇，又殺死平生憎恨的數十家人，州中人震驚害怕，以至都叠足而立。

徐圓朗反，詔為安撫大使，戰敗，為賊所執。圓朗待之厚，命作書招其弟，使舉虞城叛。彦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禽，誓死報國。若宜善侍母，勿以我為念。"圓朗笑曰："將軍，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圓朗平，彦師得還。高祖以罪誅之。

徐圓朗反叛，下詔任他爲安撫大使，戰敗，被賊人捉住。徐圓朗待他非常優厚，命他寫信招降他的弟弟，獻出虞城造反。盛彦師寫信説："我奉命出使没有功績，被賊人活捉，誓死報國。你應好好侍奉母親，不要挂念我。"徐圓朗笑道："將軍，是一位壯士。"因此寬免了他。武德六年，徐圓朗被平定，盛彦師得以返回。高祖因罪處死了他。

盧祖尚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家饒財，好施，以俠聞。隋大業末，募壯士捕盜，時年十九，善御衆，所向有功，盜畏，不入境。宇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歃血誓衆，士皆感泣。越王侗立，遣使歸地，因署本州總管，封沈國公。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家中富裕有財，好施捨，以俠義聞名。隋大業末年，招募壯士捕捉盜賊，當時纔十九歲，善於統御兵衆，所到之處都立下戰功，盜賊畏懼，不敢入境。宇文化及叛亂，盧祖尚占據本州自稱刺史，刺血向衆人宣誓，士兵都感動而流下眼淚。越王楊侗即位，派使者獻地歸順，因此任用他爲本州總管，封沈國公。

王世充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史，封弋陽郡公。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為前軍總管，下宣、歙，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破之。歷蔣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名。

王世充越分即帝位，率本州歸順高祖，授任刺史，封弋陽郡公。跟隨趙郡王李孝恭討伐輔公祏，任前軍總管，攻下宣、歙，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打敗他們。歷任蔣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幹之名。

貞觀二年，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内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頓首奉詔，既而托疾自解，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既許朕矣，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嶺南瘴癘，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為天下！"命斬朝堂。既而

貞觀二年，交州都督因受賄獲罪，太宗正在選人授任此職，都認爲盧祖尚才兼文武，可以任用。在内殿召見，對他説："交州離朝廷很遠，前任都督不稱職，公爲我前去，不要因路遠而推辭。"盧祖尚叩頭接受詔命，不久又推托有病請求解職，皇帝派杜如晦等人曉諭旨意説："匹夫都不背棄諾言，公既然答應朕了，怎能反悔呢？三年後定召你回京，决不食言。"他回答説："嶺南有瘴癘毒氣，而且臣不能飲酒，去了就回不來了。"於是堅决推辭。皇帝發怒道："我用人而人不從命，怎樣治理天下！"命人將他斬於朝堂。

悔之，詔復其官。

隨即又後悔，下詔恢復他的官爵。

劉世讓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醴泉人。仕隋為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以漳川歸，授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得其衆數千，因授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拒薛舉，戰不勝，與弟寶皆没於賊。舉令至城下，紿說使降。世讓陽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極於此矣，善自固!"舉重其節，不加害。秦王方屯高墌，世讓密遣寶間走王，言賊虛實。高祖悦，賜其家帛千匹。舉平，授彭州刺史。俄領陝東道行軍總管，從永安王孝基討吕崇茂於夏縣，軍敗，為賊所囚。聞獨孤懷恩有逆謀，唐儉語世讓曰："懷恩謀行，則國難未息，可亡歸，白發之。"世讓逃還，高祖方濟河幸懷恩營，驚曰："世讓之來，天也!"因封為弘農郡公，賜田百畝、錢百萬。母喪免，起為檢校并州總管。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醴泉人。出仕隋朝任徵仕郎。高祖進入長安，他率漳川歸順，授任通議大夫。當時唐弼的餘黨侵犯扶風，劉世讓請求去安撫，皇上准許，得到唐弼手下數千人，於是授任他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抵抗薛舉，没打勝，與弟弟劉寶都淪陷於賊中。薛舉命他到城下，用假話騙城裏人投降。劉世讓假裝答應他，來到城下却告訴守城的人說："賊兵衹有這些，好好堅守！"薛舉看重他的義節，不加殺害。秦王正屯駐高墌，劉世讓秘密派劉寶從小道跑到秦王處，通報賊軍的虛實。高祖很高興，賜予他家帛千匹。薛舉被平定後，授任他彭州刺史。不久領任陝東道行軍總管，跟隨永安王李孝基到夏縣討伐吕崇茂，戰敗，被賊囚禁。聽說獨孤懷恩有叛逆的陰謀，唐儉對劉世讓說："如果獨孤懷恩的陰謀成功，那麼國家的災難就不能停息了，你要逃回去，告發他。"劉世讓逃了回去，高祖正渡河準備前往獨孤懷恩的軍營，吃驚地說："劉世讓的到來，是天意啊！"因此封他爲弘農郡公，賞賜田地百畝、錢一百萬。因爲母守喪免職，服喪完畢起用爲檢校并州總管。

竇建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讓率萬騎出黃沙嶺，襲洺州。會突厥入寇，又詔以兵屯雁門，世讓馳騎八百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城數壞，輒立柵完拒。鄭元璹先使可汗，可汗使來說，世讓叱曰："丈夫奈何為夷狄作說客邪?"久之，虜引去。元璹還，具道其忠，賜良馬、金帶。襄邑王神符鎮并州，世讓數以氣凌之，坐是削籍徙康州。

竇建德援助王世充時，劉世讓率領上萬名騎兵從黃沙嶺出征，襲擊洺州。適值突厥入侵，又下詔命他率軍屯駐雁門，劉世讓率八百名騎兵疾馳趕赴，而可汗軍已大批到來，於是保守武州。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軍攻打他，城墻多次被打壞，就立起栅欄修整抵抗。鄭元璹先出使可汗處，可汗派他前來游說，劉世讓叱責說："大丈夫怎麼能爲夷狄作說客呢?"過了好長時間，虜軍退去。鄭元璹返回，詳細報告了他的忠誠，賞賜良馬、金帶。襄邑王李神符鎮守并州，劉世讓多次負氣凌辱他，因此獲罪削去名籍流放康州。

未幾，召授廣州總管。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為地耳。如使勇將屯崞城，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略城下，踐

没多久，召入朝授任廣州總管。皇帝詢問防備邊地的策略，他回答說："突厥多次南侵的原因，是依仗有馬邑作爲根據地罷了。如果派猛將屯守崞城，儲存豐厚的金帛用來招撫投降之人，

禾稼，不逾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驛經略，於是世讓至馬邑。

屢屢出奇兵攻略馬邑城下，踐踏田禾莊稼，不過一年，馬邑就可以謀取了。”皇帝說：“除了公没有人可以勝任。”就派他從驛道兼程前往籌劃謀取，於是劉世讓來到馬邑。

高滿政以地來降，突厥患之，縱反間，云：“世讓與可汗爲亂。”帝不之察，因誅之，籍其家。貞觀初，突厥降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高滿政前來獻地歸降，突厥擔憂，使用反間計，說：“劉世讓和可汗謀亂。”皇帝没有察明，因此誅殺了他，抄没他家。貞觀初年，突厥的投降之人說劉世讓并没有叛逆的陰謀，於是寬免他的妻子兒女。

劉蘭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仕隋鄱陽郡書佐。涉圖史，能言成敗事。性陰狡，以天下將亂，見北海完富，潛介賊破其鄉，取子女玉帛。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率宗黨歸順。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出仕隋朝任鄱陽郡書佐。觀覽圖書史籍，能解說成敗事由。秉性陰險狡猾，認爲天下將要大亂，看到北海完好富饒，暗中幫助賊人攻占他的本鄉，奪取子女玉帛。淮安王李神通安撫山東，率領宗族鄉黨歸順。

貞觀初，梁師都未平，蘭上書陳方略，太宗以爲夏州都督府司馬。師都以突厥兵頓城下，蘭仆旗息鼓，賊疑不敢迫，夜引去。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師都平，遷豐州刺史，召爲右領軍衛將軍。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携貳，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摸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却其衆。封平原郡公，俄檢校代州都督。

貞觀初年，梁師都尚未平定，劉蘭上書陳述策略，太宗任用他爲夏州都督府司馬。梁師都率突厥兵屯駐城下，劉蘭偃旗息鼓，賊兵懷疑不敢逼近，夜裹退去。劉蘭追擊，打敗賊兵，於是進軍到夏州。梁師都平定後，升任豐州刺史，召入朝任右領軍衛將軍。十一年，任夏州都督長史。當時突厥離心，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屬下部落居住河南，劉蘭使用反間計進行離間，頡利可汗果然猜疑。阿史那摸末畏懼，前來投降，頡利可汗急來追趕，劉蘭迎擊，打退他的軍隊。被封爲平原郡公，不久檢校代州都督。

初，長社許絢解讖記，謂蘭曰：“天下有長年者，咸言劉將軍當爲天下主。”蘭子昭又曰：“讖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會鄠縣尉游文芝以罪繫獄當死，因發其謀，蘭及黨與皆伏誅。

起初，長社許絢解釋讖書，對劉蘭說：“天下有長壽老者，都說劉將軍當做天下君主。”劉蘭的兒子劉昭又說：“讖書上説海北出天子，我家就在北海。”恰巧鄠縣尉游文芝因罪入獄要被處死，於是揭露了他的陰謀，劉蘭和同黨都處以死刑。

李君羨

李君羨，洺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後爲王世充驃騎。惡世充爲人，率其屬歸高祖，授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置左右，從破宋金剛於介休，加驃騎將軍，賜以宫人、繒帛。從討王世

李君羨，洺州武安人。起先事奉李密，後來做了王世充的驃騎。厭惡王世充的爲人，率屬下歸順高祖，授任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用他安排在左右，跟隨到介休打敗了宋金剛，加授驃騎將軍，賜予宫人、繒帛。隨從討伐王世充，任馬軍

充，爲馬軍副總管。世充子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羡俘其軍，玄應走。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累授左衛府中郎將。突厥至渭橋，君羡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羡者，虜何足憂！"改左武候中郎將，封武連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勞。歷蘭州都督、左監門衛將軍。

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謡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内宴，爲酒令，各言小字，君羡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羡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未幾，出爲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羡與狂人爲妖言，謀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冤，武后亦欲自詑，詔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謡讖，濫君羡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副總管。王世充的兒子王玄應從武牢轉運糧食入洛州，李君羡俘獲運糧軍，王玄應逃跑。隨從打敗竇建德、劉黑闥，所到之處總是他先登上城墻摧垮敵方兵鋒，多次授任做到左衛府中郎將。突厥進到渭橋，李君羡與尉遲敬德將他們打敗。太宗説："如果都像李君羡一樣，虜人何足憂慮！"改任左武候中郎將，封武連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舍讀書不停，皇帝贊揚慰勞。歷任蘭州都督、左監門衛將軍。

先前，貞觀初年，太白星多次在白天出現，太史占卜説："女主昌盛。"又有謡言説"應有女武稱王"。恰巧宫内宴會，行酒令，各人説出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自稱叫"五娘子"。皇帝驚愕，於是笑道："什麽樣的女子，竟如此强健啊！"加上李君羡的封邑及其屬縣都有"武"字，太宗忌諱他。没多久，出任華州刺史。適值御史彈劾李君羡與狂人作妖言，圖謀不軌，下詔誅殺了他。天授年間，他的家屬到京城申冤，武后也想自誇，下詔恢復他的官爵，以禮改葬。

贊曰：侯君集位至將相却私下拜見太子，張亮收養義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妄小人密謀，都是死有餘辜，又能怪罪誰呢？以太宗的聖明賢德，也被謡言與圖讖所蒙蔽，濫殺李君羡，白白地使作孽的武后引用來表示自己神明，豈不悲哀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新唐书 第四册》
作者=
页数=630
SS号=0
出版日期=
book6.5read.com/300-65/diskebp/ebp69/04/001871.pdg
【作 者】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2500
【读秀号】000005764908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2004
【ISBN号】 7-5432-0888-1 / K204.1/H853x
【原书定价】 1008.00（全八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唐代 纪传体 新唐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新唐书 第四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